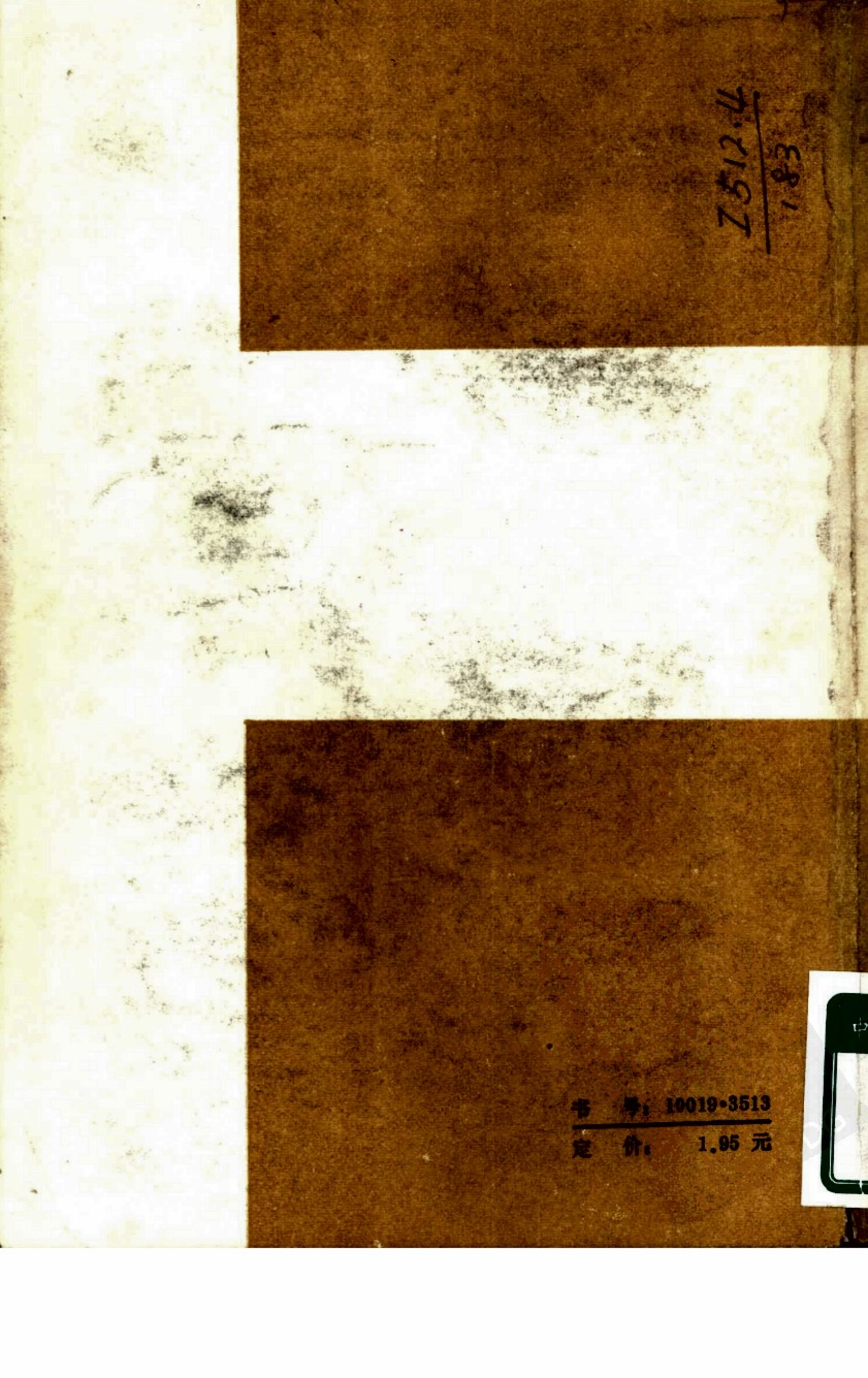
约卡伊·莫尔选集

铁石心肠人的儿女

A KŐSZIVŰ EMBER FIAI





书　号：10019·3513
定　价：　1.95 元

约卡伊·莫尔选集

铁石心肠人的儿女

白　兵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Jokai Mor

A KÖSZIVÜ EMBER FIAI

根据俄文译本 Сыновья человека с каменным сердц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转译

封面设计：秦　龙

铁石心肠人的儿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45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4\frac{3}{8}$　插页 3
198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3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8,000

书号 10019·3513　定价 1.9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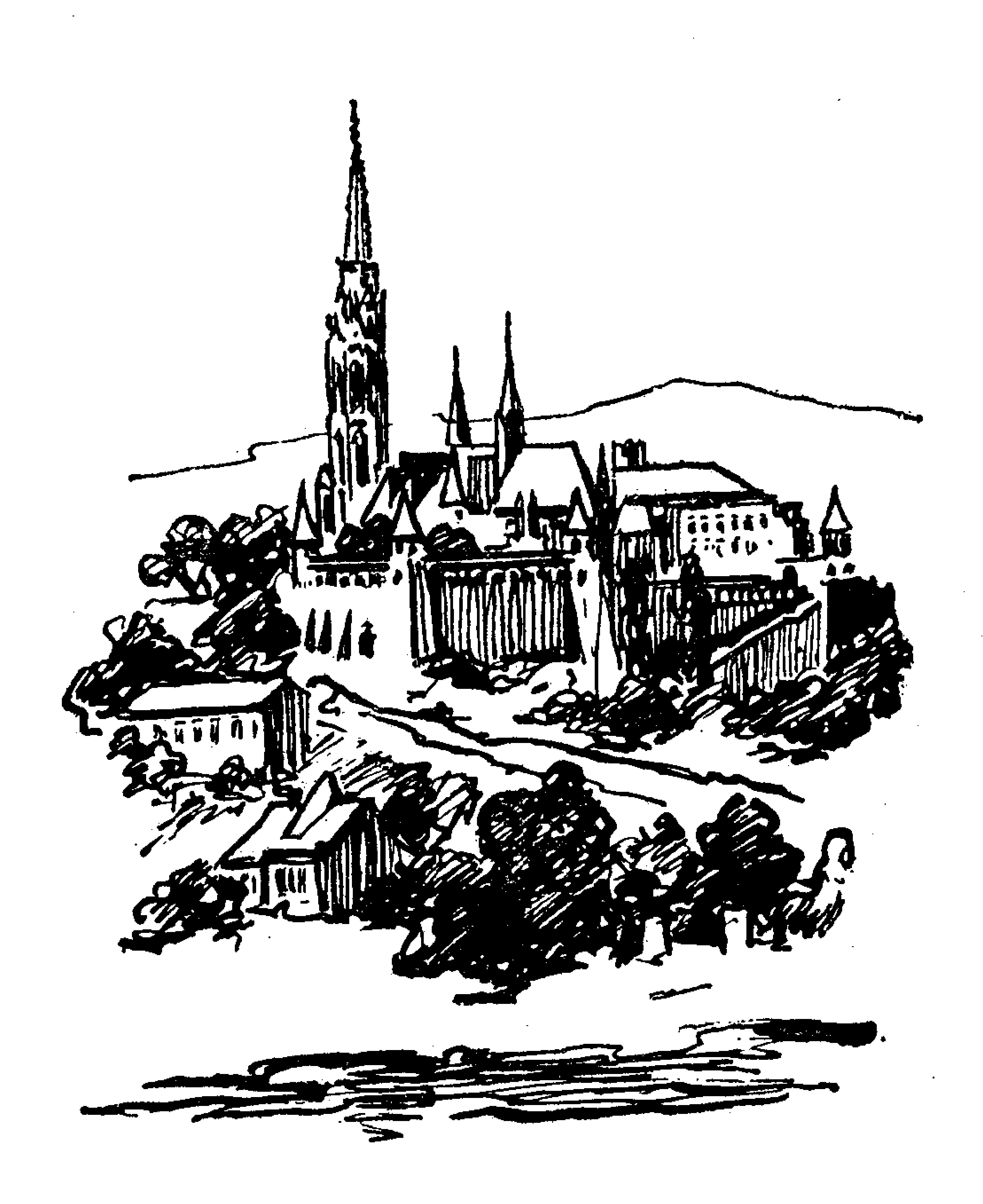
作 者 像

目　　次

第　一　部

第 二 部

第 一 部



六 十 分 钟

总管大人举杯致祝酒词……香槟酒的泡沫顺着胖乎乎的手指往下流……演说者滔滔不绝地讲着冠冕堂皇的开场白，几乎没有喘息的工夫……他由于情绪激昂，憋得满脸通红。达官显贵们听得出神，仿佛惟恐错过机会，看不见这焰火似的欢迎词迸发出的最后火花；贵宾们彬彬有礼地高举着雅致的酒杯，一大群侍从穿梭似地忙着把酒斟得满满的……站在大厅尽里边的乐队指挥高举着指挥棒，准备只要致词一结束，马上向客人们奏起隆重的迎宾曲，使乐声同碰杯声交织在一起……这时，家庭医生突然悄悄地走进了大厅，他走到坐在主人席位上主持宴会的贵夫人跟前，把嘴凑到她耳边嘁嘁喳喳地说了几句。女主人立刻起身对坐在身边的贵宾们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抱歉，然后便匆匆离开了。

这时候总管的欢迎词仿佛射出的火箭一样，仍按照自己的弹道冲向最高点，对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理会。

"……这位光荣的伟人，这位肩负国家重任的阿特拉斯①，这位赤诚爱国的典范，这位流芳千古的英雄，是引导我们阵营走向全胜的第一个英明领袖，我们的保卫者，我们

① 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托持天空的巨人，普罗米修斯的兄弟。

的中流砥柱，我们的光辉灯塔；遗憾的是他现在没有在大厅里。上帝保佑，祝愿他长生不老，万寿无疆！”

最后几句话湮没在碰杯声、狂热的欢呼声和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了。客人们吱吱嘎嘎地挪动椅子，狂热地碰杯、拥抱并含着眼泪互相亲吻；大厅里好象来了一阵雷电交加的倾盆大雨。

“祝他长生不老！祝他万寿无疆！”

他是谁？大家祝谁万寿无疆？

他就是最仁慈、最可敬、高贵而又英勇的巴拉德莱·卡吉米尔先生，光荣的金剑勋章的获得者。他是世袭贵族，拥有广大的采邑、无数的乡村和城市。他是良心和意志的主宰者，是“最高权力联盟”的首脑，曾经七次当选为该联盟的领袖，他是匈牙利真正的“达赖喇嘛”。

长长的大厅里绘着贵族的徽饰，坐在大厅三联桌旁的这些可敬的和最可敬的、仁慈的和最仁慈的先生们不是别的，无非是在他的光荣的光辉照耀下翩翩飞舞的一群金蝴蝶。他们从国内遥远的各州赶来参加这个隆重的集会，为的是在开明的会议上制定出金科玉律般的计划，这个计划将永远决定匈牙利民族和子孙后代的命运。

“最高权力联盟”这次会议开得很顺利，豪华的宴会代替了它的闭幕式，巴拉德莱伯爵在自己最漂亮的官邸中热情设宴招待这些光荣而可敬的战友们。遗憾的是，祝贺的主要对象不能出席这次宴会。

他的夫人代替他来主持这个盛大的宴会。

总管代替伯爵主持会议。

只要翻翻德国《百科全书》，就会找到“总管”这个名词，它的解释是：在教堂里主持圣礼的温顺教士。可是在匈牙利《百科全书》里，“总管”一词却另有解释，是近似“管理者”的意思。在一个几乎神话般的传说里，有一个可怕的有权势的人就称为总管，他负责看守森林，他对自己的属下非常苛虐，谁不听他的命令，就派谁去开山凿岭，以示惩罚。

我们这位总管名叫利杰格瓦里·宾切。

碰杯快要结束的时候，贵宾们举杯转向女主人的席位，大家突然发现女主人已经不在席位上了。

站在空沙发椅背后的近侍告诉宾客们，说刚才医生来了，向夫人说了几句话，于是她就离开了。大概是伯爵大人请伯爵夫人到他那里去。

听说这话以后，有些最敏感的客人感到非常不安：伯爵大人出了什么事吗？这时坐在女主人空席位右边的总管大人连忙安慰大家，更确切些说，是安慰那些能听清他讲话的人；他解释说，光荣的巴拉德莱·卡吉米尔伯爵旧病复发。

知道真相的客人便把这个早已不是秘密的秘密低声告诉了邻座不太知情的客人：男主人巴拉德莱·卡吉米尔害了几十年心脏病了，这个病一发作，常常使他非常痛苦 不过这个病可千万别损害伯爵的高寿，同时当然还要能过正常的生活。

总管大人顺便提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据说有一位英国医生也患有这种心脏病，这位医生说他一定要早死许多

年。当大家纷纷把这件事传遍整个宴会厅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和约日·杜利①的故事混淆在一起了……

不，男主人的病只是一般小病，上帝还会赐予他百年长寿的。

刚才家庭医生附在女主人耳边说的是这样一句话：

“他还能活六十分钟！”

巴拉德莱伯爵夫人听到这句话以后是不是脸色立刻变白了呢？老实说，难道她的脸色还能比平时更苍白吗？她一跨出大厅，立刻就抓住医生的手问：

“这是真的吗？”

医生只是带着严肃的神色点了点头，表示回答。

他们再穿过一个大厅，随手又关上一道门以后，女主人又追问了一遍。

“他只能活六十分钟了，”医生再次回答说。“他想见见您，把其余的人都打发开了，我特地来请您去见他。我对他的病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医生走到第三道门前，退到一旁，让巴拉德莱伯爵夫人往前走。

她来到第四个房间；这里的墙上挂着许多镶有镀金像框的大幅巴拉德莱夫妇画像，画像同真人一般大小，这是他们当年做新郎新娘时的画像。她从这些画像前面经过的时候，不由得用手捂住了她那大理石般的脸。她哭出声来，但

---

① 一个半传奇式的人物，匈牙利的贵族，以干坏事和搞恶作剧闻名。

立刻又忍住了。她不能哭。她内心几乎斗争了半分钟！她知道，要是哭出声来，丈夫听到会责备她的。

她还得穿过一个空荡荡的、僻静的、摆着一些书架的房间，才能推开门到垂死的丈夫度过最后时刻的卧室。

卧室里躺着一个心脏已经变成石头的人。是的，现在他的心是一块石头，不论是就解剖学上的直接意义来说，还是就《圣经》上的转义来说，他的心都已经变成了石头。

他的头高高地枕在松软的枕头上，全身伸得笔直，四肢规规矩矩地摆放着；但是脸上已经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死亡——这位大画师在垂死者的脸上勾勒出跟平常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表情，并且好象还在夸耀："你看，我勾出的面容多么漂亮！"

夫人赶忙走到垂死的丈夫跟前。

"我在恭候你。"他说，他这句话流露出责备的意味。

"我一听说马上就来了。"夫人低声说，似乎在为自己辩解。

"你在外面哭嘛，所以耽误了工夫。反正你知道我活不长了。"

她攥了一下手指，紧闭着嘴唇。

"要坚强点，玛丽亚！"丈夫说，声调更加冰冷。"死是自然的规律。再过六十分钟我就没有了，这是医生说的。我们的客人都很开心吗？"

夫人默默地点了点头。

"让他们尽情欢乐吧，让他们谁也不要惊慌，谁也不要

走，让所有前来开会的人都留下来参加我的葬礼。安葬仪式我早已想好了。你从那两口棺材里给我挑选一只，要那口黑大理石的。将那把镶白金的军刀和我葬在一起。殓衣的缨络让四个警察局长给我拉着。让德布勒森①教会学校学生给我唱葬歌，不要唱任何非宗教的歌曲，只唱教会的古老歌曲。在教堂里要由主教致安葬词，家里由副主教来致词就行了。我们本区牧师只能给我做安魂祈祷，别的什么也别让他做。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夫人两眼泪汪汪，直勾勾地望着前面。

"听我说，玛丽亚，我现在对你说的话没有机会再说了。所以，劳你驾，坐到床头的小桌跟前来，这里有你写字用的一切东西，你把我刚才说的话和要说的话都记下来。"

她顺从地按照他的吩咐在小桌跟前坐下，开始记录丈夫的指示。

当她写完以后，垂死的人继续说：

"你一直是我最忠实、最顺从的妻子，玛丽亚，你对我百依百顺。我只能做你一个钟头的丈夫了，可是，我在这一个钟头里要告诉你的话足够你后半生使用。所以，我死了以后仍然是你的主宰者，仍然是统治你的丈夫和君王！唉，我有些透不过气来了！把那个小瓶里的药水倒六滴给我。"

妻子在小金勺里倒了六滴药水递给他。病人又开始说：

① 匈牙利东部的大城市，经济文化中心。

“你写我的遗嘱吧。除你之外，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看见和听见遗嘱的内容。我盖起了高楼大厦，它不应当倒塌，也不能跟我一道化为灰烬。我不希望我的土地飞走，而要它留在原来的地方。即使天翻地覆，也不能让我们掌握的土地有丝毫动摇。知道我的人很多，但是能够为我作点事的人却很少，至于勇于作点事的人就更少了。玛丽亚，你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

她默默地写着。

“我快要完了，”临死的人接着说。“我已经听见一群乌鸦在啄我的棺材盖，可是，我不愿意听到这种声音。等我死了以后，我们的三个儿子可以代替我。玛丽亚，你记下来，我死了以后我的儿子们应该干什么。请你先递给我一个麝香丸，谢谢。你坐下吧，接着往下写。”

她又拿起笔来。

“我们的儿子还很年轻，不能马上继承我的事业。让他们先有了生活经验，在这以前你不应当看见他们。不要叹气，玛丽亚！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你不应该太溺爱他们。大儿子艾登仍要留在圣彼得堡宫廷里。他目前只任大使馆秘书，但是日久天长他会高升的。这种职务对他是最好的学校。由于天性和坏习惯，他脑子里有不少荒唐的幻想，这些幻想不会给我们家光宗耀祖的。他在俄国会把这些毛病治好，是的，俄国宫廷是最好的学校。他在那里会学会怎样为人处世，会懂得女人不如男人。上帝保佑，他在那里会抛弃一切幻想，等他回来的时候将成为一个有经验、有智谋的

男子汉，那时候他就可以接过我现在撒手的权柄了。你要经常供给他足够的金钱，决不让他比俄国宫廷那些贵族青年逊色。你要让他享尽人生的快乐。他的一切坏脾气，哪怕是最乖僻的坏脾气，你也要原谅他，因为这是一个想达到高度冷静的人必经的过程。”

病人看了看表，知道他必须快些讲。时间过得太快了，要说的话还多着呢。

“那个姑娘，”他轻声地接着说，“艾登为了她不得不离开祖国，你要设法把她嫁出去。你千万别怕花钱。要知道，给她找个合适的丈夫并不困难。我们供给她嫁妆。如果她一定要固执己见的话，你就要设法把她父亲调到特兰西瓦尼亚去；那里我们有许多朋友。艾登应该留在俄国，除非这父女俩离开了这里，或者艾登在俄国结了婚，才能让他回来。你不用为艾登在俄国结婚的事担忧。在俄国，贵族娶牧师的女儿为妻的事只有过一次，并且那也只是俄国沙皇，而不是匈牙利贵族。”

说到这里，临死的人的脸上突然泛起红晕，接着很快又消失了。

女人一声不响地继续写着。

“二儿子利哈德在国王的近卫军里顶多还能让他呆上一个月，那儿不是他呆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利哈德应该到骠骑兵团去，让他在那里再服役一年，然后再设法把他调到参谋总部去。机智、勇敢和忠诚——这是他必须具备的三种主要品质，只有这样，他才能升官。这些品质

要在以后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有广阔的活动范围。只要他登上步步升迁的梯子，就可以爬得很高。不要让他养成自高自大的坏习性，他必须为别人铺平道路。欧洲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战争马上就会爆发。以前各种纹丝不动的杠杆都会动起来，各国间都要发生冲突。到那时候，巴拉德莱·利哈德就会有广阔的活动场所。他的军人荣誉一定会为我们家族增光！永远不要让利哈德结婚，女人只能妨碍他的前程。他的任务是给弟兄们铺平道路。有弟兄在战场上阵亡了，说起来也是响当当的！……玛丽亚！你怎么不写啦？你不是在哭吧？我要求你能控制住自己，我只能再活四十分钟了，可是要说的话还多得很。把我刚才对你说的话记下来！”

妻子不敢表示自己内心的痛苦，又默默地写起来。

“我们的三儿子，最小的耶诺，他是我最疼爱的孩子。不瞒你说，我最喜欢他，但是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平时对待他就象继父一样。让他在维也纳的衙门里继续干下去，一步步地巩固自己的生活地位。这种竞争会使他变得聪明、谨慎和善于随机应变。让他只靠自己的聪明和机警，学会把每一件事都干得很有成就。让他学会讨好对他的前程有好处的人。无论如何不能溺爱他，应该让他养成驾驭别人的习惯，能够判断每个人的真正价值。还应该培育他的虚荣心；你可以通过他跟达官显贵们结识和交往，这样可以结成家庭联盟，当然，这种联盟是要建筑在崇高的理想上，而不是建筑在诗意般的幻想

上的。"

这时，临死的人呲牙咧嘴，脸色很难看，看来他说话的时候一定非常痛苦。但是刹那间就过去了，他用坚强的毅力克制了痛苦。

铁石心肠的人继续口授他的遗嘱。

"可以想见，这三个有力的支柱一定能支撑我建筑的高楼大厦。一个是外交家，一个是军人，一个是国家要人。他们还没有在生活中找到和巩固住自己的地位，在这以前，老天爷为什么不让我多操劳一些时候呢！玛丽亚！我的妻子！巴拉德莱伯爵夫人！我请你、要求你、命令你一定要照我的遗嘱办。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和死亡作斗争，但是，在这最后的时刻，我想的并不是自己马上就要死去。我的脑门上直冒冷汗，这并不是因为我在和死亡作斗争，而是担心我这一生白操劳了，我怕我这二十五年来的努力将要成为泡影！有些无聊的幻想家常常把金刚钻扔进火里，他们不知道金刚钻在火里会分解成一些毫无价值的元素，而且永远再也成不了宝石了。金刚钻就是我们，就是十八世纪的贵族。我们永远是我们民族的救星，永远是我们民族的支柱，我们是生活宝藏的护符。可是有人却想要拿我们去牺牲，想要消灭我们！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狂热病。在这流行病遍布各地的时代里，一种异类的脓疮使匈牙利也害了狂热病。唉，玛丽亚，你可不知道我的心脏硬化多么痛苦啊！不，我不需要药了，药对我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我想看看儿子们的相片，这会使我轻松一些。"

夫人从盒子里取出几张小照片，拿到丈夫眼前。铁石心肠的人依次仔细看了看儿子们的面孔，他的痛苦减轻了。这时他忘记了死。他伸出枯瘦的手指指着大儿子的照片，低声说：

“大概，这个孩子长得最象我了。”

然后他摆了摆手，叫把照片拿开，用平时那种冷冰冰的声调接着说：

“别伤心啦！时间不多了。再过几分钟我就要见祖先去了，并且要把祖先留给我的东西留给我的儿子们。但是我们的家要作为我的思想堡垒保留下来。‘贵族山’将永远留在历史上。它是我们永远向往的中心、基地和太阳。我死之后你仍然要留在这里。”

巴拉德莱伯爵夫人突然站起来，惊讶地望了望垂死的丈夫。

他注意到了她的惊惶神色。

“你感到莫名其妙吗？在男人都无能为力的世间，一个女人，一个寡妇又能做什么呢？我告诉你，我死了之后，过六个星期你就改嫁。”

笔从夫人的手中掉了下来。

“我是这样想的，”铁石心肠的人严肃地说。“我不妨对你说你应该做谁的妻子。你要许配给利杰格瓦里·宾切。”

巴拉德莱伯爵夫人听到这话，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她扔下纸笔，扑到丈夫的床边，跪在他的面前，脸贴着他的手，热泪流在丈夫的手上。

铁石心肠的人闭上了眼睛，似乎在请示黑暗的统治者。大概他听到了统治者的声音。

“别哭了，玛丽亚。够了！现在不是流眼泪的时候。我得抓紧时间，我马上就要踏上黄泉路了。我说的话都应当办到。你还年轻，才四十岁。你还很漂亮，并且会永远漂亮。你现在还象二十五年前我娶你的时候那样漂亮。你的头发仍然那么漆黑，眼睛还是那么明亮，一点没有改变，和以前一模一样。从前你非常温柔和纯洁，现在还是这样。我很爱你，这一点你非常清楚。我们结婚的第一年生了我们的大儿子艾登，第二年生了利哈德，第三年生了最小的耶诺。就在这个时候，出于神的意志，我得了重病，变成了残废。医生们宣布了我的死刑。我们不敢亲热，你只要和我接一次甜蜜的吻，就可能断送我的生命。已经二十多年了，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慢慢地走向死亡。我的生命之花在你的眼前渐渐枯萎了，二十年来，你只等于是我的女护士。我背着沉重的担子生活着。伟大的理想主宰着人的一切情感，这个理想促使我斗争，帮助我活下去，使我过着充满痛苦和自我牺牲的生活。这是一种什么生活啊！凡是能够带来欢乐、幸福和愉快的东西，我都永远放弃了！我吃尽了苦头，我放弃了一切激动人心的美好的事物。我扔掉了那些能使每个年轻人陶醉的诗情画意的幻想，变成了一个谨慎、冷酷和难以接近的人。我一心追求着未来，瞻望未来，打算流芳千古。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培养几个儿子的，我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这一理想。所以，我的名字将永垂不朽，它将发

出响亮的声音，是对现代的诅咒，也是对未来的祝福。为了这个名字，你忍受了许多痛苦，玛丽亚。不过，你还会幸福的。”

得到的回答是一阵痛哭。

“我是这样想的！”将要死的人重复说，他把手抽了出来。

“你回到桌子那儿接着写吧！这是我的遗嘱。我死后六个星期，我的妻子将要嫁给利杰格瓦里·宾切，只有他能继承我所创立的事业。只有这样我在黄泉才能安心，在天上才会幸福。玛丽亚，我说的话你都记下来了吗？”

女人手里的笔掉了下来，她用手指支着太阳穴，没有作声。

“时候快到了，”将要死的人吃力地说，同时心里有些疑惑。“并非一切都会死亡……① 我死之后，我的事业还要继续，玛丽亚！你拿起我的手，攥住它，直到你感到它凉了为止。不过，不要过分伤感，别流泪，我不愿意看见你哭。我们不会分离的，我要把我的灵魂交给你，它永远跟在你身边，每天早晨和晚上，它都会要你报告：我临死时嘱咐的话你都执行得怎样了？我要留在这里！我要永远留在这里。”

女人浑身都在颤抖。

垂死的人把双手放在胸前，用暗哑的声音继续说：

“时候就要到了……医生的话真灵验……我已经不觉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得疼了……周围一片漆黑……我只能看见儿子们的相片……这是谁从黑暗里向我走来了？站住！不要过来！噢，你这个幽灵！……我还有话要说……”

但是从虚幻的黑暗中出现的幽灵却执拗地向前移动着，不论怎样呵叱和命令，也不能使它停下来，这个幽灵不等这位有权威的铁石心肠的人把要说的话说完，就把看不见的手掌放到了他的额头上。

这位有权威的铁石心肠的人感觉到自己必须服从另一个更有权威的意志，于是他象其他的死人一样，没等人来迎接他进阴曹地府，便顺从地合上眼睛，闭上嘴唇，把自己的灵魂整个交给了伟大的黑暗统治者。他象一切高贵的人应当作的那样，骄傲地、毫不抗拒地交出了自己的灵魂。

伯爵夫人看见丈夫已经走完了人间的路程，便跪下来，双手交叠着放在遗嘱上，祷告上天：

“上帝啊，请听我的哀求，饶恕他这个可怜的人吧！请你在天堂多保佑他……我，我向你发誓，他临死时嘱咐我的那一切坏事，我一概拒绝去做！这一点请你帮助我，万能的上帝！……”

……静悄悄的房间里突然响起一声可怕的非人的呼号。

女人毛骨悚然、浑身发抖地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死人。

他那刚才闭住的嘴现在大大地张开了，已经合上的眼睛又睁得溜圆，在这以前一直安然放在胸前的那只右手也举到了头上。

这也许是铁石心肠人的灵魂在升天的途中，听到妻子随后的祈祷，又离开天国顺着星辰的道路返回人间，用死后的呼号来表示自己最后的愤怒和抗议。

临葬祈祷

铁石心肠人的葬礼一个星期以后才举行。在这期间，死者身上涂了防腐剂，好象大公似地停放在大厅里。许多贵族朋友要前来吊唁；许多仁慈的和最仁慈的先生要给死者写临葬的悼词；织锦工和画匠们要赶制饰物；高等教会学校的乐队指挥要为悼念这位逝世的大官排练新的哀乐，这一切都需要不少时间。

我平生见过不少葬礼。上学的时候，我的嗓子就很好，能唱儿童高音；每逢教区里死人，中学里前三个年级的学生总去给死者唱葬歌，死人有有钱的，也有穷苦的。所以我见过许多讲究排场的葬礼，也见过很简陋的葬礼：有的要举行盛大的讲道和隆重的祈祷，也有的只开个追悼会和做做一般的祈祷，不过对这些葬礼我一个也描写不出来。我在各处见到的葬礼都大同小异：一群哀悼的人跟着棺材慢慢走着，他们有时互相挽着手，有时各走各的；出殡的情景各处都一样。有钱人家出殡非常悲痛，穷人家出殡也同样悲痛。至少我个人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两样的……

这次的葬礼我只记得主教的临葬悼词特别冗长。悼词

用银字印在亮闪闪的黑草纸上，至今还保存在某个档案室里。我还记得，在同死者告别的时候，伯爵夫人好象贫苦农民的爱妻一样，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

“这个可怜的女人总算能痛痛快快地哭了，”坐在教堂头一排长凳上的一位贵人对身旁的人小声说，“要知道，以前她连哭都不敢哭哩。”

“死者真是个铁石心肠的人，”身旁那个人回答说，“就是他妻子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也不许她掉一滴眼泪。”

“看来，这二十年来她可真忍受了不少痛苦啊。”

“不知道别人知道不知道，反正我非常清楚。”利杰格瓦里说。

“敬爱的总管大人是他们家最亲密的朋友。”

“亲密得就象灵魂和肉体一样，”那人回答说，这时主教正以极力安慰人的话语向听众讲述着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他俩这样一谈话，便把主教讲词中最动人的一句漏过去了。

有那么一会，伯爵的寡妻把泪水浸湿的手帕从眼睛上拿下来，竭力故作镇静。

“她现在还那么漂亮。”一位贵人对另一位贵人耳语说。

“二十年来她保养得很好，好象温室里的鲜花。”

“我想，她过了守节期就得嫁人。”

听到这番意味深长的谈话，总管大人只是轻轻地捻着自己的胡子尖说：

“哎，我们听听主教先生的安葬词吧，他讲得真动人。”

主教的确讲得有声有色，他的讲道天才谁也比不上。

镶着丧带的徽章旗上绘出死者的各种勋章和功绩，官老爷们对于打听这些比听主教的讲道更感兴趣得多。总管大人在这方面对邻座的先生们讲解得非常详细：死者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功绩，从谁那里得到的这个或那个勋章。但是现在这些勋章就要归还了。是的，这些勋章必须归还。

主教的临葬悼词眼看就讲完了，在座的人都知道好久没听见过这样动人的悼词了，同时他们相信短期内未必有人能为别的死者作这样有声有色的悼词。

接着奏起了哀乐。乡村教堂里有一架死者自己花钱买的大风琴。合唱团唱得非常出色，演唱了一曲动听的哀歌，这是歌剧《尼布甲尼撒》① 中的名曲；当然，歌词是根据伯爵的情况专门另编的。

“要是死者听见人们在他的棺材前面唱歌剧里的曲子，那还得了！……他一定会从棺材里跳出来骂乐队指挥：‘混蛋！’”

这话是利杰格瓦里先生转身对邻座的人说的。

“哦，他不爱听歌剧里的曲子吗？”

“平常他一听见教堂的歌曲里出现剧院的花腔怪调，就要气得发疯。在遗嘱里特别清楚地要求在他的葬礼上不准唱任何非宗教的歌曲。”

“您看见他的遗嘱了吗？”

总管洋洋自得地点了点头，然后垂下了眼睑；这时他那

---

① 尼布甲尼撒（纪元前 605—562），新巴比伦国王。在他统治时期，新巴比伦王国达到最强盛的地步。

捻紧的胡子尖抖动了一下。他说遗嘱是个秘密，但是，当然不会瞒他的。

唱完哀歌以后，葬礼还不算结束。

在教堂讲坛旁边的长凳上，并排坐着三个牧师，他们坐在这里不是没来由的。

二次合唱唱完以后，牧师长登上了讲坛。

“第三位牧师也要讲话吗？”一位官老爷在板凳上坐不安稳了，问另一个人。

“第三位牧师是本区牧师，他只在墓地上做简短的安葬祈祷。”

“啊！他就是本区牧师？”两个交谈的人互相咬着耳朵，说话的声音非常低，坐在他们身后的人一点也听不见。

“可能‘她’也在这儿吧？”一位官老爷说。

“我也早就在人群里找她呢，可是哪儿也没有瞅见。”

终于，总管大人看到了他寻找的那个女人。

“您瞧，她在那儿，在讲坛后面的角上靠墙站着呢，两手用手绢捂着嘴。没瞧见吗？等一等，您总能看见那个拿着火把稍息站着的侍从吧？她就在他的背后。”

“啊一啊，看见了，看见了；就是穿着灰不灰黄不黄的连衣裙的那个，对吧？”

“对，对。”

“哎，我跟您说，她长得可真漂亮。难怪……”

他们谈话的声音又低了。哎，说真的，谁要是没听见牧师长这样声调铿锵地讲出这么动听的告别辞，那可太遗憾

了。如果说主教刚才的临葬悼词是卓越的诗篇，那么牧师长现在的讲话也是最完美的韵文；其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形象和对比，有许多打动人心的比喻和从古今诗人的名著中摘引的诗句。牧师长作完这番冠冕堂皇的开场白以后，开始按照名字代表在场的达官贵人向躺在火把光圈中的死者告别。牧师长的机智聪明也就表现在这里，他以必恭必敬的态度按照最严格的次序代表宾客向死者告别，他首先代表几位最高官员，其次代表一般高级官员，往下代表中级官员、下级官员、可敬的老爷和一般老爷，最最可敬的、最可敬的和一般可敬的先生们，再往下代表体面的和文明的先生们，代表所有可敬的夫人和一般夫人，最后代表他们的公子小姐。在念名字的次序上不能有丝毫马虎，因为要是一出偏差，就会引起严重后果。除此而外，他还要随机应变、一丝不苟地选择向死者告别的言词。最初他分别代表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又特地代表在各个阶层中自然形成的大小集团，这样一来，就使所有的人，甚至那些最注意官级的先生们的虚荣心都得到了满足。

牧师长在向死者告别的名单中念到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现在正在千里冰封的遥远北国，离祖国万里迢迢，他现在正在寒冷的北极光照耀下悼念自己亲爱的父亲和恩人。死去的父亲从天堂上望着他……"这时，坐在前排的两位官老爷注意到那个身穿褐色连衣裙的漂亮姑娘正躲在角落上用白手绢擦眼泪。

"可怜的女人……"两位官老爷异口同声地说。"当然，

她再也见不到他了！”

这时悼词已结束。

唱歌、讲道和致悼词全部完毕了。全身盛装的十二名侍从扛起华贵的灵柩，死者最亲密的朋友们拉着棺罩上沉甸甸的缨络，总管搀着伯爵夫人，送殡的行列从教堂里出来向本家墓地走去。

在墓地上还要举行一个短短的仪式。

当灵柩放进墓穴的时候，还要在墓前做最后一次祈祷；按照传统习惯，这次祈祷要由本区牧师来做。

本区牧师兰格·别尔达兰性情急躁，本区的人因而管他叫“老库鲁茨”①。许多人都很好奇，希望瞧一瞧他。

老牧师在他的教堂里讲道的时候不啻是圣克拉腊·阿布拉哈姆②，而在州里的会议上，他的声音却又洪亮得好象列林茨——“大棒子”③。

幸好这次只让他来做简短的安灵祈祷；要知道，要是由他替死者做临终祈祷，他的话准会使人们久久不忘。

唱歌的人都沉默下来，人们把墓地入口对面的地方让给了牧师。他摘下帽子，站在四周围满人的空地当中。

牧师的大秃脑袋上长着一圈稀疏的雪白卷发；黑亮的眼睛上面长着两道线条分明的浓眉，因而他那张按照教会习惯刮得精光的脸上显出一种刚毅的神情。

---

① 参加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匈牙利民族解放斗争的农民起义者。

② 十八世纪匈牙利宫廷传教士，他强烈地反对当时社会的恶习。

③ 匈牙利新教牧师，一五一四年农民战争的领导人之一。

他双手合十，开始祈祷：

“我们的上帝啊，一切活人和死人的公正法官！

“现在请听我们的祈祷，请注意听我们的祈祷……

“你瞧！你的一个仆人的骨灰带着伟大的人间光荣来到这大理石的隐避所，可是他那赤裸裸的发抖的灵魂却非常胆怯地站在星国的边界，在向苍天祈求恩典和宽恕……

“我们算得什么，能带着这样的排场和豪华离开这个尘世吗？要知道，蛆虫是我们的弟兄，土块是我们的母亲……

“如果我们生前干过一点好事，人们对它的回忆会放出比千万盏明灯更灿烂的光辉；同胞们无言的祝福将比用任何徽章和奖章来装饰我们的灵柩更为光荣。

“主啊，你宽恕这个一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行过善的人吧。

“你别过分严厉地询问这个在你面前发抖的仆人的灵魂：‘你生前是什么人？是谁把你领到这里来的？你死后，世人都在说什么？’

“万能的上帝，你不要让地气冲上云端；你诅咒或者宽恕吧，因为你，我们的主，主宰一切，高于一切。

“因此，除了你的无限仁慈之外，任何东西也无法保护这个人间的统治者。当他抛弃自己的尘世光荣赤裸裸地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将这样回答你的严厉询问：

“‘你帮助过穷人吗？’

“‘没有！’

“‘你扶起过摔倒的人吗？’

"'没有！'

"'你保护过受压迫的人吗？'

"'没有！'

"'你接受过受伤者的哀求吗？'

"'没有！'

"'你为受苦难的人抹过眼泪吗？'

"'没有！'

"'你饶恕过战败者吗？'

"'没有！'

"'你用爱情报答过爱情吗？'

"'没有！没有！统统没有！'

"如果你问现在赤手空拳站在你面前的这位人间统治者：'你把我赋予你的权力用来做什么啦？我要你代为造福人类，你用这个权力为亿万人民造福了吗？你送给将来继承你的后代的是些什么礼物？你过去是真心为你的祖国服务还是替你的外国主子热心效劳呢？你生前是为自己的民族效了力还是出卖了本族人民祭祀我的神坛呢？'那时他将怎样回答呢？他能向谁呼吁求救呢？能用什么勋章和徽饰来遮掩他那袒露的胸膛呢？他能求谁保祐和庇护他呢？那些挥金如土、拿黄金随便塑造王冠的国王和君主，哪个能够保护他呢？……"

牧师涨红着脸，身子挺得笔直，他的脑袋每动一下，稀疏的白发就随着飘动，象要飞起来似的。站在周围的每个可敬的先生都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我们的上帝，”牧师继续说，“请你平息正义的愤怒，以慈悲为怀吧，不要因为死者在生前做过的那些事情而惩罚他，要考虑到他生活在黑暗里，没有看见你。

“不要强使他对自己的错误和罪恶负责，应该考虑到，当他做违背你的事情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他在世间对人们犯下了许多罪恶，人们却都原谅了他，主啊，请你在天堂也象人们一样原谅他吧。

“为了让世人忘记他所做的那些坏事，请你把他作的恶事勾销吧！

“我们的上帝啊，如果这个罪人一定应该得到惩罚，如果你对他一生所作的坏事不能宽恕，如果你不能饶恕这个浑身罪恶的堕落灵魂，那么上帝，就请你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让他这个已经纯洁了的、不再是他的影子的灵魂返回人间，附到他的儿子们身上，让他们替父亲赎回一切罪恶。而且让他的儿子们保持美德和光荣。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踩着的土地象墓石一样坚硬，现在他死了躺在地下，上帝啊，请你把土地变成柔软的摇篮吧！

“主啊，请你听你的仆人的祈祷吧，阿门……”

本家墓地的铁门镗地一声关上，葬礼算是完毕了。很难说众人是否听懂了最后这次祈祷内容的严酷意义，但是每个耳闻目睹这次祈祷的人都非常满意。送殡行列返回伯爵官邸，这里分别在几个大厅里设宴招待贵族、宾客、教会学校学生和仆人奴婢。葬仪一结束，个个都忙着去饱餐一顿丧葬宴。

当大家一齐奔向伯爵官邸的时候，老牧师却走在最后，穿着褐色连衣裙的那位姑娘搀着他向对面的小巷慢慢走去。

官邸正厅里的贵宾们等着他来赴宴，但是他始终没有来。

达列罗什·杰布隆

丧葬宴与其他一切宴会没有什么大区别，不同的只是不举杯致祝词。

居孀的女主人回到内室去了；到官邸来致最后敬意的贵宾们，又在那个绘着贵族徽饰的大厅里的三联桌旁边坐下来；客人至少有一百五十人。厨师照例很能胜任，做了许多真正名贵的菜肴；斟酒的侍役照常不断地送来各色各样的上等酒；贵宾们照旧大吃大喝，好象这里举行的不是丧葬宴，而是祝贺新州长当选的盛大宴会。

宴会快要结束了，餐桌上已经送来用塞佛拉瓷碟盛着的冰淇淋，可是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一位客人，大厅里大肆喧哗了一阵。

这位姗姗来迟的客人是那种受人欢迎的人：凡是认识他的人一看见他，都必然要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就连那些端盘子的侍役都满脸陪笑地迎接他。但是这位刚到的客人并不是温厚和愉快的化身，甚至恰恰相反，谁也不象他那样

耷拉着一副忧郁的脸子。

“瞧！杰布隆来了！”人们从四面八方嚷道。

是呀，这的确是达列罗什·杰布隆，但是他的心绪不佳，非常气恼和沮丧。他的秃头顶被无檐高帽的边沿箍出一个大红圈，看来好象大圣者头上的光轮。他衣服上乱七八糟地布满一团团湿漉漉的白霜，胡须和小髭上也结了霜，瞧着好象是撒上了一层小雪花的冰棒。脸上肌肉全都紧紧地堆积在鼻子周围，形成许多皱纹，他以为这样可以表示出他非常气愤和不满，没想到效果却适得其反。

况且大家都十分欢迎他，谁也不怕他，这又怎么能产生别的效果呢！

“我在最末一个驿站上没有雇到马！”

杰布隆说这句话的语气似乎是抱怨自己处处不走运。

年纪较轻的客人们纷纷站起来给他让座，年长一些的和老成持重的客人也都老远地向他问好。几个老佣人赶忙跑过来接他的帽子、无指手套和貉皮大衣，但是他没把皮大衣脱给他们，因为皮大衣里面没有别的好衣服。杰布隆经常穿着这件貉皮大衣，把怀一敞就是晚服，扣上钮扣就是室外大衣，如果把这件皮大衣擦洗干净一些，也可以代替礼服。应当说，现在擦洗擦洗也不坏，因为他路上穿的那件呢子皮袄已经脱毛了；不过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请到这边来，请到这边来！坐我的位子，杰布隆！”酒足饭饱的客人们从四处叫嚷着。但是杰布隆好象没听见他们的叫喊，他一眼看到总管大人在请他坐到他身边的一个

空位上去，便匆匆忙忙从客人中间挤过去，奔到总管大人跟前。为了对总管大人表示尊敬，杰布隆不太恰当地和总管热烈地亲吻起来，以致他胡须和髭上的白霜都融化了。

直到忙完这番礼节之后，杰布隆才想起自己是在参加一个隆重的丧仪。他长叹了一口气，用他的大手握住总管的手，然后用嘶哑的、无限感慨的声音说：

“瞧，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谁想得到呢？”

他这句悲哀的话说在三个钟头之前也许非常合适，可惜现在这句话在米涅什酒①和法国葡萄酒之间却没博得多大同情。

“坐下吧，杰布隆，这里有个空位。”

但是杰布隆显然不愿让其他那些要领略他冰霜之吻的客人扫兴；他跟他们热烈地亲吻，好容易才在空沙发椅上坐下来。

“我坐的这是谁的位子？”

“不用客气，坐下好了，”利杰格瓦里说，“这是牧师的位子。”

“牧师的？”杰布隆惊叫了一声，想要站起来，只因两条麻木的腿不太听使唤，就用双手扶住桌边。“我决不能坐牧师的位子！我不坐他的位子。我不愿意坐它！”

人们扳住杰布隆的胳膊，又让他坐下去。

---

① 一种匈牙利酒。

“坐下吧，坐下吧，”总管劝说道，“再过一会儿，别的位子也就都空下来了。”

旁边一个人小声告诉杰布隆说，这是给那个牧师预备的座位。

“啊—啊！那就又当别论了，”杰布隆心安理得地嘟哝说，他立刻挪了挪屁股，坐得舒服一些。杰布隆很熟练地拿起餐巾，摊开，习惯地把餐巾的一角塞进衣领里。

仆人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他们用托盘托着各种菜肴，动作利落地向他走来：头一个仆人端着一盘醋汁鲈鱼，第二个端着一只野鸡，第三个端着调味汁，第四个端着凉拌菜，第五个端着甜食。杰布隆接连吃了起来，他的胃口很好，吃了一盘又一盘，他把凝乳放到炒菜里，把葡萄酒当作调味汁来就薄甜饼吃。在他看来，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所有的食物都要进到胃里。他一边吃着，一边向这些哀痛、可敬的基督徒们讲述他意外遇到的一件稀罕事，他认为这件事是厄运事先为他安排的。

“本来我动身一点也不晚，前三天我就从我的庄园出发了。一路上一直到最后的松奥格拉卡驿站都很顺利。到了最后这一站以后我就去找村长，让他给我预备一匹马。他吞吞吐吐地答应了。鬼知道马都到哪儿去了！后来他说，所有的马昨天都送客人到‘贵族山’参加葬礼去了。我一听可就火了，跟他吵嚷了一阵，并且向他说明我是什么人，结果还是无济于事。最后我花了很多钱雇了一个年轻小伙子，让他想办法帮助我，无论如何要把我送到这里。于是这个鬼

东西用四头公牛套上他家老爷的四轮马车，把我送到这里来了。”

杰布隆脸上带着十分堵心的表情诉说他这次不幸的遭遇，叙述他是怎样坐着套四头公牛的四轮马车来到“贵族山”伯爵官邸大门口的，连那些一心想抱冷漠态度的客人听了也深表同情，他们一边听着一边注视着杰布隆津津有味地就着芥末吃意大利千层馅饼。

“要是他能把我平平安安地送到这里倒也罢了，”杰布隆继续讲述他那堵心的历险记。“天气很冷，已经到了零度，可是你们知道，在这样的气候下牛还拉得满身是汗。后来倒霉的事就发生了。转过离这儿不远的芦苇丛有个大泥塘，上面只冻了一层薄冰。四头公牛一看到冰，就噗咚噗咚地迈了进去！四轮马车也随着滚进去了，于是我们陷进了泥塘。一直过了两个来钟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车子拖了出来，几头公牛也才算是在泥浆里洗完了澡。结果我把葬礼的一切仪式都错过了，祭祷、主教讲道和致悼词都没能赶上，连墓地上的安魂祈祷也没听见。”

“算了，我亲爱的朋友，你不用后悔没听到安魂祈祷了。”总管说。

这句话使杰布隆有所醒悟。

牧师的位子空着，祈祷不得人心；大概这位牧师得罪了人吧。

杰布隆吃得很快，不一会儿就赶上了同桌那些早就开始吃饭的客人，等到上黑咖啡的时候，他们已经吃到一块儿

了。这时杰布隆才安心地向自己的朋友总管打听，牧师的座位为什么空着，为什么别的座位很快也都要空下来，最后问，为什么没有听到墓地上的安魂祈祷反而更好。

当他听说发生的事情以后，不禁大吃一惊。

他气得头发都要竖起来，可是稀稀拉拉的头发却竖立不起来，只有在秃脑门周围乱成一团。

“哎呀，这简直是亵渎神灵！”

当然，这是亵渎神灵！在这群显赫的贵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肯出头为那位执拗的牧师辩解；不仅如此，每个人还不遗余力地说了许多威胁牧师的话给达列罗什·杰布隆听，他们说那些恶毒的话时，就象往达官显贵的酒杯里斟各种各样美酒那么殷勤热心。于是杰布隆一边喝酒一边听他们讲述牧师的安魂祈祷，最后他已经弄不清，使他浑身格外发热和激愤的，是纷纷议论的牧师的安魂祈祷，还是美酒了。

他呷着黑咖啡，神情紧张地沉默着，这种难堪的沉默说明他内心在进行剧烈斗争。哼，要是这个牧师现在落到他的手里，他得怎样惩治他呢？杰布隆每呷一口咖啡，就恶狠狠地说一句威胁的话：

“我非把他的老底儿给抖落出来不可！……”

“我要把他送交给宗教法庭！……”

“必须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一顿！……”

他每说一句，都似乎是向在座的贵人们呼吁，他用询问的目光望着身边的人们：说第一句时看看总管大人，说第二句时看看牧师长，说第三句时看看州警察局长。他的每一句

话都得到对方赞许的微笑，最后他完全深信自己说得很得体了。

“但愿这位牧师别遇到更糟糕的事。”利杰格瓦里说。

杰布隆把咖啡杯里的最后一小块糖克朗一声吸到嘴里。两眼惊异地盯着总管大人，心想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利杰格瓦里只是轻蔑地说：

“他逃不过‘高等法庭的刑讯’①。”

“他这是活该！”杰布隆大声说，仿佛他本人的想法也正是这样。接着他打算说：“他是要造反！是侮辱皇帝陛下！应该把他关进监狱！判他十年徒刑！给他戴上脚镣手铐！砍掉他的脑袋！”可是他正要这样说的时候，却被人把他的话拦在嘴边上了。

利杰格瓦里大人眼看丧葬宴拖得太久了，外面天色已晚，冬季正是昼短夜长的时候，因此他认为，该劝杰布隆休息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仆人们打了个手势，吩咐他们收拾餐具。

客人们要趁天还没有黑赶回家去，因为送完殡以后在死者家里过夜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彬彬有礼的先生们从他们那伙人中间推举出十个人，让他们代表全体客人再一次郑重地向女主人表示深切慰问。与此同时，县警察局长开始张罗马车，其中也包括杰布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隆的牛车。

不言而喻，达列罗什·杰布隆先生也被推举为光荣的代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往手心上啐了点唾沫，再三地擦他的大衣襟，这表明现在他必须把大衣弄整洁了，因为他以一个体面的爱国者的身份，参加了这个即将到寡妇内室去吊唁的代表团。

巴拉德莱伯爵夫人准备接待代表团，没有让人们久等。

伯爵夫人倚着写字台，凝然不动地站在挂着蓝色帷幔的大厅里，活象一座雕像；在她那犹如雪花石膏般白皙的脸上没有一丝活人的神情。

首先开口的是主教。他从《圣经》里选了几句最适合这种场合的话，他的话就是宽心丸，对寡妇这颗痛苦的心是莫大的安慰。接着发言的是牧师长，他从匈牙利名诗人的作品中选出几句最成功、最能医治心灵创伤的诗句，他的话好象总结了所有安慰人的言词。然后总管大人走到巴拉德莱伯爵夫人跟前，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了几句动人心弦的话。他说，如果夫人实在痛苦难耐，就想一想在这个家里还有她最忠实的朋友，情愿分担她的一切痛苦。

至此，这个代表团似乎可以认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以离开了。

但是，实际上没有办到！即使伯爵的官邸突然坍了，杰布隆也要钻过缺口，爬到夫人面前讲出自己心里按捺不住的话和补充别人忘掉的事情。

“夫人！我非常惋惜我没有参加葬礼的福气。”

“这算什么福气呀，杰布隆！”慈善机关理事长附在他耳边小声说。

但是杰布隆毫不理会他的话，满有把握地继续说：

“我在路上耽搁了。我感到十分遗憾，没能向这位光荣的伟人抛洒永别的眼泪。夫人，如果我在场的话，那个该死的本区牧师胆敢做诅咒人的祈祷，我一定要抓住他的脖子……掐死他。”

理事长又使劲拽了一下杰布隆的大衣襟，于是这位体面的爱国者觉察到自己的话不大合文法，急忙更正说：

“……掐死他。”

杰布隆义愤填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请您放心，夫人，我们一定想办法制裁这个牧师，惩办这个蠢东西。我们立刻取消他的牧师资格，让他成为免去教衔的教士。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他送交高等法庭审判，判处他无期徒刑。既然他直到现在还没有学会祈祷，那就让他到监狱里去学吧。我和总管大人一定给他个厉害看看！请您放心好了。”

美貌的伯爵夫人脸色犹如死人般苍白，听到这话以后，她抬起了她那对富于表情的大眼睛，不过看的是利杰格瓦里而不是杰布隆。她久久地盯着他，以致他忍受不了她的目光，不得不低下头来。

幸而理事长又使劲揪了一下杰布隆的大衣襟，衣领的纽扣勒住了这位英勇爱国者的脖子，因而把他下面的话都卡在嗓子眼里了。女主人鞠了一躬，转回内室去了，接见到

此结束。

杰布隆得意洋洋地环视了一下代表团的伙伴们，他认为最有福气享受这最后礼节的正是他，所以感到很骄傲。

“杰布隆，你真能安慰伯爵夫人！”理事长拍拍他的肩膀说。

“主教，这回您也讲得特别漂亮。”利杰格瓦里对主祭牧师说。

“阁下的话最为有益，对伯爵夫人是最好的安慰。”主教以恭维回敬恭维。

“除了牧师长之外，谁也不能从诗篇里选出这样美好的诗句来。”达列罗什·杰布隆转身对牧师长说，他认为这句话是少不得的。

当他们一起走出来，步下楼梯时，理事长对总管大人小声说：

“您瞧，杰布隆这个人可真混蛋！”

利杰格瓦里大人低声回答了一句：

“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象这位老主教这样无聊的饶舌鬼。”

主教对牧师长说：

“这位总管认为只等着和这位有钱的寡妇平分家产了。”

杰布隆又低声对身边那个人说：

“不管什么事儿，牧师长总爱作几句蹩脚诗！在这样悲伤的时刻，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

半个钟头以后，四轮马车一辆跟着一辆溅起泥浆，顺着大道从“贵族山”的官邸奔向祖国各地；不一会儿，这些马车就被吞没在降临到大地上的灰朦朦的冬天浓雾里了。

两个朋友

大厅的墙壁是用孔雀石砌成的，看上去好象硬化了的绿天鹅绒。雅致的绿色石柱是用整块的珍贵岩石琢磨成的，好象砍去了枝桠的绿色棕榈树支撑着高高的天花板。大圆柱之间的壁龛里摆着东方观赏植物，其中有盛开着花朵的龙舌兰；花束向上高昂着头，它一百年才开一次花，在大厅的另一侧有龙舌兰的威严同族——西米椰子树，它的叶子象大手掌一样伸展开，每一片叶子都伸向了天花板的中央。

从上面，好似从钟乳石山洞的缝罅里垂下来无数美妙成簇的小三棱镜，里面的灯光闪闪烁烁，变换着彩虹的各种颜色。

大厅当中竖立着一口大鱼缸，直径约有两俄丈，是用结实玻璃做的，里面盛着碧绿的海水，许多奇形怪状的海鱼在水里游来游去。这些鱼一般都很少见，模样长得很可怕：有的象锯，有的象锤子，有的象扇子，有的象瓶子，还有的象蛇。在大鱼缸透明的缸壁跟前有许多南海蜗牛，它们在美丽的小珊瑚枝上相互争奇斗艳，这些蜗牛一般只有在博物

馆里才能看到，而且只能看见它们的死躯壳。在鱼缸中央站立着一个用雪花石膏雕塑的特力顿①，他吹着号角，从号角里喷出一股股淡绿的水流。这不是一般的水，而是贵重的香水，它从高处落到鱼缸的倾斜玻璃盖上，然后再慢慢地流下来，看起来非常美丽，好象所有这些海里的怪物都在香水中沐浴。

从下面射来的幽暗光线透过鱼缸，给整个大厅增添了一层迷人的色彩。裸露着白嫩酥胸的美女们在大厅里时隐时现，真象童话里所说的海底水晶宫中的仙女。

的确，这是些仙女：她们在这里相会、寒暄、低语和默默交换眼色，完全跟真的仙女所作的一样；不过，只有那些懂得眉目传情的人才能理解和听见她们的低语。

站在这个豪华大厅的拱顶下面，可以看见相邻的一个大厅，再过去是五个、六个、十个和其他许多门对门的内室，每个内室里都灯火辉煌。内室的墙壁都是大理石的，而且颜色各不相同，上面全都装饰着金银饰物、绫罗绸缎和天鹅绒。一些身材苗条的贵妇人在这里走来走去，她们佩戴着闪闪发光的宝石，一个个都美艳动人。万石之王的金刚钻，在最好的宝座——女人的酥胸上闪烁着光芒，但是任何人在看到这些贵妇人并对万石之王赞叹一番之余，恐怕仍会感到这万石之王比不上那宝座可贵！

但是小声些！千万别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要知道，

---

①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

这是童话中的水晶宫，这里有无数迷人的仙女；这里洋溢着古代巴西森林的气息和南国夜晚的芳香。这儿就是窗外是零下二十二度严寒的圣彼得堡的“冬宫”。

在这些争妍斗丽的贵妇人中间，可以看到身着金色制服的军人和礼服上绣着饰扣、佩戴着世界各国勋章和奖章的外交官，还可以看到许多穿豪华民族服装的世袭贵族。在这些人中间，会时常碰到一个穿着普通黑色燕尾服、白坎肩并系着领结的面容阴郁的人。谁碰到这种人都知道这是某大使馆的秘书。

但是往往有这种情形：那些贵妇人垂青的不是那些胸前挂着各种勋章和十字章的军官，而是这种身穿普通黑燕尾服的人。

在这些应邀参加舞会的人中间恰恰就有这样一个青年外交官。

他那张充满自尊感的漂亮脸庞流露出青春的魅力，他的每一个特征都说明他道德纯洁，天真无邪。一对衬有又黑又长睫毛的大蓝眼睛，能使任何女人为之倾倒；同时，他那魁伟的身材和线条分明的嘴唇都说明这个青年已经发育成熟。他体格匀称，举止潇洒，虽然有些瘦削，却非常强健。

虽说他穿的是普通黑燕尾服，却并不妨碍这位英俊的青年在舞会上引人注目。

一位佩戴许多钻石勋章、斜背丝绶带的上了年纪的高级军官，喊住这位青年，跟他握了握手，然后挽起他的胳膊。

这位大官很熟悉这个外国青年的父亲，过去他在维也纳皇宫里常常和他父亲见面。他始终认为他父亲是个可敬的杰出人物，现在他预言这位老朋友的儿子将来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最后这位大官告诉这个青年，叫他准备去拜谒大公夫人。

他说着便领着青年走去。

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啊！

一个微不足道的、甚至还没有穿上军装的青年竟能拜谒大国一位最漂亮的贵夫人，而且还有外国达官显贵的许多侍从武官在场，这是何等重要的时刻啊！他必须回答大公夫人的各种问话，而事前又不可能知道大公夫人会问些什么，其次，也可能需要他本人选择最动听的词句，随机应变地、必恭必敬地攀谈。

青年人经受住了这次考验。随后他又拜会了其他许多重要人物。跳舞开始了，贵妇——迷人的仙女们轮流陪他跳舞；她们每一个人都是完整的美的典型。在这里，莫斯科大贵族的独生女儿，可爱的亚历山大拉郡主要算是美的化身；她的卷发好似灿烂的阳光，她那张桃花般的脸庞上闪耀着一双娇柔无力的蓝眼睛。她已经跟这个外国青年跳过两遍舞了，他们在整个大厅里旋转着。在第三次回到自己的座位的时候，她悄悄地握了握他的手，以此向他表示："再跳一遍！"于是他们又在大厅里旋转起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一般很少见，只有出于勇敢或爱情才能这样一遍遍频繁起舞……

青年向自己的舞伴微微一鞠躬，然后走开了。他既不显得疲倦，也不表示兴奋。

这个外国青年的额头上有着特殊魅力，他那淡漠的目光更增强了这种魅力。

很显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打动他的心。冬宫的豪华没有使他感到惊讶，人们对他表示的那种最高宠爱也没有使他陶醉，最媚人的姑娘的眼睛也没有使他迷惘，温存的话语和神秘的握手都没有使他受到诱惑。

他脸上的每一点表情都似乎表明，周围发生的一切对他没有丝毫影响，这就使他那张英俊的面容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午夜已过，全体乐队开始演奏国歌，这表示大公夫人要转回内室去了；这时，身着黑燕尾服的青年匆忙走进孔雀石大厅。

一个穿红制服的侍从用大银盘子给他送来一杯清凉饮料，青年端起了杯子，这时一个人抓住他的胳膊肘说：

"不，不必喝这个！"

青年回头一看，脸上浮现了笑容，这在整个这段时间还是第一次。

"啊，是你呀，廖尼得？"

名叫廖尼得的是个体格匀称、穿着紧身制服的近卫军军官。这个青年有一副精神十足的圆脸膛，一脸扎煞着的连鬓胡子，两撇浅色小髭雄赳赳地向上翘起，两道浓眉和他那双灵活灰眼睛的刚毅神情十分相称。

“我看你今天大概是离不开舞厅了！”他好心地责怪说。

“我和你的未婚妻跳舞来着，你看见了吗？她真是个可爱的姑娘。”

“可爱倒是可爱，但是我不能娶她又有什么用呢？我要达到成年并获得例行的升级之后才能和她结婚，恐怕还得等两年。在这期间，只是互相亲一亲怎能叫人满足呢！咱们走吧。”

这位外国青年有些踌躇。

“这么早离开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国歌都奏过了，你没听见吗？我们从旁门溜出去，那儿有我的雪橇。你没有邀哪个娃娃跳舞吗？”

“邀过了，我邀请过F郡主……是宫廷大臣给我介绍的。真的，我还应该跟她跳一回卡德里尔舞。”

“哎呀，你离她远点儿吧！她还不是和要戏别人一样拿你当小丑！这种滑稽戏一文不值。她们在这儿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好看的肩膀，然后就向你提出要求：假如你看上了一位姑娘，那就请你赶快跟她结婚，可是你要是看上了一个有夫之妇，那你就要变成她的玩物。唉，这些雪花石膏的脖子和肩膀，这些依偎在你身上的轻盈女仙，这些媚人的笑眼！啊，这些安琪儿施出的魔力！这里一切都是空虚的。走吧，咱们到可以实际享受一切的地方去。”

“你想带我到哪儿去？”

“到哪儿去？到地狱去！你怕到地狱去吗？”

“不，我不怕！”

"要是带你到天堂去呢?"

"那我也不反对。"

"要是我把你带到石头岛上,带到水手们在那里大吃大喝的、又脏又臭的小酒馆去,你也愿意跟我去吗?"

"愿意去。"

"好,老弟,我就是喜欢你这股干脆劲儿!"

廖尼得拥抱住这个外国青年,吻了吻他,然后领着他从自己熟悉的旁门走出去,下了楼梯;他们就这样从大理石宫溜走了。廖尼得和这个匈牙利青年穿着单薄的舞会服装,奔到涅瓦河畔,那里有雪橇等着他们。他们到了那里,穿上预先准备好的暖和的皮大衣,坐上了雪橇。一分钟以后,轭具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两匹快马拖着他们在冰冻的涅瓦河上飞跑起来。

这两个朋友,一个是俄罗斯贵族青年廖尼得·拉米罗夫,一个是巴拉德莱的大儿子艾登。

雪橇在月光照耀着的宫殿旁边奔驰,艾登对朋友说:

"喂,我觉得石头岛不在那个方向。"

"我们根本不是上石头岛去,"廖尼得安然地回答说。

"是你自己说到那儿去的呀!"

"不错,我是这样说的,那是为的迷惑那些在孔雀石大厅里好奇地听我们谈话的人。"

"那么我们到底上哪儿去呢?"

"我们现在是在彼得罗夫大道上,我们直奔彼得罗夫岛。"

“那儿除了海泡石工厂和制糖厂外什么也没有呀。”

“你说得对，我们正是去参观那里的一家制糖厂。”

“好吧，随你的便。”艾登回答说，接着把皮大衣裹紧一些，往椅背上一靠。他仿佛打起盹来了。

半个钟头以后，雪橇又从冰冻的涅瓦河上滑过，在一座红色厂房前面停下来，厂房后面有一座长长的花园。

廖尼得攀住朋友的肩膀，摇了摇他说：

“到了。”

厂房的每个窗户全都是灯火辉煌。客人从严寒的室外走进前厅，一股奇异的气味便向他们迎面扑来；毫无疑问，这是制糖厂特有的气味，不过跟糖果的味道很少有什么相同之处。两个青年走进拱顶下的一道小门，一个胖胖的、脸刮得精光的先生一见他们便迎了上去，这人用法国话问道：“两位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吗？”

“我们打算参观一下制糖厂，”廖尼得回答说。

“只参观工厂呢还是要参观精炼车间？”法国人问。

“只参观精炼车间，”廖尼得小声说，同时往他手里塞了一张钞票。那个人不慌不忙地把钞票展开来仔细瞧了一番。这是一张一百卢布的纸币。法国人喃喃地说了声：“好，①”就把钞票揣进兜里了。

“这位先生是跟您一道来的吗？”他指着艾登问。

“是的，”廖尼得回答说。“艾登，给他一百卢布，这是进

---

① 原文是法文。

门费，别舍不得。”

艾登什么话也没说，把钱给了法国人。

法国人领着他们穿过走廊。有些门是开着的，里边投射出灯光，传出机器的轰隆声、蒸汽的嗞嗞声和使人透不过气来的臭味。两个年轻人没有走进车间，继续朝前走去，最后他们来到一道低矮的铁门前。陪同他们的那个人打开了这道门，让两位客人走进半明不暗的走廊，建议他们自己继续往前走。

“别拐弯，一直朝前走，到了那儿就知道怎么走了。”他喃喃地低声说。

廖尼得挽起艾登的胳膊，以一副老主顾的神气领着艾登朝前走去。他们走到螺旋梯跟前，于是沿梯而下；艾登觉得，越往下走机器的轰隆声和蒸汽的嗞嗞声就越象长号和笛子吹奏出的低沉声音。

螺旋梯的尽头有一张小桌，桌旁坐着一个衣著入时的、上了年纪的太太。

廖尼得给了她一个金币。

“我的包厢开着吗？”他问。

那位太太请了个安，微微笑了笑。

廖尼得经过一连串蒙着壁毯的门，找到自己的包厢，打开了门。然后他又打开第二道门，于是两位朋友便走进了前面围着一排精致的铜栏杆的包厢。

现在，他们已经十分清楚地听见了音乐声。

“这准是剧院或是马戏团！”艾登扭过身来大声向廖尼

得说。他通过栏杆望了望，然后补充说："再不然就是澡堂子。"

廖尼得笑了。

"随你怎么认为都可以。"他说着走到栏杆跟前，从小桌上拿起一张印着字的单子；这是剧院通常的节目单。廖尼得跟艾登共同大声念了起来。

"第一个节目：《唐璜在后宫》①，这是个有趣的节目，可惜我们已经错过了。《活画》②，这个节目太没意思。《亚耳莫拉赫汗的印度舞女》③，是个精彩节目，我已经看过一次了。《亚马孙人之战》④，《阿丽安之梦》⑤。只要波斯达今天情绪饱满，这大概都很不错。"

包厢门口出现一个侍役，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这儿摆上酒席，"廖尼得吩咐说。

"几位？"

"三位。"

"还有一位是谁？"艾登惊讶地问。

"到时候就知道了。"

侍役很快在桌子上摆下了小吃、甜食和一瓶瓶放在银桶里冰镇着的香槟酒，然后离开了这两位客人。廖尼得随即闩上了包厢的门。

"喂，廖尼得！你把我领到一个多么奇怪的精炼车间来了啊！"艾登通过铜栏杆望了望外面，大声说。

廖尼得没有回答，只是笑了起来。

①②③④⑤ 原文是法文。

“你以为我们俄国人只会唱圣歌吗?”

“不是!不过在这属于官家的建筑物里,怎么会出现这种地方呢?”

廖尼得只是笑了笑把手一挥,意思是说:这有什么谈的必要呢?

“我们在这儿要是被人发觉了,会怎么样?”

“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乐师们不会告密吧?”

“他们任何人也瞧不见,整个乐队的乐师都是瞎子。再说,你也不用往那儿瞧,那是老头子们的消遣,我们另有可为。”

廖尼得在隔壁包厢的墙上敲了两下,那边也敲了敲作为回答。不一会儿,帷幔分开,走出来一个女人。

她好象《一千零一夜》里那些神话中一个迷人的女主人公。她穿着长及脚踝的紧身波斯长袍,纤细的腰肢上束着金色的腰带,一串串珍珠垂在酥胸上,开岔的袖子从玉润珠圆的肩头滑了下来,露出美妙动人的胳膊,这样好看的胳膊只能出现于雕塑家的想象中。她长着一张高加索型的瓜子脸,这说明她出身贵族,她有一个俊俏的鼻子,两片鲜艳的樱唇,两道弯弯的长睫毛和一对热情的蓝黑色眸子;她头上什么也没有戴,只盘着两条雍容华贵的、垂到脚跟的辫子。

她困惑地在过道里站住了。

“不是你一个人吗?”

“来吧,伊莎,”廖尼得喊道。“你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一半

是我的知心，一半是你的亲爱的。”

他说着突然站起来，拥抱住艾登和这个彻尔克斯女郎，然后哈哈大笑着让他俩坐到沙发上，自己在对面坐下来。

“怎么样，艾登？这和冬宫那些冷冰冰的雕像有所不同吧，对不对？在这个地狱里不是更惬意些么？”

伊莎矜持而好奇地打量着艾登，而他对她的美色也视若无睹。

“你在哪儿看见过这样的眸子？你在哪儿看见过这样迷人的樱桃小嘴？它一会儿娇嗔，一会儿微笑，一会儿向你招呼，一会儿向你请求，一会儿发笑，一会儿嘲弄——真是千变万化。”

“你是打算拍卖我吗？”彻尔克斯女郎问道。

“上帝保佑这个打算抢夺你的人吧！他是我的朋友，我们亲如兄弟，假如你爱上了他，我愿意把你奉送给他。”

伊莎向艾登坐的那边靠了靠，眯起眼睛，把两手放在他的膝盖上。

“艾登，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驯兽师的，”廖尼得把彻尔克斯女郎那穿着红便鞋的纤小的脚握在手里说。“这位姑娘平时非常认生，又固执又任性，可是只要你用你那使人倾倒的目光瞧她一眼，她就温顺下来，好象斯摩棱斯克修道院里的修女一样，让上帝保佑她们那有罪的灵魂。伊莎，你已经驯服了！最漂亮的野兽就是女人，只要这位驯狮者瞧她们一眼，她们就会乖乖地俯首帖耳。”

彻尔克斯女郎抬起头来，仔细瞧了瞧艾登。她的面颊

上浮起两朵红晕。她的脸红了，从这个姑娘被叶捷德琳诺格勒的一个商人剥下衣服，卖进火坑以来，这也许是第一次。

“咱们来喝几杯，朋友！”廖尼得砰地打开一瓶香槟酒，大声说。

他斟了三杯酒，拿两杯递给艾登和伊莎。他俩各自只喝了一半。廖尼得叫他们互相交换酒杯，然后把杯里的酒斟满。

“干杯！现在你们彼此喝的是对方的爱情了。”

酒发挥了作用，伊莎兴奋起来。栏杆外面的大厅里演奏着音乐，她伴随着乐曲哼了起来。为了表示对伊莎的爱慕，艾登转过身来背朝着大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姑娘；舞台上演的是什么，他丝毫没有注意。而廖尼得却在每换演一个新节目的时候都要从包厢里向外张望，诙谐地给表演的节目下评语。

伊莎喝了很多酒，不一会儿就感到头晕了。她在沙发上躺下来，头枕着艾登的膝盖，把穿着红便鞋的脚搁在廖尼得的膝盖上。

艾登就象人们通常抚摸心爱的哈叭狗的脑袋一样抚摸着她那柔软光泽的头发。

“你今天不演出吗？”廖尼得突然问伊莎。

“不演出，今天我没有节目。”

“太遗憾了，不然的话你可以让我的朋友欣赏欣赏。”

伊莎猛地坐起来。

"是他自己说希望看我表演吗?"她询问地望了望艾登。

"你们说什么?"艾登问。

"噢!你还一点儿不知道哪。伊莎是个骑师,她在马上能作出各种优美的舞姿,平时节目单中总有她的节目,你从她的拿手节目中挑选一个吧。"

"可是我不知道她能表演哪些节目呀。"

"真是个外国佬! 连她能表演哪些节目都不知道!你在我们这个文明的国家里不是已经呆了半年了吗? 好吧,我把她的拿手角色一一说给你听:《阿玛拉恭达女王》、《魔女》、《陨星》、《印度舞女》、《胜利的女神》、《追逐阿克特翁的狄安娜》、《玛泽芭》①。"

一听到最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伊莎就大声喊道:

"不要算这个!节目单里没有这个节目!"

廖尼得哈哈大笑起来。

"艾登! 别怕,挑最后一个……"

伊莎跳起身来,用手捂住廖尼得的嘴,不让他说下去。

廖尼得嘻嘻哈哈地跟她打闹着,竭力把这把迷人的"锁"从嘴上推开。

艾登作出了决定:

"《玛泽芭》。"这才结束了他们这场厮打。

伊莎撒娇地背转身去不理睬他们,肩膀靠在包厢的墙上。

廖尼得得意洋洋地说:

---

① 以上节目名称原文都是法文。

“你从来不向我表演这个节目，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总有一天我会看见你表演这个节目的。”

彻尔克斯女郎用炯炯的目光瞥了艾登一眼，气呼呼地说：

“好吧，听从您的吩咐。”

她象幻影似的消失在两个包厢之间的过道里；帷幔立刻合上了。

大厅里的音乐停下来，眼前这个节目大概演完了。

直到现在，艾登才透过栏杆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舞台。舞台是扇面形的，上面是拱顶，周围至少有三十俄丈大小。一排排围着镀金栏杆的包厢从下面呈半圆形层层加高。瞧不见包厢里的观众，只有飘出的一缕缕雪茄的烟雾证明里边有人。舞台上挂着画有神话故事的帷幔，两边有旁门。这间地下室当初本是原料仓库，但是有个狡猾的法国人把它变成了人间天堂，一些“自由艺术家”未经当局许可就在这里演出。京都的花花公子们都聚集在这里，一些有家室的高龄富翁也到这儿来；他们付一百卢布的进门费，在这儿消遣一个晚上。

毫无疑问，警察局也知道这个场所；不过机灵的老板大概知道制造魔膏药的秘方，有了这种魔膏药连不眠的阿耳戈斯①的眼睛也能给粘住。事情也可能是这样：当局担心一旦警察局决定搜查整个厂房，这家闻名的制糖厂可能会突然失火，大火会烧毁一切，一直到“精炼车间”。况且这儿

① 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

既没有制造伪钞，也没有搞政治活动，——那又何必出动警察呢？让大家都快活快活吧……“一切好象都在我们家里一样”①。

伊莎离开两位年轻朋友的包厢以后没有几分钟，舞台上便空了，只有两个穿着土耳其灯笼裤的萨拉钦姑娘②在整理舞台：显然下一个节目将是马术。

有人敲了敲包厢门，廖尼得把门打开了。

一个侍役用银盘子托着一封信。

“这是什么？”

“这位先生的信。”

“怎么来的？”

“一个信差火速送来的，他奉命一定要找到这位先生。”

“艾登，给他半个金币让他滚。”

廖尼得接过信来，拿在手里反复看了看：上面是女人的笔迹，盖着戳印。

“你瞧：情书③，”他一边把信递给艾登，一边说。“一定是N郡主来的信，说假如你不赶快邀请她跳卡德里尔舞，她就要服毒自杀了。”

然后他转向舞台，掏出长柄眼镜，准备聚精会神地观看伊莎将要表演的节目。他就以这种姿势继续跟艾登交谈。

“你瞧，尽管我严守秘密，他们还是找到了我们的踪迹。

---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中世纪欧洲各国把阿拉伯人叫萨拉钦人。

③ 原文是法文。

女人的心里真有一百只眼睛。老实说，我们哪儿把她们放在心上呀？”

序曲开始了。盲乐师们听到铃声之后奏起了《玛泽芭》里的加洛普舞曲。侧幕后面传出犬吠声，这是形容狼群在追赶被捆在马上的玛泽芭；然后传来猛烈的鞭子声，这是在催促生性暴烈的马。廖尼得全神贯注地观看着。

马蹄得得，响声震天，还伴随着马的嘶鸣，立刻从围着格子的包厢里传出喝采声。

“好极了！”廖尼得喊道。“你瞧，你瞧，艾登！瞧见了吗？”

艾登左手拿着铺展开的信，右手捂着眼睛在哭泣。

“你怎么啦？”廖尼得惊慌地问。

艾登默默地把信递给他。廖尼得念出用法文写的几句话：

“父死，速归。汝母玛丽亚。”

廖尼得立时感到很气愤。

“我真想把这个送信来的蠢货揍一顿，真是个大坏蛋，他就不能等到明天早晨再送来吗？”

艾登默默地站起身来，离开了包厢。

廖尼得追上他。

“真可惜！”他握着朋友的手说。“这封信来得多么不是时候① 啊！”

---

① 原文是法文。

“对不起，”艾登说。“我要回家去。”

“我跟你一块儿去。现在谁爱看这个《玛泽芭》就让谁去看吧，反正我们发过誓，无论是上天堂进地狱都要形影不离。咱们一块儿走吧。”

“我可要回家去，回匈牙利去。”

“回匈牙利去？”

“妈妈是这样嘱咐的。”艾登简短地说，声音显得非常哀伤。

“什么时候动身？”

“立刻就动身。”

廖尼得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你疯啦！你会在半路上冻死的。城里现在是零下二十二度，草原上至少是二十五度。雪下得很厚，从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路都被封住了。在俄国，除了邮差和商人外，冬天谁也不出远门。”

“不管怎样我也要回国。”

“你可以回国，不过应该等到办得到的时候。你妈妈未必想使你处于这样完全不堪设想的境地，你们那儿的人想象不到在主显节前后的严寒天气从圣彼得堡到喀尔巴阡山有多么困难。你等到严寒过去以后再回去吧。”

“不，廖尼得，”艾登固执地说。“接到这封信以后，我在这里多待一个钟头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你不了解我。”

“好，好，咱们走吧！”

两个年轻人穿过他们进来时走的那条暗道来到外边，

找到自己的雪橇。马车夫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但是仍然把他们送到了家。

艾登刚一回到自己的住所，立即吩咐睡眼惺忪的仆人收拾行李和付清房租。他焦急得什么似的，自己动手生起壁炉。

廖尼得坐在宽大的沙发椅上，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艾登作动身的准备。

“你真的决定要走吗？”

“那还用说！”

“你错了，这样仓促地决定回国是非常不利的，这会影响你的前程。你已经打下了基础，大家也都信赖你，而且你还有许多事要作呢。”

“这都算不了什么。”

“我记得下星期五有人打算带你去谒见沙皇，已蒙沙皇陛下恩准。”

“可是妈妈嘱咐我回去。”

艾登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语气十分倔强，廖尼得知道再劝说下去也无济于事，不仅如此，他还发觉越是劝朋友别回去就越惹得朋友生气。于是廖尼得改变了口吻说：

“好吧，既然你决定回去，那你就回去吧。我来帮助你收拾行装，有什么东西要我帮你包装吗？”

“如果你打算帮助我的话，就劳你驾到警察局去一趟，把驿马使用证给我弄来。虽然现在已是深夜了，也许你还是能够弄到的。”

“不错，警察局白天黑夜都办公。我这就去，一办完马上就回到这儿来。”

不到半个钟头廖尼得就回来了。

“喏，这是你的驿马使用证和证件。”

艾登默默地握了握朋友的手。

“这么说，你真的要动身啰？”

“我已经说过了，我真要走。”

“不论是我们的友谊还是沙皇的恩赐，都不能使你留在这儿吗？”

“我对你的友谊和沙皇的恩赐都非常珍惜，但是对我来说母亲的吩咐要高于一切。”

“好吧，不过事情还不光是这些，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未婚妻亚历山大拉热烈地爱上了你。她是一位大官的独生女儿，她父亲要比你富有一千倍，其次她也很漂亮，是一个出色的姑娘。她不爱我，因为她倾心于你。这是她当面对我说的。要是换个别人，无论谁我都得要他的命。但是我爱你超过爱我的弟兄和未婚妻。你就娶她为妻留在我们这儿吧。”

艾登伤心地摇了摇头。

“我要回家去见母亲。”

廖尼得用手拍了拍前额，哈哈笑起来。

不过笑得很不自然！

然后他走到艾登跟前，握住他的手。

“这么说，你是死心塌地非要回匈牙利去不可啰？”

"是的。"

"那么好吧，真见鬼，我和你一起去！但愿上帝保佑我们。我不能放你独自离开。"

两个朋友拥抱在一起，心贴着心地拥抱了许久。真是一对好朋友。

廖尼得急忙下达了动身的一切必要指示。他派了报信人先走一步，让他们在驿站上准备替换的马，然后亲自查看了平时打猎乘坐的那辆雪橇，把熏肉、鱼、酒、饼干和黑鱼子都放到里外裹着棉花的一只大铁皮箱子里，搁在雪橇上。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两件白熊皮袄，还有保暖脚套和两顶貂皮高帽，以备自己和朋友在路上穿戴。此外，他还准备了两支最好的火枪，一对来复手枪以及两把短短的双刃希腊匕首——这一切在路上都用得着。他甚至还在背囊里装进了两双冰鞋，以备走在河上的时候可以从雪橇上下来，穿着它活动活动麻木的腿脚，在冰上和雪橇赛赛跑。他又在雪橇前头放上足够抽二十天的雪茄烟。天还没有亮，已经作好旅行准备的廖尼得就坐着挂铃铛的带篷雪橇来到艾登住所门口，并且立即让朋友从头到脚换好服装，廖尼得清楚地知道，冬季在一望无际的俄国原野上旅行必须好好装备一番。

真是上帝晓得，廖尼得对自己朋友的关怀，即使亲母亲也不过如此！

他们要乘坐的那辆雪橇已经准备停当，雪橇上面罩着牛皮，下面牢牢地钉着滑铁，前面有油皮遮挡，后边有脚蹬。

三匹马已经套好，辕马的铃铛挂在又弯又高的轭木下，边套马的铃铛挂在车辕上。车夫拿着短把长鞭子，拉着马缰在马前面走来走去，等待着两位老爷从房子里出来。廖尼得在钻进带篷雪橇之前，再一次问艾登：

"你确实要走吗？"

"确实要走。"

"那么请你接受我这个护身符吧，这是妈妈临死前留给我的，她说它能保佑我无灾无殃。"

这是一个珠母做的小项饰，周围镶着金边，上面雕刻着圣乔治与恶龙大战。

艾登没有接受这个传家宝。

"谢谢你的好意，朋友，不过我不相信护身符。我唯一相信的是星星。我的信心是爱我的女人的眼睛。"

廖尼得握了握朋友的手。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有几颗星星——两颗还是四颗？"

艾登犹豫了片刻，然后回答说：

"四颗！"

"好！"廖尼得大声说，扶着艾登钻进了雪橇。

车夫依次摩挲了一遍马的嘴脸，搔搔马的后脖子，吻了吻它们粗糙的、气呼呼的嘴唇，画了个十字，然后舒服地坐到赶车的座位上。他拉住缰绳，不一会儿雪橇便在俄国京城积雪的街道上疾驰起来。这时已是清晨，时间快八点了，但是星星仍在空中闪烁，家家户户的窗口上也还都挡着护窗板。

北国的黎明姗姗来迟。

直到斯摩棱斯克，一路上没有什么美好景色来迎接我们这两位旅人。天气晴朗，但是气候严寒。他们毫不耽搁，一到驿站就立刻换马，他们在过夜的地方到处都能找到舒适的旅馆；只要有钱，这样的旅馆在任何国家里都有。

到达斯摩棱斯克以后，驿站长向他们预告说，第二天可能变天，因为傍晚时一群群乌鸦从各处飞进城来；在教堂的圆顶上落了一大片，使圆顶都变黑了。

“乌鸦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它们懂什么天气！”两位旅人回答驿站长说。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就动身了。

廖尼得吩咐车夫最好从封冻的第聂伯河上赶到奥尔沙。但是车夫说这样一定要浪费时间，并且借口路上没有客店歇脚和喝不上一杯热茶，死也不肯同意。廖尼得把手一挥，同意顺着驿道前行。车夫所以坚持要这样作，要末是心疼马，怕冰层碰坏马腿，要末就是这条路上的那家酒店里有他相识的一位女老板……

清早，在他们离开斯摩棱斯克的时候，漫天大雾，他们好容易才出了城。车夫挂上铃铛，免得和对面来的车辆撞上。两位朋友坐在雪橇里，除了正抽着的雪茄烟头的火亮之外，在这样浓重的雾中什么也看不见。烟头在浓重的空气里哔哔剥剥地直爆，仿佛里边卷的是硝石似的。大雾使人透不过气来，大地象生了病一样散发热气，并发出瘟疫般的恶臭。

直到中午时分，天空才稍微放晴。灰濛濛的浓雾突然

开始闪出亮光；无数微小的晶体悬在空中，形成一层密密的银白色的薄纱，透过它可以隐约看见一个冰冷模糊的白圆盘，这就是太阳。

接着大雾蓦然消失了，四周的原野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整个是一片白皑皑的世界，远方的悬崖好象大银盘子里放着的糖人。周围的万物都发着白光，大路两旁的树上挂着白雪，远处的枞树林裹在一团团棉花般的积雪里；马的两个肩胛上结着冰溜子，每根鬃上都挂着白霜。

太阳热炀炀地照了一会儿，旅人都想脱下皮袄来了。

不一会儿，这种奇异的现象就露出了真相。北方很快升起一团乌云，起初呈紫色，然后变成红褐色和铅灰色；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四边很不整齐，中心又浓又黑。这团乌云在平坦的原野上空奔腾，向太阳冲去。看它升得这样快，可以想象，只要它一遮住太阳，整个原野就会变得一片昏暗。

廖尼得扒开雪橇的篷子望外瞧了瞧，低声说：

“喂，朋友，糟了，雪暴来了！……”

“什么叫‘雪暴’？”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天空乌云密布，一团团乌云在狂风中飞旋。原野上倏然昏暗下来。在天昏地暗中，一个毛茸茸的白色幽灵在旋转狂舞，这是雪原的儿子，真正的雪的火山，它脚踏着大地，头顶着云霄！这个北国的巫师在大声狂叫，建造着巨大的金字塔，不过用的不是沙子而是雪花。雪暴巨人在原野上

疯狂舞蹈，拼命奔驰，横扫过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森林、房屋、人和牲畜；北国巫师看到这种景象十分得意。这就是雪暴。

“喂，艾登，要是雪暴追上我们，我们可能真的要一同下地狱或上天堂哩。”

马没有人催促，便尽可能慢步走着。一旁有一片澄洁的天空，车夫打算在暴风雪还没追上他们之前赶到那儿。他抚爱着马，管它们叫兄弟，不住地祈求圣米哈伊尔和圣乔治保佑。

突然闪了一下电光。

在严冬季节，在零下二十二度的气温下竟然雷电交加，真是罕见的怪事。电光闪闪不止，雷声隆隆不息，仿佛雪的火山喷出吐火的毒龙。每当电光一闪，毒龙那巨大的躯干就象《启示录》中的怪物一样；它闪着使人惊心动魄的寒冷白光，统治着周围整个世界。

狂风呼啸。马立刻停了下来，车夫无论是哀求还是咒骂它们，都是白费劲，就连鞭子也不起作用了——马说什么也不往前走了。

几秒钟以后，周围的一切便都沉没于黑暗和旋风中，甚至旅人们彼此也看不见了。

雪暴追上了他们，一时间天昏地暗，只有淡蓝色的闪电倏忽划破他们头顶上的白日夜幕。

狂风卷着碎玻璃碴般刺人的雪花，无孔不入地钻进雪橇的各个缝隙，皮篷顶上仿佛有一根巨大的鞭子在抽打，有

那么片刻，旅人们竟觉得雪橇要粉身碎骨了。雪橇晃动得就象被男人的一只手臂摇撼的小孩玩具。廖尼得向艾登俯过身去，看了看他的眼睛。

“怎么样，你还看得见你的星星吗？”

“看得见。”

两个朋友无可奈何地缩成一团，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托付给仁慈的上帝。

现在，电光就在他们头顶上闪烁；暴风卷起雪堆，倾泻到他们身上。

风的吼声逐渐减弱了。廖尼得低声说：

“现在我要被雪活埋了。”

艾登听了这话，沉着地回答说：

“活着飞上云霄倒也不错。”

这时雷声愈来愈低沉。风虽然还在呼啸，仍用雪活埋着这两位旅人，但是雪暴已经快要过去，只有风神的衣裾在拂扫着他们。

风变得很小了，先前有预见地躲到马肚子下面的马夫，这时爬了出来，开始从雪堆中拖出被雪掩埋到鬃毛的那三匹马。马被从雪堆中拖出来以后，雪橇也露出来了；两个年轻人暂时爬出雪橇，打算抖掉皮袄上的雪。天空中乌云织成的巨幕渐渐破裂，暴风雪引来的那个狂奔的幽灵来得快去得也快，只在远远的东方还可以隐约看到这个巨人那顶被耀眼的电光照耀着的雪白帽子。

雪暴驰过的原野上留下了“死神的舞蹈”的可怕痕迹。

幸而旅人们没有赶到他们原先想去的那个松林里，因为现在那个松林已经不见踪影了。除了几棵折断树梢的、光秃秃的松树和枞树还立在雪原上，别的树都被暴风雪吹断和刮倒，埋在雪堆里了。

举目四望，哪儿也没有驿道的痕迹，既看不到里程标，也看不到岗棚，更看不到路旁的树木。雪暴把路旁的壕沟填满，变成了雪堆，好象一望无际的冰冻的海洋的巨浪一般。

"喂，老爹，现在往哪儿去呢？"廖尼得问马车夫。

"只有圣普罗柯普知道。"马车夫搔了搔耳朵回答说。

圣普罗柯普的确是行路人的保护者，但是现在他被深深地埋在道旁的雪堆里了，想跟他打听道路可实在不容易。

"只要能走，不论往哪儿去都行，反正我们没有必要呆在这儿。也许我们能在路上碰上个人。要是现在能够到达第聂伯河该多好啊！对吧，老爹？"

"话是不错啊，老爹。不过，只要您能告诉我，怎样可以到达第聂伯河，您就是用鞭子狠狠抽我一顿，我都心服。说实在的，无论是去奥尔沙的道路还是返回斯摩棱斯克的道路，我都找不到了。"

"你画十字，祈求上帝保佑吧！"

现在马仍然慢悠悠地走着，不过已经不象刚才那样悠闲了。它们大概也觉察到主人迷了路。有时，旅人们自以为找到了路，继而又发觉他们在草原里走得更糊涂了。前面既没有骑马的，也没有步行者，周围既看不到车辆，也看不

到人家。

暴风雪过后，气温又降低了好几度。

车夫在草原上乱闯了许久，后来突然喊道：

“你们瞧，前边有个哥萨克！”

廖尼得从雪橇的篷子里往外一瞧，果真看见远处有一个黑影。不过，他觉得那个人不知为什么好象停在那里不动了。

“赶到那儿去！”

不一会儿雪橇就追上了那个哥萨克。

这是个骑在马上的普通哥萨克，但是他的马的姿势有些特别：马倚在一个雪堆的边上，雪埋过了它的膝盖；马正低着脑袋，仿佛在蹄子下面寻找着什么东西。

哥萨克坐在鞍子上，两手扶着一根插进雪里的长矛。哥萨克始终保持这么一副姿态，一动不动地瞧着驶近的雪橇。

车夫亲切地向哥萨克打了个招呼，但是那人一声没吭。

“喂，好汉！”于是廖尼得喊道。“你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呀？”

哥萨克没有回答。

廖尼得决定要教训教训这个卤莽的小伙子，让他懂得点礼貌。他跳下雪橇，甩掉身上的皮袄，心想这哥萨克一看到军官肩章就会清醒过来。

但是骑在马上的哥萨克仍然纹丝不动，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瞧着这位戴肩章的老爷。

“喂，小伙子，你为什么不出声？”廖尼得吼叫道，他一下

子窜到哥萨克跟前，拽了拽他的胳膊。

直到这时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马和哥萨克都冻成冰棍啦！

猛一看，这个哥萨克活象大路边上的骑士雕像。

"要说他能给我们指路的话，他也只能告诉我们上阴曹地府怎么走。"廖尼得转身对雪橇上的朋友说。

"唉，可怜的哥萨克小兵在暴风雪中丧了命，雪暴把他连人带马一起冻僵了。在我们这儿这是常有的事。"车夫叹息说。他看了看哥萨克的背囊里有什么公文没有；反正到明天早上，冻僵的哥萨克和他的马就会被狼撕得粉碎了。

"现在往哪儿去呢？"廖尼得焦急不安地问道。"已经是过午了，天色很快就会黑下来。再说，天气可能还要变坏，无论如何应当在天黑之前找到人家。"

"我也这么想，"车夫附和着说。"我也不希望在斯摩棱斯克和奥尔沙之间的草原上过夜。老爷，你吩咐怎么走吧。"

"我哪儿知道呢！要是带着指南针就好了，至少可以确定哪边是南哪边是北。等一等，艾登！你的表链上不是常带着一个指南针吗？"

艾登解开衣服，掏出精心收藏的表链，把一个带磁针的圆盒从上边摘下来。接着他们从手提包里取出地图，开始确定东南西北，然后象海员一样在无边无际的雪原上观测起方位来。

他们各有各的意见。一个肯定说，附近的森林就是维

帖布斯克森林；另一个证明说，如果顺着平原往下走上三天三夜，他们就会进入莫吉廖夫草原。

艾登建议朝着与冻僵的哥萨克相反的方向走，因为这个哥萨克大概是从附近一个有人烟的地方来的。

正当他们争论着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显然向他们指明不应当朝哪儿走的现象。

从森林那方面传来拖长的哀号声；马听到这声音之后，立刻惊惶不安地倒动着腿直向后退，脖子上的鬃毛也都竖立起来。这是狼嗥。

第一只狼哀号过后，紧跟着一大群狼就齐声嗥叫起来。声音异常骇人，这是森林野兽在互相呼唤。谁要是听见过这种嗥叫，哪怕平生只听见过一次，到什么时候一想起来也得心惊胆战。

车夫一下子跳上赶车的座位，抓起缰绳。

“赶快逃命吧，老爷！”他用鞭子杆朝着与狼嗥相反的方向指了指，大声喊道。他吓得脸色都变了。一眨眼，他就掉转过雪橇，啪地抽了一鞭。

马现在不用鞭子抽打也跑得飞快了，听到狼嗥，三匹烈马也明白，只有拼命奔跑，不然就没命了。马不择道路地穿过坑洼和雪堆奔驰着，马蹄下翻腾着雪片。

两个朋友准备勇敢地挺身迎接危险。

艾登好似不愿夸大危险。

“我们有两支火枪和足够的弹药，如果狼群接近了我们，我们就对准它们开枪。我们就当这是打猎。”

廖尼得没有吭声，他可清楚这种“打猎”有多么大危险。他把火枪装上弹药，把手枪和匕首插在腰上，准备迎战。他脸上流露出的不是猎人的兴奋情绪，而是决战前异常坚定的神情。

雪橇驶到开阔地上，廖尼得从窗孔里向外望了望，对艾登说：

“你往后瞧。”

艾登掀起雪橇篷上另一个窗孔的遮挡，回头看了看。

狼群爬上他们刚才驶过的山岗，追赶着他们。跟在雪橇后面的狼不是一打，也不是两打，而是整整好几百头。谁知道它们后面还有多少呢？很大一群！

马撒开四蹄奔跑着；但是狼群跑得更快。

追踪者和被追踪者之间的距离愈来愈短了；带头的几只狼已经接近了火枪的射程，但是廖尼得没有开火，为的是要让它们跑得更近一些。

马大跑着，突然闯进了被雪覆盖着的茂密的柳树林。追踪者获得了优势。当雪橇在柳树和松树林里拐来拐去的时候，狼群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树林子，从两侧包围了雪橇。

到自卫的时候了！

火枪左右开火，向从树林中跳出来的恶狼射击；四颗子弹打退了第一次进攻；狼群看到前头几只狼的尸体后，停了下来，不过这并不是由于害怕，而是为了把死狼吃掉；吃完以后，它们又继续追赶雪橇。你瞧，狼还吃狼呢！

不管怎么说，旅人们毕竟赢得了一点时间，把枪里重新

装上了弹药；他们又打死了几只从树丛中向马扑来的恶狼。

“得赶快离开这片该死的树林子。”廖尼得嘟囔说。

马也感觉到万分危急。它们的眼睛瞪得血红，鬃毛迎风抖动，张得很大的鼻孔里喷着热气。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可怜的马知道了一种人的智慧还不能了解的情况。人还没有理会到，马凭自己的本能已经觉察到了：只要能走出这个危险的地方，到那边以后它们就能得救。谁也不知道怎样摆脱恶狼，马却已经预感到了。所以它们径直往前冲，甚至不顾狼群向它们迎面扑来。三匹剽悍的马仿佛知道现在主人的性命同它们的性命紧密相连，主人一定会打退狼群的进攻，给它们扫清道路。马匹毫不退缩，径直往前奔跑，冲向树林的尽头。

树林真的逐渐稀疏了；再过一会儿，他们前面就呈现出一片开阔地，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乡村教堂的圆顶。这是多么让人兴奋的景象啊！人们又开了几枪，打中了追踪者，因而狼群惊恐起来，于是人和马总算保住了性命。由于三四只狼倒下去死了，它们的同类便感到很不对头。趁狼群一时仓皇失措之际，马匹便到达了林边；再过去就是开阔地，到那里就能得救了。

雪橇刚一绕出树林，车夫就猛地从坐位上站起身来，惊惶万状地瞪着前方。然后他只对乘客大喊一声：“救命啊，圣保罗！”别的什么也没说就把缰绳往马蹄下一扔，跳下雪橇。

两位旅人惊诧地望着他。不远的地方有一株高大的枞树，树梢被雪暴刮断了；车夫向这株树跑去，他没等被狼群

截住就爬上了垂下的树枝。三匹无人驾驭的马，继续向前飞奔。

车夫为什么跳下了雪橇呢?

问题紧跟着就得到了回答:只听见绝望的马嘶声，接着喀嚓咕咚地响了一下;雪橇掉下了悬崖，两个年轻人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们周围一片漆黑，起初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你还活着吗?”廖尼得问自己的朋友。

“好象还活着。你的胳膊腿没摔坏吧?”

“我们掉进悬崖里了。应该知道掉到了什么地方!”

“咱们去瞧瞧。”

雪橇翻了个底朝天，他们只好从旁边爬了出来。这时他们才明白，他们连同马和雪橇一道掉进了深深的雪堆里。但是雪橇的前部没影了，哪儿也瞧不见，只是雪上留有它的痕迹。

他们终于爬到了露天下，打量着他们到底掉到了什么地方。

两位旅人掉到了他们非常向往的地方——第聂伯河上。

原来这个地方的河岸有七八俄丈高，连人带马跟雪橇一起仿佛掉进了万丈深渊。

幸而暴风雪把雪花吹集在一起，在冰上堆成了巨大的雪堆，因此旅人在掉下来的时候没有摔坏，不过雪橇裂成两半了。

套着鞔具的马已经在河对岸懒散地走着。可是狼群呢？

狼群跑到悬崖跟前就停住了，由于看到马匹的情景，它们不敢冒然地翻觔斗。狼群顺着河岸走去，寻找着坡度比较小的通向河面的地方；几分钟以后，已经可以看见狼群从陡坡上下来，继续追赶那三匹倒霉的马了。

"它们追不上马，"廖尼得说。"马在时间上赢得了很大优势，况且它们现在又不拖着雪橇了。应当作好准备，过一会儿那些饥饿的恶狼会回到这儿来的。"

"你瞧，现在我们有真正的堡垒了，我们至少可以在这儿抵抗到明天早上，"艾登指着底朝天的雪橇回答说。雪橇上盖满了雪，变成了很好的掩体。

"这样作不怎么高明，朋友。应当想别的办法。我们现在在笔直的大路上——我们脚下是封冻了的第聂伯河。咱们穿上冰鞋，立刻动身不是更好些吗？过两三个钟头，我们一定会碰上哥萨克的哨所；况且在第聂伯河上溜冰也是一桩满惬意的事呢。"

"好极了！"艾登大声说，接着抓住朋友的手，放声大笑起来。

"活着终归是件痛快事儿啊！"

暴风雪刮跑了第聂伯河上的积雪，河面的冰层象镜子似地闪闪发光。在冰上飞奔将是多么痛快啊！两个朋友穿上了冰鞋；他们随身带上手枪、匕首和几瓶酒，把其余的东西扔在雪橇上。然后他们便大声欢呼着在象钢轨般平滑的

河面上互相追逐起来。

不过他们高兴得未免过早了。

狼群并没有全都去追马；它们在悬崖上还留有岗哨。

四只狼趴在车夫爬上的那棵被暴风雪刮断树梢的枞树下。看来，狼认为这个人等不到明天早上一定会冻死，那时就会从树上掉下来；他正好够四只狼吃。最老的一只狼站在悬崖边上，一边从那儿望着追逐马匹的狼群，一边张着大嘴吓人地打着哈欠；它的肚子很饿，眼看着猎物从嘴边上跑掉了。

突然，它发现了两个在冰上奔跑的人。

老狼简短地嗥叫了一声，招呼比它小的狼；于是那几只狼离开了车夫，向悬崖跑来。它们看见在冰上滑行的两个人影后，便顺着河岸拚命地追赶他们。狼一发现慢坡以后，就立刻跳到冰上。

追逐马匹的狼群听到老狼的召唤，跑在后面的几只狼便转了回来；老狼等它们回到孤零零的枞树跟前以后，才去追赶那两个人。老狼知道在光溜溜的冰上跑起来很吃力，因此没有跳下河岸，只是在岸上紧紧跟住那几只追赶滑冰人的小狼。

这时两位朋友已经跑得浑身发热了，他们发现自己有了旅伴，甚至感到满意。狼一共只有四只，每把匕首只对付两只就行了。

这两个青年都是技术熟练、精力充沛的滑冰能手，因而要摆脱这几只狼丝毫没有困难。三只灰狼在光滑的冰上狂

怒地加劲儿追赶，它们一会儿滑倒在冰上不住地挣扎，一会儿猛地栽了个觔斗，它们呲牙咧嘴地发出短促的喔呶声，仿佛在互相责备对方笨头笨脑地不会跑。老狼照旧在岸上或河畔的苇丛里跑着，只是在河流拐弯的地方指挥这场追逐。老狼是个出色的几何学家，很懂得什么是对角线。当滑冰的从冰上绕过河湾的时候，老狼却领着那几只狼直接从岸上抄了过去，人们早以为把追踪者拉下很远了，可是忽然这些狼却在近旁出现，差点儿咬上脚后跟。两位年轻人只好又鼓足所有的劲来摆脱追赶的狼。

狼改变了原来的主意，突然跑来拦住人的去路。“瞧吧，这回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了。”恶狼大概这样想着。

但是两个朋友向右猛地一冲，然后又向左突然一拐；狼被人耍弄了，它们没法在冰上停下来，从旁边窜了过去。由于惯性的缘故，狼身不由主地继续往前滑，尽管它们伸出的爪子在冰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滑冰的却哈哈大笑着往前滑，这时老狼便狂怒地厮咬起它那些闹了笑话的喽啰来。由于这种不太友好的训诫，狼又拉下了一百来米。

廖尼得和艾登象在溜冰场上一样，手牵着手在封冻的河面上飞奔着。他们的脸上泛出青春的红晕。跟死神戏耍——这是多么惊心动魄啊！

到了一个地方，突然高高的左岸跟河面一般平了；两位朋友回头看了看，不禁吓了一跳，只见追赶他们的那四只狼只是恶狼大军的先锋队，在它们几千步后边还跟着可怕的一大群。

"朋友，现在要沉住气，千万别拉下！"廖尼得放开艾登的手，喊道。他把两手抄在背后，身子向前一弯，风驰电掣地飞奔起来。

"我看见远处的炊烟了。"艾登说，他好容易跟上了朋友。

"这大概不是岗哨就是个村庄。再走半个钟头我们就能到那儿了。"

但是这半个钟头要求他们高度紧张和付出巨大的精力。

两个朋友轻如飞鸟般地滑跑着。危险增大了，他们的劲头也增加了许多倍；他们的额头上汗流如雨，满嘴冒着热气——现在是生死关头了。

人要战胜了。

狼群占不到丝毫的便宜，距离仍然没有变。只有老狼带头的那四个最狂暴的追踪者异常顽强和凶狠地追赶着人。

廖尼得跑在前边，艾登跑在他后面几俄丈的地方。

突然，廖尼得站住了。

"我完了！"他大惊失色地喊道。

艾登蓦地从廖尼得旁边闪了过去，然后转了个弯，回到朋友身边。

"出了什么事？"

"我完蛋了。一只冰鞋上扣子附近的皮带坏了。你继续往前跑，逃命去吧！"

"沉住气！"艾登说。"给你刀子！在皮带上另钻个窟窿。

我来对付狼。”

“谢谢！”廖尼得笑逐颜开地说，握了握朋友的手。“来，把我的手枪拿去。”

艾登接过武器，迅速别到腰上，然后向飞奔而来的恶狼迎了上去。这时廖尼得一瘸一拐地走到一个冰堆跟前，跪下一条腿，开始修理坏了的冰鞋。他的匕首鞘里还有一把小摺刀，廖尼得打算用它在皮带上钻一个新的窟窿；他把匕首从鞘里拔出来，放在身旁的冰上：现在这是他自卫的唯一武器了。

艾登放慢滑行的速度，他看见从一个长满柳树的小山岗后面跳出四只恶狼后，便收住步子，尽量停下来，然后从腰里掏出手枪。

一枪也不能乱放，每颗子弹都必须击中目标，而且要打中要害，不等放枪的人被冲倒就让狂怒的恶狼先倒下。

三只小恶狼相隔一俄丈左右跑在前面；它们向自己的敌人冲来，毛茸茸的尾巴迎风摆动，眼睛闪着血红的火光；它们互相瞟了一眼，得意地低声嗥叫着。老狼夹着长尾巴跑在最后；它的脑袋耷拉在一边，凶狠地张着嘴，用怀疑的、小心提防的眼神打量着人。

沉着！

子弹在十来步的地方打中了第一只狼；子弹打穿了它的胸膛，因而它噗腾一声倒在冰上；一股鲜血从它的咽喉里流到冰上。

第二颗子弹打断了第二只狼的前腿；狼尖声嗥叫着，被

打断的腿不着地地晃荡着，用另外三条腿跑开了。

第三只狼是在离四五步的地方被击中的，子弹正中要害；狼的脑袋被打穿了，趺撞了两下就直挺挺地倒在艾登脚旁咽了气。

老狼在离艾登不远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耷拉着脑袋。它竖起耳朵，皱着额头打量着人，仿佛让人从从容容地瞄准它似的。

但是正好在艾登扣扳机的一刹那，老狞突然异常敏捷地往旁边一跳，子弹从老狼身边闪了过去，啪地一声射在冰上，马上蹦到一边去了。

艾登把打光了子弹的手枪往旁边一扔，拔出了匕首。

但是狡猾的老狼没有向他扑来；它飞快地奔向河畔的芦苇丛，随即消失了。

艾登认为老狼大概不喜欢肉搏，也不敢肉搏，这才逃跑了。

艾登不眨眼地盯着老狼，直到它的脊背从视野里消失了为止。

然后他转向廖尼得。

“你准备好了吗？”

“当心！”廖尼得喊道。

艾登回头一看，不禁吸了口冷气：只见从搏斗的地方逃跑了的老狼从岸上的芦苇丛中绕过他，朝他的朋友扑来；老狼看见那个人在束手无策地忙着拾掇冰鞋，于是把他看成自己新的猎物；现在，它正从芦苇丛中向廖尼得奔

过来。

艾登飞快地跑去援救自己的朋友。

他们俩——人和狼几乎并排地奔跑着。

廖尼得用目光注视着他们俩，继续沉着地在皮带上钻眼。艾登能援救他，当然很好，如果救不了他，他一只脚站在冰上也无力自卫。现在最要紧的是把皮带修理好，穿上另一只冰鞋。其余的事就都看艾登的了。

艾登看见老狼扑向他的朋友，便怒气冲冲地吼叫起来。他的脚下使足了劲儿，打算截住老狼。老狼把那脑门很宽的大脑袋往前一探，就冲着廖尼得奔去。

狼猛地再向前一跳，艾登也猛地向前一冲，于是在离廖尼得几步远的冰上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人和狼扭成了一团：这儿是腿，那儿是毛茸茸的尾巴，这儿是戴着手套的手，旁边是狼的唔呶吼叫的血盆大口。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敌对双方使用了所有的武器——刀子、牙齿和爪子。

最后，胜利者站起身来。这是艾登，他的匕首把上沾满了鲜血，大衣已经撕破了。狼直挺挺地倒在冰上，它的胸口被戳穿了，还死死地咬紧獠牙。

“瞧，到底把它干掉了！”艾登一边站起身来，一边大声说。

“我这也到底修理好了！”廖尼得一边系冰鞋，一边喜滋滋地回答说。“谢谢你，朋友。”

然后他们又手牵着手，向远处袅袅的炊烟平稳地

滑去。

过了一会儿，艾登回头望了望。

“你瞧，狼群停止追赶了。”

廖尼得也回头望了望。

“不错。”

一大群恶狼正站在小山岗上犹豫，仿佛在琢磨要不要回去。

“也许它们清醒过来了。”艾登接着说。

“不完全是这样，”廖尼得回答说。“你闻到微微有些发苦的烟味了吗？大概人们在火堆里放了一块狼皮。狼受不了这种气味，因此才停下来。现在我们可以安心地前进了。那边岸上有岗哨。”

之后，两位朋友就毫无阻碍地继续前进，在封冻的河面上滑行着。狼用饥饿的嗥叫声伴送着他们，但是不敢继续追赶了。廖尼得和艾登彼此笑着说：

“噢，今天过得可真有意思！”

不一会儿，他们前面就出现了一个哥萨克村落。一个停放驿站雪橇的木板棚直接搭在冰上。岸上还有马厩和仓促建成的渔民小屋。冬季里，渔民从冰下捕鲟鱼和大白鳇。

岸上升着一大堆篝火，冒着烟，使周围洋溢着一种刺鼻而又令人心情舒畅的气味。火堆周围蹲着一些人。

这时艾登跑在廖尼得前面，两个人相隔有几丈。艾登一直向火堆奔去，打算尽快到达住人的地方。

岸上的人在冲艾登喊叫，他要末是没有听见，要末是没明白人们冲他喊什么，总而言之，他没有减低速度，继续顺着冰上一直向那些人奔去。这时篝火旁边的人都挥着手，大声叫他站住或者往旁边拐。

廖尼得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于是惊恐地喊了朋友一声：

“站住！”

但是已经晚了。

话没说完，艾登好象钻进地里去了似地转眼就不见了。

在两位朋友拐弯滑去的地方，渔民在冰上凿了一些巨大的窟窿；人们按照古老的俄国方式，从这些窟窿里用假鱼钓鱼。一到傍晚，这些冰窟窿都结冰了，上面盖上一层玻璃般的薄冰。艾登在飞奔着的时候就掉进了这样一个盖着一层雪的冰窟窿：他踩透了那层闪光的薄冰，掉到冰层下面去了。

河上传出一片恐怖的喊叫声。

只有廖尼得一声不吭。他猛地收住脚步，在冰窟窿旁边停了下来。

“在冰下我也不能抛弃你。”他发狠地说，接着脱下冰鞋，扔掉大衣，毫不犹豫地跟随自己失踪的朋友跳进了冰窟窿。

廖尼得是个游泳能手。他睁着眼睛沉到水下，紧张地注视着深邃的、半明半暗的水下世界。

一些巨大的黑影在他的左右前后闪来闪去，欺骗他那极度紧张的视觉：这是大河的住户，它们长着锯齿形的脊背、一动不动地瞪得溜圆的眼睛、巨大的侧鳍和满身鳞甲，它们是大河深处真正的怪物。它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冰窟窿旁边，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成千上万条小鱼也在这里游来游去，它们你拥我挤，竭力往上钻，躲避着那些满嘴利齿的凶猛的怪物——河里的狼。

廖尼得在它们中间没有发现自己的朋友。

他又往下沉去，眼睛都紧张得发痛了。光线通过冰层上的窟窿，勉强透进了这儿几俄丈深的地方。

廖尼得继续寻找。

他沉到底了，脚踩着沙子。他顺着水流注视着远方，心里暗自喊道：

“艾登！艾登！你在哪儿呀？”

他突然灵机一动，便逆着水流走了几步。他立刻看见正前方有一个站在水底的人影。

这就是廖尼得寻找的那个人。

艾登站在他前面的河底沙滩上，保持着廖尼得看见他在下沉前最后那一瞬间的姿势——他的胳膊伸在后面，探着头，眼睛向上望着。沉重的冰鞋使他保持着直立的姿势，而他由于在冰上滑行时的惯性力量，在落水后进入了跟水流相反的方向。

廖尼得迅速抓住朋友的头发，两脚在河底一踩，开始往上升。

上升，但是升到哪儿去呢？

他的头上是严密的冰层，上边只有唯一的一个小窟窿可以钻出去。廖尼得直到头撞在两米厚的冰层上才明白这点；冰层把整个河面封得严严的。

现在这个透进白光的宝贵的天窗在哪儿呢？

廖尼得在水底寻找朋友的时候迷失了正确的方向，现在除了头上厚厚的浅绿色冰层——死亡的天幕而外，他什么也看不见。

他突然打定主意用尽全力离开了冰层；不能让冰层粘住他的整个身子——一粘住可就完了。廖尼得又往深处沉了下去。

他沉到深处以后，从肺里吐出少许空气。他想，气泡会奔向冰窟窿，从而也给他指出必要的方向。气泡果真象玻璃珠一般升了上去，但是哪一颗气泡也没有冲出河面，它们全都在冰层上撞散了。

廖尼得沉得更深一些，再吐出少许空气。一颗弧形的气泡飞升上去，好象一颗白色指路星似的正好在他头顶上空消失了。

这颗气泡找到了出路。

于是廖尼得全身蜷成一团，用尽最后的力气跟在他那颗救命星后面冲了上去。真是千钧一发！要是再吐一口气，等气泡从他胸膛里迸出的时候，他的灵魂也就一同出窍了！

窟窿里的薄冰嚓嚓地响了起来。跑到冰窟窿旁边的渔

夫和哥萨克看见水里露出一个脑袋。他们连忙用钩子和抓篙钩住在冰窟窿里挣扎的两个人的衣服。

廖尼得在自己爬上冰层以前，先把朋友的身子举了上去。

"接住……他！"

他说着这才换了一口气。

渔夫们把两位旅人拖了上来。

艾登合着眼睛，紧闭着发紫的嘴唇，一动不动地躺在冰上。

"谁能请来医生，赏给他一万卢布！"廖尼得被朋友那个样子吓呆了，声音嘶哑地说。

一个白发苍苍的渔夫抱住艾登的头，说：

"不用赏一万卢布我也能使他苏醒过来：应当脱下他的衣服，把他放在雪里。说实在的，老爷，象你这样拯救朋友的人，人世间是很难找到第二个的。"

廖尼得用手捧起艾登，抱着他向岸边跑去——那儿有一片蓬松的新雪。他把朋友放进冷冰冰的白被窝里，于是人们开始救活他。善良的渔民们殷勤地劝说廖尼得本人到哥萨克村里去换件干衣服，但是他回答说：

"我不看见他睁开眼睛，决不离开。"

他身上的衣服变成了冰甲。

两个性格不同的人

现在我们暂时丢开巴拉德莱的大儿子，让他躺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平原上吧；他赤身露体地躺在露天的雪地里，异乡的一些穷苦而善良的人在替他按摩冻僵的四肢；同时，他的唯一的朋友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那发乌的嘴唇和死死闭住的眼睑，等待他苏醒过来，准备问他："喂，艾登，你还看得见你的星星吗？"

匈牙利皇家旅馆当时是维也纳最舒适的旅馆之一；匈牙利的地主和军官特别喜欢在这里住。

一个年轻的骠骑兵大尉从正门台阶登上旅馆的一楼。这位军官少年英俊，体格匀称，他的肩膀很宽，仪表堂堂，穿着合身的浅蓝色骠骑兵军装；两撇尖尖翘起的神气胡子跟他那绯红的胖脸蛋非常相称，当时骠骑兵团的军官特别允许留这样的胡髭；高筒军帽威武地几乎拉到了眉梢。

他高傲地昂着头，仿佛世界上再没有别的骠骑兵军官了。

他登上二楼的时候，一时间被通向各个房间的走廊上的一种怪现象吸引住了。

一个脸刮得很光、穿着长风衣的白发老头在怒冲冲地冲三个看门人和一个女仆嚷叫。

门房和女仆非常殷勤，准备侍候他，他们打算劝他进一个房间里去，但是老头子听了更加暴跳如雷，他一会儿说匈牙利话，一会儿说拉丁话，破口大骂身旁的仆役们。

老头子发现被这种异常的叫骂声吸引住了的骠骑兵军官后，立刻用匈牙利话大声向他诉说起来，仿佛他以为骠骑兵准是个匈牙利人。

“喂，敬爱的军官先生，劳驾您过来帮我向这些聋子解释一下，他们简直听不懂人话。”

骠骑兵军官走了过去。他望了望那位旅客，立刻看出他是个神职人员。

“出了什么事，牧师先生？”

“在我的驿马使用证上，县警察局长自然地用拉丁文注明了我是‘verbi divini minister’，大家知道，这就是说我是上帝的仆人。不瞒您说，我在关卡上拿出我的证件的时候，官员们都称呼我‘大臣先生’。这且不说，每个搬运夫、马车夫和仆役都尊称我‘大人’，对我百般尊敬。人人都恭维我，向我点头哈腰，甚至准备向我磕头——这都是由于他们想象我有很高的职位！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这还算不得什么，可是到了旅馆住房间的时候可就倒霉了，人们总是领我去住最讲究的房间。这我可不够资格。我是个穷牧师，到维也纳不是为了享福来的，而是办一件要紧的事。喂，喂，请您把这一切跟他们说清楚吧。我不懂德语；在我们那些地方，象我这样的普通人是不说德语的。他们这些人又不懂别的话。”

军官笑了笑。

“您懂哪些语言呢，牧师先生？”

“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此外，阿拉伯语也不错。”

“是的，您靠这些语言在这儿行不通。”骠骑兵军官笑着说。

军官小声对一个茶房说了句什么，茶房意味深长地用眼睛指了指楼上，然后只是肯定地点了点头表示回答。

“您先暂时到这个房间去吧，牧师先生。一刻钟以后我再回到这儿来替您把一切都安排好。现在我急着要去办事'有人在等我。”

“我的事更急，”牧师说，他抓住军官的军刀饰带，免得他溜走。“我一迈进这个房间，就得付给五福林①。”

“不管怎么说，我的事要急得多，请您相信我的话，”军官说。“上边有些先生在等我，其中有个人要跟我决斗。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久等。”

牧师一听这个消息，吓了一跳，立刻放开军官的饰带。

“怎么回事，我的孩子？您忙着要去决斗吗？这太荒唐了！”

骠骑兵军官宽大为怀地微微一笑，然后跟牧师握了握手。

“不用担心，牧师先生。您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就回

① 福林是匈牙利的货币。

来。”

“您要当心，别让宝剑刺穿您啊！”牧师冲着他的背影喊道。

“我尽力而为吧！”骠骑兵军官轻巧地登上楼梯，开玩笑地回答说。

老牧师终于同意住进拨给他的一楼的一个房间了，并且所有的茶房照旧争先恐后地尊称他“大人”。

“太阔气啦！”牧师打量着自己的新卧室、丝罗帐下的床铺和磁砖壁炉，心里想，“一天的房租不要六福林至少也得五福林。”

“这还不说，还有那么多茶房呢！这个茶房刚刚把铺盖送进来，那个茶房随后就把洗脸盆端来了，第三个茶房又拿来了擦靴子的用具。每个茶房都在等着高贵的房客赏点小费。他们就是擦擦这镶花地板也要钱哩。”

老牧师苦恼地想着这些问题，默默地盘算着老爷们在维也纳过一天需要花多少钱。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听见头上传来脚步声和剑击声。

决斗正好在他头上那个房间里进行。

有人在一个角落上跺了一脚；另一个角落上也有人跺了一脚表示回答；兵器铛地响了一声又一声。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

楼上真的在进行决斗。

决斗延续了五六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可怜的牧师一直又慌乱又着急。他很想跑到窗前大声呼救，但是他想到

人们可能说他扰乱城市治安而把他抓起来，就没有这样做。牧师心想，也许最好跑上楼去，站在决斗双方的中间，向他们朗诵《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五十二节："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但是就在这时候，他头上的剑击声停止了。几分钟以后，他听见走廊上传来脚步声和马刺在门外的响声。门打开了，牧师十分高兴而欣慰地看见刚才那位骠骑兵军官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老牧师向他跑去，摸了摸他的胳膊和胸脯，看他受伤没有。

"您没有被人刺伤吧？"

"您说哪儿的话，我的牧师！"

"出了什么事？也许您把对方刺死了吧？"

"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脸上开了一道口子。"

牧师惊恐地注视着军官。

"他疼得不厉害吗？"

"您放心好了，牧师先生。他很喜欢这个伤口，就象小丑喜欢自己的尖顶帽子一样。"

但是老牧师认为说这种俏皮话不妥当。

"哎呀呀，先生们怎么能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来取乐啊！你们因为什么决斗？"

"牧师先生，您大概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吧：两位军官发生了口角，一个硬说他在意大利亲自从树上摘下过沙丁鱼，而另一个说什么也不相信。于是这两位争执的军官就操起了宝剑。一位军官的头部受了伤，这时他才想起他从

树上摘下的的确不是沙丁鱼，而是果子。您对这个故事有何高见？”

“我想你们不是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决斗的吧，老爷？”

“大致也差不多。不久前我来到了团里，马上被提升为大尉。因此我现在必须跟一大群军官决斗，他们要不就刺死我，要不就承认我的军衔。这是这里的规矩。不过让我们谈谈您的事吧。您刚才说过，您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消遣，而是办一桩要紧的事。哪阵风把您吹到这儿来的；您急等着办什么事？”

“唉，我的孩子，既然您愿意听，我很高兴把我的事告诉您；如果您能把我的话听完，我甚至非常感激您。我在这个城市里是异乡人。我没有一个可以给我出主意的熟人。我是被传来在高级法庭受审①的。”

“啊，牧师先生！这可是件大事。您因为什么事得罪过谁吗？”

“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您吧，先生。您有一副正直而高尚的面孔，因此我不由得非常信任您。我是阿尔弗莱德地区的一个乡村牧师，我在村里跟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那个地主是个大恶霸，而我的脾气又有点不怕惹事。这还不说，老天好象故意跟我过不去，我和那个地主之间又扯上了家庭间的纠纷。他有个善于追逐女人的儿子，我有

① 原文是拉丁文。

个漂亮女儿。我把我的女儿看成掌上明珠，那个地主却认为她配不上他的儿子；因此他不管怎样硬把儿子打发到莫斯科去了。对这点我也无所谓。 可是后来出了这样的事：那位地主大人去世了，按照基督教的习俗，他的遗体要埋到地下。作完讲道和祭祷仪式以后，我替他作最后的安魂祈祷。我不否认，那次祈祷是有些严厉，但是祈祷中的那些话我是对上帝说的，而不是对人说的。现在，当局就由于这次祈祷而迫害我。他们说我是渎神犯和叛乱分子，把我送交宗教法庭并传到州法庭去受审。他们免除了我在教区里的职务，这样他们还嫌不够，现在又把我传到维也纳来。他们说我侮辱了国王陛下，要我对这种行为负责，我自己也不知道该上哪儿和见谁去。先生，您来瞧瞧，替我评断评断。这就是我的祈祷词，您看一眼，里边有半句表明我是叛乱份子或是侮辱国王陛下的话吗。”

老头的嘴唇激动得直哆嗦，炯炯发光的眼睛里泪汪汪的。

军官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纸来看了一遍。牧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面部表情。

“喂，先生！您的看法怎么样？能凭这个给我定罪吗？”

年轻人把写有祈祷词的纸叠成四折，还给了老头，小声说：

“如果我是法官的话，我不会给您定罪。”

“您这样公正，愿上帝保佑您。可惜我那些法官的想法跟您不同。”

其实这时坐在牧师前面的这个骠骑兵军官正是他的真正的"法官"，因为骠骑兵军官不是别人，正好是那个领受他的安魂祈祷的人的儿子。

"牧师先生，我冒昧地向您提出一个忠告，"年轻人说，"没有传您的时候，您先哪儿也别去。您别到任何地方去，别向任何人诉说您受的冤屈。凭他们控诉您的这件事情，您不会受到惩罚，但是如果您打算证明自己清白无罪，也许反而会把事情搞糟，他们会加倍地惩罚您。"

"那我怎么办呢？"

"什么也别干，只是坐着等候。如果他们派人来找您，叫您上哪儿去您就上哪儿去，叫您待着您就待着。如果他们对您说什么，您就默默地听着。一看他们不说了，您就尽量不言不语地走开：您恭恭敬敬地退到门外，然后一直走回家去。如果您在路上遇见什么人，以及他们向您打听什么的时候，您什么也别回答。"

"那样一来，他们不是把我当成十足的木头人了吗？"

"牧师先生，请您相信，这样的人才吃得开呢。"

"好吧，我的孩子，我接受你的忠告。只是但愿时间别拖得太长。住在维也纳耗费太大呀。"

"这一点您别发愁，牧师先生。既然您不是自愿到这儿来的，那就必然有人替您负担所有的开销。"

老牧师非常奇怪。他要是知道那个人是谁就好了！

"我该去办我的事了。祝您成功，牧师先生。"

牧师想留年轻的军官再待一会儿，好对他的一切表示

感谢，但是骠骑兵军官忙着要离开；他握了握老牧师的手就走了。

骠骑兵军官刚走不大会儿，一个茶房给“大人”送来了一杯黑咖啡。

牧师向他解释，说自己不打算吃东西，因为这不合他的习惯，然而不管用；奥地利茶房一边往门口退，一边频频鞠躬，然后离开了他。

老头只是摇头。一旦他需要从大官的厅堂里退出来的时候，他是否能做到这样必恭必敬地离开呢？

咖啡留了下来，我们的牧师为了不让它浪费（反正得付钱！），便把它喝了。应当承认，咖啡倒是满合他的口味。

但愿那个茶房赶快把这个空杯子收走吧，万一打坏了这套贵重餐具里的一个茶杯，那可得花很多钱来赔。

还没等老牧师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茶房果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门口，来收茶具了。我们这位可敬的牧师已经学会了一句德国话，他立刻把它用上了。

“算账①！”他说着从尽里边的衣兜里掏出一个长长的针织钱包，这是从前在他命名日那天别人送给他的，钱包里哗哗地响着他多年积攒起来的一点钱。老牧师准备算清账。第一，他一个钟头也不愿意欠债。第二，这也是主要的，——他想根据第一次算账来确定他得花多少钱和每天的开支。

---

① 原文是德文。

茶房爽朗而讨好地微微一笑，同时带着富于表现力的面部表情，推开了牧师递给他的钱包，对他说："已经付过账了。"① 牧师一听这话感到非常惊诧。

"看情况，那个军官真是说对了，"老牧师想。"他显然是个十分正派的人。可惜我一直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到底是谁替我付账的呢？"

这当然不是别人，正是巴拉德莱·利哈德。他离开旅馆的时候，交给茶房头儿两枚金币，并且嘱咐他们细心照顾老牧师；军官还补充说，至于所有的开销全都归他承担。

然后这位年轻的骠骑兵军官去到团队的练马场，在那儿用军刀和长矛练了一个钟头的马上特技；他浑身上下整个活动了一阵，让对手跟他厮杀了一番，他弄断矛杆，把马也弄得筋疲力尽；他在练马场上玩够了以后，就决定到街上去蹓跶蹓跶；他的确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着，从军帽下边打量着漂亮女人；傍晌午的时候，他才回自己的住所去。

利哈德住在一幢大住宅高高的三楼上；他租了一个有两道门的漂亮住所，里边有客厅和卧室，走廊的对面还有下房和一个小厨房。侍候他的是一个老骠骑兵，利哈德管他叫"巴尔先生"。就某一方面来说这样叫他是对的，因为事实上不是他在指挥自己的勤务兵，而是勤务兵"巴尔先生"在指挥自己的主人。

---

① 原文是德文。

老勤务兵已经六十开外了，他仍然是个普通的骠骑兵，而且是个老光棍。他一辈子经历过四次战争，胸前挂着那次反对拿破仑战争的老兵的青铜奖章。他的胡子神气十足地翘着，好象两把大弯锥，老勤务兵颇以此自豪。他那浓密的黑头发还没脱落，甚至也没有斑白。这位老骠骑兵的两腿很弯，从这个特征看来，可以看出他骑马从维也纳到过巴黎、那波里和莫斯科。

"喂，巴尔先生，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尉一进门就问，他解下军刀，把它挂到客厅的墙上。这儿的墙上还挂着他收藏的各式各样的武器，其中有珍贵的古剑和盾牌。

可见巴尔先生既是勤务兵又是厨师。

"今天中午吃'念珠'，"老勤务兵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对，"大尉回答说，"还吃什么？"

"'安琪儿翅膀'。"

"好菜！可以端上来了，巴尔先生！"

巴尔先生听到这话后从头到脚打量了主人一眼。

"这么说，咱们又在家里吃饭啰？"

"又在家里吃饭，如果有饭可吃的话。"

"饭倒是有啊。"巴尔不满意地说，接着便动手摆饭。他把带蓝花的红桌布翻了过来，桌布马上变成红里透蓝的颜色。他在主人面前摆下一个瓷盘，先用桌布角擦了擦刀子、鹿角柄的餐叉和银汤匙，然后放到桌上。除了餐具而外，接着他又拿出一个装过香槟酒的小瓶子，里面装着新鲜的泉水。

大尉把自己的椅子挪到桌子跟前，舒适地坐到椅子上，叉开两条穿着马靴的腿。

这时巴尔先生背起手来继续唠叨说：

“看来，您又分文没有了吧？”

“你说得对。”利哈德一边用刀子和餐叉在盘子边上敲着新的进行曲，一边回答说。

“早上我见您衣兜里还有两个金币呢？”

利哈德笑着把手一挥，仿佛说：“早就花光了！”

“好，您真行！”老勤务兵嘟囔说。

他说着从桌上拿起空盘子，走出房间去了。不知道他从哪儿弄到的酒，他回来以后，又在利哈德面前的桌上摆下一个瓶子，继续教训自己的主人：

“您大概用它给哪个美人买花了吧？ 再不然就是跟朋友们大吃大喝了！好，您真行！”

他唠叨着从餐具橱里拿出一个刻有花边的盘子，改用哲学家似的口吻说：

“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

不一会儿，他就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盘子来了。里边盛着加有调味汁的菜豆——作为“安琪儿翅膀”的配菜，“安琪儿翅膀”原来是一只猪蹄。

这道美味的菜是老骠骑兵为自己预备的，好在分量很多，现在可以毫不受影响地分一些给主人。

利哈德津津有味地吃着这种士兵伙食。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这顿午饭，仿佛平生第一次吃这么可口的饭菜似的。

巴尔先生站在主人的椅子背后，其实根本用不着换盘子，因为已经没有第二道菜了。

“有人来找过我吗？”利哈德一边迅速地咀嚼着，一边问道。

“哼……会没有人找您吗？当然有人找啦。”

“谁？”

“一次是您的……那个女演员的女仆。不，不是那个金黄发的，而是您那个小女人。她送来了一束花和一封信。花在厨房的窗台上，信已经丢进壁炉里烧了。”

“烧了？为什么？你干吗把它放在壁炉里烧了？”

“因为她向您要钱。”

“你怎么知道的，亲爱的巴尔先生？也许你已经学会认字了吧？”

“我是闻味儿闻出来的。”

利哈德忍不住笑了。

“还有谁来过？”

“马匹商人霍尼伦戴尔。他牵了一匹马来，要卖两千福林，他牵来的就是您想骑着它在皇宫前面炫耀的那匹马。”

“后来怎么样？”

“嘿！您要那匹马没用！难道那能算马吗？我骑了上去，用膝盖轻轻一夹，它就四条腿一弯，噗通一声趴到地上了。这怎么能算马呢，它只能摆摆样子——看来倒挺漂亮，实际不管用。我把那个商人连人带马一道赶走了。那匹马连四百福林也不值。”

“你可不该这么办。我迫切需要马，而且我四百福林也拿不出来。”

“这点我知道，”巴尔捻着胡子，带着狡黠的笑容说，“正因为这样我才把商人打发走了，不过我是这样把他打发走的，让他走了以后还得回来。”

利哈德一听这话又哈哈大笑起来。

“还有谁来过？”

“少爷来过。”

巴尔先生只这样称呼一个人。

“我弟弟来过？他来干什么？”

巴尔全神贯注在一件重大的工作中：他在拿一把大弯刀用木片给主人削牙签。他终于干完了这项工作，说：

“请用牙签。”

“我弟弟说什么来着？”

老勤务兵搔了搔耳朵，然后又搔了搔胡子。

“他会亲自告诉您的。”他带有几分滑头地回答说，然后开始收拾桌上的餐具。

“少爷”好象正等着别人提起他似的，这时走进了房间。

巴拉德莱伯爵最小的三儿子是个身材匀称的青年，他的肩膀很窄，略略显得有些瘦削。他那诚实的、孩子般天真的脸上露出一种特别谦恭的神情；他的头仰得很高，不过不是由于骄傲，而是由于他的金丝眼镜总爱滑到鼻梁上去。当他跟哥哥握手的时候，他的哥哥不由得想起官场中有一种

特殊的礼节，跟不同的人行见面礼时，应当根据他们的地位采用不同的方式。

“你好，耶诺，有什么消息吗？”

耶诺的整个表情都竭力说明他跟哥哥要谈的话非常机密。

“这次你猜对了。我真给你带来了一个消息。你能不能把巴尔先生打发开呢？”

“巴尔，你可以去吃午饭了！”

但是巴尔先生不愿放弃自己老勤务兵的权利，沉着地回答说：

“等我把桌子收拾好了就走！”

兄弟俩只好顺从他。

“抽烟吧，兄弟。”利哈德递给弟弟一支烟。

“谢谢。你的烟劲太大了。”

“你大概怕你的上司发觉你抽走私的烟吧？”利哈德挖苦说。“好，这个老唠叨鬼到底走开了。你可以谈了。”

“我来告诉你一个消息，我收到了妈妈的来信。”

“我也收到了。”

“妈妈在信中说从下月起给我多寄一笔钱来让我使用。为了让我马上能租一间房子并过跟我的地位相称的生活，她给我寄来了一千福林。”

“我们亲爱的妈妈在信中对我说，如果我还象从前那样乱花钱，那我就会把自己的遗产全部挥霍掉。如果我不省着点儿花，她就不再给我寄钱来，也不给我还债了。”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只要我刚一开始讲究点儿，上司马上就会发觉。你甚至想象不到我们那个过阔绰生活的同事名声多么坏。我的前程完全得依靠我的上司。我们这些官员，只要谁敢胡花钱，租间超过自己地位的房子，以及过比他的上司还豪华的生活，那么他的一切就全完了……人家会说他是个浪荡公子，他也就再得不到丝毫的信任了。我真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可知道我该怎么办。当着人我是不能节俭的。我要节俭就除非是在家里。”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

“问题很简单。比方说吧，我刚才在家里吃的午饭。有谁能看见我呢？没有。如果我坐在窗前，用牙签剔着牙，谁敢说我今天吃的是从讲究的餐厅里端来的午餐还是巴尔先生为‘安琪儿翅膀’配菜的菜豆呢？”

“你知道吗，利哈德？我来是为了把妈妈寄给我的钱分给你一半。”

耶诺说这话的时候甚至摘下了眼镜，让哥哥能更清楚地看见他的眼睛。

但是利哈德对耶诺的提议毫不在意。他一边继续剔牙，一边问：

“放利息吗？”

耶诺又戴上了眼镜，耸起了眉头：

“真是胡说八道！”

“这么说，你分钱给我是让我替你把它花掉啰？在这件

事情上我准备为你效劳。”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认为你花这笔钱比我花好处大。”耶诺回答说。

他从衣兜里掏出点好的钱，连忙递给了哥哥，同时亲热地握了握他的手。

利哈德甚至认为没有道谢的必要。他赏光收下了钱，因此耶诺就得感谢他。

“我还给你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耶诺假装满不在乎地说，但是装得不很象。“勃兰根霍斯特夫人给你送来一张请帖，请你参加她们家明天的舞会。”

利哈德用拳头支着下巴，冷笑着盯着弟弟。

“你几时成了她们家的使者了？”

耶诺把头一缩，耸了耸肩膀，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人家热情地求我亲自向你转达她们的邀请。”

利哈德哈哈大笑。

“你这个倒霉的高利贷者，原来这就是你的利息哟！”

“什么叫利息？凭什么说我是高利贷者？”耶诺气得从位子上蓦地站起身来嚷道。

“你想追求阿尔芬辛娜，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把她母亲这块绊脚石搬开，因为她母亲还不太瞧得起你，认为你不配当她女儿的未婚夫。事情非常明显。至于说她的母亲安姐涅塔，毫无疑问，她还有股迷人劲儿。因为她还不到三十六岁，要不是她戴假发的话，别人还会把她当成个美人。当我在近卫军里服务的时候，我常常跟她在化装舞会上跳舞，我

一眼就能认出她的'多米诺'①，她也经常主动地喊住我。这些你都很清楚，因此你才决定选我替你当特洛伊木马②，好吧，好兄弟，我同意。你别担心，我不会把这五百福林退还你。虽然你是个狠心的高利贷者，但是我甘愿扮演特洛伊木马这个角色。你就骑到我的背上来吧：在你追逐她家的女儿的时候，我来跟她的母亲周旋。"

"你饶了我吧！我求求你！"耶诺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大声说。"请你相信，我完全是一片好意。"

利哈德用手指在鼻子上一抹，耸了耸肩膀。

"好吧！……我把两个都让给你！"

"这么说你同意去罗？"

"我的好兄弟，我怎么能不去呢？维斯特利斯是第一流的舞蹈家，我敢向你担保，就是他一晚上最多也只能拿到五百福林。"

"我求求你，别拿我开心啦！不然我真地会生气，以后再也不到这儿来了。因为你是我的哥哥，我才把钱分给你。我相信在同样的情况下，你也会这样作的。我象请求好朋友一样请你明天去参加舞会，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

"好吧，兄弟！别生气。你希望我跟你到哪儿去，我就到那儿去。不过，既然我出席舞会对你关系十分重大，那么我对我们的合同也补充提出一个条件。你听我说吧。"

---

① 化装跳舞所穿的带风帽的长衣。

② 古希腊人把士兵藏于木马中，放在特洛伊城下，特洛伊人把马拉进城中，中计城陷。

“我听着哪。”

“既然你希望我明天跟你一道去参加舞会，那么你也应当替我办一件事，劝你的上司放一个可怜的牧师回家，那个牧师是被传到维也纳去受审的。你应当知道我说的是谁，说的是我们‘贵族山’的那位牧师，他由于替我们父亲作的那次安魂祈祷而受到迫害。”

“你这是怎么知道的？”耶诺惊讶地问。

“我知道就是了，没有别的。那个牧师是个正直而善良的人。让他们放他平平安安地回家吧。”

耶诺的脸上立刻露出一副官僚气派。

“据我了解，首相大人对他很有反感。”

“首相大人跟我有什么相干！你别拿当前的大人物来吓唬我。说真的，我平生见过许多不同性别的大人物——男性的和女性的①，也见过各种类型和各种官级的大人物！我很清楚，这些人跟别人一样，也都吃饭喝水，穿衣睡觉。你用这些人吓唬不了我。你的上司会装腔作势地大发雷霆，大声呵叱那个无辜的老牧师，可是等那个老人一离开他的官厅，他就会为自己吓唬了这个不幸的人而放声大笑。这就是他的全套把戏。再说这位牧师是个老实人，不错，他是有些饶舌。可是他是个牧师，是上帝的仆人，这也难怪。你们让他安心地回家去吧，让他继续当他的牧师！”

“好吧，我在首相大人面前替他说说情。”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那我为此向你表示感谢。好，现在你坐下来，让我们为我们的神圣同盟干一杯吧。巴尔先生!"

老勤务兵突然象从地里长出来似地钻了出来。

"来，给你十福林。你去买两瓶香槟酒。一瓶给我们送来，一瓶留给你自己喝。"

巴尔向门口走去，一边摇头，一边喃喃自语说："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

形形色色的人

勃兰根霍斯特公馆的舞会早就在京城里享有盛名。

虽然勃兰根霍斯特没有男爵的封号，但是许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虽然不是男爵，这并不妨碍人们尊称女主人——他的年轻的寡妻为男爵夫人，因为她的确出生于男爵家庭。男爵夫人家的客人，特别是她女儿的追求者也不放过称呼妙龄的阿尔芬辛娜为男爵小姐的机会。至于让我来推断这家人家的男爵家系到哪一辈姑娘就会结束，我也不能完全肯定。

勃兰根霍斯特夫人住在市中心自己的公馆里，这对维也纳说来具有重大的意义。不过这座公馆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因为它还是按照玛利亚·德利撒[1]时代的风格建筑

① 十八世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女皇。

的，公馆的第一层楼里设有小铺和商店。

男爵夫人过着阔绰的生活。就是在夏天，她也宁愿在维也纳度过"淡季"，而不到自己乡村的领地去。守寡的男爵夫人和她的女儿，也常常到宫廷去，不过主要是出现在那儿的男子社交界中。当迷人的安妲涅塔打算到茶厅去的时候，男爵（大家知道，一个人只有获得这种封号以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和公爵们（也就是真正高尚的人）常常来搀扶她，他们还争先恐后地邀请她的女儿——可爱的阿尔芬辛娜跳一圈华尔兹舞。当公爵们举办化装舞会的时候，一定要邀请母女俩参加。不过京城里从来没有人谈到哪位男爵或公爵打算进一步跟这个家庭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勃兰根霍斯特家的晚会上常常有许多人；这里常常闹政治倾轧和桃色事件。但是看来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来参加这些晚会的完全不是女主人常去拜访的那些人。这里既看不到谢德尼茨基，也看不到英查基，更看不到阿波尼，不过可以经常碰见他们的顾问和秘书。温狄什格莱茨公爵和柯洛莱多都从不到这里来，但是公馆的大厅里经常聚集有佩戴金肩章和勋章的英俊军官；而且大都是些朝气勃勃的年轻人——骠骑兵军官和近卫军军官。母女俩是社交界的明星，她们出身贵族，可以以自己的家世和在上流社会中的地位自豪。

至于说勃兰根霍斯特家晚会上的气氛，就是从最严格的上流社会规范的观点来看，也是无可指责的。还有一种情况使这些晚会获得盛誉，那就是在这些晚会上，虽然上流

社会是最讲规矩的，人们仍然可以在这儿尽情消遣和感到无拘无束。这种情况实在少有；通常，如果客人无拘无束地消遣，那么他们就会想入非非；如果他们打算讲究斯文，那么大家又会觉得索然无味。

在勃兰根霍斯家的晚会上，这两种东西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耶诺穿上崭新的晚礼服，浑身洒得香喷喷的，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喜滋滋地来找利哈德，打算跟他一道去参加舞会，看见哥哥还一点没有收拾。利哈德正躺在沙发床上看小说。

“你还没有作准备吗？该去参加舞会了呀！”

“什么舞会？”

“勃兰根霍斯特家的舞会呀。”

“哦……我全忘了，”利哈德一骨碌站起来，回答说。“喂，巴尔！”

“你老实告诉我，利哈德，为什么你到那儿去总是这样不高兴呢？她们对我们不是非常客气和殷勤吗？不论怎么说，那儿总可以高高兴兴地玩一场吧。”

“什么事？”出现在门口的巴尔先生嘟嘟囔囔地说。

“给我刮刮脸，要快。”利哈德吩咐老勤务兵说；老勤务兵不仅是厨师，还是个理发师。

“是吗！我早就问过多少遍了，可您总是拖延！”老勤务兵埋怨说。“什么事都得我来提醒，不然您连一半也记不住。热水预备好了，坐下吧。”

利哈德顺从地坐到椅子上，让勤务兵在他脖上围一条毛巾。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在巴尔先生搅肥皂沫的时候，耶诺继续追问哥哥。“你为什么害怕跟勃兰根霍斯特夫人交往呢？”

“鬼才理她们！”利哈德厌烦地皱了皱眉头。“她们架子太大了。”

耶诺从容地笑了笑。

“我可没这种感觉。”

“把下巴抬高些！”巴尔先生往主人的脸上搽着肥皂，大声喊道。

利哈德的下巴上和脸上终于搽满了肥皂沫，巴尔先生便离开了一会儿，磨刮脸刀去了，这时年轻的军官向弟弟讲了一个寓言：

“听我说，耶诺，有一次我在威尼斯附近旅行的时候，在海岸上结识了一个懒汉，那个人拿着一根长长的铁丝，铁丝的一端有个钩子。我问他在这儿干什么。懒汉回答说：‘我在等午餐。’那时正是落潮的时候，岸边的沙滩上清楚地露出一些圆圆的小窟窿。那个懒汉从罐子里抓了一撮盐来撒进一个窟窿里。一会儿一只蜗牛就从里边探出头来，意大利人管蜗牛叫‘Pesce canella’，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海水果’。懒汉用钩子猛地从下边钩住蜗牛，把它从介壳里拽了出来。这是一种微小的软体虫，还没小指头大呢。我对那个意大利人说：‘喂，朋友，你这顿午餐未免太不怎么样了。’他

只是微微地笑了笑，把一根长绳子绑在铁丝的另一端，然后向附近的一块岩石走去，那儿的海水已经比较深了。他把上边缠有蜗牛的钩子扔进水里，过一会儿就用他那根自制的钓鱼竿钓上来一条呆头傻脑的大鱼。”

“你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么件事呢？”耶诺奇怪地问，接着耸了耸肩膀。

“你自己知道。”

“您最好别说话吧，要不给您拉条口子！”巴尔不满意地唠叨说。“少爷，您先走吧，等大尉先生整饬好了以后，我设法亲自把他送去。没有您我们也认识路。再有，我们也知道，到勃兰根霍斯特家的时候要从大门进去，而不是用软梯从窗口爬进去。”

耶诺认为这倒是个好主意，在利哈德保证尽快地赶去以后，没等哥哥向他解释“海水果”为什么那样傻，只受一小撮盐的影响就粗心大意地把触角伸出那个安全的掩体，便离开了哥哥，让他由理发师去摆布了。

半个钟头以后，兄弟俩已经在勃兰根霍斯特家的大厅里会面了。耶诺赶忙把利哈德介绍给女主人和她的女儿，但是她们笑容可掬地回答说，早就荣幸地认识他了。男爵夫人还补充说，她能在自己家里看到大尉先生使她感到十分高兴。

大尉向女主人说了几句客气话，便让位给新来的客人。

“你愿意让我给你介绍这儿的一些客人吗？”耶诺问哥哥。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别跟我罗嗦了。我认为这里的人我认识的并不比你少。就拿那个在高谈阔论，仿佛在指挥旅团的长相很凶的高个子军人来说吧，他不是别人，就是身居要职的军需官；他一辈子就是管发军饷和粮秣的事。至于大炮怎样响，他只有在皇帝陛下命名日那天听见过。这位向周围的人亲切地微笑着的戴眼镜的年轻官员是警察署长的秘书，是个很有势力的人。那儿是可敬的银行家，什么事他都能聊一通。”

耶诺一边听着哥哥的谈话，一边苦笑着。他觉得利哈德对这儿这些人的印象不太好。

“所有这些人都抵不上我刚才在楼梯上碰见的那位女仆。唉，那个美人儿多么可爱啊！我真想知道她是谁的女仆。只有为了她，我才愿意来参加这儿的晚会。当她从我旁边跑过的时候，我用手拍了拍她的小脸蛋。她在我手上使劲打了一下，直到现在我的手还麻酥酥的。”

耶诺几乎没有听清楚利哈德的最后几句话，因为有一位要人向他们走来了，对这种人应当老远就恭恭敬敬地笑脸相迎。

这是位又高又胖的大官，身材显得有些笨拙，长着一副扁平而呆板的面孔、两道向上扬起的眉毛和一只鹰钩鼻子；他的下巴搭拉着，嘴上留着两撇稀疏的箭形小髭，下巴上留着一撮西班牙式的小山羊胡。

利哈德竭力回想这个人是谁。

“耶诺老远就向他殷勤地笑脸相迎，莫非这位官员是西

班牙大使。"他想。

然而他这次没猜对。

这位方脸盘的大官向笑吟吟的耶诺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表示问候，直接走到利哈德跟前，抓住他的两只手亲切地摇了摇，然后用地道的匈牙利话象对亲密的老朋友一样跟他交谈起来：

"你好，利哈德，你好。"

利哈德听到这句问候以后冷冰冰地回答说：

"你好。"

大官的小髭动了动，仿佛表示听了这样冷漠的回答感到别扭；耶诺听到利哈德用这种声调跟大官交谈以后，惶惶不安地咬住了下嘴唇。

至于利哈德呢，他听到那个人对他称呼"你"，认为这大概是哪个跟他在宫廷舞会上彼此挽臂喝过酒，从此以"你"相称的人；现在这个怪人打算提醒他利哈德太健忘了。可是这也难怪，这样的朋友谁没有一大堆啊！

"喂，生活怎样？"大官继续毫不拘礼地问。

"不错！"利哈德回答说。"我看你也满好吧？"

身材魁伟的大官又觉得这个回答不是滋味。他用手指捻了捻自己的山羊胡子。

"明天我要回家。你有什么东西需要我捎给你的母亲吗？"

"你是我们那儿的人吗？"

大官一听到这个问题，他那两撇箭形胡髭扬到了鼻子

尖上；耶诺万般无奈地向哥哥递了个眼色，打算向他说明他太荒唐了。

“是的，你确实有什么东西需要给你母亲捎去吗？”

“你转告妈妈，说我吻她的手。”

陌生的大官那副扁平的面孔越发显得松懈了，这显然是宽容这位年轻人的征兆。

“好的，我一定确切地完成你的委托，”大官用两手摇着利哈德的右手说。“你可以放心，亲爱的利哈德，我万分高兴和虔敬地履行你的请求，我一定亲自替你吻吻你亲爱的妈妈的手。”

“干吗这样做？完全用不着这样刻板地执行我的委托。我只请求你捎个话，而不是实际那样做①。”

“嗯……”奇怪的官老爷哼唧了一声，他使劲咬住下嘴唇，以致他的山羊胡子向上翘了起来，几乎跟小髭挨上了。

这场谈话要是继续下去，恐怕有些不妙。大官虽然没有说出来，却很想问：“怎么，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弄不好年轻人就会回答：“是的，就是不知道。”这会使这位大官面子上下不来台；因此需要改变话题，用另一种方式向这位粗鲁的年轻人说明跟他谈话的是什么人。

“你不打算回乡去探望探望吗？”

“如果我们的团队开到佩斯去演习，我也许能够回趟家。”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要是你想回家的话，你可以请假。”

“我在家里有什么可干的呢？”

“那儿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演习。嗯，那不是军事演习，也不是英勇的骠骑兵练什么功夫，但是你可以看看国家的要人们怎样在舍己为公方面互相竞赛。那时你会明白，不仅在战场上进行战斗，就是在这些和平的战斗中也在考验着每个人对我们的事业是否真正赤胆忠心。”

“真的吗？这么说你们在用镶锡皮头的手杖进行战斗罗？你们又在为旧制度而战吧？”

“不是的，我的亲爱的。我们在用精神和真理的武器进行战斗，你去世的父亲在为真正伟大的目标的胜利而英勇斗争的时候就是使用的这种武器。你们，他的儿子们负有继续这场斗争的使命。”

“要作这样的斗争，我既没有钱又缺乏智慧。”

“上帝保佑，这两种东西你都会具备的。你父亲去世以后，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他那光荣的位置，空下来了，在你们，你们高贵的父亲的光荣的继承者们未能接替他的位置以前，我姑且在这场神圣的战斗中代替你们。我的胳膊虽然没你们这些年轻人那么有力，但是我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依靠这种意志会经受住一切考验。再见①，亲爱的利哈德。我今天夜里就要动身。我一定转告你的母亲，说你非常健康。哪怕我半夜到贵族山，我也一定首先告诉她这句话。我

---

① 原文是法文。

相信你母亲一定会叫你回到她身边。她非常爱你。再见，亲爱的利哈德。”

大官再一次摇了摇利哈德的手，带着非常满意的神情笑眯眯地走开了，仿佛在这段时间里他跟这位年轻的军官进行了一场亲切友好的谈话。

耶诺为避免听到利哈德和大官这场不投机的谈话，一开始就谦逊地走到一旁去了。他假装在跟一位爱打听别人隐私的小姐文质彬彬地聊天。他用眼角看到高颧骨的大官走了以后，连忙走到哥哥跟前。

“真不象话，你竟跟这位先生来这么一手！”

“来哪一手？”利哈德莫名其妙地问。

“首先你称呼他‘你’。”

“他先对我称呼‘你’的！”

“难道你不认识他吗？这是利杰格瓦里呀。”

“那与我有什么相干？利杰格瓦里也好，米列格瓦里也好——反正还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是咱家最亲密的朋友。你在咱家里不是见过吗。”

“当时我还是小孩子，在咱家看见的人，我哪能个个都记得模样呢？要知道，我在军事学校里待了八年啦！……我不是画家，没有画册把每个别列格瓦里，或者叫其他什么名字的人画下来……不过话又说回来，只要有直尺，打算把这位先生的面孔画到纸上并不困难。”

耶诺把哥哥拖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他不愿让别人听见他们的谈话。

“行了，”他附在哥哥耳边生气地说，“这是个很有名望的人。”

“也许是。可是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

“他是我们州的总管。”

“这是州里的事。”

“还有一点……他是我们未来的继父。”

“这由母亲来决定。”

利哈德回答了最后这句话以后猛地转过身去，背朝着弟弟。

“别拿你那个鬼瓦里先生来纠缠我吧。 我们不是为了他才到这儿来的。快去向阿尔芬辛娜献殷勤吧。如果不算那个阴郁的御前大臣，她旁边现在可一个人也没有。就是那个大臣你也能赶走。不过你要记住‘河里的小鱼’①和大鱼的故事。”

耶诺开玩笑地捅了一下哥哥的肋部。

“算了吧，讨厌鬼！你认为我们当中谁是‘河里的小鱼’，谁是大鱼呢？”

“在目前情况下，那位御前大臣先生是‘河里的小鱼’，你是大鱼。不过只要有更大的鱼出现，你也马上就会变成‘河里的小鱼’。”

利哈德在勃兰根霍斯特公馆的大厅里跳着舞，寂寞地度过了整整一个钟头。这儿的人除了跳舞谁也不玩牌。利

---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

哈德忍受不住了。不错，舞会上有许多年轻女人，而他这位骠骑兵军官又是个出名的善于征服女人的人，但是一看到这些夫人小姐，利哈德却更感到寂寞无聊了，因为他不喜欢任何容易到手的东西。所有的女人都是那么一套！

利哈德深信维也纳的任何一个女人：漂亮的也好，难看的也好，年轻的也好，中年妇人也好，都会被他迷住。只要他略略有点表示，她们都会对他爱恋不舍！

那位女仆对他说来还是少有的例外，真是破天荒第一遭；当他打算拍拍她那绯红的脸蛋时，她却在他手上使劲打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利哈德平生从未遇见在决斗中能够战胜他的男子，也从未遇见过拒绝他的爱情的女人。

在舞会进行得正热烈的时候，他突然又跟耶诺面对面地碰见了。

"你愿意陪我一同到茶厅去喝杯茶吗？"耶诺问。

"我一点也不反对。"

耶诺的脸上闪着幸福的光辉。在这段时间里，他在追求阿尔芬辛娜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你瞧，"利哈德刚一走进茶厅就大声说，"那就是我的小花猫！她在给客人斟甜酒和柠檬水哩。"

"倒霉鬼！"耶诺小声埋怨说。"你接二连三地干傻事。这不是女仆，这是艾蒂特小姐，女主人的亲戚。"

利哈德听到弟弟的说明后大吃一惊，惶惶不安地停住了脚步。

“怎么？她是勃兰根霍斯特夫人的亲戚？让她一个人留在楼梯上，而且还叫她在茶厅里侍候客人？”

耶诺耸了耸肩膀。

“她很穷，女主人由于怜悯她才让她住在这里。再说她还纯粹是个小姑娘。她只有十四五岁，不能跟她来真格的。”

利哈德严峻地审视了弟弟一眼。

“喂，依我看，你的那位男爵夫人跟贵族显然毫无共同之处。”

“对一个穷亲戚你说应该怎么样呢？反正她当不上男爵夫人。”

“那就干脆别收养她。照这样下去结果会怎样呢？贵族不会娶她，因为她处于女仆的地位，而穷人对她又想也不敢想，因为她是贵族出身。”

“你说得完全对，亲爱的利哈德，但是请你相信，我本人对这件事丝毫不感兴趣。”

利哈德离开弟弟，向茶厅的柜台走去，艾蒂特小姐正在那儿给客人递糖果和橙子。

艾蒂特的确还纯粹是个小姑娘，她天真活泼，圆圆的脸蛋，绯红的面颊，长着一对热情而又炯炯发光的眼睛和一张笑吟吟的珊瑚色的嘴。她梳着高高的发式，浓密而闪闪发光的黑发上没有戴任何头饰。细细的黑眉毛、端庄清秀的鼻子、大胆而坦率的目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给她的面孔平添了一种严肃的神情。

她担当着人们交付给她的那个角色觉得非常对心思。她喜欢客人用无拘无束的愉快声调跟她谈话，她喜欢人们象看待小孩子，如果您愿意的话，甚至象看待可爱的小花猫那样看待她。那样她至少可以尽情地抓搔您。

当利哈德走到姑娘跟前的时候，虽然在他们萍水相逢以后她完全有权利不理睬他，可是她并不打算这样做。恰恰相反，她带着豪放的笑容，用一泓秋水般的眼睛嘲弄地望了望他说：

"怎么样？现在您大概害怕我了吧？"

她真说对了。利哈德确实产生了一种类似畏惧的感觉。

"艾蒂特小姐！我请您千万原谅。不过我不明白，您怎么一个人在楼梯上散步呢？天知道在那儿会碰上什么人。"

"那儿谁都认识我。再说我上那儿去也因为有事。您把我当成女仆了吧，对不对？"

"打开窗子说亮话，我的确有这种看法。"

"难道对女仆可以那样吗？"

这句话把利哈德问窘了，他没有作声。

"那么现在告诉我您要什么，然后回大厅去吧，那儿大家在等您。"

"我不需要这些吃食，小姐。我请求您把您的手指伸给我表示告别。"

"去吧，去吧，我什么也不伸给您，因为您喜欢动手

动脚。”

“既然您这样倔强，那我明天就去找个人决斗，故意让他把我的手臂齐肩砍掉。您只要说一句话，我得罪您的那只手明天就不会有了。您不作声？反正您明天就会看到我少掉一只手臂。”

“算了！别说傻话了。行了，我也不再生您的气了。”姑娘说着把温暖而颤动的雪白的手伸给了利哈德。

附近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人能够看见他们。

于是利哈德说：

“我发誓以后决不再欺负您了，甚至决不无礼地瞧您一眼。”

他显然决定坚决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他放下姑娘的手以后，就垂下眼睑跟她告辞了。

兄弟俩坐马车回家的时候早已过了午夜。耶诺发现利哈德完全独自沉浸在思索里，毫不理会他。

妙 龄 女 郎[①]

从那次难忘的舞会以后，利哈德再也不用人劝他去拜访勃兰根霍斯特夫人了。他开始常常到她们家去。

他表面上对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献殷勤：向男爵夫

① 原文是德文。

人、向她的女儿，甚至对她们家的一些常客也阿谀逢迎。他认为这样能够瞒住自己的真正意图。

耶诺对哥哥的这种行为万分高兴，因为他本人在发狂地爱恋着阿尔芬辛娜。

阿尔芬辛娜的确非常漂亮：她的模样迷人，身姿优美。她那清秀端正的面庞、慵懒的目光和一举一动都令人销魂。

但是这个安琪儿般的身体里有一颗多么污黑的心啊！

她那双宛如蓝天般的明眸好象这样一种星星：星相家一看到它就会预言说："如果这种星星来给你照路，你准会凶多吉少。"

有一次舞会结束以后，使女服侍着阿尔芬辛娜脱下晚服。阿尔芬辛娜的卧室同母亲是分开的。

人们管使女叫白蒂小姐。

只剩下主婢两个人以后，阿尔芬辛娜问：

"妙龄女郎现在在做些什么事？"

"妙龄女郎"这时已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那些想让这个德国词带有一种温柔意味的人通常把它理解为刚刚成熟的少女，她已经不是小姑娘，同时又还不能称为小姐；这种天真无邪的人已经能够感觉出某些东西了，可又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小小的心灵已经在怦怦地跳动了，可又不知道为什么；她有时对笑话会认起真来，有时又会把认真的话当作笑话；她会把人们初次对她说的恭维话信以为真。这就是所谓的妙龄女郎！

“妙龄女郎在学游泳呢。”使女撇了撇嘴说。

“她还揪着绳子吗？没有放下吗？”

“您等着吧，她很快就会放下的，”白蒂一边替阿尔芬辛娜梳头，免得夜里睡觉时弄乱，一边回答说。“上次她在梳头的时候突然问我：‘我跟阿尔芬辛娜的头发谁的漂亮？’”

“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啊！”

“我回答她说：当然是您的漂亮喽。”

说这句话的时候，主婢两个都大声笑了起来。

“这么说，她已经觉得自己很漂亮罗？”

“我尽量使她相信自己很漂亮，但是每次都得到相反的效果。有一次，我对我们那位姑娘说，她笑起来很美，因为她的牙齿很漂亮。从此以后，她笑的时候总是紧紧地闭住嘴唇。又有一次我告诉她，说她那高高的前额特别秀丽，因此她的脸庞和眼神都非常迷人，以后她就把头发梳到额头上，尽量不露出前额来。”

“这个爱装假的人！我知道，她心里一定是想：我非常漂亮，但是能够隐藏自己的美。你说说，她喜欢幻想吗？”

“是的，不过她的幻想很古怪。有一次她把男爵夫人的头巾蒙到头上，走到镜子跟前笑着说：‘我会成为一个多么可爱的好妻子啊！’从那以后，她就常常想象着当妻子。她说：‘我要跟我的丈夫谈许多许多的事。晚上，我坐在壁炉旁边等他。等他回家以后，我们偎倚着坐在一起，共同看一本书，然后我们坐在桌旁，就着一个盘子吃东西，用一个杯子

喝酒，并且互相管对方叫"我的亲爱的"。如果我们去参加舞会，我们只是两人在一起跳舞。'"

"看起来，她想出嫁了吧?"阿尔芬辛娜瞟了白蒂一眼，问道。

"我经常对她说，她住在这儿很不顺心，对她说男爵夫人和男爵小姐待她怎样不好，说人们都象对待女仆一样责骂她，瞧不起她，认为她是寄人篱下，象使唤奴婢一样使唤她。我告诉她说她的命太苦了!"

"你做得对。"

"不过她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说这都是应该的。可是在夜里，当她以为大家都睡着了的时候，她却在床上偷偷地哭，而且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

"她谈到过什么人没有?"

"她喋喋不休地谈论到家里来的所有的男子。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她说这个漂亮，那个好得没法比，这个聪明，那个无聊。只有一个人她却只字不提。"

"我知道。"

"只要我一提到那个人的名字，她的脸就象朵红花似的倏地通红。不论我怎样谈那个人，说他好也好，坏也好，全都无济于事：她始终一句话也不说!"

"可是他呢? 他对待她怎样?"

"您可以放心，我一直在注意他。他真是万分谨慎。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碰见艾蒂特，他立刻就板起面孔来，他甚至不看她的眼睛，只是跟她点点头。他没跟她谈上过两

句话。这一点我看到过不止一次了。”

“可怜的妙龄女郎！应当让她高兴高兴，白蒂！明天她就会得到一件新衣服！裁缝把晚服给我缝坏了。那件衣服她穿倒满好。”

白蒂小姐笑了。

“是那件粉红色的、带花边的吗？可是这是舞会服呀！”

“舞会服也一样，她穿着正合适。可怜的女人，她会高兴的！你去告诉她这类的话：以前人们忽视她是因为还拿她当个小孩子。但是现在她长大了，成为小姐了。我们要教她跳舞、弹钢琴和唱歌。”

“您这是真话吗？”

“你就这样告诉她好了。你说我们要领她进社交界，把她当成我们家的成员介绍给所有的人。”

“如果我在晚上把这件事告诉她，她会絮叨一夜，让我天亮也睡不成觉。她特别想学唱歌。”

“可怜的妙龄女郎！真的，我们要让她享受享受这种乐趣。”

……多么狠心的女人啊！

几天以后，利哈德接到勃兰根霍斯特家的请帖。说是要举行个小小的家庭晚会：要打一局惠斯特牌，举行茶会，阿尔芬辛娜还要唱歌。

现在，利哈德不论到勃兰根霍斯特家去，多么无聊他也回回都高兴地接受他家的邀请。

他去参加勃兰根霍斯特夫人家的晚会时，再也不随便

迟到了，甚至宁可把自己的表针拨快一些，好在女主人面前拿这作为自己来得过早的借口。

这次也是如此。

仆人在前厅里从他手中接过解开的军刀和军大衣；挂衣架上还一件大衣也没有。

“这么说，我来得最早罗？”

“是这样。”老仆人笑眯眯地回答说，接着给他打开了通向大厅的门。利哈德首先碰到的是白蒂小姐。

“我大概来得太早了吧？”

她向他问安，并且笑了笑。

“男爵夫人不在家，不过她很快就会回来。小姐在那儿。”白蒂指了指隔壁那个房间。

对利哈德说来，这并不稀罕。他常常和阿尔芬辛娜一个人（当然是指社交的女伴）在一起，并且习惯了跟她非常亲切地、随随便便地交谈。利哈德很健谈。此外他还能弹弹钢琴和唱唱歌。

利哈德听到了从内室传来的独唱的歌声。他不止一次地听见阿尔芬辛娜唱过歌，他觉得现在听到的歌声要比阿尔芬辛娜的歌声嘹亮有力。他想：“当人们独自一个人唱歌，以为没有人听的时候似乎要唱得好些。”

利哈德朝着传出歌声的房间里望了一眼，由于感到突然，顿时愣住了。

坐在钢琴旁边的不是阿尔芬辛娜！

起初，利哈德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艾蒂特，她穿着平时很少见的晚会服，戴着贵重的发饰。她穿的粉红的晚服领口很大，露出她那漂亮的颈项和娇嫩的肩膀。她在唱一支民间浪漫曲，唱得不太熟练，但是非常热诚和嘹亮，同时象所有初学的人一样用一个指头按着琴键。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

利哈德久久地注视着在钢琴的象牙琴键上滑动的那只迷人的小手，突然艾蒂特的目光离开了钢琴，望了望走进来的人。

姑娘还不习惯自己这身新衣服，起初本能地用手捂住了胸口。但是她立刻想到不应当这样做，就把手拿开，并起身向对她鞠躬的利哈德跟前走近一步。

她的脸发烧了，心儿怦怦地跳，她对年轻的军官喃喃地说：

“男爵夫人不在家。”这时她的声音都有点颤了。

利哈德怜悯起她来。

“您的表姐也不在家吗？”他问。

“她们是一道出去的。她们突然被邀请到皇宫里去了，要很晚才回来。”

“我弟弟到这儿来过吗？”

“来过，但是早就走了。”

“男爵夫人不是说请客人来参加晚会吗？”

“夫人曾吩咐仆人通知所有被邀请的客人，说预定的晚会延期到明天。”

“奇怪，为什么在我脱衣服的时候他不告诉我呢。对不

起，艾蒂特小姐，我打扰了您。请您向男爵夫人和您的表姐转达我的问候。”

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安然地走出了大厅。

利哈德打算责备仆人不该这样健忘，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但是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通向正面入口的大门关上了，甚至把锁孔里的钥匙都取走了。

利哈德只好又穿过大厅，打算从后门出去。但是他发现这道门也锁上了。

他知道这个屋子里还有一道从餐室通向厨房的门。他打算把这道门打开，但是这道门也上了锁。

他看见餐室里有个唤仆人用的铃，他一连使劲拉了好几下细绳，凝神听了一阵：什么动静也没有。

他又回到前厅，那儿仍旧一个人也没有。屋子里空荡荡的。

利哈德的心咚咚直跳；他不由得怀疑起来。

有人打算跟他开一个阴险的玩笑，但是玩笑的目的他暂时还不明白。

利哈德又解下军刀，扔下军大衣，回到艾蒂特刚才待的那个房间里。

姑娘听到脚步声以后，迎着他站起身来。现在她的面孔已经不发烧了，相反地显得很苍白。她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利哈德，刚才那种腼腆和慌乱劲儿全都消失了。

“请原谅，艾蒂特小姐，”利哈德说，“我发现所有的门都锁上了，整个屋子里没有人能够放我出去。”

房间墙上的大镀金框子里挂着跟真人大小相仿的阿尔芬辛娜的画像。利哈德突然觉得她那副天仙般美艳的脸上露出了恶意的嘲笑。

这时艾蒂特保持着充分的镇静，回答说：

“仆人大概都出去了。不过这不要紧，这儿还有一把开大门的钥匙，我马上放您出去。”

角落上挂着一块放钥匙的古式小格板，样子非常雅致。艾蒂特要走到格板跟前，必须从利哈德身边经过。当姑娘打算这样做的时候，利哈德拦住了她的去路。

“一句话，艾蒂特小姐！您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他又觉得墙上那张画像上那副象安琪儿般俊美的面孔在窥视他的心灵，跟他那怦怦跳动的心进行着不祥的谈话。利哈德觉得周围的一切都照耀在熊熊的火光里。

他拦住的姑娘却十分镇静，非常沉着地回答他说：

“您现在正在想：‘有一次我向这位姑娘发过誓，说决不再欺负她，甚至决不无礼地瞧她一眼，所以我现在不敢看她的上半身。’”

艾蒂特把手放在胸前。

“是的，”利哈德小声说，他立刻感到如释重负。“现在我只请求您一件事。我急需给男爵夫人写一封信。您能把纸笔给我拿来吗？”

艾蒂特从样式很奇特的写字台抽屉里拿出笔和纸，递给了客人，说：

“请吧。”

利哈德坐在写字台前写起来。他写信的时间不用太长，他要说的事几句话就能表达。他把信纸放进信封后，就打上了火漆封印。

当他作这些事的时候，艾蒂特把手交叉在胸前，站在桌子对面。

利哈德把信封好以后，走到姑娘跟前。他脸上带着崇高的表情，目光坚定而炯炯有神。他们的视线碰在一起了，利哈德觉得艾蒂特温柔的心灵向他敞开了。

"艾蒂特小姐，既然您能看透我心里现在在想什么，那么您也一定能猜到我在里边写的是什么。"

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封好的信封。

"您能猜到吗？"

艾蒂特把交叉着的手指慢慢举到脸上，然后没有把手挪开，两手捂住额头，根本没有想到站在她对面的人能够直接看到她的眼睛和眼睛里辛酸、兴奋、痛苦和幸福的珍贵泪珠。

"是的，信里这样写道：'男爵夫人，我对您向艾蒂特求婚；再过一年，等我成年以后，我来娶她。在这以前，我请求您象对待我的未婚妻一样对待她。'"

利哈德说完以后把信递给了姑娘。

艾蒂特虔敬地吻了吻火漆封印，然后把信还给年轻人。

利哈德也默默地吻了吻这个封印，上面仿佛还保存着爱人嘴唇上的温暖。他们就这样第一次互相接了吻——订婚的吻。

“您能把这封信交给男爵夫人吗？”

艾蒂特默默地点了点头，把信藏到怀里。

“现在，我们需要对我们时刻要想到的事保持一年的沉默。愿上帝保佑您！”利哈德说。“您不用送我。别让任何人看见您的眼泪，这是属于我的。您把大门的钥匙给我。我把它随身带上，明天派仆人送回来。”

利哈德拿起钥匙走出了房间。到处照旧阒无一人。他打开门，从外面把它关上，始终没有碰见任何一个仆人。

这时，艾蒂特刚一听到大尉的脚步声在远处消失了，就立即跪倒在他站立过的地方，吻起爱人的脚印来。

男爵夫人和女儿回来得很晚。

艾蒂特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就是回到跟白蒂小姐同住的那个房间去了。

“去把妙龄女郎叫来。”阿尔芬辛娜吩咐说。

艾蒂特应声来了。

“你还没有睡吗，艾蒂特？”安妲涅塔夫人问她。

“没有，姑母。”

男爵夫人凝视着姑娘，仿佛打算看透她的心灵深处。但是她没有发现自己寻找的东西。相反地她甚至发觉艾蒂特的眼睛里带有某种坚定的表情，这是姑娘以前所没有的。

“有人来找过我们吗？”男爵夫人问。

“巴拉德莱大尉来找过。”

两个女人的眼睛交叉地攫住了艾蒂特。但是枉费心机！

姑娘在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她甚至没有脸红。姑娘把她跟利哈德有关的一切今后都牢牢地隐藏在心底，并且借以保持镇静。

“大尉等了我们很久吗？”男爵夫人继续追问。

“他只给您写了这封信就走了，姑母。”艾蒂特平心静气地回答说，同时把信递了过去。

男爵夫人看完利哈德那封简短的信，现在轮到她脸红了。

“你知道信上写的什么了吗？”她用灼灼的目光望了姑娘一眼，问道。

“知道了。”艾蒂特回答说，她那回敬的目光里流露出异常勇敢和高傲的表情，使男爵夫人嫉恨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你可以回房间去睡觉了。”

艾蒂特走了。

安妲涅塔怒冲冲地把利哈德的纸条扔给了女儿。

“你瞧，这就是你干的事，疯丫头！”

阿尔芬辛娜脸色惨白，她看完这几行字以后，也气得浑身直颤，半天说不出话来。

她母亲气得嘴巴都抽搐起来。

“你大概认为所有的男人都跟鲍尔维茨·奥托一样吧？”她咬牙切齿地说。

一听到这个名字，阿尔芬辛娜便回敬了母亲一眼，她的目光里带有言语难以形容的种种旧恨，以及报复的怒火和

无比的冷酷。

“你这个愚蠢的把戏完全失败了，”安妲涅塔说着把信撕得粉碎。“现在该瞧我的啦。”

老古董商

利哈德回家的时候，觉得自己好象骑上了一匹长了翅膀的马。

直到现在，他才开始约束自己。

过去利哈德每天那种习以为常的奢侈逸乐、懒散成性的作风哪儿去了呢？他突然感觉自己产生了一种异常高尚的感情——同情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

他觉得这一天过得太幸福、太满意了。

现在他战胜了魔鬼的诱惑，在领略着自己能克制自己的乐趣。

从此以后，利哈德觉得自己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他回到家里，一进前室就发现了许多今后在这里跟他格格不入和使他不愉快的东西。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使他回忆起某一个人，而现在他已经打算把那些人永远忘掉。地毯、软椅、拖鞋和墙上的钟匣——这一切都是使他想起那些暧昧关系的纪念品；从今以后，这些关系将成为遥远的往事了。

“巴尔先生！”他喊了声老勤务兵。

"什么事?"

"把壁炉生上火。"

巴尔认为这个吩咐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事情不凑巧,该死的劈柴很湿,怎么也点不着。

利哈德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一束信件;信件散发出清香,封皮都是彩色的,它清楚地表明了这些信的内容。

"给你,拿去生火吧。"利哈德说。

巴尔先生十分满意地接受了。

薄薄的信纸欢腾地燃烧起来。

"巴尔,"利哈德喊道。"明天我们上团队去。"

老骠骑兵天真地高兴起来。

"我们不能把所有这些没用的东西和小玩意儿都带到兵营去。巴尔先生,你负责把这些家具卖掉吧,至少那些零星什物和纪念品,全都给我烧掉!"

"是,大尉先生。"巴尔回答说。

在卧室里利哈德的床头上,一个巨大的镀金框子里挂着一幅他订购的油画,画着一个象伦勃朗① 名画《达娜雅》中的人物那样扭捏作态的美女。

"巴尔先生,把这幅油画也给我拿走。"利哈德吩咐说。

"一定照办。"老勤务兵很痛快地回答说。

然后利哈德搜遍写字台的每个抽屉,把干了的花、一绺绺剪下来"留作纪念"的卷发、五颜六色的带子和花结都扔

---

① 伦勃朗(1607—1669),荷兰著名画家。

了出来。“一古脑儿都烧掉！”他再次吩咐说。

当他确信屋子里再也没有使他想起过去的任何纪念品以后，就非常严厉地又一次嘱咐巴尔先生把所有的大家具都卖掉，然后才怀着轻松的心情去吃晚饭。

这次利哈德没多会儿就跟朋友们吃完了晚饭。他回家非常早，而且立刻就躺下睡觉；他在脱衣服的时候，发现迷人的达娜雅不再从墙上盯着他了，于是心里感到满意。

由于壁炉里烧了纪念品，房间里变得暖洋洋的。

第二天一清早，巴尔就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靴子来见他，问道：

“噢，您睡得好吗？”

“睡得很好，巴尔。谢谢你。我看你昨天真卖了不少力气。顺便问一句，你把画框放到哪儿去了？你不会随便把它烧掉了吧？”

“画框？”巴尔先生用一种无法形容的语调反问说。“大尉先生是不是认为我把画烧了呢？”

“那你把它怎样了？”

“什么叫‘怎样了’？我不是那么没良心的人，难道我能把这样好的东西扔进火里吗？”

“你把它放到哪儿去了？”

“您放心好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个情人，她在我过生日那天送给我一个绣有珠子的荷包。后来她欺骗了我，但是我并没有把那个荷包扔进火里！”

“我问你，你到底把画框放到哪儿去了？”

老骠骑兵得意地笑了笑，嘴巴好象牙痛似地抽搐了一下。

“我给一个犹太人送去了，把钱喝酒花光了！”

利哈德猛地掀开身上的被子。

“你说什么？也许你把画也卖给他了吧？”

巴尔先生只是耸了耸肩膀。然后说：

“真奇怪，是您自己让我把它从您这儿拿开的呀。”

“可是我希望你把它扔进火里。”

“我应当把它给索洛蒙送去，值多少钱就卖多少钱。”

“你已经送去了吗？”

“已经送去了。”

利哈德气得控制不住自己了。

“马上到他那儿去把画拿回来！”大尉喊叫起来。

但是巴尔先生不是那么容易被吓倒的。

老骠骑兵不慌不忙地把靴子放在主人的床前，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您听我说，索洛蒙到手的东西是不会退还的。”

“把画拿回来，你听见了吗？”

巴尔先生打开叠放在椅子上的马裤，一边把它递给主人，一边说：

“索洛蒙叫我转告您，关于画的事他打算亲自跟您谈谈。”

利哈德气得暴跳如雷。

“糊涂虫！”他大声呵叱说。

"正是，老爷，"老骠骑兵回答说，"我认为这是最高贵的称号。"

利哈德叫巴尔先生滚进地狱里去，而且愈深愈好。

至于巴尔先生呢，他可没这么狠心，没有打发主人到那样遥远的地方去——他只是告诉主人，说索洛蒙的铺子在博尔泽兰大街，门牌三号。

利哈德心里咒骂着巴尔，他迅速穿好衣服，要趁博尔泽兰大街的索洛蒙还没把女人的画像公开展出的时候尽快地找到他，因为京城里的人对那个女人的面孔太熟悉了。

他很快就找到了古董商的铺子。这是一座低矮而简陋的屋子；要从街上进屋里去必须下几级台阶。光线只从唯一的一道门透进屋里，因此门经常是半掩半开的。入口的两旁摆着破旧的家具：有半塌的软椅、倾斜的抽屉柜和碗橱，上边堆着踏脚用的小凳；角落上摆着中国搁架，上面陈列着有缺口的陶制盘碟；地板上堆着一大堆厚本书；但是涂了许多油的马具却挂在靠近镀金枝形吊灯架的天花板上，占了个最高贵的地方；鹦鹉、松鼠和室内犬的标本从架子上用它们的玻璃眼珠瞧着进来的人，形成一幅独特的静物画；旁边屹立着损坏了的雕像：一只胳膊的赫拉克勒斯，掉了鼻子的米涅瓦才艺女神和用碎块勉强粘在一起的维纳斯；墙上的华丽框子里挂着各色各样的油画，框子里多半都没有玻璃，其中有《拐骗欧罗巴》，还有《亚细亚》、《阿非利加》和《亚美利加》，甚至有衣裳落在波提乏夫人手里的约

瑟①的画像。打开的柜子里存放着形形色色的用具，凡是人的富于创造力的智能可以想到的东西这里都有，它们是用玻璃、铁、铜、锌和锡制成的。这一切东西都显得古色古香。

但是这个铺子里最古旧的东西大概要算是店老板本人了，他坐在一进门的柜台旁边，穿着肥大的长皮袄。他的脚上穿着高腰的保暖套鞋，头上的皮帽滑到了大鼻子的鼻梁上。索洛蒙先生照例是四天刮一次脸；自然，他刮脸的时候不是用刮脸刀，天知道用的是什么东西！今天他的胡子正好长到第三天了。他整天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只有铺子里来了顾客的时候，他才从柜台后面站起身来，只有这时他才离开他那张宽大的安乐椅；安乐椅由于用得太久了，上面的皮子已经磨破了，为了让座位松软些，上面垫了一叠吸墨纸。

他总是一清早就打开自己的铺子，坐在一进门的地方守候着，因为谁能预先知道幸运之神会在什么时候给他送来好心的顾客呢？

身材魁梧、体格匀称、面容英俊而威严的骠骑兵军官走进铺子的时候，大约是早上八点钟，他用洪亮的声音问道：

“这是索洛蒙的古玩店吗？”

---

① 据《圣经》典故，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为奴。约瑟的主人波提乏的妻子打算引诱他；约瑟为了摆脱她，丢下自己的衣裳跑开了。

穿着肥大皮袄的老头子把穿着高腰大套鞋的脚从矮凳上放下来，在这位清早的顾客面前尽量挺直身子；他把皮帽推到后脑勺上，于是顾客看见了他那带着恭敬的笑容的面孔。

老头子殷勤地回答说：

“有何贵干，大尉先生？这就是索洛蒙的古玩店，我就是店老板。有什么吩咐吗，巴拉德莱·利哈德大尉先生？”

利哈德感到惊讶。

“您怎样认识我的？”

老古董商人带着谄媚的笑容，回答说：

“谁不认识大尉先生呢？ 我非常熟悉您。大尉先生是个卓越的人。”

利哈德始终不明白古董商人是怎样认识他的。他认为索洛蒙大概是在阅兵的时候或者宫廷的某些招待会上看见过他。反正他从来没有向老头子借过钱——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

“我的勤务兵出于误会，昨天把一幅画拿来卖给您了。看来，您也知道我是为这幅画来的吧。我不打算把这幅画卖掉。”

“噢，这一点我很清楚，”索洛蒙先生回答说，“所以我才冒昧地通过您的勤务兵转告您，恭请可敬的大尉先生光临敝舍，亲自来商谈这幅画的事。”

利哈德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说：

“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那幅画我不卖。我打算把它烧掉。”

古董商笑容可掬地说：

“干吗生气呢，大尉先生？应当保重身体。反正我又不硬要扣留您的画。我请您到这儿来是为了打算劝服您。不过怎样办还是完全听您的。象我这种难得和一个杰出的军官高攀的人能有什么办法呢？谁知道这会惹出什么事来呢？大尉先生，请您赏光到我屋里去吧。画在我的楼上。劳驾麻烦您一趟。哎，哎，好商量……”

利哈德不太反对这个出乎意外的邀请。

“好吧。咱们走吧！”

“请等我把铺子关上。我只是一个人，没有帮手。等我们上楼以后，谁都不上这儿来。请往前走吧，大尉先生，请走吧。来，从这儿的螺旋梯上去；我的住宅在楼上。请原谅我耽误您几分钟。”

利哈德顺从地登上了吱嘎作响的木楼梯；楼梯通向二楼，通向索洛蒙的住宅。

他上楼以后，惊异地四下张望。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公爵博物室。

三个门对门的大房间里摆满了各种稀有而美观的古玩。

靠墙摆着各式各样檀香木的橱柜和架子，上面镶着不同色调的大理石和五颜六色的中国珠母，还装饰有富丽堂皇的镀金或者象牙雕刻——这都是真正的古代艺术杰作。

旁边摆着不同形状和不同尺寸的大小桌子，上面镶嵌有拼花和宝石。这里有日本的、中国的景泰蓝花瓶、美妙的塞佛拉瓷和南京瓷的器皿、青铜小雕像、石膏和大理石塑像、古代的烛台、模压的银艺术品、大碟子、托盘、首饰箱、精制匣子、里面装满宝石闪着金光的碗和高脚杯、彩色大理石的雕花壁炉、收藏的钟和罕见的矿物；一看到这些东西，真叫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这些东西都井井有条，有的立放着，有的倒放着，有的悬挂着，这里有一定的分类，一摆上后就永远不动；每件物品上都有一块写上号码的牌子。房间的墙壁根本看不见，从天花板到地板都挂满了古代大师们的名画。

利哈德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东西，跟在古董商人下面的铺子里使人一看就讨厌的那些东西完全相反。

"喂，您喜欢这儿吗？"老头子跟在利哈德后面登上了螺旋梯，问利哈德。"这一切值得瞧一瞧吗？"

"值得瞧一瞧……"利哈德不由地表示说。"我很惊讶，您从哪儿弄到这么多好东西呢？"

"噢！我老索洛蒙交游很广。整个维也纳，甚至国外都知道我的古玩店。谁想买个便宜柜子谁就会来找我。谁搜寻本维努托·杰里尼①亲手制的银匣，也会来找我。无论人们卖什么东西，破碗也好，米开兰基罗②的杰作也好，他们都清楚我老索洛蒙出的价钱公道：有的给一文钱，有的给

---

① 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雕刻家和首饰匠。

② 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天才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一千个金币。”

利哈德出神地欣赏着这些稀世奇珍。

老古董商不住地微笑，附在他耳边用谈私房话的口吻小声说：

“而且先生们都知道我索洛蒙能够守口如瓶。到我手的每件东西哪是从伯爵那儿来的，哪是从公爵那儿来的，我最了解底细。但是谁也听不到我吐露半句消息。成套的家具从一个主人手里换到另一个主人手里。为什么卖家具呢？什么原因呢？每件东西背后有什么秘密？这一切我索洛蒙都知道，但是什么也不谈。我知道先生们的秘密，但是决不向任何人泄露。”

“这种品质非常可嘉！不过我的画到底在哪儿呢？”利哈德忽然醒悟过来。

“干吗这样着急呢？难道说我会从这儿跑掉吗？我不会跑掉的，决不会的。这是为什么？大尉先生不愿意稍微参观参观吗？哎呀呀，这可不好。也许关于那幅画的事我们也可以商量妥吧？啊？我们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呢？”

“不行，掌柜的，”利哈德笑着说，“那不是一幅普通的画，而是一个女人的画像。虽然我不愿意再想起她，但是让她被人取笑我也同样不答应！”

“画像，画像！”老古董商嘟嘟囔囔地说。“仿佛我这儿没有画像似的。您最好到隔壁那个房间去瞧瞧吧。”

他说着把利哈德领进了隔壁房间，大尉在那儿看到一排排的画像，不禁大吃一惊；画像把墙壁都遮严了。

这儿挂着大小不同的男女画像，多半是年轻人；其中有油画，也有色粉画、水彩画、水墨画；这儿还有速写和画稿。房间的角落上堆着一堆没有画框的油画。

“天哪，这一切是怎样落到这儿的啊？”利哈德不由得问道。

“非常简单，大尉先生，最简单不过了。人就是这么回事：起初相爱，后来渐渐冷淡了；开头还把男友或女友的画像挂在床头，后来先生、小姐的情趣变了，就想尽快地忘掉过去。年轻的情人准备结婚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不希望新主妇看见旧情人的画像。事情就是这样。”

“那又怎样呢？莫非他们把画像卖掉吗？”

索洛蒙两手一摊，做了个滑稽的鬼脸。

“您高见，大尉先生，您高见。”

“说实在的，我最奇怪的不是那些卖画的人，而是那些买画的人。这些画像原本是送给人留作纪念的呀，他们拿它有什么用呢？转卖吗？”

索洛蒙体谅地微微一笑，默默地摇了摇头，下巴挨到了宽大的衣领。

“哈，这是多么有利的买卖啊，大尉先生，简直说不出多么有利！谁对画像厌烦了，谁就把它非常便宜地卖掉，几乎等于白送一样！那时我们只要知道上面画的是谁就行了。许多先生都知道博尔泽兰大街三号的古玩店，贵族老爷太太常到这儿来。他们非常喜欢参观我收藏的古玩。有些人能够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那时他们甚至不问：‘卖不卖，

索洛蒙？'就慷慨地付了钱，把画像拿走了。至于他们拿它干什么用，那就与我无关了。”

“是的，用不着说，确实是有利的买卖，索洛蒙先生！”

老古董商用颤抖的手指碰了碰利哈德的衣袖，眯起眼睛嘀嘀咕咕小声说：

“大尉先生，我非常熟悉画像上的人。这位小姐常常到这儿来参观。唉，要是她在这儿看到自己的画像那可太有意思了！就凭这身‘衣服’，人们就得出大价钱！”

“我不会这样卑鄙，亲爱的索洛蒙先生！不管我对画像上这个人怎么样，我不做这样卑鄙的事情来让她瞧不起我。”

“您是个好心的人，大尉先生！大概您打算结婚吧，哦哦！这是真的吗？我老索洛蒙猜对了吧？也许另一张画像已经挂在原先的地方了吧？是吧？”

“不错，索洛蒙先生，我打算结婚。但是我没有另一张画像。”

“我能替您弄到。哦，我什么都能办到。怎么？您不相信？唉呀呀。我有个画家，只要告诉他说：到哪儿哪儿去，仔细瞧瞧某某人，然后回来画下来……请您相信，他凭记忆力就能把每一个人画得栩栩如生，谁看了都会赞不绝口。您愿意吗？干吗摇头呢？您认为您的未婚妻不能瞧吗？难道她这样高贵？或者恰恰相反，她被拘禁在地下室里？要末在修道院里吗？您不作声？哦哦。这么说暂时是秘密罗？谁也不能知道。也许她是位穷小姐吧？好，好，大尉先生，

我不再追问了。我老索洛蒙从来不打听任何事情！咱们抛开这个吧。一句话，您这幅《达娜雅》要卖多少钱？……”

利哈德猛地转过身去，把军刀碰得哗地响了一声。

“我说过了不卖。把画像还给我。”

“唉呀呀，大尉先生，干吗把军刀碰得叮噹响呢？反正我又没有说只给您一二十福林。我知道对巴拉德来·利哈德这样的先生应当给多少数目！这个名字不同寻常！也许您用它来换取什么东西吧？换另一张画？您愿意要宗教题材的油画吗？这样的画我这儿有的是！”

利哈德笑了。

“不，索洛蒙先生，我们的买卖作不成的。我不会用我的《达娜雅》来换任何的画，就是最好的画，哪怕是宗教题材的画我也不换。您白费心机，反正我不把画像给您！”

“哎哎，干吗把话说死呢？万一我能替您找到合适的东西怎么样？让我们好好地找一找吧。反正这又不花钱。”

老头子把利哈德几乎硬拖到屋角上，那儿堆着一堆没有框子的油画，老头子迅速地翻找起油画来。

利哈德又看到一张画像，不禁大嚷了一声：

“真见鬼！”

“噢！”老古董商得意洋洋地眨着眼睛说。“这么说找到一件可以重新问世的东西了？”索洛蒙把引起客人惊讶的那张神秘的画像从油画堆里拖了出来，用衣袖掸了掸上面的尘土，拿到了窗口——让利哈德能够看得更清楚。

“真他妈的见鬼！原来这是我的画像呀！”

“您说得对，大尉先生！它在我这儿已经搁有半年多了。看来，您的达娜雅可不象您这样规矩。她早就把这幅油画卖到博尔泽兰大街的古玩店里了。我记得我亲自付给了她八千银福林。”

“您要多少钱把它卖给我呢？”

“您的画像？我已经说过了，我打算用它来换那一幅。”

“好！”

“唉呀呀，大尉先生。您真不会做生意！您很容易受骗。说不定您还会同意找补些钱给我呢。”

“让这些生意去他的吧！她对我不仁，我就对她不义。您把我的画像送到我家里去吧，那幅画像我就不要了——您可以把她的画像卖掉，就是从这位达娜雅身上骗取一百万我也不管。”

“骗取？嗨，大尉先生！您大概不了解我索洛蒙。我从来不干任何不光彩的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人格。人人都很尊重自己，我索洛蒙也喜欢这样。就凭我能骗钱？不，我不是骗子手。我是个光明正大的人。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提醒您关于画框的事。油画两相交换了，可是框子呢？”

“还有什么框子？”

“您送这幅画来是带框子的，可是您的达娜雅只送来了画布。她在框子里马上装上了另一个人的画像。这点我确实知道。框子应当另算。”

古董商的宽宏大量使利哈德生气了。

“您就把这个框子留下吧。我不会拿它卖区区的五福

林。”

“唉呀，您又动气了，‘区区的五福林’！大尉先生，我并没有说只给您五福林呀！这件东西我们也可以交换。我有许多能够对您心思的东西。咱们去找找吧。反正这又不花钱。我有精良的武器、短剑和军刀。”

“嘻嘻。我家里已经有大量的武器了。”

“万一这儿能找到您家里没有的东西呢？大尉先生，看看费什么力气呀？上帝保佑，我们会把这件事办妥的。好，好，我不提框子了。我们是会用它两相清帐的。反正只要大尉先生喜欢的东西就能卖钱的。劳驾，您就买点什么东西吧。好吗？您要知道我们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如果一天的开门买卖不顺利，连几文钱都不落进我们的腰包，那么就会整天背运。因此一开门碰到个好顾客，我们就不会放他空手回去，就是把价钱压得很低也要让他买点什么东西，好从他那儿得到几文钱。”

利哈德的确感到如果他不在古玩店里买点什么东西，哪怕是给几福林，老头子是不会放他走的。他明白这点以后，就让古董商把他带进了第三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这位骠骑兵军官看到了大量世界各国的武器。

在一个玻璃橱里收藏着埃及、波斯和印度的武器，这儿有弯刀、象剑一般的直刀、把儿很奇特的大军刀、扇形的军器、罕见的标枪、铠甲、尖顶头盔和用树皮作的伊特拉斯坎号角。在另一个橱窗里摆着古希腊的武器、特维① 盾牌和

① 古代的城市。

一端有小圆盾，另一端有尖头的戈矛；旁边有萨姆尼特[①]钢胸甲、罗马短剑、闪闪发光的盾牌、重型骑士盔甲和轻型萨尔马达[②]锁子甲。下一个玻璃橱里堆满了高卢和条顿标枪、头上带有链子的锻造的锤、有带角的头盔和不列颠钺斧；旁边靠墙的地方摆着中世纪的标枪，上边带有特殊的羽毛，为的是便于正中目标，这儿还有捷克武器、德国钢“链锤”、诨名叫“游击队员”的撒克逊长柄斧、弯匕首、短佩剑、十字军的武器、摩尔人[③]和萨拉钦人的宝剑和戈矛、印度短战斧和匈牙利大军刀，这儿还有长柄锤、有狼牙的圆锤和棒槌——这一切都按照一定的次序陈列着。最后，第四堵墙上挂满了各国的现代武器；这儿应有尽有——从短剑到火枪，从嵌有宝石的无价宝刀到镀金的戈矛。

“您瞧，大尉先生，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军械库哩，”索洛蒙注意地搓着手说。“它值得参观参观。在某个大节日之前，博尔泽兰大街的古玩店里非常热闹。这儿什么东西都能租到。节日以后所有的陈列品都放回原来的地方。”

利哈德在这个房间里觉得非常惬意。他用行家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钢铁王国。他的目光在一把没有光泽的双锋剑上停下来，剑放在一张桌子上，它没有剑鞘，把儿也很普通。利哈德把剑拿了起来。

“啊！”得意的古董商又兴高采烈地大声说。“您到底找

---

① 古代意大利的部族。

② 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的游牧部族。

③ 古代和中世纪欧洲人对北非民族的称呼。

到真正的武器了。我深信行家是不会从这把剑的旁边走开的。这是真正的格利维里钢铸造的。别人出过十个金币向我买这把剑，但是我至少要十五个金币才卖它。真正的格利维里剑,不是伪造的。”

利哈德把剑拿到亮处瞧了瞧说：

“这不是格利维里剑。”

索洛蒙显然受了委屈。

“唉呀,大尉先生。我从来不撒谎。这是真正的格利维里钢制造的,您再仔细瞧一瞧。”

他用哆哆嗦嗦的手接过双锋剑，把它轻而易举地弯了过来,为了证实这种神奇的钢非常柔软,他把剑象皮带一样缠到骠骑兵军官的腰上。

“您瞧,剑尖很容易就挨到了剑柄。”

“好,”利哈德把双锋剑从老头子手里接过来说。“现在我让您瞧瞧我的表演吧。您这儿有您不心疼的旧火枪吗?”

“您随便挑一支吧,”索洛蒙指着堆在一起的一堆破旧火枪说。

利哈德挑了一支筒子最粗的火枪，枪口朝天地把它靠在墙上,然后对主人说：

“您躲开点吧!”

老头子向门口跨了一步,等待着利哈德表演。

这时利哈德握住剑柄,把剑举到空中,猛地朝枪筒劈了下去。枪筒被劈成了两半。

骠骑兵军官用手指摸了摸剑刃,把剑伸给了索洛蒙看,

说：

“您瞧，连刃都不卷。”

古董商惊得目瞪口呆。

起初他惊讶地望了望宝剑，然后又望了望被劈开的铁枪筒，接着走到利哈德跟前摸了摸他的胳臂。

“万能的主啊！这一劈真厉害！我连用刀子切橙子还得切三下才能切开。大尉先生，您真了不起！不，您不仅了不起，而且赛过钢铁呀！这一劈！哎呀呀！这么粗的枪筒象烟卷似的一下子就劈开了！”

“听我说，亲爱的索洛蒙先生，这把剑不是格利维里钢铸造的，”利哈德一边把双锋剑递给老头子，一边说，“这是真正的大马士革钢打的。这把剑名叫阿里—波加青，它至少值一百金币。”

“没有的事！”犹太古董商人不赞成地向他摆摆手。“我对大尉先生说过了，它值十五个金币。我既不少要也不多要。这就是我对它的估价。如果大尉先生同意用那个带画的框子来换这把剑，并且再添一个金币的话，那么这把剑就是您的了！您请把它拿去吧！我跟这个玩艺儿呆在一个屋子里睡觉都睡不踏实。”

利哈德笑了笑。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用达娜雅换我那张画像了吗？”

“不，不，大尉先生，您的画像多少钱我也不给，它现在是我的。我一生第一次碰见人对我说：‘索洛蒙，你要十五个金币的这件东西值一百金币，因为它不是格利维里剑，而

是阿里一波加青，真正的大马士革剑！'这种人的画像我怎么能给人呢？绝对不给！这是罕有的现象①。是绝无仅有的事！破天荒第一遭啊！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再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啊！不，不！这样的人的肖像我老索洛蒙是不能出手的。您的画像留在我这儿，您把这把剑拿去吧！您再付一个金币，我们就两相清帐了。"

利哈德沉思起来，索洛蒙仿佛猜到了他的心思。

"您担心您的画像被人看见吧。不，不，我把它挂在我的卧室里，那儿只有我一个人，谁也不到那儿去。您不会反对这样作吧？"

老古玩商恳求地把手伸给利哈德，利哈德一边对他的奇怪想法感到好笑，一边跟他握了握手。

老头子接过金币，用牙齿咬了咬，然后把手放进尽里边的衣兜里。

"我用纸把这把剑包好，让我的仆人把它送到大尉先生府上。您光临舍下，我万分高兴，真是莫大的荣幸！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如果大尉先生打算结婚，您就吩咐我好了，多好的东西我都能给您弄到，保管让您的漂亮夫人看了赞不绝口。"

"谢谢，我不需要。我要娶的那个姑娘不愿过奢侈的生活。"

"这么说您要娶的是个穷小姐罗？是这样吗？我猜对

---

① 原文是德文。

了吧？”

利哈德不愿继续这场谈话。

“再见！”

“好，好，大尉先生。愿上帝保佑您。我什么也不打听。我老索洛蒙是个万事通。人们甚至猜想不到我怎样知道那么多的事情。不过我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和别人谈。您是个好心人，大尉先生，您是个钢铁般的人。不，我说不好，您是用大马士革钢铸成的人！您知道大马士革宝刀是用什么东西制造的吗？是用黄金和钢的合金打成的。我不干预您的事，大尉先生。但是请您记住博尔泽兰大街三号的老古玩商，哪怕是偶尔想起我也好。我真诚地告诉您：为人正直的人才能作出最有益的事！您记住我的话吧！您将来还会跟我这位博尔泽兰大街的古玩商见面的，不管您愿意不愿意。那时您会明白我的话：为人正直是最有好处的！愿上帝保佑您！”

骠骑兵军官忙着要离开唠叨的老古玩商的住所。他吩咐一个小孩把买的剑从古玩店送到他的家里。他本人不愿意立刻回家去。利哈德现在不愿意看见巴尔先生，他怕老勤务兵碰见他的时候会说：“瞧，我跟您说什么来着？”

女人的报复

“唉，阿兰卡，我的亲爱的，你等你爸爸回家是白等呀，他再也不会回咱们教区来了，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今天我丈夫接到从佩斯来的一封信。你是知道的，当公正人的，无论外地或是京城到处都有许多熟人。人们给我丈夫来信说你爸爸的案子很不好办，嗨，真是太棘手了。宗教法庭剥夺了他宣教的权利，维也纳批准了这个判决。他至少会被判十年徒刑，会被押到监狱去。真的，我的亲爱的，一定会这样。不过，你为什么这样痛不欲生，总这么抹眼泪呢？你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悲哀去激怒上帝呢？上帝是仁慈的，他会帮助一切受苦受难的人忍受悲痛的。愿上帝保佑你阿兰卡，我的亲爱的！”

本地公正人的妻子萨尔玛什大娘早上碰见乡村牧师的女儿时说了这番话；现在，牧师的女儿每天一清早就跑到屋子的栅栏门跟前，翘望一个月以前士兵们把他父亲带走的那个方向。阿兰卡望穿秋水，但是无济于事——父亲始终没有回来。

姑娘总是靠门口张望几分钟之后，就回到屋子里，然后整天闭门不出。

她坐到工作台旁边，拿起针线活做了起来，直到针和布从她手里掉下来为止；这时她的思想紧紧跟随着她那个怀

着不安的心情到遥远的北国，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荒原和陌生城市里的心上人；她的思想跟在爱人的后面，在荒芜的小径和神秘的道路上行进，在千百万张陌生的面孔中寻找着那张可爱的面庞，她似乎觉得已经听到了他那熟悉的脚步声和亲切的话语……

这一天，她照旧沉湎在她那不着边际的幻想里，直到一辆从大路上驶过的轿式马车的辚辚声把她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惊醒为止。

阿兰卡的确非常漂亮。她的脸庞娇美而清秀，稍微有点长，仿佛悲剧中的女神；她有一双富于表情的大眼睛、一副古典式的侧脸和两片好象蒙着露珠的鲜红花朵般的嘴唇，她那浓密的栗色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编成一条华丽的辫子。姑娘的整个面容显得非常朴素和纯贞，给她那迷人的雕刻般的平头顶添了异常高贵的神态。

她的眼睛低垂着，半圆形的眼帘十分温柔，上边长着长长的捷毛，当马车辚辚地在街上驶近的时候，她慢慢地抬起了眼睛。姑娘哆嗦了一下。她紧跟着把手放在胸前，好象在安慰和说服自己：坐车来的不是她朝夕期待的那个人。她长叹了一口气，然后继续做针线活。

这时车轮声正好在牧师门口静下来了。

轿式马车在门口停下来。

姑娘猛地站起身来，欣喜地跑向门口。也许这是父亲回来了吧。

门打开了，阿兰卡愣住了，迎面走进来的是一位

夫人。

这是守寡的巴拉德莱伯爵夫人。

巴拉德莱夫人穿着黑色的天鹅绒衣服，披着绣花的黑披肩并带着暖手套；她那黑色的服丧头式越发衬托出她那大理石般白皙的面庞。

阿兰卡鞠了一躬，伯爵夫人伸出手来，姑娘恭恭敬敬地吻了吻她的手。

“早安，我的孩子，”伯爵夫人仁慈而又矜持地说，“我来跟你谈几件事情，这些事情需要我们共同来决定。”

阿兰卡请伯爵夫人坐到沙发床上；伯爵夫人向阿兰卡比了个手势，叫她坐在对面。

“我的孩子，我应当告诉你几件伤心的事；我感到非常遗憾，你父亲因为在我丈夫的葬礼上作的那次祈祷，遭到了很大的不幸。他为什么要那样作呀！唉，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他大概会失掉教区，而且还不算完。”

“这样看来，人们说的是实情了！”姑娘暗自叹息说。

“你父亲的自由受到威胁，”伯爵夫人接着说，“可能他会受到长期监禁，你也就看不到他了。”

姑娘听到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流露丝毫慌乱的表情，巴拉德莱夫人感到惊讶。

“要剩下你一个人啦。”

阿兰卡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时候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准备应付一切。”姑娘沉着地回答说。

"我的孩子，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指望我来照顾。我要在各方面帮助你。我家为他戴孝的那个人甚至在他死后还使你遭到许多不幸。我想尽可能减轻你遭到的种种困难。请你相信我的话，告诉我：你打算到哪儿去呢？准备怎么办呢？只要我能办到，我要在各方面帮助你。"

"我想留在这儿，夫人。"阿兰卡抬起头来平静地望了望伯爵夫人的眼睛，满怀自尊地说。

"你不能留在这儿，我的孩子。要知道，这所房子要转给新来的牧师的。"

"爸爸在村里有一座小房子，我打算搬到那儿去。"

"你靠什么过活呢？"

"做工。"

"做针线活是挣不到几个钱的。"

"我会看孩子。"

"噢，可是如果你父亲被送到另外某个教区，难道你也不打算跟他在一起吗？你可以依靠我。我能保证你不缺吃不缺穿。"

"谢谢，夫人。既然我命中注定要孤身一人，那我打算留在这儿，就是远离父亲也不要紧。如果我不能跟父亲见面，他就是近在咫尺或者远在天涯，还不都是一样吗？"

"你在这儿会活活葬送自己，到别的地方去也许会过新的生活。我打算卸下我心灵上沉重的罪过，因为在你遭受的种种不幸中我也有一部分责任。我给你钱，你可以安排你的生活。你分担了我的痛苦，我也打算把我的财产同你

分享。请你相信，这不是空话。”

阿兰卡只是默默地摇头，仿佛说：“不，不。”

“你该想一想，一个人遭到痛苦和不幸的时候，连朋友也会不理他。谁也不怜悯不幸的人，大家都找借口远远地避开他。现在你年轻漂亮，但是忧伤很快就会使人变老。如果你留在这儿，你会断送自己。在我们这个村子里谁都认识谁，大家会很快就憎恨无依无靠的人。人们会嘲笑他受痛苦的原因。人们看见他们从前羡慕的人遭到屈辱的时候，心里会幸灾乐祸。你越漂亮越纯洁，他们就觉得你越可恨。坏人会把你当成他们的仇人。在别的地方你能找到新的朋友。这儿的每一件熟悉的东西，每一个人的白眼都会给你带来痛苦和不幸。在外地的那些陌生人当中，你可以随意安排你的生活。我用可以购买一座大庄园的钱来给你父亲买房屋、葡萄园、花园和土地。我要成为你终身的保护人和朋友。我向你敞开所有的大门，帮助你结识主宰你父亲自由的大官。我准备涤清你们家由于我们而遭受的种种痛苦。当我看到你幸福的时候，我会衷心感到高兴。”

阿兰卡一听到这番话，就从位子上站了起来。

“谢谢您的好意，夫人。不过我要留在这儿。即使我为了一口饭不得不给人当佣人，我也不离开这儿。夫人，您知道这个戒指的来历吗？”姑娘一边把左手上的戒指给伯爵夫人看，一边问道，“这就是使我留在这个地方的原因，而且任何势力也不能使我离开。把戒指戴到我手上的那个人对我说过：‘我要离开了，要漂泊人间，到处流浪，但是我是被

迫这样作的。无论命运把我抛到哪儿，我的心始终在你的屋子周围，就象星星围绕太阳一样。你留在这儿吧，我会回到你身边的。你无论受到什么威胁，无论人们怎样企图赶走你，你都要在这儿等我，反正我会回到你身边的。即使是圣母本人对你说："走开！"你也要留下来，因为我一定会回来的。'夫人，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留在这儿了吧。世界上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痛苦和不幸能够迫使我离开这儿。我甘愿受苦受难，甘愿过穷苦的生活！即使我成为最穷的人，我也不离开这儿。不错，我也许会在这儿虚度年华，会发疯，但是我就是不离开这儿。"

现在轮到伯爵夫人站起身来了。她拉起姑娘戴着戒指的那只手。

"这么说，你在爱我的儿子吗？你知不知道我也爱他呢？我们俩谁应当为谁离开他呢？谁应当放弃对他的爱呢？"

阿兰卡的脸上露出绝望的表情，她打算把自己的手从巴拉德莱夫人手中抽出来，但是夫人紧紧攥住它不放。

"夫人啊，您怎么能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只有死才能使我离开他！您打算要我自杀吗？"

伯爵夫人终于放开了姑娘的手。她带着异常善良和欣喜的笑容望了望姑娘。

"不。我希望他属于我们俩。你当我的女儿吧。让我既有儿子又有女儿。你现在就到我们家里去，就拿我们家当你自己家，等我儿子回来，你们可以相亲相爱。只要儿子

留给我一点儿爱，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阿兰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夫人啊，您这些话太好了，好象一个美妙的梦。我无法相信竟会这样一步登天。”

“你说得对，”伯爵夫人叹息说，“因为你感到我的面孔非常冷酷，而且又说过一些可怕的话。你怎么能相信我想让你幸福呢？人们都认为我象雕像一样没有心肝，因此谁又会相信我能对人产生温暖的感情呢？是的，你说得对。但是我要让你信服，我非得等你承认我说的是真话以后才能安心。你在我旁边坐下吧。”

伯爵夫人几乎强制地让姑娘坐到她身边的沙发床上，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你瞧。这是我今天接到儿子从俄国寄来的信。我叫他回家，这封信是他在路上寄来的。我决意不拆开它，而把它给你带来，让你亲手拆开看看他写些什么。在这几个钟头里，我心里多么着急，那就不用说了！”

阿兰卡低下头吻了吻伯爵夫人的手。

“算了，快把信接过去念给我听吧。你认识他的笔迹吗？”

伯爵夫人指了指还没拆开的信封上的地址。

阿兰卡接过信来，突然她脸上的感激和兴奋的笑容消失了。她怯生生地抬起头来，睁大两眼惊讶地注视着巴拉德莱夫人。

“你怎么啦？”

"这不是他的笔迹。"姑娘喃喃地说。

"怎么会不是他的笔迹呢？给我瞧瞧。我无论如何是认识儿子的笔迹的。瞧，这个'a'就准是他写的！他写字的笔道一向很粗，一眼就看出是男子的性格。这是……"

"巧妙的伪造信……"姑娘小声说。

"念吧，念吧：'致我亲爱的母亲①'，只有儿子才能这样写。这儿是邮戳——'奥尔沙'。这个城市在俄国中部。你懂法文吗？"

"懂。"

"谁教你的？"

"我自学的。"

"你快点把信拆开吧，一拆开你就会相信这是他写的了。火漆上的纹章是他的，你瞧见了吗？"

"那我就拆开了？"姑娘说，当她为了不损害印记，用一把小剪刀小心翼翼地从边上剪开信封的时候，她的手指微微有些哆嗦，她终于把信纸抽了出来。

她刚一看到第一行字，脸上就流露出欣喜的光辉。

"'亲爱的妈妈！'这真是他的笔迹！"

"噢，这回瞧见了吧？"

但是姑娘的面孔立刻变得比刚才更加不安和严肃。她的脸色宛如春天里北风追逐雪云时大地景色瞬息万变的样子，高兴倏然变成了忧伤。

---

① 原文是法文。

"什么？你说呀！"

"只有这几个字是他写的：其余都是别人写的，而且写的是法文。"

"别人写的？我求求你，赶快念吧！"

信纸在阿兰卡手里直哆嗦。

"'夫人！请原谅我在信封上模仿您儿子的笔迹，欺骗了您。我这样作是为了不使您受惊，如果您控告我，我会被流放到船上去服劳役。我的朋友艾登打算亲自给您写信，但是他刚写了第一句话，笔就从他手里掉了下来——他失去了知觉。

"'您不用害怕，艾登虽然遭到了危险，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再过两三个星期他就能完全复原并继续赶路。'"

"他遭到了危险？"伯爵夫人大声说。"啊，往下念，我恳求你！"

尽管巴拉德莱夫人万分不安，但是姑娘激动的神情并没有逃过她的注意力。可怜的阿兰卡姑娘必须鼓起最大的勇气才能继续念信。

"'我把事情的全部经过从头到尾毫不隐瞒地告诉您。艾登刚一接到您叫他回家的那封信，就把沙皇的宫廷、预期的奖赏和消遣作乐全都放弃了。我劝他留下，然而无效。他始终回答我说："母亲在召唤我，我要回去。"'"

阿兰卡念完这段话以后，用充满感激和深情的目光偷偷地瞧了伯爵夫人一眼。

"'当我感到留不住他以后，我决定跟他一道走，送他到国境线上。也许我不送他倒好了！那样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人们也许不会让他在暴风雪的天气动身，他也不会被狼群追赶，也用不着在第聂伯河冰上滑两小时的冰了。'

"'夫人，我打算告诉您，艾登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当我们拼命奔跑，躲开狼群的时候，我的一只冰鞋掉了，我落到束手无策的境地；艾登单独跟追踪我们的狼群进行了一场大战，他用手枪和匕首打退了恶狼，保卫了我。他打死了四只狼；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一听到这些赞扬的话，母亲的脸上泛起了自豪的红晕，但是她的眼睛却没放过阿兰卡的脸色变化。阿兰卡越往下念，就越显得激动。她的嘴唇发青了。看起来，姑娘的爱跟母亲的爱有所不同。当斯巴达式的母亲为儿子感到高兴和骄傲的时候，情人的英勇行为却使阿兰卡万分担心。

"'然后我们又继续奔跑，这可很不容易，后面至少有两百只狼在追赶我们！'"

"天啊！"母亲惊慌地大声说。现在她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阿兰卡念得很快，几乎象说绕口令似的，但是她的眼里涌出了迷茫的泪水，声音也不时中断。

"'远处出现了哥萨克岗哨，我们眼看要得救了，我们在第聂伯河的冰上滑行着，突然碰上了渔夫凿开来捕鱼的冰窟窿。一个冰窟窿新结了一层薄冰，我们没有发觉，一下子就掉了进去，沉到冰层下面去了。'"

"仁慈的主啊!"巴拉德莱夫人大吃一惊。

阿兰卡没有作声，她的头向后一仰，两只眼睛痴呆呆的。她的脸色变得惨白。她的手痉挛地攥紧信纸，浑身象发疟子似地直打哆嗦，眼神显得很痛苦。

伯爵夫人抱住可怜的姑娘，抚摸着她的面颊。

"你冷静点吧，亲爱的。瞧，看来你还没有我坚强呢。要知道我是他的母亲，我的担心并不亚于你呀。"

阿兰卡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泪水溶化了凝结在她心里的恐惧。巴拉德莱夫人把姑娘紧紧搂在自己胸前。

"别哭。把信给我，现在我来念。你看，我是不会哭的。许久以来，当我痛苦的时候，我学会了抑制自己的眼泪，并且完全掌握了这门艺术。让我们看看他往下写的是什么吧。"

她说着紧紧抱着姑娘，把信拿得二人都能看见，然后说：

"'母亲给我那张护身符保护了我，在我们动身以前，我要把这张护身符给艾登。这是一张非常灵验的护身符，它能防枪弹、防狼、防水、防坏人和疾病。但是我的朋友艾登没有接受。他对我说他有星星保护，不会遭受任何灾难，这星星不是别的，而是爱他的女人的眼睛！当渔夫把我们拖上岸来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他："你的星星还在照耀着你吗？"他笑了笑回答说："在照耀着，一共四颗！"（一念到这几句话，两个女人同时觉得好象有一股电流通过了全身，她们的心弦一致震荡起来。）不久以后艾登得了热病，幸而现在已

经好转了。我昼夜守护着他。救命的星星照旧亮晶晶地照耀在他的头上。今天他准备打起精神来写信，但是您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办到。只好由我来替他往下写。夫人，但愿您别担心这一切，因为危险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星期以后我们就能继续赶路了。这以前我只请求艾登的星星别过分为他流眼泪，因为在我们俄国这里星星的眼泪会变成雪，我们一路上的雪本来就够多的了。

廖尼得·拉米罗夫。'"

两对星星画了个十字。她们眼睛里放出的光辉中已经没有泪水了，她们容光焕发，流露出无限欣喜的神情。

巴拉德莱夫人把阿兰卡的头搂了过来，吻了吻她的前额，温柔地小声说：

"我的女儿！"

姑娘跪在她的脚旁，抱住她的膝盖，把自己热辣辣的面孔枕在夫人的膝盖上，而夫人一句话也没有说。

但是这种默默地承认对每一个善解人意的人来说却充满了深沉而含蓄的意义。

伯爵夫人把手放在姑娘的头上……

一个钟头以后，乡村牧师的女儿跟伯爵夫人一道坐上巴拉德莱家的轿式马车，离开了她那简陋的屋子；全村的人看了都非常纳闷。两个女人满面春风，热烈地交谈着。她们现在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

乡村公证人的妻子看到这种不可理解的现象，立刻照

她那两个游手好闲的儿子后脑勺一人打了一巴掌，对一个说："去跟着那辆马车，看她们到底上哪儿去！"然后对另一个说："快去打听打听牧师家里有什么消息！"不一会儿两个孩子跑了回来：第一个告诉说马车拉到老爷的院子里去了，当她们在大门口下车的时候，伯爵夫人拥抱住小姐，在她们登上台阶的时候，伯爵夫人的手始终扶在小姐的肩上；第二个孩子气喘吁吁地一口气说：教堂执事和看守人说牧师的屋子现在交给他们看管了，据说小姐今后要长期住在伯爵夫人的公馆里了。

萨尔玛什大娘提着个卧有一只老母鸡的篮子。一听到这番话，手里的篮子就掉了下来。她双手举起来一拍，大声说：

"唉，要是已故的老爷看见这种事那可就热闹了！"

加重点的几行字

从那时候起，萨尔玛什大娘没有一天不一清早就跑到伯爵夫人的公馆去打听新闻。

那儿有她的一位善心的熟人——老管家；他经常把老爷家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她。

可敬的巴戈·马尔顿对萨尔玛什大娘的确一向是有问必答，同时他也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权利，那就是说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话。他的消息实际上跟真相完全不符，不仅如

此，而且往往跟多少近乎情理的、富于诗意的杜撰也差得很远；但是可敬的巴戈·马尔顿把这些消息告诉萨尔玛什大娘时异常镇静而严肃，她根本没有想到这可能是假话。

“我们亲爱的阿兰卡小姐近来怎么样？”例如有一次公证人的妻子问道。

“我不知道。她在夜里被送到维也纳去了。”可敬的巴戈回答说。

“送到维也纳去了？干吗把她送到那儿去呢？”

“一位大老爷要跟她结婚。”

“什么样的老爷？”

“不是一位秘书就是委员，要不就是科长！”

“噢，公正的主啊！年轻吗？”

“六十六岁了，你能说年轻吗？”

“是啊，这还用说，岁数真不小啊。可怜的姑娘为什么要嫁给这样的老头子呢？”

“为了靠这位老爷帮忙释放她的父亲。”

“这么说，牧师先生真被判刑了？”

“发配到船上去服劳役！”

“圣母玛利亚啊！到船上以后干什么呢？”

“船要从欧洲开到美洲去，所以叫他拉纤。”

“这可真是可怕的惩罚呀！”

“那还用说！”

正如我们看到的，可敬的巴戈·马尔顿在说这些新闻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萨尔玛什大娘敢发誓说他的

每句话都千真万确。

一天早上，萨尔玛什大娘又突然来到善良的管家跟前，向他问道：

"说真的，你们家要来客人吗？"

"要来客人。您怎么知道？"

"今天早上我照例又朝你们的公馆瞧了瞧，突然看见右厢房的每个烟囱都在冒烟，这说明以前没有生火的那些房间里现在生了火。可见有客人要来。谁呢？"

管家这次说了真话：

"今天少爷要回来。"

"哪位？你们不是一共有三位少爷吗？"

管家随即回答说：

"当近卫官的那位。"

"当近卫官的那位？难道国王许可他离开吗？"

"在他离职的时候国王另选了一位。"

"照你说来，真是近卫官要来啰？真有意思，他怎么来呢？"

"自然是骑马呗。"

"骑马？他骑什么样的马？"

"雪白的。"

"他穿什么衣服呢？"

"浑身金缘带的深红色制服，插着翎毛的貂皮帽和豹皮的大衣。"

"豹皮的大衣？天啊！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豹子呢。"

萨尔玛什大娘听了这桩新闻以后，撒腿就向村里跑去了。

当天，伯爵夫人的公馆里真的来了一位客人。

艾登寄来一封信，这一次已经是从伦贝格[1]寄出的了，而且是他亲笔写的。他派信使先走，信使把信送到了，他在信中把自己到达的日子通知了母亲。

午饭以后，巴拉德莱夫人吩咐套上旅行马车，然后动身到最后一个驿站上去接儿子。

她是一个人去的，没有带任何仆人。

她在松奥格拉卡驿站上等到了儿子。天色刚一入暮，艾登就准时来到了。

母子的见面是温情而又动人的。

"唉，你可不知道，你在路上遇到的灾祸多让我提心吊胆啊！"

"全都已经过去了，妈妈。我们终于见面了，"年轻人一边吻着母亲，一边回答说。

他们没有停留；艾登坐上母亲的马车，马匹拉着他们很快地向贵族山驶去。

他们到达村里的时候，天还没有黑。

一座陡峭的山峦耸立在无数花园上空，从山峦上可以眺望整个阿尔弗列德平原；山麓松树成行，苍翠的松树丛中露出一座灰色的埃及式大理石建筑物；建筑物的墙壁在夕

---

① 匈牙利人对里沃夫的称呼。

阳下闪着金光。

艾登停住了马车。

“妈妈，咱们下车吧。”

巴拉德莱夫人明白儿子的用意。他们走下了马车。

艾登把手伸给母亲，默默地扶着她向山峦上的松林走去。

山麓的大理石正门旁边有一间小茅舍。这是巴拉德莱家守墓人的住屋。艾登把老守墓人叫了来。

守墓人拿着一串钥匙来了，他一连打开了两道门；一道门是实铁铸的，另一道门是透花铁板的。守墓人点燃一盏灯，领着母子二人顺着台阶走进墓穴。

在昏暗的墓穴里，守墓人把一个不久前砌的壁龛指给母子二人，壁龛旁边的大理石板上闪耀着金刻的勋章，它们在贵族徽章下面排成了一排。这儿长眠着铁石心肠的人，他那施有防腐剂的肉体甚至在他死后也没有化为灰烬。

母子二人手牵手站在墓穴里，他们怀着同样的感情，因为可以想象得到，儿子的每一滴血液在循环一圈以前都要无形中经过母亲的心脏。他们俩追念着亡人，心里在跟他说着同样的话。然后他们互相拥抱着回到了人间。

艾登在公馆里碰见了熟悉的面孔。老仆们和老管家照旧向他鞠躬，只是身子也许弯得更低一些罢了，因为大少爷现在已经成了一家之主。

艾登发现母亲的面容丝毫没有改变。她依然象他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时候那样冷漠而忧郁。对她说来，很早以前

就开始守寡了，只不过最近才穿丧服罢了。

巴拉德莱夫人现在跟儿子谈话的声调仍然显得冷酷无情，仿佛铁石心肠的法官还在隔着墙揣度她的每一句话，并要对她的任何一点感情的流露作出严厉的判决。

艾登换下旅行衣服重又走进大厅之后，母亲便把他领到父亲原来居住的那些房间里。

“这些房间今后就归你了。你应当接待那些将要来访的客人。你是知道的，我们家来访的客人很多。他们知道你回家以后，一定会立刻到这儿来。现在你是家长了。”

“随你吩咐，妈妈。”

“我们很有钱，我们的事业应当由男人来经管。我们的家业很大，有各种各样的财产，你应当把它整顿一番。”

“我一定尽力而为，妈妈。”

“你作为长子和合法的继承人，自然也要成为你两个弟弟的监护人。你必须抑制自己的感情，要表现得英明理智。你的两个兄弟性格不同，他们彼此很不相似；你的哪一个兄弟也不象你，你要了解他们每个人的个性。”

“我要细心地、友爱地着手这样作。”

“我们家在州里很有声望，你应当决定将来任什么职位，选择哪个人当你的助手和领导哪一个政党。”

“我将征求你的意见，妈妈。”

“你在这里是个新人，大家都会巴结你，打算讨你的欢心。你在说话之前应当考虑考虑。你要说你领会到的，如果不可能，你就保持沉默。你应当决定沉默到什么时候，是

否永远沉默，以及要不要为你心里产生的问题寻求答案。你应当决定领导人们还是追随他们。”

“这些到时候我都会学会的，妈妈。”

“你的时间不多啦。几天以后，客人们就会从各地到这儿来。你父亲规定了会议的日期。你和我都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也许知道吧，妈妈？”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根据你急着叫我回家，我便这样猜想。”

“你自己不想回来吗？”

“一接到你的信，我马上就收拾动身了。”

“你没有考虑你作为巴拉德莱家的长子，有权继承州长的职位吗？”

“据我了解，现在是总管先生在担任州长的职位。”

“他担任这个职位只是因为老州长病了，不能主持政务。可是你很健康，只要你愿意，州长的职位会归你担任的。”

艾登凝神望了望母亲的眼睛。

“妈妈，你叫我回来不是为了这件事。”

“是的，我的孩子。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这就告诉你。你父亲在遗嘱中说，他希望在他死后六个星期我就把手伸给总管先生。在贵宾云集的节日里，应当宣布订婚。”

“我衷心地赞成父亲的遗志。”艾登低着头说。

“你父亲希望我们家有可靠的支柱，也就是有个能担负

起他过去担负的那种重任的人。你是知道的，所谓重任就是操劳国家大事。”

“是的，妈妈，这个任务的确很重大。”

“你能让我来担负起这个重任，让它把我的肩膀压坏吗？”

“如果这是父亲的遗志……自然，如果妈妈本人愿意这样……”

“难道我的想法对你就是法律吗？”

“你很了解，妈妈，我把你的心愿看成是至高无上的。”

“好，那我就告诉你我的心愿是什么。巴拉德莱家需要主人和主妇！主人要能运筹帷幄，主妇要能仪德感人。”

“是的，妈妈。”艾登低下头同意说。

“主人就是你！”

艾登惊讶得哆嗦了一下。

“是这样，你要成为我们家的主人，你的妻子要成为我们家的主妇。”

艾登长叹了一口气。

“妈妈，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你不打算结婚吗？”

“永远不结婚！”

“别这么说！你只有二十四岁。谁知道你还有多么漫长的生活道路啊？你这辈子心里总说‘永远不结婚’这句冷冰冰的话吗？”

“妈妈，你很了解我为什么拒绝结婚，”艾登小声说，“我学会了默默地忍受痛苦：妈妈，这是我从爸爸和你那儿继承来的。我不怨天不尤人，我默默地忍受。当然，你是知道默默忍受的滋味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始终保持沉默！除了我慈爱的母亲而外，我不能爱任何人。我准备继续受苦。就让我们两人，守寡的母亲和她的苦行僧般的儿子一同受苦吧。”

巴拉德莱夫人听到儿子这段伤心的话以后，忍不住笑了。

“你真是个幻想家，艾登。你不会成为苦行僧的。世界上有的是漂亮的姑娘值得爱。你会找到一个可心的姑娘的。”

“你是知道的，这决不可能！”

“如果我已经亲自给你找到了那样的姑娘呢？”

“不解决问题，妈妈。”

“你别忙，”母亲温柔地搂住儿子回答说，“没有看到被告人，谁能作出判决呢？你还没有听取被告的话，就当起法官来了！”

“妈妈，我本人就是被判决终身受苦的被告。”

“可是我替你选择的那位姑娘美貌如花，聪颖过人，并且她还爱着你呢！”

“即使她象天仙那么美，安琪儿那么善良，即使她的心地象妈妈那么高贵，我也绝不爱她。”

“啊，你别发这种可怕的誓！真的，你会后悔的！瞧着

吧，你准会收回你的话！至少你去看看她的画像吧。它在我那个房间里。”

“我对她的画像不感兴趣。”

“是否真的不感兴趣我们立刻就会看到。”

母亲挽起儿子的手，把他领进隔壁那个房间。她替儿子把门打开了，让他先进去。

艾登一进屋就看见了阿兰卡，她已经听见了母子二人的全部谈话，心里幸福得突突直跳。

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两颗相爱的心结合在一起呢？情人俩怎么能不流下幸福的眼泪呢？他们的嘴唇怎么能不融合在热烈的接吻中呢？

“啊，我的亲爱的！……”

“啊，我的心上人！……”

巴拉德莱夫人拉住两个人的手，低声对艾登说：

“喂，现在你相信我们家将有主人和主妇了吧？”

幸福的艾登也低声回答母亲说：

“相信！”

两个恋人吻遍了母亲的脸、手和肩膀。

巴拉德莱夫人默默地凝视着大镀金框子里的画像，那张画像并排摆在她那幅作闺女时的画像旁边。她转向那个从墙上高傲地打量着她的人，用勉强可以听见的声音说：

“你瞧见他们多么幸福了吗？难道看到这样动人的场面，你那颗硬得象铁石般的心也不会因而怦怦地跳起来吗？我没有听从你的话，难道我作得不对吗？到了新婚之夜，你

要来祝福他们还是诅咒他们呢？回答我呀，你这倔强的铁石心肠的人！”

但是铁石心肠的人依然那么傲慢地从镀金框子里望着他们。

两个恋人没有发觉这点。

伤心的母亲不声不响地走出房间去了，留下了他们两人；他们彼此还有许多话要谈呢。

巴拉德莱夫人镇静下来以后，从皮夹里掏出丈夫临终的时候口授她写下的遗嘱，用红铅笔在有关今天这些事件的几行字下面加上了重点。

目前一切都很顺利！……

订 婚 的 日 子

葬礼后过了六个星期，巴拉德莱家要举行订婚典礼的事就完全公开了。人们都在谈论这个家里今后的新主人。

贵宾们接到守寡的伯爵夫人的请帖以后，到这一天自然都从远近各地来庆贺这一家庭的喜事。

轿式马车、四轮马车、特别讲究的马车和普通的马车一清早就一辆跟着一辆驶进公馆的院子；这一次乘马车来的不光是男性的代表，不是的，先生们还带来了夫人甚至女儿。

真的，来的小姐非常多！

巴拉德来大少爷手上没戴戒指就回国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周围很远的地方。不用说这是一只值得围捕的珍贵野兽！

来贺喜的客人当中也有达列罗什·杰布隆。这一次他是摆出符合他身分的豪华排场来的。

他的旧马车蒙上了新皮子，车门上还绘着达列罗什家族的徽章。马车上套着四匹马，不过拉边套的马有一匹是从军马中挑出来的不合格的马，另一匹又有点瘸，第三匹带鞍子的马四个蹄子紧倒腾，再看看辕马，很明显，以前它是拉边套的；但是这辆马车看去还是非常阔气的，杰布隆的四匹马也跟其他每一位老爷的马车一样响着铃铛。

马车夫旁边端坐着一个随从。尽管他俩穿的制服不一样，但是两件制服都讲究地绣着边饰。随从戴着红色的骠骑兵制帽，它大大抬高了主人的身价。只可惜马车夫没有象其他老爷的马车夫那样粘上两撇小胡子；这种小胡子对他那饰有长带的帽子是最适合不过了。

杰布隆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来了一个女儿——一个相当俊俏的姑娘，不过又瘦又高。此外，她的腰身束得过紧，而且接二连三地嗑着湿乎乎的咖啡籽，为的是消除脸上的红晕。

可敬的杰布隆先生今天下车的时候不是穿的皮大衣，而是穿着崭新的薄毛呢大礼服；他那竖得高高的衣领可以给任何一个乡村裁缝树立名声。他的女儿披着绸披肩，戴着嫩绿的帽子。

“哎，雅诺什，您听我说，雅诺什，”杰布隆对随从说。

在家里的时候，人们都是用“你”来称呼这个人的。“您从车上卸东西的时候要小心，别把箱子摔了，听见了吗？里边有绸衣服。您要给我当心，雅诺什，什么也别损坏，不然你会挨耳光的……您就会挨耳光的。喂，嘉丽卡，你的袋子，不，这叫什么来着……手提包在哪儿？你要当心，别弄丢了，里边有贵重物品。”

突然传来了马蹄的得得声和马车骨碌碌的声音，这是订婚典礼的主人公利杰格瓦里来了。他坐着一辆崭新的、好象刚打出来的轿式马车，车上套着五匹纯血种的大走马。反正他有的是钱啊！在“代表职位”上，他想花多少就花多少！在马车夫旁边座位上端坐着一个真正的骠骑兵，骠骑兵跳下来打开车门，然后架住总管大人，让他能够神气十足地从踏板上下到地上。

如果我们说总管大人一下车头一个欢迎他的不是杰布隆，读者当然是不会相信的。

“欢迎欢迎，总管阁下！祝你贵体安康，万寿无疆！我们也刚到，仆人正在卸我那四匹马。连女儿也带来参加订婚典礼了！嘉丽卡，你在哪儿？这是我的大女儿。你可以看得出来，她岁数还不大。她连二十都不到，真的，正象法国人说的那样，嗨，真见鬼，你忘记她的全名啦！我的几个女儿的名字都很奇怪，我怎么也记不住。她们的名字都包含所谓的*历史事实*①，一听就能想起什么时候发生过什么

① 原文是拉丁文。

事。我的妻子是个很有学识的女人。她是个书迷！整天手不释卷。当我们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一个希腊女骑士轰动了全世界，请允许我告诉你吧，这个女骑士就是斯巴达大尉的女儿，名叫嘉丽克列雅。真是大名鼎鼎！就是那位在自己的小破船上凿穿了土耳其战舰的女英雄。我的妻子为了纪念她，就给我们的大女儿取名叫嘉丽克列雅。我们的二女儿名叫彼娅·卡罗琳娜。也许你还记得，国王陛下是在那时候结的婚；也就是说，我们为了纪念陛下的夫人，给女儿取了这么个名字。我们的三女儿叫阿达吉莎，因为当时在佩斯的剧院里初次上演《诺尔马》①，我的妻子去看了那次演出，坐在包厢里，我们的四女儿就是在全世界的人都非常醉心于帕拉茨基②的时候落生的，你还记得吗？是啊，我们也听到关于他的某些传说，因而我们给四女儿起名叫里布莎。后来我有些后悔，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已经没法改了。为了证明我们真正的爱国精神，我们给末一个女儿取了个道地的匈牙利名字——本戴古哲拉，为的是纪念古代匈牙利人著名的领袖③。”

“杰布隆大叔，可见你有五个女儿罗？”总管大人笑嘻嘻地问。

“不，好象有六个。也许真是五个吧？我自己也搞不清

① 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的歌剧。

② 帕拉茨基(1798—1867)，捷克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家和政治家。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站在反革命的亲奥立场。

③ 指的是匈牙利部族的领袖阿尔巴德的战友本戴古兹。

楚。嘉丽卡，你们一共姊妹几个？姊妹五个？你们吵得多么厉害啊，我觉得你们好象整整有七个！”

在爸爸谈话的时候，嘉丽克列雅小姐尽量闪到一边。杰布隆趁着上台阶的机会就向总管大人诉了苦，说女儿们太让他操心，特别是其中三个已经到了该带着参加舞会和出嫁的时候了；此外他那可敬的夫人又得了偏头痛，不能带女儿出门，于是他这位作父亲的只好亲自到各个可以让成年的女孩子露面的地方去。

他们在前厅里分手了。管家和仆人把分配给他们的房间分别指给了他们。

总管大人在巴拉德莱家里通常占三个房间。外室里已经有来访者在等待他了。

他首先接见萨尔玛什·米海依，萨尔玛什受到特别的优待——当总管大人在卧室里换衣服的时候，他可以编造些新谣言给大人解闷。

“喂，有什么新闻吗，萨尔玛什？”显赫的总管大人愉快地问他这个忠实的报信人。

“总管阁下，最值得注意的事是大少爷艾登从俄国回来了。”

“这我已经知道了。他是被叫回来的还是自动回来的？”

“有人通知他说：老爷死了，现在可以相亲相爱啦！”

“对了，这一定是那个小丫头干的。她有什么消息吗？”

“她已经不是小丫头了，她已经订婚了。”

“你说什么?”

“她订婚了,”萨尔玛什神秘地小声说。“我是听别人说的，但是消息非常可靠。巴拉德莱夫人说服了她。牧师遭难的事打动了女儿的心，又加上夫人慷慨地给她一大笔酬劳。最后她终于决定嫁给维也纳的一位科长，那个人能私下了结控告她父亲侮辱圣上的案子。女儿要使父亲获得自由，给了那位科长很多钱。案子已经了结了。小姐被送到了维也纳，而老牧师已经在昨天晚上回家了——这一点我确实知道，因为我是亲眼看见的。这些消息的来源都非常可靠。”

“大少爷怎样呢？生气没有?”

“这一点目前我还说不好。艾登少爷回家以后，没离开过自己的房间。他不让任何仆人去见他，谁敢向他打听什么事，他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轰走。”

“他似乎是愁坏了。不过没什么，我们能给他治好。夫人怎样?”

“看样子是心满意足啊。”

“那还用说！我了解她。”

利杰格瓦里先生一边这样交谈着，一边把落满尘土的风衣换成一身黑色的礼服。他深信事情一定很顺利，于是在一群吹牛拍马、谄媚逢迎的随员的簇拥下，一直走进了豪华的大厅。可敬的萨尔玛什·米海依在他那群随员里是占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总管大人在华丽的大厅门口又碰上了达列罗什·杰布

隆。杰布隆万分惊讶地说：

“亲爱的朋友，总管阁下，不知为什么这儿陌生的面孔非常多。”

“这完全可能。”总管大人回答说。

“说得更正确一些，与其说是陌生的面孔，不如说是过分熟悉的面孔，而且是非常讨厌的面孔。”

“杰布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利杰格瓦里笑了起来。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杰布隆生气了。“你仔细地四下里瞧瞧吧。你到处都会碰到敌意的面孔。什么东西把这些异己分子都带到这儿来了？”

总管大人认为杰布隆的意见的确值得注意，但是他说：

“这没什么了不得的。州里各党派的代表都希望向年轻的州长继位人表示自己的敬意。这是礼节。让人们表白自己的敬意吧。这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不错，总管大人不希望在这座房子里遇见自己在绿桌①上的死敌——选区法官托尔曼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州长的官邸对每个贵族都是敞开着的，在接见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有权到这儿来。归根结底，大多数在任何地方也是大多数。

“没什么，亲爱的杰布隆，这次我们也不怕他们！”

杰布隆舒开肩膀，挺起密密麻麻布满假石榴石扣子的胸脯。

---

① 指州等级会议的绿色桌子。

“说得对！只要托尔曼蒂敢于试试看！……我也有拳头！我要给他……”

但是他没等说出到底打算“给”什么，仿佛突然被魔鬼揪住了舌头似的，话在嗓子里梗住了……

“啊……你瞧！……”他一看到一个人从对面走进大厅来，就哼哼唧唧地痛苦地说。

这是阿兰卡的父亲，被贬黜的牧师。

达列罗什·杰布隆觉得这是手里拿着军刀的扎奇·菲里齐安①复活了，他正在毁掉遇到的每一个人，要求归还他那被劫走的女儿。

杰布隆觉得倔强的牧师直冲他扑来。

杰布隆感到自己罪恶深重。他想起牧师遭受的种种痛苦和不幸都首先是他杰布隆搞的鬼。要知道，牧师的飞来横祸正是从他这儿惹出来的啊！现在，当他们狭路相逢的时候，一股莫名的力量突然迫使杰布隆奴颜婢膝、满脸陪笑地攥住这位可怕的人的手。

“您好，牧师大人！您身体好？”

牧师没有掏出藏在腰里的匕首，没有把手从杰布隆的手里挣脱出来，恰恰相反，他一边跟他握手，一边说：

“谢谢您的关怀，先生。您看得出来，我还健在。”

自然，杰布隆没有忘记表示自己万分高兴。可是他并

---

① 根据传说，扎奇（扎赫）·菲里齐安是诺格拉德的贵族，他的女儿受了国王亲属的诱骗，为了拿国王给女儿雪耻，便向国王宣战。

不放心牧师，因为牧师在用犀利的目光向四下探视大厅。大概他在瞧看这回该收拾谁了，在寻找应当干掉的人吧！要不然在这种喜庆的日子里，当这儿聚集这么多达官贵人的时候他是不会猝然到这儿来的。不妨严格地监视他，不让他为所欲为。

“怎么好久没见您了，牧师大人？听说您上维也纳去了一趟，是吗？”

“是的。”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为什么不愉快？恰恰相反，我在那儿过得挺不错。”

杰布隆打了个哆嗦。牧师显然说的不是真话，这就是不祥之兆。

“那儿没有人欺侮您吗？”

“没有人欺侮我，倒可以说人们待我太客气了呢。”

“哼……大有文章的客气！”杰布隆心里想。

“阿兰卡小姐怎样？据说她已经订了婚，很快就要出嫁了，真的吗？”

老牧师并不回避这个问题！

“真的。”牧师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以致杰布隆和听到这场谈话的其他贵宾都非常惊讶。

“您对女婿满意吗，牧师大人？”

“非常非常满意。”

杰布隆摇了摇头。他一直握着牧师的手，看来不打算放开它；但是老牧师在告别时使劲攥了攥可敬的杰布隆先

生的手，以致杰布隆先生嗞地吸了一口气，就地一纵身。

“上帝保佑您，先生。”牧师说。

“让鬼保佑你自己吧！”杰布隆一面吹着贴在一起的指头，一面冲着牧师的背影嘟嘟囔囔地说。好家伙！好在还没有攥出血来。

“喂，牧师说些什么？”利杰格瓦里在杰布隆走到自己跟前的时候打听说。

“大概这个蠢货学乖了。他现在变得有些过于聪明啦。”

利杰格瓦里先生的嘴角上掠过一丝奸笑；他意味深长地说：

“从他到过的那个地方回来的人一般都会变得很聪明。”

“是这样，看来他对他女儿的命运还很满意哩！”

“钱能通神呀。走吧，傧相在等着咱们呐。”

“你的媒人是谁呀，朋友？”

“加尔法维·巴尔伯爵大人。”

“噢，我很了解他。他很有口才。我衷心祝贺你。你瞧，他在那儿！”

利杰格瓦里和杰布隆穿过挤满客人的整个大厅，向一个身穿礼服的人走去。

客人看到利杰格瓦里的时候，态度各不相同：当他从旁边走过的时候，有的向他深深地鞠躬致敬，有的扭过脸去或者仰头望天。利杰格瓦里感到纳闷：他那些敌人今天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不过到处的人对杰布隆都笑脸相迎。他亲眼

瞧见了，完全可以相信人们多么赏识他啊！

“我哪儿都瞧不见我的女儿嘉丽卡。她早就该换衣服了！”杰布隆不安起来。

“难道你没有瞧见大厅里根本没有夫人小姐吗？她们全都在女主人的房间里，等举行典礼的时候，她们会护送女主人到这儿来。”

“那么说要举行全套礼节啰？”

“照老规矩举行。未婚夫的媒人要向未婚妻的媒人提出问题，然后未婚妻的媒人要回答他。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正厅的两扇大门便要敞开，然后未婚妻在夫人小姐的伴随下来见宾客。接着就举行宴会。”

“是呀，这当然非常隆重。”

最后，两位可敬的先生终于走到了加尔法维伯爵——未婚夫的媒人跟前；三个人互相握了握手以后，都开始对州里的商人们说起讽刺话来；今天到这儿来的商人非常多，仿佛专门为了在自己主要对手的凯旋式上扮演牺牲的角色。这三位州里的要人先生认为胜利就在眼前，心里感到舒畅，他们不太把反对派的首脑托尔曼蒂放在心上。托尔曼蒂热烈地和兴致勃勃地跟可敬的兰格·别尔达兰牧师先生在交谈着什么。三位要人先生最关心的是为什么没有看见艾登。

这时年轻的主人正在大厅对面同一群跟他一样年轻的客人进行非常机密的谈话。毫无疑问，他只要看到他未来的继父，一定会走上前来。他毕竟会懂得他们两个人谁应当

先招呼谁。

但是三位要人先生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传来了他们非常熟悉的托尔曼蒂的洪亮的声音。托尔曼蒂请求贵宾们肃静。

这意味着什么呢？

“诸位先生，”这位州里有名的演说家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到这儿来是参加什么样的喜事。由于上帝亲自给这个家庭选择了新家长，这个家庭很快就会发出新的光辉。为了我们祖国的幸福，愿上苍保佑他百年长寿！”

“他在拍你的马屁哩！看来他悔过自新了！”加尔法维伯爵附在总管大人耳边小声说。

利杰格瓦里先生认为托尔曼蒂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

“大概我们最后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对他起了作用！”总管同样轻声回答说。

演讲人接着说：

“上帝让未婚夫在壮年的时候就当上了家长……”

“他夸奖得过分了！”利杰格瓦里先生心里想。

“……他委托我当他的媒人……”

“怎么回事？”我们的三位先生异口同声地大声说，接着困惑莫解地互相望了望。

“……并且向未婚妻的可敬的媒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同意结成姻缘吗？可以把未婚妻的手伸给未婚夫吗？”

现在真令人惊讶了。

如果说托尔曼蒂当上了未婚夫的媒人，那么加尔法维伯爵算什么呢？

谁来回答未婚夫的媒人呢？未婚妻的媒人在哪儿呢？未婚妻的媒人应当由主教大人担任，但是他还没有来呀。真叫人下不了台！

但是事情愈来愈乱七八糟了，回答托尔曼蒂的问题的竟然是兰格·别尔达兰牧师，他走上前来并且庄严地说：

“天赐良缘，白头偕老。愿两颗相爱的心结合在一起吧！”

“你瞧！牧师显然是发疯了！”惊慌万状的杰布隆冲口说出。

但是就在这时候谜底揭开了：大厅的双扇大门打开了，夫人小姐的行列出现了。巴拉德莱夫人牵着未婚妻的手走在前边。兰格·阿兰卡出现在贵宾面前。

这两个漂亮的女人——未婚夫的母亲和未婚妻真是一幅迷人的图画。

伯爵夫人穿着绣有闪闪发光的珠子的黑衣服，拖着带花边的长衣裾；她头上的石榴石冠饰闪耀着火焰般的光辉。她的脸上出现了人们从未见过的一种开朗的新姿——笑容。

直到现在，人们才全都了解到这位女人惊人的漂亮，她的眸子炯炯有神，象太阳般闪闪发光；她是真正的女王！

她牵着的未婚妻穿着长及脚后跟的白衣服，上面绣着白色的风信子石；她那温柔的脸上露出微微的羞涩神情，一

双漂亮的、含情脉脉的大眼睛覆盖在箭一般的长睫毛下。她的一举一动都露出处女迷人的娇媚。两个女人都非常漂亮，但是各有特色。

进来的女人博得了一片赞叹的声音。大家情不自禁地向她们迎了上去。

大厅门口摆着一张镶有拼花的漂亮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小小的金盘，金盘上盖着一块带花边的手帕。两个媒人走到桌子跟前。巴拉德莱夫人领着未婚妻向他们走去，把阿兰卡的手放在她父亲手里。

艾登站在托尔曼蒂旁边。

别尔达兰牧师揭下金盘上的花边手帕。盘里放着两只普通的订婚戒指，两只戒指已经不是新的了。牧师把两只戒指分别给艾登和阿兰卡戴在手指上，然后把他们的手合在一起。

牧师在作这一切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整个仪式非常简单，但是在这种朴实而简单的仪式中含有一种异常崇高的东西，使得所有在场的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不约而同地大声欢呼起来。

在人们欢腾的气氛中，谁也没有注意到未婚夫的母亲在她未来的儿媳耳旁低声说了几句话，同时把她搂在怀里，吻了吻她的前额。谁也没有听见别尔达兰牧师拥抱住他未来的女婿说：

"天上的统治者能听到人间统治者不喜欢的那些祈祷！"

连杰布隆也发觉自己在跟大家一道高呼“万岁！”直到他看见总管大人在怒目而视之后，他才明白自己太莽撞了。杰布隆吓坏了。无论如何他是不应当高兴的。杰布隆明白自己的错误以后，就赶紧纠正，他打算装糊涂。

“看来今天有两个订婚典礼。”他假装天真地对利杰格瓦里说。

总管大人没有回答，对杰布隆背过身去。

“这简直是耻辱！”总管大人对他那倒霉的媒人小声说。

“我们应当立刻离开这儿。”加尔法维表示说。

“无论如何不能这样作。这只会损害咱自己的名誉。恰恰相反，我们应当留在这儿，看看这一出……滑稽剧怎样收场。”

两位要人先生挤向前去，利杰格瓦里首先向艾登祝贺。他那反常的脸上堆着亲切的笑容。他拼命装做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尽管不让任何一个在场的人发觉他的愤怒和怨恨，极力让人们不至于嘲笑他。

可是大家都恣意地讥笑他。托尔曼蒂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颇带有奚落的意味说：

“总管阁下，您瞧，今天这位寡妇太太可太漂亮了。”

总管阁下只是怪里怪气地哼了一声表示回答，始终装傻的杰布隆在他背后接过来说：

“是啊！真象个新娘子！”

“对不起！”利杰格瓦里回答说。

“他已经是第三次跟我耍态度了。”过了一会儿杰布隆

向托尔曼蒂发牢骚说。

“你说话的时候尽量离他远点。”托尔曼蒂回答说。

订婚仪式以后，接着照例在公馆的餐厅里举行午宴。单就怎样让客人们入座这一点已经说明了许多问题。未婚夫和未婚妻并排坐在首席。艾登右边坐的是兰格·别尔达兰，阿兰卡旁边坐的是巴拉德莱夫人。别尔达兰牧师旁边坐着主教大人，巴拉德莱伯爵夫人左边坐着加尔法维伯爵；接着坐下的是总管和杰布隆，然后是许多我们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夫人和先生；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地了解想象的官级和地位与真正的官级和地位之间的差别。

杰布隆看见自己的女儿嘉丽克列雅坐在桌旁，只喃喃地说：“你瞧，她也在这儿！”直到这时他才明白了发生的事情的全部意义：既然艾登少爷很快就跟别尔达兰牧师的女儿订了婚，那他的女儿把自己所有丁丁当当的小玩艺儿都戴上不是白费吗？但是后来他却以此作为对自己的安慰：巴拉德莱夫人还有两个儿子，大哥的作法会成为两位弟弟有益的榜样，因为他表明真正的情人是不应当看重未婚妻的嫁妆和出身的。是的，今天的事情使许多暗自叹息的姑娘心里产生了新的希望！

宴会进行到最热烈的时候，开始了别有风味的举杯致词比赛。这种比赛跟匈牙利人殷勤好客的习惯是分不开的，也许这是匈牙利人的特色之一。

这种比赛很不容易，人们常常管它叫“致词比武”。

坐在一张桌旁喝同一些酒瓶里的酒的人应当各自发挥口才，尽量赛过别人。举杯致词的时候，可以祝贺在场的人，也可以祝贺不在场的人，但是在他的祝词中必须包含有最俏皮和绝妙的词令；举杯致词的人要使人兴奋，要运用双关妙语、《圣经》成语和诸如此类的优美文体。酒解放了人们的舌头，甚至使最沉默寡言的人也练习起“雄辩术”来；因而年轻人变得勇敢起来，老年人倒变得激动热情；席上顷刻便形成了“右翼”和“左翼”两个对立的营垒，双方尽量用一针见血的字句和俏皮的言词互相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席上产生了一种没有恶意的敌对气氛：俏皮的字句和玩笑话总是以友好的碰杯来宣告结束。谁要是打算嗔怪，那可就够他受！

只有艾登一个人保持沉默。他记得母亲的教导：“你在说话之前应当考虑考虑。你要说你领会到的，如果不可能，你就保持沉默。”

突然，一阵阵欢呼声从院子里传来，闯进了大厅里欢乐的举杯致词声中。

几百只喉咙一齐兴高采烈地呼喊起真可称得起欢呼的“乌拉”！

似乎这是村民和家仆们在向艾登和他的未婚妻表示祝贺。

院子里的喊声愈来愈大了，于是巴拉德莱夫人小声对儿子说：

“这是在向你们欢呼，你领着未婚妻到阳台上去对他们

说几句话吧。

艾登马上站起来，把手伸给阿兰卡。

可是欢呼声原来完全不是为了祝贺他们。

欢呼的不是村民，也不是巴拉德莱家的拥护者，而是总管大人的“私人近卫军”。

这是什么样的“近卫军”呢？

它由两百来个亡命徒组成：其中有附近贵族的潦倒子弟；有由于纵火、打架、盗马和其他的“英雄行为”而蹲过监狱的恶棍；有整天醉醺醺的、专爱白吃白喝的无赖；有把自己的领地荡尽以后想赎回来的讼棍；有让体面的爹娘提起来就脸红的没出息的儿子；还有脑筋愚钝的“大学的学混子”以及各色各样的无赖汉。这群目空一切的败类的头目是乡村诡辩家和前教会学校教员——州里的头号二流子。这就是总管大人所谓的“机动近卫军”。

总管大人常常从小路用大车把他们运往州里各城市，用他们吓唬胆小的人，进行捣乱并迫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投票赞成有利于他的决议；有时甚至发展到用他们来干掉贵族等级会议的个别不服从的代表。利杰格瓦里总是让自己的“近卫军”作为仪仗队走在前面，或是让他们作为一群“当地居民”来热烈欢迎他这位统治者。有一次他甚至为了在佩斯表示欢迎他，竟然把他们运到那儿去举行了一次鼓乐喧天的火炬游行。

今天，“近卫军”奉命在晚上举着火炬到巴拉德莱公馆来参加隆重的订婚典礼，目的是向赫赫有名的未婚夫和他

那位高贵的未婚妻表示祝贺。

每个“近卫军士兵”除了主人供给伙食而外，每天还能领到两福林的“工钱”。

这一次，利杰格瓦里的主要帮闲——可敬的萨尔玛什先生扬言说未婚夫要向人们撒钱的，正象俗话说的：“谁机灵谁就能称心如意。”

利杰格瓦里先生在一败涂地之后，才忽然想起订婚典礼计划中还包括有他的“近卫军”演出，这已经有些晚了。但是他安慰自己说那些人要到晚上才来；当萨尔玛什知道发生的事情以后，他也许能够想到通知“近卫军”取消火炬游行。

但是可敬的萨尔玛什先生这次显然闹出了笑话。这位乡村公证人跟大人先生们在一起觉得有些不自在，他把总管大人送到正厅门口以后，就悄悄溜出公馆，连忙去找他那伙狂饮的酒友去了。跟那些人在一起，他一向觉得“心情舒畅”。这时利杰格瓦里先生雇佣的“近卫军”拐进了他们很熟悉的田庄管理人的村子，这儿和公馆只隔着一座小花园。管理人对这类拜访已经习以为常了，不等人家特别指示就知道该怎么办。他很懂得匈牙利人殷勤好客的习惯，于是向客人们打开一个大板棚的门，摆好桌椅，宰了一头小母牛和一只羊，打开一桶啤酒，送来许多盘子、托盘、刀子、餐叉和汤匙，至于摆了多少餐具他连数都懒得数。

利杰格瓦里的喽罗们只等待可敬的萨尔玛什先生来参加宴会。萨尔玛什先生知道朋友们在等待着他，因此溜出

老爷公馆之后，仿佛虾从淤泥里爬回自己的窝似的。那儿至少不至于被夫人小姐们盯得浑身发抖。

因此，这一伙狐朋狗党玩得十分开心；这儿同样不缺乏非常热烈的言谈，跟老爷们那儿不一样的地方，只是谈话中不是夹杂着慷慨激昂的言词和双关的俏皮话，而是充满不堪入耳的脏话。年轻姑娘们的监护人和只会耍笔杆的小职员是这些酒肉朋友主要的攻击对象。当大家高兴得无以复加的时候，前教堂唱诗班的歌手——教员柯班奇·马加什从衣兜里掏出他为在今天的订婚典礼上歌颂最尊敬的未婚夫妇特意写下的颂诗，他向自己的同伙们朗诵了这首诗，一些庸俗的笑话和淫词秽语使得那些人不住喝彩。

这首歪诗很合大家口味，因此头号爱吵闹的鲁莽鬼博克沙·盖尔格把衣袖挽到满是伤疤的胳膊上，使劲在桌上一拍说：

“听我说，萨尔玛什，哪个糊涂虫出的主意，叫我举着火把去看未婚妻？连我祖宗也没听说过这种事。谁不是白天去看娘们。拿火把就拿火把吧，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得赶紧趁天没黑眼睛还看得清楚的时候就去。在这个棚子里吃喝有什么意思呢？”

这群人齐声嚷叫起来：

“对！咱们趁天还未黑马上就去！”

萨尔玛什说他的祝词是就晚上的情况写的，说里边写的全是静止不动的星星、神速的彗星、静悄悄的夜和傍晚的钟声，但是大家不管那一套，叫他马上全部改写。既然需要

烟子，好吧，他们就燃起火炬吧！

幸而他们当中还有个做事动脑筋的人，他想得很有道理，认为打着火把到公馆去不太方便，因为如果老爷们撒钱，他们抢钱的时候说不定会互相烧了眼睛。

这个主意很妙，可是趁天亮立刻就到公馆去何必找这么个理由。其实，在黑暗中怎么能看清撒出的钱呢？

决定马上到公馆去的想法得到一致的赞同。萨尔玛什打算表示反对，但是大伙儿却按照匈牙利人习惯的作法，抱住他的腿把他扛在肩上。博克沙·盖尔格也在那些老萨尔玛什的人当中。被人扛到肩上的可敬的萨尔玛什现在可以任意论证应当在晚上去而不在白天去的理由了，然而谁也不理睬他。

萨尔玛什被抬到了公馆跟前，这伙闹哄哄的人终于停了下来，巨大的"乌拉"声传遍了四周。"近卫军"只喊着"乌拉"却没有叫订婚人的名字。他们感到事情都是明摆着的，别的话应当由萨尔玛什替他们说。

萨尔玛什准备了一篇冗长的祝词：如果他打算把写上祝词的那卷羊皮纸打开，它可以一直铺到村边。但是他发现听到这伙略带醉意的人的欢呼声后走出来的，不是他们预料中的那位主子，而是挽着本地牧师女儿胳膊的艾登，于是背得烂熟的全部祝词都一下子从他脑子里忘掉了。牧师的女儿穿着白衣服，萨尔玛什以为她现在在维也纳，并且已经跟某个患痛风病的官僚订了婚。

他明白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件——一切都完全相反。

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好是赶快溜之大吉；但是他仍然坐在那些自愿扛负他的人的肩上，那些人紧紧抱住他的腿，不让他逃跑。现在这伙醉醺醺的人认为为谁欢呼都一样。不仅如此，当他们看见从公馆里走出来的不是他们方脸盘的主子和主妇，而是一对年轻漂亮的情侣后，他们反而加倍地高呼万岁！他们比刚才嚷得更加起劲了。

欢呼声终于平静下来，这时该萨尔玛什用他预先准备好的祝词来表达激动人心的感情了。

可是可敬的萨尔玛什先生的脑子里乱成一团，准备好的话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他的祝词本来不是为这对年轻人准备的，而要一边说一边改变词句又根本不可能。最后，萨尔玛什终于想起了涌到嘴边的一句唯一的开场白。显然，继续保持沉默就太不象话了，于是他终于开口说：

"最敬爱、最高贵的贤伉俪！你们亲眼看到这些贵族……"

萨尔玛什说到这儿便嗫嚅起来。他只好从头说起：

"……你们亲眼看到我们这些光荣的贵族。"

又是停顿。萨尔玛什吸了一大口气，打算继续往下说：

"你们看到，在这儿，在你们明亮的眼睛前面，聚集着一群向你们祝贺的光荣而高尚的贵族。"

当萨尔玛什又停下的时候，一个扛着他的忍不住了，大声吼叫说：

"喂，萨尔玛什！说呀，不然我就扔你……"

这句威胁话使萨尔玛什完全失去了演说的本领。

这时艾登出面调停了，为了解救这种难堪的局面，他主动说了起来：

“亲爱的同胞们！我代表自己和我的未婚妻对你们的祝贺表示感谢。我把人们高尚的精神面貌看得高于一切。我不是演说家，我特别喜欢那些实际办事的人。为了庆祝今天这个幸福的日子，我给你们五万福林……”

艾登这句话博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人人都不由得暗自盘算着自己能得到多少。

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沉寂下来后，艾登接着说：

“我给你们五万福林来接济和发展我们州的国民学校。”

回答他的是一阵死一般的沉寂。

“愿上帝保佑我们的祖国和民族！”

说完这话以后，这对年轻的未婚夫妇便离开了阳台。

哪怕是最微弱的欢送他们的欢呼声也没听到。

“哼！”博克沙·盖尔格不满地嘟囔说，“这么说，今天就是这样尊重我们贵族吗？”

“不过，如果要发展学校，那我就会被赶出门外。”可敬的柯班奇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谁给我们工钱呢？”

当前的问题使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到激动。这个问题应当由萨尔玛什·米海依来回答，但是这位乡村公证人失踪了，无论怎样也找不到他了。要是大伙儿现在看见了他，他一定难逃惩罚！但是萨尔玛什无影无踪了。

利杰格瓦里的光荣的军队刚才在管理人家里大吃大喝，现在他们回到那儿把所有的碗碟都打得粉碎，就这样发泄了心头高尚的怒气。然后他们骂骂咧咧地坐上马车滚回家去了。

一些客人也不愿留在巴拉德莱公馆里过夜。利杰格瓦里的拥护者们在战败以后都匆匆地撤离了战场。

他们公认的领袖总管大人在离开以前，在同巴拉德莱夫人告辞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夫人！今天我荣幸地最后一次到你们家来做客。如果哪个有远见的人即使在今天早上预先告诉我今天这些事，我也不会相信。不过您告诉我说，我也有先见之明。夫人，您同您的儿子离开了我去世的朋友和伟人在遗嘱中指示您们应该走的那条道路，我的朋友在他临死前未曾跟您谈话的时候，就把您们应当走的道路告诉了我。可是您们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夫人，有朝一日您还会想起我的话。您们选择的道路会使您们达到顶峰，不过这个顶峰叫做'断头台'。"

登上那个顶峰的第一步

"先生，您要抱自由主义态度倒很容易，您有三千霍尔特① 土地，而我在那儿一共只有三个小村庄。（喊声："'那

① 匈牙利土地单位。

儿'指什么地方？在那三千霍尔特土地上吗？")不在那三千霍尔特土地上，在沙罗什州和哲普伦州，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往下说吧：假如我们解放农奴，那就是说，你们要我跟我的五个女儿自己去耕种土地罗？如果我生来是个农奴，我就永远也不想当别的。农奴的生活真是一种享受！我们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的这种享受呢？是老爷，就当老爷，不是老爷，就别想当老爷。并非什么人生下来都是老爷，这能怪谁呢？比方说吧，我生来不是伯爵，我也就不要求人人都当伯爵！尽管我很为这苦恼，就象农奴为自己不是贵族感到苦恼一样。咱们好好想想吧，解放农奴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譬如说，为委任官员和选举贵族会议的代表，仅仅招待有贵族头衔的人就得花多少钱啊！要是我们再让所有的农民也有表决权，那会怎样呢？就是把全世界的酒都弄来也不够！（"左派"和"右派"都活跃起来。）大家仔细想想吧，如果庄稼佬也有权当官，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那样我们马上就会落得十个人只有一个官职。按法律规定，年轻人在获得官职以前，连结婚也不允许。敢情！我们那位演说家没儿没女，甚至也没有老婆，可是我却有整整五个……不，当然不是老婆，而是女儿。（全场活跃。）先生，您不会明白其中的意义！唉！我要是您的话，我也会抱自由主义态度哩！其次，这……叫什么来着……唔，国民教育！我们要它干什么用呢？老百姓没有我们的教育也能自生自长。过去除了僧侣，谁也不会读书写字，那时世界就已经存在了。就拿国王陛下的全权代理人来说吧，他本应当在诏令的火漆封口

上签个名，可是他也只用自己的剑柄在上面盖个印。哼，现在你们却异想天开地要教庄稼汉识字！要知道，他们一认识字以后，就不会相信上帝了。我们这样做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法律用拉丁文来写，就为的是让每个平民都无法过问，现在怎么样呢？竟要让每个婆娘、雇农和犹太人都能审查法律、运用法律、审判和掌管法律吗？！各等级贵族先生们，你们会看到这种种胡思乱想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我们想让老百姓有自由，我们就不应当把自由交给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把这种自由给予庄稼佬，自由还能保持完整无损，只要我们一交了出去，他们势必立刻就把它喝酒挥霍掉或者丢失。让我们遵循祖先千百年来的法规吧，既然我们跟它共存了一千年，也就说明还能共存千秋万代！”（右边传来欢呼声，左边传来嘲笑声。）

读者当然已经猜到了，发表这篇演说的人是我们早已熟识的达列罗什·杰布隆。在贵族山为巴拉德莱大少爷举行了难忘的订婚典礼三天以后，召开了州贵族会议，杰布隆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这次会议在州府里举行，由利杰格瓦里总管大人主持。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意见和观点针锋相对的两派人，就象骑士们参加比武大会一样在这儿聚会了。

作为客人从祖国远地而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党派代表、司法选民单位的成员和州“绿桌”的陪审员都分别入席了——有些人坐在大厅右边，有些人坐在大厅左边，跟着入席的还有人数众多的不同等级的贵族。出席这次会议的大

多数客人是副州长用州的资金请来的，其他客人是乘驿马来的，有的甚至是步行来的，在路上靠面包和肥猪肉维持生活。

开会那天，虽然天气不好，但市政大楼前面仍然是一清早就排了一长串帽子上插有白翎毛或黑翎毛的人。白翎毛表示属于进步党，黑翎毛表示属于保守党。来到的人要求让他们进会议厅去。这个阴霾的冬日刚刚破晓，从远近各地来的人们就已经把大厅两侧和紧里边的所有凳子都坐满了，只有大绿桌旁边的椅子——州里著名活动家们的座位还空着。

但是证明到会者的尚武精神的不光是他们帽子上插的白毛和黑毛——人们只要仔细瞧一瞧，就会发觉许多到会者的皮大衣和长斗篷里边藏着镶锡皮头的手杖和短把锤，这是“赞成”和“不赞成”① 的特殊论据。

“白毛”党在以前的贵族会议上取得了教训：对方辩论到最后用尽了一切论据的时候，便拿出“最后的论据”②，也就是镶锡皮头的手杖，于是那时便象一般所谓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白毛”党人取得这种沉痛的教训以后，也预备下反论据。他们也准备好了，一旦这次辩论又发展成交手仗，他们就要用锤子武装起来投入战斗。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双方绝对没有以严格禁欲的态度来遵守即将到来的戒斋节，况且外面的天气很坏：有时很

①② 原文是拉丁文。

冷，有时又下雨。因此，如果一个教徒在戒斋节以前到这里来喝两杯酒，谁又会责备他呢？

上午九点整，在利杰格瓦里的主持下开始了一般性的辩论。

“白毛”党打算竭力通过决议来严厉谴责行政当局现行的反动制度。为了使等级贵族和官员们相信必须采取这种根本措施，进步党动员了他们最出色的演说家。

为了对抗这一点，“黑毛”党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们从整个十六个区里搜集了一些最使人厌烦的无能的演说家，让他们那又臭又长、竞相追求词藻的演说来冲淡和消除进步党人演说的振奋人心的作用；反动派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分散代表们的注意力，使代表们忽略提交讨论的主要问题；把时间拖延到中午，直到代表们感到饥肠辘辘的时候才通过决议；迫使不耐烦的听众离开会场——一句话，就是要赢得时间。

但是这个意图没有得逞——“白毛”顽强地坚持着，一步也不离开。每个战士都下定决心决不离开会场，哪怕是饿到第二天也要等到辩论结束。

进步党人知道主持会场的人就是在等待这种机会：只要“黑毛”一占多数，他就会打断演说者的话，宣布辩论结束，然后把问题提付表决。到那时候，谁爱抗议谁就去抗议好了！

“白毛”没有退席。

最后，轮到他们的领袖——选民法官托尔曼蒂发

言了。

当他开始演说的时候，"黑毛"怪声狂叫：演讲人每说一句话，他们就大声表示抗议，用喊叫声和口哨声来打断他的话。然而托尔曼蒂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弄窘的：对方越高声嚷叫，他就越使劲提高嗓门，结果他那雄浑而低沉的声音盖过了几百人的喧哗声和喊叫声。要他沉默下来是不可能的。

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他在反击对方惯有的喊叫声的时候，由于辩论得过于激昂，他在自己的演说中运用了一些难听的话，说得委婉些就是讲了些"非议会的话"。

通常，如果演讲者这样过分激动，主席在第二次警告以后，有权剥夺他的发言并叫他离开讲台。可是在我们州里却流行着另一种规矩。托尔曼蒂刚一脱口说出骂主席的话，杰布隆和他的同道们一个个都猛然站起身来，立刻象猎狗扑向猎物一样扑向演讲人并齐声喊着："罚款，罚款！"

贵族会议立即通过"国库罚款"的决议来惩戒破坏议会程序的人。

但是这支"插曲"并没有使托尔曼蒂脱离常轨，甚至没有影响他的措词用字。他从容不迫地从侧兜里掏出钱夹，从里边取出四十福林（这是对这种行为规定的罚款数），把它放在州财务主任面前，然后继续他的愤慨演说。托尔曼蒂刚一讲话又说了一句过于难听的话，于是又传出杰布隆的喊声："罚款！罚款！"

这次托尔曼蒂甚至没有中断他的演说：他已经作好准

备，把四十福林拿在手里了，他把钱扔给了财务主任，并且继续演说。他的声音响彻大厅，直到他的钱包完全空了为止；在最后一连串骂人话出口的时候，他从手指上取下刻有贵族纹章的银戒指，把它扔给了财务主任作为抵押，这才结束了他的可怕的演说。

这篇演说从力量上来说的确很可怕，最后，它明显地表示建议接受萨特玛尔十二条①。

什么是萨特玛尔十二条呢？这是突然闪耀在我们政治生活的天空中的十二颗星星，它的光辉照耀着庄严的力量，它的名字叫"人民陛下"！

这些星星至今还在闪烁。

在那些遥远的年代里，它鼓舞着国内各州里接连出现的伟大斗争。

"萨特玛尔十二条"这几个有魔力的字在任何地方响起，它都会成为唤起风暴的信号。

托尔曼蒂的最后几句话湮没在人们的喊声中了，左右两边都不断呼喊着，一边喊"万岁"，一边喊"打倒"，弄得市政大楼的墙壁都仿佛眼看要倒塌了。

这两种意义完全相反的喊声仿佛势均力敌。

利杰格瓦里象木乃伊似的不动声色，端坐在他那带有高靠背和巨大雕花扶手的主席坐椅上。他象歌剧中的乐队

① 萨特玛尔和约是在一七一一年，当拉柯契二世（1676--1735）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失败以后签订的。

指挥一样指挥着这个“演奏团”，他根据前面铺开的总乐谱，知道什么时候该演奏《诙谐曲》或《快速曲》，知道大鼓什么时候应当跟长号决斗；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就是达到最高潮的时刻，用音乐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在“喧哗声”的时候，如果大鼓和长号不太积极听从他的指挥时，乐队指挥才会动怒。

不错，听众对乐队这种雄浑的演奏倒非常满意，但是音乐大师认为还有些美中不足……

利杰格瓦里的两眼似乎正在寻找一个人。他终于找到了。

“怎么样，萨尔玛什？”他调过头去问悄悄走近他椅子边的一个穿黑衣服的人。

“糟了，大人。”

“怎么回事？”

“‘白毛’采取了新的策略。过去他们派到大厅里的都是最和气的人，想让那些人稳住我们的人别动手。可是今天恰恰相反，派到我们人跟前来的都是从贝列德招募来的人。”

“那又怎么样？”

“我们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为了社会，他们倒是很乐意打碎别人的脑袋，可是不愿自己送死。因此无论怎样劝说，他们也不敢动手。”

“一群胆小鬼！”利杰格瓦里骂道，接着伸手去拿铃子。

总之，所有办法都无效。

第一，大厅里的“白毛”比“黑毛”多。

第二，“白毛”在这连鸵鸟蛋都能煮熟的火热的地方，从大清早直泡到午后四点钟并没感到厌烦，饥饿也好，“黑毛”演说家们冗长的演讲也好，对他们都不起作用，更不用说杰布隆的胡诌八扯使他们十分得意和开心了。

第三，进步党的演说家们不怕罚款，他们一边沉着地付钱一边继续演讲。

第四，等级贵族出身的“近卫军喽罗们”不敢挑起小小的争端；往常如果角斗起来，最后总是“白毛”越窗夺门而逃，可是今天却未必是这样了。

现在只好使用第五招儿，也就是最后一招儿：解散会议。

利杰格瓦里轻轻地摇了摇铃，用平常的声调向坐在他旁边的人们说，由于大厅里闹声太大和过于激动，开会所必需的正常气氛没法建立，因此继续……主席的话刚说到一半，他就发觉一切喧嚣声好象受到魔杖的指挥一样突然停止了，大厅里变得鸦雀无声，连蚊子的嗡嗡声都能听见，弄得他十分狼狈。

主席不得不在这死一般的沉寂中把他说了一半的话说完，他的话的意思是，他认为在这种可怕的大嚷大叫中会议无法继续进行。

这时候，这些话听来简直滑稽可笑。

“您说什么大嚷大叫？”托尔曼蒂笑着问。

利杰格瓦里知道：除了他，大厅里还有一个指挥者。

当然，喧嚣声刚才是有。不过“白毛”预先接到过指示：只要一听到铃声立即停止一切声音，仿佛他们被割断了喉咙似的。对方刚一沉默下来，“黑毛”也不作声了，以为他们自己的首领准备发言。

这样一来，大厅里突然沉寂了许久。

这个巧妙的策略使利杰格瓦里大人恼羞成怒了。这时，他正需要他的敌人和朋友都拚命叫嚷，可是大家非但没有叫嚷，反而注视着他，等待着他说话。

他企图把自己的计划强加给大会。

“现在虽然没有吵嚷，”他恼怒地说，“可是只要我们一继续辩论，马上又会乱成一团。大家太激动了。我行使主席的权力，宣布散会。”

但是利杰格瓦里今天很不走运。他指望这句挑衅性的话又会在寂静的大厅里引起一阵风暴，但是他的敌人大概仔细地研究过对方的这一招儿，他们对这一计谋也有所准备。利杰格瓦里说完这句话，大厅里依然鸦雀无声，只有托尔曼蒂用沉着的声调对他说：

“您愿意离开您就离开吧。我们可以另选主席继续开会。”

几百人齐声支持这个建议。

“咱们继续开会！您想离开您就离开吧！让副州长来当主席。”

大厅里爆发了难以想象的喧嚣声，只见胳膊乱挥，眼睛在涨红的脸上闪烁：“您愿意离开您就离开吧！”

但是主席并不愿意离开。

他怒冲冲地皱起眉头，用拳头在桌上一捶，声音断哑地喊道：

“这简直是反抗当局！是犯法！”

“是造反！”杰布隆嚷道。

“我们有责任制止这种反叛。如果贵族先生们反对散会，我们就要用武力驱散他们。”

“得赶快离开这儿。”杰布隆想，他很羡慕那些从阳台上观望这场鏖战的人。

“您就使用武力吧！那又怎么样？”托尔曼蒂回答说，他把双手抄在胸前，奔到主席的椅子跟前，盯着利杰格瓦里的眼睛。利杰格瓦里并不需要人家再三请求，他已经准备好发动这种事变了。

主席坐椅的后面有两扇门通向州长办公室。邻近的各个房间里一早就埋伏下了来自州里各地的全副武装的随从、宪兵、退职军官和警察局长。对附近的地痞流氓说来，这一天的确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日子。

总之，武装的队伍拔出了军刀，上好了刺刀，只等待着信号。离市政大楼不远的兵营的院子里站着一营士兵，他们把枪拄在脚边，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只要利杰格瓦里的讨伐队不够用，他们就立刻来接应。

“就照您的意思办吧！”利杰格瓦里大声说，接着转过身去。“警察总局长先生，执行您的职责吧！”

警察总局长和他周围的警察分局长们都是利杰格瓦里

的心腹，他们象狗一样忠诚和盲目地热心职守。

利杰格瓦里一声令下，警察总局长马上敞开大门，向整装待发的队伍命令道：

"宪兵们，跟我来！"

他确切地遵照主席的指示，说着就拔出军刀，带着他的帮手向坐在绿桌周围的人们扑去。

起初，大家认为这大概是开玩笑。从奥诺德会议①到现在，还从来没有过同胞代表互相残杀的事例，何况又是在贵族会议的大厅里。但是当大家看见敬爱的代表、端坐在绿桌旁边的和气可敬的人们、白发苍苍的长者一个个从椅子上倒下或是为了躲避在他们头上闪耀的沾满鲜血的军刀而逃跑的时候，人们的惊诧就变成了恐怖。

但是事件紧跟着发生了另一种转折。原来坐在绿桌旁边的许多人也有武器；年轻的法学院学生赶忙去援救白发苍苍的法官。大厅里响起怒吼声和军刀的铿锵声，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人竟打开了群架。

屠杀是在总管大人的准许下开始的，现在在他那最英明最仁慈的目光的注视下进行着。可是以后发生的事就没有得到总管大人的赞许和同意了：在短暂的搏斗以后，一群帽子上插着白翎毛的青年把警察总局长和他的爪牙们赶到

---

① 在拉柯契·费伦茨二世领导匈牙利人民争取独立的高潮时期，在奥诺德村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辩论后通过了废除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统治和宣布匈牙利独立的决议。

角落里，然后又从捷径——通过窗口——把他们从大厅里赶到街上去了。他们以后怎么样——那可就不得而知了。

宪兵队哪儿去了呢？

宪兵队还没有出现。

总管大人的人哪儿去了呢？他不住地向背后的门口张望，但是那些人始终没有来。在场的许多人也朝门口张望，从虚掩着的门里可以看见刺刀的闪光，但是宪兵没有出现。他们不可能没有听见军刀声、搏斗声和喊叫声，可是他们始终没有出来。

莫非谁用定身法把他们定住了吗？

正是这样。

大厅门外出现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惊险场面；要不是有人亲眼看见，多疑的人一定会说："这是在演戏①"。

就在警察总局长拔出军刀向代表们扑去，向宪兵们喊"跟我来！"的那一瞬间，州长办公室的门打开了，一个身材魁伟、体态端庄的年轻人出现在门口。

这是巴拉德莱·艾登。

他穿着一身礼服：黑天鹅绒骠骑兵上衣，带有玄狐皮镶边的深石榴石色骠骑兵披肩，头戴插有黑鹤毛的同样颜色的制帽；他身上的带扣、钮扣和披肩上的链子都是黑银的。——这身礼服说明他在给亲人服丧。他的右手攥着一把没有拔出来的宽军刀。他很仓促，甚至没来得及把刀挂到

① 原文是法文。

刀带上。

州里的宪兵们没来得及执行警察总局长的命令，艾登就用装在鞘里的军刀拦住他们通向大厅的去路。

“回去！不许动！”他威严地命令说。

宪兵们一时楞住了，然后威胁地向他跟前跨了几步。这个人是谁？他有什么权利拦住他们的去路？

“把刀放进鞘里！”年轻人敲了敲宪兵队长的大军刀，声色俱厉地说。“到走廊里去！”

宪兵队长向宪兵们小声说了几句。其中也有许多老兵，认识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人：这是他们去世的州长的儿子，州长职位的合法继承人，他很快会就任这个职位的！现在的州长是临时的，这个人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宪兵们把枪扛起来了。

“离开大厅，”艾登命令说，“听候我的命令！如果我叫你们，你们就来。”

老军人们服从了。这个命令很合他们的心。他们对事情发生这样的转折甚至感到高兴。

艾登连忙走进还在继续流血的会议厅。

警察总局长和他的走狗被赶出窗外去了；激动不安的人群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半掩半开的后门，眼看讨伐队就要从那儿冲出来；主席大发雷霆，用愤怒的目光催促人们去支援警察总局长，但是为时太晚，已经无济于事了——就在这时候，门口出现了唯一的一个人——巴拉德莱·艾登。

他精神抖擞，面孔气得通红，乌黑的眼睛里闪烁着高尚

的怒火！

他是否清楚了解自己的举动呢？莫非是一时气愤才这样做的吗？艾登走进大厅，他没有摘下皮帽，径直向主席椅走来。

利杰格瓦里笨拙地扭过身子，一边用右手痉挛地握住椅背，一边惘然若失地望着艾登。这时他好象印度密林里的豺狼突然碰见兽中之王——老虎一样。

艾登看到的景象真使他惊心动魄。

州会议主席团的绿桌上溅着一滩滩的鲜血，乱扔着的文件和记录也洒上了鲜血；人们撕开手帕，互相裹着伤口；举目四望，到处是激动的眼睛和愤怒的面孔；桌上扔着一把断成两截的血淋淋的大军刀。

“这都是谁搞的？”年轻的艾登站在主席面前，用激动得有些高亢的语声问，“这都是谁搞的？”他直勾勾地望着总管，重复说。

利杰格瓦里惊惶地望着他，没有作声。

“我谴责您干这种可耻的勾当，用多少眼泪也没法从我们历史上把它的痕迹洗掉！”

“谴责我？”利杰格瓦里好容易挤出一句话来，他用这句话表达了他那无比的愤怒、傲慢、恐惧和惊愕。

艾登把军刀从右手换到左手。

“对，谴责您！”

他说着用右手抓住橡木雕花古椅的椅背，在一阵控制不住的感情冲动下，把椅子猛地往怀里一扳。

“马上离开这个席位。这是我祖先的椅子。您占有它只是因为州长病了。现在州长复元了！”

这句话受到整个大厅的欢呼。是的，真是整个大厅的欢呼。

熟悉匈牙利议会特点的人都会记得许多这样的例子：正当辩论激烈的时候，一个受人欢迎的人一登上讲坛，马上博得全场人的信任，使敌对双方融洽和团结起来，驳倒了在他出现之前人们列举的种种论据和推理，消除了敌对情绪，彻底粉碎了人们的自私心，并且使团结一致的群众追随他，人们甚至不问他会把他们领到哪儿去。

今天市政府的大厅里就发生了这样的转折。

利杰格瓦里一看他过去的同道、爪牙和喽罗们的脸色，马上明白自己的权势垮台了。他应当滚蛋。

他又羞又恼，脸色刷白地从主席的坐椅上站起来，用仇恨一切的目光扫了大厅一眼，然后向巴拉德莱·艾登转过身去，用凶狠和复仇的声调咬牙切齿地说：

“好吧……这是您登上那个顶峰的第一步。”

艾登用鄙夷的目光望了利杰格瓦里一眼；他已经从母亲那儿知道这个人给他预言的“顶峰”是什么了。

艾登甚至不屑于回答他。

有权势的总管离开了大厅，继任的州长在全体贵族的热烈欢呼声中坐上了主席坐椅。直到这时，艾登才摘下头上的狐皮帽。

不错，艾登的举动并不是无可责难的，因为人们还没有

正式依法确认他的州长权。在这以前，他不能表示有权担任贵族会议的主席。但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欢呼声向他表示了真诚的感情。这些欢呼声好象表示核准他的行为。

他的举动非常勇敢，对他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州和整个国家的前途、在某些方面甚而对他的时代的未来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最主要的是艾登实现了自己的决心。

是的，他彻底实现了自己的决心。

艾登坐上主席坐椅的时刻，可以说是他的祖国历史的转折点。这一行动成了未来伟大事件的起点。敢于作出这种勇敢的行为，必须具有一颗大无畏的心。

关于州会议上以后发生的事，当地报纸作了报导。

对我们说来重要的是另外一点，那就是这一天是巴拉德莱·艾登的伟大胜利的日子。

春天的日子

古代的自然科学家提到过一种名叫“克拉克”的巨大怪物。

挪威学者波托辟丹甚至向后人详细描述了这种怪物。

克拉克是一种庞大的海生动物，生活在海底，只是偶尔浮到水面上来。

这种怪物的背上覆盖着淤泥和青苔，长满水草，布满贝壳、郁金香和珊瑚；当这种怪物的宽大背部露出海面的时

候，愚蠢的企鹅和海鸥把这说成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海岛，它们按照天然的本能，栖息在上面并在那儿营巢。克拉克安祥地忍受着这一切。

随着时间的过去，克拉克的背上长满了青草和树木，航海家们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心里想到："多好的一个绿洲啊！"他们靠了岸，宣布这儿是他们的领地并在上面建筑房屋。克拉克也忍受了这一切。

后来人们开始耕地和播种黑麦；克拉克也让他们耕耘。当人们生火的时候，克拉克充其量只是暗自想道："我不能搔搔背，多么不舒服啊。"

移民们在新岛上觉得愈来愈舒服，他们在那儿掘起井来，当他们看见从钻井冒出来的不是水，而是油脂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克拉克甚至允许人们用吸筒抽取自己的油脂——因为它有的是油脂。

人们在富庶的岛上建筑仓库，确定关税，建立警察，有时甚至开办股份公司。这时他们就宰割起克拉克的活肉来了；于是克拉克突然明白事情非同小可，便猛地沉到海底去了。这时鸟也好，人也好，船舶也好，仓库也好，股份公司也好，都跟它一道沉没了……

一八四八年三月中旬，克拉克就是这样做的。

三月十三日——维也纳人起义的日子来到了。

……我的不耐烦的读者，请你别把书合上！我不会把你领到街上，不会带你去看拆毁的马路和仓促修建的街垒，

我不会让你沿着小胡同护送第一名伤员——这是自由的第一个蒙难者，他满身血迹，面色惨白，被同伴们抬着穿过城市，好让全城的人都能看见他；我不会让你这样作，我们要从寂静和安全的地方来观察事件的发生，我们不会遭到任何不幸。

在这些日子里，勃兰根霍斯特家挤满了往常那些客人；只是房间里听见的已经不是钢琴声和法国话，而是从街上传来的鼎沸的人声和远处的枪声。

先生们脸色苍白，眼睛惊惶不安地东张西望，仿佛在问："外面出了什么事？"

外面出了什么事呢？

人民闻到了自由的气息！

这是沉睡着的巨怪微微睁了睁眼，整个的世界和它的"伟大的"人类都为之震动了。多么神奇的力量啊！

因此高傲的大人先生们今天到勃兰根霍斯特家来的时候没有戴勋章，他们的高贵的夫人没有戴宝石，客人们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又坐下，心惊胆战地不住向窗外张望，谛听着街上的嘈杂声和互相小声问着："今天的结局会怎样啊？"

天色向晚了，房间和大厅渐渐笼罩在昏暗中，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点灯；窗玻璃被隆隆的炮声震得直抖。每一位新来的客人都带来了更加令人惊慌的消息。

一位身材魁伟而匀称的军需官过去在社交界显得很神气，仿佛他起码是位将军，现在却胆怯地低声交谈着，他甚至剃掉了神气的连鬓胡子，为的是使自己不太象个军人；一

个肥胖的医生躲在角落里，他坐在椅子边上，痴呆呆地凝视着前方，门一响他就一哆嗦。最后，他壮起胆子走进前厅去打听消息，但是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说那儿很不安全。

大厅里新来了一个人：这是警察局长的私人秘书。他身上的衣服证明了城里的情况不妙。他穿的不是礼服，而是工人通常穿的破短衫，他的脸色煞白。

客人们认出这位奇装异服的警察官后，就都围到他跟前去。

"喂，怎么样？把他们撵散了吗？"胖医生慌忙问道。

"办不到，"警察官声音颤抖地回答说，"我是直接从警察局总办公厅到你们这儿来的。平民们冲进了警察局大楼。他们掀掉了三角墙上的米涅瓦才艺女神的雕像，拆毁了窗户上的铁栅栏，把书刊检查机关的档案扔得遍地都是。我多亏这身衣服才逃了出来。"

"他们抢劫住宅吗？"角落里传来胖医生哭丧的语声，他在担心留在家里的钱。

"我的天啊！为什么不多派一些士兵去镇压他们呢？"一位低嗓门的高贵的先生勉强可以听清地嘟囔说。

"那儿的士兵很多，"警察局秘书回答说，"不过皇帝陛下不愿流血。他很怜悯老百姓。"

"主啊！既然皇帝陛下心地这样慈善，你们干吗向他请示呢？你们可以自己向士兵们下命令嘛！"

"您自己去试试看！"秘书反驳说，"士兵们放枪的时候不让一颗子弹打中目标。在米哈依广场上，我亲眼看见炮

兵们为了不向老百姓射击怎样把燃着的引火线扔进污泥里！”

“上帝啊！他们要干什么呢？”

“先生们，我忙着到这儿来是为了把发生的事儿告诉你们。我已经得到消息，据说愤怒的群众要跟几家贵族算账。说老实话，就是给我无数的财宝我也不会留在这个屋子里过夜！”

“您认为我们家也包括在内吗？”勃兰根霍斯特男爵夫人问。

秘书只是含糊地耸了耸肩膀。

“对不起，我有要紧事。”

他离开了。

其他客人都效法他的榜样。

军需官一个劲儿地打听这儿能不能弄到便衣。但是除了仆人的制服而外，别人拿不出任何别的便服给他。可是谁都晓得，勃兰根霍斯特家里仆人的制服在今天未必是可靠的通行证。

不一会儿又走进了一个客人。更正确地说，他不是走进的，而是闯进来的。很难认出他就是过去那位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首相的高级文官了。他平时那种沉着劲儿哪儿去了呢？他的帽子揉皱了，象薄饼似的扣在脑袋上，大衣的一幅下摆撕破了，背上印着明显的脏手印，鼻子和脸上都满是紫斑——这一切证明他在路上遇到了大伤脑筋的事。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

“您怎么啦？”女主人以同情的口吻问他。

这位风度优美的国家要人尚未完全失去幽默感。

“啊，没什么！我轻轻地挨了一顿揍。人群中有一个人认出了我，喊道：‘他是奸细！’这时我的帽子马上变成了烙饼。幸而一些大学生解救了我，我才通过穿堂院跑了出来。”

“请问，他们还没有开始抢劫吗？”医生又打听说。

“哪儿有什么抢劫的事啊！倒可以说恰恰相反，人们在那儿发放东西哩。不信您可以亲自到街上去看看。亲爱的男爵夫人，请您给我一点英国药膏，我至少得把鼻子上抓破的地方敷上药。总而言之，现在药膏很有用，最低限度在街上不容易被人认出来。”

“怎么？您还打算出去吗？”安妲涅塔夫人一边把这位倒霉的客人送进女客厅去往受伤的鼻子上贴膏药，一边惊讶地问。

“我得赶快动身！”身材矮小的文官踮起脚私下里对夫人小声说。“我还得给首相大人预备车马去。”

“事情真这么严重吗？”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您也跟他一道走吗？”

“当然。我没有必要留在这儿。我劝您……趁早……现在还来得及。”

“我们瞧瞧再说。”安妲涅塔夫人一边恭敬地送走这位身材矮小的客人，一边沉着地回答说。客人的鼻子上贴着

黑膏药，忙着去办事。

军需官先生打算劝阻他：

"别出去，您会被打死的！"

"我有法逃避。我准备高呼：'打倒梅特涅[①]！阿乌拉[②]万岁！'"

这时候街上的喧哗声愈来愈大，公馆的房间里愈来愈黑。军需官恳求看在一切圣者面上千万别点灯：好让人群就当公馆里一个人也没有。

事实上这儿聚集着一大群上流社会的人。勃兰根霍斯特家成了败军的司令部。

怎么办？人们在昏暗的公馆里商讨着这个问题。

逃跑呢还是留下呢？有些胆怯的人主张逃跑，还有些更加胆小的人连逃跑也不敢。因为街上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啊！

大厅里突然又来了一位客人。

尽管暮色苍茫，大家还是马上认出了这个人。有这副方脸盘和这个骄傲而呆板的脑袋的人只能是利杰格瓦里。

利杰格瓦里的到来给吓掉了魂的人稍稍壮了壮胆，而且使许多人感到有一些希望。这个沉着的人使得所有胆小的人都钦佩。

---

① 梅特涅(17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务活动家，极端反动份子。一八〇九至一八四八年任外交大臣，一八二一年被授予首相称号。

② 参加革命的维也纳青年大学生的组织。

“有什么消息吗，我的朋友？”女主人赶快向他迎了上去。

“消息有的是，”利杰格瓦里生硬地回答说，“第一个最可靠的消息是梅特涅提出了辞呈。”

“小点声！”

“一个钟头以后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的。我直接从他那儿来。辞职被接受了，这位伟人目前考虑的只是怎样化装，坐什么样的马车和从哪条道逃到国外去。”

“换别人的衣服穿呗！”身材魁梧的军需官反复地说；而且他的嘴唇继续无声地动了许久。

也许他心里想，现在有身特别破的衣服可太有福气了。

“还没有抢劫吗？”有钱的医生在角落里叹了口气说。

“没有。但是武装起来了。他们占领了军火库。”

“我们连军火库都守不住吗？”胖医生喃喃地说。

“这是遵照皇帝陛下的命令发给的。”

“真是莫名其妙！”

“我衣兜里有一份皇帝陛下的命令；上面说为了维持京城的秩序，大学生和市民应当从城市军械库里领取武器。”

利杰格瓦里拿出一张印刷品，大家都围了上去，打算在昏暗中看清上面的字。

“大约有一万二千名大学生和工人已经武装起来了，”利杰格瓦里镇静地接着说，“夜里可能发生巷战和街垒战。”

“不过，我等不到这样的事发生了，”军需官说，“我要离

开这儿了。”

其他人也都陆续站起身来。

“夫人小姐和老爷先生们！各自逃命吧①。”

大家都赶紧跟女主人告别。现在外面起了风暴，说不定天上还会掉下石头来呢！每个人都说了个地方，并表示希望在那儿再见。

“喂，您打算上哪儿去呢？”安妲涅塔问方脸盘的先生。

“我吗？哪儿也不去。我要留在维也纳。我并不替自己担心。”

他跟女主人握了握手，最后一个离开她的家。

利杰格瓦里的话完全说明不了他不头一个逃出维也纳；也许他只是不愿说出自己打算到哪儿去。

军需官到底在看门人那儿找到一件满是补丁的旧大衣和一件马车夫的雨衣。他用许多钱买到这套衣服以后，便用它一直裹到下巴，就这样到街上去了。谁知道人流把他带到哪儿去了呢？至于大腹便便的医生又怎样呢？他可完全没兴致进行这种异常危险的游行。他跑不动，万一在什么地方被挤得太厉害，就会送命的。他一个人要占三个人的地方，如今连最瘦的人都在阳光下争夺站脚的地方，他最好别抛头露面。

“亲爱的朋友，”他对看门人说，他用一只手抚摩着看门人的面颊，另一只手往看门人手里塞了一张大数额的钞票，

① 原文是法文。

“这间屋子里有个半地下室可以出租吗？请您把我藏到地下室去吧。如果那些野蛮人突然到这儿来要进行搜查，那您就告诉他们，说那间地下室里住的是个穷裁缝……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点，请您用粉笔在门上画一把大剪刀。我的朋友，您要向他们保证，说这儿住的是个到处流浪的穷裁缝，他妻子得了黑天花。这样他们就不会进去了。亲爱的看门官先生，您能办到这点吗，啊？”

看门人给他出了个更好的主意。

“谁知道这种风潮还会延续多久呢？”他说。“恐怕您也不愿意老呆在阴冷的地下室里。我有个办法把您藏起来，让谁都没法动您一动，您看好吗？先生，不过您得信赖我。”

“只要您能救我，怎么都成。不过我还是希望知道您的主意是什么。您要知道，我可跑不动。我的身子太重，腿脚顶不住。而现在就是出一百万福林也弄不到马车。”

“您说得对，现在弄不到马车。可是有别的办法。”

“您说！什么办法？怎么办？您要多少钱我就给您多少！”

“隔壁的酒馆里坐着两个掘墓人。他们的抬床就放在门口。”

“掘墓人？”

“是的。当局关心自己的人，命令在最热闹的街上设立救护站，为的是一旦有人被打死了，可以马上抬到停尸房去。这是一桩好事。不过我们街上还没有人被打死……”

"这么说，您是想让我躺到抬死人的担架上吗？"

"对对。担架有盖子，谁也看不见里面躺的是什么人。您给掘墓人几文酒钱，他们就能把阁下送到医院，然后在那儿把您装到柩车里，用柩车把您送到附近的渡船上。到那儿以后，您就可以随便上哪儿去了。"

一想到乘着柩车旅行，胖医生的背上就直起鸡皮疙瘩。

没有时间来考虑了。远处的街口又涌现了大批的人；欢呼声愈来愈大，盖过了街上一般的嘈杂声，这说明人群渐渐接近了。应当赶快逃命。

胖医生接受了建议。尽管躺到掘墓人的担架里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毕竟活着躺在里边比死了躺在里边好。

医生上路了，看门人忍不住哈哈大笑，他捧住肚皮，免得笑破了肚子。

人群的喧哗声伴随着一种奇怪的叮咚声和轰隆声渐渐临近了，难道公馆里的人没有听见吗？

阿尔芬辛娜听见嘈杂声以后，绝望地跑出自己的房间，冲进了母亲的女客厅。她没有投进母亲的怀抱，——两个女儿都不滥用感情。

"人们都把我们撇下了！"

"都是些胆小鬼！混蛋！"男爵夫人轻蔑地说。

"我们怎么办？我们逃到哪儿去呢？"漂亮女儿声音颤抖地问。

"我们吗？我们要留在这儿。"

“什么？留在这样的风暴当中？”

“我们要利用这种风暴。”

阿尔芬辛娜惊讶地望了望母亲。莫非她疯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丝毫不奇怪！

这时男爵夫人吩咐仆人把家里所有的灯都点上，把蜡烛放在敞开的窗口，然后她从自己床上的罗帐上取下两幅白缎幔，上面还带有镀金的杆子，她吩咐仆人拿去作为两面白旗插在公馆阳台的两边。

然后安妲涅塔夫人用白带做成两朵蓬松的花结；一朵别在自己衣服上，另一朵别在阿尔芬辛娜的肩上。当街上人群狂热的欢呼声达到顶点的时候，她使劲拖着吓得半死的女儿去到阳台上，用刺耳的响亮声音高呼道：

“自由万岁！”

可怕的人群听到这句话以后，千百个人齐声欢呼起来。无数的帽子、头巾和包发帽扔到空中；人们在向白旗致敬。无论多少人从灯火辉煌的勃兰根霍斯特家旁边经过，全都热烈地高呼万岁。这时马路对面，附近各公馆的玻璃却稀里哗啦地打坏了，从窗框上往下掉。也许那些公馆的主人这时正在街垒里战斗，因此不能举着蜡烛走到窗前来。但是他们的下场更糟。大家对勃兰根霍斯特公馆里的人却都高呼万岁！

巴拉德莱·耶诺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今天他整天呆在家里。

早在童年的时候，他的性情就特别温顺，年岁越大就越变得毫无魄力、优柔寡断；因为他长期依赖别人，他的生活方式就促成了他这种性格。他习惯了服从一切人——起初服从父母，后来服从上司，最后服从那位心爱的女人。

现在，他长期依靠的一切基础突然被可怕的风暴一扫而光，一切社会栋梁（他们的画像和雕像曾经是他的家神①）都被彻底打垮，象糠皮似的四散纷飞了，这时耶诺感到心绪不宁和十分疲乏。

街上的喧嚣声和枪声使他的神经一直很紧张；他的头都要炸了，他不能思考，也不明白发生的事。

自由的伟大口号和新时代的标语在他心里没有引起丝毫的反应和同情。“这些口号永远不会取得胜利。”耶诺想。

在他交往的那些人里，他从来没有碰见任何一个人拥护这种日子。耶诺也不相信人民。

巷战的喊声向他说明人民在争取一种东西，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可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人们只是在胡闹吧？也许是在复仇吧？人民也可能取得胜利。但是在他们取得胜利以后怎样呢？人们下一步怎么办呢？这一点耶诺想象不出来。

在这个暴风雨般的日子里，他整天无时无刻不想着阿尔芬辛娜。

她怎样了？她逃走了吗？她也许找到了保护人吧？如

① 原文是拉丁文。

果没有找到呢？

她有许多有势力的朋友。不过现在连最有势力的人都自身难保的时候，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不止一次决定走出家门，到勃兰根霍斯特家去。但一想到街上飞着霰弹以及正在用石头修街垒，就吓得不敢出去。他心惊胆战，两手直打哆嗦，能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能怎样帮助她呢？他从来没有摸过手枪，也不使用军刀。两个哥哥都打过猎，可是人家甚至连打猎都没带他去过。他只学习过绘画、弹钢琴和书法。

他能保护谁呢？

耶诺在替阿尔芬辛娜的命运担心。天色愈黑，街上就愈显得嘈杂，耶诺想象中的情景也就愈可怕。

晚上九点钟的时候，他感到苦恼得实在无法忍受了，于是打定主意走出家门，到勃兰根霍斯特家去。

即使他不能保护阿尔芬辛娜，至少也可以跟她一同死去。

啊，勇敢的人们，英勇胆大、神经坚强的人们，你们不会理解，对一个胆小的人说来，甘心奔向危险得有多大的勇气啊！对你们这些大无畏的人说来，那样的危险也许根本不值一提，甚至有时你们都没理会到危险，可是对那些禀性软弱、胆小怕事的人说来，它却会引起极大的痛苦！当那些天生羸弱的人在子弹的呼啸声中吓得浑身哆嗦、畏畏缩缩，但是为了荣誉、爱情、女人和祖国仍然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英雄主义的桂冠就应当属于他们，而不属于那些勇敢的人！

耶诺在危险面前发抖，但是爱情却推动他走向危险。

他手无寸铁地走到街上，没有考虑走到街上以后怎么办。

他一出家门，就被卷进了人流，并且随着人流走去了。

当他幽居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他想象中的人流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这不是凶残的、嗜血的人流，而是沸腾着欢乐的海洋。

老年人和年轻人、富人和穷人、市场商人和盛装的夫人、大学生和士兵——所有的人在这儿都混杂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在拥抱、接吻、哭泣、欢跃、挥手、发狂并声嘶力竭地喊着一个口号："自由！胜利！胜利！"大家在传看传单，把演说人扛到肩上，叫他们朗读国王最后的诏令，然后跑去拥抱和亲吻那些朗读的人；人山人海的街道上就这样沸腾着，喧嚷着，直到传来新的消息，又发表新的演说、爆发新的狂欢。人们跑去热烈拥抱那些一个钟头以前还在向他们开枪的士兵，吻着那些使大炮沉寂下来的人，人们对一些人不久前还很憎恨，现在又对他们非常满意，向他们欢呼，原因只不过是那些人在帽子上戴了白帽徽，在屋子的墙上写了几个大字："财产是神圣的！"

耶诺也被卷进了这种狂欢的旋风中。这时候控制着人群的那种感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它就象电流一样，只有体验过它的魔力的人才能领会；狂欢的醉意甚至透进了那

些对事件毫不理解的人的胸怀。耶诺听到人们眼里含着兴奋的眼泪兴高采烈地谈论一些国家要人垮台了，在这以前，那些要人似乎永远进入了世界历史。当耶诺听说这些伟大的活动家好象黑板上的粉笔字被世界上一切伟人中最伟大的人民一下子从历史的篇页上擦掉了的时候，他也被那种难以言传的神秘磁力吸引住了。

当时那种温暖的感情充满了他那颗年轻的心，耶诺简直没法克制它，但是怎样解释这种感情呢？一个钟头以前，那些伟人还都是他崇拜的偶像，而现在当他听说那些人垮台以后，竟也兴奋得心里嘭嘭直跳。

他发觉自己在倾听成千上万的群众在咒骂某些人和高呼："打倒！"① 他心惊胆战，以为马上就会听到勃兰根霍斯特的名字。

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名字跟其他那些人的名字有着密切的联系……

莫非还没有轮到勃兰根霍斯特家吗？

前前后后的人都在议论昨天的事件；大家对人民如何冲进可恨的贵族的公馆，如何把该死的档案和借据撕碎扔掉都感到万分高兴。但是谁也没有提到勃兰根霍斯特家。

人流卷着耶诺继续前进。一些房屋的窗口点着灯，石头从马路上纷纷飞向没有点灯的窗户。

耶诺走了好几个钟头才到达勃兰根霍斯特家的那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条街。

耶诺的心忐忑不安地跳动着：如果他发现她们家跟其他许多人家一样遭到了破坏，那可怎么办呢？

耶诺转过拐角，突然看见勃兰根霍斯特家灯火辉煌，这时他多么惊讶啊！一位大学生正在阳台上的两幅白缎子——两面旗子中间，向群众发表热烈的演说。

耶诺莫名其妙。

他只是听从心灵的召唤往前走着。他头晕了。

其实他并不是自己在走，而是被拥着走的。人群把他带向勃兰根霍斯特家的台阶；那儿的男人们喜笑颜开，在空中挥舞着饰有白帽徽的制帽，向英勇的女人——自由的拥护者致敬。

耶诺被推进了他很熟悉的大厅。

他看见了什么呢？

两位贵妇人站在桌子前面，她们的脸上露出爽朗的笑容，耶诺好容易才认出这是安妲涅塔和阿尔芬辛娜。

两个女人在干什么呢？

安妲涅塔夫人在用白绸子做花结，阿尔芬辛娜把它别到人民英雄的帽子上，钉在人们的制服上，把白臂箍系在大家的胳膊上。那些由她这样摆布的人变得更加高兴，更加幸福，他们吻她的手，吻胳膊上的臂箍，甚至吻她手里拿着的剪刀。夫人和小姐都满面春风。

耶诺被人往前一推。

阿尔芬辛娜一看见他，就毫不犹豫地欢呼着向他跑来。

她张开怀抱，紧紧地搂住青年，双手抱住他的脖子，大声哭着嘟囔说：

"啊，今天多么幸福啊，我的朋友！"

然后她当着众人的面又吻起他来。男爵夫人望着这对年轻人，脸上带着赞许的笑容，人们热烈地欢呼着，大家认为这样的会见十分自然。

耶诺听到人们的欢呼声以后，觉得浑身都失去了知觉，但是他却感到阿尔芬辛娜的接吻很舒服。

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互相接吻，谁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接吻的理由很多——有欢乐的接吻、解放的接吻、感激的接吻、爱情的接吻；因为一天天积累下来的吻很多！应许了而没有兑现的吻很多；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和幻想着这些吻。现在，在这难忘的一天的黄昏时分，所有许下的吻都兑现了，一切"债"都连本带利地偿还了；在人民获得自由的时候，到处都讲究为目前到来的幸福生活接吻以及为久别接吻。但是在这些甜蜜、热烈和醉人的吻中也有一个奸险小人的吻——美人儿阿尔芬辛娜甜蜜而鲜红的嘴唇把这种吻印在了巴拉德莱·耶诺的嘴唇上。

青年觉得地球由于猛地一震，突然改变了往常的轨道，它靠近了太阳一千五百万哩，进入了金星运行的那条轨道，我们行星上的幸福居民都对这次靠近热力中心而感到高兴。

世界沉浸在热能、光辉和欢乐里。每颗心里都充满仁爱的感情。

世界上出现了奇迹，人人都这样理解它，仿佛这些奇迹十分平常，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巴拉德莱·耶诺每天都到勃兰根霍斯特家去，他去的时候很随便，既不预先通知一声，也不择时间——清早也去，晚上也去，他认为这样做丝毫不奇怪。他每次到那儿去都要碰见大学生、民主主义者和演说家，他们穿着又脏又破的靴子和潮湿的衣服，腰间挎着叮叮当当的长军刀，帽子上插着更长的翎毛。他碰见他们的时候已经不感觉惊讶了，他自己也在尽量模仿他们。

阿尔芬辛娜整天穿着晨装，接待他的时候披散着头发，哪怕有熟人和陌生人在场，她也靠在他的胳膊上，当偶尔只剩他们两人的时候，她就坐在他的膝盖上热烈地拥抱他——现在，耶诺认为这一切也丝毫不奇怪了。如今这都完全被看成是允许的！因为地球接近太阳了。

人人都说心里话，说自己最隐秘的思想。谁憎恨当代的伟人们，谁就在广场上大声表明这点；谁悄悄地爱着某个人，谁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大街上吻自己心爱的人。

地球还在继续奔向太阳。

三月十五日来到了。这是宣布宪法的日子。这是出版自由的日子。

当天一下子出版了一百种报纸，它们都有响亮的名称和自豪的献词。向京都居民卖报的街头报童和受到希望鼓舞的青年到处喊着报纸的标题。千百万份报纸散到人们手里，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一群群的人在看报。

一面大幅的，带有金、红、黑三色的德国国旗[1]在圣斯蒂芬大教堂那个老远就能看见的巍峨塔楼上迎风招展。如果有人惊异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们会回答说："在皇宫的大门上也飘扬着一面这样的旗帜。"

热闹的庆祝会一个接着一个。每小时都有新的盛大事件发生。清早，紧急的信使们在军号声的伴奏下骑马驰过街道，宣布宪法颁布了。人民的欢呼声盖过了军号声。

接着举行隆重的仪式。国王和王后出来见人民，他们没有带近卫军，也没有带警卫队，伴随他们和保护他们的是人民无限的爱戴。国王的马车不是在行驶，而是在马路上的人海中航行，拖着它前进的不是马匹，而是人民的手。

午后，追悼仪式代替了上午的欢庆。大家埋葬了三月十三日在战斗中牺牲的人。献有花圈的棺材还是在上午那些街道上的人海中航行，不过现在已经听不到欢呼声，而是奏着哀乐。只有低沉的恸哭声冲破了悲哀的寂静。送殡行列仿佛没有尽头。

然后又是欢乐的事件。

又是兴高采烈的喧哗声，以及胜过进攻者喊杀声的胜利欢呼声。这两种声音合在一起了。匈牙利国会代表团从波若尼[2]来到了。

---

① 革命时期，德国国旗在维也纳街头代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白旗。

② 现在的布拉迪斯拉发城。一九一八年以前，布拉迪斯拉发乃至整个斯洛伐克，都属于奥匈帝国版图。

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又是欢迎会，又是友谊的接吻！每条街道都挤满了男人，每个窗口都露出女人的笑脸。近卫军和武装的大学生列队站在人行道旁；鲜花和缠着三色带的花环象雨点和洪流般抛到代表团员们的脚下。两颗相爱的心互相会见了，人民的心就是青春。

也许这一切只是我们在做梦吧？

也许这只是幻想吧？

不，当时我们都亲自在场，亲眼看见了这一切，我们的面颊都被那些善良的朋友和年轻的夫人吻过；这一切都异常美好，因此我们心里至今还记得那些甜蜜的会见。不过这一切还的确是一场梦！年轻的读者，请你相信，这是诗人在向你讲述他的幻想。

耶诺和阿尔芬辛娜无处不到。

街上响起军号声的时候，这位妙龄的美人儿连衣服也不换，仍然穿着在家里穿的那件朴素的衣服，只是在肩上披一条围巾，在披散的鬈发上戴一顶包发帽，然后就拉着耶诺的手飞快地向楼下跑去。如果她的母亲能找到一个搀扶自己的人（一般她总能找到这种人的），那就太好了，母亲就会追上他们；如果找不到，那也没什么不好，反正人流会把她们冲散，只有回家以后才能再见。现在，谁还顾得了上流社会那种礼貌呢？

在这一阶段，耶诺一直感到很紧张。这种感觉好象幸福的恐惧。他感激这些不平凡的日子，因为在这些日子里，

他过去只能向往的女人投进了他的怀抱，她毫不羞怯、毫不迟疑、毫不忸怩地把肉体和灵魂都献给了他。她毫无保留地整个委身于他，她信任他，一切都依从他。在这些全民欢腾的日子里，耶诺怎么能不感到万分幸福呢！

晚上，城市里突然灯火通明——街上燃起成千上万支火炬，窗口摆上了蜡烛，各家的屋檐下都挂上一串串的彩灯，拱门上都装上了透光标语；在这种灿烂的光辉中响起了拉科西①那支连坟墓里的死人都能唤起来的进行曲；这支动人的神圣赞歌唱完以后，匈牙利人民最光荣的儿子和领导者出现在维也纳一幢最华丽的公馆灯光明亮的阳台上，向维也纳人发表演说——这时，街上没有一个人不感到万分幸福！

是的，这是一场美梦！

耶诺站在万头攒动、欢天喜地的人群中看热闹。他握着阿尔芬辛娜的手。年轻的美人儿甜蜜地、悄悄地捏了捏他，向他表示爱意，她那热乎乎的小脑袋倚在他的肩膀上，她那温暖的呼吸吹在他的腮上。这时耶诺的心情多么舒畅啊！

阳台上的人被灯光照耀着，一个接替一个向人群发表演说。突然，耶诺看见自己的哥哥艾登也在那些人当中！

他到这儿来啦！匈牙利国会的著名演说家们现在向维也纳市民发表演说，祝贺人民自由的节日，艾登也在那些演

① 十八世纪初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爱国民族运动的领导者。

说家当中！

艾登的话激励了人群。听到他的演说，每个人的心都跳得更加剧烈了。阿尔芬辛娜向他挥着手帕。

耶诺感到仿佛有一股墓穴的冷气迎面扑来，于是打了一个寒战。他看见哥哥在阳台上以后，浑身开始直打哆嗦。

什么力量使他这样恐惧呢？他心里产生了怎样的预感呢？什么东西使他的幸福黯然失色呢？他为什么突然觉得对今天的胜利将来还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呢？

难道他猜到了艾登发表演说的那个阳台是什么吗？

那是登上利杰格瓦里预言的那个顶峰的第二步。

一对情人在紧张的一天的各种事件结束以后，疲乏地回到了家里。在楼梯下面，美人儿又神秘地吻了吻耶诺，但是连情人的吻也没有使他宽心，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都没有入睡。

阿尔芬辛娜在身边只剩下母亲一人的时候，带着狞笑和恼怒的神情把饰有三色带的包发帽往角落里一扔，疲惫地坐到沙发上。

“唉，我对这一切多么厌恶啊！”

坏的一面

整夜里，耶诺合着的眼前一直闪烁着火舌在黑幕上描

绘出的那种可怕景象。街上的一切喧哗声早已静息了，但是他耳朵里还在轰轰响，好象狂风怒号，辽阔的海上波浪滔天似的。他刚迷迷糊糊要睡，由于又听到了艾登的声音就又清醒过来。哥哥冲他说着一些激昂的、难以理解的话，可是正因为无法理解，这些话就显得更加可怕。

耶诺害怕哥哥，他莫非是为了哥哥吗？他畏惧跟艾登见面。

他担心哥哥会劝他，担心这个可怕的人会让他跟他走一条道！

天色刚一破晓，耶诺就离家外出，对仆人说要到晚上才回来。

他决定一清早就到勃兰根霍斯特家去，免得跟艾登见面。

勃兰根霍斯特家的大门从早上八点钟起就敞开了。青年们的领袖进进出出。

现在，大学生们在各方面都居领导地位。

一些身穿饰有三色繐带的深蓝色制服、头戴喀拉布里亚①式小帽的人挤满勃兰根霍斯特家的大厅，谈论着种种非常事件。

大家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

谁能怀疑到勃兰根霍斯特母女心术不正呢？

要知道，如果她们是敌人，那一定跟其他贵族一样早就

---

① 意大利南部一地区。

逃出城去了。

耶诺打算在这儿，在革命青年的司令部里躲避自己的哥哥。

可是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危险的藏身之处。

原来这幢公馆里夜间也没有停止活动。革命委员会在它的各个大厅和房间里不断召开会议。女主人也参加了这些会议。

“您来得太好啦！”革命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康德涅尔·弗利茨欢迎走进来的巴拉德莱·耶诺说，“我们刚才还提到您哩。”

“什么事需要我吗？”耶诺问，他向青年大学生们学会了这句在大学生当中很流行的话。

“事情是这样的，公民，自由的事业危急啦！”

听到这话，耶诺并不觉得突然。他一开始就预感到了这点。

“我们应当保持警惕，”青年演说家接着说，“反动派竭力唆使一切败类向我们发动非法的进攻，企图破坏我们正义事业的胜利。反动派怂恿一切社会的渣滓用他们可怕的恶迹败行来玷污人民自由的光荣的曙光。自由的虚伪朋友，黑暗的隐蔽的拥护者号召下层人民反对工厂主和地主。昨天夜里，他们破坏了马利阿西德的铁路线，对那里的职员进行了抢劫和烧杀，然后人们又从那儿向哲克斯豪斯、冯弗豪斯和勃劳西申格隆顿进发，打算破坏工厂和抢劫资产阶级人家。现在，他们渐渐接近城市，每走一步都在玷污自由

的光荣旗帜。我们到了需要积极行动的时候了。我们这些自由思想的青年应当英勇地前去迎接那些受骗的人，用说服的力量来把这种运动引导到合法的轨道上去。一分钟也不能拖延了，我们应当赶快把被玷污的旗帜从他们手中夺过来。在这种艰巨的斗争中，你应当感到能光荣地帮助我们是幸福的。跟我们一道去吧！我们要象堤坝一样拦住这股浊流，我们要用自己的身子挡住它！”

岂有此理！

用自己的身子去挡住一群乌合之众？去受一帮激怒了的无知之徒的进攻？去让他们把自己撕得粉碎？

耶诺对这件事丝毫不感兴趣。

他对弗利茨说他同意去，不过需要先回家去取军刀和手枪。耶诺答应坐马车去追赶他们以后便离开了。

他对维也纳起义的结果如何丝毫不关心，但是他鼓不起勇气来向阿尔芬辛娜承认这点。

他在路上碰见一个马车夫以后，就讲好，叫马车夫拉他在城里转悠一整天，并且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任何地方也别停，午饭可以在某家小饭馆里吃，直到晚上才回家去。

耶诺坚决不愿纠缠在这个事件里。他对发生的事完全无动于衷。

他不打算回家去，免得跟哥哥见面，因为哥哥一定会来探望他。他也不能回勃兰根霍斯特家去，因为另一个狂热的自由战士又会拖他去劝说那些暴动的穷哥儿们。

然而狂热的战士们自然没有等他回来；他们分成几个

小组，向可能受到进攻的各个地点出发了，赶忙去拦住愤怒的人们。那些人一边烧杀抢劫和沿路毁灭遇到的一切，一边由郊区向市中心推进。在市中心，还在庆祝光荣和纯洁的思想的胜利。

格兰尼赫特酒精厂变成了一堆冒烟的废墟。机器被破坏了，酒桶被滚到街上；人们敲掉了桶底，把流到马路上的酒精点燃。街上火焰弥漫，好象真正的弗莱格顿河①。圣蒲利基狄修道院耸立在远远的街道尽头，火焰河挽救了它，因为当火舌舔着马路上的鹅卵石的时候，人群无法前进。

但是看来人群又开始发动新的进攻了。人们完全按照防火的原则在火焰中开辟道路；他们用沙子、炉灰和碎石在火海中很快就搭起了一座相当宽的、完全可以利用的便桥。那些打算避免在燃烧的热糖酒里"从容地"死去的人，完全可以毫无危险地从便桥上穿过街道。

但是修道院门口一早就扎下了一队骠骑兵。

指挥这队骠骑兵的不是别人，而是巴拉德莱·利哈德大尉。

利哈德从他的城市住宅迁到海关兵营去已经将近一年了。

现在，他只从事军务，几乎不进城，不参加舞会，不追逐女人。他生活在士兵当中，跟他们一道过着兵营生活，很快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最勤勉的军官。

---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弗莱格顿河是阴间的火焰河。

京城对他失去了魅力。他跟老朋友们断绝了联系。利哈德只是偶尔去探望弟弟，不过那也只是为了打听艾蒂特的情况，他每次都得到同一个回答：她还在贵族女子学校里。利哈德向她求婚后，勃兰根霍斯特男爵夫人第二天就把她从家里送走了。

利哈德对这点很放心。

不论艾蒂特被送到哪儿去，只要她不留在姑母家里就好。总有一天利哈德会跟她结婚的，到那时即使是走遍天涯海角他也要找到她；在这以前，没有必要去打扰姑娘。

当然，利哈德很希望知道她到底在什么地方，可是耶诺总是忘记向男爵夫人打听这点，而利哈德也有原因不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告诉弟弟。

关于近几天的事件，利哈德只是从新报纸上才知道。但是报纸尽量只夸张好的一面，而利哈德看见的又只是坏的一面：记者们报导的是兄弟般的接吻和缠着三色带的花圈，而利哈德和他的士兵们在这些日子里听见的只是喝醉了的女小贩们的咒骂和用烂马铃薯雨点般向他们掷来。

最近三天来，利哈德从不同指挥官那儿接到六道完全互相矛盾的命令。

第一道命令指示他使用军刀，立即驱散在任何地方聚集的人群。

第二道命令通知他说下第一道命令的人被免职了，应当爱护老百姓，要避免跟他们发生任何冲突。

第三道命令叫他赶紧带着部队离开兵营，去跟要塞区

里的其他部队会合。但是在给马备鞍子的时候，紧急信使又送来了第四道命令。在这道命令里，团长更改了前一道命令，要大尉无论如何别离开兵营，要固守在里边，准备战斗和誓死保卫它。

之后接到了第五道命令，这是一个利哈德完全不了解的人写的——他既不知道下命令人的姓名，也没听说过他的职位。这个人执掌了全权，建议大尉自己斟酌行动，同时又责成他维持兵营附近地区的街道和广场上的社会治安。

第六道命令通知利哈德，说下前五道命令的人全都离开了他们的岗位逃之夭夭了。

这样一来，利哈德大尉获得了充分的行动自由。

他和他的骠骑兵通宵骑着马在街上巡逻，驱散聚集的人群，必要的时候甚至使用军刀，不过是平着拍打。这是一项耗费精力和徒劳无益的工作，因为士兵们在这条街上维持秩序，那个地方又聚集了新的人群。利哈德看见远处火焰冲天，还没等带着自己的部队赶到出事地点，匪徒们就都四散逃跑了，只剩下被抢劫一空和纵火燃烧的住宅。即使士兵们抓到了某个抢劫者，他们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当局已经不存在了，暴徒没处押送，把他们关在兵营里又非常麻烦。

早上，利哈德的部队在圣蒲利基狄修道院附近遇上了一伙土匪。利哈德看到火光后，带着自己的队伍从另一条街来到这儿。他认为刚才那条街的秩序已经比较安定了。

英武的骠骑兵已经跟暴徒们折腾腻烦了。

他们整夜骑着马在街上走来走去，听着对他们的嘘声和不堪入耳的谩骂声，躲避着从四面八方掷来的泥块、石块和马铃薯，加以他们又没有权利用军刀来对付人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仿佛已经被驱散了的匪徒在自己背后聚集起来——这一切把本来就不够耐心的骠骑兵们弄得精疲力尽了。

幸好酒库起火了，骠骑兵们没来得及喝得酩酊大醉。

利哈德明白，暴徒们打算袭击修道院，因此他把自己的队伍布置在修道院门前，拦住暴徒们的去路。

暴徒们拚命扑灭马路上的火焰，往火上撒泥土和沙子，同时不住地大声威胁士兵们。

利哈德悠闲地望着人群。

“巴尔先生，”他向一个下了马的骠骑兵喊道，“你的烟斗里有火吗？”

“有！”老勤务兵一边把火递给大尉，一边回答说。

“抽烟吧，弟兄们！”利哈德喊道，“咱们先瞧瞧热闹。”

这时从附近的拐角上喘吁吁地跑来一个身穿军装、佩带武器的人。

利哈德从未见过那样的军服。

陌生人穿着饰有黄红黑三色缌带的黑短大衣，领子上戴着同样颜色的领章；他佩带着一把铜把的宽军刀，戴着一顶插有长长的黑鸵鸟毛的尖顶喀拉布里亚式小帽，他留着两撇小胡和下巴颏下面尖尖的山羊胡。他挺有精神，几乎

显得很高兴，但是绝不象个军人。

佩带宽军刀的人走近骠骑兵队伍，对利哈德说：

“你好，公民。自由万岁，宪法万岁！”

利哈德没有作声——万岁就万岁吧。

年轻人向利哈德大尉伸出手来，大尉跟他握了握手。

“我叫康德涅尔·弗利茨，”年轻人马上自我介绍说。“革命青年第二军团大尉。”

“真的吗？这么说咱们是同一个军衔。”

“咱们俩都是祖国和国王的军人，对不对？”

“对。”

“那么友谊万岁！”

他们又握了握手。

“有什么好消息吗，朋友？”利哈德问。

“我听说误入歧途的群众在这个地区作出了玷污自由的旗帜的事，我来是为了平息风波。”

利哈德惊诧地摇了摇头。

“你一个人？我为安抚群众带着三百人的骑兵连已经搞了三天三夜了，可他们还在闹事。”

英勇的青年把头骄傲地向后一仰，他的小帽上的鸵鸟毛飘动起来。

“是的，我一个人！我相信说服的力量，相信精神的力量。这一点我已经试验过了，同志。我看到被我的话感动了的人民怎样象巨人一般从地上站起来，怎样扑向大炮和刺刀。我看到那些人怎样听从我的号召，我叫他们高兴他

们就高兴，叫他们欢笑他们就欢笑，叫他们拥抱昨天的敌人他们就拥抱昨天的敌人，叫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就保持沉默。”

“噢……真新鲜。”

“你马上就会亲眼看见。一句激昂的话胜过一连大炮。所以我请求你把你的骠骑兵向后撤，让我一个人来解决问题。”

“请，你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吧。不过我不能放弃这个阵地，因为要把它夺回来可就困难了。”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但是只用旁观就行了。你叫什么名字？”

“巴拉德莱·利哈德。”

“啊！我真高兴，欢迎你。我跟你的弟弟是好朋友。我们不久前在街垒里认识的。”

“你跟我的弟弟认识？跟耶诺认识？在街垒里？”

“不错。他到处都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是我们设在勃兰根霍斯特公馆里的司令部的领导人之一。”

听到这话的时候，利哈德从马鞍子上欠起身来盯着说话人的眼睛。

“你们的司令部设在勃兰根霍斯特公馆里吗？”

“对了，我的朋友。看来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夫人和小姐成了自由事业的热诚拥护者。她们的思想非常好。她们把反动派的种种阴谋诡计都预先通知我们，因为她们非常

清楚那些人的一切鬼蜮伎俩。这两个女人对我们的胜利作了许多贡献。她们是真正的巾帼英雄。”

利哈德跳下马来。他把缰绳扔给自己的传令兵，然后挽起弗利茨的手，跟他一道向修道院的门口走去。

“这么说，勃兰根霍斯特男爵夫人和她的女儿都留在城里了吗？你是说她们现在领导着解放运动吗？你们知道她们是什么人吗？”

弗利茨洋洋自得地笑了笑：

“你相信我们吧，同志。我们很了解她们的过去。但是她们现在是诚心诚意跟我们在一起。这毫无疑问。女人的心都是向往自由的。其次我们一向十分警惕。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她们如果跟过去哪个常来往的人见面，如果她们写封可疑的信，我们都会立刻知道，那时她们也就活不成了。是啊，我们的一切都组织得很好。”

“就假定是这样吧。我的弟弟耶诺也跟你们在一起吗？”

“在最前列。”

“他也戴插有翎毛的喀拉布里亚式小帽吗？也挎着军刀、腰里别着手枪吗？”

“当然。他制服上的缌带是勃兰根霍斯特·阿尔芬辛娜亲自给他戴上的。我们授予他光荣的少尉军衔。”

利哈德怀疑地摇摇头。

“你很快就会亲眼看到他。我们全都约好了：今天到城郊来向老百姓解释革命运动的崇高目的。我们要亲手扑灭

火山。耶诺马上也会到这儿来。我似乎是走了条近道，其他人要稍微晚一点才能到。”

“好吧，我的朋友，”利哈德拍拍青年的肩膀说，“你刚才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但是关于我弟弟耶诺的那些话——上帝作证！——我只有在这儿亲眼看见他的时候才能相信；不仅如此，我就是亲眼看见了也还会怀疑的。”

他们交谈的时候，人流已经战胜了火焰河；渐渐熄灭的蓝绿色火舌和灰橙色的轻烟中开始出现了人影。年轻大学生的首脑看见那些人以后，就要执行自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他面前这群人绝不是令人鼓舞的自由战士大军。他们渐渐逼近了，简直是一群野蛮人，一群自由的死敌！

人群终于扑灭了马路上的大火，并且把便桥搭到了人行道上，这时他们一窝蜂似的涌进了修道院邻近的广场。

这是一股浑浊的人流，描写起这股人流来笔都要发颤，还有被弄脏的危险。

每一个看到这群败类的人首先会感到惊讶：在这文明的世界里，哪儿来的这么多野蛮人，这么多破衣烂衫、丑陋不堪的生物呢？在往常和平时期他们躲在哪儿了呢？住在哪儿了——地球上还是地狱里？他们怎么过活，靠什么过活呢？从他们的外表上看不出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劳动的。这是社会的渣滓、大城市的垃圾，是一些乞丐、小偷、越狱潜逃的刑事犯、妓女、狂饮无度的醉鬼和骗子手。他们不是单独行动，而是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他们是怎样来到这儿

的呢？谁把他们纠集起来的呢？谁是他们的头目，谁唆使他们去进攻和平居民的呢？谁使他们相信的，穷人之所以受穷就是因为别人有钱呢？当自由的白旗在各处飘扬的时候，谁把红旗交给他们的呢？

看不到这些人当中有劳动人民出身的人。

当他们从烈火浓烟中冲出来的时候，连康德涅尔·弗利茨看了也心惊胆寒。

这根本不是弗利茨叫他站起他就站起，叫他沉默他就沉默的那个巨人。

人群里有个头发蓬乱的大汉显得很突出。他身上的衣服也跟其他人一样破烂，面目被烟子熏得黧黑，手里拿着一根一丈多长的铁棍。他就象摆弄一根芦苇似地在头上挥舞着铁棍。他第一个从火焰里窜到广场上，在他站定的地方升起一团团蓝悠悠的火苗。他不顾一切地往前冲。

大汉看见前面的骠骑兵部队以后，往后退退停了下来，等着他的伙伴们跟上来。然后他把铁棍一举，扯开野性的破嗓门指着修道院喊道：

“烧死僧侣！”

人群掀起一阵疯狂的喊叫声响应他。

在这阵喊叫声里响起了骠骑兵尖细的号角声，发出准备进攻的信号。这使狂热的人群稍微冷静了一些。

“朋友，”大学生对利哈德说，“我恳求你别下令进攻。我们可以避免流血。让我试试唤醒他们的良心。”

“你就试试看吧，”利哈德说，“我站在你旁边。”

利哈德没有上马，也没有拔出军刀，只是悠然地抽着烟等待着。

“请靠近我一些，”弗利茨建议说，“好让人们感觉军民都团结一致。你站在我身边不会有危险的。”

利哈德跟弗利茨一道登上了修道院门口的四级台阶，台阶现在成了大学生的讲坛。

“弟兄们！”大学生开始演说。

他谈起了自由、宪法、公民的职责、反动派的阴谋、祖国、国王和光荣的革命日子等等，许多伟大而美好的东西。

然而他们站的地方并不那么安全，时常有烂马铃薯甚至砖头从他们头上飞过——听众就用这种方式来修正和评论演说。利哈德的高筒军帽受到了好几次这样的“评论”。

最后，人们的大合唱完全压倒了青年演说家的演说，他只好停顿下来。

“朋友，我已经尝够这些烂土豆了，”利哈德对他说，“如果可能的话，你快点跟你这些兄弟达成协议吧，不然就该我来跟他们谈话了。也许那倒有些把握。”

“事情很难办，”弗利茨一边用手帕擦着汗津津的脑门，一边喘吁吁地说，“人民仇恨教士。他们已经赶跑了里古利[1]信徒，现在又打算毁灭一切寺院。不用说，保护僧侣是一桩不得人心的事！但是这儿是女修道院，革命对待妇女也应当客气。”

---

① 里古利(1696—1787)，意大利天主教的主教。

“我也看到这儿是妇女。”利哈德望着修道院的窗户说。

幸好窗户上都有护窗板，好歹算是没把石头扔进修道室去。

石头也纷纷从人群中向士兵们飞来；马都不安起来，不住地打响鼻。

弗利茨又说话了，他的声音同大汉的声音混成一片，大汉一边挥舞着铁棍，一边喊叫着什么。喧嚣的人群一句也听不清他们说什么。

这时在离部队不远的人行道上出现了一个人。一看见这个人，康德涅尔·弗利茨的胖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瞧，他到底来啦！”

他是谁呢？这是一个十分古怪和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细高细高的个儿，帽子上插着三根长长的鸵鸟毛，一走一忽悠；他那光滑而红润的瘦脸蛋上鼓起一只大鼻子。他的肩上背着一条有巴掌宽的三色带，上面几乎紧靠在腋窝下吊着一把短短的，好象儿童玩具般的军刀。一绺绺长头发搭拉在他的肩上。

这个滑稽人匆匆忙忙地走近站在修道院门口临时讲坛上的两个人，并向他们说了这样一些话：

“上帝保佑，朋友们。有我在这儿，不用害怕。我叫毛士曼·古戈！第二军团的上尉。你们陷入窘境了吗？让我来吧！我的朋友弗利茨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但是他只能当悲剧演员。他演悲剧很适合。不过，应当看你面前是什么

样的观众。这儿需要的是汉斯·萨克斯[1]，而不是席勒[2]。谁能把人们逗笑，谁就能取得胜利。你们瞧吧，只要我一开始念诗，他们立刻就会笑得闭不上嘴。他们只有惊讶、鼓掌和哈哈大笑，然后我们就能随意把他们带到哪儿去。"

"咱们瞧瞧吧，看你能不能把这群人逗笑。开始吧，不然我就要动手了。"利哈德声明说。

毛士曼·古戈登上台阶，向人们伸出他那又瘦又长的胳膊，做了个可笑的手势，要求观众肃静。

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鼻烟壶，用指头捏了点鼻烟呼哧呼哧往里吸。这种不平凡的表演的确使沸腾的人海十分惊讶，他们沉寂了一会儿。

这种短暂的沉寂对毛士曼·古戈就足够了，于是他开始了他那滔滔不绝的拉洋片——也就是他平常所谓的朗诵诗篇。

他边说边找到的辙口一个接一个地顺口溜了出来："兄弟"——"拥抱"，"自由"——"人民"，"梅特涅"——"抛弃他们"，"将军"——"逃跑"[3]。说到最后，毛士曼竟把"威武的骑兵"这个词组跟匈牙利的寒暄话"欢迎，欢迎"押起韵来了，并且为了增加这种兄弟般的联盟的直观效果，这位即兴诗人竟神魂颠倒地拥抱了骠骑兵大尉。

"怎么样，朋友，这并没有使他们发笑啊。"利哈德说。

---

① 德国卓越的歌唱家和诗人。

② 德国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

③ 原文的每一对词都是押韵的。

在这场喜剧中，最使大尉惊讶的是大学生在跟他接吻的时候甚至没有发觉他利哈德点着的烟卷烧了他的面颊。

古戈继续滔滔不绝地、有辙有韵地朗诵着，但是谁也不听他的了。

“打倒教士的保护人！烧死僧侣！”四面八方喊道。

鹅卵石和土块又向三位年轻人飞来了。

一个从人群中扔来的鸡蛋正打在这个蹩脚诗人的鼻梁上，糊住了他的眼睛和嘴。

“老兄，现在念你的诗去吧！”

这种景象的确把人群逗笑了，但是哄笑声并不象赞赏的观众在发笑，而象是战胜敌人的人的狂欢。他们纵声狂笑，就象残忍的刽子手看走钢丝的人摔下来跌断了腿时的狂笑。

这种洋洋得意的哄笑声是逼近了的人群对修道院的保卫者们最后的可怕警告。人群准备把他们嘲笑的人砸成肉酱。

大尉把没有抽完的烟卷往地下一扔，开始走下台阶。

弗利茨拦住大尉，拥抱住他激动地说：

“我的朋友！弟兄！别这样做！你别造成流血事件！我担心的不止是流血，我还怕这场战斗会引起仇恨。这种事是不能容许的。你的剑不应当让人民流血。我们向同一个祭坛祈祷，我们不要拿人来当祭品！一切都还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怎样解决呢？”

“你去见修女们，跟修道院的女院长谈谈。真正的基督徒不会让人们为她们流几百人的血，不会让这场战斗成为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军事冲突的导火线。不！我们不要求妇女牺牲自己！我们只希望一点，那就是她们离开这儿！让你的骠骑兵守住旁门。修女们可以从旁门自由到城里去。反正修道院里没有了不起的财产，让她们随身把所有贵重东西带走。等修道院里走空以后，我们亲自跟这群人的代表到里边去。他们会看到修道院里什么人也没有，没有人可以报复，也没有任何财产可以捞一把。至于修道院的建筑物则是属于国家的。我们只要在墙上和门上写明这是国家财产，他们也就什么都不会破坏了。我们的其他同志很快就会来到。我们混进人群，向这些迷了心窍的人进行解释，开导和安慰他们。弟兄，请求你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动刀吧！你去跟修女们谈谈，我和毛士曼留在这儿，要不惜任何代价抑制人群的愤怒。我们要坚持到你回来。”

利哈德握了握大学生的手。

“你们是勇敢的小伙子！好样的！行，我听从你的劝告。你去跟弟兄们谈谈，我去见那些姐妹去。”

这两个光荣可敬的大学生为了用激励话和笑话来防止不幸的冲突，大无畏地投进了沸腾大海的漩涡；利哈德开始对他们这种忘我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感到高兴了。

他决定尽量帮助他们实现高尚的意图。

修道院的老看门人从门上的小孔看到了事情的经过，利哈德刚一叫他，他马上就放他进去了。

然后看门人又把门闩上，并详细向大尉解释怎样更好地去见女院长。

利哈德一面登上楼梯，一面考虑着向女院长说什么。怎样把危险告诉她呢？怎样说明必须让步呢？为什么修女们应当作出这种牺牲呢？

他作为一个军官，由于必须对妇女们说他不能拔剑保护她们，便感到有些难为情。过去，他只因为哪个美人儿溜他一眼就拔过多少次剑啊！过去，只是由于哪个人敢于邀请他的心上人跳舞就进行过多少次决斗啊！他心里找到的唯一安慰是，修女实际上不能算女人，而是没有性别的人。

利哈德穿过走廊的时候没有碰见一个人。

修道院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食堂里。

食堂的窗户是临街的，但是内护窗板都关闭着，那么大一个厅堂里只有从敞开的门口投进来的光线。

利哈德跨过这道禁止男人入内的门槛时，他看到一幅可怕的景象。

一个修女在大厅中央抽搐着。她早就得了抽风病，今天的事件更完全断送了这个可怜虫。她一看到人群就感到惊恐，再加上从街上传来的可怕的喊叫声，就又犯了抽风病。修女们照料着她，她们围着她，尽量安慰她。

修女们跪在抽搐着的可怜的姑娘旁边；昏暗中，利哈德突然在跪着的修女们中间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一看到这张面孔，全身血液便涌进他的心房。

这是艾蒂特。

啊，原来她的姑母和表姐把她送进了这样的“学校”！

姑娘也认出了爱人，用无限欣喜的目光望了望他。

院长是个又高又瘦的女人，高傲地昂着头，眼神十分严肃，她向利哈德走来，用沉着而冷漠的声调问道：

“您有何贵干？”

所有预先想好的话这时都从利哈德的脑子里飞出去了。

他没有说那一套话，只是回答了一句：

“请您放心，院长姆姆，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我一定要驱散那群坏蛋！”

石头纷纷打在护窗板上。

利哈德的眼睛又碰见了艾蒂特惊慌的目光。他看见躺在石头地板上万分痛苦地抽搐着的修女，看见爱人向他伸出的手和绝望的目光，看见墙外人群的怒吼声，顿时万分气愤。他的脑子紊乱了，心里冒起火来，理智模糊了。

他没等女院长回答，就猛地转身顺着楼梯跑下去了。他一脚踢开修道院的便门，把两个拦阻他的大学生往旁边一推，朝自己的马跑去。他跳上马鞍，用马刺把马一刺，使得它竖立起来，然后他拔出他的军刀——优良的大马士革剑！

利哈德向修道院的窗户望了最后一眼，觉得一个窗户的护窗板微微打开了，有人从缝隙里往外瞧。也许这是艾蒂特吧？

让她看看爱她的人怎样吧！

利哈德只向破衣烂衫的人群吼了两句：

“滚开，败类！”

回答他的是一阵狂叫和哈哈大笑。

于是利哈德把军刀在头上一挥，发出了响亮的进攻信号。骠骑兵大尉骑马冲进人群最稠密的地方——为首的挑唆分子就在那儿。

大汉把粗铁棍举到头上，在空中呼呼地旋转起来。

利哈德仿佛听到这时从半开的窗口传来一个女人的惊叫声。

但是利哈德紧握住宝剑，把剑往前一伸，挡住了这下可怕的打击。

大马士革钢铸的宝剑真了不起！握住这把剑的手也了不起！剑棍相碰时迸出了火星，但是优质的宝剑经受住了考验，连刃都没卷。

大汉要想第二次抡起他那可怕的铁棍已经来不及了，紧跟着他就倒在地上了。

五分钟以后，街上几乎空旷无人了。

人群散了。那群人被风驰电掣的骠骑兵追赶得扔下武器和棍子慌忙逃命；受伤的人倒在马路上装死。他们不敢呻吟，一动不动地躺着。

只有细碎的马蹄声打破寂静。然后便万籁俱寂了。

利哈德带着队伍追击沿着长街逃跑的人，直追到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最后一个暴徒也钻进了一户人家。

这时，部队才转回来。

利哈德的马拚命疾驰着，骠骑兵们好容易才跟得上。跟在大尉后边的是他忠实的传令兵，再稍后是发警报的号兵，最后是整个部队。

当利哈德第二次到达修道院跟前的时候，广场上阒无一人。一个窗户的护窗板打开了，他又一次隔着窗户看见了艾蒂特的面孔。

利哈德对眼前没有新的敌人不禁感到遗憾。

就在这时候，仿佛为了回答他的想法似的，敌人出现了。

骠骑兵部队纵横搜索完街区，刚刚回到出发地的时候，街道对面就传来了队伍行进的声音。

那些没有听见过人们列队行进的人，不可能确定这种脚步声意味着什么。

起初传来士兵们清晰的步伐声。

接着是庄严的《马赛曲》的歌唱声。

然后是一阵阵三下连击的鼓声。

这些声音都单独或共同跟青年们的欢呼声混成一片。

春风在街上卷起一阵尘雾，使人看不清走近的人。只看见刺刀闪闪和白旗飘扬。旗上的三色带迎风招展，好象对它们被牢牢地绑在旗杆上表示抗议一样。

这是些什么人呢？

正规军吗？是敌人还是盟友呢？谁也不知道。风扬起尘土和垃圾，在马路上旋转，向人们迎面扑来。当旋风跳完它的舞蹈，刮到远处去以后，突然发觉两支部队相隔不到一

百步。

利哈德不明白这是什么部队，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

武装的男儿汉们按照军事条例的规定，排成整齐的横队，他们的肩上扛着上有刺刀的长枪，腰间系着子弹带。但是这仍然不是正规军。这些人的衣服形形色色：有高筒帽和鸭舌帽，有燕尾服和短上衣，可是每个人的左胳膊上都有一根白带。这不是刚才那种乌合之众。

“你们是什么人？”利哈德骑着骏马走上前去，向人们问道。

“民族近卫军，”一个站在队伍前面的人尊严地回答说，看样子他是队伍的指挥官。

“你们要干什么？”骠骑兵大尉打听说。

这个问题使来到的人们感到很突然。部队的功勋指挥官——民族近卫军少校过去是个著名的鞣革匠，他一时间不知怎样回答。

但是刚才这些人当中已经有我们的熟人——康德涅尔和毛士曼，他们站在大学生军团的前面。为了回答骠骑兵大尉的问题，他们唱起了《马赛曲》。从这支歌曲中，人人都会明白这支光荣的队伍有一个战斗任务，那就是把展开的自由和社会制度的旗帜高举向前，在刺刀的威胁下把反动派的多头毒蛇赶回它的老窝，并紧密地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

利哈德耐心地听着康德涅尔和他的朋友们齐声唱完这支歌。

“现在我不反对听听你们的散文了：你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呢？”

这一次少校决定亲自来回答这个难题：

“我们来恢复治安和秩序。”

“好吧，请。”利哈德安静地说。

民族近卫军的指挥官惘然若失地四下望了望。既然骠骑兵部队横着站满大街，堵住了道，那么应该怎样理解这个维持治安和秩序的邀请呢？他们又不可能从骑兵队头上跳过去呀！在回答骠骑兵之前，少校只好先跟自己的军官们商量商量。

由于紧张思索，他这个可怜虫弄得汗流浃背了。要知道，他除了在圣体节率领过教民们的游行行列，还从未指挥过这样多的人哩。

“那么，可见……这个这个，大尉先生……我们将共同……常言说得好……同心协力。”

“噢，是这样吗？您接到过这样做的命令吗？”

听到这个问题，光荣的少校后悔自己不该搞军事。康德涅尔和毛士曼连忙来解救他，悄悄地提示他应当这样回答：

“当然接到过。是大学生司令部和民族近卫军指挥部下达的。”

“我仿佛没听说过这样的机构。”

少校脸红了。

“喂，您听我说，大尉！……”

“请您别生气，少校，这个问题不能马虎。如果象您说的，我们应当协同行动的话，那么要不就是您指挥我，要不就是我指挥您。这应当由我们共同的军事长官来决定。”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您派个人到参谋总部或陆军部去，让他汇报当前的情况并把书面命令带给我，然后我就按照命令行事。在这以前，咱们各自留在原地：我们骑着马，你们排着队。”

这个建议被接受了。

少校派出两个最机灵的人作为紧急信使，他派毛士曼到参谋总部去，派康德涅尔到陆军部去。他们两人应当根据自己的主意和看法，把当前的情况汇报上去，然后把相应的命令给大尉带回来。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两个通过两种眼镜观看世界的人“自己的主意和看法”完全不同。不要忘了，多情的康德涅尔是个幻想家，而毛士曼是个由于自己卓越的诗篇而被听众赏以臭鸡蛋的街头诗人，那是他记忆中最堵心的事件之一。

两位紧急信使执行任务去的时候，两支军队就驻扎在广场的两面。

利哈德一分钟也没有忘记他是在保护自己的艾蒂特。否则他早就毫不犹豫地把保卫女修道院的荣誉交给民族近卫军了。他可以借此卸掉重责。谁来保护修女和是否保护她们，对他来说还不是一样吗？可是这儿有艾蒂特啊！所以谁也不许进修道院的大门！

整整过了两个钟头两位才回来。

他们两人都给利哈德带来了封好的公文。大尉先读毛士曼从参谋总部得来的命令。

参谋总长大人多么生气啊！他拚命责骂利哈德大尉在当天表现得软弱无能。他为什么不马上出面过问呢？为什么让暴乱扩大呢？他应当立即开枪、砍杀和镇压。今后他必须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

“哼，这算什么命令！”利哈德心里想。

陆军部又写了些什么呢？

在第二道命令里，利哈德由于骠骑兵的蛮勇和不必要的逞能而受到申斥，本来只用武器吓唬吓唬就能启发那些抢劫者，他不该过早地驱散他们从而引起了流血。利哈德由于莽撞行事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以后他作事必须很有分寸和十分慎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流血！

大尉把两道命令塞进制服衣襟，然后拿起自己的大马士革宝剑，一手抓住剑尖，另一只手抓住剑把，把剑弯成弧形，心里说：“我的光荣的剑啊，要不是你是我最后的唯一的朋友，我会立刻把你折成两段。”

利哈德骑马走近民族近卫军。

“少校先生！这个地区的秩序已经恢复，你们只要把它维持住就行了。”

利哈德勒转马头，向部队发出行军的信号。

“真遗憾，”巴尔先生自言自语地嘟囔说，“本来顺便也可以跟这些人算算账。”

怀着爱情的人们

美梦结束了。

我们醒了过来，黑暗降临了！

黑暗得要命，伸手不见五指，没有一线光明。

大城市沉没在黑暗里，半夜没有一盏点着的灯，看不见一个亮着的窗户。街上一片漆黑。在迷宫般的多层楼房里，也象在深山密林里一样摸不清道路。这座城市仿佛一所可怕的监狱，昏暗的天空仿佛是它的屋顶，它那关闭的门不是通向住屋，而是通向地道和地下室。

四周万籁俱寂，连脚步声也听不到。

只是每隔两个钟头，高塔上就飞起一颗红尾巴的信号弹，它在天空画出一个火的问号：谁知道这是发给谁的信号呢？

不，这不是病态想象力的幻想，这个城市就是维也纳。

十月只剩下最后几天了。京城三面被围。

一部分居民逃走了，另一部分人在郊区战斗。城里只剩下那些躲藏起来的人。煤气灯被打碎了，街道上没有照明，况且也无需照明。的确，光景真有些象毁灭前夜的尼尼微①！

---

① 纪元前八世纪起是亚述的首都。

在街上走好久也碰不到一个人。好在黑暗中看不见马路上一堆堆的玻璃和砖头，看不见被霰弹打得百孔千疮的建筑物的墙壁以及被手榴弹炸坏的屋顶和被直接命中的炮弹炸毁的房舍。

在一条长长的大街顶头，正堵着马路有一堆高高的凹凸不平的石头。这是街垒。

街垒顶上插着两面旗帜。现在，夜色把旗帜涂黑了，可是实际上它完全是另一种颜色。

街垒旁边有人。没有生篝火，因此这里同样是既黑暗又寂静。

一些男人枕着方条石睡着了。

那些被这个不祥的夜晚弄得睡不着觉的人互相小声交谈着。

两个青年坐在炮架上，戏谑地聊着闲天消磨时间。

其中有个人缺了一只胳膊——这是作战失去的。

"喂，毛士曼，"一条胳膊的人说，"我觉得我被截掉的那条胳膊很快就会找回来。"

他的同伴不能放弃用合辙押韵的话来回答的乐趣：

"那除非把你跟另一个独胳膊的滑稽人并了尸骸。"

"仿佛有人对我小声说：弗利茨，你是最后一个人！"

"那得警察高兴永远别看见您。"

"唉，朋友，我只对我的爱情感到惋惜。"

"我认为这种悲哀是不值得的。"

"我只要求你答应我一句话。"

“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如果我在这儿牺牲了，我和她就会永远别离……”

“附带说一句，这种事是很可能有的。”

“你告诉她：她是我最后的一息。”

“对她说：‘小姐，他是喊着您的名字咽的气。’”

“如果敌人的剑把我的心刺穿了……”

“那你只好往地上一倒……”

“你真会顺口溜！谁教的你？”

“你给她写吧：‘小姐，我爱你！’”

“滚你的蛋吧，别念你的歪诗啦！我说的是正经话。”

“算了吧，这我还得观察观察哪。”

“你把我的名片给阿尔芬辛娜送去。”

“一定照办，就是穿蓝制服我也阔气。”

“要是有点亮就好了，我想向她倾吐心里话……”

“手榴弹！真的！你还是逃命吧！”

确实，一颗从远处扔来的手榴弹啪地一声掉在街垒跟前。手榴弹嗞嗞地响着，旋转着，继续喷了一会儿火焰，向跳起来的人们射出鲜红的火光。

就在这种时刻，毛士曼依然不改他那念诗的习惯：

“这就是你的光明！快写吧：‘小姐，没有您我就活不成。’”

康德涅尔就着嗞嗞响的手榴弹的反光在自己的名片上画了这样几个字：“我爱您，别了！”

他刚写完最后一个字，手榴弹就爆炸了。炙热的弹片

从两个青年的头上飕飕地飞过，幸而没有碰上他们。

两个大学生只是把手一挥，他们对这类意外的礼物已经感到司空见惯了。

康德涅尔把名片交给了毛士曼。

毛士曼沉默一会儿，然后说：

“弗利茨，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我也需要用押韵的话回答吗？”

“不用。我觉得那两个安琪儿出卖了我们。”

“你有什么根据？”

“根据街垒对面的人知道我们保密的一切。”

“他们有高明探子。”

“我认为勃兰根霍斯特母女就是其中最高明的。”

“这不可能。我是知道的，她们的看门人是效忠于我们的人。不论白天黑夜到公馆去的人他全都向我们报告。没有任何外人去见她们，她们自己也哪儿都不去。唯一在星期日经常去拜访她们的人是圣蒲利基狄修道院的列美基雅大姐。艾蒂特小姐在修道院里受教育，每当她来探望姑母的时候，那个修女就陪她一起来。你是知道的，修女很少关心政治。此外，我们对她们有很多恩惠：我们不止一次地保护了她们，使她们没激起民愤。”

“也许是这样，不过我想告诉你，我们还是不应该让女人过问我们的事。”

“你别忘恩负义，毛士曼。至少你可以想一想民主妇女人士。她们为我们的事业做了多少工作啊！有的护理伤员，

有的为我们募捐，有的在战斗中鼓励我们的战士。噢，我的朋友，没有妇女便不能争取自由！”

“你想说没有妇女便不能卖弄风流？”

“你又说起顺口溜来了？”

“你从她们那儿得不到什么好处。”

“真没良心！你不配让维也纳最漂亮的女人吻你的丑脸！”

“这有什么了不起？”

“那你更得骂她们了吧？”

“你真糊涂。这完全是早先的事。现在当我们让人击溃了的时候，她们一双双温柔的胳膊都搂着敌人的脖子了。以前准备送给我们的一切纪念品，现在都直接赠送给我们的敌人了。事情就是这样，朋友，问题都是明摆着的。”

“算了吧，我没法理你，”康德涅尔回答说，不知不觉地押上了韵。

换哨的时候到了，两位朋友去休息。半毁的糖厂里搭着板铺，上面铺着潮湿的稻草——这就是他们休息的地方。应当养精蓄锐，好准备明天战斗。

这时一辆轿式马车在维也纳黑暗的街道上缓缓行驶着，车上点着两盏灯，在黑暗中宛如两只迷途的萤火虫。夜色笼罩着城市，这两朵灯火更加深了这种坟墓般的黑暗。

马车在勃兰根霍斯特公馆门口停了下来，车夫跳下座位，亲自打开了大门，于是马车驶进了院子。

马车里走出两个女人：一个修女和一个非常年轻的姑

娘。女主人拿着双芯的烛台，走出来迎接她们。她们匆匆忙忙登上女主人亲自照着的楼梯。

男爵夫人拥抱了修女，而只把手伸给姑娘吻了吻。姑娘把风帽推到脑后，露出并不沮丧的面孔——这是艾蒂特。

“老天保佑您，列美基雅大姐，”男爵夫人轻声说。

“我的妹妹，在这样可怕的夜晚我能平安地从修道院到达您这儿，真是托老天的保佑。哪儿也没有灯，所有的马路都被挖坏了。”

“上帝保佑他的宠儿，不让她们摔倒。”

“确实是这样，我的妹妹。我们还能活着，这真是奇迹。艾蒂特小姐又跑到哪儿去了？唉，她真够叫人操心！我看管她就象看管一只野山羊似的。”

“没什么，她到大厅里去了。她忙着听阿尔芬辛娜讲新闻。喂，我的大姐，今天我要告诉您一件您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事。”

男爵夫人说着把列美基雅大姐领进了餐厅，那儿的桌子已经摆好了冷盘、薄酒和蜜酒，只等她们就座了。银壶里煮着茶。

“阿尔芬辛娜，请你到下房去看看，并且吩咐别让任何人到这儿来。”

艾蒂特抢在表姐前头说：

“让我去。”

“您留下吧，我的亲爱的。今天您是客人。您应当休息

休息。”

对这样的关怀，艾蒂特只是耸了耸肩表示回答，并且接受男爵夫人对自己的照料。女主人亲自替她挂上外套。

“请就座吧。”

安妲涅塔夫人让修女坐在小圆桌旁的长沙发上。艾蒂特坐在夫人旁边。

男爵夫人再一次亲自说明邻近的房间里没有任何人以后，随手关上了房门。她叫阿尔芬辛娜给大家烧茶，然后几乎紧靠着修女坐了下来。

“将军有什么叫您转达的吗?”

“明天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列美基雅大姐低声说，同时四下张望，仿佛怀疑墙壁、油画和雕刻品在偷听她们的谈话。

“有个不愉快的消息他知道不知道?”

“什么消息?”

“在围城的军队中，叛乱分子打算跟一支部队勾结起来。康德涅尔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我。我向他表示不安，说如果城市被攻陷了，我们怎么办。我说：您想想吧，战胜者将怎样对待那些在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啊！这个傻小子安慰我，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不用害怕。他说：在紧要关头，当城市的命运完全决定的时候，要组织那些不应当落到敌人手里的人撤退。在马利阿西德和列尔辛费德两个墓地之间的公路上驻扎着一支参加围城的骠骑兵部队。大学生们早就跟这支部队搞出交情来了，现在指望这支部队在危

急关头不仅放他们逃出城市，而且跟他们联合起来，阻击追击者，保护他们。这样一来，那些需要逃走的人就可以从维也纳逃到加里西亚或匈牙利去。只是那个骠骑兵大尉坚决不同意——因此才阻碍了叛乱分子实现他们的计划。那个大尉名叫巴拉德莱·利哈德。"

"啊，就是保护我们修道院的那个人吗？"

"这一点你们应当感谢我的侄女艾蒂特漂亮的眼睛。"

"据我了解，大尉过去对叛乱分子也不怎么友好。"

"在许多方面他跟他们不一致。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拉过去的。他的部下接受了跟叛乱分子合作的条件，但是他们很爱戴自己的官长。如果他命令士兵战斗，士兵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但是糟糕的是他们很快会得到一个意外的支持。"

"谁的支持？"

"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对了，一个危险的、任何胆大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女人。这就是巴拉德莱哥儿几个的母亲。"

"可是她怎么能混进被围的城市呢？"

"通过一种异常勇敢的、几乎不可想象的方式，康德涅尔把事情的经过全都告诉我了。这位贵妇人化装成菜贩，穿上破旧的衣服，背上一袋葱和土豆，跟一个女商贩一道通过了所有的岗哨。她们沿途向士兵们卖青菜和酒，就这样混进了京城。她们住在一个女菜贩的家里——丁格尔街十

七号。"

"真是勇敢得惊人！她想干什么呢？"

"把她的儿子带回匈牙利去。"

一听到这句话，表姐妹俩的目光交叉在一起了。一个流露出愤恨的眼神，一个流露出骄傲的眼神。

"您是说她打算把儿子带回匈牙利去吗？"修女惊讶地追问道。

"是的。她想劝他们回匈牙利，去替那儿的政府服务①。"

"她已经把他们带走了吗？"

"幸好还没有。她今天晚上刚到这儿。但是康德涅尔已经跟她谈过话了。他建议她夜里别出门，因而她明天早上才去见利哈德。让她去吧，让她谈吧，应当让她有可能这样做。然后她还会回到城里来。只要她能见到利哈德，一定能说服他。列美基雅大姐，您应当把这一切禀报给将军。明天晚上进攻前，将军应当用可靠的部队包围骠骑兵队伍。那儿附近有什么部队？"

"鲍尔维茨·奥托的胸甲骑兵团。"

"太凑巧啦。骠骑兵一下子就会被打垮，利哈德也会被当场枪毙。"

这一切艾蒂特都听见了啊！

为什么要当着她谈呢？关于列美基雅是怎样把经过仔

① 书中描写的时间是一八四八年十月，当时由于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爆发的革命，匈牙利的政权属于柯苏特·拉科西领导的革命政府。

细研究和冷静考虑过的计划偷着告诉给男爵夫人的情形，读者以后在本书的末尾会明白，而目前我们可以认为，男爵夫人当着艾蒂特说这番冷酷的话是出于对这位姑娘怀着盲目残忍的仇恨，是由于看到可怜的姑娘感到痛苦心里才舒服。这位女人的狠毒心肠希望从另一个女人的万般痛苦中得到极大乐趣。

但是她没有得到这种乐趣。

艾蒂特的面部表情纹丝不动，她仿佛丝毫没有注意这场谈话。

她津津有味地吃着。

当男爵夫人预言利哈德很快就会丧命的时候，艾蒂特往嘴里填了很大一块火腿，以至她的嘴巴都撅起来了，然后她要求给她盘子里的醋渍蘑菇再加点醋。

阿尔芬辛娜看到表妹这种满不在乎的劲儿，心里直冒火。她终于忍耐不住了，用冷冰冰的声调问道：

"亲爱的，看起来未婚夫快要死了的消息并没有影响你的胃口。"

艾蒂特用叉子挑起一个醋渍蘑菇，带着撒娇的样子回答阿尔芬辛娜说：

"死了的未婚夫总比活着但却逃跑了的未婚夫好。"

她说着把叉子往嘴里送去。

"无礼的家伙！①"男爵夫人狠狠地说。

---

① 原文是法文。

列美基雅大姐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把手贴在胸前，脸上做出一副深深谴责这个堕落透顶的女孩子的表情，仿佛说：任何事件也不能打动这个傲慢的小贱人冷酷的心！

艾蒂特仿佛没有发觉这三个瓦西里斯克①打算把她变成石头。她把自己的酒杯往阿尔芬辛娜面前一推，满不在乎地说：

"请你斟点蜜酒给我。既然我命中注定要当修女，我就得习惯喝它。"

阿尔芬辛娜把瓶子递给了艾蒂特，看着她斟酒时的神情如何。

不，艾蒂特在斟这种粘乎乎的汁液的时候，她的手没有发抖。她把自己杯里斟满，然后又给列美基雅大姐斟了一杯。

"咱们喝吧，大姐，反正我们总得喝点什么痛快痛快啊。"姑娘带着调皮的笑容说。

修女由于礼貌关系，有点矜持，说她喝不了这么多，但是她最爱喝蜜酒，因此最后她还是全都喝干了。

"你真是个小淘气，我的亲爱的！"

这时男爵夫人继续指示说：

"大姐，您别忘了留巴拉德莱夫人住宿的那个女菜贩的住址：丁格尔街十七号，地下室菜铺。这位州长夫人一定会回到那儿去，因为她还要带走另一个儿子。应当活捉她。明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蛇，被它看一眼就会死去。

天早上您按着往常的方式把这一切禀报给将军。现在，我们必须什么事都不参与，免得惊动了利哈德大尉。这个人非死不可。哪怕有无数保护神跑来保护他，他也准死无疑。”

艾蒂特对这番话有什么表示呢？

多么难以理解的姑娘啊！

她悠然地拿起一块布利干酪，喝着蜜酒，并且给修女敬酒。

是的，她打算借酒浇愁。的确，她有理由这样做。

可怜的姑娘！

人家当着她进行这种谈话，她听了心都直哆嗦，而且几乎要停止跳动了，可是在这种时候她能这样津津有味地吃着，这样大口大口地喝着，这得有多大的勇气和顽强劲儿才能办到啊！

可是艾蒂特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让人们认为她对修道院的生活很满意吧，认为她只想着死后天堂的极乐和人世间的好吃好喝吧。

不一会儿，她就假装打起瞌睡来了，她的眼皮好象自动地合了起来。她的头仰到椅背上，眼睛闭上了。但是她通过低垂着的浓密睫毛，继续偷偷地注视着三个女人的面孔。

那几个人以为她真打盹了。姑母和表姐不再恶狠狠地瞧着她。她们的目光中现在流露出的是全神贯注的神情和隐隐的愤慨。

“她一向这样吗？”男爵夫人问修女。

“懒惰是她的主要特点，”修女表示谴责地把眼睛往天花板上一瞥回答说。“早上如果不叫醒她，她能睡到中午，晚上一到这时候她早就又上床了。她对读书和干活都不感兴趣。她就爱一天天地闲泡来混日子。简直是麻木不仁。她的全部心愿除了吃就是睡。”

“别干涉她这样做。尽量让她觉得在修道院里舒服些。我们会预先付给她赡养费，直到她死去。让她在那儿闲呆着吧。她在家里就又得干活。”

“这么说，她要永远失掉巴拉德莱·利哈德了？”

“是的，无论事情怎样转折，反正他难逃活命。如果他母亲能够跟他见面，她一定会说服他带着部队逃到匈牙利去。她已经把一个儿子拖进斗争中了。他已经当上了政府委员，在招募军队。这就是她的大儿子！假定利哈德没能跟他母亲见面，那么他就不会让自己的部队放过叛乱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就用得上手枪了。在决定性的时刻，人家会一枪打死他。康德涅尔对我说，骠骑兵当中有两个人奉命枪杀他们的指挥官。”

“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吗？”

“再来一次胜利的进攻，叛乱分子就顶多还能坚持一天。据他们估计，利哈德的部队将驻扎在列尔辛费德墓地，夜里他们就会从那儿突围。这样看来，他们只有一昼夜的时间了。假如大尉能跟他母亲见面，那么他明天晚上就会被捕，后天早上就会死去。如果他没能见到他母亲，他自己

的骠骑兵就会把他打死。对我说来，这两种下场都不错。我并不坚持把他绞死，尽管我完全有理由恨他。”

“两天以后就全都要结束啦。”

“整个滑稽剧也要闭幕啦！”

“对啊，我们会喜笑颜开。”

“哈哈哈哈！”

她们已经提前笑了。

这番谈话艾蒂特全都听见了，但是她纹丝不动，一点儿也没有表示她听见了、明白了，而且内心在战栗！她佯作由于喝了蜜酒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以后的全部谈话她也听见了，三个女人谈到两天以后城里会发生的事：她们预言成百上千个人会很快死去，那些人都是她们的“朋友”，昨天晚上她们还对他们笑脸相迎以及跟他们接吻。她们不久前亲自用纤纤玉手把花环和三色带装饰到白旗上，现在她们已经预先领略着把那些旗帜踩到污泥里去的快乐滋味了。她们冷酷而恬不知耻地列举着那些会被逮捕、戴上镣铐和送上断头台的人的名字，尽管她们昨天还卑鄙地玩弄两面手法把他们称作英雄、好朋友和好弟兄。

艾蒂特明白：她没有权利暴露心里的恐惧。她鼓起全副毅力来克服惊悸的心情，抑制震撼全身的冷战，不让自己象孩子做了噩梦时那样上牙磕着下牙。

最后该动身了。

艾蒂特感到朝她脸上伸过一只冷冰冰的、好象蛇信子

似的手来。但是她不能往后躲。

让她们叫醒她吧，让她们使劲摇她的肩膀吧，艾蒂特好久没有睁开眼睛！最后，她打着哈欠，摇摇晃晃地倚在列美基雅大姐的肩上；列美基雅扶着她，领她走下楼梯去上马车。

安妲涅塔夫人送她们出去。

"家里连个开门的男人都没有了，"她抱怨说，"全都弄到街垒里去了，连看门的也去了。就剩下我们母女俩了。要不是马车夫又聋又瘸，他也一定被抓去了。"

男爵夫人一直走到马车跟前，好亲眼看到修女把艾蒂特带走。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啊！小心谨慎万没有错。

男爵夫人看见艾蒂特一屁股坐到座位上，并且马上把脑袋耷拉到胸前，这时她才完全放心了，于是转回了自己的屋子。

轿式马车在漆黑的街道上缓缓行驶着，时常碰到马路上翻转的石头。马车夫头一低一低地打盹。

马车进入黑暗中以后，艾蒂特睁开了眼睛。

她在黑暗中瞧看什么呢？她在想什么呢？

她只想着一件事。

逃跑！

无论如何得逃跑！哪怕是一群魔鬼把着车门，哪怕在这个流血的日子里所有牺牲者的幽灵都在这座昏暗城市没有灯光的街道上游荡，她也一定要逃跑。

艾蒂特凝神望了望她的同行者。

同伴已经睡着了。

她不象艾蒂特那样在装睡，而是在酒醉饭饱之后真正睡着了。

当马车穿过市中心进入林荫道的时候，修女在梦中打起鼾来。喝的蜜酒起了作用。

姑娘一听到打呼噜声，马上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一纵身跳到马路上。

马车夫有点耳聋，大概也在座位上打盹，因此可以不用担心他。

姑娘撒开腿飞也似地沿着林荫道拚命往市内跑去。

艾蒂特直到跑到第一条黑暗的街道以后才回头望了望。在没有星光的黑夜里，马车载着修女越去越远，艾蒂特看见一个孤零零的灯火好象一只漫游的萤火虫，随着马车的远去也越来越小。

但愿夜晚的凉风别过早地把列美基雅大姐惊醒，不然那时人们就会飞快地跑来追艾蒂特。

姑娘慌忙拐过街角，在寂静而黑暗的街道上快步行走起来。

这个几乎还是个孩子的、手无寸铁的姑娘就在这万籁无声的漆黑的午夜里，在这座没有灯光和不安地沉睡着的大城市里毫无畏惧地行进着，寻找着她从未到过的那条街和那座房屋，去见她从未见过的那个女人。

只有高尚的、忘我的爱情才能使这个娇弱的女子变成

真正的英雄，才能使她具有这种从事英雄行为的力量。

往哪儿走呢？在这样的黑暗中怎样才不迷路呢？

圣斯蒂芬大教堂高高的圆顶是她唯一的方向标。

丁格尔街应当在教堂那面，因而应当首先到教堂跟前。也许路上能遇见一个善良的人会指点她往后怎样走。

现在艾蒂特可以尽情激动了。让心脏怦怦跳动吧，让每一根神经都战栗吧，因为现在谁也看不见她了。

艾蒂特好象发疟子似地哆嗦着，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穿过了一条街又一条街。她忙着跑进心中预定的目标——大教堂的哥特式高塔。周围依然黑暗而又寂静。她觉得她仿佛在童话里的迷宫中深深的地下室里行进。在市中心的狭窄街道上，在多层楼房之间，夜色仿佛更加昏暗。所有的窗户都掩上了，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因为不能让围城的人发觉任何一个目标。

勇敢的人全都在郊区，在城门附近的街道里；胆小的人全都在地下室里躲避炮弹。城市一片死寂。街上空旷无人。

姑娘几乎脚不点地地奔跑着，甚至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她万分恐惧，她害怕黑暗，害怕自己孤身一人，但是现在利哈德有生命的危险，她对他的爱情要比这种恐惧强烈得多。她必须救他！突然产生的不顾一切的勇敢，好象重病人终于害了热病发癔症似地，帮助她战胜了恐惧。害热病的人常常在昏迷中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向窗户，要从窗口跳出去；他们能赤脚在尖石块上奔跑，不会泅水而跳进河

里，向比他们身强力壮的人进攻——这一切都是由于恐惧和热病发作。这时，艾蒂特就象这种人一样。

艾蒂特停下来谛听着！城市钟楼上的钟已经敲第二遍了。这就是说她已经跑了半个钟头。艾蒂特很清楚：在半个钟头之内就是慢步也能穿过维也纳的中心街道。可见她迷了路。她来到一个小小的广场，那儿有几条街道交叉通过，这时她才高兴了。

艾蒂特又用眼睛寻找斯蒂芬大教堂的圆顶。现在它就耸立在她右边。

原来她并没有走错！

丁格尔街应当就在附近。但是在这样一片漆黑里怎能看清街名牌和门牌呢。

姑娘在一条街道的角落上停下来，坐到一个石墩上。直到现在她才感觉疲乏。

城市钟楼从容而庄严的钟声第三次响了。它敲了十二下。

最后一下刚一敲过，附近一座高塔上马上飞起一颗红色的信号弹，微弱的火光照亮了附近的房屋。信号弹又在漆黑的天空中画了一个神秘的问号。谁知道它在问什么呢？在等待着什么回答呢？

艾蒂特趁着瞬息间的闪光，连忙望了望附近一幢房屋的拐角，在那儿寻找街名牌。

正好在她头顶上挂着一块用狭长的哥特式字体写着“丁格尔街”的牌子，她高兴得心都颤动了一下。

她的心里充满了力量和信心。善良的保护神在保护她，他牵着她的手，把她直接领到了目的地！这种愉快的信念安慰了姑娘。不，她不是盲目地碰巧来到这儿的，而是由上帝在指引她！既然开始全都这么顺利，那么收尾也一定很美满。

现在她的手里有了阿丽安[1]的线。信号弹熄灭了，一切又笼罩在黑暗里。但是艾蒂特已经知道街角这幢房屋是一号，那就是说街道这面以下所有的房屋都是奇数。她只用数着大门，就能找到十七号房屋。

姑娘在黑暗中继续寻找。

她觉得在信号弹亮过以后，夜晚的黑暗显得更浓了。艾蒂特象瞎子似的摸着走。她必须用手摸索每一个凹凸的地方，免得漏过有橱窗和铺面的大门。她就这样默默地数着房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十三号……十五号……现在应当是十七号房屋了。

"谁？"姑娘吓得惊叫了一声，她的手在这座房屋凹进去的地方碰到了一个活人。她痉挛地抓住了这个人的衣服。

"耶稣—玛利亚！圣安娜！"一个惊恐的哭丧着的声音回答说，"哪个疯婆子！"

艾蒂特面前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太婆。

"对不起，对不起！"姑娘放开老太婆的衣服，喃喃地说，

---

① 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米诺斯之女，她用线团帮助雅典英雄泰西逃出迷宫。

“我是吓慌了。”

“我更够呛。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小姐？”

“我找十七号房屋。”

“噢！您找它干什么？”

“我必须找到它。”

“您找谁？现在是夜里，小姐。”

“我需要找一个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

“今天晚上跟另一个女人到这儿来的那个女菜贩。”

“您找她们干什么？如果您告诉我，我就带您去。”

“我恳求您什么也别问我，老大娘。只要您相信上帝，您就帮助我吧，因为事情涉及到一个人、甚至两个人的生命……主啊，我说哪儿的话，事情涉及许多人的生死存亡啊。如果您知道这座房屋在哪儿，您就领我去吧。”

“这座房屋就在这，这不就是，”老太婆嘟囔说，“既然您打算进去，您就跟我来吧，小姐。”

艾蒂特毫不犹豫地说：

“走吧！”

“我有钥匙，”老太太小声地说，她打开了门上的角门，放艾蒂特进去，然后又啪的一声锁上了。

直到现在艾蒂特才意识到她所作的事。她在这深更半夜听信一个古怪的老太婆走进了生疏的别人的屋子。

在狭长的走廊尽头看见了一朵火苗——一盏放在地上的油灯在冒烟。

脸孔红扑扑的胖老太婆把油灯端了起来，借着微弱的灯火，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姑娘一番。老太婆看清她的衣服以后，惊讶地压着嗓门说：

“上帝呀！原来是个修女！”

这时候，艾蒂特的整个身子和她那副激动的面孔都闪耀着一种特殊的不可言喻的光辉，老太婆不由得肃然起敬，站在她面前的是个圣徒。

“您是说，您打算跟女菜贩谈谈吗？”

“不是跟她谈，而是跟在她家作客的那个女人谈。”

“您知道她的什么事儿吗？”

“全都知道。”

“亲爱的，您是不是知道谁要说这种话就会没命的？”

“知道。”

“好，既然这样，您就跟我来吧。”

老太太伸手端起油灯头前带路。她们穿过狭长的走廊，走进一道更加狭窄的地下室的小门，老太婆在这儿让姑娘在前面走。

艾蒂特毫不犹豫，她用手扶着潮湿的墙壁，开始沿着木楼梯往下走。姑娘不由得想到，如果那位帮助她安全到达这儿的保护神离开了她，不再用他的灵验的斗篷掩护她了，那么她在这个潮湿的、又黑又窄的地下室里，说不定会成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干得出来的最可怕罪行的无名牺牲者。给她带路的老太婆和这个贫民窟里的任何一个居民——谁知道他们在这儿有多少啊！——都可以任意对付她：把她杀死或

埋在这儿。这种事甚至永远不会有人察觉。

艾蒂特小心翼翼地拾级而下。不知是为了给她指路还是怕她绊倒，老太婆用瘦骨嶙峋但非常有劲儿的手抓住她的胳臂。

她们走下楼梯，来到一个潮气烘烘的地下室。

“往右拐！”老太婆小声说，并且轻轻地推了推姑娘。

艾蒂特小心地走过地下室弯弯曲曲的小巷。她们拐了三次弯，最后才走近一道带有吊锁的破木门。门虽然是闩着的，但是门缝里透出闪闪烁烁的灯光。

老太婆啪的一声打开锁，把它取了下来。

“往这儿走，小姐。”

在门打开以前，艾蒂特就已经相信她快到目的地了。门缝里散发出令人透不过气来的蔬菜味儿。艾蒂特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早先她怎能想象得到，有朝一日她会觉得烂胡萝卜和芹菜的气味居然会比任何香气都好闻呢?!

这是女菜贩的菜窖。

“当心，亲爱的，这儿还有一道梯级，”老太太预先提醒她说。

艾蒂特迈过门槛，等她一走进去，女菜贩随后就关上了门，自己留在外边。姑娘来到一个相当大的房间，上面是低低的拱顶，角落上堆着马铃薯和芜菁，靠墙摆着一袋袋大葱。

地下室正中摆着两把稻草垫的椅子。一张椅子上搁着一盏闪闪烁烁的油灯，灯芯浮在牛油里，另一张椅子上坐着

一个女人，身上穿着街头女商贩通常穿的那种朴素的城市衣服。

女人默默地抬起头来望着艾蒂特。这时她的面孔仍然很恬淡，脸上甚至没有流露出惊讶的神情。对这个女人说来，要作到这点并不费力，因为她会控制自己。

艾蒂特热烈地奔向那个女人，跪倒在她面前，抓住她的手。姑娘开口说话以前，她那吓得瞪大了的眼睛就已经说明有危急的事情。

“巴拉德莱夫人啊！人们想杀害您的儿子！”

坐在椅子上的女人哆嗦了一下，但是她仍然把冲到嘴边上的痛哭——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母性的痛哭憋了回去。

“要杀害利哈德吗？”她控制住自己问道。

“对，对，”姑娘大声说，“要杀害利哈德！您的利哈德。夫人啊，救救他吧！”

姑娘痉挛地拥抱着那个女人的膝盖。

那个女人凝神望了望她的面孔：

“你是艾蒂特吗？”

姑娘又高兴又惊讶地抬起眼睛：

“您知道我的名字？”

“我从儿子的信中知道的。现在看到你的面孔、听到你的谈话，我知道你就是利哈德的未婚妻。”

“夫人啊，我已经跟坟墓和修道院结了缘。我知道我的未婚夫注定要受害，她们当着我说的。他会遭到惨死！他

会被绞死或者被残杀，这种事是永远不能容忍的。因此我才到这儿来。您是他的母亲，别让您的儿子惨死吧！"

"这一切你是怎样知道的？又怎样知道我在这儿？知道我是什么人？知道利哈德有危险？"

"我全都告诉您吧。您被出卖了。您的盟友，大学生军团的幼稚而轻率的青年们把秘密告诉了阴险的男爵夫人，她假装是他们的朋友和自由的拥护者。实际上她和她的女儿阿尔芬辛娜都是敌方的奸细。她们当着我对列美基雅大姐这个女奸细说，人们打算明天逮捕您和您的儿子。如果您能跟利哈德见面并说服他返回匈牙利，那么军事长官们就会逮捕他并把他当作叛徒绞死。如果您不能跟他见面，他也会被杀，她们收买了两个骠骑兵。她们为什么当着我的面谈这一切呢？为的是折磨我的心。是啊，我自己也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折磨我，要使我发疯?！"

艾蒂特刚一痛哭起来，马上又憋回去了，又恢复了她从前那种活泼可爱的模样。

"可是她们大失所望。她们认为我绝望了，被毁灭了，已经死了。可是我从她们手里逃走了，穿过了全城。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我还是找到了您，因为有上帝保佑我，上帝跟我在一起，上帝把我带到这儿来的。往后上帝仍然不会遗弃我的！"

这个妙龄的见习修女的话中含有无限纯贞和崇高的感情，于是坐在椅子上的夫人默默嘉许地用手扳住她的肩膀，怜爱地望着她的眼睛。

她的利哈德的未婚妻多么可爱啊！

"镇静些，我的孩子，咱们安安静静地谈谈。你瞧，我丝毫不激动。你告诉我，你确实知道人们明天会给我们设下圈套吗？"

"确实知道。"

"这样看来，要赶在事变前头，我们只有半晚上的时间了。"

"您要去见利哈德吗？"

"马上就去。"

艾蒂特双手合十哀求说：

"带我一道去吧！"

利哈德的母亲沉思了片刻，好象在作思想斗争。

"好。咱们一道去吧。"

艾蒂特高兴地举起双手一拍。要知道她还完全是个孩子呢。

"你知不知道我们要冒生命的危险？"

"知道啊，但是我乐意。"

"你也需要换上普通的衣服。"

巴拉德莱夫人唤了一声站在门外的女商贩：

"芭比太太，我们需要马上动身。"

"好。"老太婆说。

"这位姑娘也跟我们一道去。"

"她也去？那么她需要换上合适的衣服。"

"您存有什么衣服吗？"

“有。”

芭比太太打开一个旧箱子，从一堆破烂衣服里给艾蒂特找到了一件衣服。

“喂，芭比太太，现在您把您的东西收拾起来躲远点儿吧。原来知道您地址的人太多了。”

“我也这么想。”

芭比太太给艾蒂特的修道衣外面套上女商贩的衣服，在她腰间系上一条方格花纹的毛围巾，在她头上戴一顶女商贩通常戴的宽檐草帽。如果从侧面观看戴草帽的人，那么在草帽下只能看到鼻子尖。

“真象个年轻的女商贩。再扛上个小木桶那就齐了。小姐，您还没背过这种东西吧？好，不用担心，我给您找一样轻便点的东西。来，给您这个垫着粗麻布的藤筐，我们在里边放上小白面包，让它份量不沉。至于我们倒还都背得动土豆和大葱。”

艾蒂特好象接受一种游戏似地接受了这一切。她轻轻地提起装着小白面包的背筐，把手伸进背绳里，然后把筐背起来。

“噢，我的亲爱的，既然我们去见士兵，那就总应当带点吃的，不然恐怕他们会找别扭。”

老太婆说着帮助自己的女客人把东西背到背上，自己背起一个最沉的筐子。

“现在我们怎样称呼呢？夫人管我叫芭比太太，小姐管我叫玛姆太太。我和夫人管小姐叫林丽。小姐管夫人叫戈

戴尔太太。我管夫人叫米娅太太。好啦。我们都能记住吗？咱们试验试验吧。”

每人都依次叫了别人的名字。她们一边练习自己的角色一边甚至开着玩笑。

“现在只要求我们大家作到一点，那就是要显得愉快些。不要胆怯！最恐惧的人应当显得最勇敢。说话要干脆，千万别拐弯抹角。主要是要保持愉快些，大方些。你们跟我学。我怎么做你们也怎么做。如果我不能从白菜地里去到列尔辛费德，不能通过任何地方的敌人的防线，那我就该死。”

艾蒂特答应保持镇静。但是她们刚一走进黑暗的街道，她马上就打起冷战来。芭比太太拉住姑娘的手，向她讲一些维也纳的笑话和趣闻，想把姑娘逗乐，但是无济于事——一切都不起作用。

“唉呀，林丽！你吓得这样哆嗦，最好留在家里吧。要知道你会使我们大家吃亏的。林丽，你要沉着点儿！林丽，你要愉快点儿！唉，林丽，林丽！”

姑娘答应保持镇静，但是怎样也振作不起来。

芭比太太拐进了一条街，就是在黑暗里艾蒂特也认识这条街。勃兰根霍斯特家就在这条街上。

艾蒂特哆嗦得越发厉害了。

当她们走近勃兰根霍斯特公馆的时候，艾蒂特望了望窗户。两个窗户里闪烁着微弱的灯光。这是卧室，那儿通常点着夜灯。

“你在那儿看见了什么，你为什么抖得这样厉害？”老太婆问。“简直象个吓慌了的小孩子。”

“我马上就不抖了。玛姆太太，给我两个大点儿的土豆。”

“你要土豆干吗？”

“您马上就会知道。”

艾蒂特说着抓起几个土豆，用尽全力把它向窗口扔去。玻璃哗啦一声掉到人行道上。

艾蒂特慌忙撒腿就跑。她的两个女伴也不得不跟着她奔跑起来。

“你干吗这样作，林丽？！”玛姆太太责备她说。“你疯了吗？把窗户都打碎啦！还让我和戈戴尔太太跑了一阵！真是个傻姑娘。你这个傻丫头！①”

艾蒂特抓住巴拉德莱夫人的手，气喘吁吁地说：

“那座房屋里住着两个可恶的女人——我的姑母和表姐，就是由于她们的罪过，我们才不得不深更半夜地穿过城市。是啊，她们大概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吧！想必她们现在在猜这是谁祝她们晚安吧！哈哈哈哈！”

巴拉德莱夫人本来要责备姑娘举动冒失，现在只是握了握她的手。她非常了解姑娘。艾蒂特非常天真可爱。

“喂，玛姆太太，”当她们走进另一条街的时候，艾蒂特喜滋滋地说：“我觉得我的情绪正常了！您愿意听我唱歌

---

① 原文是德文。

吗?"

她没有等到回答，就用清脆响亮的嗓子唱起了一支民歌：

十勇士，建奇勋，
人民永远记在心！
咿呼嗨呀，呀呼嗨！

最后，她不住地变换着音的高度，用提罗尔① 腔重复了歌中的叠句，她唱得活赛个真正的维也纳女商贩的女儿。

仿佛为了使天空更加昏黑似的，下起了毛毛雨来。

"唉呀，要是雨延迟到明天再下，我可丝毫也不反对，"芭比太太伤心地说。

"没什么，我们不会淋透的！"艾蒂特愉快地安慰她说。"玛姆太太，这种小雨可以更好地掩护我们呢。"

"林丽，你别乱管闲事吧。我不需要任何掩护，不愿当隐身人。我们最好趁着雨还没有下大，走快点吧。"

她们加快了步伐。芭比太太时常停下来问戈戴尔太太累不累。夫人一句话也不回答，只是示意叫继续往前走。这一天她背着沉重的东西至少步行了四哩路了。

一个女人能忍受这一切，真叫人感到惊讶！尤其她是一位母亲。她是一位怀着爱情的母亲。她爱儿子、爱祖国。

---

① 奥地利的省份。

艾蒂特背着筐轻快地走在前头，这就不用问她累不累了。

当她们到达恺萨街的时候，城市钟楼的钟敲了两下。

一座街垒堵在列尔辛费德大街的路口，但是街垒里没有人，甚至也没有岗哨。

被围的人大概自动撤离了战线。在这个地段上跟他们对垒的只是一小队骑兵，敌人的主力调到施维哈特地方去了，骑兵无力对付街垒。但是周围的房屋里住满了射击手，他们耐心地等待适当的时机出击。

妇女们人不知鬼不觉地从街道旁边溜了过去，顺利地绕过了被围者的阵地。

要悄悄地穿过围攻者的阵地到达墓地，那可要困难得多了。

每个在那些日子里到过维也纳的人都记得当时在什迈德街和加纳斯街之间还有一条在春汛时把山水引走的小小运河。运河靠近城市的地段是用石头砌的，以下是用木头垒的。这个地方的确并不十分好，但是河床相当深，可以从里边悄悄地通过。

在和平时期，夜里沿着这条运河行走并不安全，这里常常是小偷、杀人犯和野狗出没的地方。

但是在这大难的时刻，这一切妖魔鬼怪都被从这儿赶走了。

现在这儿既没有小偷也没有匪徒——这儿在进行战争。

女菜贩领着自己的两个女伴在又长又深的运河的干河床里走着，河底长着茂盛的青草。这儿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

一个地方的河岸塌了，女菜贩爬了上去，小心翼翼地四下望了望，然后低声通知说：

"到了。"

她帮助两个女伴取下背上的筐子。

"我们把筐留在这吧。只用我这一个就够了。那儿不远就有骠骑兵。"

在离她们两百来步的地方真的看见两个被篝火照着的士兵的身影。再过去还有五、六堆篝火——那儿就是骠骑兵部队驻扎的墓地。

"我们来的地方完全正确。你们放心吧。米姬太太，您往前走吧。这儿没有我也行了。"

巴拉德莱夫人拉着艾蒂特的手，径直向篝火走去。

哨兵老远就发觉了两个女人，但是没有吆喝。他们让她俩走到紧跟前，直到这时一个骑兵才从鞍子上伏下身来，用低沉的胸音说：

"站住！谁？"

"朋友。"巴拉德莱夫人回答说。

"口令?!"

"回家!"

喊住她们的这个士兵跳下马来，他走到巴拉德莱夫人跟前，向她行了个屈膝礼，恭恭敬敬地吻了吻她的手，嘴唇

只刚刚挨着她的手背。

“我们在等着您，夫人！”

“你认出了我吗，巴尔？你好，老头！”

“您能够到这儿来，谢天谢地！”

“我的儿子在哪儿？”

“我领您到那儿去。这位漂亮姑娘是什么人？”他用头指了指艾蒂特。

“她跟我一道来的。”

“是。”

老骠骑兵把马缰交给一个同伴，然后带着两个女人向墓地走去。

一幢白色的小屋子过去是守墓人的住所，现在成了利哈德的司令部。大尉占着一个窄小的房间，仅仅在朝着城市那面有个窗户。

利哈德刚刚巡夜回来，他打开自己的房门，点燃蜡烛，接着马上气冲冲地用拳头在床上一捶：

“它还在这儿！”

“它”是什么呢？

桌上整齐地放着几张打开的佩斯的新报纸。几篇文章的标题下面用红铅笔画着线。

“把它烧掉！”

但是在把报纸扔进火里以前，他还是决定浏览一遍。他一看开头，就更不愿把其余的报纸烧掉了。说不定人们会从灰烬里挺身起义呢！

他在桌旁坐下来，用手抱住皱着的额头，一次又一次地反复阅读标出来的字行，脸色愈来愈阴郁了。

“不对！这全都是胡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他的心在呼喊，进行着自我斗争。“人们是在撒谎，无耻地撒谎！不可能作出这样的事！”

有人走了进来。他慌忙把报纸揉成一团。

进来的是巴尔先生。

利哈德气呼呼地责备他说：

“谁又偷偷摸摸把这些该死的报纸扔给我了？谁把它放在桌上的？”

巴尔先生从容不迫地回答说：

“偷偷摸摸地拿东西——这我倒听说过。至于偷偷摸摸地扔东西——这我听起来倒很新鲜。”

“我总是把我的房间锁上的，可是每天都有人私自拿来一叠报纸。这是谁干的事？”

“我连这是什么报纸也不知道！反正我也看不懂！”

“撒谎！老滑头！你当我不知道你这个老家伙已经学了三个月的字了吗？谁在教你？”

“我们的号兵。可是他已经死了。正好是昨天晚上牺牲的，真可怜。他过去是大学生。死神早就恨上他了。我曾经对他说：朋友，别把你的文化带到阴司去吧，哪怕在阳世留一点儿给我也好。”

“你这个老东西要文化干什么？”大尉继续追问他。

巴尔先生解开衣领，严厉地说：

"如果我想撒谎，我随便就可以撒句谎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我在晚年想当士官，所以才学习。可是我不愿意撒谎。先生，我只告诉您这样一点：我所以想学习文化，是要知道在那儿，在我们家里发生的事。"

"这么说，你也阅读这些报纸吗？你们从哪儿弄来的？"

"先生，让我们把这次谈话搁一搁吧。我来向您报告，有两个女人想跟您谈谈。"

"女人？她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从哪儿来的？"

"城里。"

"岗哨为什么放她们过来？"

"她们说出了口令。"

"又是撒谎。我刚才下达的新口令，城里谁也不知道。即使有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泄露出去，也还来不及。"

老勤务兵阴郁而固执地承认说：

"她们知道另一个口令……"

"另一个口令！这儿除了我的口令而外，还会有什么口令？这完全是阴谋串通！好，你等着吧，我会收拾你们的。那两个女奸细也要立刻枪毙！"

利哈德愤怒地把军刀往地上一扔。巴尔先生好象仁慈的祖父对待固执而任性的孙子一样，温和而宽容地望了望他说：

"一个女人是大尉先生的母亲。"

现在，老勤务兵非常得意了，他看见大发雷霆的大尉惊

呆了，他的怒火也一扫而光。大尉的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半张半合，刚才扔军刀的那只手悬在空中。

利哈德觉得自己似乎在做梦，只见老勤务兵把门打开了，一个身材颀长、面容镇静并使人肃然起敬的女人从黑暗中走进了房间，随后走进来另一个女人，她的目光里闪耀着孩子般的纯真和天使般的爱情。两个女人都穿着朴素的旅行服装，上面溅满了泥汤。她们的衣服已经淋透，累得几乎站都站不住了。

现在利哈德感到，几分钟以前在该死的佩斯报纸上读到的消息、他不相信的一切传说和不可思议的恶梦，都完全变了样。血腥的野蛮匪帮手里拿着火把和斧子，在黑夜里迫害妇女，当着她们的面杀害她们的丈夫、弟兄和儿子——这两个女人就属于那些妇女之列；她们换上贫民服装，奇迹般地逃脱迫害，她们穿过没膝的泥浆，冒着苦雨和泥泞，徒步从自己着火的家里逃出来，为的是来到匈牙利爱国志士面前，让他们看到她们那令人不寒而栗和要求复仇的样子，为的是号召爱国志士们投入殊死的斗争。这以前，对利哈德说来这些妇女还是一个谜，他没有跟她们接触过。

可是现在她们站在他面前了。

他默默地奔到母亲跟前，拥抱她，吻她的脸和手。她的衣服淋得多么湿啊！她的脸多么冷，她的手指多么冰人啊！他什么也没有问。

对于艾蒂特，利哈德只是偷偷地望了她一眼。他仿佛害怕失望似的，还不相信这真就是她。或许这只是另一个

跟他的艾蒂特长相一样的姑娘吧？要知道他的未婚妻在这种时候来到这儿，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的啊！他鼓不起勇气来问这个姑娘是谁。

大家都默默无言，只是在深深的寂静中响起一阵轻微的、好象啼哭般的咭咭哽哽的呻吟声。这种呻吟声比言语更能说明问题。

当利哈德看见母亲和拥抱她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心里异常痛苦。他克制不住自己，把脸扭过去了，于是又看见桌上的报纸，它象警报似的呼唤着人们。利哈德伤心地小声说：

“这么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啦？”

母亲望了望报纸。

“上面仅仅是真实情况的千分之一！”她说，“我可以凭我心里对你永恒的爱来发誓。”

“不用发誓，妈妈！你来到这儿，这对我就是最好的证据，胜过任何誓言。”接着他用拳头在桌上一捶。“从今以后不管他是上帝还是人，谁也不能指挥我了。妈妈，只有你能指挥我！你说我应当怎么办？”

巴拉德莱夫人一听这话就拉起艾蒂特的手，把她领到利哈德跟前。

“你瞧，是她提醒我应当叫你怎么办的。一个钟头以前，我自己也不知道。”

“艾蒂特！”利哈德握住姑娘向他伸出的被雨淋湿了的小手，惊奇地小声说。

是的，这是她的手，艾蒂特的手；面孔也是艾蒂特的面孔。但是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在等待他吗？要是再有一点什么，他可就要发疯啦。

“我的孩子，现在是人们改变的时候了！”他的母亲说。“我们全都成了另一个人。现在，连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感到痛心。黑暗势力打算消灭每一个举起武器来争取自由的人。但是在枪林弹雨中有我们的母亲：她的名字叫祖国。不过我们共同的母亲不会说话，不会喊叫。我们的敌人也知道这点。他们知道可以鞭打她、折磨她、宰割她，而她甚至连‘救命啊，我的儿子们！’都不会喊；但是敌人没有想到每个军人的家里也有母亲。如果二十万母亲齐声呼喊，那么她们的孩子会听见这种召唤。我们就正在呼唤呢！我的孩子，平民的母亲也好，象我这样的母亲也好——全都在呼唤！每个母亲都在召唤自己的儿子。儿子们也听到了我们的喊声。这是声震山河的呼唤。母亲们叫自己的儿子回去，回祖国。儿子们也都回去了。只有你没有听到召唤。”

“现在我听到了，妈妈。你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

“你瞧，这位姑娘。她是修道院的见习修女。她听说敌人决定杀害她的爱人。她识破了他们奸险毒辣的阴谋。无论你选择什么道路，敌人都要让你遭到死亡。他们已经下令逮捕你，又下了另一道命令暗杀你。这位姑娘毫不犹豫地做了她所应当做的事。她没有哭泣，没有绝望。她把必须做的都做了：她从看守她的人那儿逃了出来，在夜里，漆

黑可怕的夜里穿过全城，找到了她爱人的母亲，跪在她的脚下说：‘夫人啊！您的儿子有性命的危险，要遭到可怕的惨死！您赶快吧！去找到他吧！别让他遭到惨死啊！’”

“艾蒂特！”利哈德把姑娘冰冷的手贴在自己的前额上，温柔地说。

“我的孩子，我已经作出了决定。”

“说吧，妈妈。”

“有时候母亲们会亲自送自己的儿子投入战斗，即使他们牺牲了，做母亲的也不会痛哭——虽然她们也会流泪，但那是甜蜜骄傲的眼泪。”

“我应当怎么办呢？”

“去问你的士兵们吧。帮助我们通过你的岗哨的口令叫‘回家！’。如果你选择这句话作为你的行动指南，那么你就会明白你应当往什么地方去。至于你能不能到达目的地，那就要靠你的剑和上帝啦！”

“会到达的。”

利哈德向门口迈了一步，巴尔就站在门边。

“去，”他坚定地小声对勤务兵说，“通知排长们用新的口令：‘回家！’”

老勤务兵一句话也没说，执行命令去了。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利哈德转身对母亲和未婚妻说，“可是现在你们怎么办呢？”

“谁知道呢？我们全都听天由命了。”

“你们不能回城里去。明天就会开始从四面攻城。你们

在任何地方都有危险。我要趁着天黑带着部队离开，雨能帮助我们悄悄地越过战线。你们跟我一道去到附近的村子，然后在那儿雇上马匹回匈牙利去，这样不好些吗？妈妈，你可以把艾蒂特带在身边。”

两个女人不赞成地摇了摇头。

“我的孩子，我得回维也纳去。”

“妈妈！你想想吧，明天城市就会完全被包围，你会被抓住的。”

“我怎么能这样想呢？城里还有我一个儿子，我要去找他。不管会出什么事情，不管我的道路上有多少危险，我也一定要把我的儿子从他们手里夺过来。我绝不把他交给他们！”

利哈德用手捂住脸。

“妈妈啊！我跟你比起来简直太渺小了！”

然后他担心地望了望艾蒂特，仿佛在问她这朵旋风中的小花怎么办。她往哪儿去呢？将来怎么办呢？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呢？

艾蒂特明白这个无言的不安的询问，于是第一次打破沉默说：

“不用替我担心，利哈德。您的妈妈会把我送到修道院。我要回到那儿去。不用担心，我不会出任何事。人们会惩罚我，但是不会打死我。我在那个地方倒很安全。我等待着您。一直等到您凯旋归来把我永远从那儿带走。我会耐心地等待着这个幸福的日子。不过，如果天意要您找到一

个比我漂亮的未婚妻，看中她的人称她为‘死美人’，那么我至少会知道当我跪倒在冷冰冰的石板上的时候应当为谁祈祷。”

姑娘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巴拉德莱夫人硬把她往利哈德身边轻轻一推。他们融合在临别的拥抱里，互相默默地盟誓着忠于自己神圣的爱情，这时母亲把激动得直打哆嗦的双手举向天空，祷告上帝明察，不要拒绝他们的誓言。

外面响起了马蹄声，骠骑兵在整队。

“时间不多啦！赶快吧，我的孩子。”巴拉德莱夫人说。

利哈德替她母亲擦去了眼泪。他拥抱了母亲，把斗篷系在下巴底下，然后跟母亲和艾蒂特一道走出屋子。

雨依旧濛濛地下着。

骠骑兵队伍在墓地门外排好了。

利哈德翻身上马，站在队伍前头。

当巴拉德莱夫人和艾蒂特从骑兵们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们轻轻地齐声欢呼万岁，表示向这两个女人致敬。这种轻微的万岁声好象一致的呼吸，宛如一阵风声和阔叶树林的沙沙声，从数百名士兵的胸膛里爆发出来。

“回家！”发出了低声的命令，队伍出发了。队里的号兵已经牺牲，但是在这天夜里，骠骑兵们不需要集合号声。他们象百头鬼怪似的在黑暗中消失了。

巴尔先生把两个女人送到岗哨跟前，女莱贩就在那儿等她们。老勤务兵和另一个骠骑兵需要在这里等到天明，免得奥地利人的巡逻队过早地发现骠骑兵部队失踪了。现

在下起倾盆大雨来了。

“该考虑回去了，”芭比太太不满地嘟囔说。“这样的雨对我们没一点好处。刚才的路不能走了，那儿现在尽是水。”

“我们还采取昨天借以到达维也纳的那种方法吧，”巴拉德莱夫人安慰她说，“我们装扮成卖吃食的商贩，直接到兵营去吧。”

“好吧，既然昨天都通过了，那么上帝保佑，今天也能通过。我只担心一件事：昨天只有我们俩。我们这么大年纪，要通过兵营并不困难。可是今天有她跟我们一道呀！”女菜贩用头指了指艾蒂特。“也许不会有人纠缠我们，即使有人纠缠，我们只要大发一通脾气也就行了。可是我们的小姐就比较难办了，也许有许多人会看上她的小脸蛋。我并不是说她一定会遭到不幸，我只不过替她担心罢了。要是有个无赖纠缠她，跟她胡说八道并拍拍她的小脸蛋，那么她这位温柔的姑娘不习惯这种态度，就会暴露出她是个小姐，而不是厨娘的女儿。那时可就糟糕了。”

“不用替我担心，玛姆太太！”艾蒂特安慰她说。“我并不是那么娇气的女子。我也是在人世间长大的！”

这时艾蒂特想起了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跟利哈德认识的。

“好吧，你要当心，要放聪明点，林丽！主要的是你得带点高兴劲儿！说话要干脆！”

她们各自背起了自己的东西。现在，运河底真的不能

通行了。右岸也很难通行，因为河岸很陡。她们只好通过步桥去到排水运河的对岸，从左岸往前走。芭比太太说她知道应当往哪个方向走，说她非常熟悉通向菜园的道路，而菜园的篱笆中有一条通路。

天色昏暗，雨照旧哗哗地下着。时候不早了，她们估计，已经是早晨四点来钟了。要弄清她们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不可能的。唯一向她们指明方向的只是不停下着的雨——它刚才冲击着她们的背，现在直接向她们迎面打来。

忽然，雨出人意料地停了，云也散开了，围城部队的一个兵营出现在三个行路人前面。

左右两边都可以看见披着白斗篷、骑在马上的胸甲骑兵。

要向后转已经来不及了。

一座改成小酒店的农舍离她们只有两百来步。大概威武的胸甲骑兵的司令部就驻在这个农舍里。里边传出手风琴声。那儿可能在跳舞。

几个军人站在门口。

他们发觉走近的几个女人以后，一边捻着胡髭，一边走过来围住她们。

“喂，蠢东西，让我们过去！别胡闹！”芭比太太冲一个士兵嚷道，“你没有看见吗，我们给你们送土豆来了，也许你们饿了吧？”

士兵们的情绪大概很愉快，他们不理睬气冲冲的老太

婆，照旧纠缠她的两位女伴。一位胸甲骑兵发觉了漂亮的姑娘。

“走，咱们到屋里去跳跳舞！”

巴拉德莱夫人小声对艾蒂特说：

“我们糟了。”

“我们算得什么！”艾蒂特也轻轻回答说，“应当救利哈德！”

她心里想：指挥胸甲骑兵团的是鲍尔维茨·奥托。奉令暗中监视骠骑兵行动的正是他。雨停了，天很快就要亮啦，胸甲骑兵会发觉骠骑兵部队失踪了。他们会去追赶。天啊！应当采取措施！

一个士兵拉住艾蒂特的袖子，就往酒店里拽她，突然艾蒂特使劲把纠缠她的士兵往旁边一推，扔下背着的藤筐，用命令式的口吻对一个中士说：

“中士先生！去报告你们的上校，说我们来了。鲍尔维茨·奥托上校在什么地方？我们奉命来见他。您转告他：我们是从蒲利基狄来的。”

“你干什么？”巴拉德莱夫人大吃一惊。

“您相信我吧。成功失败全靠这一下子了。”

“你这个傻丫头！”① 芭比夫人喃喃地说，她那种非凡的精神立刻全都吓没了。“这个丫头会把我们全给葬送的。”

这时候中士把士兵们从几位女人身边赶开，他把巡逻

① 原文是德文。

队叫了过来，手里拿着拔出的军刀送妇女们到邻近的小屋去。走进前室以后，他暂时让她们留在那儿，然后自己去向上校报告。

几分钟以后，中士又出现在门口：

“蒲利基狄来的人，请进吧。”

妇女们在房间里看见一位军官。这位军官高高的个子，身子很壮实，脸上带着刚毅劲儿，由于鼻子过长因而显出一种阴郁的样子。他那深陷的眼睛怀疑地注视着进来的人，歪着的嘴角上挂着嘲笑。

首先，他久久地仔细打量着这几个女人，直到打量完了才问：

“你们找谁？”

艾蒂特连忙回答说：

“鲍尔维茨上校。”

“鲍尔维茨只是中校。”军官望着她说。

“昨天晚上您被提升为上校了。”

这句话使军官脸上的严峻表情缓和下来。他的怀疑显然消失了。

“你们从哪儿来？”

“伊利霍。”

“谁派你们来的？”

“拉嘉勃。”

“要见谁？”

“纳文·伊苏。”

军官同意地点点头。姑娘的回答符合勃兰根霍斯特男爵夫人叫列美基雅大姐背熟的那些话，要记得这些话才能放她进围城部队的兵营。艾蒂特虽然当时装作喝醉以后睡着了，但是她记住了这些话。

“叫您传达什么？”

“基别奥跟艾莫列乌什谈妥了。”

“我知道！他们要进去还是出去？”

“进去。”

“好。我到那儿去。”

鲍尔维茨·奥托马上命令住在隔壁房间里的副官把全团人集合起来。副官出去以后，上校也从桌旁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并且先请夫人小姐们坐下等他回来。

“这场谈话是什么意思？你对他说的是什么？”当屋里只剩下她们三个人的时候，巴拉德莱夫人轻轻地问。

“伊利霍是维也纳，拉嘉勃是女院长，纳文·伊苏是将军，基别奥和艾莫列乌什是骠骑兵和大学生军团。”

“你泄露了他们吗？”

“小声！他们早就在监视他们了。他们只是不知道基别奥打算进伊利霍还是到汗纳安去。我告诉他们：基别奥打算进伊利霍。”

巴拉德莱夫人仍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的手脚都吓木了。

鲍尔维茨·奥托回来了，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跟艾蒂特谈话。

"夫人小姐们，我们就要动身。"他郑重地解释说。

女人们也提起了自己的筐子。

"我应当捎个什么回话呢？"艾蒂特问。

"我向拉嘉勃表示问候。我在城门口等着基别奥。"

他说着跟女人们道别，同时派两名步兵护送她们。士兵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走在她们后面。另外派了一个士兵跟随芭比太太，那个人警告她说，只要她回头一望，他就要象上帝对待罗得的妻子那样对待她①。

最后，三名护送的士兵在列尔辛费德城门附近离开了她们。

女人们在一个被遗弃的街垒旁边停下来，打算休息一会儿。她们把自己的筐子放在石头堆上，这时巴拉德莱夫人问艾蒂特：

"现在会出什么事？"

"现在鲍尔维茨的胸甲骑兵会守着通向维也纳的道路，而且要一直守到天亮，他们认为利哈德的部队要通过那儿。等他们明白他们受骗了的时候，利哈德离他们已经有四个钟头的路程了，他们就不容易追上他了。"

"聪明孩子！"利哈德的母亲拥抱住艾蒂特大声说。"正如我深信天上有上帝一样，我深信总有一天在巴拉德莱家

---

① 根据《圣经》传说，罗得和他的家属被允许离开所多玛，条件是不允许他们回头看。可是罗得的妻子没有坚持得住，回头看了看，因此上帝把她变成了一根盐柱。

门口，当你走下马车的时候，我会首先来迎接你。可是这一天还多么遥远啊！”

“该走了，夫人。”

“你为什么不管我叫妈妈呢？”

“不，不。我是个迷信的人。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应当难过的时候高兴，那他就会象在教堂里纵声大笑一样造孽。在我朝夕思慕的那个日子来到以前，让我别高兴吧！谁敢说也许在我管您叫妈妈的时候，您已经不再是我的妈妈，我也不再是您儿子的未婚妻了。不，我最好还是保持迷信吧。请您把我送到修道院去。”

她们把艾蒂特送到修道院门口，芭比太太把艾蒂特的衣服和藤筐塞进自己的大筐里。当姑娘进门的时候，她们连忙往城里走去。

修道院斋房里的人看见艾蒂特回来后，都惊恐得喊叫起来。

修道院里的人都一夜没合眼。列美基雅大姐一个人从城里回来，并且说不明白马车的第二道门为什么开了、艾蒂特到哪儿去了，这时候大家都非常震惊。

同时又怕张扬出去，因此也不敢着手寻找。

艾蒂特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来。修女们纷纷向她提出问题：她到哪儿去了，作了些什么事情？

“我晚上再说，现在不行。”

真是没见过这么无礼！

当大家明白无论劝说或威胁都无济于事的时候，只好

采用惩罚的方式了。艾蒂特没有反抗。

修女们帮助姑娘脱下衣服，她们看到她的衣服撕破了，上面溅满了泥浆，都感到惊讶：看这样她准是在森林里转悠了一夜。但是她始终没有承认。

大家搬来了凳子，拿来了皮鞭，可是这也不起作用。皮鞭把姑娘雪白的身子打出了鲜血，然而她只是咬紧牙关，每挨到屈辱的一鞭，就暗自重复一遍同一句话："亲爱的利哈德！""亲爱的利哈德！"她喃喃地念着这个亲爱的名字，一直到失去知觉。

她苏醒过来的时候，发觉自己躺在床上。她的背上贴满了膏药，头在发烧。

尽管在发烧，姑娘还是明白现在已经是傍晚了。她昏迷了多久啊！

"好吧，现在我可以说我到那儿去了！"她对站在她床前的修女们说。"夜里，我找我的爱人骠骑兵大尉去了，我一直在他屋里呆到第二天早上。你们可以把这件事告诉所有的人。"

女院长只好举起双手一拍。千万别让人知道啊！这一切必须严守秘密！如果把艾蒂特这种花花事儿张扬出去，那么修道院的名誉就完蛋了！

直到现在，女院长才明白，她在早上六点钟派去见鲍尔维茨上校的紧急信使，为什么回来时带来一个莫名其妙和不太客气的回答：上校祝福女修道院长，希望天雷击毁她的一切慈善机关！

事情是这样的：紧急信使把列美基雅大姐告诉上校的暗语转告了他，通知他有个化装成女商贩的母亲要去见基别奥，为的是劝她的儿子离开兵营并带着部队回匈牙利去，这时鲍尔维茨怒气冲冲地嚷道：

"真见鬼！原来骠骑兵已经跑掉了。我自己给他们打开了道路，并且还把那几个女奸细护送到城里去了。那个穿着裙子的小骗子愚弄了我，只要我知道她是谁，我非收拾她不可！"

但是谁也没法告诉他那个人究竟是谁。

血红的晚霞

太阳快落山了，天上的卷云涂上了血红的色彩。

天空宛如翻滚着一片浩瀚的赤热的熔岩。

在一片片红云的炽热边缘之间，只有一小块清澈的天空——一个淡绿色的斑点。

谁能解释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个斑点呢？谁能说明在裂开的天空中现在为什么会有绿色呢？也许这有光学上的原因，但是也可能有别的原因，因为这时正好有千千万万个灵魂离开地面升上天空，在浮云中寻找通路；大概是惨白的灵魂把这块天空染成了淡绿色。

太阳光只是无力地把一团乌黑的烟云镀成金色。这一大团乌黑的烟云从地面上袅袅升起，向鲜红的天空投出一

片阴影。这是燃烧着的教室的黑烟。

落日的斜晖在城市的街道上掠过，黑沉沉的浓烟在天空占的面积越来越大，黑烟遮蔽了城市的街道。房屋的阴影已经黑成一片了。

一片深深的、悲哀的寂静。

寂静笼罩着一些人失败一些人获胜的战场。胜利者在休息，在整顿自己的队伍并制定新的战术计划；战败者在逃命。

街上到处是扔下的武器。让胜利者去收集吧！那些以前携带这些武器的人现在逃进打开的屋门——奔向自己的亲人和熟人，甚至奔向陌生的、但是善良的人们，希望尽快地换上衣服，洗掉脸上和手上的血污和硝烟，包扎好伤口。等心狠手毒的敌人来到的时候，战败的人可以说：我们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人！

隆隆的大炮声停止了，听不见枪声——到处的杀喊声都沉寂了。

袅袅上升的黑烟云向地上投下一片阴影，从阴影里晃晃悠悠地走出一个人。他在空寂无人的街道上踉踉跄跄地走着。这是大学生军团的一个年轻战士。

他只有一条胳膊，就连这只手里也没有军刀。他用斗篷捂住胸口，想遮住刺刀伤，伤口也许还不太使他感到疼痛。他每走一步血就滴到地上。

趁着追击者还没有出现，他赶紧逃命。他极度不安地望着自己在路上流下的血迹。敌人会不会借助这个血迹发

现他呢？

已经眼看就要得救了。熟悉的三色旗在勃兰根霍斯特家的阳台上飘扬着。但愿能到达那儿才好哪！那儿会有温柔的女人的手替他包扎伤口，会把他隐藏起来，免得被多疑的敌人看见。对啊，女人能做到这点！即使会死去，但是能在临死的时候从自己热爱的一双眼睛里看到天堂的预兆，那该多么美好啊！也许晶莹的泪珠会从那双眼睛里滚到他的面颊上吧？也许他还来得及在咽气以前小声对她说："我爱你。"

旗子已经从所有的窗口消失了。只是勃兰根霍斯特家的阳台上还有一面三色旗在招展。啊，他的心上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忠于他们共同的事业呢。天啊！他多么需要时常停下来靠在墙上，以便缓缓劲儿继续前进啊。

每一次休息的时候，他都数着滴在马路上的血滴。他根据血滴计算出时间。

每一次停下来就多流一滴血。

"二十一滴、二十二滴、二十三滴。"

他终于走到异常渴望的大门口了。

可是门是闩着的。

真是不可理解！市委会不是下过命令叫所有的大门都打开，好让伤员能够得救吗？为什么勃兰根霍斯特家的门闩着呢？为什么呢？

单胳膊的青年敲起门来。

咚咚的敲门声在空荡荡的前厅里引起回声，但是屋子

里依然鸦雀无声。

“阿尔芬辛娜！阿尔芬辛娜！”受伤的青年呻吟痛苦地喊道。

没有人回答他。

直到现在，他才感到战斗中所受的伤疼痛起来。

致命的尖针直接刺痛着他的心。不知哪儿痛得这么厉害，使他支持不住向地面倒去。人多么想活啊！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短暂的青春：没有得到回答的爱情、没有实现的理想。

多么痛苦啊！

他浑身无力了，慢慢地倒到门口的地上。

他又敲起关着的大门来。

小声叨念着她的名字。

“是我呀，我是康德涅尔！是我呀，我是弗利茨，独臂英雄！”

他没有得到回答。

莫非她们逃走了吗？莫非家里没有人吗？

可能。

那么他至少要死在这个门口了。

伤口灼痛着，临死前的幻觉象迷雾般使他的神志模糊了。

他用胳膊肘支起身来，靠在门框上。

他呆呆地凝视着前方。三色旗从阳台上垂下来，在落日的余晖中徐徐地迎风飘动，他心里想，这多么美好啊。这

减轻了他的痛苦。

太阳渐渐隐藏到房屋后面去了。随着太阳愈来愈低，街道的一边也愈来愈昏暗，另一边也愈来愈明亮。一缕乌黑的烟云渐渐变成了火红色，发红的烟团渐渐离开它，飘浮到暗淡的天空里。

奄奄一息的青年现在只看见一件东西，那就是三色旗。大概是忘了把它取下来了吧？他能死在它的阴影下，倒也不错。

谁也听不见他的叹息和呻吟。他所崇拜的那个女人不在家。门是关着的。

突然他发觉三色旗开始慢慢地往上滑。一只看不见的胳膊在那儿从里边收旗子。

原来屋子里有人啊。

这样看来，门只是因为他才关上的！

万分的痛苦和怯懦震动了他的全身。现在，滴在地上的每一滴血都变成了可怕的诅咒。

她们在家里，但是不给他开门！

她们听见了他的声音，但是置若罔闻！

这两个女人多么冷酷无情啊！

几分钟以后，奄奄一息的青年看见从阳台上的杆子上垂下另一面旗子——黑旗。这就是他所反对的那种旗子，这就是它的拥护者使他遭受致命伤的那种旗子。这种旗子使他遭受了毁灭，现在它从他热爱的那个女人的房间的窗口里垂下来，为的是把黑影投在他这位自由战士的脸上。

一只胳膊的青年看见这种情况以后，把捂住伤口的手拿开来，把脸仰向天空，伤心地痛哭着把沾满血污的手在门槛上一拍，以便在上面留下一道血印。然后他趴着倒在马路的石板上死去了。

乌云遮住了落日，只有着火的大教堂的火焰照亮着街道。

许多人没有看见这种晚霞——他们全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第三个儿子

最近以来，巴拉德莱·耶诺整天整夜呆在勃兰根霍斯特家里。他完全搬到这儿来住了。老看门的参加起义去了，耶诺便搬进了他的房间。耶诺几乎不出门。

特殊的时期产生特殊的行动。当夜晚映在被炮弹烧着了的房屋的火光里的时候，当在黑暗中爆炸的手榴弹弄得人不能入睡的时候，谁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礼节是否允许一个未婚的青年整夜整夜地在孤女寡妇的家中度过。当她们吓得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的时候，他安慰她们，鼓励她们。不仅如此，他还整小时整小时地拥抱着女主人的女儿，让她的头靠在自己的胸前，抚摸她和安慰她。每当一颗炮弹爆炸，每当年轻的美人儿惊叫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搂住她的肩膀。

耶诺完全有理由认为他跟阿尔芬辛娜的关系现在对任何人也不是秘密了。他认为自己是她的未婚夫。在见面和离开的时候，他都当着她母亲的面拥抱她和吻她。在这种情况下，姑息的意义跟赞同和许可是相同的。现在的问题只在于争取妥善地把这种自然形成的关系固定下来。

但是要办到这点需要等到好日子到来。

现在，由于恐惧，心底仿佛翻腾起一种连最高的灯塔都能吞没的巨浪。

一连三天三夜呆在爱人身边，这要是换个时候该多么幸福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走进她的房间！不是去叫醒她就是有时自己被她拍醒。她成了耶诺崇拜对象中最可心的人，他为她祈祷，希望经常看到她，没有她他就会感到苦闷，看见她他就感到幸福。当耶诺拥抱着阿尔芬辛娜哆哆嗦嗦的身子，当他感觉她的眼泪滴在自己脸上，当他们的目光相遇的时候，阿尔芬辛娜的依恋和苦闷给耶诺带来多少幸福啊！有时当战斗声暂时停止，深深的寂静降临的时候，疲乏的美人儿把头软绵绵地垂在青年的胸脯上，这时他可以整小时整小时地搂抱着她，欣赏着她那在睡梦中微笑的脸庞。当远处又传来炮声的时候，他用温柔的吻来碰醒她，免得轰隆的爆炸声惊吓了沉睡的她。

要不是他的心里充满了惊恐和不安，他将感到多么富于诗意的幸福啊！

好象一滴苦艾水能够败坏一杯美酒一样，一个想法也可能败坏这种天堂般的幸福。这个想法就是："明天我们会

怎样呢？”

神秘的萨伊斯魔幔幕隐藏着一千个秘密，询问的人会得到一千个回答①。

但是关于人的命运的第一千零一个秘密，魔幔未必能向任何人揭示。

耶诺紧张地寻找着使他不安的那些想法的答案。

明天会怎么样呢？

也许起义者会胜利吧？

如果起义被镇压下去呢？

如果爆发了巷战，那可怎么办呢？如果人们攻击每一座房屋，如果人们会从门里、阳台上和窗户里进行回击，那可怎么办呢？

难道既不饶恕妇女，也不饶恕手无寸铁的人吗？

可能他会跟爱人一道被抓去剁成肉酱吧？

如果城市投降了呢？如果起义的人放下了武器呢？

当过去执政的那些人回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赦免她们呢？还是会对她们进行报复呢？

那时勃兰根霍斯特家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掌权的人们是否会知道这两个女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呢？

难道这瞒得住吗？

---

① 传说埃及的萨伊斯城有一幅魔幔，每个拉开它的人都可以知道未来，但是会永远失去欢乐。

也许可以把她们的行为解释为各种情况的巧合吧？

也许军法官会分析心理和变态心理，他们可能承认这两个女人是一时迷惑吧？

如果把她们的大部分活动推卸给死去的或者逃跑的英雄们，那又怎样呢？

她们过去有许多朋友，难道其中就根本没有人能设法保护这两个女人吗？

也许正因为朋友的关系他们会特别气愤地整治她们吧？

万一她们要遭到审判呢？如果她们要被判罪，那怎么办呢？她们会被投进监狱吗？也许甚至会被处死吗？

当维也纳陷落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自己会怎么样，他没有考虑。

他由于小心起见，只是把燕尾服和高筒帽带到勃兰根霍斯特家他所住的那个小房间里，而把卡拉布里亚小帽和那些英勇日子的其他特征品仔细地包起来，并把它交给他从前住的那座房屋的看门人保管。

耶诺一定不会被追究的。

因为在这些时间内，无论好事还是坏事，他什么都没搞过。

他只是在看到其他狂热的青年信以为真的那些场面时表示过开心罢了。

他信以为真的只是他的漂亮的心上人的叹息。

总之，他准备跟自己的爱人同甘共苦。甚至他感到，哪

怕跟她一道死去也是幸福的。

不错，最后这个想法有时也使他感到难受，特别是当他想象着他们死去的情景的时候；但是终于他对这一点也处之泰然了。

最近几个月以来，在勃兰根霍斯特家的大厅的桌上时常可以看到一本关于吉伦特党人① 的书。耶诺在这本书中读到不少这样的情况：青年男女——未婚夫妇一道坐上囚车，一前一后地走上断头台，在临死前高呼："*自由万岁*！"②

耶诺甚至对这种可怕的命运也认可了。

他下定了决心：只要阿尔芬辛娜遭到不幸，他就一定自杀。

如果阿尔芬辛娜被投进监狱，他为了拯救爱人，一定要拆毁一切石头、破坏监狱的墙壁并烧化法官的心。他要哀求、上诉并祈求怜悯，如果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就要杀死看狱的，把她劫走。

如果发生了最可怕的事，如果阿尔芬辛娜流了宝贵的血，那么他也要流血。手枪已经顶上火，子弹夹里的一颗子弹刻上了阿尔芬辛娜的名字，为的是在他死去的时候心里带着她的名字！

有时炮声沉寂了，心爱的姑娘把由于失眠而发昏的头枕在他的胸前打盹，在这种稀有的暂时平静的时候，耶诺把

---

① 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集团。

② 原文是法文。

上述的一切都仔细考虑过了。

第三天傍晚，战斗停止了。

京城保卫者的主力承认自己战败了。个别的小部队还在这座大城市的各个角落继续顽抗，可是胜利者已经在军号声的伴奏下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行进了。

勃兰根霍斯特家的大厅里只有三个人：男爵夫人、她的女儿和耶诺。

这家人昨天的客人们已经不见踪影了。

军队在街道上通过，正当窗外传来他们的军乐声的时候，耶诺听见楼梯上响起脚步声。人们直接向这儿走来了！

耶诺准备好应付一切，然而就是没想到他会看到的那种情况。

老朋友们、过去倾慕男爵夫人的人和勃兰根霍斯特家晚上的常客们又喜笑颜开、得意洋洋地一个跟着一个走了进来，男爵夫人和阿尔芬辛娜都毫无例外地跟他们每个人握手；大家都纵声大笑，好象好朋友们在经历过风险以后，在久别重逢时的欢笑那样，大家都觉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互相争先恐后地说着，喜笑颜开地开着玩笑，谈着彼此的感想。两位女人在这种大合唱中异常轻松地发出悦耳的声调，因此人们真会以为过去这空前严酷的八个月只不过是昨天和今天之间一场短暂的梦。

谁也没有注意耶诺。

大家根本把他忘了，仿佛他不在世界上一样！

客人们都没有呆很久——大家只是来说明自己还活着和心情很好。一些客人走了，另一些客人又来了。一切上流社会的人都跟在军队后面回到了城里。

突然耶诺看见刚来到的一位要人，那人赏光让他瞧见了。

这是利杰格瓦里先生。

他蹀躞蹀躞地走进大厅，一进门就向夫人小姐问好，然后双手握住男爵夫人向他伸过来的小手，他跟男爵夫人小声交谈几句以后，用眼睛扫寻到了耶诺。

耶诺靠着窗框跟前的墙壁站着，默默地注视着在他跟前演出的场面。

当又一位新来的客人走近夫人小姐的时候，利杰格瓦里马上向耶诺走来，故作亲切的样子大声说：

"你好，我的亲爱的！我见到你真感到高兴。我迫切需要认真地跟你谈谈，事情涉及你的命运。劳驾，你回家去在你家等着我吧。"

耶诺对利杰格瓦里这样毫不客气地撵他感到愤慨。

"我听候您的吩咐，先生。您不用劳驾到我那儿去了。现在我住在这儿，住在这座公馆里。我的房间在二楼上，从楼梯往右拐。"

"原来是这样！我还不知道呢，"利杰格瓦里惊讶地说，"那么你在那儿等我几分钟吧。"

利杰格瓦里先生又向夫人小姐们走去了，耶诺悻悻地离开大厅，回到他已经认为是自己的房间。

几个钟头以前，当他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房间里还既是天堂又是地狱，这两种东西还神奇地交织在一起，爱的欢欣和恐惧的心情融汇在一起。幸福和担心死神、希望占有爱人和等待着死亡轮流操纵着他那紧张的想象力。现在一下子全都完了。地狱也好，天堂也好，都再也没有了。只有灰溜溜的生活和日常琐事。

这个方脸盘的人到底打算跟他谈什么呢？

不，白费劲，怎样猜也猜不着。

不过心里还是很想知道。

他要让自己等多久啊！

耶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迟早要传来的沉重脚步声的时候，突然听到窸窸窣窣一阵绸衣服的响声。门轻轻地打开了，耶诺看见阿尔芬辛娜走进来。

起初，耶诺认为是爱情促使她到这儿来的。

要知道阿尔芬辛娜是独自一人离开客人跑到这儿来的呀。

他在她的目光里看到了慌乱和不安的神情，阿尔芬辛娜大概好容易才下定决心来作这次拜访。她刚一进门就毫不犹豫地投到耶诺怀里，双手搂住他的脖子，用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声调喃喃地说：

“我的亲爱的，人家想拆散我们了！”

“谁？”耶诺大声说，他被阿尔芬辛娜的突然来到、她的拥抱和她的话惊呆了。

“他们！他们！”姑娘叹息说，她痛哭起来，手指痉挛地捏

着耶诺的肩膀。

耶诺愈来愈不安了。

"阿尔芬辛娜，看在上帝分上，您慎重些吧。利杰格瓦里马上就要到这儿来。要是他看见我们在这儿，那可不得了！……"

多么可怜而又可爱的青年啊！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而是爱人的名誉。

"他不会来！"阿尔芬辛娜连忙告诉他。"他跟妈妈在下边谈话。他们认为您应当马上搬回您的住所去。您不能再留在这儿了。是啊，我知道这算完了。人家想永远拆散我们！"

耶诺的脑子乱了，他失去了自制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阿尔芬辛娜愈来愈热情，愈来愈激动地说着：

"可是我不让他们拆散我们。我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是你的。我是你的妻子，你的爱人，我属于你。我准备为你祈祷，为你死去。我命中注定要嫁给你。"

她用疯狂的接吻来证明这些热情的话。看来她想忘掉周围的一切，把自己的呼吸跟爱人的呼吸交融在一起。她的面孔，眼睛里闪着可怕的火光。她又哭又笑，当爱人的手摸着她的时候她全身都在痉挛地发抖。这阵突发的热情把耶诺弄得昏头转向了。他好象《一千零一夜》中那个会念咒的人一样，那个人把仙女召了来，在仙女返回云端的时候他却

被仙女带走了。

耶诺扑倒在阿尔芬辛娜脚前，如痴如狂地搂抱着她的膝盖。他完全张惶失措了。

这时阿尔芬辛娜突然把他一推，惊叫说：

"耶诺，看在上帝分上，你保持理智吧！你瞧，我的脑子全乱啦！你要不保护我，谁来保护我呢？"

她用手捂住脸，痛哭起来，这时耶诺跪着爬到她的脚前卑躬屈节地请求饶恕他的过错。他发狂地吻着她的手，恳求忘掉他的一时感情冲动。

阿尔芬辛娜心软了，把他扶了起来。她把手贴在胸前，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抬起充满泪水的眼睛望着天空，庄严地说：

"我的爱人，我的朋友，我的生命，我向你发誓，我要不就是你的，要不就是一死！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拆散我们。为了你我准备放弃亲人甚至信仰。我甚至会放弃母亲，只要她敢拦阻我们！为了你我准备流落他乡，准备当乞丐和流亡者。不论死活，只要我能跟你同甘共苦，什么我都要接受！"

这番热情的誓言使耶诺非常感动，他完全丧失了理智，也准备发誓。

但是阿尔芬辛娜用她温柔的小手捂住他的嘴。

"别说啦！你不必发誓！我知道你的心。你是个男子汉，你应当采取实际行动，而不是发誓。"

她又热烈地握了握他的手，蹦蹦跳跳地跑出房间

去了。

她在门口扭过头来，让他看见她那红扑扑的面孔，异常迷人地向他嫣然一笑。然后她把手指放在令人销魂的嘴边，送给他一个飞吻。

接着就翩然消逝了。

耶诺惊讶得久久不能镇静下来。他的思想紊乱了。

这是现实还是迷梦呢？

她的吻现在还热辣辣地留在他的嘴唇上，她的眼泪在他的胸前还没干，她的话还在他的耳边响，她的微笑还浮现在他眼前。阿尔芬辛娜的爱情、她的山盟海誓、她对他的信任和她的飞逝——从地狱般的热情深渊里飞到冷清清的纯真的星空——这都是什么呢？现实呢？还是梦呢？

两者都不是！只不过是一场滑稽剧。

多么不幸的轻易相信人的青年啊！

你是熟练的喜剧演员手里可怜的玩具！你是可怕的血腥赌博中的赌注！

利杰格瓦里继续在大厅里跟男爵夫人交谈。阿尔芬辛娜离开耶诺以后，并没有马上返回大厅，而是朝她婢女的房间走去。

白蒂小姐告诉说列美基雅大姐在卧室里等她。列美基雅去见男爵夫人之前想跟阿尔芬辛娜谈谈。

阿尔芬辛娜洗去了泪痕。白蒂小姐用化妆品帮着她把脸扑白了一些，而后阿尔芬辛娜才去见那位修女。

她们的谈话很简短。

“鲍尔维茨在这儿吗？”阿尔芬辛娜问。

“他今天才回来，”修女回答说，“他白追了巴拉德莱一场，最后还是让他跑掉了。”

“我写给他的信他有回信吗？”

“有。”

列美基雅大姐把一封信递给阿尔芬辛娜以后，就走进走廊，向大厅里男爵夫人跟前走去。

阿尔芬辛娜一个人留在卧室里。

她关上房门免得任何人进来。

她在桌子旁边坐下，拆开信封念道：

我的小姐！

如果您能把您忽视的东西归还，那么您也能找到您丢失的东西。

鲍尔维茨·奥托

现在，阿尔芬辛娜脸上用不着扑粉就已经雪白了，她拿着信的那只手无力地垂在桌上，头向椅背上一仰，信纸在她的手里哆嗦着。

她呆呆地凝视着前方，出神地注视着火光。

瓷灯伞下面的灯上画着熟悉的题材：一个天使怀抱着沉睡的婴儿向天空飞去。

阿尔芬辛娜直勾勾地望着抱着婴儿的天使那透明而苍白的侧影，仿佛打算琢磨出它是否能飞到天上去？……

耶诺等到最后一个客人告辞以后，就赶紧来见男爵夫人。

夫人一个人在她的女客厅里。

"男爵夫人，"耶诺对她说，"今天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我敢相信，有一件事是始终不会改变的——我指的是您亲眼看见的阿尔芬辛娜和我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看成我生活的关键。男爵夫人，请您告诉我从昨天起是不是事情发生了变化。"

耶诺这种坦率的声明丝毫没有使安妲涅塔生气，相反地她对他这种勇敢的行为感到高兴。

"亲爱的巴拉德莱先生，您十分清楚，我们非常爱戴您。就这点来说，我们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我的女儿真诚地爱着您，别的任何人也不想。至于说到我，我认为跟巴拉德莱家结亲是莫大的荣幸。谁也不会反对这件事。但是事变的转折的确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这是您应当了解的。我的亲爱的，问题在于您……您没有猜到吗？"

"我不了解您打算说什么。"

"不了解？……好吧……您现在有什么地位？"

"我吗？……什么地位也没有。"

"我想跟您谈的正是这件事。从今天起，您什么人也不是。整个世界分成两个阵营，它们互相进行斗争。也许这个阵营会获胜，也许那个阵营会获胜，它们还有和解和共存的可能！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脚踩两只船的人一定会失败的。您过去服务的宫廷办公厅不再存在了。您需要进行选

择：要末到布达去替匈牙利政府服务，选择您两个哥哥的路子，那样您也许会象您那些选择了这条路子的本国同事一样，当上国家顾问和部长秘书；要末就加入您那些善良的老朋友的队伍，马上跟他们一道回原来岗位。不瞒您说，您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跟我毫无关系。在政治方面，别人领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这些女人就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所爱的男人的信仰。毫无疑问，我的女儿会随您到佩斯去，到布达去，如果需要的话，甚至随您到天涯海角去，她也一定会信您信的那些信仰。可是您表现得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和缺乏信心，现在您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请您原谅我这番坦率的话。”

耶诺咬紧嘴唇。他没法反驳这位女人的话。他唯一的辩解理由是他的狂热的爱情，就因为这种爱情他才离不开这家人，也没有行动起来。但是他觉得在男爵夫人看来，这不能作为辩解的理由。

“您作为一个真正的勋章荣获者，作为匈牙利贵族的儿子，当然有一切理由在上流社会中获得相应的特别优越的地位。可是我遗憾地提醒您注意两个可悲的情况。第一，由于年龄的关系，您还没有获得继承权；第二，您的世袭领地在匈牙利。关于那儿现在发生的事，您了解得并不比我差。您读过法国侨民史吗？您大概记得那些充斥欧洲的侯爵和子爵吧。今天这个斗争者占领了您的土地，明天那个斗争者又占领了您的土地。还有一点也不能忘记，那就是您能够依靠的那些您的亲人都憎恨我们。我不太富有，不能养

活两家人；我又不太老，不能为了孩子去修行。我对您说的都是实话。"

"这都说得对。"

"您别误解我，我不拒绝您，也不欺骗您。我们爱戴您，希望跟您结亲。我不向您提出任何期限。只要您在上流社会中获得显著的地位，只要您又出人头地，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人，我会首先欢迎您。如果这种事明天就出现，那更好……愿上帝保佑您。"

耶诺无话反驳男爵夫人。他只好接受别人给他的教训和回家去。

他返回自己的旧住所以后，开始考虑命运的波折。当他在自己的想象中建造各色各样的空中楼阁或者准备接受最可怕的死的时候，捉弄人的命运却一步一步地为他准备着庸碌而平凡的悲惨结局。这种结局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着，随时可能发生。可是在最近这些惊惶可怕的日子里，他却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结果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现在，耶诺体会到被人活埋是什么滋味了！

是的，他无话反驳那个女人。她非常巧妙地把他送进了坟墓，并且完全照规矩在它周围培上草土块，在坟前栽了一棵垂柳，此外还祝他复活。

她对他说："您什么人也不是。"

他感到这也是无法辩驳的事实。

此外，他又想起上个月没有接到母亲寄钱来。这样一来，在最近的日子里他还必须跟财政困难进行斗争。

空钱包好象樟脑一样，具有惊人的使人头脑清醒的作用。

现在，耶诺甚至不能诉说心中的痛苦，因为“什么也不是的人”没有权利这样做；“什么也不是的人”应当默不作声，别打扰别人。

耶诺刚一回到原来住所，还没来得及环视一番，仆人就立刻来禀报说，利杰格瓦里大人问少爷：也许少爷打算佯称不在家吧？

耶诺不由得想到，被埋在地下的人也有自己的朋友——田鼠。

有什么办法呢，让他进来吧。这个人你是躲避不开的。

利杰格瓦里先生非常客气地跟耶诺寒暄说：

“我的朋友，我本来要请您到我住的地方去，可是我自己来了。事情是这样的，我还住在旅馆里，那儿说话墙外全都能听见，而我要告诉你的又是一件非常重要和机密的事情。请你坐下吧。”

利杰格瓦里坐到沙发上，让耶诺在小圆桌的对面坐下来。

“首先，我应当把你母亲的一封来信给你。信里还有钱，你暂时先把信装到兜里，以后再看吧。附带说一句，您大概知道，为避免军事情报落到被围者手里，最近两个星期以来政府军司令官不让任何邮件进城。所有的信件都被拆开了。没有法子，限于时间的条件不得不这样做。在写给你的一

封信上，我十分偶然地认出了巴拉德莱夫人的笔迹，因此我才把它拿了起来，没让它受到检查。我下了保证以后，人们才把它给了我。谁也不能看这封信。信里很可能有些关于事件的过时了的消息，不过，过几个钟头你母亲可能会亲自告诉你这些情况。"

"怎么？妈妈在这儿？"耶诺惊恐地大声说。

"是的。她直到现在没有见到你，只是因为你经常住在勃兰根霍斯特家里，而她又有许多原因不愿到那儿去。她至少有二十几次希望在这儿见到你，毫无疑问，她今天仍然希望见到你。"

"她到京城来干什么呢？"

"可惜干的是些不体面的事。最糟糕的是人们知道了这点。她到维也纳来是专为劝利哈德带着部队回国的。"

"她的计划实现了吗？"

"实现了。人们去追击利哈德已经是第三天了。他打算逃到喀尔巴阡山去，可是骑着马很难通过那儿。你的母亲耽搁在城里了，已经布置了逮捕她的命令。"

"天啊！"耶诺猛地站起身来，惊叫说。

"坐下，坐下。直到明天早上，她不会有什么危险。城市已经被军队占领，但是民政当局还没有进行工作。警察局、侦察机关和宪兵队都还没有行使职权。这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好的。今天城里还很紊乱，那些打算逃跑的人还可以从这家跑到那家，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但是这样只能继续二十四小时。以后旧秩序就会恢复的。不过，即使城里现

在还可以自由行动，谁也不会监视你，可是已经不放任何人出城了，所有的关卡都有人守卫。任何一个没有新政权的通行证的人都会被扣起来。任何伪造的、哪怕伪造得最巧妙的签字和图章都也白费，因为新通行证上有一些秘密的记号。没有这些记号马上就会引起怀疑。要这样逃出城去是不可能的。”

耶诺感到，仿佛强有力的阿特拉斯压住了他的胸膛。这是人力所不能忍受的。他的眼前一阵昏黑。

“遗憾得很，我一想起你们家来，就感到伤心和屈辱，”利杰格瓦里接着说，“然而我不能眼看你的寡母遭到危难而不救。瞧，我替她弄到了通行证。等她来的时候，你把它给她吧，她能安全地离开城市。通行证是发给一个名叫丹凯威尔夫人的，正好你母亲会说一口流利的英国话。有了这张通行证，谁也不会扣留她。”

一看耶诺那种深受感动的面部表情和柔和的目光，利杰格瓦里明白，小伙子对他这种高尚的行为又惊讶又钦佩。

“亲爱的耶诺，你知道你母亲和你哥哥怎样冷酷地对待我。但是我不憎恨他们。我们分道扬镳了，可是我能尊重敌人。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牺牲生命，甚至互相残杀，可是……可是在政治以外我们不应当互相仇恨。所以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忘记我向你去世的父亲所发的誓，我答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护他的家庭。我把这张通行证留给你，并且完全信赖你的智慧。你尽你知道

的去作吧，但是要及时防止威胁着你们家庭的巨大的不幸。”

当耶诺接过通行证的时候，他浑身直打哆嗦。他手中掌握着母亲的命运哩！他能不能救她呢？

“我的朋友，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事吧，”利杰格瓦里改用另一种声调说。“我觉得你们一家人当中，只有你还能支配自己的命运。你别误解我。我不干预你的心事。我要谈的只是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在三月那些日子以后，你还留在维也纳，这就足以说明你对事件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说明你明哲保身，对事件漠不关心。我本人赞成你的作法，在还不可能明白正义属于哪边和谁会获胜的时候，一个对事物有清醒见解的聪明人不应当凭一时的政治热情办事。然而一个杰出人物也不应该由于明智的小心谨慎妨碍了前程。”

耶诺听到象利杰格瓦里这样一个有批判力的人管他叫杰出人物，便深受感动。

“你作得对，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没有把自己的命运跟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联系在一起，不过你不应当丧失志气。现在有个刚刚空下来的非常荣誉的职位需要代理，我恰恰有个幸运的机会可以决定这个职位的人选。我的朋友，你的才干我是知道的，我想你是这个职位最合适的人选之一。我所说的就是驻圣彼得堡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职位。”

耶诺的心脏怦怦跳动起来。

他不止一次地听见父亲谈过，这个大有前程的职位是

预定给他的大哥艾登的。

"这是一桩很好的事业，"利杰格瓦里接着说，"你可以远远地离开这块乱糟糟的地方。这儿很难分清敌友，经常需要在职责和感情之间进行选择。那儿你可以避免这一切。那是欧洲唯一高不可攀的峭壁，社会风暴的巨浪涌不到它的顶峰。此外，这个职位还能使你获得良好的物质条件，你的年薪是一万二千福林，代办处的薪水在外。多么有出息的路子啊！那儿真是站得高望得远！我的朋友，这个机会在等待着你呢！"

耶诺被这个灿烂的前程弄得飘飘然了。这超过了他所能幻想的一切。

利杰格瓦里假装没有发觉他的话所起的惊人效果。他看了看表，突然站起身来。

"我在你这儿坐得太久了，我还有事。你可以明天早上回答我的建议。你好好考虑考虑吧。你今后的整个命运要取决于你采取的决定。所以你对一切都要好好斟酌一番。如果你能见到你母亲，我建议你也征求她对这件事的意见。可能她会提出一些有力的反驳。那时你把她的反驳和我的理由进行比较，然后作出选择。晚安，亲爱的。"

利杰格瓦里走了，剩下耶诺一个人去沉思。

是啊，"大人"非常清楚他的话对这个没有骨气的青年所起的影响！难道这个青年会把这种诱人的建议告诉母亲吗？决不会！

特别是当他读完利杰格瓦里给他的母亲的来信以

后。

耶诺拆开信封，把钱放在一边，眼睛盯着信纸。他马上认出了母亲的笔迹。

亲爱的孩子：

我看过了你的信，你叫我跟你一同高兴，因为你爱上了你所谓未婚妻的那个姑娘。只要你幸福，那么我也幸福。我不认为幸福取决于财产、地位和贵族身分。即使你选择一位平民姑娘，一个普通的女工，只要她纯洁和正直，我也向你祝福，并且为你感到高兴。即使你爱上的人是在上流社会中名誉不好的摩登女人和风流女人，我也祈求上帝使她改正并给你带来幸福。对这样的女人我也拥抱她。可是如果你娶勃兰根霍斯特·阿尔芬辛娜，那么上帝也好，你的母亲也好，都不会祝福你们的婚姻！那时你会跟我永远断绝关系……

这番话使耶诺感到痛心，非常痛心。可见母亲认为他所崇拜的那个女人还不如个摩登姑娘和风骚女人，不如个平民姑娘哩！母亲宁愿承认一个最下贱的女仆为儿子的未婚妻，也不要阿尔芬辛娜！

阿尔芬辛娜对她怎么啦？阿尔芬辛娜做过什么坏事吗？她害过谁呢？

不，当女人受到政治热情支配的时候，她们总是走极端。

要是母亲憎恨勃兰根霍斯特男爵夫人，那倒还多少可以理解。可是阿尔芬辛娜完全是清白无辜的呀，她没有参与任何政治阴谋。

他想起了阿尔芬辛娜的话：

“为了你，我愿意放弃信仰，放弃亲人，甚至放弃母亲！”

他想起了在说这番话之前她热烈的接吻和疯狂的拥抱。

她准备不顾她母亲的意见和诅咒，她说：“我愿意当乞丐，当流亡者，但是我将属于你。”

到底怎么办呢？对他说来，难道违抗母亲的意志就比失掉爱人可怕吗？这样依恋母亲，是不是一种软弱的标志呢？对一个女人的热爱，不就是男子气概的表现吗？

要知道，他已经不是小孩子啦！

另一个母亲带着非常冷淡和奚落的神情对他说过：“您什么人也不是！现在您是个默默无闻的人。谁会把女儿嫁给您呢？等您在上流社会中获得显著的地位以后再来吧。如果这种事明天就出现，那更好。”

要是现在马上就到那个骄傲而有远见的女人面前去对她说：“‘明天’已经到了，我也到这儿来了。我已经是个了不起的人了，我登上了任何人都会看见我的高位。”这该多么好啊。

然后一句话也不再说，尊严地离去——到遥远的他乡，到异国的天空下，那儿没有这里的喧哗搅扰你，那儿你能跟自己幸福的爱人单独生活。离开这个荒诞而凶狠的敌人的世界吧，他不愿意参加，也不能参加他们那种永无休止的争端，那些人的斗争只能给人们带来烦恼、痛苦和不安。撇开这儿的一切吧！

他想成为一个有权威的、人人尊敬的人，他要站在社会阶梯的最高层，主宰人们的命运。他马上就要跃居杰出的人担任的高职了。

他心中的一切感情，都被这个火焰似的念头吸引住了。在这个火焰的回光里，他的爱情燃烧得更炽烈了，他的信心更坚强了，他的恐惧也就随之而消散了。

已经打定主意啦！现在他知道明天早上怎样回答他那个唯一的伟大恩人利杰格瓦里了！

他永远忘不了这种恩惠。

现在如果母亲来劝他放弃他下定的决心，那么他早估计到她不会成功。推崇和赞扬孝心，那只是在夫妻之爱产生以前。占压倒地位的是夫妻之爱。阿尔芬辛娜对他说过，“你是男子汉，你应当采取实际行动！”耶诺认为现在是他表现自己有毅力和能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耶诺把仆人叫来，嘱咐说，只要这几天来这儿找了好多趟的那位夫人一到，立刻就让她来见他。

可是耶诺白等了一场。母亲始终没有来。

他直到深夜还没有睡，好几次打发仆人去问看门人，看是否有人来找他。母亲没有来。

最后，他决定躺下睡觉了。他睡得很不踏实，老是做着惊心的恶梦。

耶诺好容易挨到天明。晚秋的早晨天亮得很迟，此外雾季也到了。

母亲始终没有来。她不是被捕了，就是逃出城去了。

他替母亲的命运担心。

早晨——市民理解中的早晨来到了。已经是官员喝完早咖啡，不再麻烦房东的时候了。耶诺雇了一辆马车（虽然昨天晚上马车夫还在让自己的马驮运大炮，可是雇马车已经不困难了），急急忙忙去见利杰格瓦里。

耶诺首先问：

“您知道我母亲的什么消息吗？她并没有来找我。”

“是啊，知道。她逃出城去了。昨天夜里，帮你母亲藏身的那个女菜贩被捕了。她供认说：你母亲换上别人的衣服，夜里通过城郊的花园走了。那儿有一辆马车等她，现在她已经到波若尼了。”

耶诺一听这个消息，觉得心里一块沉重的石头落了地。这么说母亲得救啦！这么说他自由啦！

现在他可以决定了。

“你对我昨天的建议考虑过了吗？”利杰格瓦里问。

“考虑过了。我决定接受大使馆秘书的职务。”

利杰格瓦里跟他握了握手。

“我对这点毫不怀疑。你瞧，我非常相信你，非常相信你的健全思想，所以我已经把任命你的证件都准备好了。”

方脸盘的人说着打开保险柜，把证件交给了耶诺。青年对利杰格瓦里这样关怀深为感激。

要知道，除非好心肠的仙女才会这样关怀自己心爱的人啊！

“明天你就宣誓，然后你可以从容不迫地在维也纳办你

的事情，因为你要动身作遥远的长时间的旅行。有些需要断绝的关系你要断绝，有些打算保持的关系要完全固定下来。”

耶诺明白这个暗示。

“事前不通知您，我决不作任何事情。”

“我明白。快到你的心首先召唤你的地方去吧。”

勃兰根霍斯特母女今天很早就打扮完了，所以耶诺无需进入男爵夫人的女客厅，尽管他的身份提高了，这样做也没关系。

一个人昨天还是小官，而且他服务的办公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在那儿的薪水只有一千二百福林，可是一昼夜的工夫他就一步登上了年薪一万二千福林的职位，这样的人谁会责备他呢？昨天，他爱人的母亲把他看成一个不够资格的未婚夫，当他面把门关上了，但是他今天打算把那道门打开，那么谁会责备他不该这样做呢？

男爵夫人对耶诺的到来假装非常惊讶的样子。

耶诺正盼着她这样表示呢！他神气十足地走近高贵的夫人，把他仔细想好的一些话说了出来：

“夫人，您对我说过：‘如果这种事明天就出现，那更好。’这种‘明天’来到了，现在我已经不是‘什么人也不是’了。”他说着把自己新的委任状递给了男爵夫人。

勃兰根霍斯特·安妲涅塔夫人带着惊喜的笑容看完了委任状，然后非常亲切地把手伸给耶诺。

“我万分替您高兴。”

耶诺觉得他现在可以骄傲地昂着头了，他已经出人头地，在这个世界上是个有所谓的人了。

"男爵夫人，我能重新向您提出昨天的问题吗？"

"我对您的问题已经回答过了，"她用宠爱的口气说，"您希望我把这一切告诉阿尔芬辛娜吗？"

"我恳求您这样做。"

男爵夫人一走进隔壁房间，就把女儿领了出来。阿尔芬辛娜显得非常羞涩，装作不知道别人要她干什么的样子。母亲把她领到耶诺跟前，把这位年轻人介绍给她：

"这是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大人。"

"啊！"阿尔芬辛娜亲切地微笑着说，接着把手伸给耶诺。耶诺哆哆嗦嗦地握住了它。

"当心，您可别放掉这只手啊！"男爵夫人笑容可掬地说。

听到这句善意的笑话，阿尔芬辛娜紧贴到母亲胸前，她的脸上恰到好处地露出了羞答答的红晕。耶诺连忙吻了吻自己未来的岳母的手，男爵夫人也吻了吻他的前额，这是个冰冷的吻。

阿尔芬辛娜站在自己的未婚夫面前，仿佛不敢抬起低垂的睫毛。

"您打算什么时候正式求婚呢？"男爵夫人客气地问。"您看明天好吗？明天中午？您认为合适吗？"

耶诺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么，就在明天十二点钟。您也可以早些来。好不

好，阿尔芬辛娜？"

阿尔芬辛娜又把脸埋在母亲的衣服的花边里。

"噢，说呀！归根结底谈的是你的事啊。"

阿尔芬辛娜用非常小的声音说了声"好"。本来嘛，她是个天真纯朴的姑娘，就连想到人家向她求婚都会不好意思呢！唉，她多么害怕啊！

听到爱人羞怯的声音，耶诺幸福得忘其所以了。他在离开的时候，甚至把自己新职务的委任状都遗忘在男爵夫人桌上了。女主人亲自追上来把委任状送给他。

他有机会再一次吻了吻未来岳母的手，男爵夫人望着他的眼睛，非常殷切地对他说：

"我为您感到骄傲。"

耶诺飞快地跑回家去了。

他感到仿佛自己是第二次诞生了。

他过去的生活都不过是虚度年华。真正的生活现在才开始了，他终于成了一个人！

他连想也不敢想的东西都仿佛童话似的一天之内就实现了。他成了"大人"和未婚夫。现在，人人都会羡慕他在婚姻上和职务上的成功。

在他看来，整个世界突然获得了鲜艳的色彩和新的轮廓。

但是仍然有某种东西使他的欢乐大为减色。

这种欢乐使人联想到秋天的太阳。阳光照耀着，可是一团轻烟飞向高空，以致太阳不能光辉夺目和晒得发暖。

这团使耶诺获得的幸福光辉大减的轻烟不是别的，而是使他苦恼的一种思想，那就是母亲对发生的事连影都不知道，她不希望有这种事，也不会为此感到高兴。

是的，他获得了幸福，可是他甚至不打算说服母亲并驳倒她的理由，他甚至不想用自己的爱情来动摇母亲的心。不，他躲过了母亲，避开了母亲。他胆小如鼠，由于没有见到母亲而感到高兴。他暗自庆幸没有跟母亲斗争。

他心里总是萦绕一种惴惴不安的念头，一种内心的呼声总是在自豪和幸福引起的甜蜜的陶醉中，纠缠不休地对他说着一句令人屈辱的话："你是胆小鬼！"

他打算回避这个讨厌的谈话者，但是办不到，他暗自说："我高兴的是母亲躲过了致命的危险。"可是内心的呼声却对他说："你在撒谎！你高兴的是避免了同母亲的不愉快的谈话！"

天色入暮的时候，这种苦闷烦恼的心情就越发加剧了。耶诺在房间里呆不住。他决定到外面去走走，尽管当天维也纳街头很难散心，一切娱乐场所几乎都还关着门。

耶诺走到镜子跟前，打算正一正领带，接着……突然楞住了。

使他感到恐惧并说他是胆小鬼的那个幻影，现在突然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在镜子里看见了走进房间来的母亲的影子。

"妈妈！"他吓得声音暗哑地喊道。

啊，出现在他面前的完全不是从前的巴拉德莱夫人了，

过去她神色高傲而威严，耶诺一看到都会哆嗦。这是一个在苦难的重压下的可怜女人，她的面容苍白而憔悴，哭干了眼泪——她是痛苦和不幸的活的化身。耶诺的母亲就这样出现在他面前。

他怎么能为自己的幸福感到沾沾自喜呢？现在，他想到的已经不是母亲到来是为了破坏他那贪图富贵的计划和粉碎他那爱情的理想了，不，他只想着母亲有性命危险。

耶诺拥抱住母亲，仿佛打算保护自己这个亲爱的人不让敌人看见。

他感到母亲热烈地吻着他的脸。是啊，这些吻跟另一个母亲，阿尔芬辛娜的母亲的吻完全不同。

“妈妈，亲爱的妈妈，你从哪儿来？”

“打远道来的。”

“我听说你离开城市已经到波若尼啦！”

“是的。我找了你三天，始终没有找到。我认为找不到你了，便离开了城市。可是在波若尼我听到……一些事，因此我赶了回来。”

“你为什么回来了呢？”

“为了跟你谈谈。”

“你干吗这样做呢？你可以通知我，我就会来见你呀。你为什么不命令我这么办呢？”

“不，我的孩子，我不命令你，也不能命令你。我来是请求你。噢，你不用害怕！我不打算破坏你的计划。我不想劝你放弃任何东西。你自己怎样决定就怎样办吧。我来只

是央求你一件事。”

“妈妈，我请求你别用这种口吻跟我谈话吧！”

“对不起，我不想使你伤心。几天以前，我还能要求你什么事，今天就不行了。我当时给你写了一封信，你接到了吗？那是一封使人受屈的坏信。你把它撕掉吧，别再想那封信了。那是一个坏女人写的。现在那个骄傲的坏女人已经不存在了。命运的打击，沉重的、接连不断的打击把我们制服了。是啊，现在我只是一个伤心的寡妇，我自己给自己的儿子掘了坟墓，现在连为谁祈祷、祈祷什么都说不定了，也许甚至说不定得祈祷坟墓别吞没我的孩子了。”

“亲爱的妈妈，你的儿子不都还活着吗？”

一听到这话，母亲蒙着泪水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她猛地握住耶诺的手说：

“你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吗？一个儿子被敌人追赶着，在通过喀尔巴阡山。他的脚下是万丈深渊和泛滥的河水，头上是雪暴和兀鹰。他即使不至于被抓住和饿死，不至于掉进深渊里摔死和掉进河里淹死，那么他也得冲进战场。那儿有我的另一个儿子，义勇军的指挥官在等着他。你知道义勇军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吗？是由离开父母、撇下老婆孩子的子弟们组成的。一股难以抑制的热情驱使他们投进死神的怀抱。他们全都会在战场上牺牲。”

“他们为什么要去牺牲呢？”

“因为他们的心灵痛苦得难以忍受，可又没有别的方法消除这种痛苦。”

"妈妈，也许他们会获胜吧？"

"一定会获胜！我当着上帝发誓，他们一定会获胜！但是这并不能解救他们。他们会使自己遭到更大的不幸。他们创造着奇迹，使全世界都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的星座将在沉入黑暗中的欧洲上空闪闪发光。可是这对他们更危险！当权的人们已经对他们作出了判决。如果人们没有一下子把他们弄死，那么就会对他们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打击，直到把他们消灭为止。这是我在波若尼从截获的信件中知道的。因此我就返回来了。让我坐下吧，我一直徒步走了很远的路了。"

"可怜的妈妈啊！"

耶诺让母亲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抱住母亲的肩膀。

"难道我能不来跟你见最后一面吗？"

"别这么说吧。"

"你要出远门，等你回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都遭到了可怕的灾难。有人已经在想方设法报复你的母亲了，因为她给他们带来了许多麻烦。"

"他们是谁？"

"你的朋友。你的靠山。我不会指责他们，你不用担心。他们替你安排的命运比我替你安排的好。我会断送你，他们会拯救你。我给你安排了阴暗可怕的、没有欢乐的生活，他们给你提供了幸福的爱情和光辉的前程。看来，他们比我还爱你。我不能跟他们竞争。噢，我的孩子，他们比我们理智得多。我们都是疯子，为了理想、信仰和幻梦而付出

自己的生命。我们自讨苦吃。你不必硬要琢磨透我的意思，你享你的福吧！你跟那些马上要动身到俄国去的人一道去吧，他们要去见俄国沙皇，寻求支持和盟友来反对我们起义的祖国。有几个匈牙利人被派到那儿去，当他们必须陷害自己的母亲和弟兄的时候，他们象你一样，大概心里也会难过的。不过他们还是会这样做的，因为人们说服了他们，说必须让他们的母亲和弟兄屈服。艾登和利哈德的名字将从巴拉德莱家的勋章上抹去。然而你的名字会用金字母描绘出来，装饰在这个勋章上。在全欧洲人的心目中，会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巴拉德莱家的第三个儿子反对过另外两个儿子，他的亲哥哥——卖国贼和叛徒；他曾帮助两个强大的帝王缔结军事同盟来反对过匈牙利。”

耶诺面色惨白，呆呆地凝视着前方。这件事还没有任何人告诉过他。可是他可以自己猜到啊。

“斗争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在结局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会牺牲。”母亲凝视着灯光，庄严地接着说。“不过你会活着。要抵挡住两个大国，我们是办不到的。即使我们是铜铸铁打的，也得被雪崩埋葬了。你的两个哥哥会英勇牺牲。人的生命现在贱如粪土！可是你会过幸福的生活并建立自己的新家庭。你会成为巴拉德莱家族的族长。你会成为一个漂亮女人的丈夫，你凭自己的特殊功勋会得到最高的奖赏，人人都会羡慕你。你会变成一个赫赫有名的人，变成新时代的荣誉。”

耶诺觉得仿佛一块块沉重的石头砸到他的头上。

"许多有些小灾小难的穷人会来请求你、哀告你。你可以为他们做许多好事。你也会这样做的，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地温和而善良。当人们来请求你这位大人物庇护的时候，我的孩子，你也别忘了我的请求。你瞧，我首先赶紧来向你哀告了。"

这时候，耶诺感到多么屈辱啊！要是母亲只是在对他说讽刺话那倒好了！可是，不，她很严肃！她说的是心里话！

"我并不替自己和你的两个哥哥恳求。我们准备毫不畏惧地承担自己的命运。不瞒你说，我们甚至主动去迎接这种命运。你的二哥利哈德没有结婚，他死后不会留下孩子。可是艾登已经有两个可爱的小宝贝儿了。那个小的刚落生一个月。毫无疑问，你凭你的功绩会得到丰厚的奖赏。当局一定会没收你两个哥哥的财产，那时全部世袭领地都会归你所有。"

耶诺猛地站起身来，他感到恐惧，就象当隐多珥女巫招来先知的灵魂的时候，扫罗所感觉的那样①。

母亲接着说：

"当你成为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的时候，当你独自占有我们现在共同占有的一切的时候，当你沐浴在荣誉和幸福的

---

① 以色列王扫罗去见隐多珥女巫，女巫为他招来撒母耳的圣灵，撒母耳预言扫罗及其众子次日必亡，扫罗万分恐惧。故事见《圣经·撒母耳记上》。

光辉中的时候，我的孩子，请你记住这个时刻和我的恳求，别让你大哥的孩子沦为乞丐吧！”

“妈妈啊！”耶诺大声喊道，他把珍藏的委任状从桌子抽屉里掏了出来，三把两把撕得粉碎，然后往地上一扔。

他痛哭着扑倒在母亲怀里。

“我不去，我不走那样的道路！”

耶诺使他的母亲多么高兴呀！真是没法用言语来形容！母亲多么热烈地拥抱和吻她的孩子，她的幼子和宠儿啊！

在这感情激动的时候，她甚至肯定在他们哥儿几个当中，她最爱他。

“你真的要跟我走吗，耶诺？”

“是的，妈妈，我要跟你走。”

“我不放你去打仗，你要留在家里。你将是我们的安慰。我希望你能够活下去。我希望你幸福。我真的能看到你幸福吗？”

耶诺叹了口气。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不久前的往事。他那昙花一现的幸福掉进了漩涡里，没等冲破水面，幸福已经永远消逝了。

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吻了吻母亲。他不愿用这样的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幸福，对他说来，其他通向幸福的道路是没有的。

“咱们尽快地离开这儿吧。”

耶诺想起了通行证。

“妈妈，这儿有你一张出城的通行证。它昨天就放在这

儿等你来了，不过今天还能使用。”

“谁给你的？”

耶诺沉思起来，怎样既能回答又不提那个人的名字呢？

“我们家的老熟人，就是给我弄到委任状的那个人。”

“你认为我会接受他的东西吗？”

巴拉德莱夫人把通行证撕成两半，扔进了烂纸堆里。那儿才是它呆的地方！

“你怎么这样作啊？现在怎么办呢？城市所有的出入口都有人把守呀。”

母亲骄傲地昂起头说：

“难道我们不能自己想办法吗？耶诺，拿上大衣。我领你走，任何人也不会看见我们。”

第二天，“总管大人”等待着大使馆的新秘书，打算送他去参加订婚典礼，可是他白等了。未婚妻、未婚妻的母亲和许多应邀来参加订婚典礼的贵宾也等待着未婚夫，他们也白等了——未婚夫始终没有来。

大概那个可怕的女人——他的母亲把第三个儿子也带走啦！

她躲到哪儿去了呢？她怎样通过警戒圈的呢？这一点谁也不知道。可是所有的道路都堵住了呀！

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对那些相当大胆，敢于在大雾迷茫的黑夜里，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由两个勇敢的渔夫荡桨

的一叶扁舟的人说来，多瑙河也是一条满好的通路。

前面是水，后面是火

往哪儿去呢？

躲避追缉的骠骑兵部队在决定着生与死的问题。

后面和侧翼有敌人的军队；举着匈牙利国旗的骠骑兵就是在躲避这些敌人，前面的道路被两条河——多瑙河和摩拉瓦河截断了，两条河的后面是碧蓝色的喀尔巴阡山山崖。所有的大路都被切断了，维也纳附近所有的居民点都被国王的军队封锁了，开阔的原野上既找不到村镇，也找不到住处和粮食。

骠骑兵部队在乡间土道上疾驰了一个半钟头，急于要到多瑙河畔去。

这时候风吹散了乌云，雨过天晴，因而有可能就地确定方向了。

右边出现了多瑙河。平静的水面被低低的浮云映得黑黝黝的。

岸上露出一个烧毁的码头。五天前，斯提尔①猎骑兵在这儿抵抗过克罗地亚②起义者，然后把码头烧毁了。

① 奥地利东南部的省份。

② 地名。一八四八至四九年革命时期，奥地利政府和克罗地亚贵族镇压了该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利哈德把自己的部队带到了那里。

烧焦的建筑物没有人把守，骠骑兵在宽敞的院子里驻扎下来。

“喂，弟兄们，”利哈德对聚集在他周围的士兵们说，“现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回祖国，一条是完蛋。尽管你们本人都非常了解这一点，可是我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将要经受人间的种种苦难——有时候是一样一样地经受，有时候就一古脑儿全得经受。我们必须日夜骑在马上，必须翻山越岭，渡过急湍的河流，我们必须挨饿、战斗和几天几夜不合眼。谁跌倒下去，谁就会完蛋；如果我们被追上了，我们就全都会完蛋，会被枪毙。因此，我不对任何人说：‘跟我来！’我自己走在前面，也不回头看，也不计算昨天点名时到的那二百二十人里有多少人跟我来。现在谁都还没进行过任何宣誓。因此趁这时候天还没亮，谁有什么怀疑或者另有打算，谁就回去吧。不过只要太阳一出来，所有留在部队里的人都应当绝对服从我的一切命令，不要发牢骚。好啦，现在愿意的就前进吧。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考验！”

就是这个最初的考验也足以吓倒胆小的人和使他们退却。大尉命令寻找能涉过多瑙河的浅滩。

大尉由于过去的军事演习摸清了多瑙河的这个地段，摸清了这条河的每一个河湾和浅滩。对于大尉本人和部队里的老战士来说，蹚过多瑙河完全不算一回事，可是对年轻的战士说来……当他们几乎同时看见一颗陨星和第一匹马踏进水里以后，大概不止一个人踌躇。前面是平滑如镜的

河面，又黑又宽，一眼望不到边，必须既不下马，又不弄湿武器地蹚过河去。

可是最大的困难还在前头呢！河面愈宽，水流愈慢，河水也就愈浅。这个地方的多瑙河河心有三个浅滩，走在最前面的骑手根据水面的闪光认出了这三个浅滩。部队可以涉过这几个浅滩。可是浅滩之间有深的地方，到深的地方必须骑在马上泅过去。

要是有谁从旁边观察这幅情景，他会看见黑黝黝的水面上有一条巨龙弯弯曲曲的银白色脊背。只有马脑袋和人的躯干露在河面上，骑手们宛如长链般排成双行行进着。

部队登上对岸，走进杨树林的浓荫下。利哈德在林中旷地上把跟随他来的那些人集合起来。

"咱们数一数我们有多少人。"

中士报告说：

"二百二十名。"

"不可能！"利哈德大声说。"要知道我们留下了两个人去作警戒了呀。"

"我们已经在这儿了，大尉。"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利哈德听出是巴尔先生的铁嗓门。

"巴尔，是你吗？"他高兴地说。"你怎样找到我们的？"

"难道我不知道您的习惯吗？"

"啊，好样的。兵营里有什么消息吗？"

"我们队伍出发的时候，胸甲骑兵离开驻地向城市进发，好象专门放我们走似的。我认为我们在那儿没什么事

可干了，于是就来追你们。”

“你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吗？”

“一切都很安静。篝火让雨浇灭了。”

“骑兵大尉和旗手在哪儿？”

“他们不愿意跟我们来。我们把他们关进了一个墓穴里。”

“活着吗？”

“活着。而且在门上写道：‘谁需要，谁就把他们拾去吧！’”

“如果我不跟你们来，你们也会把我关起来吧？”

“对。不过要让您死去。”

“死去？为什么？”

“由于敬重您的英勇。”

“好吧，谢谢。我会对这一点表示感激的。勇士们，现在把你们的生命付托给我，我也把我的生命付托给你们吧。老巴尔，把旗子扛起来，从今以后我任命你当旗手。弟兄们，整队！”

骠骑兵排成了方阵，利哈德和旗手站在中央。

东方的天边出现了一抹淡黄色，渐渐使得天空和地面的分野愈来愈明显。但是能够更明显地证明早晨即将来临的，是远处大炮轰击的闪光。敌人的大炮开始轰击维也纳的街垒。天色破晓了。

在朦胧的朝霞中，在大炮排射的火光里，二百二十名骠骑兵站在发黄的杨树林中的旷地上，他们的指挥官念着誓

词，他们随后重复着。他们宣誓要遵守铁的纪律，要英勇顽强地战斗。

当一轮红日从山后升起的时候，大家看见旗手手中飘扬着一面三色旗。

前进！

“我们赢得了半天的时间，”利哈德对骠骑兵们说，“首先发觉我们失踪的会是胸甲骑兵指挥官鲍尔维茨·奥托。他会来追击我们，会跟踪发觉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渡过多瑙河的。他的重骑兵无法过河，他必须搭浮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会拉下他整整一天一夜的行程。如果我们一直到晚上不下马，那么追击我们的人无论使多大劲儿，也不可能截断我们的去路了。这就是第一天的任务，以后的事到时候再说。”

利哈德把现有的钱全部分发给士兵，同时要求他们吃东西一定要付钱，在任何情况下也别欺负老百姓。

然后部队启程穿过树林寻找道路。

他们沿着附近的乡间土道走到一座孤零零的大宅子跟前。

这是一个捷克大贵族的宅子。

他们在这座宅子里只碰见了女主人。

她的丈夫是捷克王权党① 的拥护者。

利哈德大尉跟伯爵夫人谈过话后，他的部队很快就领

① 指拥护捷克脱离哈布斯堡王朝成为独立王国的复辟派。

到了烧酒、面包、熏猪肉以及一捆捆的干草，还给每匹马领了一斗燕麦。

部队休息了两小时。伯爵夫人给了利哈德一张详细的地形图，上面画有通向摩拉维亚—匈牙利边境的每一条乡间土道。这非常重要——他们象需要空气一样需要这样的地图。

伯爵的猎师领着部队从小路走到附近的森林地带。他在那儿离开了匈牙利骠骑兵，让他们去听天由命。骠骑兵们很快就被森林的黑暗和早秋的湿雾吞没了。

当部队登上一个慢坡的山岗的时候，巴尔先生指给利哈德看附近的山岗上到处燃起的篝火。

"这是信号，"利哈德肯定说，"向敌人通知我们的活动情况。"

不一会儿，他们看见不仅在他们背后有信号火，就是前边也一堆接着一堆地燃起了篝火。看来，周围的每一个小丘和山峦都在反对骠骑兵。

后面山坡上的一堆大篝火照亮了军队需要通过的地方。

利哈德用望远镜看见火光中有一些移动着的骑手的侧影。

"人们在追赶我们，比我料想的快得多！没什么可考虑的，时间不等人！"

为了弄乱踪迹，利哈德把部队带进了深谷。过去他到这个禁伐区来猎过狼，对这个地区很熟悉。谷地里有一条

山溪，溪水流进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湖里养着鱼，那儿流出的水推动一台水磨，并根据需要灌溉着附近的田地。

利哈德有一个秘密计划：他打算渡过磨坊的拦河坝，然后破坏它，让水淹没两岸的草地。那样一来，任何骑兵也无法穿过谷地追上他们，特别是如果追击他们的是重骑兵。鲍尔维茨和他的胸甲骑兵一定会陷在沼泽地里。

但是利哈德没有料到他准备为鲍尔维茨·奥托设的圈套，另一个人已经为他本人设下了。

部队穿过蜿蜒曲折的谷地，接近了磨坊，这时从尖兵群里回来的巴尔先生骑马跑到指挥官跟前，报告说堤坝已经炸毁，水淹没了草地。磨坊主人告诉说几个钟头以前，伯爵的猎师骑马到这儿来过，这一切都是他干的。当然，骠骑兵上了人家的当。

利哈德催马走近磨坊。整个谷地已经被水淹了，只有一道窄窄的木桥通过谷地。这还不说，就是桥中央的木板也被拆毁了，长度约有两俄丈，水面上只露出木桩梢。

大尉并不张惶失措。

“没什么。喂，弟兄们，快把磨坊的大门卸下来钉在木桩上吧！那样桥就成啦。”

可是马不肯踏上这道桥。

“马害怕白木板。”巴尔说。

“把板子洒上泥！”利哈德命令说。

“不成。以后没法把它烧毁了。”

“你说得对，巴尔。桥将来一定得烧毁，不让敌人利用

它。磨坊里有焦油吗？”

巴尔弄来一大桶焦油。骠骑兵们很快把它浇到仓卒搭成的桥上。

现在，马还根本不想上桥。由于浇了焦油，马掌直打滑，蹄子踏在桥板上咚咚的响声使马很害怕。

巴尔破口大骂。

“他们会把我们困在这儿的！”

“没什么，不会的，”利哈德鼓励他说。“我跟你下马吧，一个人牵着马，一个人在后面赶。其他人仍然骑在马上。”

看来，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要把二百多匹惊了的、死不肯迈步的马牵过咚咚直响的窄桥，谈何容易。马刚一听见蹄下的轰隆声，立刻就打响鼻、嘶鸣和往后退。骑兵们骂不绝口，巴尔先生接二连三地吆喝马，并拽住笼头往前拉它们，大尉走在后面，一边用细树枝轻轻地打着马屁股，一边得得地弹着舌头。就这样把所有的马都牵过了桥。

自然，渡口的喧嚣声离很远都能听见。

后果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不一会儿，在骠骑兵们第一次发觉信号火的那个山坡顶上燃起了篝火。追兵接近了。追击者借助磨坊旁边的嘈杂声找了条近道。

利哈德和巴尔浑身被汗水湿透了。

“喂，大尉先生，我今天一天等于服了一半的兵役期。”当他们约摸把整个部队都带到对岸以后，老巴尔开玩笑说。磨坊跟前只剩下三十名骑兵了。

“后面听见了军号声，”一个骠骑兵报告说，“看来必须

把那些马扔掉继续前进啦！”

“不许说话！这儿听我指挥。”利哈德严厉地制止他说，“我们一个人也不能扔下，要走一道走。部队应当听候我的命令！”

其余的马终于也带过来了。

军号声现在就从附近传来，已经可以看清在谷地里疾驰的骑兵的白大氅了。

利哈德向巴尔嘀咕了几句，于是老勤务兵带上两名士兵向拦河坝驰去了。

然后大尉命令把干树枝扔到桥上，把剩下的焦油浇到干树枝上以后就点着了。

当火光升起的时候，两支部队已经可以互相看得清清楚楚了。

利哈德跳上马鞍，命令骠骑兵们沿着山谷前进。

他本人留在渡口。

胸甲骑兵乱糟糟地涌了过来。在追击的过程中，他们的队伍溃乱了，骑兵们拖成了一长串，后续部队离先头部队有整整一小时的行程，更不必提团队在路上丢失五分之四的人员了。

在禁伐区里追上骠骑兵部队的那些人中，为首的是鲍尔维茨·奥托。他那匹纯种马出色地坚持了不休息不吃料的二十小时行军。

鲍尔维茨身边不到二十名骑手。其余的胸甲骑兵都落后了。

鲍尔维茨毫不犹豫地驰近燃烧着的木桥，他打算鞭策马走上桥去，可是宝马不肯钻进火里。

于是鲍尔维茨向骠骑兵指挥官喊道：

“巴拉德莱·利哈德大尉！”

“有，鲍尔维茨·奥托中校！”

“投降吧，现在还不晚！”

“你就过来抓我吧，只要你能办到。”

“请你相信，我正要这么办！”

“不过，不是今天。”

“就是要在今天把你抓住的。不抓住你，我决不死心。”

“没什么，沼泽会让你死心的。”

“至多过一小时，我就会填上这个窟窿，然后又会追上你的。反正你怎样也逃不出我的手。”

“咱们走着瞧吧！”

这时候，从人工湖那面传来好象瀑布倾泻般的哗啦声。鲍尔维茨发觉水开始迅速上涨，堤坝上的缺口愈来愈大。

“我把第二道拦河坝也拆毁啦！”利哈德喊道。“也许你一个钟头对付不了。”

胸甲骑兵指挥官明白，利哈德说得对。

“我不能到达你那儿，但是如果你真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你就站在你现在站的地方，让我们本着真正的军官本色，隔着水火战斗吧。”

“我建议用手枪！”

"同意。"

"咱们连续射击，多咱咱们俩有一个人滚下马鞍多咱算完。"

"我不反对。不过最好让士兵们躲开，他们犯不上冒生命的危险。"

"对！向右转走！"

"向左转走！"

两位军官站在泛滥的洪水两岸，燃烧着的木桥的火焰在水上噼啪作响——这真是这场夜间决斗极好的照明设备！

他们都披着白大氅，这是很好的靶子。他们互相射击了两次——鲍尔维茨的一颗子弹打穿了利哈德的高筒军帽，利哈德的一颗子弹在鲍尔维茨的胸甲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凹痕。

"咱们再装上子弹！"鲍尔维茨喊道。

可是他们没来得及这样做。新的洪水从巴尔破坏的拦河坝里涌了出来，冲走了木桩上燃烧的桥板，一切顿时陷入黑暗。敌对双方只好分别离开哗哗作响的水流。

"明天继续！"鲍尔维茨喊着。

"奉陪！"利哈德回答说。

一分钟以前，沼泽还象弗莱格顿河似的一片血红，现在变得象厉司河① 一样漆黑了。

---

① 即希腊神话中的忘川，河对面就是阴司。

又向追击者赢得了半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骠骑兵可以前进很远。

只有一点不好，那就是当地老百姓心里都反对骠骑兵。骠骑兵不论走到哪个村子，村里的农民都拒绝供给他们粮食。“你们都没存好心。”农民们摇着头说，于是骑兵们只好饿着肚子赶路——他们不愿意使用武力。

在一条河谷前面，他们遇上了一群用镰刀斧头武装起来的人。他们把着渡口。

“大尉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象对待维也纳修道院前面的那些人一样，吓唬吓唬他们呢？”

“不能，”利哈德回答说，“我们不跟农民争斗。”

不错，只消放一排枪，就可以把当地居民赶跑了，但是利哈德宁愿绕两个钟头的弯路，寻找渡过河谷的另一个渡口。

他打算不流血回到祖国。

粮食很难弄到。人们把一切东西都藏起来不给骠骑兵。

中午，部队来到了一家小酒店，在那儿终于弄到了面包和烧酒。

大尉好象在圣餐式上似的，亲自把面包平分给战士们。一口酒和一块面包——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午饭。他们好象遇到船舶失事的人，在波浪滔天、一望无际的海洋上乘着木筏逃命。

傍晚，部队在路上又遇到一座磨坊。磨坊在一条小溪

旁，这时里边在磨荞麦。

这儿是真正的黄金国！有足够大家饱餐的荞麦饭！有丰盛的真正卢古鲁斯① 酒宴！不错，骠骑兵们没有油，也没有肉，但是没有这些东西荞麦饭就够好的了。谁没尝过它的滋味啊！在打猎的时候，如果带的食品吃光了，小径把饿坏了的猎人引到守林人的小屋，那时这种吃食——荞麦饭显得多么可口啊！

骠骑兵给马卸了鞍子。有些人开始给马洗刷，有些人到磨坊去了。在磨房敞棚下面的大锅里，人们已经很熟练地把水和磨碎的荞麦粒掺和在一起了。荞麦粒在火上慢慢变成了浆糊糊的杂褐色饭团。大家管它叫"布里加饭"，也就是荞麦饭。

在这种美味的饭食还没做好的时候，为了预防万一，利哈德派出了哨兵。

饭终于煮好了，大家用竿子把铁锅从火上抬了下来。为了让热饭凉得快些，人们把一打骠骑兵雨衣铺在地上，然后用大木勺把热气腾腾的稠饭分成十二份。可是，就连特别嘴急的骠骑兵也都好久也不敢动手吃这种烫嘴的热饭。

铺在地上的白雨衣既当桌布又当盘子，当第一批士兵终于走近它们的时候，哨兵一边叫嚷一边飞奔而来："胸甲骑兵来啦！"

骠骑兵们迅速给马备上鞍子，小步跑起来出发了。饭只

① 古罗马的统帅，以富豪、奢侈和讲究饮宴闻名。

好裹在雨衣里带走！唉，到底没有尝到它热乎乎时的滋味！

可不是吗，刚才就连森林似乎也在祝福他们休息啊！

如今又跨上马鞍，又全速前进！

现在，利哈德已经不管大路或者林间小道了。他进入辽阔的平原后，催马直奔太阳落坡那边驰去。部队飞快地驰过耕地、草场和原野，只见泥块从马蹄下纷纷飞起。

“我们会葬送在这儿！”巴尔连连回头张望乱七八糟地拉成一长串的骠骑兵，在大尉背后唠叨说。

的确，部队里几匹马已经倒下了。士兵下马以后，取下马的笼头（马具需要保留！），跟在骑马的人后边跑着。

但是追击部队的情况也并不比他们好。

虽然胸甲骑兵径直穿过骠骑兵绕了个大弯的那段路，追上了骠骑兵，但是现在到了耕松的田野上他们却不能迅速前进了。

利哈德立刻估计到这种情况。在松软的土地上，重骑兵只能缓步行进，骠骑兵虽然同样很吃力，却能够小跑。

因而骠骑兵占了优势，此外胸甲骑兵还会疲乏得快些。

利哈德让自己的部队走到前面去，他走在后面，不让损失一个人。如果有人遭到不幸，他就去帮助他。

由于走在自己队伍的后面，他就又看见了鲍尔维茨·奥托。

这位胸甲骑兵团长冲向前来，把自己的骑兵拉下了很远。他打算一对一地跟利哈德交手。

大尉小跑着，偶尔回头望一望自己的敌人，让他愈来

愈近。

不一会儿，两个骑手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到可以互相听见说话了。

“站住！我们需要谈一谈！”鲍尔维茨喊道。

“说吧，我在这儿也能听见。”利哈德回答说。

“你要不是胆小鬼，你就站住！”

“敢于躲避追缉，同样得有勇气！”

“不一样！这是胆怯！我只能看见你的后背！”

“不用着急，到时候你也会看见面孔的！”

“这么说，你不敢跟我交手吗？”

“我不想交手！我一跟你交手，你的胸甲骑兵会追上我的弟兄。”

“就这样我们也会追上你们！”

“你这样认为吗？”

“不是认为，而是深信。你们是些蠢货！你瞧见前边那个柳树林子了吗？那是摩拉瓦河岸。”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我们会在那儿钳制住你们。”

“在多瑙河上也并没有钳制住呀！”

“多瑙河是善河，摩拉瓦河是恶河。你还不了解它！”

“没什么，我们会了解的。”

“我建议决斗。这是你最好的出路。如果被我捉住，休想我饶你。”

“我也不要求你的饶恕。”

两位军官进行着这番客气的交谈，他们相隔无非也就有三匹马那么远。利哈德注意着不让鲍尔维茨靠得太近了。

这时骠骑兵部队飞快地驰过耕地，到达摩拉瓦河畔的柳树林子，一个个好象泥塑木雕似的愣在那儿。

“你瞧！”鲍尔维茨嚷道。“你的骠骑兵不敢跳进水里吧！”

“他们立刻就敢！”

“疯子！他们跑得浑身发热，你把他们赶进冰冷的水里，连人带马都得送死！”

“要死我们也大家死在一起！”

利哈德说着用马刺蹬了一下马肚子，往前疾驰起来。

鲍尔维茨也紧跟着飞快地追赶。

他们跑到上面有一层草皮的硬土地上，于是两个人的宝马顿时加快了速度。

当利哈德跑到河岸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到一匹马身那么远了。

只剩下短短的两秒钟的工夫让利哈德作出决定！

他的骠骑兵在危险面前踌躇不决，为了估计危险的程度，第一秒钟过去了。由于不久前下了一场大雨，摩拉瓦河暴涨了，它疯狂地打着漩，黄澄澄的、淤泥很多的河水在陡峭的两岸之间奔腾着。这儿潜伏着死亡的危险。

在第二秒钟的时候，他向同伴们喊了一声：“跟我来！”接着就从高高的峭壁上跳进滚滚的波涛里。

跟在利哈德后边的鲍尔维茨吓得把缰绳一勒。

转眼的工夫，马和骑手都出现在高高掀起的波浪中了。利哈德笑着向敌人喊道：

“你为什么迟疑了？”

整个骠骑兵部队都大声欢呼着，拚命打着口哨，跟在自己的指挥官后面跳进汹涌的洪水里。

鲍尔维茨·奥托被骠骑兵这种空前的英勇行为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在峭壁上。他望着骑手们在激流里挣扎着、搏斗着，也许心里在想：“恐怕他们全得淹死吧！”

可是骠骑兵部队已经登上对岸了。

冷水浴并没有伤害骠骑兵！相反地他们倒觉得精力充沛了。

胸甲骑兵不敢效法骠骑兵这种英勇行为。鲍尔维茨放走了利哈德。

“巴拉德莱·利哈德！我们还会见面的！”他喊道。

“我也会亲自来找你！”利哈德回答说。

湿漉漉的、冷得打战的骠骑兵继续赶路。

他们没有停下来休息，这样作是对的，不然在这严寒的秋夜里，他们湿透了的身子一定会被死神那双瘦骨棱棱的、冷冰冰的手抓去。

马和骑手都冒着热气。他们这一天在寒风里多少次烘干了自己的身子啊！

在河对岸，部队又进入泥泞的平川。马陷进没脚踝的污泥里。然而还必须前进。为了保全性命，必须这样作，必

须考虑这一点。指挥官和每一个骠骑兵都明白：在这天夜里，如果他们在露天下停下来，那么连人带马就全得完蛋。要知道，大家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为了养精蓄锐继续行军，人人都需要好好睡一觉和至少吃顿饱饭。

“主啊，让我们遇到个小村庄吧！”一个年轻的骠骑兵暗自祷告说。可是骠骑兵是不应当祷告的。这是巴尔先生的生活哲学。在战斗中，老勤务兵只要从脸上的神气看出哪个新兵心里正祷告上帝，就一定会申斥这个人说：“既然你祈祷，你就难免要挨子弹。敌人会这样想：这是个好人，让我把他报销了吧。”可是当天还是有许多人暗自祷告：“让我们遇到个小村庄吧！”

您猜怎么样？也许是上帝听见了骠骑兵们的祈祷，真让人惊讶不已，命运之神赐予他们的不是一个小村庄，而是一座大城镇。

部队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进入郊区以后，看见前边的山谷里有一座漂亮的草原市镇，市镇的六个角落上各有一座岗楼。

他们可没有请求命运之神赐予他们这样的东西，他们不需要城市，只向往着一个小村庄。

根据古代的德国风俗，城市周围有石墙。进城是有危险的。

不错，可以绕过城市，可是绕行的路上有一座山岗，山岗上高高的土墙后面露出黄色的房屋。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认出那所房子是骑兵兵营。城里大概驻有卫戍部队。现

在是战争时期，那儿也可能没有士兵。可是也有另一种可能：正是由于处于战争状态，城里有集结的部队。

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听。这儿没有朋友。随便遇到个人都会把他们出卖给敌人。

骠骑兵只好又转回刚才走出的那片树林子。应当等到夜色完全笼罩大地的时候。但是停留也是危险的，毫无疑问，鲍尔维茨已经派出了紧急信使。也许紧急信使乘船过了河，已经预先通知守卫司令，说骠骑兵部队来了。

黑夜降临的时候，情况弄明白了。兵营里响起了熄灯号。

熟悉的打打的打打的的号声使骠骑兵的马惊叫起来，它们竖起了耳朵。往常一响过这种号音，人们就给马过夜的饲料和软草垫。唉，现在士兵们顾不上这种事啦！

熄灯号声在要塞的各个角落响了四次。号声停止以后，响起了鼓声。现在，鼓声催人就寝，象往常一样敲着那种熟悉的点子，士兵们学说这种点子的声音是：“拿起，拿起，拿起，拿起匙子！”

这样看来，城里还驻着步兵。

要从旁边绕过城市和要塞根本不可能。周围全是池沼和泥塘，人和马很容易陷在里边淹死。

秋夜是无情的——必须前进。往哪儿去呢？

这个问题会让人感到奇怪。二百二十名匈牙利骠骑兵，这些拿着宝刀的新时代的天神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儿去呢？

可是您想没想到？这些骠骑兵已经两夜没有合眼和水米没沾牙了，马满身污泥、士兵浑身湿透，刺骨的秋风穿透了勇士们的身子。统帅们知道，有许多战斗都是因为士兵们饿着肚子而失败了，多少气冲霄汉的军队竟被无足挂齿的敌人击溃了，就因为敌人的肚子是饱的。

利哈德非常清楚，现在不能让部队投入战斗。人们虚弱得快从马上倒下了，哪儿还能战斗！

只要他们能经受住这个严重的考验，他们还是有苦尽甘来的日子。

您猜怎么样？什么东西来帮助他们呢？那就是他们刚才还大声咒骂的无情的秋夜。它突然使大地笼罩在腻糊糊的浓雾里，二十步外什么也瞧不见。黑夜仿佛对他们说：“朋友们，我掩护你们。”

“喂，弟兄们，”利哈德高兴了，对骠骑兵们说，“让我们大胆地露一手吧。我们用鞍垫把马蹄包上，然后前进！”

士兵们明白他的计划。半个钟头以后，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马蹄声根本听不见了。

部队直接走上了通往城市的道路。骠骑兵们上路以后，满不在乎地继续向城市进发。

他们一个人也没有碰见。安分守己的市民早已入睡了。

骠骑兵看不见前面的任何东西，可是他们一直不停地前进。突然他们听见了更夫的梆子声——已经是十一点了。然后他们碰见一个提着灯的人，这个人在五十步外停住了，

又传来更夫的梆子声。如果他看见了他们，那么准以为这是些在大雾中无声无息地掠过的幽灵。

两旁时常从黑暗中露出白色的房屋，房屋的窗台上还点着蜡烛。当部队穿过城市的时候，只有狗有些奇怪地汪汪吠叫。但愿它们别把主人吵醒啊！

最危险的地方快到了。在城门附近，一般都有拦路杆拦住道路。附近会有岗哨。

不一会儿，骠骑兵们就亲眼看见到底是怎样了。在前边约摸两百来步的地方，他们突然听见一个拖长的口号声：“准一备一换一班！”

好极了。

喊过这个口令，想来应当换哨了。

情况确实是这样。传来整齐的脚步声。

“他们至少有一个骑兵连。”巴尔先生小声说。

几分钟以后，马蹄声越来越近了。

“他们一直奔我们来啦！”利哈德说。“拔出军刀，准备战斗！”

没有别的出路。

可是敌人的骑兵没有跟骠骑兵部队碰上。敌人从容地拐向一边，马蹄声很快就消失了。大概奥地利人是到城市的另一端去布置岗哨。

骠骑兵沉着地继续前进，他们绕过抬起的拦路杆，从哨兵旁边走了过去。在黑暗和浓雾中，敌人的哨兵显然把骠骑兵当成自己的换岗部队了，并且对他们这么多人感到有

几分惊讶。可是哨兵只有在两个钟头以后才把他感到惊讶的事报告长官，而长官又只有再过一个钟头以后才决定把这件事报告给卫戍司令。在这段时间里，利哈德的部队已经去得相当远了。

“喂，弟兄们，现在可以抽烟了，”当骠骑兵离开城市已有相当距离的时候，大尉说，“大家把马的靴子脱下来吧。”

指挥官的这句笑话把骠骑兵们逗乐了。马似乎也欢腾了。它们好象刚从马圈里跑出来的一样，撒腿飞奔起来。一个年轻的骠骑兵打破夜晚的寂静，唱起歌来：“红帽子，在燃烧，不让人们斗志消！”巴尔先生用低沉的嗓门小声和唱起来：“帽子上，白蔷薇，严寒冰冻不凋萎。”不一会儿，整个部队都唱起来了。

骠骑兵整夜唱着歌行进。

在平坦的道路上行进非常轻松。走过昨天那种泥泞难行的道路以后，走起这样的路好象休息一样。路越来越高，一直通向群山。

当太阳升起，雾气完全消失的时候，喀尔巴阡山展现在骑兵们眼前。山后是平原！

秋天的风景非常优美。附近左右两边都是水青冈树林受过微冻的黄色和红色叶簇，远处是黑松林的常绿针叶，松树后边露出群山的雪坡。

人的海洋留在后边了！回头极目一望，只见一片茫茫的大雾——笼罩地面的雾海，它那雪白的高高的浪峰好象暴风雨时的海面。在这片一望无际的海洋中间，到处露出

绿色的小岛。海底就是骠骑兵们一连三天三夜穿过的那个国度……他们的心情变得异常轻松，以致他们马上忘记了经受的一切，仿佛把自己的一切不幸都留在他们刚才钻出来的那片迷雾中了。一切痛苦都似乎一扫而光了！

此外，他们很快还遇上了一个友好的山地姑娘，这里的居民跟地面海洋底的那些居民不一样，他们不拒绝帮助这些逃亡者，并对他们表示同情。所有的人——不分老幼——都兴高彩烈地邀请士兵们到自己家去。大门向骠骑兵们打开了，他们的马站在没膝的干草里，农民们帮忙钉马掌和修理马具。桌上摆下了食物和饮料。不错，村子并不富裕，没有拿东西来特别款待士兵们，但是骠骑兵们就是对黑面包也很满意。农民们为他们宰了几只羊，烤上鲜肉，煮好油汪汪的米饭，从地窖里拿出一大块一大块的羊酪，把龙头拧进了杜松子酒桶里。他们作这一切的时候，并不问谁来付这席酒筵的钱。

是的，这不是昨天那顿午饭了！

可是仿佛由于倒霉的运气，这顿午饭还是跟昨天那顿午饭的结果一样。

饭刚煮得半好，肉刚烤得半熟，哨兵就跑来报告说：“敌人来啦！”

敌人昨天遭到失败，成了取笑的对象，今天他们好象要复仇。他们让步兵坐上马车，让骑兵走在前边，随即来追骠骑兵。骑上精力充沛的马去追精疲力尽的逃跑者，并不需要多大本事。

那么逃跑吧？

又逃跑？

士兵们已经控制不住满腔怒火了。“我们要战斗！”他们气得不顾一切地喊道。“不是我们把他们连同五脏一起吞掉，就是他们吞掉我们！可是我们要战斗！”

看来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敌人的骑兵追上了逃跑的骠骑兵部队，而坐在马车上的步兵绕过村子向森林进发，显然打算切断骠骑兵的退路。骠骑兵还必须给马备上鞍子，从各方面看，敌人的步兵会比他们早到达森林。

当部队准备新的行军的时候，追击的敌人在集中兵力布置当前的战斗。利哈德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侦察。

只有通过激战才能扫清从村子通向森林的道路上的步兵。即使骠骑兵能够冲过拦阻的步兵，他们也躲不过敌人的骑兵。在接连不断的掩护战斗中，骠骑兵部队会渐渐覆灭。最后，一个人也回不到祖国，大家都会白白地、默默无闻地牺牲。

还剩下一条路。直接上山！穿过被冰河的闪光照耀着的雪峰。

“能找到个带路的指点通过群山的道路吗？”利哈德问留他住宿的房主人。这是个老农民，是个养活着一小群羊的好人。

“道路倒可以找到，军官先生。带路的也能找到——不用找任何人，我亲自给你们带路。这全能办到，谁也不会追

赶你们。可是说实话，你们一定会死在山里。”

“咱们冒一冒险！”

骠骑兵已经骑上马了。他们排成战斗队形，拔出了军刀。有些人的刀上串着从羊胴上割下来的尚未烤熟的肉。现在谁也不能把它从士兵手里夺去。

“把刀放进刀鞘！”利哈德命令说。“向右转，走！”

“往哪儿去？”骠骑兵们恶狠狠地喊道。“你要把我们气疯吗？倒不如跟他们拚了呢！”

利哈德毅然决然地从鞍桥下掏出手枪。

“谁违背誓言，谁就别想活！”

不满的嘟囔声停止了。

“谁相信我就跟我来！我在前头走！”

军刀哗地放进刀鞘。“好吧，咱们走！”士兵们哭丧着脸说。

当部队从丰盛的午饭已经快要作好的厨房旁边经过的时候，许多人都咒骂自己的大尉。谁能因此申斥他们呢！

带路的走在前边，穿着一双钉有铁爪的靴子，手里拄着一根长长的登山杖。利哈德跟在他后边，接着是整个部队，走在纵队后边的是老巴尔。

追击他们的敌人已经在一个多钟头以前就准备战斗了，他们竭力猜测骠骑兵打算从哪儿突围。突然，奥地利人看见骠骑兵拉成一长串鱼贯地登上陡峭的山路，不禁大吃一惊。这条山路是在崖边上开凿出来的，非常狭窄，半路上对面来个人都很难错开。从来没有人打算骑马通过这儿。

下边的万丈深谷里是浪花飞溅的山洪。骑手们的一个马镫悬在深渊上空，另一个马镫时常碰着峭壁。只要一失足——连人带马都会掉到深渊里去！

敌人起初是惊恐，不一会儿便勃然大怒。他们谁也不敢进山追击骠骑兵。可是又不能眼看着骠骑兵们逃出罗网！敌人的猎兵用远射火枪开了火，这种武器能击中千步以外的目标，何况骠骑兵又是很好的靶子。白色的石灰岩清楚地衬托出一长串穿蓝制服的骠骑兵。子弹纷纷打到岩石上，从岩石上崩回来，有两次就这样嗖嗖地从士兵们头上飞过。是啊，骠骑兵们本来就时刻有掉进深渊的危险。

但是最让人感到惊险的是在这个可怕的时刻里，士兵们被直接照射在岩石上的炎热的太阳晒得疲乏无力了，大家都毫不例外地坐在鞍子上东摇西晃地打起盹来——他们已经不能不睡觉了。只有走在部队前边的利哈德和走在队伍后边的老巴尔还稳坐在马鞍上。他们时常喊醒同伴们："喂，别睡觉，打起精神来！"

险峻的山路又拐了个弯，敌人终于看不见骠骑兵部队了。现在，谁也不会来追击他们了！

部队顺利地通过了危险的山路。翻过峭壁以后，他们碰上了一个神殿般庄严的风声呼啸的松林。

士兵们想在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地方停下来稍微休息休息和睡一觉，可是带路的催促他们必须趁着天气晴朗赶路，因为在山里行路的人常常会遇见大雾，那时反正什么也看不见，因此有的是工夫休息。

总之，趁着人马还没有精疲力尽，只有勇往直前！

傍晚，他们到达一个牧人的住地。带路的跟骠骑兵们分手了，往后给部队带路的就该是牧人了。

牧人给了骠骑兵一垛干草，他们非常高兴，因为至少马可以吃饱了。

"喂，这儿能找到人吃的东西吗？"

羊群在山谷里放牧，要把它当天赶回来是不可能的。可是牧人有一大缸酸羊奶。午饭虽然菲薄，可是富有营养。这样的吃食是不对心思的！每个骠骑兵只分得半杯。

还有一样美味的食品在等待他们，这就是芜菁。有满满一窖芜菁。这是主人为羊储备的。这是一种劣等食品，可是现在它也很可口。大家把芜菁吃了个饱。

一个年轻的骠骑兵坐在角落里，往一个红本子上写着什么。

"你在那儿画什么呢？"巴尔问他。

"我把我们在这阶段里遇到的事件记下来，"骠骑兵回答说，"要是我们回到家里提起这些事，谁也不会相信，人们会说我们是无耻的撒谎大王，说我们说的事都是胡编的！"

还有多少似乎难以置信的事件需要他写进他的行军日记啊！

当晚天上升起一弯新月。利哈德决定借着这种银白色的梦幻似的光辉继续前进。最艰苦的考验还在前头呢！他跟在带路人后边走着。

道路陡峭地往上升，松林渐渐稀疏了。圆柏接替了它

的位置。茂密的圆柏从逐渐变得又稀又矮，最后到了山顶附近，圆柏完全贴在地面上了。它跟欧洲越橘纠缠在一起，好象黑莓似的爬在岩石上。

第二天早晨，他们到达了只生长越橘的高山上。骠骑兵把越橘一串串地摘下来，红色和蓝色的果实仅仅是刚刚开始成熟，它们却成了士兵们很好的早餐。

这一天，山中的黎明不象昨天那样晴朗。大雾笼罩着山巅，太阳朦胧地透过紫色的薄雾。

带路人说暴风雪快要来了。

山顶逐渐光秃了，上边已经没有绿色的植物。在这样的高山上连草也不长，只有灰褐色的苔藓敷在岩缝中间。部队在这个山脊上走了一整天。在这样的地方，不仅没有人迹，就是鸟也飞不到——这真是死神的国度，到处是一片死寂的岩石！

随着部队的前进，耸立在骠骑兵前面的山巅威胁地举起锐利的戈矛。

极目望去，哪儿也看不到人迹，山谷里没有升起一缕炊烟，哪儿也听不见一头羊的铃声，也听不见牧人的号角和猎人的枪声。这儿的居民只是浮云。

主人没有在家，这是莫大的幸运。浮云现在被太阳晒热了，也许正在把海浪染成虹一般的色彩，也许在某某山谷里静静地沉睡。可是它眼看就要回来了，会在自己的王国里碰上这些不速之客，这些勇敢的外来人！那时这些失去理智的人可就要倒霉啦！浮云不允许外人闯进它的家来！

中午，当骠骑兵开始下山，进入隔开这座山同另一座山的山凹时，一团无定形的、好象笨拙的白色巨人般的云块开始从深渊里升起，仿佛准备到山顶去散步。

“如果这团云笼罩起我们，我们就得休息很久啦，”带路人对利哈德说，“也许我们来得及下到山谷里，那儿至少能弄到生火的灌木。”

白色巨人扩大了，展开了，几分钟以后就笼罩住整个的部队。

主人回家了，严厉地责问外来人：“你们到我的领地里干什么来了？”

根据它的命令，一切都停住了——谁也看不见前面的东西。

带路的说他打算往前走一百来步，如果他能做到这点，他就喊部队跟他去。

部队留在原地。可怕的浮云的寒气顿时使人和马的身上都结了一层冷霜，使骠骑兵们的胡子变成了银白色。

大家等待带路人的信号约摸等了一刻钟。可是他踪影不见了，于是利哈德亲自去找他，不断喊他。没有回答。

看来牧人逃跑了。他不肯跟士兵们一道送死，让他们自己找出路。

骠骑兵被抛在大雾和积雪的世界里听天由命，他们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又冷又饿，口渴得难受。

可是谁也没有抱怨。

“跟我来！”利哈德命令说，盲目地带着队伍沿着陡坡往

下走。骠骑兵都下了马，牵着马缰跟随他前进。

山沟里也有雾。可是在走过了几小时万分危险的下山路以后，部队终于来到长着灌木丛的山坡。

“我们就在这儿过夜吧。生起篝火来！”

夜晚很快就降临了。在盆地里太阳也许尚未落坡，可是在这浮云的国度里已经天黑了。

好在可以生火，至少部队不会被冻死。

马被互相拴在一起。这些马今天吃不到草料，就连主人也是饿着肚子躺下的。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在离这儿很远很远的地方，巴拉德莱夫人对她的小儿子说着这番让人永远忘不了的话：“你的哥哥被敌人追赶着，在通过喀尔巴阡山，他的脚下是万丈深渊和泛滥的河水，头上是雪暴和兀鹰。他可能被敌人追上，可能被饿死和冻死！”

是啊，要是可怜的母亲现在能看见自己的儿子就好啦！

骠骑兵生上火，围着火堆坐下来。他们的身子已经万分疲乏了。现在，只有睡神能够拯救他们，只有睡神一个人能够拯救他们。

利哈德命令每一堆火旁边留下一个人别睡觉，让他们照看着火，别让火灭了。

然后他自己也用军大衣裹上，在一堆篝火旁边躺下来。

年轻的骠骑兵在他日记里记下了当天的种种不幸遭遇以后，叹息说：“主啊！明天又是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们呢？”

然后他也跟其他人一样，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利哈德命令士兵们守在篝火旁边别睡觉，可是他的要求行不通。值班的人把干树枝抛进火里以后，认为不用他们照看干树枝也会着，于是他们也睡了。

士兵们梦见了祖国，可是他们刚刚在梦中飞回父亲的家园，并且问道："喂，有什么新闻吗？"就被一阵可怕的叫喊声从甜蜜的梦中惊醒过来。惊惶的马发狂地嘶鸣着。

士兵们看见一幅可怕的景象。

无人照看的篝火把树林子引着了。火好象在山坡上奔泻的熔岩一样，越来越往山里蔓延。火被一阵阵的风吹得呜呜地响，划破了大雾迷茫的黑夜。

"跟我来，大家都到冰河上去！"利哈德抓住自己的马缰喊道，接着穿过在周围呼啸的烈火。

这样的照明设备可太好了！现在要看清上山的道路丝毫不困难。这是该死的、可恨的道路，可是只有通过这条路才能得救！致命的危险使人和马都增添了新的力量。有些地方必须从浓烟烈火里穿过。风好象跟烈火结了盟似的，卷着火舌向人们迎面扑来，人们被烟呛得透不过气来。只剩下一条出路——往前面的山上逃，逃到冰川上去！

骠骑兵们在对山顶进行了两小时大规模的冲击以后，当他们回头望了望他们冲过的道路时，不禁感到头晕目眩。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能爬得这样高！整个山坡都披上了火红色的外衣。随着大火找到新的食粮，外衣也愈来愈长。

骠骑兵们衣服都湿透了，满身大汗地站在寒冷夜空下

的山顶上。

除非找死的人才会在这里久停。就是为了不被冻死，也应当前进。

人们又牵住马缰，聪明的牲口不需要人赶——它们自动跟在主人后边前进。

大家都默默无言。不说也明白：趁着还有精力，应当前进再前进。谁不能坚持，谁停下来——谁就会丧命。

黎明了。他们行军中最艰难的一天开始了。周围是一片冰海雪原。没有道路，也没有方向标。

士兵们已经两天两夜水米没沾牙了。

大家打算用冰块儿来解解难熬的口渴。冰块在嘴里溶化以后，口渴得更厉害。

骠骑兵特别心痛的是看到马死。不断有一匹匹的马精疲力尽以后倒在路旁。士兵停在自己的死马旁边哭泣着。就是永远躺在这些残酷的、冷冰冰的石头上，也要比离开忠实的朋友好受些！

巴尔先生简直不让人安宁。他骑马走在后边，一会儿打气儿，一会儿安慰，一会儿詈骂，一会儿恨天怨地并帮助扶起倒下的马匹，给新战士们作出忍苦耐劳的榜样。

“谁也不许落后！我们很快就要到家了。”

“快到家啦！快升天啦！”年轻的骠骑兵在他的日记本里写道。

部队拉得很长，完全失去了行军模样，走在前边的人离走在后边的人有两小时的行程。利哈德带着一群骠骑兵

在深雪里开辟道路，走到远远的前边去了，而巴尔照旧走在队伍后边。

骠骑兵还能前进，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衣服变成了冰罩，军刀显得很沉。马蹄铁已经掉了。马蹄磨出了血，马肚子瘪了下去，马肚带松了。在到达期望的目的地以前，谁也不知道还需要走多少路！

命运之神又给部队准备了一个考验。午后下起暴风雪来。

深紫色的乌云在山顶聚结到一起，然后从那儿扑向积雪的山坡。风呼啸着，夹着刺人的冰屑迎面打来。然后飘落起鹅毛大雪来，转眼就把脚印盖起来了。人们只有靠呼喊来互相保持联系。

谁知道他们在往哪儿去呢？

也许直接在往深渊或荒无人迹的峡谷走吧？那可就全完了。

雪崩轰隆隆地从山坡上滚下来，它可以毫不费力地连人带马一起卷走。

人们始终没有丧失勇气。内心的热温暖着他们，帮助他们克服一切恐惧和危险。

暮色又快降临了。

利哈德突然发觉一条陡峭的路通往下边。前边出现一大片森林。现在，松林是部队理想的掩体。

暴风雪象巨大的炉灶似的在树干之间呼呼响着。但是利哈德突然透过这种可怕的曲调，听到一种使他心里充满

希望和欢乐的声响。这是斧子声。

这就是说，附近有人！

能看到一个人该是多么幸福啊！能知道死神的国度已经走完该是多么高兴啊！

利哈德带着两名士兵奔着斧子声走去，不一会儿他就看见一个穿着破鞋的人在砍一棵倒下的松树的树枝。

利哈德用捷克话喊了他一声。

那个人用一口纯粹的匈牙利话回答他说：

“上帝保佑你！”

一听这句话，骠骑兵差点儿把这个穿破树皮鞋的农民拥抱得透不过气来。

“这么说你是匈牙利人啰？这儿是匈牙利国土吗？”

接着他们把脸贴到积雪的冻土上说：

“感谢上帝！永远永远！阿门！”

打柴的人告诉他们说，城里已经在等待他们了。城市就在山下，离这儿很近。他们那个带路的一清早就到了城里，急着带人去援助骠骑兵，打算把士兵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暴风雪过去了，雪幕刚刚微微启开，骠骑兵们就从高山上看到了他们为之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的东西——美好的匈牙利国土！

他们是不是把它看清楚了呢？这让他们的眼泪来述说吧。

山麓有一座小城。倾斜的道路一直通向城里。在这条

道路上，已经有一支庄严的游行队伍打着旗子带着乐队向骠骑兵部队走来了，他们是来迎接英雄们的。骠骑兵老远就看见了旗子并听见了音乐。

利哈德和跟他走在前边的士兵们放了几枪，让掉队的人知道怎样走。大尉等待着整个部队到来。现在可以不用着急了。

整个部队终于到齐了。骠骑兵们排成纵队，向着他们的同胞走去。

这是多么热烈的会见啊！这是笔墨难以形容的，只有经历过类似会见的人才能理解这样的会见！

城里为骠骑兵部队摆下了隆重的酒宴。六天六夜未曾合眼的匈牙利士兵在这次宴会上跳舞跳了个通宵。

上面描述的一切不是想象和臆造的产物——那个最年轻的骠骑兵现在是个老战士了，他把他的日记保存到了今天。这个军人至今还活着，他能证明一切经过的确就是这样。

第　二　部

民　族　军

不要再讲童话啦！难道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事吗？

一个单独的小国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袭击，它的人民只凭自己的武装力量，就英勇而胜利地保卫住祖国，打退敌人的进犯，这怎么可能呢？它单独跟一个巨人交锋，那个巨人没有能战胜它，这怎么解释呢？当人们唆使欧洲的另一个巨人进攻这个国家的时候，它又跟这个巨人较量了一番！两个巨人为扼杀这个小国费了不少力气啊。

这个小小的民族怎么会有这样强大的、简直是神话般的威力来进行这次可歌可泣的斗争呢？这次斗争真可以称得起是新时代的《尼伯龙根之歌》①。

我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你们。

千千万万人的呻吟迅速传遍了匈牙利，从边疆到边疆，从山坡到山坡，从峰顶到峰顶，到处响起了回声。当这种回声再次出现的时候，它已经不是痛苦的呼喊，而是战斗的警报了。

民族旗帜升到空中，人民在它周围团结起来。

农民放下了犁头，学生离开了学校，父亲抛弃了幸福的

---

① 歌颂德国古代英雄的作品。

家园，都站到战斗的旗帜下。

十三四岁的少年拿起沉重的火枪，它压弯了他们还很娇嫩的肩膀，白发苍苍的七十老人跟他们并肩站在一起。

高薪诱惑不了任何人。每个参加国民义勇军的人所要领取的唯一报酬就是民族的三色帽徽。

娇生惯养的贵族后裔、大地主和小地产的贵族都自愿跟农民子弟一起参军，甘愿跟他们一起长途跋涉、栉风沐雨、睡稻草、穿破衣——一句话，同甘共苦。

一个牧师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腰里挎上军刀，手里拿着三色旗，在施维哈特附近的第一次战斗中冒着弹雨率先冲向敌人。尽管他从未学过军事科学，后来他却当了上校。

一个满怀爱国热情的年轻地主刚刚结婚，第二天就离开妙龄的妻子投入战斗。他参加了向罗马角堡①发起的冲锋。他举着旗子，首先登上胸墙，子弹就在那儿碰上了他，也许他嘴唇上年轻妻子的吻还没有冷却呢。

西多修会修道院的全体修士，除了三个胆小鬼，都参了军。当他们坐上马车的时候，修道院院长亲自给他们送来路上的吃食。院长回到斋房，一见那三个不愿离开修道院的“严守教规者”，便声泪俱下地对他们嚷道：

“胆小鬼！你们留下来能够问心无愧么！”

律师们都打仗去了——谁也不再诉讼。法官们也上了

① 指留在匈牙利境内的残余罗马居民。

前线——不再有人向法院起诉。

工程师成了炮兵和工兵。医生成了战地外科军医——这时候，死在床上已经不合时宜了。

酒鬼成了光荣的英雄。性情温和的人变成了狮子。

连强盗也悔过自新了。一个土匪头子为他和他的匪徒请准了特赦，编成一支足有一百六十名骑兵的军队，并且把他们带到了战场。他们为了捍卫祖国，几乎全部阵亡了。不过，由于他们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他们早就该杀头了。

一个大官掏私囊装备了整整一团骠骑兵，雅斯库州的警察局长在几个星期之内提供了另一团骠骑兵。

没有武器。这不算什么，可以从敌人那儿夺取！尽管只能使用棍棒和镰刀，几乎不得不赤手空拳地去夺取它。

德兰斯瓦尼亚的一位普通农民学会了自己铸大炮和钻炮膛。他还供给起义军炮弹。每个铸铁厂里都在铸造炮弹和枪弹。当储存的火枪填药使用完了，哪儿也弄不到的时候，军队里找到一些药剂师，他们用纸来制造，结果填药在战斗中完全适用。

教堂把自己的钟捐献出来铸大炮。

仅仅一个统帅在几次战斗中就缴获敌人一百一十门大炮！

萨巴多克城郊的农民赤手空拳夺得了敌人一门大炮，那门炮诨名叫做“大叔”，能打半哩远。

每个新兵营刚一组成，马上就训练，一个星期以后，便

开始接受战斗洗礼了。

在三色旗下，大家亲如兄弟。谁也不轻蔑地管谁叫“德国鬼子”、“瓦拉几亚人”①。统一的旗帜把大家都团结在一起，人人都认为自己是统一祖国的儿子。

军官是士兵的战友。他们同吃同住，一道经受日晒雨淋，互相教导爱国。

根本没有逃兵。再说，他们能往哪儿逃呢？家家户户都会立即对胆小鬼飨以闭门羹。

如果哪支军队失利了，它不会四散逃亡，相反地会尽一切力量重整旗鼓和继续斗争。

战斗的不止是那些手里拿着武器的人，每一个人都在战斗。母亲鼓励儿子。贵族夫人运土修工事并接受妇女最容易应付的危险任务，她们也是最机智的侦察员。战后她们护理伤员。战场附近的一切贵族庄园都变成了医院。

牧师在讲坛上把军人的英勇忘我精神作为崇高的美德加以赞扬。在说教中，不提罗马教皇的通告，不热衷于把旁门左道革出教门——争取独立的斗争对于十字和星星②说来都是神圣的。

热情奔放的诗人③宛如彗星似的在我们的天空中璨然发光，他在自己的诗篇里歌颂了这次争取祖国独立的神圣

① 对罗马尼亚人的蔑称。

② 这是喀尔文的革新教会的标记。

③ 指裴多菲(1823—1849)，他在民族解放战争后期的一次战斗中阵亡。

战争。他号召人们投入解放斗争，这一号召响彻云霄，这是他象流星般在我们眼前陨落到不可知的地平线后面之前的最后一句话。也许他这颗彗星没有陨落！谁知道随着地球的运转，这颗彗星是不是还会回到我们身边来呢！我们是不是还会看见它在我们头上惊天动地、闪烁发光呢！

民族军就是这样建成的。

您说得对。这一切都是事情的诗意的一面。可是散文呢？哪儿能弄到钱呢？

对，没有钱不能进行战争。

情况是这样的。每个人哪怕只有一个银匙子或者一副银马刺，都把它献给祖国。年轻姑娘们摘下耳环，寡妇们把积蓄的几费来[1]都交给国库。由养老金里一文钱一文钱积攒起来的存款也捐给了国家。在面临亡国的危险时，谁会考虑存款呢？

但是这一切还不够。于是决定用普通的纸片印发钞票。人们说这种纸片就是“民族钞票”。人们象接受真正的黄金一样接受它。谁也不怀疑它的足价：“国家是完全自主的。一切印有国徽的东西对我们都是神圣的。”

钱也变得无比充足了。

连财政部长也没有讲究的衣服，陆军部长抽廉价的雪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没钱抽好烟了。军需主任为了不把国家的经费用于自己的伙食，便在吃午饭的时候轮流

---

① 匈牙利小币。

到熟人家去串门。

当人们把某种珍藏的宝物交给哪位政府委员——比方说巴拉德莱·艾登就遇见过这样的事——谁也不怀疑捐献的宝物会用于指定的用途：捐来购买粮食的一定会变成粮食，捐来购买武器的一定会变成武器。

维持民族军的物质资料就是这样找到的！

半年以后，这支军队创造的英勇奇迹已经载入史册了。

不久前还是顽童的孩子，在那些日子里变成了戴上桂冠的英雄，年轻的尉官变成了将军和统帅。在战斗中撕破的三色旗博得全世界的尊敬！

军人们光荣地经受住一切考验——他们投进战火，战胜了暴风雪，在失败和损失惨重的艰难岁月里顽强地坚持着。

在科马罗姆，他们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毫不动摇。

在索尔诺克附近，用镰刀武装起来的新兵不顾喷出的致命火焰，向炮垒发起冲锋，终于把大炮缴获了。

在巴戈兹德附近，手拿镰刀的民族近卫军迫使一万名用火枪武装起来的敌人步兵部队投了降。

在卓尔附近，第十一步兵营斜端着刺刀向敌人的骑兵发起冲锋，最后使得敌人大败而逃。在布达，骠骑兵下了马，向要塞进行冲击。

一位上诉法院的法官由副州长变成了统帅。在洛松茨，他的部队大白天缴获了人数比他们多五倍的敌人的全部大炮，俘虏了敌人司令部的全体人员。

在彼什卡附近，一营人在英采季的指挥下保卫一座桥梁，一天之中打退了优势敌人二十多次冲锋，终于守住了桥梁。

匈牙利民族解放军的行动多么神速、多么卓越和神出鬼没啊！在谢尔克纳附近，匈牙利人好象借土遁似地人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敌人后方。在布兰茨斯科附近，匈牙利人翻过陡峭的山坡，且战且走，穿过了敌人的重重战线。在索尔诺克附近的敌人后方，匈牙利骑兵部队强渡了蒂萨河。在大火笼罩着的谢格什瓦尔，人们用大车把炮弹和火药从那儿运了出来。在蒂萨弗列德附近，严冬在蒂萨河上搭起一座冰桥，匈牙利军队象铜墙铁壁一般挺立在封冻的河上，截住一大群一大群的敌人的去路，斩钉截铁地说：

"站住！一步也不许向前动！"

英勇的人民集中了自己的全部威力，挺直了身躯，举起强有力的十万双胳膊，骄傲地向敌人挑战说：

"你过来！咱们较量较量！"

在搏斗中，人民的骨节弄得咯吱咯吱直响，最后还是从敌人手里挣脱出来了！

难道这不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吗？

不过在谈到民族解放军的时候，不能忘记人民，他们象耶和华一样跟随在军队前后——白天在雾里，夜晚在火柱里！人民用自己的智慧、伶俐、机敏、善良和爱国主义精神来保卫、鼓舞、启示、不断感召和维护自己热爱的军队。千千万万义勇军不只一次地跟军队并肩作战，它们的联合行

动使敌人吓破了胆！在一个地方，老百姓一个劲儿地制造谣言，弄得敌人的主力撤离了有利的阵地，转移到新的地区；在另一个地方，人民耐心地猜测敌人竭力保守的秘密。在奥佐尔区，一个爱国志士两次徒步穿过敌人的掩护部队，把驻在匈牙利民族军各支队之间的敌人部署情况告诉给匈牙利部队。犹太小铺老板的通信内容乍看起来只是些无关紧要的商情，可是他们却根据预先确定的密码从中译出有关敌人转移的情报，然后把它报告给匈军统帅。为了急速转移匈牙利步兵、大炮和辎重，人们立刻能提供千百辆马车。可是敌人的军队一来，他们就连一辆破马车和一匹劣马也找不到。

“所有的马都在草原上的马群里，找不回来！”

如果民族军需要粮食，人们马上会把一切必需品给它运去，只换回一张普通的难看字据。可是外国军队就是用现金也买不到任何东西。

“我们自己都吃不饱，只能勉强过活。”

这时候，民族军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军队将来会获得这种信心，不过军队却为这次教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粮秣委员

达列罗什·杰布隆这辈子多么顺利和幸福啊！

他的名字旁边赫然地出现了自豪的副政府委员和民族近卫军少校的称号。

毫无疑义，这真是了不起的地位！

现在，当人们尊称他为“校官先生”的时候，他已经不打算表示拒绝了。

他离开故乡的时候仅仅是个议员，现在却变成了副政府委员和校官！

杰布隆刚被派到佩斯，许多人就认为他是附近最有才智的人。他回来以后，大家就开始经常谈起他在那儿变成了伟大的战略家。

杰布隆本人衷心相信这一切。他突然变得异常虚荣起来，这个事实不可能作别的解释。

我记得当时一个有代表性的笑话。一个可敬的歌剧监督在民族剧院作事，年老以前从未参预过政治。一八四八年，人们甚至从心眼里认定人人都应当关心国家大事，这种风气也感染了上述这位德高望重的人。他很快就发觉有人听他夸夸其谈。有一次他万分得意地向他那些五体投地的听众说：

“我从没有想到，政治原来是这样容易的事！”

达列罗什·杰布隆也跟这个人一样，心想军事艺术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简单得多。

只用发号施令就行了，执行命令的人不会缺乏，因为新兵有的是，而且个个都是勇士！都是高歌猛进！不错，他们没有枪，可是优秀的射手不可胜数。经验丰富的招募人也

足够，这都是些英勇好斗的人。他们非常乐意招募义勇军，而义勇军自然又会创造出空前的奇迹。当然，只要及时下命令，庄稼也会成熟的。钱已经足够。杰布隆不计算它——计算有什么用呢？反正他自信不会贪污国库一文钱，即使贪污吧，谁又要那种没用的字据和大笔一挥的东西干什么呢！

有一次，杰布隆甚至带兵行军了！在邻近一个村子里出现一些反动的煽动分子。他们冒充泛斯拉夫主义者，打算招募自己的军队。杰布隆凭着巧妙的策略，把他们从战斗阵地上赶跑了。甚至险些俘虏了那些人！他马上在专门印发的公报里发表了自己的功绩。

杰布隆非常自满，他深信事情发展成真正的战斗，他也马上能应付裕如。战略这玩意儿并不是一门复杂的科学！一个统帅要具备哪些东西呢？只消提供比敌人多一倍的士兵就行了；枪声一响自己躲到最保险的地方，免得子弹把你打伤。其余的事自然会迎刃而解。一切伟大的统帅——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到拿破仑都正是这样做的。

杰布隆的庄园座落在匈牙利北部一个村子附近，现在人们整天在他的庄园里跑进跑出。这里有步行的和骑马的紧急信使，有供应机关的主管人，有脱逃农奴部队的领袖，有带着新兵的村长，有侦察员。

杰布隆一清早就忙起，直到晚上才能在家人中度过一两个钟头。

这个可敬的家庭仍然是阖家团聚，当小姐们大吵大闹

的时候，她们照旧似乎不是五个而是整整七个。妈妈夫人照例患着偏头痛，并且整天睡觉。因此她大大地发胖了，她不是躺着就是坐着，由于缺乏运动显然还得更胖。真没有办法！

当人们问杰布隆先生，为什么他的夫人总坐着也不活动活动，他说她是个书迷。可是说实在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可敬的夫人有生以来没有读过一本书，原因很简单，她根本不识字。

自然，不是人人都了解这位太太，这位今天人人尊敬的杰布隆先生的妻子在成为夫人以前（因为不是每个女人生来就是夫人），原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姑娘。咱们实话实说，她过去是杰布隆先生的女仆，后来他娶了她。不过我们都是民主人士，不会对这种情况过分挑眼。杰布隆夫妇生活非常美满。无论如何，他在自己夫人身上找到了谨守闺门的那种公认的美德。关于州里、国家里、甚至整个欧洲发生的事，来拜访她的客人都详细告诉给她。甚至直接把最新消息给她送上门来。

有时，她本人也敢于谈论波宁勃罗克公爵①或者西班牙国王腓力浦五世的暴虐。这些人她是从看戏中知道的。她作为一个大戏迷，带着行家的样子议论在剧院舞台上发生的事。先让提词人向观众朗诵剧本，然后再由演员详细解释它，这想得多么聪明啊！借助这种方法，任何人都会明白

---

① 波宁勃罗克（1678—1751），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政治作家。

作者打算说明什么。无妨对所有的书籍都采取这种办法。

她完全按照贵族的规矩教育女儿，甚至让她们学法语。可敬的主妇以身作则学习对周围的贵族夫人以礼相待。在夫人界中，大家认为最高尚的品格是不断抱怨什么。伤感的面部表情特别能表明一个人的贵族风度。比如要借口偏头痛或者神经不健全，一切最棘手的问题都很容易解决。真正的贵族夫人不可能没有神经！

应该说，可敬的杰布隆夫人具有极好的胃口。早上她还没有起来，就在床上着实地吃一顿早餐，下午刚饱饱地吃过午饭，她就由于偏头痛不能久坐，很早便躺下睡觉，可是吩咐在晚饭前一定要叫醒她，叫醒之后又狼吞虎咽地吃了足够三个人吃的东西。

杰布隆先生怕老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不过只限于家务方面。他还时常补充说，每个真正的男子都应当怕老婆。这能补足一个性情倔强的人的品质。出了家门，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他是坚硬的岩石，在家里——他是轻轻融化的奶油；在敌人面前——他是可怕的狮子，面对着娇妻——他是咕咕叫的鸽子；对全世界说来——他是校官先生，对自己的夫人说来……只有她一个人可以亲昵地称呼他："喂，杰彼！"

这根本不是弱点，倒可以说是美德，并且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的夫人是世界上唯一敢于向校官先生说真话的人，而其他人都不敢这样做，宁愿闭口不言。

杰布隆的夫人不单是敢于说真话，她甚至只在这方面

下功夫。不但如此，她特别关心的是考虑到底应该向她仁慈的丈夫和主宰者说哪些真话。在这方面，安娜夫人具有独特的艺术。她既不会阅读，也不会书写，可是时刻都准备给杰布隆必要的教训。对他说来，这些教训类似某种考验。

在危急的情况下，杰布隆习惯象对待先知一样对待老婆，征求她的意见。这位闭门不出的女先知的话对他说来比过去女预言家的预言更有说服力。

当杰布隆先生通知安娜夫人，说他冒昧邀请客人到家里来的时候，最危急的情况便发生了。

在杰布隆夫人的许多美德中，生性节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她决不厚待客人。照她看来，每个人都应当在自己家里吃饭。指望谁喂肥大阉母鸡和阉公鸡来请别人吃，那太恬不知耻了。有客人突然来到的时候，得多么忙碌和劳累啊！不错，安娜夫人本人始终不离开她躺着的卧榻，但是闺女们可就够受了。每一次都得拿出洁白的桌布和餐巾，其次厨娘好象故意为难似地，饭摆得相当晚，完全打乱人的生活常规，而主要的是不得不牺牲午睡。此外不能安稳地躺在床上，还必须整晚上陪着客人。坐在桌旁的时候，她的眼皮直打架，整个身心都要求就寝，安娜夫人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不打盹！

杰布隆先生清楚知道这一切。因此他在打算通知夫人将要有客人来拜访的时候，他尽量预先告诉她一些愉快的、可笑的或者引人好奇的新闻。他津津有味地叙述着引人入胜的故事，不知不觉地、一步一步地告诉有关客人的事——

谁要来、多少人来和他们要呆到什么时候。

他就是这样，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冲进夫人的卧室。

"我真走运！真走运！谁能不称赞这样的幸运呢？无论我躲到哪儿去，幸运到处都会找到我。来，你读吧！……你瞧……匈牙利政府刚任命我为州的副政府委员，薪金二千五百福林，我刚当上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校官先生'，马上又来了另一封信。这是我的朋友利杰格瓦里大人写来的。根据维也纳政府的指示，他建议我任整个北部地区最高委员的职位，薪金六千福林，人们会管我叫'大人'。瞧，这就是那封信！是萨尔玛什亲自从维也纳带来的。他现在各处奔走！……我该怎么办呢？接受哪个聘请呢？……佩斯政府的？还是维也纳政府的？"

杰布隆认为安娜夫人凭她讲求实际的头脑，一定会回答应当接受将来好处多的聘请。为此他已经预先准备了一篇冗长的爱国演说。可是出人意料！他感到非常失望。安娜夫人比他料想的还要单纯得多。

"两种聘请我都不需要，"她回答说，"杰彼，你最好别参预这些事。在我们这个荒乱年头，最聪明的办法是袖手旁观。如果我们要被人吃得倾家荡产，那么我对别人尊称我为校官太太，甚至大官夫人这种崇高的荣誉也不稀罕！你成天外出，许多事都不注意。可是我坐在家里什么都看到了。自从你当上校官先生以来，没有一天我们家的席前不坐上五六个客人。你得到的职位，最好能使你不用请别人

的客，而是由别人来款待你，并且还送来礼物。你看首席法官的太太！人家过的不是平常的生活，而是享福。我们有农奴的时候，家里总是要什么有什么。现在从农民那儿什么也得不到，他们既不给送鸡蛋，也不给送奶油了——一切都得用钱去买。菜园该锄草了——可是一个农妇也不来，因为据说现在自由了。地下至少冻有十袋土豆——谁也不来服役。没什么说的，好一个自由啊！我们自己很快都会饿死了。仅仅去年一年，农民就欠我们三百天劳役，他们甚至不打算偿还。此外你们还把我们最强壮的雇农抽调到民族近卫军里当兵去了！我们眼看就得自己去挤牛奶、锄地和洗马了。除此而外，你免不了还得去打仗呢。闹到最后你会被打死，我会剩下孤身一人带着这一大帮儿女！"

杰布隆看出了安娜夫人竭力反对请客。

"喂，夫人……你不了解这种事。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这是高深的政治。"

"我什么不了解？"安娜夫人生气了。"我对一切事了解得并不比你差。高深的政治我也懂得。"

但是杰布隆先生确信夫人丝毫不了解政治。

"既然这样，那你说说你是怎样理解它的吧？"他微微有些讥讽地问。

"你先说！"安娜夫人脸红了，犟嘴说。

"好吧，我说！"杰布隆先生大声说。"高深政治的实质在于我们能把我们所有的女儿更成功地嫁出去。"

不管别的事是怎样，关于这件事安娜夫人白天黑夜都

打算谈。

“请你别认为我有一种愚蠢的癖好，喜欢游山玩水、向士兵发号施令、给他们缝制服和烤面包。不管怎样，当然不能把这些事当回事。你是知道的，彼娅·卡罗琳娜的未婚夫基哈迈尔参加匈牙利军队了——现在那里不要求缴任何保证金——并且已经当上了大尉。看上阿达吉莎的拉茨科在匈牙利的中央部门里获得了职位，现在可以结婚了。给里布莎写情诗的狂妄诗人本尼在向佩斯的报纸撰稿，也找到了事。本戴古哲拉目前可以稍为等一等。可是嘉丽克列雅怎么办呢？她小的时候，我们就管她叫公爵夫人，教她弹钢琴，指望她能嫁给名门贵族。这种机会终于来到了！多么好的对象啊，惊人的发现！我时常说：凭我们的旧关系，嘉丽克列雅会嫁给巴拉德莱家的一个儿子。老伯爵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而利杰格瓦里跟我志同道合。可是老伯爵死了，利杰格瓦里不在职了。巴拉德莱家变得面貌全非，全家人突然变成了自由思想家和爱国者。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什么办法呢？寡不敌众啊。不久前，最小的耶诺少爷被从维也纳带回来了。巴拉德莱夫人亲自把他接回来的。少爷打算娶一个品行不端的姑娘，真是一桩最愚蠢的事。可是家庭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被安置在家里，想方设法要他赶快娶一个高尚文雅的小姐，以便把他过去的爱人完全从脑子里驱除出去。那回嘉丽克列雅去参加艾登少爷订婚典礼的时候，巴拉德莱夫人见过她，夫人很喜欢我们的女儿。现在我的朋友艾登，最高政府委员要到这儿来，要光临我们家

啦！……请你把这一切告诉嘉丽克列雅。喂，现在你明白我的用意了吧？我的亲爱的，你看情形怎样？"

杰布隆终于攻下了角堡。

安娜夫人默默地微微一笑，甚至让丈夫吻了吻她的胖脸蛋。

"事情就是这样，我亲爱的小鸽子！"

杰布隆先生温柔地拍了拍妻子的圆脸蛋，大声说，"我想现在你明白高深政治的实质了吧？啊？"

安娜夫人没有回答，只是把挂在腰间的一串钥匙弄得哗地响了一下，然后依次呼唤所有的女儿，吩咐她们毫不迟延地赶快着手干活儿，有的进储藏室，有的进厨房，有的进地窖，有的进家禽室。嘉丽克列雅奉命赶快到存衣室去。主妇完全顺从了。

"我最亲爱的小鸽子，这就是高深的政治！"杰布隆先生再一次得意洋洋地重复说。"既然我女儿的未婚夫全都在匈牙利方面服务——一个是大尉，另一个是官员，第三个是记者，第四个是最高委员的弟弟，那么我也应当在这边服务。当然，我不应当给答应给我六千福林薪金的那边服务，我只好对二千五百福林感到满足了。我不得不当爱国者，只有有五个女儿的人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高深的政治。"

可是安娜夫人不太相信这种高深，原来她看的是长远。

"当然，这都对。可是万一奥地利政府打垮了匈牙利政府呢？或者基哈迈尔被打伤和死去呢？如果拉茨科被投进监狱，本尼被赶出编辑部并逃到亚洲去，那又怎么办呢？没

准儿你自己也要被人揪住衣领呢？那时我们的女儿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你又怎么办呢？”

这个伤脑筋的问题把杰布隆先生弄得张惶失措了，他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不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你要知道，”他压低嗓门对妻子说，“我还没有给我的朋友利杰格瓦里任何明确的答复。我去跟萨尔玛什谈谈。”

杰布隆先生首先考虑自己本人，他对利杰格瓦里的聘请回了一封非常含糊的、模棱两可的信，并且把信交给了萨尔玛什先生，萨尔玛什能在某个地方——他清楚地知道在什么地方——和某个时候再见到利杰格瓦里大人。同时杰布隆表现了明智和谨慎，为了防备这封信落到不应当得到的那些人手里，他在信下边只签了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

当杰布隆先生看见安娜夫人听从了他的训话，着手把家里整顿得井井有条的时候，他多么满意啊。为客人预备的房间里换了床单，枕头换上了新的枕套。随便乱扔着的小姐们的梳妆品得赶快拿开——拿到哪儿去都成，只是别留在眼前！女仆扫除了屋角的蜘蛛网，擦掉了窗檐、旧柜子和五屉柜面上的尘土。马车夫和仆人不断跑到犹太食品杂货铺老板那儿去——一会儿买一小捧扁桃仁，一会儿买做大蛋糕的果子酱所必须的少量佐料，一会儿买糖。厨娘在家禽室里又追阉过的公鸡母鸡又捉鸭子。房间里充满炒咖啡豆的浓郁气味。门一刻不停地发出震耳的砰砰声，震撼着屋子。这一切都是按杰布隆先生的吩咐做的！

当你看到自己的主意正在实现，并且有夫人本人的直

接协助，那该是多么甜蜜的感觉啊！这有些近乎陶醉于自己万能权力的专制帝王的感觉。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倒有些象一个掌权的人民的统治者十年一次满足下属的合法愿望时所体会到的那种仁慈和自满的感觉。

现在，如果巴拉德莱·艾登来拜访杰布隆先生的庄园，他会看见人们象迎接高级官员一样迎接他。

应该说，杰布隆的世袭官邸——贵族府第决不亚于别的任何官邸。从大路那边看去，它是两层楼。不错，它的后墙贴着山坡，因此朝着花园那面只有一层，而正面的第一层楼只是半地下室。房子是用土坯盖的，谁也不会因为这一点感到难为情；小地产的贵族的建筑材料就是这样。再说灰泥也可靠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屋顶有些花色斑驳，因为每年都得用不同颜色的新瓦来补它。屋顶使人感到灰色、黄色和褐色的花纹仿佛是按照最新的风格特意拼出来的。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贵族府第有一个半圆形的阳台，小姐们管它叫圆堂。楼房里面非常舒适。有带壁炉的客厅，有吸烟室和钢琴室。甚至还有藏有许多古书的图书室，任何客人看了都会感到惊讶。巴拉德莱·艾登可以在这里消遣整整一个星期。

但是尽管做了这种铺张豪华的准备，可爱的杰布隆先生不仅大失所望，而且也欺骗了家里的人。

巴拉德莱·艾登象他昨天晚上在自己的信里通知的那样，真的在上午十一点整的时候来到了。可是他是坐一辆普通的农民大车来的，上面连软席的影子也没有。车上有

一件短大衣和一双带马刺的长筒猎靴，还乱扔着一件牧人通常穿的绽开的羊皮袄。

最使杰布隆惊讶的是边套的马背上的輓具上驾着一副鞍子。

嗬，杰布隆对贵客的光临多么高兴啊！他非常热心地吩咐仆人该把贵客的行李从车上搬到哪儿去，把马拴在哪儿以及喂什么样的草料。可是艾登本人却告诉他，都原封别动，因为他们马上要继续赶路。

“马上动身？”杰布隆万分吃惊地问。“上哪儿去？”

“咱们到屋里去吧，进屋我再告诉你。”

杰布隆还在继续安慰自己，心想艾登大概是在开玩笑。

“你说什么，亲爱的朋友，你打算马上动身吗？”两人走进吸烟室的时候，他问。（国会议员们通常互相称呼“你”。）

“正是这样。你要跟我一道走。夜里我接到总司令的通知：一切有装备和武器的队伍都应当赶紧向科息斯进发。军粮也应当沿着同一条线路送去。事不宜迟。我早在昨天夜里就指示其他政府委员应当在什么地方跟我们会合。正好从你家路过，所以我才亲自来见你。”

“你光临寒舍就是为了这件事吗？”

“就是为了这件事？……杰布隆，我的朋友，我来拜访你，还能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原因呢？军队被集中到一个地区，我们应当让每个居民点里都给它准备好一切必需品。不然军队就是没碰上敌人，光是因为供应不上就得垮。因此你赶快收拾吧。你管辖的那支部队今天夜里要在州中心

扎营，我们在这以前赶到那儿。”

“要知道，这有整整六哩路呀！”

“正因为如此我才催促你。”

“好吧，不过你跟我们一块儿吃午饭吧。”

“那样在天黑以前我们就赶不到目的地了。”

“怎么能这样呢！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殷切地盼你来，认为你会在我们家作客。”

“我希望下次享受这种光荣。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唉，我亲爱的朋友，你这个人办事真是说一就是一。”

“请你千万谅解我，我们不是去打猎，而是去行军。”

应当承认，直到现在杰布隆才想到这点。在这以前，他以为事情大不了是一场小小的军事游行。他可以从远处观望发生的一切。直到现在他才考虑到一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自己浅蓝色的军衣上挎上军刀，可能给他带来哪些不愉快的后果。

事情真的变得严重了……

他突然觉得吸烟室里冷得受不了。连牙齿都打起战来。

“你不必叫人生炉子，”艾登对他说，“你赶快收拾账目，并且把现金带在身上，袋子里再装上一套衬衣——我们不能带更多的行李。你挎上军刀，把手枪揣到衣兜里，并且带上一件结实的羊皮袄。说不定我们要常常在野外的草地上露宿的。”

对杰布隆说来，这些话没有使他感到鼓舞，也没有使他心里充满喜悦。他寻找着各式各样借口，尽量拖延呆在家里的甜蜜的时间。

“既然要行军，我至少得去安排一下我储藏的那一小点粮草。应当告诉我的闺女们……”

“你是粮秣委员呀！你担负着养活四千人的责任。你关心他们吗？”

“当然啦！”

“既然如此，士兵们在什么地方吃饭，我们也就在什么地方吃饭。”

“这话不假，不过发给士兵的是军粮和烧酒呀。”

“那就是说，我们也领那样的东西。当我们的人都吃黑面包的时候，我们总不能吃白面包吧！”

可是这样的理由杰布隆怎样也听不进去。再说，跟妻子又怎样说呢？

“也许不妨跟家人打个招呼吧？”

“好吧，你去打招呼吧，不过要快些。”

“说得挺容易——‘打招呼’！跟她们说什么呢？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你去告诉亲人说你要上前线，你在那儿说不定会被枪打死或者刀砍死。再不然你就根本什么也不说，咱们一走了事。也可以选择一种折衷办法。你看着办吧，不过五分钟以后我们就得出发！”

杰布隆只是伤心地叹了口气。看来，他根本不打算去

告别。他在脑子里掂量着一切，怎样也掂算不出什么最可怕：是落到敌人手里呢？还是去到严厉的安娜夫人跟前，向她说午宴吹了并且需要上前线呢？最后他还是选中了施里克①，决定不听任何临别赠言就跟这位倔强的朋友一道动身。他始终未能劝服客人哪怕是喝一杯李子露酒。

他一只脚已经踏上马车的踏板了，但是仍然放心不下，于是问跟在他后面提着他随便塞了点东西的手提包的仆人：

“喂，鲍尔士，小姐们现在在哪儿？”

“一位在厨房里做饭。二小姐在替三小姐打扮。四小姐在用火剪给五小姐卷发。”

“妈妈夫人在做什么？”

“大家在替她系新式紧身。”

“好吧。你告诉她别等我们去吃午饭和晚饭了。我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算。”

马车隆隆地驶出庄园的院子，杰布隆始终不敢回头望一眼。

杰布隆和巴拉德莱·艾登没吃没喝，就翻山越岭几乎乘车一直走到晚上。路上遇见的小饭馆已经被先前通过的军队抢劫一空了，只是在一个小酒馆里才弄到一杯坏咖啡。

每当驶过一个村子的时候，杰布隆就一个劲儿劝他殷勤的朋友去拜访当地的牧师：“牧师家里一定能找到吃的东

---

① 奥地利帝国军的将军。

西。"可是艾登认为他们的时间太少，值不得为了这个"虔诚"的目的离开道路，并且吩咐催马前行。

杰布隆听信旅伴的话，没有带上一袋吃食，现在非常后悔。俗话说得好："冬天出门带面包，夏天出门带皮袄。"

可是艾登仍然说对了。午后他们碰上了一大队运送军用面包的车队。

"现在你可以储存一点食物了。"艾登说。

副政府委员先生吩咐发给他一份点心，简单地说，就是发给他一块通常的军用面包。杰布隆想从面包上切下一小块来，可是刚一动手就把小折刀的刀刃弄卷了。

"怎么样，面包好吗？"艾登看着他气喘吁吁地打算啃下一小块面包把它嚼碎，可是没有办到，不禁问道。

副政府委员甚至不敢提面包根本不能吃，因为这是根据他开的条子烤制的。他只好把一块面包囫囵吞下去，并含含糊糊地嘟囔说：是的，很好。

艾登望着倒霉的副政府委员，差点儿大声笑起来。

杰布隆也很生艾登的气，因为艾登丝毫不感到饿，看样子要打算拖到晚上去吃了。

傍晚，他们甚至碰上了烤菜。不过烤菜还在用自己的腿行走着——人们从旁边给部队赶过一群牛。

艾登看了骑在马上的那位赶牛的老头很面熟——他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行军的人愈开近州中心，往来的人群和一串串载着干草、稻草、燕麦和军装的缓缓行驶的车队也愈来愈多。各种

军队从旁边通过，很难从他们中间钻过。艾登不时地跟军官们交谈，这使杰布隆很不舒服。他为什么总是随便遇见个人就停下来交谈呢？

他们很晚才到达城里，住在警察局长家里，“好，这里至少可以清静清静了，”杰布隆想，“这儿似乎还准备好了晚餐在等着我们。”

可是他大失所望。他们刚一到达，不知从哪儿马上出现了由各地开来的部队的军需。他们纠缠不休地向杰布隆提出成千上万个问题和请求——有些人态度很沉着，有些人态度很粗鲁。那个要求面包，这个要求军装，第三个要求靴子，第四个要求饲料。杰布隆只是重复着一个回答：

“先等一等，一切都会运到。一切都会运到！”

“是的，可是什么时候运到呢？究竟什么时候能运到呢？”

艾登看见杰布隆难以应付，心里怜悯起他来。

“喂，老兄①。可能所有的给养已经运到，只是还没有人知道罢了。你骑上我的马去整顿一下仓库吧。你吩咐安上岗哨，然后把一切情况确切地向我报告。”

真是岂有此理——在这种时候骑马去办事！开发放干草和稻草的条子！分配公粮！耐着性子对付凶狠的士兵！跟傲慢的军官们对骂！这正是最适合杰布隆的工作！过去他认为坐在自己贵族庄园的家里，叼着长烟管就能把这一

① 原文是德文。

切事办好哩！除这种种而外，马的性子可能还很烈。

约摸两个钟头以后，杰布隆回来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一种可怕的事，他打算把自己的厄运详细告诉给艾登。

“敬爱的老兄，我差点儿被人撕得粉碎。我真以为人们非把我连同心肝五脏整个吞了不可。”

可是艾登打断他的话头：

“好啦，好啦。现在我们去吃晚饭吧。然后你提出书面报告，报告解决了哪些事和怎样解决的。”

书面报告！这句话败坏了吃晚饭的兴致。

他从来不喜欢书写。他千方百计躲避的正是这一点。尤其是在晚饭以后。吃完晚饭后书写！这是违反上帝和人的一切惯例的。

可是报告必须写出。艾登焦急地等待着人们把桌上的东西收走，端去杯盘，撤走桌布。晚饭刚一吃完，他马上命令在这张桌上铺开纸，拿来墨水瓶和蘸水笔，叫杰布隆坐下来写详细的工作报告。

杰布隆对于如何着手这种工作一点儿摸不着头脑。他甚至想不出桌上纸旁摆着直尺有什么用。

艾登只好亲自告诉他，亲手写报告的标题和绪言，甚至连小标题也给标上。

“你只用把这些表格填上就行了。”

杰布隆坐下来开始考虑怎样依次作这件事。

这时挤了满屋子人，这些人进来了，那些人出去了。在

这种震耳的嘈杂声中怎么能工作呢！

艾登一个接着一个地接见所有的来访者。他接受他们的报告，听取他们的诉苦，调解冲突和误会。他在做种种工作的时候，显得非常客气、高尚和尊严，杰布隆看了暗自感到惊讶。

写报告的工作进行得很慢。

在来访者当中突然出现一个熟人。杰布隆不得不搁下笔。

这个人大嚷大叫地冲进房间：

“粮秣委员在哪儿？”

杰布隆当然以为这是问自己，于是回答说：

“喏，怎么回事？”

这种人的面貌打选举运动的时候起我们就熟悉了。他一向是个发起人，搜罗选票的人。他就这样投进了战争。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这样的人难道能袖手旁观吗？……诚然，他的衣着不象个军人——穿着红领口的骠骑兵短上衣和铜钮扣的马裤，可是他身旁挎着一把铜把军刀，腰里别着一支手枪，肩上搭着一根鞭子，鞭梢缠着一段细铁丝。这个人的神态极其威武。

“那些德国鬼子为什么躺到我的稻草上？”面貌变得难以辨认了的搜罗选票的人叫嚷起来。

听到这种话后，杰布隆把笔放在桌上，两手一摊——这个蠢货到底需要什么？

“您一五一十地说吧，”艾登心平气和地、温厚地说，“您

是什么人？军事长官吗？”

“对了，军事长官。‘双刀营’营长。”

“哦，您是赶牛的吗？”

“是的。”

“您说说，德国人怎样得罪了您？”

“您要知道，一队德国学生义勇军在这儿闲逛。他们是从维也纳逃到这儿来的，狗崽子！他们的帽子上画着颅骨，他们管自己叫‘颅骨’军团。”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

“这可不得了！我整天没有看见他们，可是到了晚上，他们说来就来。他们硬要在我和我的牛群住的地方休息。他们非常清楚，我这儿往往有稻草。他们首先就躺到稻草上。”

“我还是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

“要知道，他们通宵都大嚷大叫呀！不管饿也好，渴也好，他们照旧满不在乎地歌唱。别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一定早就骂街了，可他们总是歌唱，并且把稻草也弄坏了，明天早上我还得用它喂牛呢。”

艾登决定开诚布公地跟这个人谈谈。

“您要知道，朋友……对这些外国小伙子，我们应不应该舍不得稻草呢？要知道他们不远千里而来，为的是为我们祖国的自由流血啊！”

“哼！我们不需要这帮出身不明的人！”搜罗选票的人越发激怒了。“我们自己能对付敌人。我曾经有机会参加

比当前这次战斗更加厉害的斗殴，比方说吧，在改选那时候。您没有瞧见我，当时我多么勇敢啊！我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单枪匹马地赶跑了一千个敌人。他们在我脑袋上打穿了九个窟窿，至今伤疤还在。我能让你们看看怎样对付敌人的骑兵。只要我一挥起这根铁丝缠头的鞭子我就能把他们的眼睛一个个打出来。为什么要让那些德国鬼子和波兰人混进我们的队伍里呢？校官大人，最高委员先生，看在上帝份上，您别让这种人来玷污我们的军队吧！”

这时满腔怒火的杰布隆忍不住了：

“滚出去，该死的！滚，酒鬼，不然我就用墨水瓶砸你的脑袋！既然你是代表牛群来的，你跟我就没有什么可谈的。哼，你还打算聊聊天吧！滚开！”

杰布隆异常果断地赶跑了来访者，他觉得自己无法再安下心来写报告了。唉，他没有真的把墨水瓶扔到老赶牛人的头上，他多么遗憾啊。那时墨水一点也不剩可就好了！

然而他不得不又动手写报告——冷酷的最高委员毫不留情！杰布隆竭力用手指拄着眉头，仿佛要从脑子里挤出思想似地，可是实际上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眼皮耷拉下来。他半睁着一只眼睛，总是想哪怕稍为打一会儿盹也好——每个无力跟睡魔作斗争的人都常常有这种想法。

杰布隆的努力结果如何呢？艾登刚一暂时离开房间，杰布隆马上就进入朦胧的梦乡，并且立刻听见安娜夫人颤抖而刺耳的、带有很难听的鼻音的嗓门。“你说的客人什么时候来呀？”她问。直到艾登回来要一些补充材料的时候，杰

布隆才苏醒过来。

冷酷无情的主宰者终于怜悯副委员了。

“喂，老兄，你打瞌睡啦。你睡觉去吧。明天早上四点钟我来叫醒你，那时你再来结束这项工作吧。”

这些话使杰布隆多么高兴啊！一个人在老年的时候还能象战战兢兢等待允许去睡觉的小学生那样，可真有意思！

可是躺下和睡着完全是两回事。

古代中国有一种非常残忍的刑法，那就是派两个差人去看住被定罪的人，只要这个人一打盹，差人就摇醒他。杰布隆不得不忍受类似的情况。他刚一打盹，马上就有人来找他，要求跟校官先生谈谈。这些冷酷无情和迫不及待的人提出成百上千个问题来打扰他，附在他的耳边嚷叫。最后，气急了的杰布隆把门紧紧闩上了，心说：你们爱怎么敲就怎么敲吧，我管不着！

房间的墙上挂着一架滴答滴答走着的大钟，钟上有一只布谷鸟。布谷鸟每隔一刻钟就大声啼叫一次，预告副委员天快亮了。让他赶快睡足吧。

午夜过后，当布谷鸟第二次啼叫时，杰布隆的甜梦被一阵可怕的喧嚣声打断了。朦胧中他仿佛觉得世界的末日到了。

实际上这不过是从维也纳来的革命青年大学生的队伍从街上走过，洪亮的诙谐歌曲① 直接从窗外传来：

---

① 原文是德文。

"喝，好家伙！主啊，凭这种行为，你保佑他们吧。"

现在什么梦也谈不到了。

第二支部队过去了，接着是第三支。谁能说窗外过了多少部队呢？他们敲着鼓，鼓声把窗玻璃都震得叮叮响。然后是一长串载着重货的大车，把房屋都弄得直抖动。现在看你怎样睡觉！

不错，杰布隆怀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希望艾登能睡过时间，不会在早上四点钟来叫醒他。可是靠不住！他的希望落空了。墙上的布谷鸟刚一咕咕叫过四点，就传来叩门声和急促的呼唤声：

"起床吧，朋友，咱们出发吧！"

艾登百般催促杰布隆。敌人推进得比他们料想的要远得多。

杰布隆牙齿打着冷战，开始急急忙忙地穿衣服。他很伤心，已经后悔不该参与这种乱七八糟的事了。

直到现在，这位可怜虫才看到一个真理：既打算游泳，就必须跳进水里！过去他恰恰没考虑到这一点。

杰布隆愈来愈深地陷进军事事件的漩涡里。他被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住，觉得它们卷着他往前走，没有任何后退的可能。不管愿意不愿意，他都得去到战场并从近处听听隆隆的炮声。这是他最不愿干的事。

---

① 原文是德文。

对他说来，从早到晚行军真是受罪。当两个车队迎面碰见的时候，他负责维持秩序。他不得不经常大喊大叫，以致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几乎相信自己能够出色地胜任职务了。

他们停下来住宿的那幢房屋是军部。杰布隆跟参谋总部的校级军官们在一个大厅里吃晚饭。他不仅听见了，而且亲眼看见那些人怎样讨论作战计划，在地图上标出敌人进攻的地点，尽量推测敌人打算向哪个方向移动，为了拦阻敌人应当占领哪个高地，哪些桥梁需要破坏和哪个地方会发生决战。

杰布隆的心愈来愈不踏实了。

后来校官们开始计算，除了发射烧夷弹的炮兵连外，敌人还有多少兵力、多少大炮和多少十二磅的炮弹。

关于烧夷炮兵连的消息特别使杰布隆惊恐。

他曾经从一部旧百科全书里了解到这种尽人皆知的炮弹如何危险。只要它的一点火花沾在身上，不仅会烧伤人的皮肤，而且会烧穿人的肌肉和骨头。这种毒火不仅会把人烧死，还会使他沦入地狱。如果一颗这样的炮弹掉进一百人的人群里，他们全都准死无疑！

杰布隆绞尽脑汁，求助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一心要避免继续参加这种过于冒险的行军。他多么羡慕那个被派到佩斯去送信的年轻人的命运啊！最后，他直言不讳地向艾登说了心里话：

“我亲爱的朋友！我已经是个老人了，而且常常闹病。我决不是个军人，也不会打仗。我有五个女儿，我不属于自

己。我不能去到不测的灾祸随时可能掉到头上的那些地方。最好把我留在后方，留在后备辎重队里吧！”

艾登尊重他的请求。

“好吧，老兄。照你的办吧，你挑个你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们要把一部分粮食留在这儿。如果你愿意，你就跟它在一起吧。不过我应当警告你：在战争时期，很难预料哪儿最容易突然碰上敌人。”

杰布隆觉得他应当终身感激艾登。现在可以离火线远远地来处理一切事务了。让巴拉德莱·艾登自己投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吧，好在他还是个年轻人。

艾登正是这样作的。他们在一个人烟稠密的匈牙利村子里停下来休息。农民们自告奋勇武装守卫粮仓。

艾登打算把博克沙·盖尔格和他的双角营也留在这儿，可是博克沙非常愤懑，反对这样做。

“难道没有我能打仗吗？别人都去作战，可我博克沙·盖尔格闲呆着？我打算要缴获敌人骑兵整整半打马。是的，至少半打！”

艾登并不反对。就这样办吧，让博克沙跟部队一道继续前进。不过他随身至多只能赶五十头牛，其余的应当留在这儿，留在后方。

清早，匈牙利部队拔营继续前进。先头部队早在夜里就出发了。杰布隆不再听到鼓声，说不出的高兴。当天午饭以后，他就心满意足地睡了一觉！傍晚，他甚至觉得休息够了，于是脱下靴子，穿上他一路上总要带在身边的拖鞋，

然后坐下来写总结报告，打算把它写完。

他认真地填写报表，一直填到半夜，当他正打算搁笔的时候，突然传来出人意料的枪声，使他大吃一惊。可不是！敌人真的突然到这儿来啦！正如巴拉德莱·艾登向他预言的那样！

杰布隆认为事情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一只手抓起钱包，另一只手拎起靴子，跳出窗外拚命向森林跑去。枪声传入他的耳鼓，他手里提着靴子，穿着袜子头也不回地飞奔着。最后，他终于跑到邻近的一个村子。他在那儿雇了一辆大车，答应把一大堆财宝给那个能把他送到家的人。

他就这样再也没有见到过军队了。杰布隆把现款交给村长，可是总结报告遗失了。关于交给他保管的那些财产的结局如何，他没有向任何人打听。直到过了许久，当他已经到了外国的时候，得到一期匈牙利出版的报纸，他才有可能了解那个可怕的日子发生的事件。在种种事件报导中，他非常惊讶地读到一条战地报导，里边说一个名叫达列罗什·杰布隆的人在农民的协助下，在好几小时内阻击了整整一师敌人，并且在这段时间里挽救了托付给他的全部粮食和军款。

不过在这以前，可敬的杰布隆先生必须经受不少考验。关于这些考验，以后将要谈到。

付出很大代价的第一次教训

出了什么事呢？

我坦白地说：匈牙利军队在科息斯附近受到严重的打击。正象不久以后美国北方共和党人的军队在布尔伦河畔的第一次战斗中被打垮一样①，匈牙利军队被奥皇的军队打垮了。

我丝毫也不粉饰。

军队的指挥不称职。尉级军官缺乏指挥能力。炮兵还没学会准确地射击。士兵经受不住炮火。因而，敌人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匈牙利军队打败了。原来只消用十二磅的炮弹向大路轰击，匈牙利人的战斗力就被摧毁了。匈牙利的正直而纯朴的老总司令和陆军部长②冒着敌人的炮火，在道路当中坐下来劝士兵们别怕大炮："你们瞧，炮弹只是从我们头上飞过！"可是军队四散奔逃。这是一幅悲惨的景象！无能的败将们一个个都转身而逃。几天以后，当陆军部长出席在得布勒森市自治局大厅里召开的国会会议时，他首先这样说：

---

① 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起初失利。

②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间，匈牙利的陆军部长是麦萨罗什·拉扎尔。

“为了不让人看见我脸上的羞赧，我恨不得马上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们至今还没忘记这次耻辱，尽管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流了不少血，已经建立了不少为我们军队增光的功勋！

在那个时候，这种耻辱似乎是雪不掉的！

除此而外，奥军司令官又命令用可怕的烧夷弹向逃跑的人轰击。当这些谁也从未见过的使人恐怖的火龙发出狂怒的嗞嗞声，跟在魂飞魄散的匈牙利军队后面追来的时候，当炮弹画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喷出烈火并向周围射出一束束的火花，发出震耳欲聋的隆隆声落到最稠密的逃跑人群中的时候，一切都乱得不成样子了。骑兵、炮兵、辎重队、步兵、新兵、民族近卫军、人和马——全都混杂到一起，再也不听号令，变成了乱糟糟的一团。杂乱的人群流动着，卷走了一切，于是堵塞了逃跑的道路。看来，敌人只用派一个骑兵连来追赶并把烧夷炮向前推进，就能缴获仓皇逃跑的匈军的全部大炮，并成百上千地俘虏匈军官兵。

能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时刻保持沉着，那可真是莫大的幸运！

巴拉德莱·艾登不是正规军官，也没有突出的统帅天赋，可是他生性沉着——没有这种才干就不能成为卓越的人。

数万士兵被巨人赶得狼狈逃窜，敢于正视那个巨人的眼睛和迫使它后退，需要超群的勇气。

艾登看到战斗的不幸结局以后，便跳上自己的马背。当

其他人全都已经惊慌失措的时候，他却着手设法挽救被击溃的残余部队。

他没有武器，手里只拿着一根鞭子。

全部由新兵编成的团队被喷火的烧夷弹吓得仓皇逃跑，要止住他们是不可能的。敌人的骑兵部队已经在公路上飞驰，打算全歼匈牙利军队。

“必须拦住敌人的道路！”艾登下定决心。

他在逃跑的队伍中发现一些勇敢的小伙子，于是大声喊道：

“弟兄们！难道我们能让敌人缴获我们的大炮吗？”

这个喊声使勇敢的小伙子们停了下来。他们全都是普通的士兵。

“也许应当为了拯救其他人而牺牲吧？”他们的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对，就这么办！”

他们转过身来，决心抵抗敌人的骑兵。

突然不知从哪儿来了一队援军接应他们。从绵延在路旁的洋槐绿篱后面，有人对准直接向勇士们冲来的奥地利骑兵部队展开一排猛烈的火力，骑兵的队形动摇了，混乱了，奥地利人拚命地向后狼狈逃窜。道路上布满了打死打伤的人。

藏在绿篱后面的一支队伍突然喊着“乌拉”从那儿冲了出来。这是“颅骨”军团。它的领袖——又高又瘦的毛士曼挥着帽子，向艾登喊道：

“你好，我们的好保护人！这也是街垒战术！”

为了表示欢迎，艾登跟这位快活的大学生热烈地握了握手。毛士曼一向管艾登叫保护人，因为艾登经常关心从维也纳来的革命大学生志愿军，让他们及时在军需处领到粮食，并叫匈牙利士兵跟他们交朋友。

大学生志愿军没有辜负这种友谊。小伙子们全部经受过战火的锻炼，他们从不灰心丧气，时刻准备着投入战斗。他们就象不怕敌人臭名远扬的烧夷弹一样，不害怕最凶恶的魔鬼。他们跟敌人在战斗中打了许多次交道，摸透了敌人。在战斗的危急时刻，一百个这样的小伙子可以说是无价之宝。连同艾登唤醒和止住的那些士兵，现在艾登已编成一支约有两百人的队伍。诚然，队伍人数不多，可是非常英勇。

在大学生志愿军致命的火力迫使奥地利骑兵抱头鼠窜以后，敌人看见匈牙利的残余部队在大路上集中，于是用烧夷炮向英雄们轰击起来。

可是志愿军战士们不是那么容易被吓住的，他们在这种杀人的玩意儿面前屹然不动。

“哼，这算得什么？……这是我们的老相识啦！”毛士曼就烧夷弹俏皮地说。“在收获葡萄的季节里，我看够了这种有趣的玩意儿。每个没本事的人都想放这种爆竹。你们瞧它怎样钻地吧！这一颗跌了个嘴啃泥。那一颗完全打不中。你们瞧，第三颗掉到哪儿去啦！不过，第四颗倒一定会击中。”

炮弹尖声地嗞嗞响着，果真啪地一声掉在队伍附近的地上。毛士曼跑到炮弹跟前，不顾它可怕地喷出火花，把它

拾起来往路旁的濠沟里一扔。当炮弹震耳欲聋地一声爆炸的时候，这个勇敢的小伙子嘲笑地大声说：

“你在那儿可就不管用啦！”

匈牙利新兵们看着这场人和炮弹的决斗，都愉快地笑了。

对，是的，他们的确笑了！

从此以后，他们也都成了英雄，因为他们第一次敢对死神发笑。他们第一次明白死神只是个丑角，只是个使人掉泪并用它的丑态和凶相来吓唬观众的演员，可是它害怕勇敢的评论家，不敢接近他。

不久以后，敌人知道他们的烧夷弹不起任何作用了，于是又派出骑兵向坚守的匈牙利部队冲锋。这次，在冲锋的前卫队里奔驰着一连重骑兵。

小小的匈牙利部队进行了重新部署，组成三道散兵线截断了整个公路，沉着地等待着敌人骑兵的到来。

这时毛士曼唱起一支诙谐歌曲：

谁从山上下来了？
谁从山上下来了？
谁从那座阴森森的山上下来了？
是的，从那座阴森森的山上下来了，
谁从山上下来了？①

---

① 这支歌原文是德文。

匈牙利士兵和大学生们让敌人只离二十几步以后，喊着“乌拉”向敌人一齐开火。敌人的骑兵扔下伤亡的人，仓皇地勒转马头，消失在一团团尘土中了。

这时小小的匈牙利部队又把火枪装上弹药，把它扛到肩上，然后沿着大路从容不迫地撤退。

敌人的骑兵飞快地追赶他们，又听见骑兵的喊声愈来愈大了。追兵从两边绕过大路，打算包围匈牙利部队。

一小群勇士迅速排成一个圆圈。艾登骑马屹立在圆圈中央，他周围的战士们的刺刀冲着四面八方，好象一只竖起背毛的大豪猪身上的刺。仿佛向敌人挑战似的，又唱起了一段诙谐曲：

这是温狄什格莱兹①！
这是阴森森的温狄什格莱兹！
威胁着我们的温狄什格莱兹！
威胁着我们的阴森森的温狄什格莱兹！
他用笑话威胁着我们，
他用阴森森的笑话威胁着我们！②

冲锋的骑兵遇到斗志昂扬的勇士们的准确火力后，又被迫后退了。这些小伙子不会胆怯，不象未经战斗的新兵那样会感到激动不安和张皇失措，也不象没有经验的猎人

---

① 温狄什格莱兹（1787—1862），奥地利元帅。

② 这支歌原文是德文。

那样会在可怕的野兽面前发抖。他们沉着地等待适当的时机来瞄准敌人，他们百发百中地射击。

维也纳大学生的诙谐曲分为许多段，非常详细地叙述了一个倒霉的诙谐者的不幸遭遇。

歌子唱了几段，勇士们的队伍就打退了敌人骑兵几次疯狂的进攻。必须承认，队伍光荣地经受住了考验。

甚至当情况发展到白刃战并使用上刺刀和枪托的时候，"颅骨"军团照旧英勇顽强地战斗。一个受了轻伤的人在默默地缠伤口。同伴们把一个受了致命伤的人放在火枪上，一边高呼"自由万岁！"一边把伤员抬到一旁。在他们保卫的匈牙利国土上，他们每走一步都在整个的公路上留下血迹。

如此看来，"赫卡柏对他有什么相干？"①

敌人最后一次进攻变成了大血战，在打退这次最猛烈的进攻以后，毛士曼对艾登说：

"喂，我亲爱的保护人，我们刚才把最后的弹药都装进自己的火枪了。我们再也不能排射了。后边那儿有一座桥。我们去坚守那座桥来战斗吧。敌人的骑兵没法通过苇塘绕到我们后方去。"接着他转身向同伴们说："小伙子们，现在让我们宣誓吧，我们不再把自己最后的弹药向敌人发射。今后我们只用刺刀拚啦！"

欢欣鼓舞的勇士们直接在马路上跪下来，把手高高地举向天空，齐声唱出一出歌剧——可能是《贝阿特利

① 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一段独白。

奇》——中的一段集体誓词。他们决心把戏演到底，演到最后一幕。

上述那座桥梁微微高出地面，小小的匈牙利部队占领这个阵地后，可以看清自己后方的整个原野。

桥梁架在河滩上，从这里直到那边的苇塘跟前看不到半点雪迹，可是后面的整个田野上却积起皑皑的雪。近几天的大风雪吹集起许多雪，形成许多沙丘似的高高的雪堆。几百辆货车、大炮和弹药车全都陷进雪堆里，无可奈何地挣扎着。有些马车翻了，有些马车陷进齐毂的深雪里。被击溃了的、狼狈撤退的部队在周围忙乱着。

“不能让敌人看见那里的情况！”

“只要我们活着，决不让他们看见！”

人数不多的匈牙利队伍登上桥梁的最高处，又齐声唱起他们的誓歌。歌声在平原上空庄严地回荡着。

阴霾的、雾沉沉的天空被灰紫色的雪云衬托得更加昏暗了。在天空的背景上，英雄的队伍屹立在桥上热情奋发地歌唱着，宛如一支壮志凌云的神话中的军队。落日的斜辉明朗地照耀着战士们的身影，在高举着的枪杆上耀眼地发光。

在准备死守阵地的勇士们的歌声响彻着的时候，路上又传来敌人的喊声，进行决定性进攻的敌人骑兵部队蜂拥而来。烧夷炮用致命的炮弹轰击着桥头。炮弹画着火红的弧线从骑兵头上飞过。捍卫桥梁的勇士们冒着炮火，唱着歌子歌颂那些宣誓在眼前这场战斗中只用刺刀拚杀的英

雄，毫无惧色地等待着敌人冲来。

有一瞬间，巴拉德莱·艾登突然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轻的妻子、两个呀呀学语的娇儿和担惊受怕的母亲，可是他马上控制住自己，开始鼓励自己的新兵：

“别害怕，弟兄们！一百块弹片只有一块能打中目标！”

就在这一刹那间，一颗手榴弹爆炸了，那块唯一的弹片击中一个年轻的士兵，把他炸死了。

艾登仍旧保持沉着，大声说：

“即使倒下，也是最光荣的死！”

“祖国万岁！”士兵们齐声回答说。

这时候敌人的骑兵减低了速度。

不过，使他们大吃一惊的不是青年英雄们不太响亮的喊声，而是另一种东西。

突然，从结了冰的苇塘里冲出一支匈牙利骠骑兵部队，在积雪的田野上驰骋起来。

骠骑兵的神速出现使人感到十分突然。敌人还没来得及向他们摆开阵式，骠骑兵就冲进敌人的侧翼，在几分钟内便把奥地利人驱散并从公路上赶跑了。溃败的敌人骑兵连队拚命向后逃跑，躲避突然袭击他们的骠骑兵。

这时候，整个匈牙利骠骑兵部队好象被一个共同的思想所推动，大家猛地转过方向。他们让敌人的骑兵逃走，随即向烧夷炮冲去。

直到现在，敌人才发觉自己太大意了。奥地利人过分相信自己的胜利，因此把烧夷炮推进得太远，它离退却的匈牙

利人太近了。谁也没有想到，溃败的军队会停下来反攻追兵。

现在，要想不让人缴获烧夷炮，奥地利人一刻也不能迟延了。本来么，匈牙利骠骑兵都是久经征战的军人，他们不会害怕这种喷火的巨怪！于是不久前的胜利者只好带着全副辎重、装备和战斗物资急急地逃跑。在步兵的掩护下，只要能挽救炮弹并把它藏起来，就算不错。可是要挽救烧夷炮却来不及了——匈牙利骠骑兵缴获了烧夷炮，把它砸得稀烂。骠骑兵破坏了大炮以后，又追击了好半天逃跑的敌人炮兵。

骠骑兵们完成自己的战斗功勋后，放开脚步从容不迫地跑回到坚守在桥上的战友们跟前。

毫无疑问，狂妄自大的敌人遭受这次英勇的袭击以后，这一天再也不敢发动战斗了！敌人已经不再打算利用最初的胜利。双方都下令收兵。前卫部队往后撤退。吃了败仗的匈牙利军队现在可以顺利地继续退却了。

骠骑兵部队有二百多人，直接向桥头走来。指挥官骑马走在前面，这是一个体格匀称、仪表威严的勇士，他的小髭雄赳赳地向上翘着，目光炯炯，长着一副鹰钩鼻子。他的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

站在桥上的人当中，有两个人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军官。这就是艾登和毛士曼。大学生首先认出骑马的军官——因为大学生仅仅在几个月前跟他见过面。而艾登却有六七年没见过他了。

"'谁从山上下来了？……'"大学生战士刚开始唱起来，眼泪便夺眶而出，再也唱不下去了。他把帽子往上一扔，然后向骑马走近的军官跑去，热烈地拥抱他和吻他，险些把他从鞍子上拖了下来。

"你好，巴拉德莱！你好，巴拉德莱·利哈德！"

直到这时，艾登才认出弟弟。他们彼此许多年没有见面了，因而在街上碰见都可能毫不相识地错过。加之在战场上，每个人的面貌都会有特殊的新变化。

兄弟俩拥抱了。艾登哭着，利哈德笑着。两支队伍中，也是有些人在哭，有些人在笑。骠骑兵、步兵、大学生志愿兵都在拥抱、接吻，并且每个人都在用本族语言互相赞扬。

"上帝亲自把你送到这儿来的。"艾登对弟弟说。

"还有老头子①。在大溃败的时候，我率领我的队伍迎着撤退的人流走来，我碰见了他，向他报告我到了。他对我说：'您得赶紧前去。您的哥哥留在后面了，必须解救他。'"

"是的。你要不及时赶来，一两个钟头以后，长子继承权就会转归你了。"

"没有的事！其次，老头子还对我说：'如果您能碰见您的哥哥艾登，您要狠狠地骂他一顿。因此你要听着！事情是这样的，巴拉德莱·艾登，您为什么在敌人的火力区里蹓跶呢？您是政府委员，当我们前进的时候，您应当在后卫队里；当我们后退的时候，您应当在前卫队里。国会派您到这

① 陆军部长麦萨罗什的爱称。

儿来不是为了帮助我们作战。此外，您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您这个坏家伙，您难道不替他们想想吗？您等着吧，我会把这一切告诉妈妈的！’”

一提到母亲，利哈德马上失去开玩笑的兴致了。

他万分感动地握了握哥哥的手，小声说：

“我们可怜的、善良的妈妈啊！她来见我，对我说：‘你到那儿去吧！’那时她的心里仿佛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一想到母亲，兄弟俩又抱着吻起来。因为无论在童年时代和成年时代，她都是他们真正的上帝。不管在摇篮里还是战场上，慈母的警惕的眼睛都在关心地保护着他们。

别 加 尔[①]

溃败以后，必须重新建立有战斗力的部队，两个星期以后这支部队不仅可以抵抗敌人，甚至可能转入进攻，可是要把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和精神涣散的士兵编成军队，却是不可能的，除非魔法师才能办到。

战斗后的第二夜，艾登和利哈德是在邻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度过的。他们一夜都在拦截战败后七零八落的部队，并

① 在旧匈牙利，强盗叫别加尔。袭击富庶庄园的奥地利军队的逃兵，或者受不了封建地主压迫而逃跑的贫农，也叫别加尔。

且尽量想建立起码的秩序。

“如果我们能弄到肉，”利哈德说，“大家都会闻着烤菜的气味跑到一起来。”

可是要弄到烤菜正是最困难的事。

敌人的军队已经两次通过村子。在他们通过以后，储存的食品只剩得很少了。因为挽救了面粉车队，面包倒还可以勉强弄到。可是肉却根本没有，连一点儿肉渣也没有。

“唉，要是博克沙·盖尔格现在带着他的牛群到这儿来，那可真是时候！”艾登大声说，然后马上派利哈德去仔细搜索附近的灌木丛，看威武的赶牛人和他的牛群是否藏在那儿。博克沙有足够的时间躲藏起来，因为他被留在了大后方，这位勇敢的赶牛人不可能带领他的双角义勇军去袭击敌人。

骠骑兵们开始寻找博克沙·盖尔格和他的牛群。可是一直到晚上，哪儿也没有找到他们。

直到快要入夜的时候，博克沙自己来了。可是他是一个人来的，身边没有带着牛群。他甚至没有骑马，而是把马牵着。看来，他下马专门为了让大家看见他瘸得很厉害。他垂头丧气地走着，不住地哼哼。他把长把斧子当作拐杖拄着，将军刀夹在腋下。显然，他颓丧极了。

博克沙万分悲戚地呻吟着、叹息着，他的声音可怜地颤抖着，仿佛他马上就会死去。

“喂，怎么回事，博克沙？你怎么啦？”艾登问一瘸一拐地向他走来的赶牛人。

"唉，先生!"威武的赶牛人伤心地说。"我倒了大霉，……我无缘无故地吃了亏。现在我完蛋啦，永远完蛋啦。整个腰部都被……二十四磅重的炮弹炸碎啦。"

毛士曼和其他大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博克沙·盖尔格明白，谁也不相信他的胡诌。

"牛群在哪儿?"周围的人都追问赶牛人。

"唉，我要是知道就好啦!"

"得啦吧，朋友，"艾登说。"我不是把你留在那个决不会让牛群遭到任何意外的安全地方了吗?你自己急急忙忙跑了，不能把牛群赶来，怎么能这么办呢?"

"如果您愿意听，我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您吧。事情是这样的，战斗刚一开始，我就从靴筒里掏出刀子，从背包里取出面包和腌肉，准备稍微吃一点。突然，德国人不知从哪儿放了一排炮，差点儿把手里的刀子、面包和腌肉给吓掉了。我认为这回我完蛋了。炮弹震伤了我，它有二十八磅，决不会少。我要是撒谎，就让上帝惩罚我!我亲眼看见的!炮弹是双的，上面带有链子。两颗炮弹彼此用链子锁在一起。上边有一种好象胡子似的东西在摆动。"

"关于你逃跑的事，我已经明白了。我要问的是牛群到哪儿去了?难道没有别的赶牛人把牛群赶到后方去吗?"

"对不起，这件事我不知道。因为我刚一逃跑，德国人就放炮来追我。大炮轰轰地响，吓得我头也不敢回——弄不好脑袋就会搬家。"

"亲爱的艾登，应当换另一种方式跟他谈话!"利哈德走

上前来，大声说。“博克沙，你是个胆小鬼和骗子手！你曾经夸下海口，可是一听到炮声撒腿就跑，把托付给你的牛群扔给了敌人！喂，班长！抬一条长凳到这儿来，打他五十屁股！”

博克沙·盖尔格一听到叫打屁股，马上不再装腔作势和缩着身子了。他立刻变了样子：高昂着头，用拳头在胸脯上一捶，气势汹汹地嚷叫说：

“我不能让人这样作！我叫博克沙·盖尔格！我是贵族！”

“那对你更好，”利哈德挖苦说，“至少被打痛的不会是你自己的皮，而是贵族的狗皮① 。”

“我提醒大尉先生，”博克沙·盖尔格把他的斧子往地上一戳，怒不可遏地嚷道，“仁德无边的国会甚至对不属于贵族阶层的人也废除了体罚！”

“你可以控诉我的行为，不过要等你全数领受以后。在这儿的自己人中间，我们不举行国会。向右一转！滚开！把他带去好好打一顿。”

啊哟！博克沙·盖尔格遇到了他至今从未经历过的事。他着实地挨了一顿揍，当骠骑兵们称之为打猪的皮条打到身上的时候，他纵声狂叫起来。

这种对博克沙很不愉快的手续完毕以后，照例他还必须去见大尉，为受到的惩罚和有益的教训向大尉先生表示

---

① 在封建时代的匈牙利，衣服上有一块狗皮表示属于贵族阶层。

感激。

“喂，现在你有什么话要说么？德国人的炮打得很凶吗？”利哈德问他。

“对不起，德国人根本没有打炮，甚至连手枪也没有放过。”赶牛人惭愧地表白说。

“现在夺下他的武器，把他架到马上，让他自便吧！一个不知羞耻、见着敌人掉头就跑的士兵就应当当场按倒用鞭子抽他。”

人们夺下博克沙·盖尔格的铜把军刀、斧子和手枪，把鞭子搭到他的脖子上，让他骑上马，然后抽了马一鞭子，把他赶出了兵营。

除此而外，一个讨厌的持枪放哨的德国大学生还讥笑地冲他喊道：

“喂，博克沙大叔！可得争口气啊！”

“哼，你等着吧！”博克沙威胁地晃了晃拳头，咬牙切齿地说。“我决不善罢干休！……我要百倍地偿还！”他喊叫说，接着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一下马便跑开了。

这位被可耻地赶走的骑士频频回过头来恶狠狠地咒骂着。他显然在打什么主意。博克沙一生还从未受过这样屈辱的责打。他不止一次地被人敲过脑袋或者打得半死，可是这一切都是大胆的游戏和豪勇的行为！有时他也被人打倒，躺在自己的血泊里。有一次在小酒馆里，在分配选任职位的运动正紧张的时候，他被人毒打到谁都认为他活不成了的程度。可是，并不觉得这些往事丢脸。如今呢，他这个

贵族出身的人被人按在长凳上鞭笞！而且还当着咧开嘴哈哈大笑的大兵们的面，让嘲弄人的德国学生取乐！不，他决不能善罢干休！

从各方面看，博克沙显然在打什么主意。

他掏出烟斗，摸出荷包，摘下头上的帽子。他仔细打量起烟袋来，朝荷包里望了望，然后又望了望帽子。过一会儿，他嘟囔了一句什么，又戴上帽子，藏起荷包，把烟斗揣进衣兜，让马小跑起来。

他顺着白天逃走的那条路前进，直接朝敌人那边走去。

在这片积雪的田野上，即使伸手不见五指他也能准确地辨别方向。

一路上他一个人也没有碰见。敌对双方的兵营之间的地带上寥廓无人。

赶牛的穿过苇塘，巴拉德莱·利哈德就是从那儿突然袭击敌人的。博克沙登上一个山岗，向四周望了望。远处的平原上燃着火光。那是营火。

博克沙骑马走近火堆。他那锐利的、对黑夜习惯了的眼睛马上看清火堆后面有一座草原农庄。

博克沙凝神倾听起来。断断续续的铃声和饿牛的曼声吼叫屡屡传入他的耳鼓，因而他知道到了他希望到达的那个地方。

这时他跳下马来，牵着马不慌不忙地朝前走。

“站住！谁？”黑暗中传出一声吆喝。

博克沙假装吓了一大跳。

“你小点声！把我吓死啦！我是逃兵呀。”

奥地利哨兵懂得“逃兵”这个词儿。哨兵在过去抓赶牛人以前，命令他不许动。

不一会儿，一个中士带着个士兵骑马走了过来，原来农庄里有敌人的骑兵。博克沙·盖尔格解释说他是投诚过来的侦察员，希望直接跟上校本人谈谈。

人们向上校报告，敌方有一个投诚的人来到奥军驻地，并且希望跟他谈谈，这时上校正在跟他的军官们打牌。

“把他带上来。”上校命令说。

军官先生们觉得刚进来的这个人非常滑稽可笑。他的样子多么有趣啊：既显得胆小，又显得倔强，只见他满肚子的气，可是又非常恭顺，他抱怨地撇着嘴，同时又在咬牙切齿。他吻了每个人的手，并且立即破口大骂起来！

“你为什么从你们那边跑出来啦？”上校问。

“因为那儿来了一个新长官，并且下令责打我。责打我！责打一个祖祖辈辈都是贵族的人！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挨过鞭子。可是老了却遇到这种耻辱的事情：他们就象打一条狗，打农奴或者打小偷那样抽了我五十鞭子！责打一位选举过十六个副州长的人！责打我这个从来连颗钮扣也没偷过的人！（博克沙·盖尔格的确没有偷过扣子！）此外，还夺去了我的军刀和武器；不管怎样是不能这样对待一个贵族的，哪怕是他的财产由于欠债全部拍卖了呢。并且新长官还下令把我赶出营房，仿佛我是个骗子手！哼，好吧，说不定我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个安身的地方。我博克

沙·盖尔格也能为那儿的人效劳！”

“你担任什么职位？”上校问。

“我是赶牛的。”博克沙直率地承认。

“原来是这么回事！可见你不是士兵。现在我知道你是个有骨气的人了。这样看来，你不是一个无能之辈啰？好吧……就这么办吧。我们正需要一个能照看牛群的人。我们缴获了敌人一大群牛，你就看管这些牛吧。”

一听到这话，博克沙·盖尔格连忙抓住上校的手，啧啧地吻了几下。他吻得很响，仿佛一个人穿着拖鞋走路的声音。

“啊！上校先生这样仁慈，让一切圣者保佑您吧。我向您发誓，您会看到我是您最忠实的仆人，不让人伤害您一根汗毛。为了这样的先生，就是赴汤蹈火我也不含糊。到时候你就会看出我会怎么做。我决忘不了这五十鞭子，每一鞭子我都要连本带利地偿还。这是确定不移的，就象我是贵族和名叫博克沙·盖尔格一样！”

赶牛人的眼睛涨得血红。一想到自己好象奴隶似的挨了五十鞭子——难道能忘记这样的屈辱吗？——他不禁掉下泪来。就是人家是用芦苇或者丝带打的他吧，也总归是挨了打——那就是不可容忍的耻辱！何况他还是着着实实地挨了一顿呢。为了用实物作证，博克沙让军官先生们看了看他那受到毒打的、被抽得满是破口子的马裤。那些人完全相信赶牛人的自白是可靠的。

“下令责打你的那个指挥官姓什么？”上校打听道。

“我是第一次看见他，因为他不久前刚到。不过他管政府委员叫哥哥，可见他也姓巴拉德莱。”

“哦，原来是他！逃兵……”

巴拉德莱的名字使上校激动起来。现在，他已经非常感兴趣了，于是继续询问博克沙。为了使这个逃兵大说特说起来，他甚至命令拿酒来。

博克沙添枝加叶地把一切都形容得一团糟。他说被击溃的匈牙利军队没有一块面包，步兵没有武器，军用背包、子弹带和火枪扔了满路，一百名士兵凑凑合合有个军官。士兵们全都毫无例外地个个士气低落，今天夜里就一定会急忙逃到后方去。博克沙向上校担保说，匈牙利士兵怕敌人怕得要命，全都抱怨指挥官，必须特别严格地加以管束他们才不至于暴动。他还证实说，只要一有适当时机，意大利军团的志愿军就会大批大批地投诚到帝国军这方面来，至于维也纳军团呢，匈牙利人怀疑它有叛变行为，主动把它赶走了。

博克沙·盖尔格讲述的事情使每个胜利者都非常高兴，他博得了英勇的军官先生们的赏识。

上校答应保护他。军队里非常需要赶牛人，因为不能用士兵去看管牛群。再说他们对这门业务也一窍不通。这里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深知牛的习性的人。上校命令副官把博克沙·盖尔格送到牛群那儿去。

博克沙再次吻了吻每个军官的手，又流了一通眼泪，然后把瓶子里剩下的酒喝完，便执行自己新的职务去了。

托付给他的牛群在农庄的院子里。这里一共有八十几头牛。牛都是从匈牙利人那儿缴获来的，因为那些人都象博克沙那样做的——也就是说预先就望风而逃了，所以牛群里没有赶牛的人。

然而牛群保护得相当好。院子周围有一道七英尺高的芦苇篱笆。对犍牛说来，篱笆一向是世界的边缘。除此而外，四名亮出军刀的骑兵不断地在篱笆外面转，准备如果遇到内部"暴动"或者外部进攻时进行坚决反击。四周的田野上又都露宿有士兵，他们的人数非常多，马拴着，人在用锅子炖着土豆和牛肉。

最主要的是：牛是一种温顺驯良的动物，它们躺在冷冰冰的地上默默地反刍。至于它们昨天还是匈牙利民族军的财产，今天却落到了奥地利帝国军手里，它们丝毫也不关心。对它们说来，最后把自己的皮、肉和骨头交给谁不都是一样吗？一头犄角最长的犍牛，脖子上系着铃铛，这是牛群的头目，可是完全不是因为它比别的牛聪明，只是因为它的犄角最长罢了。这儿谁也不采取选举的方式，而是任命它担任这个职位，如此而已。牛群也承认它是自己的头目。当需要动身的时候，任何一个拿着棍子的年轻牧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随意把牛群赶走。为了让牛群加快脚步，只用把鞭子吧哒吧哒地甩两下就行了，不需要别的命令。当需要过桥的时候，牛群挤成一堆，许多头在一起。哪一头牛也不愿意从边上走过去，它们不喜欢这样做。当为了人的福利，轮到哪一头牛交出它的肉来做烤菜，交出皮子来做鞋的

时候，牛群都毫无怨言地服从这点。牛群看到铺开来晾干的牛皮的时候，只是伤心地想："今天是它，明天就是我……"牛群里偶尔有一头牲口断断续续地叫一声，使世界想起它们的存在。不过这不是怀念祖国的悲叹，也不是对当权者的抱怨，这只是牛渴了，想喝水。这时牛群的头目摇摇挂在它脖子上的有裂纹的铃铛，接着又是一片沉寂。因此，对博克沙说来，对付这样的畜群并不是难事。

副官把赶牛人跟值班班长作了介绍。值班班长在牲口栏里过夜。博克沙·盖尔格非常勤勉，请求准许他跟马一道在院子里过夜。他说应当对得起人家给他的面包！再说他的羊皮袄很好。最主要的是在院子里可以抽烟，而在牲口栏里却是严格禁止这样做的。

对于这样热心职守的好人，人们允许他哪儿方便就宿在哪儿。

于是博克沙·盖尔格竭力确定风向，尽量不让牛群处在自己的上风。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方，他向副官先生、班长先生和所有其他尉官先生祝过晚安以后，便在那儿呆下来，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再一次哼呀咳地诉苦，叙述匈牙利那边待他如何残酷。军官先生们虽然也怜悯这个可怜虫，可是听到他讲述的时候都哈哈大笑。

当然，周围的人们都细心地监视着博克沙，因为弄清他在院子里干什么毕竟没有坏处。

可是他实在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他只掏出烟斗和荷包，摘下头上的帽子。大概他打算在睡觉前做一次祷告，而

为了睡得安稳些，人的嘴里应当叼着烟袋。

接着博克沙·盖尔格把烟斗装满烟，用打火石打出火把烟点燃。然后他用指甲捏灭阴燃着的火绒，用盖子微微盖住烟袋锅，象草原上的人通常那样趴着抽起烟来。他有许多有力的理由不仰卧。

然后大概由于寂寞的缘故，博克沙掏出一把普通的木把小刀，开始从帽檐上刮下凝在上面的满是油腻和饱经汗渍的发霉的污垢，并且小心翼翼地把它收集在手心里。他的帽子可以说饱经沧桑。它经受过不少风暴和苦难，上面的毛都掉光了，由于用得过火，好多地方全都磨破了。主人刮掉它上面的污垢，说不定帽子会感到非常高兴。

博克沙·盖尔格刮下一大把凝结的污垢以后，微微打开烟斗的盖子，把它从手心里倒在阴燃着的烟上。

就在这时候，散出一股难以想象的臭气，就是地狱的全部香料也未必能发出这样的气味来。

旧帽子的油腻燃烧的烟子和牛群的生理状况之间有什么联系，无论奥根还是欧文①都无法确定。可是匈牙利草原上的每个牧人都清楚知道任何一头牛闻到这种“香味”后，马上会由温驯的家畜变成狂怒的恶龙。一闻到这种气味，牛就会撒野，马上陷入原始的野蛮状态。牛会暴跳如雷、乱冲乱撞、破坏和踏毁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不再听人的

---

① 奥根(1779—1851)，德国自然科学家。欧文(1769—1832)，法国自然科学家。

指挥。

微风刚从博克沙的烟斗里卷来这种恶臭的烟子，头牛就一骨碌从地上站了起来，它叉开腿，昂起长角的头，开始用鼻孔呼吸空气。它闻到又一阵真正地狱气味的恶臭以后，便猛地摇了摇头，弄得它脖子上的铃铛发出一阵疯狂的响声。

然后犍牛开始暴躁地用尾巴抽打自己的肋部，发出一阵好象怒吼般的、短促的、断断续续的嗥叫。接着它狂怒地转着头，象山羊似的在原地蹿腾起来。这时候整个牛群也都跳了起来。

又惊又怒的犍牛一个个全都朝院子的对面退去，把犄角掉向风给它们送来烟味的那一面，仿佛那边立刻有一头可怕的巨怪要出现似的。牛群势不可当地向后退，弄倒了芦苇篱笆。其实，哪怕这是道铁栅栏，牛群也得摧毁它，以便穿过缺口冲到草原上去。

听到农庄院子里传出狂暴的牛嗥以后，军官、班长和勤务兵们都跑来了。大家争着问博克沙出了什么事。

但是发生的一切他们自己也能看到：发疯的牛群通过冲倒的篱笆飞快地逃走了。什么也制止不住发狂的牲口。它们击溃了骑兵警卫，摧毁一切障碍，跳过田野上的篝火，同时发出疯狂的吼叫声。谁也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这样发狂。至于博克沙·盖尔格呢，他根本没有动它们。再说，他安安静静地躺在羊皮袄上悠然自得地抽着烟，他跟这种不可思议的暴动又能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上校走过来大声吆喝道。

博克沙按照一个人跟长官谈话时应当作的那样，彬彬有礼地取出嘴里的烟斗，把它揣进衣兜，然后神色自若地说：

“牛群看见了奇迹。”

“什么奇迹？”

“唉，上校先生，这样的事常常发生。赶牛人和肉商，特别是牧人都非常清楚，有时牛群仿佛看见了奇迹。牛跟人一样，有时也做梦。那时它就会发傻和拚命奔跑，直到跑得没劲儿了算完。然后可以把跑散的牛群重新赶在一起，不过这需要本领和技能。我请求把这项工作交给我。我对这种事很内行。只要我甩开我的鞭子，骑上我那匹脑门上有颗星星的马去追牛群，那么请您相信，我一定能把牛一头不缺地全部赶回来。”

“既然这样，你就赶快吧！你就骑上马，抖开你的鞭子，赶紧去追牛群吧，别让它跑得太远啦！”

“好的。就这样办。不过我请求派几个士兵先生跟我一道去，帮助我把牛群赶在一起，因为牛都向四面八方逃去了。”

“就把这四名骑马的哨兵派给你，让他们协助你吧。”

博克沙好容易爬上马，他费了不少力气，在坐上鞍子以前，他哼哼了半天。可是骑上马以后，看去却就象在马上扎了根似的。

“喂，上校先生，劳驾等一等。我一会儿就回来。”

上校没有发觉，博克沙·盖尔格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改用另一种挑衅的、满不在乎的口吻，完全不象当初为了祈求同情时那种哭丧的和诉苦的语气了。

“我一会儿就回来！……”

博克沙说着甩起他的长鞭子，吧地抽了一下。脑门上有颗星星的马滑稽地蹦跳着，象山羊似的大跑起来，驮着骑手飞快地蹿过篱笆的缺口。

发狂的牲口群里有多少牲口，它们就向多少方向跑去。博克沙·盖尔格让骑兵们有充分的自由去追赶逃向四面八方的牛群，他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一根好鞭子胜过五十把军刀。甚至三个骑兵也捉不住一头惊牛！这有些类似西班牙的斗牛，只是规模巨大罢了。哪儿吧吧地鞭子响，那儿的胜利就有保证。博克沙·盖尔格异常灵巧地把五十头牛轰到一起。震耳的鞭子声一会儿在这边响起来，一会儿在那边响起来，牛群逐渐聚集到头牛周围。一个骑哨竭力帮助博克沙，紧紧跟随他奔驰着，冲着撒野的牲畜大声吆喝着。

奔跑的牛群终于聚成密集的一群了。这时博克沙钻进牛群深处，又吧吧地连抽了两鞭子，然后用缠铁丝的尖鞭梢抽了一下头牛。头牛又重新拚命奔跑起来。士兵看出赶牛人不怀好意，于是认为有必要警告他：该把牛群往回赶啦！

可是他的喊叫对博克沙丝毫不起作用：赶牛人仿佛聋了或者突然听不懂德国话了似的。

然而士兵也会说匈牙利话，主要的是骂人！大家知道，骂人是最容易学的。

"狗崽子，你别想把牛群赶走！"

博克沙仿佛完全失去了听觉，仍旧不住地抽着掉队的牛。

"哼，这你准能听得见吧！"士兵喊道，他从皮套里掏出手枪，朝博克沙放了一枪。子弹飕地一声从他耳旁飞了过去。

博克沙回头望了望这个奥地利人。

"瞧这个混蛋！说不定还会冒失地打伤人呢！好吧，你就放一枪，再放一枪吧！而且要赶快！"

士兵放了第二枪，可是又没有打着。

"现在你拔出军刀吧！"博克沙在鞍子上微微转过身来，好象拿士兵开心似地逗弄他说。这回，赶牛人身边既没有军刀，也没有斧子，更没有手枪。可是他的心充满高尚的决心。

士兵不打算开玩笑。他拔出军刀，飞奔着照着别加尔的头砍来。

别加尔用鞭子从左边狠狠地向他抽来，虽然士兵搪开了打击，可是缠有铁丝的、弯弯曲曲的尖鞭梢还是在他的右颊上螫了一下。紧跟着博克沙又用鞭子从右边向他抽来。士兵把军刀往前一搪，可是鞭子又抽到他的脸上，不过这次是左边了。鬼武器！你以为它会从那边打来，其实不然！士兵破口大骂，一会儿用德国话，一会儿用匈牙利话。

别加尔第三次挥起鞭子，不过他的鞭梢这次抽着的已经不是士兵的鼻子，而是马鼻子了。马顿时竖立起来，在原地打转，把骑兵掀下了马背。

博克沙·盖尔格已经不再关心摔倒的敌人以后的命运了。他飞快地驰去追赶奔跑的牛群，把它往需要的方向赶。夜一片漆黑，整个地区笼罩在雾里，博克沙愿意把牛群往哪儿赶就可以往哪儿赶。

这时候，上校还在眼巴巴地等着他回来。最后，他对黑暗的夜幕看得不耐烦了，就回到屋里继续去打牌。

巴拉德莱兄弟正在整顿溃乱的匈牙利军队，一夜没有睡觉。这些队伍彼此闹别扭。骠骑兵不愿靠近步兵宿营。他们说："我们洗刷马的时候，步兵躺着睡觉，等我们累了回来宿夜的时候，他们还嘲笑我们！"除此而外，不同兵种的战士都互相嗔怪，认为这次战败是对方的责任。"如果你们能坚持，我们也会英勇战斗。只要你们射击准确一些，我们就不会往回退。你们应当来支援我们，那时我们就不会把大炮丢了。"一晚上都在进行着这种争执和对骂，有时甚至殴打起来。随时都得进行调解，使彼此不满的人言归于好。

再者，这些疲惫不堪的、由于失败感到非常堵心的士兵连块肉也得不到。村里只能找到面包和巴宁卡酒，逃走的农民在离开村子的时候把牲口全都带走了。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艾登才在草垫上躺下来，而利哈德继续熬夜。他只把头枕在桌上——他能这样睡觉。

拂晓前不久，一阵不可想象的牛嗥声突然把睡觉的人惊醒了，同时还传来吧吧的鞭子声。利哈德跑近窗口，看见了博克沙·盖尔格，他正在一大群牛中间从马上跳下来。牲口的两肋流着汗沫，鼻孔里喷着热气。它们不再看见“奇迹”了，它们又驯服了，变成了温顺听话的忠臣。

利哈德和艾登连忙走到街上。

博克沙·盖尔格精神抖擞地向他们敬了个礼，雄赳赳地报告说：

“请允许我报告，勇敢的大尉先生！牛群赶到了。”

利哈德拍了拍别加尔的肩膀。

“好，博克沙·盖尔格，你是条好汉！好样的！牲口全在这儿吗？”

“五十头全在。”

“好的，你真了不起。喂，巴尔！把你的酒壶拿来，让赶牛人为你的健康干一杯。”

“对不起，”博克沙·盖尔格说，非常庄严地推开递给他的酒壶。“我首先需要解决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事。”

接着他向大尉转过身来。

“昨天我说过，那五十下我决不会白白领受，我一定要偿还。现在我偿还了：五十换五十！大尉先生，现在您给我一张凭据，证明昨天那五十下是白挨！”

“你需要什么样的凭据呢，博克沙？”

“证明文件。上面说昨天打我那五十鞭子现在无效。我的意思是，预防有人想拿它挖苦我。那时候我可以拿证明

文件给他看，说那是白挨！”

“好吧，博克沙。我给你证明文件，就这么办吧。我马上给你。”

利哈德走进房间，从皮包里掏出纸笔。于是博克沙·盖尔格得到了证明文件，上面说他昨天挨的五十鞭子宣布无效，予以撤销。

“宣布”这个词特别使博克沙满意。艾登亲自在文件上签了字，博克沙对艾登给予他的这种荣誉也十分重视。

异常满意的赶牛人把证件揣进衣兜。军刀、斧子和手枪也还给了他。

“喏，现在可以喝酒了！酒壶在哪儿？”

巴尔先生把自己的酒壶递给了他。博克沙对着壶嘴，一气儿把酒全都喝干了。

然后他用长衣袖擦了擦嘴，环视了一下围在他身边的士兵，马上找到了他寻找的那个人。

“喂，德国佬，你过来吧！昨天是你在我背后喊：‘可得争口气啊，博克沙大叔！’咱们来摔摔跤吧！我挨了五十鞭子，又骑了一夜的马赶牛群，而你已经休息过了，可我照样能把你摔倒。”

他要求较量的那个人是个瘦削而虚弱的青年大学生。他甚至还没有长胡髭。大学生走上前来，笑着喜滋滋地说：

“您摔不倒我，博克沙大叔！”

他们遇到一起的时候，博克沙就用肌肉发达的胳膊搂住了他，大学生从左右两边热烈亲吻博克沙的麻脸蛋，于是

赶牛人马上松开了有力的胳膊，把年轻人放开了。

“啊，真是，真是！你这个大滑头！我的确摔不倒你。唔，好啦！就这样吧，让我们拥抱吧！”

“不过你讲一讲，博克沙，”利哈德对他说，“你是怎样把牛群夺回来的？”

博克沙耸了耸肩膀，正了正腰皮带，然后做了个鬼脸，扬起眉毛漫不经心地说：

“事情很简单，我去见德国上校，并且好好地请求他把牛群还给我。那个德国人是个很随和的人，他二话没说就把牛全部交给了我，甚至还找补了两三头。他非常敬重大尉先生。”

就这样，大家没有从他嘴里探听出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

平时，当这个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夸耀他那捏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遇的时候，他可以从早说到晚，现在当他真的建立了最勇敢的、真正英雄的功勋的时候，他却谦逊地闭口不谈，严守秘密。

就这样，从没有人听到他谈过那天夜里他到过什么地方和做过什么事。

在柯罗列夫森林里

这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在当时那些难忘的事件

以后，秋天的枯叶又在大地上覆盖过二十次了。现在，一千人当中未必有一个人知道柯罗列夫森林！

森林的每棵树木都仿佛在叙述过去。森林充满庄严的簌簌声，那儿的树叶仿佛具有活的心灵，每棵草都牢记着往事，那儿的枯枝下和嫩芽间流着英雄们鲜红的血液，那儿的绿苔在做梦，沙沙作响的叶簇讲述着梦境。

伊沙塞格战役就是在这个森林里进行的，战斗从中午直到夜半，一直延续了十二小时。

这里，在这丛野蔷薇的阴影里，在开满粉红色花朵的小圆丘下面的公墓中，埋葬着十四名阵亡将士。

坟上堆着大圆石，免得野兽刨出他们的尸骨。

那棵古老的橡树干上有两个巨大的木疖——这是击中树干的炮弹留下的痕迹。橡树长出了新皮，把弹痕盖住了。

您看见散布在草地上的石块了吗？这是石灰窑的残迹。当护国军人的弹药用完的时候，他们便拆毁石灰窑，扔石头来砸敌人。一个长满黑莓的小树林中竖着一些熏黑和烧焦的树干，这里就是那片叶拉契奇① 为阻挡后面追兵下令烧毁的树林。

匈军总司令曾经利用这个砍伐后剩下的树墩作为桌子，他在这儿写下了他那道简短的命令：

---

① 叶拉契奇(1801—1859)，奥地利反动的国务活动家，克罗地亚总督，他策划了反对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匈牙利革命的武装干涉，在反对匈牙利革命军的战斗中遭受一连串巨大的失败。

“今天我们不是胜利，就是退过蒂萨河！”

水淹过的树林中露出深绿色的斑点！即使在最干旱的夏季，它们也不褪色，风铃草的花也欣欣向荣地开着，它那听不见的铃声仿佛代替着对阵亡将士的安魂钟声。

在那个大圆广场上的宽阔草地上，寸草不生。敌对双方的骑兵队在这儿混战过，把地踏得非常坚实，以至到现在还是光秃秃的。

这里进行的不是战役，不是会战，而是决斗，双方参战的至少有一万士兵，厮杀的有骑兵和步兵，用的是枪弹和刺刀、军刀和枪托、石块和赤手空拳。这是空前未有的决斗！在每一棵树下，士兵一个对一个地跟敌人交手。每一棵树干都变成堡垒，每一丛灌木都变成掩体，战士保卫着它，坚守着它，丢失后一个士兵又从另一士兵那儿夺回来。最后，双方的弹药都打完了——火力对射已经进行了五个钟头！现在只有用刺刀了。可是刺刀也钝了，它们只能用刺刀敲击，而不能用来刺杀了。枪托碰击到一起，在树林里响起斧子似的回声。步枪打断了，就抓住敌人的武器，拚命从敌人手里夺过来。谁也不听指挥，人人都尽可能战斗。深红的血滴污染了树干。统帅也好，普通士兵也好，全都参加了这次可怕的、一个对一个的战斗。炮弹呼啸着，轰鸣着，穿过树冠和茂密的灌木丛为自己开辟道路，在神秘的树林深处轰轰地爆炸。炮兵从两方面射击着：阿乌里奇[1]的援

---

① 阿乌里奇(1792—1849)，匈牙利民族解放军将军，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时期最后一任陆军部长。

军从左边向奥地利人轰击，蒙特努奥沃的旅团把自己人当成了敌人，从右边用霰弹向这些人轰击。战斗在炮火的交叉火力下进行。可是谁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每个战士都暗自下定决心：

“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么牺牲，要么胜利！”

柯罗列夫森林向南伸延，离戈乔辽禁伐区三千来步，位于拉柯什河左岸。在伊沙塞格附近，林边的树紧挨着拉柯什河，一直下到水面。三条乡间土道通过这个森林。它们全都在伊沙塞格相交，在那儿汇成一条大道。这是通向佩斯的门户。

匈牙利军队向佩斯挺进。

正因为如此，匈牙利士兵才在那儿战斗。难道这不明显吗？

柯罗列夫森林在最宽的地方有三千步，在最窄的地方有一千二百步。它的长度是一哩。就是为了争夺这座森林进行着激战。

整个森林都被拉柯什河环绕着。夏季里，这条河只是一条小溪，可是到了春天，就变成一片汪洋的沼泽了。会战的时候，这条急湍的小溪主宰着局势，它允许人们从哪儿渡过，人们才能从那儿渡过。这样的渡口一个在伊沙塞格附近，另一个稍微往北一些，在磨坊旁边。

这两个渡口都控制在敌人手里。敌人配置四万二千名士兵、二百三十二门大炮、三个臼炮连和五十六个骑兵连来

对付匈牙利军队。

高耸于战场之上的山岗也被奥地利人占领了。

此外，敌军在战斗过程中烧毁了伊沙塞格，它的街道在燃烧，根本不可能拖着大炮通过街道。

柯罗列夫森林里的战斗从中午延续到晚上，形成了拉锯战。

起初，匈牙利部队把奥地利人赶出了森林南部。于是奥地利人纵火烧森林。然后他们调来新的兵力，又转了回来，逼退了匈牙利人，但是燃烧的森林马上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时候另一支匈牙利部队占领了森林的北部边缘，开始向磨坊附近的桥头发动进攻。它已经向前推进，并且获得了胜利，可是由于前一支部队退却了，它也就不得不放弃已占领的阵地。

于是只好从头再来。

在争夺森林的战斗中，双方的军队调动频繁。双方的人由一棵树后蹿到另一棵树后，争夺每一寸土地，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被打垮的部队重新投入战斗。

现在，谁也不象三个月以前那样逃跑了。在敌人的优势兵力面前不得不撤退的人，也只是稍微退却，只要援军一到，马上又会转身向敌人进攻。

现在，士兵们对炮弹和枪弹的呼啸声已经司空见惯了。这种歌曲听惯了！大炮的轰鸣不再使人心里打颤，负伤后也不再大惊失色了。有时候负了伤，甚至当时都不知道。

战斗已经进行了漫长的六个钟头，然而直到目前，任何一方也不能夸口说夺得了对方一寸土地。双方就连炮弹如雨的那块地方也不肯放弃。

这时候，双方都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军官们把累倒的士兵从地上动员起来；看护兵急忙替受伤的人包扎，并且说："难道这能算伤口吗？没什么，小小的擦伤。"指挥官们一边鼓励胆怯的人，一边调集后备队。于是队伍又奔向战场迎战。

喊杀连天，震撼着森林。指挥官举着旗帜，亲自走在自己的队伍前头。

奥地利部队准备对匈军的腹部给予决定性的打击。

十六个龙骑兵连和枪骑兵连、两个胸甲骑兵团和六个志愿兵骑兵连，在八个炮兵连和两个烧夷炮连的配合下，密密麻麻地从伊沙塞格向北推进，渡过拉柯什河，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匈牙利军队的腹部。

在迄今寸草不长的那个圆形广场上，匈牙利骠骑兵排成密集的队形站在那儿。

三千骠骑兵聚集在一起！

敌人把大炮布置在自己骑兵的侧翼，炮口直接瞄准骠骑兵，展开了歼灭性的火力。

骠骑兵无路可退。只剩下一条出路了，他们也就利用了这条出路。

必须毫不迟疑地从正面攻击敌人的骑兵，在冲进敌人骑兵的战斗队形后，跟它混在一起，使敌人分不清哪儿是自

己的部队，哪儿是对方的部队，从而无法用大炮开火。

说到就做到！

号声响遍整个战场，号召向敌人猛冲。于是战马奔驰，山摇地动。森林里一片喊声。不一会儿，这种喊声里又加入了数千把钢剑、数千把军刀相击的声音。

一团团尘土笼罩着战场。突然刮来一阵大风，卷走了尘土，这个场面在目击者看来活象歌颂古代勇士的英雄史诗。

至少有六七千骑兵混战在一起！马疯狂地竖立起来。军刀、宝剑、红色高筒军帽、钢盔和四角帽在闪烁……三支主要的军队在战场上交锋，几乎形成了密集的圆圈。它们一会儿后退，一会儿向前，宛如一台奇怪的机器的梭子在活动。战场的一端露出匈牙利的三色旗，另一端露出奥地利帝国的两色旗。在这两面旗帜周围展开了最激烈的战斗。最勇敢的士兵都竭力夺取敌人的旗帜，并浴血保卫自己的旗帜。

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骑兵乱糟糟地、密密麻麻地聚集在一起，好象一个巨大的蚂蚁窝，蚁窝的中心万头攒动，不住地前后转移。

唉！这时如果沙皇的统帅在这儿，他一定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办！他会让自己的六十九门大炮全部开火，把双方都轰走。

这时候，太阳落到郁郁苍苍的布达群山后面去了，从那儿向阳春四月的天空投射出一束束的金光。

阳光从树木中间透过，晚霞给树上吐出的新芽和刚刚开花的山茱萸与白槭镀上一层金黄的色彩。骑兵掀起的尘土好似金色的雾霭，英雄们蒙着汗珠的面孔宛如黄金的雕像。

士兵们继续战斗。他们厮杀得非常激烈，仿佛认为在未决胜负以前太阳不敢落坡似的。

每一只胳膊都极度紧张，每一下打击都异常有力，仿佛全凭这一下来决定祖国和时代的命运、思想的胜利似的。这是两个巨人的殊死战斗，每一滴血都仿佛在呼吸着、创造着英勇的奇迹。

战场上到处是这场激战的可怕证据：有被劈成两半的头盔，有被一下子戳穿的钢甲，而主要的凭证是人，是那些流血过多、受了数十处伤以及尚未断气的英雄。

迷漫在空中的尘土被战士们的怒火烧得炽热了。在这片充满阳光的尘土中，在人们愤怒地嘘气凝成的发光的雾霭中，两个军官——两个敌人彼此看见了。他们都比周围的人高出一头。一个是巴拉德莱·利哈德，一个是鲍尔维茨·奥托。

两个人立刻贯穿了同一个思想。不，甚至不是思想，而是两团大雷雨的乌云相遇时产生的闪电。

他们穿过战士的行列，互相迎面奔去。士兵们很高兴地给他们让开路，仿佛认为："这是神意裁判！两位勇士的剑注定要决定胜利应当属于谁。让他们一对一地决定这个问题吧！"

站在附近的人都闪到一边给他们让路，好让两位骑士能够相遇。

他们终于相遇了！

他们血管里的血液全部沸腾起来，给他们英勇的心灵增添了热力，他们的心里充满对荣誉的渴望、贵族的自豪感、对屈辱的难忘的回忆、对敌人刻骨的仇恨和对祖国强烈的爱。这种种感情都在激烈的浴血酣战中增长了，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力量。

他们的军刀相交了。

两个人谁也没想到遮挡，都只考虑怎样砍上敌人！

他们怀着满腔愤怒、使出手臂的全部力量，同时向对方砍去。

两个人都在马镫上站起身来，高举起军刀朝对方砍去。

两个人都直接照准对方的头部。两把军刀好似两道交叉的电光一闪，于是两个骑士都一下子滚下了马鞍。

巴拉德莱·利哈德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要不是他的身体象被母亲放在魔泉里洗过澡的《伊利亚特》和《尼伯龙根》[①] 的主人公那样不会受伤，他一定再也看不见日出了。

不过，也许在我们这个没有神话的时代里，也有自己的魔物，母亲们借助于它也可以使自己儿子的身体不会受伤！

---

① 《伊利亚特》的主人公阿喀琉斯被他的母亲——海神忒提斯放在忘川里浸过，想把他变成一个不会受伤的人。《尼伯龙根之歌》的主人公兹格弗利德在被他杀死的龙的血泊里沐浴过。

也许母亲为儿子孜孜不倦的祈祷会使能够砍开钢铁的军刀失去作用，使它变得无能为力！

鲍尔维茨·奥托的军刀砍断了利哈德的高筒军帽上的钢箍。可是正如常有的情况那样，军刀砍在利哈德头上时不是刀刃朝下，而是平着拍下去的。

诚然，这一下可怕的打击把这位骠骑兵军官震昏了，他晃了一下，滚下了马鞍，但是没有受伤。

然而他本人给敌人的打击不啻是从天而降的劈雳。军刀砍开鲍尔维茨的头盔，深深地砍进他的脑袋里，一直砍到太阳穴。

当这两位英勇的军官同时落马的时候，他们周围展开了一场激战。士兵们都想援救自己落马的指挥官。

利哈德的勇敢的传令兵巴尔，寸步不离地跟在自己的指挥官后面，这时他立刻跳下马来，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指挥官。马立刻把老头子踏死了，可是他救了自己亲爱的主人。这个可怜家伙多么纯朴啊！团号兵死后只留下自己的号，巴尔不象那个团号兵那么引人注意，但是他有一颗忠实而善良的心，他牺牲了这颗心来拯救自己敬爱的人。他替自己敬爱的人死去了。

这时候，森林那儿响起了炮声。出了什么事？……柯罗列夫森林震动了，传来一片巨大的喊声："祖国万岁！"

这是匈军的后备兵团开到了，展开队伍投入战斗。

匈军的大炮开火了，护国军的营队把敌人赶出了柯罗列夫森林。战斗的命运决定了。

奥军的号兵吹起收兵号。战斗的骑兵队形疏散开了。打扫战场，收拾阵亡者尸体和伤员的工作落到匈牙利部队身上。他们也把鲍尔维茨·奥托抬回来了。他还活着。

太阳已经落坡了，但是漫长的战斗日并没有随着夜幕的降临而结束。

村子在燃烧，火光照亮了夜晚。打算取得胜利的人，必须占领那个村子。

这就是说，需要上上刺刀向前冲！直接冲进熊熊的火焰！

战斗已经进行了八个钟头，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休息。

疲惫不堪的队伍发起新的冲锋。晚风卷动旗帜。响起巨大的“乌拉”声，士兵们冲出黑乎乎的密林，端着枪扑进大火的中心。战斗在笼罩着火焰的街道上继续了几小时。在昏黑的森林深处，火枪射击的闪光照亮了黑夜。

匈牙利士兵继续向前冲。他们登上伊沙塞格高地，把敌人从那儿挤跑了，赶走了。月亮从地平线后面升起以后，它的光辉照耀着周围山岗上胜利飘扬的匈牙利三色旗。

但是在柯罗列夫森林深处，激烈的战斗并没有结束。

要把厮杀的人分开简直不可能。双方源源不断地把新的部队投进昏黑的森林，不肯承认战斗结束。仿佛他们厮杀只是为了拚命。他们已经既不听收兵的信号，也不服从指挥了，而是顽强地搜寻敌人。一碰上敌人，就继续血战。

直到夜深了，他们才不得不分开。

在拉柯什河后面的山岗上，胜利者庄严的欢呼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远处，从戈乔辽附近的高地上，传来败退的敌人悲哀的呼喊声。森林深处充满受了致命伤的士兵可怕的、如怨如诉的呻吟和叹息。在磨坊旁边的草地上，在野地上的营火周围，已经响起吉卜赛琴师的小提琴声——骠骑兵和护国军人潇洒地跳着匈牙利舞！

只是沿着草地上的沟渠里，流着无数条血的小溪，拉柯什河的水都被它们染红了。

这就是当天在柯罗列夫森林里发生的事。

垂死的敌人的遗嘱

当巴拉德莱·利哈德从深度的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起初，他觉得头上仿佛压着一团又大又沉的东西。他用手摸了摸，发觉周围什么也没有，于是感到奇怪。

利哈德确信自己没有失去说话的能力以后，便大声喊道：

“啊哟，啊哟！……”

侧门应声打开了，灯光从门口透了进来。

这时利哈德意识到他的脑袋完好无损，可以回忆发生的事。光亮是从一盏骠骑兵灯上投射出来的，这盏灯拿在一只长长的手里，这只手的主人有一副椭圆形的面孔，他叫

毛士曼。

利哈德仍然觉得他好象躺在太阳的表面上，而且头部至少有一千三百公担重。因此，如果他要从地上，更确切点说，要从太阳上站起来，至少得有四百马力的力气。

“哈！你到底醒过来了？”毛士曼高兴地问。

“看来我还活着？”

“平安无恙，连指甲也没有损失。就是稍微昏迷了一阵子！”

“我在什么地方？”

“拉柯什磨坊里。”

“这么说，我们胜利了？”利哈德大声说，顿时记起了一切。

“完全正确。伊沙塞格是我们的了。总督的军队一直逃窜到戈乔辽去了。大获全胜呀。”

利哈德不再觉得他的头象铅一样沉重了。也许，不借助蒸汽机他就能从自己的床上爬起来。

“起来，起来吧！站起身来，”毛士曼鼓励他说，“你是完全健康的。嗯，你的头上有个拳头大的包和一条两三吋长的擦伤，但是这算不了什么。”

“怎么，你是医生吗？”

“可不是，”毛士曼自豪地回答说，“照看你的是医学博士和外科硕士。军刀只是平着打上了你，如果不算刚才说的那个包和那条擦伤，你根本没有受伤，因而我尽量大肆宣扬，说治好你的正是我！”

利哈德摸了摸脑袋。的确，膏药下面隆起一个大肿瘤，但是他完全没拿它当回事：

“明后天就会消肿。你用不着再张罗我，最好去照看别的伤员吧。我用冷敷就成了，这种简单的事巴尔先生也能办。”

“巴尔先生？”毛士曼瞪大他那本来就鼓出的眼睛，盯问道。

“难道他不在这儿吗？”

“不在。他躺在磨坊的棚子下面。他安睡了……并且是长眠不醒了。”

“他死了？”

“这个可怜家伙跟你一道出生入死。当你掉下马来的时候，这个好心的人怕你被马踩死，用自己的身子掩护住你。结果马把他自己踩死了。”

“怎么也救不活他了吗？”

“他被马踩得可太惨了。”

“领我去看看他！”

“等一等，让我们先把头缠上吧。好啦！这条白圆绷带对你多么适合啊，你缠上它就象古代德洛伊僧侣① 一样。你靠在我的胳膊上吧。在这样的震荡以后，你的头可能发晕。”

毛士曼拿上灯，领着利哈德向棚子走去。

那儿停放着在磨坊附近的战斗中阵亡的士兵。

---

① 古代克勒特民族的祭司。

利哈德马上看见了自己忠实的勤务兵。

老勤务兵的脸上保持着平时那种沉着的表情，大概他把死看成一种十分自然的事。他那两撇翘着的威严的小胡子至今仍象阿基米德螺线似的交叉着。他的身上看不见半点伤痕。

利哈德在他跟前跪下来，握住老骠骑兵的手，开始亲切地唤醒他：

"巴尔，我的好勇士！忠实的老勤务兵！醒来吧，你只是在睡觉，别装死啦！你听见没有，你的长官在叫你！你的旧主人在跟你说话！你为什么不回答呀？"

"他满有理由这样做，"毛士曼说，"他的后脑勺完全被马蹄踏碎了。"

利哈德象小孩似的对着阵亡的老勤务兵哭泣。他由于巴尔对他忠心耿耿，以致对巴尔的依恋超过对一般人的依恋，只有具有天使般心灵的人才能这样忠诚。

"请你把他单独埋起来，"利哈德请求自己的朋友说，"以便我回来的时候能够找到他。"

"明天你可以参加阵亡将士的葬礼。我们也决定掩埋死去的敌人。"

"顺便问一句……鲍尔维茨·奥托怎样了？"

"你狠狠地收拾了他。他也躺在这儿，躺在磨坊主的屋子里。军医少校亲自给他治疗。军医认为鲍尔维茨受了那样的伤，一定活不成了。"

就在这时候，军医走出门来，他一看是利哈德，就走到

他跟前。

"您幸运地脱了险，然而您的敌人可就剩一口气儿了。他现在还是清醒的，但是过几个钟头就要发高烧。准是得了坏疽病。"

"没有挽救他的希望了吗？"利哈德问。

"毫无希望。他自己也准备死了。我刚一走到他跟前，他就问：'利哈德怎么样？'我对他说，您没有危险，只是被军刀的打击震昏了，现在他请求您去见他。他有些事想告诉您。"

"既然他有这种愿望，我同意去见他。其实光荣的义务也要求我去探望受伤的敌人。走吧！"

鲍尔维茨·奥托躺在磨坊主住宅的一个房间里。他看见利哈德走进来以后，便努力用胳膊肘支起身来，请求在他头下垫一个枕头，让他能够正坐着。然后他把手伸给来到的利哈德。

"晚安，老弟！你身体怎样？"垂死的人问自己不久前的敌人。"你说没什么？……我可完蛋了。不过，你不用伤心。要我命的不是你的打击。不是的，我的脑袋很结实，它经受过许多打击。可是无知的马把我狠狠地踏坏了，我受了内伤，因此才会死去。你不必伤心，不是你杀死我的。我们彼此照头上狠狠地揍了一下，现在两相抵消了。我还清了自己在人世的一切账。我死后只剩一笔巨债……"

这时他长叹了一口气，沉默下来，仿佛为了集中精力。

"请这几位先生离开一会儿，让我们两个人单独谈几分

钟吧。他们已经尽到了一切努力。我什么也不再需要了。”

医生再次提醒鲍尔维茨，说他应当保持安静，不要动，不然缝合的伤口会裂开。鲍尔维茨·奥托回答说，过不了一天他就会完全安静了。

刚一剩下他们两人，鲍尔维茨就连忙握住利哈德的手，用深受感动的声调说：

“听我说，朋友！我有一个儿子，明天他就会成为孤儿。”

在这样的自白以后，垂死者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我全都告诉你。我的时间刚刚够用。我很快就会死去，我的秘密只能托付给一个高尚的人，他能明白一切和保守秘密。过去我是你的敌人，但是现在我跟一切都和解了，甚至跟蛆虫也得和睦相处了。你活着，并且胜利了。你有义务接受你的敌人的遗嘱。”

“我接受。”利哈德说。

“我对这点毫不怀疑，因此才请你来。那么，你听我打算委托你费心的是什么事吧。我有一个儿子。我从未见过他，而且永远也见不到了。他的母亲是个贵族小姐。她是谁，你可以从我皮夹子里找到的文件中知道。这是个没有心肝的漂亮小姐。我跟她结识的时候是个年轻的尉官。我们两人都表现得轻率。除非结婚才能纠正那个放浪女人的轻率行为的后果，可是我父亲当时还在世，他禁止我结婚。唉，现在这无所谓了……只是她不应该揪下心上的一块肉并且把它扔到街上。那个女郎，我的非正式的妻子跟她母

亲一道出外旅行去了。等她回来的时候，又算是少女了。后来我知道，那个增加这个世界上多余人数的不幸孩子原来是个男孩。但是他落到哪儿去了，被扔在异乡的什么地方，我却不知道。这时候，我的官职提升了；父亲去世以后，我摆脱了他的管束。我敢对天发誓，如果这个女人说出我的儿子在哪儿，我会马上跟她结婚。她不断给我来信，一股劲儿地催促我们见面，发下各种各样的誓言。可我只回答她一句话：'把我的儿子找回来。'我对她很严厉。她本来可以嫁给别人，未婚夫有的是。可是我写信说：'我不许你嫁人！''那么你自己娶我。''你得先把我的孩子找回来。'我折磨她。但是没法摸透这个女人的心。她一再硬嘴，说她不知道孩子到哪儿去了，因为她当时尽量消灭那个小孩的痕迹，以便她自己和别人都不能发现他。

"可我还是找到了我的儿子。我找了好几年！我好容易发现了他的线索。我在一个地方偶然见到了教堂的出生记录，在另一个地方碰见了保姆，在第三个地方发现了小包发帽，在那儿又遇见了一个活证人。我继续找寻，直到完全打听清线索为止。可是我现在就不得不停止了！"

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着这位勇士的心灵，这个人外表很严厉，可是富于同情心。利哈德听着他讲述，尽量记住他的每一句话。

"朋友，"垂死的人说，"请你答应我，到我已经不能到的那个地方去。"

利哈德把手伸给受伤的敌人，受伤的敌人就一直攥着

他的手不放。

“你在我的皮夹子里会找到必要的证件。它能指示你应当在什么地方寻找指引你往下做的人。原来小男孩被交给了佩斯的一个女商人，这是维也纳的一个收买旧货的人告诉我的。我在佩斯没有碰见这个女人，她迁到得布勒森去了。她好象在向贵国政府供应货物。我不能到得布勒森去。可是我知道这个女人已经把孩子转交给另一个人，托付给一个奶妈哺养。你问奶妈是谁吗？这只有女商人一个人知道。但是她的女仆说，那个乡下奶妈靠替人哺养孩子维持生活，奶妈时常来见她的女主人，诉苦说给她抚养孩子的钱太少，孩子在挨冻受饿。”

说到这里，垂死者的指头痉挛地握紧利哈德的手。

“她这样说来着：‘孩子在挨冻受饿！’可是小男孩非常漂亮，奶妈为了证明他还活着，三番五次领他去见女商人。”

鲍尔维茨·奥托两眼泪汪汪的。

“为了确实认出孩子，女商人每次都查看他的胸部——上面有一颗黑莓似的胎痣。小男孩的脖子上拴着一根细绳，上面挂着破开的半个铜币。另一半在母亲那儿。不过说不定她早把它扔掉了……孩子在挨冻受饿！他已经三岁了。女商人的女仆出于怜悯而给他一块黑面包，她的女主人出于仁慈而拿出一点点钱来赡养他，奶妈出于同情而收留他——这一切都是因为母亲把他抛弃了……我的战友，我在黄泉下也会听见我儿子的哭声啊！”

“请你放心，他再也不会哭了。”

“真的吗？你要找到他吗？你在我的钱包里能找到一笔钱，请你把它存放到可靠的地方。这笔钱足够把孩子养大到他能够自食其力的时候。请你照看他，别让他饿死。”

“我要找到他，亲自抚养他。”

“在我的文件当中，你能找到一个使他有权承袭我的姓氏的证据。不过，让他永远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对他说来，我只是个穷士兵。请你叫他学一门正当的职业，利哈德。”

“你放心，奥托。我答应你，我来照看他。我拿他当自己亲弟兄的儿子看待。”

鲍尔维茨脸上露出淡然的微笑。

“你答应了。你会说到做到。因此，我死也可以瞑目了。唉，头烧得多么痛快啊……”

他突然唱了起来。这是热病发作了。因而他说起胡话来，并发狂地唱着歌剧中流行的诙谐曲和咏叹调。当热病暂时离开他的时候，鲍尔维茨又神志清醒地说了起来：

“你瞧，那种变痛苦为愉快的时刻到了。”

利哈德看见他亲手伤害的人快要死了，心里感到痛苦。但是利哈德没法离开他，因为鲍尔维茨痉挛地握住他的手。当利哈德打算把手挣脱出来的时候，垂死者的指头象铁钳似的紧紧地攥着，并且带着可怕的嘲笑说：

“呵呵，你想马上从这儿溜走吗？这种场面不合你的心意吧？啊，朋友？不成，既然你毁灭了我，你就忍耐到底，看着我死去吧！请你记住——也许有朝一日你也会象我一

样抽搐、歪着嘴巴呻吟和咬牙切齿。”

然后他又唱起来，唱得叫人听起来毛骨悚然。

有时候，痛苦的热病暂时离开了他。这时他就小声说：

“小可怜虫的脚上穿着破鞋！”

于是他的胸脯又痉挛地鼓了起来。

突然，他有些令人奇怪地不作声了。他的眉毛搭拉下来，低垂在眼睛上，面孔不再抽搐。看来，他完全神志清醒了，并且用低微的、沉着的声调对利哈德说：

“不过……请你记住……我托付给你的秘密，这是一个女人的秘密……你要发誓永不泄露它。甚至对儿子也别告诉他母亲的名字。她是个坏女人，但是我要把她的秘密带进坟墓。”

“我以人格担保。”

一听到这话，握着利哈德手的那只手握得更紧了。皱起眉头的苍白面孔变得异常严肃。呆滞的目光直勾勾地凝视着利哈德。这样继续了许久。利哈德也凝视着他的眼睛并握紧他的手，作为回答，最后，他明白这个人已经死了。

医生只好用力把他死去的敌人那只僵硬的手指掰开，让利哈德的手挣脱出来。

阳光和月光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也有安宁闲逸的生活。

好在地球不象希罗多德① 在他的地图里画的那样光滑平坦。好在树木和地球都是圆的。好在地球上有个地方的地平线上看不见熊熊燃烧的村庄的烟子。大火的浓烟被凸出的、拱形的地面挡住了，因此，这时地球上才还有安逸幸福的人。

如果地球象希罗多德想象的那样平坦，那么从克辽什岛向南一望，便会看见旧阿拉德和威维杰克在燃烧、圣塔马什在炸成碎片、捷麦什瓦尔火焰冲天。在西边，可以看清已经冒了几天烟的阿勃杜班尼亚的废墟。在东边，燃烧的布达佩斯会展现在眼前。在北边，成千上万堆篝火会使你目瞪口呆，那是驻军警戒哨生的，证明军营就在附近。炮声也会在平坦的、辽阔无边的整个地面上传播开来，因为奥地利炮兵在轰击阿拉德、捷麦什瓦尔、彼得瓦拉德、丘拉费赫瓦尔、科马罗姆、布达和契捷尔，而匈牙利炮兵也在予以还击。接连不断的炮声由于回声把它重复了许多次，而经久不息，显得更加震耳。

但是在这里，这一切全都看不到和听不见，战斗的声音传不到这儿，一切都留在地平线后面了。

克辽什岛上的杨树盛开着花，这时正是美妙的五月时光。下过一场暖和的好雨以后，欣欣向荣的绿草地上开遍一片片鲜艳的、黄色和蓝色的野花。树林后面传来镰刀的

---

① 希罗多德（约纪元前 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

嚓嚓声——刈草的季节已经来到了。

整个的克辽什岛是与世隔绝的、小小的人间天堂，是爱好诗意的贵族的庄园，是树木从未被斧子砍过的真正的禁伐区。树木的唯一任务是长出繁茂的枝叶，使得绿荫遍地并供鸟儿栖息。即使碰上一棵树干折裂、树枝歪斜的坏树，人们也不会动它。树木已经退休了，人们许可它停止开花。当它枯干和腐烂的时候，上面盖满缠着它的野蛇醉草的嫩枝和四季长青的常春藤。人们不烧枯树。

木造的房顶是鸟儿真正的庙宇。每一丛灌木都有自己的居民。随季候迁飞的椋鸟和夜莺归来时又找到它们去年秋天留下的窝，用啁啾的鸣啭宣告温暖和爱情的季节来临了。

在这座岛上，从来听不到枪声。

在那儿，甚至有害的昆虫也不使人和树木讨厌。周围的一切都是互相服务：人保护树木和它的羽族居民，树木保护人和鸟免受暴风雨和烈日的侵害，而鸟又为人和树木消灭他们共同的敌人——昆虫。是的，那儿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岛子四周环绕着古老的森林。柳树把茂密的叶簇一直垂到水面，可靠地掩护着岛子不被外人瞧见。

但是在搭着小桥的那个地方，严密的森林屏障让开了。树冠彼此靠近，宛如一道绿色的拱门，可以通过它向岛子内观看。

眼前呈现出真正世外桃源般的风景。

在万里无云的远方，可以看见一座阳光照耀着的、苏格兰城堡式的大宅子。在北面，整个墙壁爬满深绿色的常春藤，一直蔓延到屋顶，东边的正面培植着千千万万朵鲜红的蔓生蔷薇，蔷薇现在正是鲜花盛开的时节，以致那儿就象着火了似的。在南面，紧靠着宅子旁边，一棵古老的大菩提树把自己的叶簇伸到天空；它比房屋高一倍。在白色的大理石露台上，这时骄傲地端踞着一只雍容华贵的孔雀，它那金色的长尾巴拖到地面上。

大宅第前面有一个宽阔的池塘。在它那浅蓝色水面上映着迷人的景色：白色的大理石栏杆、火红色的楼房正面、爬满深绿色常春藤的墙壁和三只雪白的天鹅；它们舒开翅膀，在平静如镜的水面缓缓游动，身后留下一道银白色的波纹。

池畔的凉爽空气中，悠闲自在地放牧着一大群鹿。一只扁角的小鹿从牙缝里吸着水，大概在欣赏镜子般的水面上自己优美的倒影。老鹿仰着长有一双大角的头，纹丝不动地站着。这些动物非常驯服，即使有人向它们走去，它们也一动不动。

在茂盛的草地中间，有一条铺着砾石的小径通向宅第的大门。门通向拱形的露台。阳光由于透过哥特式尖拱窗上的彩色圆玻璃，便在双色的大理石地板上投下五光十色的斑点。

半边露台上挂着沉甸甸的绿缎窗幔，窗幔在晨曦中投下阴影。

在露台的荫凉地方，挂着一个白色的摇篮，里边睡着一个婴儿。他的小脸蛋胖得使小嘴出气都不方便了。因此，小孩睡觉的时候，不得不把它张开。

摇篮边上站着一只小云雀，在歌唱《拉科西进行曲》。多么可笑而又动人啊！世界上最鼓舞人心的进行曲，充满战斗警报的进行曲，却由一个最温柔、最可爱的歌手——云雀演唱！如果一只苍蝇落在睡着的小孩红喷喷的小脸蛋上：去！——鸟儿就振翅一飞，异常灵巧而迅速地吞下那个讨厌的东西，仿佛根本没有过它似的！然后鸟儿又回到自己的岗位，用宛如悠扬的笛子或者银铃似的歌喉继续唱道："勇敢地投入战斗！自由在召唤我们！"直到又有一只苍蝇飞来为止。

婴儿的母亲坐在摇篮放脚一头的一张芦苇编的安乐椅上。她那沉入幻想的目光凝视着远方。她穿着一件镶白花边的宽大长衣，腰里系着一条天蓝色的宽带子。她的头发很随便地披散在肩上和胸前，跟花边包发帽上松开的丝带混在一起。

女人对面的画架前坐着一个年轻人，在给她画油画像。

在露台对面的一端，一个三岁的男孩在跟一只巨大的纽芬兰犬闹着玩。他总想把那只温顺的狗当马骑。

女人和那个孩子是巴拉德莱·艾登的妻子和儿子，那个青年是他的弟弟巴拉德莱·耶诺。

年轻女人要不是有耶诺跟她在一起，说不定会发疯。

她成天不断地想着她的丈夫在跟死神打交道，好几个星期接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一想到这里，她的脑海里便浮现出时刻威胁着丈夫的种种危险！

是的，有耶诺跟她在一起，这是莫大的幸福。他最善于安慰她，对她的每一个忧虑不安的问题总是耐心回答。他甚至能猜到她那没有用嘴说出的思想。有时，耶诺到邻近的城市去，从那儿带回来好消息。不过这些消息是否可靠呢？

耶诺对画像不满意，可他画得非常卖劲儿。他具有卓越的画家天才。他一定要到罗马去学习绘画艺术。亲人们赞成他的计划。

但是他怎样也画不好嫂子的像。上面总是缺少点什么东西。每个特征似乎都捕捉得很准，可是整个说来并不象。

“别拉，好侄儿，到这儿来！”

小男孩离开狗，走到耶诺跟前。

“别路什卡①，你瞧瞧这张画像，你说上面画的谁？”

小男孩用大大的蓝眼睛凝视着画像，说：

“一个漂亮的阿姨。”

“难道你认不出你的妈妈吗？”

“妈妈根本不是这样。”

接着小男孩又回到狗跟前去了。

---

① 别拉的爱称。

阿兰卡打算安慰耶诺：

"画像很好，画得挺不错。"

"我知道很糟糕。这要怪你。当你静坐着让我给你画像的时候，你只想着艾登现在还在遭受什么危险！我不愿把这种表情画到像上，因为我们准备把它当作礼物送给艾登。总不能让你在这张画像上带出愁眉苦脸的样子啊。"

"可是我怎么能强作笑脸呢？"

"你是知道的，艾登没有遭到任何不幸。以后自然更不会出任何意外。他们会胜利的。"

"你这是说说算了。"

"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胜利？"

"妈妈说的。"

"妈妈又是怎么知道的？"

"艾登告诉她的。"

"可是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

"你是不是因为他对妈妈好有嫉妒的意思啊？"

"咳，你说哪儿的话！不过，哪怕你能把他的信给我看一次也好……"

这一次，耶诺没主意了。

"算了吧，给你也看不懂。信件要通过敌占区，你认为可以把这种信写得谁想看都能看懂吗？不成，信是用密码写的。"

"嗯，就算这样吧。可是，即使我看不懂这种密码，我就

是看看可爱的笔迹也好。既然我看不懂信的内容，你们连他的信也不给我看，这未免太狠心了。”

听到这番话，耶诺弄得手足无措了。

“哈哈哈！”他笑了起来。“大概你以为密码是用普通的字母组成的，可以从上边认出笔迹来吗？别忙，我现在就给你说说我们保守某种秘密时彼此通信用的密码。这些密码一个个全都是由直线组成的。”

于是他在一张纸片上画出了这种密码：①

“还有，你还别以为这些东西都象通常那样写在纸上。没有的事。我们把彼此要说的话按十字形绣在手帕上。任何人都可以拿到它，可是他能在上边看懂什么呢？知道密码的人可以用放大镜毫不费力地阅读白手帕上必要的消息。你自己想想，根据这种直线你怎么能看出艾登的笔迹？”

耶诺的话使阿兰卡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好啊，我要马上开始学习这种密码。然后我就跟艾登通信。你等一等！……”

她拿起铅笔，马上在一小片纸上用密码拼写起来。

“你瞧，你能看懂这个吗？”

耶诺毫不费力地看懂了她自己想出的密码：

“‘亲爱的艾登，我爱你。’”

阿兰卡确信耶诺猜到她写的意思后，顿时喜笑颜开。但是她那青春美丽的面孔只是开朗了一会儿，接着又阴沉下

---

① 以下在原著中有两行密码，这里删去了。

来。这是当一个人沉醉在幻梦中，仿佛看见久别的亲人时那种瞬息即逝的笑容。阿兰卡闪烁的目光依然凝视着远方。

耶诺把画笔往旁边一放，想道：

“不成，我不能把这种笑容画到布上！”

不过，他至少用自己的密码引起了这个年轻女人的兴趣，多少使她抛开了伤心的念头，她暂时不再痛苦地怀着这些担惊受怕的想法：

“艾登有什么消息没有？”

“他什么时候能回到我们身边？”

“报上登载着什么？不是又在进行战斗吗？艾登参加战斗没有？”

“他没有负伤吧？没有被俘吧？”

“为什么瞧不见我们的妈妈呢？”

“为什么我们不到离艾登近一些的地方去呢？”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看见爸爸了，他在哪儿呢？”

对这些问题，耶诺都得想出成千上万个各种不同的回答：他说很难接到蒂萨河那面的消息；艾登根本不会接近火线；他很快就会回家；报纸收不到，是因为邮件不能分运到各地；那些终于能送到的报纸，都是从得布勒森来的，上边除了国会的辩论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事件外，什么消息也没有；妈妈要操持一切家务，没有工夫到这儿来。

他得花费多大力气，才能使嫂子相信这一切啊！必须时刻注意得布勒森的来信，不能让阿兰卡偶然从哪封信里知

道了什么坏消息。

耶诺接到了利哈德受伤的消息，他费了很大劲儿对她瞒着自己的悲哀！他每天都要带着笑脸向她叙述“取得的”胜利，其实他的心情却异常沉重，充满了怀疑和绝望。

阿兰卡仅仅是感觉到的那些可怕的情况，他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他继续鼓励嫂子，向她保证说一切都会很好。

耶诺知道，全国遍地是熊熊的烈火。他听到蜂拥而至的敌人的沉重步伐。他知道这一切会带来什么后果！小云雀照旧唱着《拉科西进行曲》。

突然，又有一个声音引起人们的注意。胖乎乎的小手开始在摇篮里晃动起来。娇小的手指一会儿张开，一会儿握紧。深蓝色的小眼珠刚从长睫毛下往外一瞧，马上被强烈的光线刺得眯缝着闭上了。但是樱桃般鲜红的小嘴唇张开了，吐出一种好象六翼天使用来赞美上帝的那种声音。婴儿的这种声音各民族都一样。这种声音既不能用字母写出来，也无法组成音节；可是它多么富有表现力啊，这是婴儿呼唤母亲的声音！

母亲清楚地懂得这种语言。她赶快跑到摇篮跟前，把那个小乖乖连同小垫子一起抱了起来。婴儿的嘴角搭拉着，仿佛要哭了。母亲吻了吻他的嘴唇，嘴角马上提了上去。婴儿笑了。

现在，母子二人都在笑。他们彼此在对方的眼睛里找到一种他们真正幸福的源泉。

母亲除了孩子的笑脸而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她坐下来，把孩子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她用一只手搂住他的头，然后解开麻纱胸衣，露出乳房给孩子喂奶。这种场面足以感动太阳、人们和上苍！真叫人看了惊叹不已！

这个形象——婴儿嘴旁的母亲的胸脯——的美丽、庄严和优雅，可以同旭日东升时的万里晴空媲美，可以同布满太空的朝霞媲美。

耶诺拿起笔画了起来。

这才是那个女人真正的面貌！现在很容易认出她了！

画家的画笔偷偷地画下母亲的特征，这丝毫没有破坏她的无言的幸福。

在他面前，她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他不是她的弟弟吗？

有什么可害羞的呢？她不是有了孩子的母亲吗？

耶诺画着像，一会儿瞧瞧孩子，一会儿瞧瞧阿兰卡，同时心里想着：

“我怎么能让你们沦为乞丐呢？……”

其实，他向嫂子叙述的一切，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她的丈夫经常遭受可怕的危险。爸爸不能来看她是因为他在行军。婆婆和丈夫都没有给她来过信。关于密码的事，全是耶诺编造的。这个年轻女人是被囚禁在这座岛上的囚徒，弟弟耶诺是她的看守人，他严格看管着，不让她离开岛子，也不让任何人接近她。

也许这是人们在照顾她吧？

是的，正是这样。那年夏天，千千万万个把妻子儿女留在家里，自己去出征的丈夫都担心着一个死敌——霍乱！人们细心地保护着她，免得她也染上这种疾病。

岛子外面，霍乱到处猖獗。

深夜。

月光透进贵族山公馆的窗户。墙上挂着跟真人一般大的家族画像，当奇异的月光照在画像上的时候，上面画的人都象《麦克佩斯》①中的无数幽灵一样，随着月光的移动时隐时现。这里，铁石心肠人的那张大画像显得特别威严。

画像上的眼睛都注视着一个身穿白衣、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的女人。她好象是为了向这些幽灵证明她还活在世上而从台座上走下来的一尊大理石雕像。

有时候，一声声伤心的叹息打破周围的静寂，叹息声不知从哪儿传来，公馆里到处都听得见。这些声音有伴随咬牙切齿声的呻吟、有冲出闭得紧紧的唇边又憋在嘴里的痛苦喊叫、有咽咽哽哽的痛哭、有嘟嘟噜噜的抱怨、有梦呓中竭力摆脱恶梦的人的突然号叫、有令人可怕的嘶哑声……

这种从下边传来的可怕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些日子里，巴拉德莱家变成了道地的医院，女主人用它来收容负伤的自由战士。起初，她把医院设在楼下的房间里。当那些房间住满人以后，她便把楼上的一部分地

---

① 莎士比亚的名剧。

方也改成医院。伤员愈来愈多，于是她把正厅也变成了病房。最后，只剩下她的卧室没有占上，其他房间全被伤员占满了。

这是伤员们在夜晚的寂静中叹息、呻吟和厉声嚷叫。有时还有垂死的人的哀吟。

巴拉德莱夫人聘请了两位医生；图书室变成了药房，绘有贵族徽章的大厅变成了手术室。

女主人和女仆一道整天预备绷带和棉团。

夜里，她谛听着这种流露出极端痛苦的喊叫，就是天使听了这种喊叫也会浑身战慄。她在决定把自己的公馆变成伤兵医院时，完全了解自己这样做的意义。

她首先把艾登的妻子和她的两个孩子送到克江什岛的别墅去，并且指示儿子耶诺照看他们，不让他们对祖传宅第里发生的事有任何怀疑。

这里天天都在死人！

每个房间里都有重伤员在剧痛中辗转着。这位面容和善的夫人每天总要巡视两三次病房、观察对伤员们的护理是否周到、关心他们的需要、用亲切的话语安慰他们，并用自己天使般的目光来减轻他们的痛苦，这时候，伤员们都感到好过些。

也许这个敢于正视这种痛苦的女人心如铁石吧！不过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金刚石——因为金刚石也有灵魂。

任务极其艰巨！但是巴拉德莱夫人能够完成它！

现在，她已经不是普通的女子，也不是贵妇人，而是圣

徒了！垂死的人非常敬爱她，恢复健康的人赞扬她。只要她用手指摸一摸，伤员们难以忍受的痛苦就会消失。

可是她本人却经受了多少痛苦啊！

在住满她家的伤员中，突然流行起霍乱来。

死神大概嫌战场上的收获还不够丰富，现在它两手攥起镰刀，左右刈割起来。霍乱夺去的人命比枪炮夺去的还多。

匈牙利最近一次闹霍乱是在一八三一年。对于那次霍乱流行，人们只保留着十八年前的一些可怕的回忆。现在，人们也跟当时一样，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流行病？瘟疫？传染病？也许是水土病吧？也许是空气污染引起的疾病吧？是中邪了？还是上帝的惩罚？它是不是由我们不知不觉地吸进肺里的微生物或者吃进胃里的毒菌引起的呢？它是怎样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的？为什么会这样传播？在另一个城市里，它选中一个街区，一条街，有时甚至只是半边街，而让那半边平安无事，原因何在呢？为什么一个人跟上百个霍乱病人生活在一起而不受传染，而另一个人只消听到某某人死去的消息，只提了提"霍乱"这个词，马上就会得病死去呢？

正如十八年前一样，对这些重大的问题谁也不能回答。能从医生嘴里得到的唯一劝告就是小心再加小心。心地善良的人总是幸福的。

现在认为，从一个地方递到另一个地方的信件必须用烟子熏过。不过大多数人根本不通信。因此，巴拉德莱夫

人也从不给她住在克辽什岛上的孩子们写信，也不让把艾登给妻子的信送到那儿去，因为军队中也在流行霍乱。因此，她才一次也没有去探望自己的儿媳和孙儿，也禁止他们去探望她，因为巴拉德莱夫人住的房屋现在成了死神的住所。

她本人没有离开公馆。

……钟敲出夜晚的时刻。一轮明月从高高的窗口照进来，使画框里的幽灵复活了。女主人在充满叹息声的大厅里踱来踱去，有时背起手来在最威严的那个幽灵面前停下来。

这是铁石心肠人的画像。她跟他谈道：

“不成！你赶不走我。我决不退缩……要留在这里……我听得见你的责备。你说：‘这都是你干的。’是的，我不反驳。命运给我安排的一切，我都要实现。这些士兵不断呻吟，让我和你都无法安睡。对不对？……是我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的。我应当听取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是在呼唤我。如果他们的嘴不作声，他们尚未愈合的伤口便会疼痛起来。每个伤员都会大声疾呼：‘我祈求至圣的上帝，我完全对得起上帝……’难道我不能暗自祈求上帝吗？你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你已经知道了未来，深入了生活的秘密，能摸清几百年的老底。你为什么还来责备我呢？你很清楚，这些血是必须流的，这些痛苦是应当熬到底的。你也知道：谁想复活，谁就首先必须死去……”

月光照在拼花地板上，巴拉德莱夫人继续往前走，接着

又回到丈夫的画像跟前。

“你认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因此我会怕你吗？不错，死神跟在我身边，可是我的头上有上帝。我跟死神是眼对眼地瞪着。谁一提到死神的名字就心惊胆战，就觉得它可怕得厉害；谁对死神表示欢迎，谁就会觉得它是救苦救难的天使。况且，天空不是从星星那儿开始的，而是从草茎那儿开始的，因此我们的头常常挨着天空。我清楚地知道这点。”

她在自己的内室里从这头到那头踱来踱去，然后又在威严的画像前停下来。

“你问我怎样教导我的孩子们吗？完全没照你在遗嘱中嘱咐的那样作。你一再说你会回来，会在我耳边嘀咕这个问题……我听见了。我没有按照你的愿望办事。我的两个儿子在战场上，其中一个已经负了伤。他们随时都可能牺牲。我的第三个儿子是行尸，是没有肉体的影子。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是我把他们送到目前所处的环境中去的，对此我毫不后悔！我会沉着地等待他们命中注定的一切。我亲手扭转了他们的命运。也许他们全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但是为捍卫正义的事业而死，比跟祖国的敌人走一条道好得多。我给了他们生命，用自己的奶汁喂大了他们……是的，我知道他们可能牺牲，但是鼓舞着我的那些思想也鼓舞着他们。”

她继续在大厅里踱着，倾听着那些在她看来是从丈夫嘴里吐出的问题。

也许他也能听见她的话吧？

接着她又回到画像跟前，这一次是笑容可掬地说：

“唉，当艾登那两个可爱的孩子游戏玩耍、蹦蹦跳跳并在母亲的膝盖上呀呀学语的时候，你能看一看他们该多好啊！……我把他们视若掌上明珠。他们躲避在安全的地方了。你要是看见他们，你就不会这样怒冲冲地瞧着我了。他们将生活在更加幸福的时代里！我们牺牲自己，是为了他们的幸福。你大概不愿让这两个笑吟吟的孩子过光明幸福的生活，可我希望这样。你知道吗？我给我们家族招来致命的危险和痛苦，可是我从命运之神手里夺回了生命和幸福的权利。我把这种生命和幸福藏到了可靠的地方，那儿有上帝的无边仁慈和我永不停息的祈祷保护着它。我没有把它留在这儿，留在你这副气势汹汹的面孔旁边。生命和幸福要生存下去，总有一天会消除你带来的危害！……”

巴拉德莱夫人的最后几句话说得非常有力，好象先知预言一样。

她考虑起最近几个月的事件来，越想心里越坚定，她又镇静下来了。

她高昂着头，又对画像说：

“我做的完全正确……现在，我希望你的灵魂安息去吧。我自己也该睡睡觉了。”

银色的光辉从画像上移开了。月光现在照着墙壁的另一个地方，画像沉没在黑暗中了。

夫人让幽灵安息以后，自己也进入了恬静的梦乡。

有过类似体验的人都知道，克制内心的激动并让自己

安然入梦是最困难的事。

昏 暗

勃兰根霍斯特公馆里，正举行一个照例有列美基雅大姐和她的养女参加的私人晚会。

自从艾蒂特私奔以后，列美基雅大姐不敢单独护送她；另外还有一个见习修女经常跟她在一起——她们俩想方设法看着这个调皮鬼！

在这个晚会上，艾蒂特听到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许多可怕的消息，使得她可能根本不想嫁给利哈德了。一些人说匈牙利军队被击溃了，被击溃了多少次和怎样被击溃的，甚至说它被彻底歼灭了。另一些人说它被包围了，很快就会被迫投降。第三种人承认它有时也向前挺进，但是一想到人们截断它的退路，把它诱入圈套，心里就先表示高兴。大家都抢着说，“一个匈牙利兵也逃不掉！”

在这些谈话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巴拉德莱·利哈德的名字。他全凭自己那匹宝马才两次躲过了鲍尔维茨·奥托的军刀。鲍尔维茨发誓，不论活的死的，一定得抓住利哈德。现在艾蒂特有什么可祈祷的呢？反正她的爱人不是在战场上牺牲，就是在法场上被处决，左右是死……

凭着广泛和多方面的联系，勃兰根霍斯特母女已经知道从昨天起柯罗列夫森林里正进行大会战。

在最新战报中，温狄什格莱兹公爵报导说：到傍晚七点钟，匈牙利人在各个地段的进攻都被打退了，英勇的督军准备给敌军以最后的、致命的打击。

直到傍晚七点钟为止，情形的确是这样。总司令可以踏踏实实地去睡觉了，据他看来，仗已经打赢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七点钟，英勇的督军来唤醒总司令，报告说他带着自己的军团撤退了，把战场留给了敌人，这时总司令才大吃一惊。

他们两人都没有急于向维也纳宣布这件事，直到第二天晚上，京城的人还都怡然自得地深信打垮了敌人，大获全胜。

伊沙塞格战役结束的那天晚上，勃兰根霍斯特夫人、她的女儿、两个修女和艾蒂特坐在一起喝茶。话题自然是昨天的会战。无所不知的女士们看过总司令的通报，对这次会战知道得非常详细。

四个女人心情都异常舒畅。只有艾蒂特陷入沉思。

列美基雅大姐接受不久前那次教训，不敢再对沙尔特烈斯蜜酒无保留地表示好感了，她宁愿往自己的茶里斟一小杯阿拉克酒[①]来代替它。她觉得阿拉克酒对她那多愁善感的神经能起兴奋作用。

今天她特别爱说话。

女士们互相聊着战场上的情况。在这方面，列美基雅

① 用椰子汁、大米和糖浆酿造的一种酒。

大姐知道的比谁都清楚。

她们把面包皮和糖块摆在桌上，用它们表示敌对双方的军队。面包皮表示匈牙利团队，糖块表示奥地利团队。这一来，一切都瞭如指掌。你瞧，假定这块糖稍微向前移动，就会迂回到面包皮的后方。这样一来，敌人的部队就会被俘！在桌布上克服这段小小的距离，这岂不是区区小事吗？……只要拉什季奇的旅团及时接到从侧翼绕过敌人的命令，里赫登什琴旅团照战斗队形进行纵深配置，而柯洛莱多的旅团则沿着公路向上挺进，那么敌人的一兵一马都逃不脱追缉。

女士们大声吵嚷着，争先恐后地彼此叙述自己的战略计划。每个人都象刚提拔的少尉似的炫耀自己的军事术语。

大家正在热烈地闲谈，突然有人敲了敲门。

“谁？请进！”

利杰格瓦里先生从只有亲密朋友知道的、蒙着壁毯的秘密入口走了进来。

这位贵族老爷面色焦黄。由于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嘴角神经质地抽搐着。

勃兰根霍斯特母女向他跑去，紧紧地抓住他，嘻嘻哈哈地欢迎他。但是当灯光照到客人脸上的时候，她们不禁大吃一惊。利杰格瓦里好象木乃伊一样。

“前线有什么消息吗？”勃兰根霍斯特夫人问自己的朋友。

利杰格瓦里不能立刻回答，他喉干舌燥了，嗓门嘶哑了，只好先喝一口水。

“糟糕透了。我们战败啦。”

勃兰根霍斯特夫人惊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才怯生生地表示怀疑说：

“这不可能……”

“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利杰格瓦里证实说。

阿尔芬辛娜插嘴了。她想表示自己比别人意志坚强，因而不把这个堵心的消息放在心上。但是她表现出来的不是什么意志力，而是她一贯的轻率。

“嗨，先生！您的消息很不可靠。您什么也不知道，就立刻六神无主了。”

利杰格瓦里用刺人的、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她那带有嘲笑的绯红面庞。阿尔芬辛娜尽量掩饰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对她的影响。

“小姐，我这些话全都绝对可靠，”利杰格瓦里声音坚定地说，“这个消息是信使带来的，顺便说一句，他还看见鲍尔维茨·奥托阵亡了……”

绯红脸蛋上的嘲笑顿时消失了。

“鲍尔维茨·奥托阵亡了？”一个修女结结巴巴地说。除她而外，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一点不假。鲍尔维茨跟巴拉德莱·利哈德交手的时候，来的这个信使也在场。他们同时在对方头上砍了一刀，立刻都落下马来了。”

两个女人听呆了，悲痛得面色惨白，蓦地都转向说话人。这是阿尔芬辛娜和艾蒂特。

利杰格瓦里冷酷地、故意慢腾腾地往下说：

“利哈德得救了，鲍尔维茨·奥托牺牲了……”

艾蒂特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带着幸福的笑容无力地扑倒在沙发椅上。她把两手贴在胸前，仿佛打算默默无言地向谁表示自己的感激。阿尔芬辛娜悲愤交集，脸都抽搐起来。她从椅子上猛地站起身来，气势汹汹地注视着利杰格瓦里。

母亲吓慌了，也直勾勾地望着，不过不是望着客人，而是望着自己的女儿，她担心女儿会暴露谨慎保守的秘密！

但是阿尔芬辛娜这时对是否有人在看着她和听她说什么已经满不在乎了。她悲痛欲绝，疯狂地嚷道：

“这个该死的家伙居然杀害了他！该死的凶手，他杀害了鲍尔维茨·奥托！”

她扑通一声扑到桌上，把桌上的碗碟打得粉碎；她忘形地大声嚎啕起来。

这时候，勃兰根霍斯特夫人晕倒了，不过不是由于听到鲍尔维茨·奥托的死，而是被阿尔芬辛娜这种放肆的态度吓昏的。

阿尔芬辛娜尽情咆哮，丝毫不考虑大家在看着她并听她号叫。

她的怒火有如火山爆发，用烈火烧着雷雨的乌云，向天空奋起挑战！

她先是往桌上撞头，用拳头捶着桌子。继而往沙发上一靠，泪水顺着她的面颊扑簌簌地滚下来，蓬乱的头发披散了。

“该死的天，该死的地，该死的人哪！”

她好似受了致命伤的母老虎，浑身乱颤，缩做一团。接着她又野性勃发，从桌上拎起刀子，用它往门上乱戳，同时声嘶力竭地喊叫：

“我该宰谁呢？……我要杀人！”

但是她拎着的那把刀子既不能用来杀人，也不能自杀。她大喊一声：“没用的铁片！”随即把刀子往地上一扔，然后便向它跺起脚来。

不一会儿，她仿佛想起了什么，把脸贴在墙上，哭哭啼啼地低声说：“亲爱的奥托！……”然后全身顺着墙壁慢慢往下滑，倒在了地板上。

她四肢伸开地躺了一会儿，痛哭着。但是谁也没有去搀扶她，她只好自动爬了起来。

阿尔芬辛娜用哭红了的眼睛四下望了望房间。

两个修女忙着在照顾勃兰根霍斯特夫人，因为她一直没能苏醒过来。艾蒂特已经戴上帽子，披上披肩，躲在角落里，仿佛恨不得赶紧离开这儿。

出现这个乱糟糟的场面的时候，只有利杰格瓦里一个人很自在地把两只手插在兜里，漠不关心地站在那儿一动没动。

“应当把病人抬到床上去。叫仆人来！”阿尔芬辛娜粗

声粗气地说，接着向利杰格瓦里转过身来。

“先生！在这个客厅里、这个城市中和整个世界上，除了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这种能够战胜一切恐惧的仇恨的力量。您全都明白吗？”

“全都明白！”

“可以报仇吗？”

“可以。”

“您能找到报仇的办法吗？”

“能找到，哪怕是必须到地狱去找呢。”

“我看得出来，您理解我。”

“是的，我们彼此都理解。”

“那么……如果您将来需要那个您打算借用她的致命诱惑力的人，当您智穷力竭的时候，请您想起我。我需要报答您，我会给您出最毒辣的主意。”

“请您放心，小姐，报仇的时刻一定会来到。以血还血，根本不能就这样罢休。即使天塌下来我们也要报仇。我们要让匈牙利血泪成河，要让匈牙利三辈儿人都忘不了，要让他们十年后还穿孝。我憎恨我的祖国！您明白憎恨祖国意味着什么吗？我憎恨那块地皮上的一草一木，憎恨每一个吃奶的婴儿！现在您能明白我是什么脚色了吧？我也清楚知道您是什么人。只要我们彼此需要，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见面。”

他说着拿起帽子，也不向任何人告别就扬长而去。

阿尔芬辛娜对着萤萤的孤灯，在空桌子跟前坐下来。她

用手捧住太阳穴，凝视着灯火。

“你真的死了吗？”她说，仿佛在问幽灵。“你真的不要我了？你真的跟我永别了吗？也许我应当跟随你去吧？我应当向谁报仇呢？……向所有的人！在你去的地方，人们是喜爱你呢？还是恨你呢？我怎么也不能放心。唉！……被你遗弃的女人多命苦啊！你这个离去的人也多命苦啊！可是使你归天的那个人也要倒霉！现在，我们的心已经不能平静了。你在黄泉之下不能瞑目，我也不能在世上过消停日子了。我们会不断地互相怀念，会一道设法陷害杀害你的凶手。有一个地方比坟墓还要悲惨，还要可怕，这就是断头台！我们三个人冥冥中会在这个台座下遇到的，然而这时候我决不会跟我的敌人妥协。谁能使一个注定不能嫁人的姑娘跟自己的命运妥协呢？就是上苍和它的许许多多天使与圣者也没有这种权力！我成了狰狞可怕的人，我的胸中潜伏着魔鬼！”

阿尔芬辛娜望着浑圆的孤灯，仿佛这是懂得她的话的活人。也许，在许多漫长的不眠之夜，她已经习惯跟这个哑巴伙伴交谈了吧？通常她是默默地跟它交谈，今天由于忘乎所以，竟说出了声来。

阿尔芬辛娜一边说着这番没头没尾的话，一边不停地拧着荧荧的灯芯，弄得淡红色的火苗都从玻璃罩口蹿出来了。但是她还嫌灯不够亮。最后，烧得赤热的玻璃罩砰地一声炸裂了，炙热的玻璃片飞向四面八方。

阿尔芬辛娜不觉一怔。

这是一种预兆——玻璃罩炸裂表示服丧，也就是说，她现在想的那个人已经死了。一个人的灵魂如果在离开自己脆弱的躯壳以后，还能在最后一次挣扎中炸破玻璃罩，这表示它具有多么大的威力啊！……科学家们说："迷信！"可是事实证明了，声波"f"在撒满玻璃渣的纸上留下一个好象双十字的痕迹；声波"d"在纸上画出一个双圆圈，而加大一倍的声浪"c"把一个瓶子打得粉碎。可是刚一谈到没有肉体的灵魂的特性时，人们马上就大声说："迷信！"

两个修女从勃兰根霍斯特夫人的房间里回来了。她们把歇斯底里抽搐着的夫人抬到床上，让仆人去照料她。

列美基雅大姐照例安慰起阿尔芬辛娜来。

"请您相信上帝的仁慈吧，它会让您得到安慰。"

阿尔芬辛娜只是用野性的迷惘的目光盯着她，低声哑哑地发狠说：

"往后我不打算祈求上帝，永远不再祷告了。"

"看在上苍和一切圣者份上吧！"虔诚的修女带着祈祷神气双手合十，打算止住她。"您要想想，男爵小姐，您是基督教徒啊！"

"我不再是基督教徒了！"

"您考虑考虑吧，您终归是女人啊！"

"我不再是女人了！我跟您一样，失掉了人世的欢乐。如果说世界上有终生念圣经的修女，那么我愿意终生诅咒和复仇。"

列美基雅大姐吓慌了，连忙拿起自己的斗篷，打算赶快

躲开，不再听这些罪恶的话。听了这些话会脏你的耳朵，留心这些话，会毁灭你那不朽的灵魂的。

可是修女听到了。

虔诚的修女向艾蒂特默默地招了招，叫她跟她走。

但是阿尔芬辛娜蓦地抓住姑娘的胳膊，把她截住了。

“她不再回修道院去了。她要留在家里！”

修女不敢违抗，她说：“好吧，随您的便。”她能够跟那个见习修女一道平安无事地脱离笼罩在这个冒渎神灵的泼妇周围那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气氛，心里感到高兴。

艾蒂特浑身颤抖着解开帽带，取下披肩。

大家都离开了，剩下她们两人，这时阿尔芬辛娜走到艾蒂特紧跟前，直挺挺地站在她前边。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吗？”

“不，不知道。”

“你仔细瞧瞧我的眼睛！你在里边瞧见什么了？”

“昏暗。”艾蒂特回答说。

的确，黑茫茫的地狱也不会象阿尔芬辛娜这双漂亮的黑洞洞的眼睛这么昏暗。

“不错！可是这种昏暗具有生命！里边有许多人形。其中也有你。我的情人被你爱的人杀害了。我也要杀死他！”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杀气腾腾地比划着，仿佛她那紧紧握住的拳头里攥着一把毒剑。

“对，我要杀死他！哪怕我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我也

能抓到他。即使我们当中一个人在天堂，一个人在火焰地狱，我也要弄到他。我白天黑夜只惦记一件事——那就是消灭他！我要让你跟我一样，也成为不幸的可怜虫，让你尝尝孤独的可怕滋味，让你想到什么时候、哪一天、哪个时刻你也会遭受跟我同样的命运而感到痛苦。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受到我全心全意的、整个狂热而堕落的灵魂的爱戴。只有他才能使我变成富有爱情的女人，变成温柔的天使或者疯狂的娼妓——不论怎样我都永远是幸福的。可是这个人被巴拉德莱·利哈德杀害了。世界上也还有另一个人，虽然他不能使我幸福，但是他能娶我，使我成为贵妇，从而他也许会摆脱自己的苦恼。然而就在订婚那天，巴拉德莱家的一个女人把他也从我手里夺去了，使我成了笑柄。利哈德和他的母亲给了我凶险的打击，活活葬送了我，使我痛苦一辈子！我要成为他们家的恶魔，要让他们家败人亡。我要把他们男男女女斩尽杀绝，连小孩也不饶恕。我只让一个人活下去，让她想着那些死去的人而万般痛苦，这个人会是他们当中最不幸的。你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昏暗。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种昏暗具有生命，里边有许多人形。我能预知未来。你别认为我疯了。这些威胁话我要说到做到，他们的性命就攥在我的手心里！人们给了我致命的礼物——我情人的脑袋；我也要把你爱人的脑袋奉献给你！我的整个计划已经盘算好了。它象是一块漆黑的凝结物，残酷而毒辣。是的，我要消灭他们，要让他们倒霉！……我把你留在家里，是为了每天晚上你躺下睡觉和每天早上刚一睁眼

的时候，我好附在你耳边说：'我一定要弄死你的爱人……'你跟你的爱人使我遭受了种种痛苦，当我看见你也痛苦的时候，我会感到痛快。我要让你的痛苦不亚于我的痛苦。我要让你见着我就哆嗦。我要不断地折磨你，多咱我们俩都真正疯了，开始把我们爱人的颅骨当足球踢着滚了，多咱算完。啊，亲爱的奥托！……"

阿尔芬辛娜发狂地往沙发上一扑，把脸埋在上面，一动不动了。

艾蒂特浑身打着哆嗦听完了这番发狂的谵语，这些呓语好象巫婆子在她们的夜间集会上拎着婴儿的残骸狂奔时念的可怕咒语。艾蒂特不仅不能反抗，甚至无法理解阿尔芬辛娜狂怒的缘由。她看到阿尔芬辛娜静了下来，一动不动地躺着，就悄悄地走开了。她走进女仆的房间，女仆们便把她领到她过去住的那间小屋里，让她躺到那张她非常熟悉的破床上，怕她冷，就用羽毛褥子把她的两只脚盖严。接着女仆们出去了，让她一个人好好睡一觉。

艾蒂特做了一个梦，她仿佛看见周围的黑暗中有许多幽灵。它们都是活的，正在这片黑暗中蠕动和游荡。一个幽灵的嘴脸在这咫尺难辨的黑暗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它一直俯身到她的床前，一边喷着冷气，一边凶狠地小声说：

"我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明丁瓦罗·亚当

下边要谈的是个历史人物。我不打算确切地说出他住在什么地方，不说大家也认识他。

这是一个过时的人，这种人在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他甚至不是流行祭祀武尔坎[①]和尼普顿[②]那个时代的产物，倒象是巴考士[③]时代的代表人物，因为我指的不是制定消费税的巴哈[④]，而是美酒和欢乐的古神。

这个人是“匈牙利之外没有生活，有也不是这样”[⑤]这句古怪格言的再现。

他住在这样的一个村子里，一八四九年底如果有人问：“敌人到过这里吗？”那儿的人会回答：“没到过这里，不过，无论是德国人、俄国人和匈牙利人都到过附近一带！”

明丁瓦罗·亚当先生的世袭庄园还是他祖父建立的，到如今全都没变样。房屋是平房，因为嫌爬楼太费劲。房

---

① 罗马神话中的火神。

② 罗马神话中的海神。

③ 罗马神话中的丰产和酿酒神。

④ 巴哈(1813—1893)，奥地利极端反动的国务活动家。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巴赫成为匈牙利的统治者，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

⑤ 原文是拉丁文。

顶是板条钉的，但是上面又铺了一层苇子。当然，并非因为考虑到便于保护板条才这样做的，而是有了防寒屋顶，顶棚里冬天储存的葡萄和其他一些水果可以好久不坏。房屋下面有个地窖，分成三个专门的单间：一间储藏酒，一间储藏青菜，一间是冰窖。屋子东西两面都有个竖着圆柱的阳台，那儿摆着皮沙发椅。这两个阳台可以根据风向的变化任人挑选一个使用。屋子里最宽敞的房间是厨房。

在爱惜燃料的今天，这样的厨房已经很少见了。火在敞口的大炉灶里呼呼地烧着。上边煮东西，下边烤馅饼。

燃烧着的劈柴中竖着一根带许多钩子的铁棒，铁叉子的一端搭在钩子上，这时叉子上烤着火鸡。铁叉慢慢地转动着，火鸡渐渐烤黄了，肉皮变得脆生生的。转动叉子的是个雇农小孩。

炉灶周围搁着一排瓦罐，上边虚盖着上过釉的盖子。瓦罐里的东西都开得咕嘟咕嘟的。

旁边不远立着一个铁三脚架，上面放着一个扁平的瓦罐。瓦罐上严严地盖着洋铁盖，盖子上撒着炭火。这个瓦罐里可能烤着千层饼。人们先把和好的面在一张加宽的桌面上摊开。两个姑娘从两头把一块拳头大的面抻开，抻到足有一大张桌布宽。看来，罗马的麦萨林娜①都可以用它代替最薄的内衣或者代替透明布缝衣服穿，拉普兰②的居

---

① 公元一世纪罗马皇帝喀劳狄之妻，她以残酷和淫乱闻名。

②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和科拉半岛西部地方的名称。

民都可以用它糊窗户。但是在匈牙利，人们把这种薄面片浇上酸奶油，撒上葡萄干和扁桃仁，然后卷起来，好象干练的西班牙宗教审判官整治人那样慢慢用火烤；真叫人为那些不会享受这种美味食品的外国人感到遗憾。

这时候，另外几个女人把炉灶下边糊上粘土的烤箱围上红炭火。箱里烤着酸得很高的白面包。还有一个厨娘用弯刀在圆木墩上剁着一块肉。另一块肉已经用白菜叶包好了，它嗞嗞地冒着气，好象在大发脾气，嫌在瓦罐里热，可是它又盼望着尽早变成肉馅。一个没有别的合适活可干的懒孩子用沉甸甸的木槌在大铁臼里有气无力地捣着调料，大概是辣椒，因为他一边捣一边连连地皱眉头。

一个瘦削的女仆用铜条在锌钵里使劲搅拌着蛋青，蛋青愈来愈白，泡沫愈来愈多。厨娘头到处张罗，指挥着这支交响乐：她一会儿把烤着的火鸡浇上好多油，使油流到搁在下面的煎锅里，一会儿给正在做的夹馅千层饼加馅，先加干的，然后又加湿的；她时刻不停地用一把木勺尝着热气腾腾的食物，咂摸着里边缺什么，然后吩咐加盐、加红辣椒、加胡椒或者肉豆蔻等佐料。她一边让人打开烤箱门，看看白面包烤熟没有，一边照料着做千层馅饼、用叉子扎透在煎锅里吱吱作响的香肠、挑选做菜用的各色各样铜的、白铁的和木制器皿，以及挥动着煎包子的刀具、做甜馅饺子的特殊用具、切爆肚用的花样刀和烤维芙饼干的模子。她不放过每一个烤盘、锅子或铁锅，教导女仆怎样用猪油填菜，叫敢于顶嘴的小厨工捣洋姜，还关切地教听差的老婆翻煎包子。

这且不说，她还用一把很长的刀子切出细得象丝一样的煮汤的面条。刀子在她手里飞快地闪动着，真叫人担心她会剁掉自己的指头！听差偶尔到厨房来一趟。他的任务是送酒，红酒用来浇烤肉，白酒用来做调味汁。此外，他还是切烤肉的能手。

事情很明显，要有贵客临门了。

的确，可能有客人要来。我敢打赌，那时候人们一定会对这些珍馐美味赞不绝口。不过，即使没有人来，这些好东西也不会白白浪费。明丁瓦罗先生和他的夫人胃口很好，牧师先生也食欲健旺，他们都会特别欣赏这些菜肴！因此，这家人天天宴会。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反正吃东西是一种享受，别的都是空的。有句明智的古语这样说：“佳肴、美酒和好梦——这就是真正的幸福！”酒醉饭饱是莫大的快乐；能吃能喝是最美的感受。肚子吃饱了，人就会产生行善造福的信心。摆满珍馐美味的筵席是唯一能引起天使羡慕的场面，大家知道，因为它们跟人不一样，向来是不吃东西的。大吃大喝甚至还能为自己博得荣誉。一个人如果家有盛宴，并且殷勤好客、不反对跟朋友们一道享受人间幸福，那么人们一提到他准会说：“他真是个大好人，又亲热、又殷勤、又可敬！”

明丁瓦罗先生和他的夫人都又高又胖，圆圆的脸盘油亮油亮的。大家知道，他们的家庭生活过得很顺心。他们除了关心自己而外，不用关心任何人。

通常，当达列罗什·杰布隆唉声叹气地诉苦说很难把一大帮女儿嫁出去的时候，可敬的明丁瓦罗夫人就暗自庆幸："我没有女儿，真是谢天谢地！"当萨尔玛什先生骂不成材的儿子逃学的时候，一看明丁瓦罗先生那副油亮油亮的脸蛋就能猜到他在想："我没有儿子，实在有福气！"

因此，明丁瓦罗夫妇关心的只是吃喝。至于吃喝的东西，家里应有尽有。

他们的小麦收成很好。粮食在自己的水磨坊里磨，他们还有自己的酒窖和宰牲口宰家禽的屠宰场。他们的果园和菜园出产大量的水果和蔬菜，因为这里的土地肥沃，甚至不需要灌溉。葡萄酒用山坡上结的葡萄来酿，李子露酒用自己的李子来制。山麓涌出一股略带酸味的矿泉。猪群可以在水青冈树林里免费放牧。森林还供给野禽和狍子，当然，那要看老爷们是否肯于去狩猎。狍子反正不是任何人的，这是公有物，国家的财产。明丁瓦罗家每年的收成都用不了。粮仓里还储存着前年的小麦，顶楼上堆着至少有三年剪下的羊毛。要知道，这全都是钱！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要钱干吗呢？怎么花呀？用来买装饰品吗？可是肥胖的明丁瓦罗夫人不太喜欢打扮，她的姿色不配这样做。而明丁瓦罗先生除了那件家做的长袍外根本不穿别的衣服。这件长袍跟坐得很破的椅垫一样，已经褴褛不堪了。明丁瓦罗夫妇没有出门的习惯：哪儿能找到象在家里这样舒适安逸的地方呢？明丁瓦罗先生晚上喜欢跟牧师打打牌。输赢的数目很小。他们有什么彼此赢钱的必要呢？再说拿钱干

什么用呢？要是把钱留在家里，说不定还会遭抢。因此，明丁瓦罗家是从来不锁门的，哪怕是土匪头子萧勃利随时亲自光临也不例外。吃喝的东西可以任凭你受用。至于金钱，你就是抡起魔杖也找不到的。把钱借给别人也犯不上。债户总是不愿给利钱的，你要是跟他们打官司，那只会自寻烦恼。

社会工作也好，国家大事也好，州里的政务也好，明丁瓦罗先生都不感兴趣。

"全是扯淡！大家奔忙为了什么？只不过为了区区的官职！哪如一个人呆在家里操持家务呢？住在城里哪点舒服呢？"

说真的，明丁瓦罗先生的工作很简单：一年去看一两次青庄稼，然后去看看黄熟的庄稼，如果顺便碰上一只鹌鹑，就开枪把它打死。

明丁瓦罗一向厌恶公务——他不喜欢指挥别人，也讨厌别人向他发号施令。

他万事不关心。县警察局长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明丁瓦罗先生干脆不理他；主持州政的无论是州长将军本人也好，还是碌碌无为的总管也好，他都毫不介意。

任何政府——对国会负责的政府或者由各阶层代表组成的政府——治理国家，全都碍不着他那无忧无虑的心情。

明丁瓦罗先生不喜欢跟人争执。如果客人由于意见分歧，在桌旁展开辩论，他就立刻制止他们："别争吵啦，亲爱

的先生们，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呀！”

他根本不订阅报纸，认为那些拙劣文人在报上写的文章太绕弯子，根本看不懂——不仅如此，他们还胡扯一些跟他无关的事情。

他不承认任何新事物，它们对他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他没有农奴。

当国内发生战争的时候，明丁瓦罗这样说：

“不应当这样。我们干吗自相残杀呢？我们的人本来就很少嘛！”

他看不出自己有任何理由卷入这场斗争。他的村子在山沟里，步行到那儿要走半天崎岖不平的道路，骑马要翻过陡峭的山岭，穿过好歹能通行的山路。因此，交战双方的军队都决不会经过他的庄园，至于要他自己到军队的驻地去，他可根本没这份意思。管它全国战鼓轰鸣，号声遍野，他可什么也不闻不问。斗争的结局如何，他毫不关心。也许，那些争吵的人迟早会和解。即使不和解，那也是他们的事。一个人不能事事操心，不能损害自己的午觉啊。否则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严寒的冬日，决想不到会有客人光临，这时一辆漆布篷马车驶进明丁瓦罗先生庄园敞开的大门。一个人反着身，几乎匍匐着从车篷下爬了出来，这是我们的朋友杰布隆。

客人是老相识，主人和主妇殷勤接待了他。这是一个备受欢迎的客人，况且又是在这样的天气光临的啊！女主

人简直不知道怎样待承他才好，本来嘛，杰布隆是她的干亲家，她是他那一大群女儿的教母。

“欢迎欢迎，亲爱的干亲家。哪阵风把您吹来的？我们太荣幸啦！”

“事情很简单，我说来就来啦。我想拜望拜望亲爱的亲家母。我想您不会撵我吧？”

听到杰布隆这样热忱的自白，女主人殷勤地回答说：

“您必须在我们家住到明年夏天。”

“好吧，亲家母，太好啦，我一定住到那个时候。”

“您可别变卦啊。”

“当然。”

“咱们击掌为定？”

“好，来吧。”

“哼，您要是说话不算话，那可得当心！”

“即使您会撵我，今年我也不走啦。我说到就要作到。”

“别尽开玩笑啦，”明丁瓦罗先生插嘴说，“你去办点更要紧的事吧。干亲家一路上挺冷，李子露酒在哪儿？嘱咐他们午饭按时送上来。”

女主人连忙进厨房去了。她刚一走出房间，杰布隆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他马上严肃下来，笑容消失了，脸上露出张惶失措的表情。他一边提心吊胆地四下张望着，一边抓住明丁瓦罗先生的长袍翻领，仿佛担心别人听见似地小声说了起来：

“嗬，亲爱的朋友！这些事儿可真是非同小可……当着

你的夫人我不愿意说。我真得长期住在你这儿了，你允许我住多久我就住多久。”

但是明丁瓦罗先生对杰布隆这番莫名其妙的话并不感到惊讶。

“我真是个可怜虫！我大祸临头啦！”杰布隆继续诉苦说。“我完蛋啦。”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老兄？”

杰布隆用手稍稍掩住嘴，嘀嘀咕咕地低声说：

“德国人要害我。”

“就是这件事？你冷静些吧！我当是你家着火了呢。德国人为什么要害你呢？”

“嗨，朋友！这档子事是我招惹出来的！我在科息斯会战中指挥军队。不过，当然不是在前线，而是在后方……可我仍然差点儿被人打死，人们整夜不停地冲着我背后开枪。我这辈子也没想到，我会在打猎中处于兔子的地位。我的皮袄和马车被人夺去了，只弄出一双拖鞋来。我连气也不喘，一直不住脚地往家里跑。最后，终于到家了。可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刚进院子，大女儿嘉丽卡就向我跑来，马上把我领进花园。她说：‘看在老天爷份上，好爸爸，你就在这儿蹓跶蹓跶吧。一个骑兵巡逻队已经来抓过你了，他们在找你。他们会抓住你，给你戴上镣铐，杀死你的。你离开这儿吧！赶快逃走吧！’我用不着人劝说——拎起袋子，一下子跳过我家庄园的篱笆，头也不回地撒腿就跑。我穿过树林子，藏进石灰窑里。我就一直呆在那儿，随后嘉丽卡

给我派来一辆大车。起初，我拚命往脸上抹石灰和烟子，怕人认出我来。过了三天，我胡子上的石灰和烟子便怎样也洗不掉了，看去就象森林的妖怪一样。"

当杰布隆向明丁瓦罗叙述自己悲惨遭遇的时候，明丁瓦罗先生正叉着腰哈哈大笑。

这时候明丁瓦罗夫人端着纯李子露酒和新鲜白面包回来了。她看见丈夫在笑，以为干亲家说了什么不太正经的话。

"你们怎么这么高兴啊？可以告诉告诉我吗？"

"这不是你们女人能听的事，"明丁瓦罗先生粗声粗气地说，"干亲家杰布隆讲的是淫秽的笑话。"

"嘿！你们男人只要凑到一块儿，就干不出正经事也说不出好话来，"纯洁的明丁瓦罗夫人责备说，她赶忙又离开他们，免得她高贵的耳朵听到不成体统的话。

"事情多让人伤心啊，我亲爱的朋友！"杰布隆接着说。"你听我往下说……"

"咱们先喝一喝我们家的好李子露酒吧。它会马上使你忘掉一切晦气的事。世界上没有比这再好的饮料了。"

对杰布隆用不着再三劝说。他就是嘴里塞满了白面包也照样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

"我得到大车以后，当天夜里就到邻村一个朋友家里去了。可是，甚至没容我喘口气，巡逻队就发现了我的踪迹。朋友把我藏在地窖里，我在那儿的一只大桶里呆了两天两夜。在巡逻队离开以前，人们从桶帮上的窟窿给我递吃的

喝的。”

明丁瓦罗先生笑得差点儿摔倒了，他往沙发背上一靠，听着朋友伤心的自白。

杰布隆生气了：

“这没什么可笑的，我的朋友。你想想看，这是在大桶里呆了两天两夜，而且还提心吊胆地担心人家会把大桶打开呀！”

但是，明丁瓦罗先生只要一想到那种情景，就怎么也忍不住好笑。

“咱们抽抽烟吧，老兄。这样谈起话来更起劲。我的烟盒里有上等烟草。”

明丁瓦罗说着分别往自己和客人嘴里塞了支鹅翎烟嘴。烟嘴的另一头是樱桃木的，上面有个陶土烟斗。烟草就在烟斗里燃烧着。总而言之，这是最普通的陶土烟斗。

杰布隆先生叼着这种克拉管，它没有发出悦耳的音乐声，而是冒出烟子。他先撕下一页破《喀雷宾诺词典》① 卷成纸捻，在蜡烛上点着，然后用它抽起烟来。接着他把燃着的纸捻在烟袋上捻灭，一边吐出一缕缕浓烟，一边高扬着眉头，看着烟子出了一阵神。最后，他长叹一声，继续说了起来。

“呆在木桶里还不要紧，这是一种游戏，因为第奥根②

---

① 喀雷宾诺（1435—1511），意大利辞典编纂家；本辞典于一五〇二年初版，一五九〇年出增订版，系包括十一种语言的综合辞典。

② 第奥根（纪元前 404—323），古希腊哲学家。

也在木桶里呆过。可是你听我说，以后的事可就了不得啦！……巡逻队刚走，我的朋友就说：'我的好杰布隆，你再也不能住在这儿了，说不定你会使我倒霉的。从今以后，你必须更名改姓躲藏起来。'我自己也愿意更名改姓呆在贴有各种标签的①大桶里。于是我的朋友让我穿上破烂的雇农衣服，领我到离那儿六七哩一个酿酒的佃户家里，让我替这个佃户当短工。我想，我留在这里再好也没有了，谁也不会认识我。好，事情就那样办了。我从早上四点钟一直干到晚上七点钟，不是搬装酒糟的罐子，就是喂准备屠宰的牲口，再不是就用手推车运酒麯，并且象猪一样在齐脖深的泥坑里走。最后，我觉得我似乎真变成猪了。"

明丁瓦罗先生真想纵声大笑，他尽量克制自己，把好好的烟斗都咬伤了。为了不使杰布隆见怪，他甚至转过身去。

"最后，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短工的生活啦。于是我决定到你这儿来。但是问题在于怎样实现这趟旅行呢？路途遥远，到处都有德国人。有一天，一个可敬的犹太酒店老板到我们那儿去。老头子是跟他那个已经在奶第十九个女儿的老婆一道来的。我开诚布公地全都跟酒店老板说了，他要什么我就答应给什么，此外还给了五福林，但愿他能把我偷偷地带过德国人的岗哨送到你这儿来。他向我保证，我可以完全信赖他。第二天，他把我细心地藏在大车紧里边，带

① 原文是拉丁文。

出了倒霉的酿酒坊。老头子设法说服我，说没什么可担心的，然而我还是非常发怵。最后，犹太人的老婆怜悯起我来，把她的衣服借给我，把我打扮成女人。我们碰上巡逻队的时候，她就让我抱着她的小女儿，我也就装出给她喂奶的样子。我装得真象回事，就这样骗过了德国人。"

这时候，明丁瓦罗先生再也忍不住不笑了。他嘴里的烟斗掉了。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活象一头河马！

"嗨，杰布隆，你可真是个傻瓜！我好象真的看见你怎样搂住那个婴儿，怎样给她喂奶！哈哈哈！……你别往下讲啦，不然我会笑破肚子！"

主人非常开心，以至他的情绪也感染了杰布隆。

"好啦，干亲家，现在你到了安全的地方，"明丁瓦罗先生安慰他说，"你可以在这儿住到世界的末日。我相信谁也不会到这儿来找你。要知道，我住的这个村子连地图上都找不到哩。"

"真的吗？"杰布隆喜滋滋地问。

"真的。有一次我甚至专门买了一本地图，我研究了一番，完全证实任何一个地图学家都不知道这个村子。"

明丁瓦罗先生在一堆准备烧毁的书中翻寻起来，这些书已经破烂不堪，要变成纸捻了。他找到几页撕破的地图，把它凑起来铺在桌上，用手指在地图上比划了半天，最后终于找到了州城。

"你瞧，这是城市，那是邻村。这儿是第二个村子，第三个村子。这些好象毛虫似的地带是我们的两座山，这个蠕

虫状的东西是小河。你瞧，我的村子正好被漏掉了。”

明丁瓦罗先生带着毫不掩饰的自豪感吧地拍了一下地图。当人们看到他住的村子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时候，那该多么高兴啊！

“唉，要是德国人的地图跟这一模一样就好啦！”杰布隆叹息说。

“正是一模一样！”明丁瓦罗先生向他肯定说。天真的杰布隆居然认为地图会有两样，这使明丁瓦罗感到有几分扫兴。

杰布隆把胸脯整个贴在桌上，手指在地图上比划着：

“你瞧，我们曾经在这儿露营。我从这儿来到这儿，再朝那边走，然后拐了一个急弯。我在这儿向上游绕了一个大弯，这样便到达了你们地区。”

说实在的，这次旅行很不简单——路程十分曲折。

突然，明丁瓦罗先生出人意料地好奇起来：

“匈牙利军队真的被歼灭了吗？”

“不是被歼灭，而是被打散了。骑兵当然都很快逃走了。但是步兵可就难办了。施里克用巨炮进行轰击，炮声把我的整个后方都震动了，炮弹的爆炸把钟表上的玻璃震得粉碎。请你相信，那可真是非同小可！”

“万一匈牙利军队在别的地方出现并重新获得胜利呢？”明丁瓦罗先生再次装满了烟斗，问道。

“即使军队保住了，也得完全丧失斗志。应当从我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亲爱的朋友，你可不知道敌人集中了

多么巨大的力量来对付我们。每个奥地利骑兵的马都比我们的马高一倍。敌人的每个士兵从头到脚都披着铠甲。他们的炮弹满天飞，炮声如雷。敌人多得很！简直数也数不清！他们的军需官如果记性不好，只消一天不给士兵发饷，那笔钱就足够我用一辈子。他们的将军真了不起！那个打败我们的将军只露出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用绷带缠着。要是敌人派两只眼睛的统帅来对付我们，那我们会怎样呢？唉，那时候我们可就永远完蛋啦。咱俩也就永远见不到面了！"

明丁瓦罗先生只是耸了耸肩膀。

"那么怎么办呢？……能够设法对付吗？"

"对付倒能对付。可是以后我会怎样呢？"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你可以留在这儿，直到世界末日。"

"正是这样。直到把我送交军事法庭的那个日子！"

明丁瓦罗先生微微一笑，他噘起嘴唇，悠然地抽着烟。

"没什么。你任何事也没干过。"

"这话不假，可是我到处都露过面。"

"这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你可以矢口否认。我给你证明，说你这段时间得了重病，一直躺在我家里。"

"这样的证明一文不值。要知道，我的任命在正式公报中发表过，他们手里有公报，根据它可以确定我曾经是个要人①。人们会狠狠地判我的罪！"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我们可以上诉。"

"向谁上诉呢?向魔鬼上诉?他们没有九月党人的上诉法庭。"

"好,算了吧。你别因此过早地去上吊。"

"当然,我根本不会上吊,而且也希望其他人别起心吊死我。我的朋友,现在这种事说办也可能办得出来。"

明丁瓦罗先生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来回答,他只是支支吾吾地说,这样的事也许会发生。

"不错,但是我根本不希望有这种事,"杰布隆抗议说,"只要跟德国人还能有个商量,我就说我情愿接受一定的惩罚。我干脆说,我愿意蹲两三年监狱,不过话说在头里,只有戴轻镣铐或是根本不戴镣铐我才能同意。最主要的是不至于挨打。"

可怜的杰布隆实在吓坏了,以致开始把奈格拜德监狱① 看成一种避难所。那儿的囚犯能够吃饱,他们虽然要拖运水车,但是再也不用担心会受任何迫害。

杰布隆吓得四肢无力。他长叹一声,请求干亲家允许把这张通行的地图用钉子钉在吸烟室的门上,以便能经常看到地图,研究必要时可以朝哪个方向逃走。

明丁瓦罗先生把钉子和锤子递给他,让他自己去钉。

但是杰布隆还没等钉进第一颗钉子,立刻又发现自己处处背运:只要他刚想打击什么人,什么人立刻就会还击,

---

① 佩斯的兵营和军事监狱,军事法庭所在地。

连跟门打交道也是这样。门被人从外面猛地一推，差点儿碰破杰布隆的鼻子。

但是等他看清走进来的人以后，他可完全吓坏了。

这是萨尔玛什先生。

明丁瓦罗·亚当认为没有必要告诉自己的干亲家，说他家里还住着一个有性命之忧的客人。

可敬的萨尔玛什先生是从匈牙利军队驻扎的山那边来的，匈牙利军队揭穿了他是敌人的奸细。萨尔玛什跟杰布隆一样吓得要命，他在昨天晚上也向明丁瓦罗先生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并且口口声声说一切都完了。起义的军队越来越多，象雨后春笋一样，他连个喘气的地方都找不到。如果没有上帝保佑，抓住他一定就地枪决。他本来是个胆小的人，连个蝇子都不敢得罪。

也真巧，这两位可敬的男子汉，两个逃兵，居然面对面地碰上了。他们是“麻秸打狗，两头害怕”，都以为对方来到这里是抓自己。

自从上次分手以后，他们已经明白，每人都做了最后的选择，确定了自己的命运。一个是向右，一个是向左。于是，他们已经成了对头。

杰布隆竟不怀疑，这种差点儿用门碰破他鼻子的打击，无非是萨尔玛什想要暗害他。可是萨尔玛什也吓得连鼻子眼睛都挪了地方，他那毫无二意的面部表情说明，他肯定杰布隆正狡猾地躲在门后，要当头给他一锤子。

至于亚当先生，他似乎根本无心注意他这两位客人那

种惊慌的丑态，只是一味殷切地请萨尔玛什喝李子露。

“来吧，我的好朋友萨尔玛什，咱们一块来喝酒吧。这么冷的天气，喝点好酒也是件舒服的事儿。”

萨尔玛什贼眉鼠眼地、悄悄地走到桌前。但是只有当杰布隆把手里的锤子放下的时候，他才敢端起酒杯来。甚至后来，他也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李子露，提心吊胆地用一只眼瞟着敌人的动作。

杰布隆本想把地图钉在门上，可是现在他倒宁肯把它铺在桌上了。萨尔玛什出现得这样突然、这样难以理解，这使杰布隆变了样：由于害怕，他居然又鼓起了勇气。

杰布隆装出一副对老相识的出现毫不惊奇的样子，继续谈着被打断的谈话。不过，现在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已经不再是哭丧语调的哀告，而是漫无边际地吹起牛皮来。他好象一个退伍的粗野军人，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是呀，亲爱的朋友，正如我刚才所说，情况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最初是他们战胜了我们，可是现在我们又占了上风。我们在霍托巴德草原上驻有二十三万六千九百名勇士和三万三千名骠骑兵；此外，我们有八百五十门大炮。我们的军队只要一出动，就立刻会把温狄什格莱兹·阿尔弗莱德的军队从地球上消灭掉。”

萨尔玛什蜷缩着身子坐在窗子跟前的方凳上。他甚至不敢吭声。

杰布隆这一次初步获得了成功，所以他更来劲了。

“我们已经从敌人那里抓住两万六千俘虏，其中有三百

名参谋，还有十八位将军。匈牙利总司令已经宣布，如果有人胆敢碰掉象我这样的军人一根汗毛，他将要从敌人的头上拔掉双倍的头发来偿还！”

亚当先生想要进一步明确这句话的意思。

“应该怎样理解他的话呢，杰布隆？是不是说，如果你丢掉一根头发，那么他将要下令从两个俘虏的将军头上各拔一根来抵偿？或者说，也许从一个将军头上拔掉两根，啊？”

“对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杰布隆回答，仍然用凶狠的目光盯着萨尔玛什，“我的每根头发都是双倍保险。谁要胆敢碰一碰它，切记，我就让他‘祸灭九族’，把他家的人都拴在马尾巴上活活拖死！”

“这么说，我可不愿给你当理发匠！”亚当先生取笑说。

可敬的萨尔玛什一直保持沉默，好象变成了哑巴。

他这一沉默不要紧，可是杰布隆心里没有底：这个人为什么老不吱声呢？显然他是在琢磨怎样来对付他杰布隆。说真的，杰布隆的这一通无中生有的胡说只有一个目的——无非是探一探萨尔玛什的心意。但是萨尔玛什却默认了杰布隆的这套吹嘘，根本不想同他顶嘴。

杰布隆不敢正视萨尔玛什，惟恐露出马脚。要知道，他连脸都不敢正面地冲着他，他真怕这个人。他是什么人呢？坏蛋！……阴险的家伙！……无声无闻的小土官！……征募者的小头目！……可是他到这儿来究竟有什么事呢？他

既然来了，那就让他坐着去吧。如果想对他打个招呼，也可以对他说："你好！"……

杰布隆仍然怕萨尔玛什，甚至比怕蜥蜴还要厉害。但是害怕却使他变成了真正的战略家。他时时用手指指点着展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的各个据点。

"这儿我们聚集了一千零六十人，那儿——大概一共有七十人。主力到这儿来，这里是主要阵地。先锋队从这里钻过去，后备军驻在这儿。把军队集中到这个地方，谁要是进了这个口袋，那就是瓮中捉鳖，休想逃出！"

也没有人顶问他，所以他可以自以为是地在地图上空谈兵法。

主人请客人进餐，打断了他的军事部署。

但是，对杰布隆来说，这顿丰富的午餐却完全被破坏了：萨尔玛什正好坐在他的对面，他只好时时看着这个被他怀疑是特意来抓他的人。

杰布隆在席上假装神气十足。他拿定主意，要在女主人面前卖弄一番，谈谈打仗的事儿。

"我已经跟干亲家说过了，我到这儿来看看情况，想给军队买一万匹马。"

女主人本来是个实心眼的人，拿他的话信以为真。

"这些马是给骠骑兵买的吗？"

"不，是给枪骑兵买的。六千名波兰骑兵都到我们这边来了，一个没漏。但是他们不能携带马匹，要知道，带马过山可不是容易的事儿！"

"这么说，干亲家一定是带来许多钱喽！"

杰布隆觉得这个推断实在可怕。特别是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周围全是密林。他认为必须加以反驳。

"我没有带钱，我出门没有这个习惯。我的全部财产就是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不过，用这支铅笔我可以随意拨款，哪怕是拨一百万福林也行，我有这个全权。国库会如数支付的。拿着有我签字的条子，可以走遍天下，甚至可以直接到君士坦丁堡！"

这回杰布隆倒是没有怎么大吹特吹。

可是，就是这番话也无力打开萨尔玛什的话匣子。这时他本来正要吃一口什么菜肴，可是立刻又匆匆地把嘴唇闭住，哼哼哈哈地应付了两句，好象怕杰布隆看见他的牙似的。

"这么说，干亲家已经成了大人物了！"女主人惊喜地叫道。

"哦！我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您还想象不到么！我可以走遍天下，我的话就是法律！州长们也不过是我的仆从，我可以和部长们平起平坐。我走到哪里，那里就敲钟欢迎，穿着白衣服的姑娘们往我脚下投掷花束，官员们向我致欢迎词。"

明丁瓦罗·亚当先生无限的、好心的殷勤好客和他那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神态，从下面的事实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杰布隆无所顾忌地大吹特吹，可是亚当先生却能守口如瓶，没给杰布隆出这样的难题：

“请问，蹲在木桶里让人从窟窿里喂他的那个人是谁？开小酒馆的那个犹太人的吃奶孩子在路上都嘟囔什么来着？”

亚当先生却津津有味地连吃带喝，一点不加嘲笑地听杰布隆胡诌。

想不到杰布隆突然变成了大人物之后，竟然打算在女主人家里一直住到夏天，这简直是拿女主人开玩笑！要知道，他既然是个重要人物，国家随时都需要他！因此女主人很不高兴。于是她无意中脱口说出：

“那么，一旦我们的军队打败了呢？到那时您的势力也就完蛋了吧……”

“打败了？”杰布隆反问道，用眼睛环视了一下空间，象是在寻找能够打败他的那个英雄好汉。“谁能打败我们？即使说，敌人真的取得了胜利，那么，土耳其会立刻出动十六万大军来援助我们！英国舰队驻扎在多瑙河口。他们也可以乘平底船逆流而上，让我们的敌人尝尝他们炮弹的滋味。如果不够的话，意大利人也会来援助我们。如果还不够，法国的勒特路-卢兰① 会亲自出马，他可以带三十万大军把全部敌人一举击溃。全世界都支持我们。至于俄国人，甚至连洞门都不敢出，只要我们不打他，恐怕他们就得谢天谢地。”

---

① 勒特路-卢兰（1808—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家，曾积极参加镇压巴黎无产阶级的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

快要吃完饭的时候，杰布隆最后匆匆忙忙拼凑了一个欧洲同盟。

但是萨尔玛什还是一声不吭。

可是杰布隆已经开始谈论怎样重新安排天下了。

"忠心耿耿的爱国志士将要获得高官厚禄。至于那些叛徒和寻衅者，那些搞阴谋和敌人勾勾搭搭的家伙，那些奸细和告密的人（在说这一番话时，他间或看萨尔玛什一眼）——对这些人也得论功行赏。是的，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萨尔玛什仍不作声，明丁瓦罗·亚当也不想开口。不过，不作声和不想开口是两回事。前者是一种阴险毒辣的表现，而后者却是出于软心肠。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也就够了。比方说：一位部长，当你向他提出质问时，他默不作声；又一位议员，当轮到他上台讲话时，他不发言；您把这两者一比较，自然就明白了。

萨尔玛什的沉默显然意味着："只要你落到我的手里，我是不会饶你的！"而明丁瓦罗这种不想开口的神态大概是这样的心意："不能把一切事随便告诉一个人。"

午饭后，在具备各种各样烟斗的吸烟室里，和晚上，在晚饭后，杰布隆还是不住口地说大话，但是不管他怎么说，始终没有打破敌人的沉默。

这一切倒使亚当先生很开心。

吃饱了晚饭以后，主人也好，客人也好，都要去安歇了。但是，有点醉意的杰布隆甚至在走出餐厅时还在高谈阔论，

吓唬别人。男仆把他领到指定的房间，帮助他脱下靴子，并且想把靴子拿出去，好好擦擦鞋油。可是杰布隆坚决反对，硬要把靴子留在他身边。后来，男仆把他安置到床上，给他盖上了一床坚实的、厚厚的鸭绒被。他不由得想到，如果是一个英国旅行家初次受到匈牙利这种传统的热情款待，他一看见这床厚鸭绒被，准对仆人说："请您赶快把睡在我上边的那位先生找来吧。不然我可要睡了。"原来是他把盖在他身上的厚鸭绒被看成是褥垫子了，他想，在这个垫子上一定还要睡一个人。英国人看到这种情形一定以为，我们匈牙利人就寝是分层的，用土话来说，也就是摞着睡，那么后来的人将要睡在上面。

至于杰布隆为什么夜里不让仆人把他的靴子拿出去，到第二天早晨才真相大白。

早餐早已预备好了。可敬的女主人对两位久睡不醒的客人嘲笑说：

"瞧你们，还睡呢！连鲜奶油都直发愣，不知你们是怎么回事儿！"

亚当先生也发出了怨言，他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已经吞下了第三块火腿。最后，感到失望的女主人不得不打发男仆去唤醒客人，告诉他们，早饭已经摆在桌上了。

男仆回来惊讶得发傻。

"二位先生不见了。"

"不见了？"

"是的。被褥还是那么整整齐齐，甚至连个皱褶都没

有。”

不，亚当先生不相信这件怪事，他非得到现场亲眼看看才能死心。于是他到客人住的房间里去了。两位客人的住室遥遥相对，中间隔着一个走廊。亚当先生首先走进杰布隆的房间。

“您看！瞧，这窗户都开着呢！”男仆说。

面对事实，无可争辩！桌子上放着一封用铅笔写的信。这是杰布隆写给亚当先生的。

于是亚当先生把这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亲爱的朋友！我不能留在这里了，哪怕是一夜也好。萨尔玛什这个坏蛋会出卖我的。我了解他，他想砍掉我的头。所以我决定穿过森林逃走。愿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太太。我有责任为祖国保护我的性命，所以我才逃走。”

这么说，杰布隆果然逃走了！

然后，亚当先生又到对门的屋子里看了看。那里的窗子也是开着的。桌子上有粉笔的字迹，看来，准是写了以后又擦掉了，似乎这位客人忽然想起，走后不该留下字迹。

无疑，萨尔玛什也是从窗户逃走的，他也怕杰布隆陷害他。

亚当先生只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是啊，可见我的客人彼此吓跑了。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快快乐乐的。这没什么……没什么不得了的。说不定，还会有客人来呢……”

谁也逃避不了自己的命运

对亚当先生来说，全部故事到此为止。老实说，他也不想爬山越岭去寻找逃跑者。况且，发现他们溜走时，他们早已逃之夭夭了。

但是使我们最感到兴趣的还是杰布隆，所以让我们看看他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静静的深夜，他沿着山里潺潺的溪水直奔密林而去。从前他也到过这些地方，他知道在这条溪水的泉源跟前矗立着一棵疙疙瘩瘩的老树，树窟窿里有一个神像，这是附近各村笃信宗教的俗人崇拜的偶像。因此，在山的背面人们也踏出了一条羊肠小道。找这条小径并不困难。

出于无奈，杰布隆不得不壮着胆子深更半夜地一个人去赶路，他手无寸铁，甚至连个木棒子都没拿，在这黑黝黝的密林里徘徊。再说，他也明明知道，这里的狼群每年总要把亚当先生家里的马驹子咬死几个。

但是，这惧怕反倒使杰布隆鼓起了勇气。最大的惧怕是会压倒懦怯的：这就好象受了伤的手指，如果你壮着胆子把它伸到沸水里烫一下，疼一阵也就过去了。

杰布隆平安无事地好容易走到泉源跟前，用帽子舀了一下泉水，吱吱地痛饮了一阵。树窟窿里摆着神像的那棵枯树他也找到了，并且还根据这些物标，找到了通到这里的

那条弯弯曲曲的小径。这时，他不由得沾沾自喜：我的确有先见之明，我灵机一动，就这般神速地逃开了，使自己免受了可怕的危险。

朦胧的月光勉强地照亮了道路，但这毕竟还是帮助了他没有撞到树上。

在天快要亮的时候，杰布隆觉察到爬山的路越来越陡，所以他想拄一根拐棍会方便些。于是他选择了一个匀称的榛树枝，用小摺刀吃力地把它砍了下来。拄着拐棍爬山的确是轻松一些。可是当他小心翼翼地走下坡路的时候，就是不拄拐棍也凑合了。于是他把背包拴在拐棍上，往后一甩扛在肩上。

天亮了。树间出现了把月光赶走了的阳光，害怕追踪的心情从杰布隆的心眼里渐渐散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人走在荒林中往往因森严的寂静而产生的那种惊慌。可以想见，在这漫无边际的荒山里是有很多野兽的，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是很危险的。

这时他想起了桑多尔·吉斯法鲁吉①的诗句，这是诗人虚构的一个苦行僧遇见狼的情景：

豺狼叼着死人头，
向山中飞奔疾走。

这种可怕的情景是可以想见的。要知道，狼也要研究

---

① 吉斯法鲁吉(1772—1844)，匈牙利诗人，贵族诗的杰出代表。

头骨学[①]哩！

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杰布隆不健忘的话，那么在这首诗里还谈到狼吓得把人头从嘴里丢了下来："人头噗咚一声掉在地上。"

不管怎么说，这些诗句是不能当作早晨的颂词的。

这条路要是通向一块草地可就好了！

杰布隆的愿望实现了。走下了山坡，来到了谷地，小路同另一条大道相交了，这条大道是从邻近的山谷里钻出来的，绕了一个弯爬到这里。就在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出现了一块不大的旷地。

但是这条小路刚刚把杰布隆带到这块空地上，突然从林边生长的灌木丛中蹿出来一个可怕的怪物，直挺挺地立在他的眼前。

这倒不是叼着人头的狼，而是双肩夹着一个脑袋的人：这是萨尔玛什！

虽然在这多青苔的空地上听不见脚步声，但他们俩却是同时看见了对方。

杰布隆不得不承认，他千辛万苦逃避自己的命运结果是枉费心机。这是命中注定：再也没处可逃，同时也找不到避难所了。这个人准是绕道来抓他的。杰布隆手中甚至任何武器也没有，只有一把小摺刀刚才切硬面包还弄卷刃了。可是敌人腰里一定是别着手枪。所以杰布隆想，只有一条

① 研究人头和一般动物头的一门科学。

路可走——那就是举手投降。

安于自己的命运以后，他从肩上把拐棍拿下来，手里拎着背包，带着一副苦命的可怜相走近萨尔玛什，似乎是说："这是我的棍子，我投降。"

但是当他渐渐接近敌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萨尔玛什吓得那副丑相活象小鬼见了阎王。萨尔玛什站在他眼前，目瞪口呆，简直是怕得要死。他的两条腿也麻木了，象是插在地里，连动也不能动。他也是左手拿着木棍，右手拎着背包。

杰布隆恍然大悟，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情况的确可笑，这简直是上帝在捉弄人。

"喂，萨尔玛什，算了吧。我们不要再互相欺哄了。我没有迫害您的意思。您也不要触犯我。您以为我好象要抓您，而我也怀疑您是要抓我。我躲避您，您躲避我，可是道路却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把我们又凑到一起了。我们不妨把话谈开，会更有好处的。"

但是萨尔玛什还是说不出话来。也许他在别的什么地方受了致命惊吓。他只是无声地动着颚骨，象是在自言自语。

"听我说，萨尔玛什，"杰布隆心平气和地接着说，"昨天在亚当家里我谈的那些话全是开玩笑，您千万不要信以为真。我不想欺负任何人，我只是希望别人也别找我的麻烦。我们本来是老朋友了，又何必彼此过不去呢？您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再说，我也不是坏人。最好我们还是和和睦

睦，友好相处。您——是在那一边，我——是在这一边。万一您要是倒了霉落到这边人的手里，我可以搭救您；一旦我被那边人抓去，遭到什么危险，您也可以帮助我。再说，一个人最好是走到哪里都有朋友。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把旧交情完全破坏了，这又何必呢？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给我的朋友利杰格瓦里写的那封信，您大概还保存着吧？对，请您把那封信交给他，就说我向他表示问候。至于昨天的那场剧，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记着它了，不然，一旦提起来，我们只能成为别人的笑柄。对，让我们彼此不要再生气了。好吧，萨尔玛什？就这样，愿上帝保佑您。现在只请您说一句，您打算走哪条路呢？我很喜欢您这个人，您只管相信我，这话我已经不是说过一次了，不过，您知道，我还是不想同您走一条路。”

萨尔玛什仍然一声不吭：不知是他已经发誓永不开口，还是象魔鬼罗贝尔特-吉雅沃①见着新娘吓得连舌头都麻木了。他知道没有人拦阻他，现在可以走开，于是他长叹了一口气，一转身走上了最近的一条小径，向谷地走去。

不一会儿，当杰布隆在中途碰上一个匈牙利士兵时，他那股高兴劲儿是可想而知的。

这个走上坡路的、扬起滚滚灰尘的士兵不是巡逻队，也不是枪骑兵，而是骠骑兵。

这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小伙子，戴着一顶圆筒帽，上面系

① 歌剧《木耶贝尔》的主人公。

着宽宽的红飘带，穿着肥大的绣花斗篷。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骠骑兵。

杰布隆高兴得险些没有把他从马身上拽下来；他甚至都要趴在地上给他叩头了。

“朋友！我们祖国的好男儿！我的救星！你从哪儿来？”

“就从那个村子，”军人回答说。

“那儿还有我们的勇士吗？”

“怎么没有呢？有整整一个队。”

“哪个队？”

“有名气的队，——本戴古哲队。”

“本戴古哲？我有一个女儿，人家都管她叫本戴古哲拉……不用说，这准是一个任性的游击队，对吗？其余的部队在什么地方？”

“他们还在蒂萨河那边，准备出动。”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的任务是搅乱敌人，抓奥皇的奸细。”

杰布隆一听这里有敌情，又吓得慌神了。他根本不想同狮子碰上，只是想跟着狮子的屁股走。

“难道附近有敌人吗？”

“敌人是没有。不过，可能遇上奥皇的奸细。”

“哼，一个奸细现在正在森林里另一条路上奔跑呢，”杰布隆心里这样想着，但是他不肯把萨尔玛什的踪迹告诉骠骑兵。杰布隆本是个心软的人。

“怎么，附近没有敌人？”

“没有。在两天的路程以内找不到敌人。”

“那么我可得在路旁坐下来休息休息。来，朋友，我这里有一福林，你拿去用吧。我求你跑一趟，到村子里告诉你们长官一声，让他派一辆大车来接我。现在我可以暴露我的身分了。我是政府委员达列罗什·杰布隆。我知道，我的下落不明引起了许多谣言，有人说，我在科息斯战役中牺牲了。还有人说，我被敌人俘虏了。但是，我没有牺牲，也没有被俘。我平安无事地穿过了敌军的封锁线。好家伙！走了这么多的路程，直到现在我的腿还是麻木的。所以必须派一辆大车来接我。我在这里等着。”

穿着肥大绣花斗篷的骠骑兵接受了福林和委托，向村中疾驰而去。这时杰布隆找到一个适当的田界，在毛茸茸的草地上躺了下来，舒舒服服地伸展着四肢。

骑马人果然准确地完成了委托。不到一个钟头，杰布隆就看见他带着一辆大车跑来了。

杰布隆带着一副与他军衔相称的骄傲神气上了大车，坐在车的后部。他又回到自己一下命令别人就得马上套车的地区了。

一路上杰布隆慢慢向走在大车旁边的胆怯的骑兵问长问短，骑兵就把杰布隆不在期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噢，杰布隆对于这个骑兵对他的无限夸耀感到十分得意。不用说，这种夸耀在他看来比皮袄还要温暖。

“要知道，现在这里又是我们的天下了！你们的长官听

到我的名字以后，他说什么？”

骑兵勉强微微一笑。

“长官先生说，他对老爷很熟悉。请您到他的公馆去吧！他请您去吃饭。”

“哦，这对我是莫大的光荣！”

于是杰布隆把佩戴在扣得歪歪扭扭的大衣上的绶带正了正。他脚上的那对靴子沾着树林中各种颜色的污泥，瞧着真够难看的。

在大车的前端放着稻草。杰布隆从垫子底下抽出一束稻草，把它扭在一起，开始经心地刮着靴子上的泥巴。同时他仍然同骑兵闲聊着。

“你们的队长，不用说，准是个少校或者大尉喽？”

“大概吧。”

“大概？你说说，他叫什么名字吧？”

“博克沙·盖尔格先生。”

“谁？博克沙·盖尔格？就是给我赶狼的那个人吗？”

于是杰布隆立刻没有心思刮靴子了。

“我真没想到，我还有向他卑躬屈节的一天。”他在脑子里这样盘算着。

一路上骑兵对他讲述了许多博克沙·盖尔格惊人的战斗英雄事迹（谈到他从敌人那里赶回来许多牛，还抢回来许多拉着军粮的大车，至于截住敌人那些紧急信使，那还没有计算在内呢），因此，杰布隆最后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时期，

很显然，任何一个剽悍的骑士，只要他身强力壮、在战争中不怕牺牲，那他就一定会得到赏识和官职的。

由于他有这样一种想法，所以他到村子里以后没有直接到博克沙的司令部去，而是先到赶车的院子里。

“毕竟还是应该把靴子擦干净。”杰布隆想。

主人没有黑鞋油，用油脂搽搽靴子，看上去也比不搽好得多！杰布隆一边修饰，一边同车夫谈判，出三十福林让车夫把他送到得布勒森。于是，行程的目标确定了：得布勒森现在是中心，是首都。

杰布隆把自己收拾好以后，便去拜访博克沙·盖尔格。

这个英勇的武夫曾被授权组织游击队的骑兵，看来他也可以任意自封官职。只要他高兴，他可以封自己为大尉。如果有人无意中称他一声少校，恐怕他也不会有什么反感。

杰布隆发现他的老相识几乎完全变了样子。不错，他仍然穿着挺漂亮的短上衣和骑兵马裤，他穿的这身制服，杰布隆还在难忘的逃跑以前就看见过；只是在臂肘那儿补了几块补丁，马裤的膝部磨破了几个窟窿。然而衣领和翻袖头上面仍然绣着一掌宽的新的金饰带。从博克沙·盖尔格的短上衣下面露出磨破了的粗布衣，不过，也绣着金光闪闪的饰条。

盖尔格有礼貌地接待了杰布隆，可是看上去他又表现出有那么一点骄傲、自豪和粗鲁——一切都混在一起。他

对杰布隆招待得很殷勤，但并不特别尊敬。

“噢！您可回来了，阁下！您的光临使我真高兴。您到我这里用午餐，我非常欢迎，我想，您反正不会到别处去吃饭的。您随便，不要客气。”

在整个接待期间，博克沙·盖尔格的嘴甚至没离开过烟斗；盖尔格没有伸手向他表示什么亲切问候，可是杰布隆反而觉得很舒服。

客人接受了邀请，直挺挺地坐在土耳其式沙发上。盖尔格很有战略天才，他在村子里给自己选择了唯一的一个地主庄园。

过了一会儿，杰布隆也从口袋里掏出了烟斗。杰布隆很愿意回忆过去，他觉得就是现在他的名声也比盖尔格要响亮得多，因此，他一面从荷包里拿出烟丝塞着烟斗，一面用他从前对盖尔格谈话的那种傲慢口气对主人谈起话来；听上去显然有一种优越感。

“喂，我的好兄弟盖尔格，递给我一个火！”

让一个带着金闪闪饰带的人给他的烟斗点火，这分明是无礼的行为。要知道，递纸捻几乎是封建的劳役。如果执行这一命令，就等于承认自己从属于封建领主。

博克沙·盖尔格慷慨地从里面的衣兜里掏出一张报纸来，漫不经心地把它递给了杰布隆。

“给您，阁下！您先看一看内容，然后您愿意捻多少纸捻就捻多少，随您的便。”

“这是什么？报纸？”

“对，正是报纸。《三月十五日》！① 现在在得布勒森出版，我们是从那里得到的。”

“噢，是这样？那可太好了！”杰布隆扬声说。“我好久没有看报了。至少我可以知道一下得布勒森现在的情况。”

由于特别好奇，于是他不抽烟斗，而是贪婪地看起报来。但是，他在报上看到的消息却使他脸上那种欣然表情一扫而光。他明显地流露出不安的神色，要想把这种表情掩盖起来不让博克沙看见那是不可能的。

“怎么，觉得不舒服吗，阁下？”

“没什么，只是烟斗抽不着，”杰布隆慌乱地嗫嚅道。

“您还没抽呐！”

“对，对，”杰布隆由沉思中清醒过来，把烟斗放在兜里。

杰布隆把报纸放在膝盖上，默默地瞅着盖尔格，最后他决定向盖尔格提出问题：

“亲爱的朋友博克沙，您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这报上的战时法规是怎么回事？”

“当然可以。就是说，祖国的叛徒和那些与敌人勾勾搭搭的人都要交到特别法庭按照战时法规判处。”

“那么请问，什么人算是祖国的叛徒呢？”

“比方说，没有到得布勒森议会来的议员就是。”

---

① 匈牙利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时期发行的一种报纸。

“那么，如果他们因为特殊情况耽搁了呢？譬如象我这样？”

盖尔格用很兴奋的腔调回答说：

“那好办，没有到会的议员有权解释。特别法庭会进行分析研究，如果他有正当理由，法庭会宣告他无罪。”

“啊，是这样！多谢多谢！说起来很惨，从那时起，我简直象被一群狗包围的兔子一样四处乱跑：地窖里我呆过，石灰窑里我藏过，木桶里我蹲过，小酒馆女老板的睡帽我也戴过；我做过小工，给人洗过衣服，为了祖国的幸福，我挨饿受冻，可是只要我到国会去，他们就会抓住我的衣领，把我送到特别法庭！好哇，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第二条出路是没有的，这一点报上说得很清楚。已经是严惩祖国叛徒的时候了！这些人，他们朝三暮四，今天在这一边，明天又跑到那一边。”

“可是我在那边连一个钟头也没呆呀，”杰布隆辩白说。

“不管是谁，就是和敌人谈一次话也不行……”

“可是我，跟敌人连一句话也没谈过呀。除了大炮的隆隆声而外，我从敌人那里什么也没有听到过。”

杰布隆非常激烈地替自己辩护，这时，他真的象在法庭上回答审讯一样。

可是博克沙·盖尔格还在继续往下说：

“再比如说，哪怕是给敌人写过几个字的人，也要受到惩处。”

这句话打中了杰布隆的要害，杰布隆顿时深感不安。他分明是给大名鼎鼎的利杰格瓦里写了一封信，是拜托萨尔玛什给捎去的，对这件事他不能不担心。不过，话又说回来，萨尔玛什现在恐怕已经走出去很远了，真的，这点小事儿也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在这种紧要关头，对任何人都不能宽恕！”盖尔格无情地继续说。

于是，他鼓足勇气，在沙发上挨着杰布隆坐下来，把左腿架在右腿上，双手交叉在胸前。

“在这种时候，我是铁面无私的，我顾不得什么挚友，什么贵族老爷，”盖尔格接着说，一边吸着烟斗，一边吐着浓重的烟团。“要知道，就是我的亲兄弟，如果他是卖国贼，我也一定要把他抓起来，送到那儿去。”

“送到哪儿？”

“送到纳吉瓦拉得。”

“那是什么地方？”

“特别法庭。”

“已经设立特别法庭了吗？”

“当然啦！不但设立了，而且已经在工作。”

“在工作？这么说，博克沙，如果您真要抓住‘这边’人中的某一个，那您一定把他送到那儿去喽！”

“那有什么客气的！他就是皇亲国舅我也不在乎。就拿萨尔玛什来说吧，他本来是我的好朋友……”

一听到这个名字，杰布隆血管里的血都凉了。

“这个狡猾的家伙原来是个奸细。我一听到这件事，马上就把他抓走了。”

“这么说，您已经去抓过萨尔玛什了？……”杰布隆脱口说道。

这句不小心的话引起了盖尔格的怀疑。盖尔格斜睨了他一眼，问道：

“先生，您怎么知道我抓他来着？……”

“我哪里知道！我没有这么说，我的话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问一问，大尉先生（这时，我称盖尔格‘大尉先生’），您真的亲自出马抓他去了吗？其实，这与我毫无关系！您愿意怎么抓他就怎么抓。”

“是啊，不过，现在我已经不抓他了。”

“这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我已经把他抓住了。”

“什么时候抓住的？”

“一小时以前。这个卑鄙的家伙本想悄悄逃走，可是正好碰上我了。”

“您把他怎么办了？”

“现在我把他押在劈柴棚子里。他是一个很危险的间谍。他身上带着许多情报，这个家伙真狡猾，他把情报缝在上衣里儿里了，有的藏在靴子里的鞋垫下面。我把这些情报全搜出来了。”

这时杰布隆觉得盖尔格一个劲儿看他的皮靴。

“从他身上搜出来的文件涉及许多人，”盖尔格接着说，

他意味深长地动了动眉梢。

特别法庭、给敌人写的信件、得布勒森、纳吉瓦拉得、萨尔玛什、博克沙·盖尔格、枪声、火药味等等，——这一切可真够杰布隆受的！

于是，他献媚地称盖尔格"少校先生"，要求允许他回到宿处呆一会儿；他说靴子太夹脚，要换双鞋穿。

说靴子夹脚，这纯粹是借口。如果说衣领太紧有点勒脖子这倒是真的：杰布隆突然觉得脖子很难受，好象套上了绞索……

"喂，老头儿！快套车，把我赶紧送走！"他一进屋，立刻对车夫这样说。

"老爷，把您送哪儿去？"

"随你的便，你愿意送哪儿就送那儿。反正别把我送到得布勒森就行。"

但是车夫总得问清楚，老爷到底打算往哪儿去："是往那边走，往低处，还是往这边，往高处走呢？"然后，他又问了问他得走几天的路程。

杰布隆决定往"高处"走，他自从上了车一直没敢下来。

到处都在通缉他，他不得安宁，也没处躲藏。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逃之夭夭。

德国人抓住他，一定枪毙；匈牙利人捉住他，也得把他枪决。在那边，他是个异己分子；在这边，他是祖国的叛徒。

不论他落到谁的手里，也是死路一条。后来他想到这里，便自言自语地说："我简直是在绞刑架上打秋千，玩命呢！"

走到最近的一个小村庄，车夫喂了喂马，杰布隆抓这个工夫跑到小酒馆里借了一把剪子和剃刀。

杰布隆长着一副宽而密的长胡子，已经有点褪色了，有的地方已见花白。胡子本来是他引以自豪的东西，同时也是男人尊严的象征。这副尊严的好胡须从来没有剪过，不论是刀子、剪子从来没有碰过它，甚至都很少梳理，吃完饭以后，满可以用这副好胡须扫一扫餐桌上的面包渣。可是现在他却拿着剪子和剃刀要把它贴根刮掉。噢，没有留胡子的人们！您们不知道刮胡子多么叫人心疼啊！这就象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给埋葬了。

杰布隆手拿一绺割下来的胡子细看了好半天，还掉了几滴眼泪，然后用纸把他这美丽的胡须——他身上最尊严的东西包裹起来，塞到怀里。收藏起来也好，这样，他的胡子还可以永远留在他的身边！后来他照了照镜子，一看镜子里出现一个怪物，他惊讶得一伸舌头，马上转过身来。

有什么办法呢！今后每天都得 照照 镜子 看看 这副丑相。不留胡子的人仿佛是在服一种劳役：因为每天都要刮脸，这的确是苦役！

当杰布隆又出现在车夫面前的时候，车夫一见他的脸庞变得这般年轻，不觉大吃一惊。他们在小酒馆里坐着的时候，车夫一直默默无言，可是等上路时，他转过头来，问杰布隆：

“看样子，老爷现在是想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吧？”

“你算是猜着了，”杰布隆肯定说。

“我心里明白，”车夫回答说，“所以我也不想再详细打听……其实，也没什么。我只要把老爷平平安安地送到地方也就行了。您大概是要到波兰去吧？”

“是到那儿去，”杰布隆顺嘴附和着说。连他自己都不太知道要到哪儿去呢。

“往那边我已经送过一位老爷了。他是去找波兰人。先生，我把您送到最僻静的地方，到那儿由别人再把您送出国境。我是不打算探听您的实情的。”

车夫这么一说，杰布隆当然很高兴！说实在的，他的罪过也就在这儿，万一有人把他同波兰人的秘密关系揭穿，也真够他受的！要是真的有人把他送到克拉科夫，那可再好也没有了！

于是车夫就象答应他的那样，在警察和宪兵从来没有到过的荒僻的地方拉着他走了两天两夜，这条路可真不好走，除了荒山，就是河谷，最后他们在一个可疑的地方停下来过夜。

第三天，杰布隆觉得这次旅行的滋味实在难受。要知道，他根本不愿意去组织波兰军团。到了山谷里以后，他发现一个小村庄里有个大教堂，便让大车停下来，付了车钱，让车夫赶车往回走，让他回家。他说，前面的路程他自己走，他在这儿有要紧事。

车夫表示很抱歉：因为他原打算把老爷直接送到波兰

边界。

杰布隆不得不背着背包又开始徒步行走。他决定要去的那个村子连村名都从未听说过。但是他倒看中了这个村子：村里高耸着两个大钟楼。稍微小一点儿的那个是天主教堂；那个大的，铁房盖的那个是路德派教堂。正是这个教堂把杰布隆吸引住了。于是他直接到路德派牧师的家里去了。

这位大牧师名叫什涅得鲁斯·巴林特，杰布隆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这个牧师看样子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当然，大名鼎鼎的杰布隆谁不知道！牧师一听这个名字，心中自然有数。

后来，杰布隆便实话实说，从头到尾把一切详情都告诉了牧师。这以后，他对牧师说，显然他在国内是无法呆下去了。现在他所处的窘境，简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什涅得鲁斯·巴林特是个好心人，同时也很机灵。他马上想出了一套办法来解救这位可尊敬的先生：杰布隆必须逃到国外去避难。

但是逃难需要出国护照，而护照又只能由皇帝军队中的政府委员发给。这时委员正在艾彼列什。可是要想领到出国护照总得找个理由。

理由找到了。

巴林特牧师有个儿子在哥丁根念书，是个大学生，名叫什涅得鲁斯·乔费尔。他恰好在前几天给父亲写来一封信，让父亲赶快给他寄钱去，因为他似乎害了什么卧床不起

的病。钱，老头当然没有给他寄去：因为这个大学生根本没有病，他只不过是为吃喝玩乐，要几个钱随便花花。他给心爱的父亲写来的这封信，对想到哥丁根去旅行的人来说，倒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他可以说是去看望多病的儿子。所以，杰布隆可以拿着牧师什涅得鲁斯·巴林特的护照逃到国外去。

"那就只好这么办吧，亲爱的牧师，"杰布隆说。"但是，这张倒楣的护照上明明写着您的面貌特征。您的头发是黑的，而且又象猪鬃那么硬，可是我的头发是浅黄色的，和大麻差不多。嗯，头发还好办，可以染一染。可是请问，我这个鹰钩鼻子怎么办呢？也真别扭，您的鼻子又偏偏是扁平的。"

"这好办，"牧师沉着地说。"先生，您可以拿着我的护照到艾彼列什去，到那儿让他们按照您的面貌特征填写。"

"您让我亲自去？穿您的袈裟吗？那也好，可是我的胡髭怎么办呢？"

"胡髭得刮去。"

一听这话，杰布隆长叹了口气。胡髭也得刮掉！他的胡髭多么美、多么庄严啊！自从"痛苦的勇士"① 雪耻的那个时候起，还没有见过一个匈牙利人把胡髭刮掉呢！

---

① 传说九五五年匈牙利军同德军在奥格斯堡进行了一次大会战，匈军大败。后来活命的匈军士兵把胡髭刮掉以示不忘国耻。

杰布隆反复地思考了一天。最后他总算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脖子和胡髭之间必须做出选择，于是他就宁肯把胡髭刮掉。因为胡髭刮掉还可以长出来，可是要把脖子割断，那可再也长不上了。

有什么法子呢？他只好把刮掉的胡髭也保存在内衣兜里了！

刮得光秃秃的有损男人尊严的杰布隆走到了镜子跟前，这时，他不得不承认，他从来还没有碰见过象他现在在镜子里看见的这样温顺、和气而憨厚的新教牧师呢。

当他穿上牧师的袈裟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就更加强烈了。但是他和牧师谁也没有笑。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要知道，这场"比锅赌"下的可是人头注啊！

什涅得鲁斯·巴林特教杰布隆怎样回答各种可能的盘问。应该牢牢记住牧师儿子的和牧师本人的名字，现在牧师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他的名字。牧师让他再三复诵前往地点——哥丁根，和牧师的住所——普凯尔斯多夫村。这一切他必须牢牢记在脑海里。

杰布隆为了排练自己扮演的危险角色，要求再停留一天，然后，他才带着好心牧师巴林特的祝圣证件，同时还穿着牧师的袈裟、拿着牧师儿子含泪的书信①到艾彼列什去了。

杰布隆一到艾彼列什，就看到城里满是皇帝的军队。城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门的警卫没有阻拦牧师，甚至还发给他一张回来的通行证，拿着它可以随便出城。

杰布隆吩咐赶车人直接把他送到最高政府委员的官邸。他上楼的时候，吓得心差点儿没跳出来。一路上他不住嘴地念叨："什涅得鲁斯·巴林特，什涅得鲁斯·乔费尔，哥丁根，普凯尔斯多夫"，但是他知道，只要一见着委员，这些人名地名准会立刻忘掉。

可是后退已经晚了，只好往前走。有人把他送出了一个办公室，又送进了一个办公室，他看到各个办公室里的官员们都带着一副官气十足的阴森面孔从容不迫地在看文件，在写着什么。最后杰布隆来到一个最有权威的大官面前。

害怕只能使杰布隆更起劲地伪装。他一迈进最高委员办公室的门槛，就把头缩进了双肩，恭顺地把双手交叉在胸前，一只手拿着礼帽，一只手拿着败家子的来信。凡是看见他的人都毫不怀疑地认为他是一个温存的牧师。再说，牧师什涅得鲁斯·巴林特个子有点矮，杰布隆只好弯腰屈膝，使得袈裟拖到脚跟。他不敢抬头，带着一种矫揉造作的虔诚神态喃喃说：

"早安，大老爷！①"

但是，没等他说完这简单的问候，政府委员阁下便哈哈大笑地说：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你好，杰布隆！”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吓得杰布隆真魂出窍，他还从来没有象听到这句话时这样害怕过哩。我们这位英雄好汉吓得连骨头都软了，几乎瘫痪在地板上。

“是什么魔鬼逼得你穿上了牧师的袈裟？”

这时杰布隆才抬起头来，看了看冲着他大吵大嚷的政府委员。

可是这位官老爷仿佛没有理会杰布隆的惊讶神情，急忙迎上前去，拥抱他，热情地握着他的手，甚至称赞说：

“哎呀，谢天谢地！你可到我这儿来了！杰布隆，你真是好样的。你托萨尔玛什给我捎来的信，我已经收到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等你。你来得正好。你化装，这就说明你已经遭受了许多生命危险。好吧，你对君主这样赤胆忠心，会有你的好处的。我给你保留着一个现成的职位。此外，正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在等待着你。杰布隆，我一定让你成为一个大人物。是啊，大人物！”

杰布隆仍然觉得，好象有人刚刚把他从水里拖出来似的。他惊诧得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正常。

“现在，首先要办的事情，你到这儿来！在这张纸上先签个字！我看，你也无须问这是怎么回事，不必犹豫，你签个字吧！你瞧，这上面有许多大贵族和官老爷签的字。”

杰布隆信马由缰地移动着笔，好象笔自己在纸上移动似的。蜷缩而睡的车夫授予马儿全权，听任它们沿着最熟悉的道路把他载回去。

有杰布隆亲笔签字的这张纸是一个历史文件，这是匈牙利宫廷的高官显贵们向俄国沙皇提出的呼吁书，哀求他出动大批军队援助他们，让他把他们祖国的四条清净的江河染成血色。

杰布隆签完字以后，替自己请准第一个恩典：允许他到侧室里去。

于是他好象吸足了鸦片一样，昏迷不醒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只有睡足了以后，他的神志才算完全恢复正常了，于是他心里琢磨着，他觉得这些奇奇怪怪的梦现在都是真的，他不由得反问自己：你怎么来到了你根本不想来的地方呢？为什么你要从你决定住下去的地方逃出来呢？可见没有人从萨尔玛什那里搜去他杰布隆的信，因为这封信早已交给利杰格瓦里了。于是杰布隆想，这全是命运在作怪，是命运在同他开这个玩笑！

好象为了使真相大白，当他换了服装又出现在利杰格瓦里面前的时候，发现萨尔玛什也在那儿。原来这个狡猾的家伙就在博克沙·盖尔格抓住他的那天夜里逃走了，他这条狗命算是得了救，没有受到特别法庭的制裁。这时，他把自己同杰布隆的巧遇原原本本都告诉了利杰格瓦里，使官老爷大为开心。

利杰格瓦里先生听了这件可笑的事情，几乎笑破了肚皮。后来在吃饭的时候，他又要求杰布隆把他同萨尔玛什互相愚弄的那段趣闻再重复一遍。

但是这个要求没有使杰布隆露出笑容。他的面孔仍然很严肃，只是在心里朗诵着圣咏第六篇里的诗句："我们坐在巴比伦河上哭泣。"

"最好还是让我的舌头干涸在上颚上吧！"他拿定了主意。

由于有这种想法，他显得越来越忧郁了，可是他这样反倒使利杰格瓦里的笑声更响亮了。

老实说，在这个倒楣的时刻里又有什么可笑的呢！

一个骑马的人

佩斯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已经是早晨了，可是大街小巷还是那么空荡荡的，见不着人影。现在这里每天都有集市，但在市场上却连一辆大车也看不见。天气好极了，可是在市区里，你既看不到车辆，也遇不到行人。在平时最繁华的街道上也很少碰到一个人，有时走了半天，才偶尔碰到一个：这也许因为有特别要紧的事把他逼出了家门，再不就是他没料到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夜里总有人在各个十字路口张贴许多布告。行人一看完这些布告就赶紧走，尽快地从这里穿过去。布告的内容很简单，但总是凶多吉少。

说实在的，在平时，佩斯也是这样一派和平的景象！市区里既没有遗留下来的破旧炮楼，也没有会使你忆起中世

纪黑暗时代的农奴制造成的废墟；最近的稜堡没有被打破的墙壁早已盖成了房舍。市区里没有人们借以编造许多惊险故事的那种古代城堡。是的，这里没有让人听着感到毛骨悚然的从修道院里传出来的秘密，也没有富丽堂皇的贵族私邸；既没有巴士底狱①，也没有托威尔城堡②，既没有克里姆林宫，也没有罗浮宫，同时也看不见使城市壮观的那种宏伟的大教堂。看上去，这里似乎是别有风味的幽静"家园"。

我所谈的正是佩斯四十五年以前的面貌。那时候它的周围还没有这么多冒着烟的、黑魆魆的工厂的大烟囱，晴朗的天空还没有让这些烟囱用平淡无奇的黑烟子涂抹得乱七八糟。挨着国立博物馆的商业区那时甚至在想象中都不存在。沿着多瑙河宽阔的堤岸盖起一排三层楼房，又美丽又整齐，真象能使任何人都一见倾心的美人微笑时从朱唇里闪现出的一串珍珠般的整齐牙齿。

但是，如果在这位年轻美人的脸上画两撇小胡，那恐怕就是经常崇拜她的人也会不认识她，而别人简直会被她吓跑了。

可是这胡髭确实画上了！这就是从新楼房到链桥那段堤岸的桥墩之间安置的那一排稠密的栅栏，看来好象一条

---

① 十四—十八世纪巴黎的城堡，同时也是国家监狱。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由于人民起义而被捣毁。

② 伦敦的城堡，中世纪时是国王的故居、国库和政治犯监狱。

弯弯曲曲的带子；它是遵照奥军统帅的命令设置的，这道栅栏穿过全城。

栅栏穿过佩斯的市中心。它是用尖木桩子勒成的，共有两排，而到多瑙河岸就变成一排了。在栅栏间断的地方均设有碉堡炮门。在链桥的要冲 那里用 栅栏 围成 一个空场，这个空场一直伸展到现在的劳合大楼（那时这个大楼是娱乐场所）。在现在矗立着王冠山的那个地方，紧挨着这个空场设有带方形炮眼、用圆木垒成的五角堡垒。怪里怪气的大炮从炮眼里探出了脖子，张着的炮口好象野兽的大嘴。这里没有大门。

这个用圆木修筑的防御工事把多瑙河堤变成了无法通行的死胡同，市民再也不能从链桥上通过。在对岸，在布达，利用一个涵洞作为出入口，整个链桥上排列十二门大炮，炮垒把桥堵得严严实实。这些大炮看起来好象一架翻倒的大风琴的琴键，只要一动手，它们立刻就会在它们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天刚蒙蒙亮，全城就已贴满了布告，凡是在街上游荡的人，或是从面向那排栅栏的窗子里敢于向外张望的人看见这些布告以后，都不住地抱怨，他们不知道这种紧张气氛将要带来什么倒楣的事情。

同时也有些好奇的人，他们时时撩开放下来的窗帘探头探脑地向外张望，想看一看栅栏外面有什么动静。他们看见无尽头的一排排刺刀，这支队伍活象一条背上长着刺的弯弯曲曲的大蛇，在这狭窄的圈子里通过链桥向布达缓

缓前进。虽然这些士兵也没有敲锣打鼓，可是佩斯的居民们，甚至连那些不敢往楼下看或没有看见这支威严而神秘的队伍的人，都在彻夜谛听着不断的轰鸣，这种惊天动地的轰隆声把房墙震得直颤。轰鸣把酣睡的人们惊醒了，逼得他们跳下了床。无数的重型炮车从铺着鹅卵石的马路上辘辘驶过。而在浮桥跟前——桥口正冲着现在的得阿克街，有长长的一列马队和辎重队，它们互相拥挤着，看样子都想抢先渡桥。

凡是看到这种情景的人都不由得要心惊胆战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

最后一个骑兵连刚一走过浮桥，对岸布达那边的桥头立刻着起火来。桥上早已铺好了洒上焦油的稻草，西风把火苗吹了过来。五、六分钟的工夫整个桥都烧着了，火焰从对岸一直烧到这岸。蓝色的多瑙河仿佛一条痉挛着的大蛇，它的腰上系着一条火带。

这时人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总司令逃过去以后把桥烧了！

过了河，烧了桥！

是啊！这位只看得起至少要有男爵称号的人的高傲贵族，这位甚至不允许同具有和平愿望的全国人民进行谈判的骄傲的政治家，这位目空一切的统帅，早在四个月以前就把他的制帽和写着“你看！这场喜剧结束了！”① 的纸条丢在布达皇宫里的办公桌上了！而现在他逃过河以后又把桥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

烧了！是他迫使向他伸出的具有和平愿望的手不得不拿起战刀来，而今他见着这只手却望风而逃！

在他的背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在这起火的桥笼罩着蓝色多瑙河的时刻，一个骑马的人沿着科列别什公路飞也似地闯进了城。

孤零零的一个骠骑兵！

看制服，就可以知道他是个高级军官。他骑着一匹漂亮的红色烈马，甚至连战刀都没有从刀鞘里拔出来。他的手枪斜着搭拉在鞍子旁边。

他孤单单地一个人在长而宽的马路上奔驰着。

在他身后很远很远的地方尾随着小小的一支骠骑兵队伍，他们从容不迫地走着，眼睛刚刚看得见前面飞奔着的大无畏的长官。

人们听见一阵疯狂的马蹄声之后，立刻扒着窗子往外看，这时，真象有人吹了一口法气一样，全城的面貌一下子都变了。

要知道，这是第一个匈牙利骠骑兵在他祖国的街道上奔驰呀！顿时响起了一阵难以形容的欢呼声！是的，只有当大天使用号筒吹了一声："复活！"的时候，天堂上的人们才能再听到这种欢呼声。到那时复活的万物将要把披着它做了多年恶梦的掩盖物从身上脱掉；软弱的力量将要变成最强的力量；这个世界的有力权势将要化为云烟，每一块土都要复活，地球的整个表面都要变成一个活的物体，这个活的物体，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将要欢天喜地地赞美造物主，赞

歌将要响彻云霄！

就是这样的欢呼声响遍了全城。

在科列别什公路上响起的宛如雷鸣的欢呼声"乌拉"，沿着多瑙河岸一直滚动到有轨马车的车站；这种响亮的欢呼声甚至连最偏僻的小胡同也都听得见。欢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变成了天国的神圣狂欢，震撼了苍穹。这就象冲出监狱的十万囚犯自发的欢呼声一样，这种力量是空前的！这是被奴役的泰顿巨神族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别里昂和奥苏[1]两座大山以后发出的胜利欢呼！

在万物复活的这一天，死人从坟里钻了出来，每粒微尘都复活了，城市里的大街小巷突然充满了人群，他们欢乐得如醉如狂。老年人和孩子们，男人和女人，高贵的先生们和一般老百姓，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他们互相拥抱，互相接吻，有的痛哭流涕，有的笑逐颜开，他们从内心里喊出了"乌拉"，他们用响亮的声音赞美着祖国神圣的名字。家家的窗子都敞开了，从里面露出了孩子们的笑脸和欢乐的眼泪，也看到了妇女们幸福的面容。人们用温室里的鲜花做成花圈。这无数的花圈和花束不住地被投掷到骠骑兵的马蹄下。

要知道，在佩斯街道上奔驰着的是匈牙利自己的骠

---

① 在希腊神话里，泰顿是一个巨神族，是创世时期自然力的化身。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把他们赶到山里，压在别里昂和奥苏两座大山底下。后来泰顿巨神族从地里钻了出来，并且打算跑到奥林匹斯山顶把杰夫斯和奥林匹斯山诸神打败。

骑兵！

人们往骠骑兵的身上投掷鲜花。这时他们几乎看不清什么是骠骑兵什么是马了。不论是贵妇人还是头等漂亮的小姐，都象跪拜圣者一样跪拜自己的解放者。漂亮的女人们直接跪在灰尘滚滚的街道上吻着那些普通骠骑兵发热的手！

可是各家从哪儿弄来的三色国旗呢？所有的人都戴上了漂亮的红—白—绿三色国徽：他们小心谨慎地把它一直藏到现在，妇女们把它藏在怀里，要知道，私藏国徽可有性命的危险啊！现在，从地下挖出来的宽幅国旗已经在空中迎风飘扬；还有无数的小旗摇来摆去，窗子上、阳台上、房顶上、顶楼的小窗子上、塔楼上，——到处都挂着这些小旗帜，它们不停地摆动着。好象有一位魔术家给这个城市安上了许多蝴蝶的翅膀，佩斯欢乐得简直眼看就要飞向天空！

是啊，那个时候谁会想到一只不祥的手正准备给这狂欢的人群罩上一层乌云呢？

起火的浮桥升起来的黑烟好象不祥的预兆，用服丧的黑纱把天空遮掩住了，而这个头上系着彩带的再生城市还在庆祝自己的节日。

走在前面的这个骠骑兵在人群的“光荣属于英雄们！”的欢呼声中穿过了哈特万大街，拐进了一个小胡同。

一进胡同，他就勒住马，慢步向前走着，同时不住地用两只眼睛寻找他要找的门牌号码。

找到以后，他下了马，给马戴上了衔铁，然后拉着它从

敞开的大门走进院子。

听见院里有马蹄声和马刺的声音，一个毛发蓬乱的老头从矮玻璃门里向外探望。看样子是个管院子的。不错，他也是个靴子匠。

“您好，”骑马人打招呼说。

管院子老头一看是骠骑兵，立刻把门推开，跑出来向他扑去，握住了他的手，开始吻它。军官把手抽出来以后，老头又开始吻他身上饰带的缨络。当他去搂马头、把马弄得直打响鼻的时候，骠骑兵军官又在阻拦他，之后，老头便撒腿往外跑，快要跑到街上的时候，军官追上了他，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拦住。管院人既然动不了地方，就只好踮着脚向左右街坊嚷道：

“骠骑兵进城了！匈牙利人来了！”

“好了，好了，老爹，你别象疯子似的乱嚷！”军官想让他安静下来。

“好吧，哎，您从哪儿来？……大尉！大老爷！神人！将军！元帅！大救星！您怎么能到我们这儿来呢？快说说！”

“好了，详细情形我以后再说。现在你领我去找一个人。她就住在这个房子里，我要马上见着她，和她谈谈。”

“先生，您先把您的光荣的、宝贵的名字告诉我吧。我很想知道我亲眼看见的这位军官到底是谁？我愿意知道我现在不是做梦，而是真的。”

“也好，老头，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叫巴拉德莱·利哈

德。如果你不讨厌的话，我准备住在这儿。你快告诉我，怎么走。”

“哎呀，我的天，你是个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呀！好一个勇敢的骠骑兵！挎刀的这个武装带多好啊！真倒楣，我的老婆前几天死了！她没有福气等到这个幸福的时刻！真糟，我不能把她叫来，让她看看您！不瞒您说，她没有重新看见潇洒英俊的骠骑兵，甚至死也不甘心。”

利哈德只好耐心等待这个好心的老头唠叨完。

管院人把一肚子话倒出来以后，才谈到正事：

“您有什么事，先生？”

“我找住在这儿的一位太太，巴伊西克夫人。”

“啊，我知道，她就住在这儿。瞧，这就是她的房子……喂，我可不可以喂喂您的这匹好马？我拿白面包招待招待它？”

“亲爱的老乡，您甭关照我的马了。您还是赶快告诉我她的门牌号码吧！”

“三楼，二十一号，请吧……那么现在我可以把您的马拴起来吗？”

老头的这种爱国热情使利哈德笑了笑，老实说，他也不打算把马拉到三层楼上去，他很愿意把马交给管院人。

利哈德刚一走进楼梯口去寻找二十一号房间，管院人立刻把手由窗子伸进自己的房间，把他没有吃完的早饭端了出来：一杯加牛奶的咖啡和一块抹着牛油的白面包。他眉开眼笑地把面包掰成小块，一块一块地浸在咖啡里，然后

拿出来放在手心上，开始喂起马来。他笑嘻嘻地看着马吃他的食物，简直喜欢得没够。

“夫人大概不在家吧？”利哈德在三楼的走廊里大声问道。“没有人开门。”

管院人在院子里回答说：

“是啊，夫人确实没在家。”

“她家里是不是有仆人呢？”

“仆人也不在。”

“哎，老乡，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在楼下你不告诉我，让我白跑上来呢？”

老头调皮地笑了笑。原来他满心眼想喂喂这匹好马！

利哈德下楼又来到院子里，他不再埋怨这个怪老头。利哈德从来没有因为别人跟他开玩笑生过气。狮子和狗不一样，它从来不用爪子搔痒痒的。

“她什么时候回来呢？”

“这我可不知道。”

“你能不能告诉我她上哪儿去了呢？我到哪儿可以找到她？”

老头刚才还在欢天喜地，而现在突然发愁了，他抬起眼睛望着天空。

“哎呀，大老爷！您要是能把夫人现在住的那个房间的门推开，或是用脚踢开，再不，就用狼牙棒把它打破，那该有多好！”

“你在搞什么鬼呀？她到底在哪儿？”

“在布达。在牢房里。”

“她怎么坐牢了呢？”

“人家把她抓了去就关在那儿了。那天来了几个人把她逮捕了，说她同我们的人有联系，供应他们军火，又说，供给他们情报。不过，她常到得布勒森去这可是真的。后来，那几个人把她和她的女仆抓起来，把她们送到布达去了。我常常给她送东西去，可是他们从来也不让我到牢房里看看她。她住在一间小牢房里，那屋里就她一个人，门口有人看守。”

利哈德沮丧地拿军刀往地面上一触。他匆忙跑进这个被敌人放弃的市区中心，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甚至也不是为了饱尝这个刚解放的城市的狂欢。是庄严的诺言催他到这里来的，也就是他要完成曾跟他用剑厮杀的那个勇敢的敌人对他的委托。

“我不能让你孩子的哭声惊扰你在黄泉之下不得安眠！”鲍尔维茨临死时，利哈德是这样对他说的。

从那时起，这个诺言就一直没有使利哈德安静过。最近这些日子，他每天带领着自己的骠骑兵在佩斯近郊打仗。这些战斗都是引诱性的，目的是掩护主力去解放科马罗姆。

现在佩斯解放了，看来利哈德是可以实现自己的诺言的。问题很明显，想实现诺言并不那么简单，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真不巧，他要找的这个女人——只有从她那里才能打听到鲍尔维茨·奥托的儿子的所在地——被捕了，送到了布达，投入了监狱。

这个不走运的女人仿佛在跟命运捉迷藏。当鲍尔维茨寻找她的时候，她住在匈牙利军队占领的地方，而现在当利哈德寻找她的时候，她偏偏又被关在奥地利人的要塞里！

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孩子在什么地方！

是啊，事情很明显：要向所有的人、向每个人讲述这些不幸的孩子的痛苦命运，心里是很难受的。

要塞激战

世上只要有匈牙利人存在，怨言就难以停止：为什么偏偏要围攻布达要塞呢？

可是，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请问，迦太基① 的妇女们为什么用自己长而美的金丝发做弩弦呢？在布匿战争② 时期，无数美女为什么自愿地把自己埋葬在达官③ 山下？

---

① 北非奴隶制国家，位于突尼斯湾海滨，曾一度统治地中海西岸。纪元前一四六年第三次布匿战争以后，为罗马人所灭。

② 纪元前三至二世纪，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为了争夺地中海西部的霸权而发生的战争。

③ 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的古代腓利斯族所信奉的神。

再请问，当以色列人在世界最伟大的奇迹中发现塞米拉米达①“空中花园”时，为什么要对自己神圣城市的废墟痛哭流涕呢？

为什么两百万战士胸前挂着十字章、手持宝剑、跋山涉水到数千里之外、足足苦战了半个世纪去夺回耶路撒冷城呢？

俄国人为了热爱祖国，曾把被敌人强占的古都莫斯科焚毁，这是为什么呢？

伟大的拿破仑看到巴黎被敌人占领，曾摘掉王冠、丢开宝剑，这又是为什么呢？

不妨再请问，意大利的男女老少为什么纷纷从祖国各地来到位于七座山上的城市呢？是为了死还是为了胜利呢？为什么他们发狂地叫嚷着“宁死保卫罗马！”②，打破整整半个世界的安静呢？

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它也回答了“为什么偏偏要围攻布达要塞？”这个问题。

历史法庭也许会判我们的罪，正象判处我们在前面已经计算过的那些匈牙利人一样。但是诗的法庭会认为我们是无罪的。从大卫国王起到维克多·雨果止，诗人的话对我们的正义事业从来就是这样肯定的：“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只有这样做！”诗人说出来的真理是永恒的真理！

---

① 半传说性的亚述女王。人们把许多次远征（征埃及、阿比西尼亚等）和在巴比伦与米太建造“空中花园”，都说成是她的事迹。

② 原文是拉丁文。

因此我们说，迦太基之于布匿人民，耶路撒冷之于以色列人民，神圣的土地之于全世界的基督教徒，巴黎之于法国人，莫斯科之于俄国人，罗马之于意大利人，也正如布达要塞之于我们。

那是我们祖国跳动着的心脏……

那是伟大、理想而美丽的祖国清晰可见的面容……

那是名正言顺的孩子的父亲最光荣的名字……

你怎么能不听这颗心的激烈的跳动呢？

看到这副屈辱的面容你能不伤心吗？

你能嘲弄父亲的名字吗？

我时常有机会从一些男人嘴里听到下面的话，看起来，他们这些人是最冷静的，是最沉着、最稳健和最理智的，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是这样说的：

"如果有人打我一个嘴巴，我一定要同他决斗。不是我杀死他，就是他杀死我。如果我们俩都负伤了，那就等身体复原以后再拿剑进行决斗。我们反正是势不两立。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敌人用刀砍死，用绳子勒死，或者用拳头打死；如果是我掉到海里了，我也要把他拖到海底！"

正是这样，敌人占领了布达要塞就等于打了匈牙利民族一个嘴巴。

因此，我们看：如果泰顿巨神族把朱庇特① 的雷拿到手

① 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里，朱庇特不就被推翻了吗？

从骠骑兵的先头部队奔驰在佩斯街头的时候起，已经过去了十天。这是极端痛苦的十天！全国人民每天都在注视着布达要塞的每一块石头：敌人的这个渺小而可怜的窝巢耸立在全国人民面前，敌人已经没有能力保卫自己了，但是他还可以和你顶嘴，进行破坏和报复。对于新时代的作战艺术来说，要想毁灭敌人这个小小的窝巢也就是一个晚上的事。但是，如果匈牙利人攻打这个要塞，将要引起很大的破坏，这种破坏恐怕一个世纪也恢复不起来。

从周围的山峰上可以看到这个要塞的每一个角落。围攻的人看它就象看着打开的一本书一样瞭若指掌。它的防御工事只不过是一堵破砖墙，没有任何可以向前移动的堡垒。要塞的供水情况很不妙，因为只有一个通向多瑙河岸的导水管。围攻者只要把它一破坏，敌人的卫戍部队立刻就断绝水源，第二天就得撤离要塞。

那么这个要塞神奇的阻击力量究竟在哪儿呢？

问题很清楚，那就是它控制了制高点，整个佩斯处于它的脚下。守要塞的人可以回答围攻者的每一粒子弹，他们也可以乱放燃烧弹来烧毁佩斯。

这是一种攻心的策略！被围的人对进攻的人说：

“如果你敢拿剑对付我，我一定要下毒手，把你的女儿、妻子和睡在摇篮里的婴儿的心脏完全刺穿。”

敌人果然就这样做了。

在敌人撤离佩斯以后的第十天，一支骠骑兵部队便来到了所谓水城布达。在炮场上有奥军的两个步兵小队，他们有两门大炮。骠骑兵只要走到敌人炮火的射程之内，都会遇到他们的霰弹的袭击。许多弹片纷纷打到房墙上。咖啡馆门口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呆呆地望着这场生死攸关的游戏。炮弹不断从他们头上飞过。从咖啡馆的大理石门框上崩回来的一个弹片，立刻把坐在柜台旁的那个十八岁姑娘打死了。

骠骑兵排向查沙尔夫得水源进发，而奥地利步兵带着大炮撤退到水道的护堤外面。只有三个骠骑兵跟在敌人后面一直走到用几根粗圆木钉在一起的拦路杆那里。骠骑兵在枪林弹雨中巡视了河堤以后，没有很快回到出发阵地。他们之中有一匹马在光滑的马路上打了个前失，把鞍子丢在地上就跑开了。后来被咖啡馆门前站着的那群人给抓住了。

这是五月一个晴朗日子的中午，匈军的第一分队开始向敌人在布达设置的防御工事展开进攻。这是第十步兵营开的火。

战斗纵队的所有军官都走在队伍前面。敌人从要塞的棱堡里以十二磅重的炮弹向进攻者展开射击，在军火库旁设置的几门臼炮也在向他们射出重型炮弹。匈军冲到哪里，那里就遭到袭击，围墙里敌人的炮火十分严密。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也阻挡不了英雄前进，匈军英雄们径直向前冲。

笨重的城门突然敞开了，埋伏里面的几门重炮霰弹齐发，向迅速前进的匈军展开猛攻。

敌人这一毁灭性的猛攻击溃了匈军纵队。可是英勇的匈军仍然坚持战斗，一部分人跑到楼上从窗口继续向栅栏射击。也有一部分人为了惜命，竟跑到后备部队那里去了。

现在向要塞展开猛攻的是三十三营。

敌人集中火力反击，可是三十三营仍然继续向拦路杆前进。

不幸的是，当这个营打到城门跟前，又遭到同它的前驱者同样的命运。

这时，一个匈牙利炮兵军官勇敢地把两门大炮推到多瑙河的岸边上，开始从最近的距离瞄准，向要塞的城门射击。

重型炮弹轰隆一声就把笨重的城门打倒了。里面埋伏的炮兵连原形毕露，它再也不能给侧翼的攻击打掩护了，守城门的部队经不起突如其来的交叉火力的袭击，带着大炮匆匆撤退。进攻的匈军高声呼喊着“乌拉”，枪上安着刺刀向稜堡进行强攻。这时，分散的第十营也急忙整理好队伍，从角落里猛地冲了出来。于是，要塞全线展开冲锋，向前推进的两个排开始射燃烧弹，猛袭水塔。

再有一刻钟就能把要塞攻下！

再打一个冲锋就能把要塞夺过来！

即使进攻的部队不能用勇敢的袭击一举夺下水库的护

堤，至少可以赢得时间让炮兵连把高架桥破坏掉。只要高架桥一破坏，水塔的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再想继续防守要塞，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偏偏就在这时，匈军总司令下了一道命令：立刻全面停止战斗。

于是，把用决定性的逼攻取得胜利的机会放过了。

但是，究竟为什么要停止进攻呢？

原来是两个统帅互相交换了信件。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只是勇敢的军人，而不是高明的外交家。

至于军事策略呢？……应该承认，二百年来根本没有一点改进！

想当年，罗达林斯基·卡尔①对阿布杜拉哈曼②也进行过劝降，正象今天的格尔盖③劝自己的敌人亨茨④投降一样。据说，如果亨茨不带领守卫布达要塞的全部卫戍部队投降的话，他格尔盖将要迫使他“屈服在他的战刀之下”。

阿布杜拉哈曼对罗达林斯基·卡尔的劝降给予的回答，

---

① 联军总司令，一六八六年曾从土耳其侵略者手中夺取布达要塞。

② 土耳其驻布达的最后一任总督，一六八六年在防守要塞的战役中牺牲。

③ 匈军总司令，在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匈牙利革命时期曾任军事部长。由于围困布达的时间拖延太久，使奥军得以喘息，准备反攻。一八四九年八月十三日叛变投降。

④ 防守布达要塞的奥军警备司令。

是命令他的士兵用矛枪把被俘的一百个基督徒的头高高地举在棱堡上。亨茨对格尔盖的最后通牒的答复，是用大炮射击佩斯手无寸铁的居民。

敌军的统帅利用自己控制要塞的威权也这样做了。

他并且替自己的卑鄙做法辩护说：

"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情。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恨你们，因为你们胜利的狂欢激起了我的愤怒。我想把你们的心戳穿，让它几十年也不会痊愈，让它在你们国家的神圣城市里留下血迹；这些血迹永远也不能干，除非上帝派天使下凡用他们的脚把它擦干。"

他还说什么佩斯的和平居民袭击了布达作为借口！

真是异曲同工！记得格罗斯特拉特①烧狄安娜②神庙的时候，不也借口说他想熏蚊子吗?！

要塞司令怎么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威力呢！他每天逞凶肆虐，胆敢打这个站起来的巨人的嘴巴！要知道，这是《启示录》③里的一个喷火的巨人啊！要塞司令恐怕还想把他撕成碎片呢。在围困期间，他竟敢残踏堆在他脚下并与他为

---

① 希腊人，为了炫耀自己，他曾把纪元前三五六年的伟大艺术建筑——狄爱娜神庙烧毁。

② 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女神，艺术之神阿波罗的妹妹。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

③ 《圣经·新约》的一章。

敌的这个民族最珍贵的宝物——他们心爱的年轻首都。要塞司令为了获得别人的同情，还厚颜无耻地利用种种借口替自己辩护呢！

他干的是什么行为呢？——是英雄行为还是罪恶呢？

如果是英雄行为，那用不着辩护。如果是罪恶，辩护又有什么用呢？

桂冠永远是美丽的。臭名永远也洗不掉。

或此或彼，都逃避不了人们的眼睛！

看奥林匹亚德竞技会的观众不是很多吗？佩斯和布达仅仅是一河之隔，相距不过五百步。这里是池座，那里是戏台，人人都可以看到这场抛头颅、洒鲜血的比武啊！参加这场比武的有无数真正的英雄。要塞在燃烧，炮弹如骤雨，这是多么绚丽的焰火啊！

要想让这场悲剧的观众变成哑巴见证人，这怎么可能呢？眼看在格列尔特山上出现一门新的大炮，不到一分钟就展开了射击，刹那间就把要塞的城墙轰倒而击溃了武装的敌人，他们能够沉默不语吗？

市民们麇集在多瑙河沿岸，从马尔吉特岛到陆军大学这一段人山人海，在整个战斗期间，到处传来胜利的欢呼声。

后来有人突然从要塞的城楼上喊了一声："住口！"

利哈德果真在有管院人欢迎他的这所房子里住下了。

管院人热诚地接待了贵客。

五月四日炮声一响，皮靴匠米哈伊就跑出了家门：谁爱看家谁就看，反正他在家里是坐不住了！他一溜烟跑出了院子。在门口那儿同利哈德撞了个满怀，利哈德是去见军事长官才回来。

“你这是急着往哪儿跑呀，老乡？”利哈德问。

“去看打要塞。”

“你可得小心，保不住子弹会打伤你的腿！”

“子弹飞不过河这边来，”皮靴匠神气十足地说。

“得了吧，我不相信。”

“我可相信呢。这是物理定律：引力①。隔着河看打仗很清楚。告诉您，我也上过学！”

两小时以后，利哈德又碰见了米哈伊。这时满街是东奔西窜的人群。皮靴匠跑得气喘吁吁的。

原来，河水并不吸引子弹：为九个和平居民被来自要塞的子弹打死了。此后，观众都离开了池座，进入了包厢。现在人们是从窗口观看这场武戏了。他们的想法很天真，认为子弹穿不透房墙。于是他们又继续观看战斗。

突然从要塞的城楼上又冒出一句吓人的叫喊：“你们发抖吧！”

敌人开始从高耸在要塞上的稜堡向佩斯开炮，有燃烧弹，也有炸弹。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炮弹带着一个火尾巴，象是流星在晴空中划了一个弧线，然后哔哔喇喇地爆炸了，看样子象是在泄愤。

站在房门口的居民们数着在他们头上爆炸的炸弹，共有三百一十六发。

但这还不是惩罚，也不是报仇，只是一种警告。

燃烧弹暂时还没有烧毁什么东西，只是暗示人们，他们从前对天空的概念太脱离实际。天空完全不是不可摧毁的拱顶门，它一点儿也不能保护人的脑袋。不论是有罪的人还是无辜的人，谁的脑袋也难保！

布达要塞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从表面上看来它很不经打，因而引起了围攻者对它的轻视，认为夺取要塞易如反掌，只要炮声一响就会把敌人吓倒。

只是后来围攻者才知道，打仗不是纸上谈兵，需要真刀真枪。

第一次冲击的时候，围攻的部队用二十八门榴弹炮轰击要塞，而敌人回答他们的却是用九十二门大炮。况且围攻者的炮都很小，都是六公斤到十二公斤的榴弹炮，而敌人使用的都是重达二十四公斤的防守要塞的大炮。围攻者的榴弹炮发射的炮弹只有七磅重，而被围的敌人回敬他们的却是十六磅重的炮弹。

因此，围攻的部队只好重复斯巴达母亲的话："如果你的剑短，那就向前再迈一大步！"

为了使威力小的榴弹炮能够打到敌人，他们势必要接近敌人。

于是，勇敢的围攻部队就用这种小炮弹迫使敌人不得不把他的炮兵连从“小什瓦布山”上撤走，去防守第四个圆形堡垒，同时也迫使敌人守在卡利瓦利山战壕的步兵回到了他们的老窝；然后，围攻部队把自己的榴弹炮推到格列尔特山头，展开猛烈射击，把迎头的岗哨和纳多尔仓库一扫而光。

于是引起了一阵胜利的欢呼声，多瑙河的佩斯沿岸变成了欢腾的海洋，因此，敌人恼羞成怒，便对佩斯市区进行了两小时的疯狂轰炸。

围攻者面对着敌人这种惩罚性的恶毒措施，束手无策。这是敌人给我们的第一个嘴巴。围攻部队明明知道这是敌人的挑衅，可是也只能咬牙切齿，因为他们连一门攻城的大炮也没有。

第二天召开的军事会议不得不承认，敌人的窝巢——布达要塞，并不是那么容易攻陷的。要想拿下那个非常坚强的棱堡，必须进行围攻、冲击，并按照作战艺术的一切规则进行多样的战斗。会议决定，要从科马罗姆那里调来几门攻城炮。在这些攻城炮未来之前，每天夜里要修工事，并且为了伪装，每天要进行引诱性的出击。

佯攻，对士兵来说，是最严酷的考验：要知道，偷袭只是为了有计划的退却；神出鬼没，弄得敌人摸不着头脑。

就在这严酷的日子里，有一天利哈德对靴子匠米哈伊说：

“我说，老乡，你愿不愿意挣二百福林呢？”

“为什么不愿意呢？只要事情是值得的！”老头回答得很聪明。

“我有一件事想要麻烦你：最好你能到要塞里去一趟，摸一摸那里的情况。因为你说过，你常到那里去。”

“好，我能去，”米哈伊同意说。“但是二百福林我不需要。我愿意给您白效劳。”

利哈德和他握了握手。

“你怎么进去呢？这可得动动脑筋！”

“这很简单。我换上农民的衣服，在集日跟随普希德库达村认识的农民一块进城。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他们总要来卖鸡蛋、油和青菜，我跟着他们就可以混进去。”

“那太好了。要紧的是，要把要塞里人们的情绪搞清楚，敌人的士气怎么样。”

“您放心吧，这些事我全能侦察清楚。”

“你懂意大利话吗？”

“不懂。连我的老人也不懂。没关系，反正我能把我要办的事都办到。”

“还有……最好你能见着那个被他们监禁的女人，问问她托她照管的那个孩子在哪儿。那个孩子名叫卡尔，他的脖子上有个特殊记号，——颈链上挂着半个破铜元。”

“啊，我知道了！原来您也找这个男孩子。有一次，一个穿着铠甲的敌人的军官也打听他。我不知道那个军官是不是还活着。”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寻找这个孩子，因为那个军官已经

死了。"

"哦，先生，我想起来了。那个军官还答应给我一千福林，求我到得布勒森去找巴伊西克夫人，让我问她那个孩子在什么地方。但是我没干。可是您求我的事情我一定照办。我一定到监狱里去找那个女人。"

过了几天，米哈伊装扮一个穷德国人混进了要塞，很快便顺利地回来了。

利哈德正焦急地等待着他，一看勇敢的人回来了，他高兴地拥抱了他。

"我走了许多地方。一切情形都看见了。我们先谈要塞里的情况吧。那里什么东西也不缺，而且各种东西都很贱。市民们暂时还没有心思离开要塞。那儿的炮兵净买好吃的东西，而且给钱也很痛快。要塞的城门用砂袋子堵得严严实实，只有高架桥的门还敞着。在'渔夫稜堡'上给猎兵挖了许多战壕。"

"炮兵的情绪怎么样？"

"看样子都很神气。"

"德国步兵呢？"

"还是那么嘻嘻哈哈。"

"霍尔瓦提人呢？"

"这帮家伙脾气可不小！"

"喂，意大利人怎么样？"

"他们真叫人莫名其妙。"

"他们的士气很低吧？说不定，他们也许愿意到我们这

边来呢？”

“不会的。”

“哎，老乡，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呢？”

“您想，这不很简单嘛。他们在市场上买大葱、买土豆，都是用手帕包着。您可没看见，他们各自都有花手帕！”

“他们弄那么多手帕干吗？”

“也许等他们把要塞交出来的时候，每人还要带上一块白手帕呢。这完全可能，因为打败仗的滋味很难受，等他们要死的时候，这些手帕都用得上。可是话得说回来，距离那个地步还很远。我知道，等我们爬城的梯子支在城墙上的时候，他们会伸手把我们拉到城墙上面。可是到那时，他们还会对我们开枪。哼，这个民族的性格我是非常了解的。意大利人对女人很热情，对朋友是非常冷淡的。”

“哎，巴伊西克夫人怎么样？你见着她了吗？”

“没见着。她病了，已经离开了监狱。人家把她同她的女仆一块送到军医院去了。女仆也病了。”

“她什么病？”

“伤寒病。”

利哈德皱了皱眉头。因为这种病很快就会使蒙难者牺牲。

“也好，这两种恶病——伤寒病和霍乱从要塞内部来进攻敌人。同时他们的死尸只能停放在低矮的稜堡里，因为没处可埋。”

“这么说，你是没有见着这个女人喽?”

“反正我是尽力而为了。我给她写了个条子，我想，她大概已经收到了。但是，虽然我在监狱门口等了好半天，可是始终也没有得到她的回答。后来他们把所有的农民都赶出了要塞，我也就只好回来了。我想等下星期的集日再去打听打听。”

带刺马针的英雄们，围困要塞的勇敢的骑兵们，他们都是性急的人，如果一连几天，或是一连几个星期面对着这座破城站立着，他们的心情的确会很不耐烦。何况防守要塞的敌人又偏偏在挤眉弄眼地嘲笑他们呢。

就在围城的第三天，围攻者有十分之九已经等腻了。士兵们恨不得马上进攻。他们的脸已经被耻辱烧红了，心也愤怒得沸腾起来。军事会议上的争论也十分激烈。

“马上进攻!”军官们催促着司令。

一场激烈的争论开始了。连最亲密的朋友彼此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些人说那些人优柔寡断，那些人又说这些人太不冷静。

坚持对立意见的巴拉德莱弟兄们在军事会议上就这样冲突起来。当然，艾登是属于“头脑冷静”的这一派，而利哈德则属于“大脑发热”的那一派。

在围城的第四天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们吵闹不休，仿佛一向是死对头。究其原因，他们每个人都在挑选各种进攻的目标。

他们的争吵象照镜子一样在反映着全国的情况：弟弟反对哥哥。他们到底争论什么问题呢？他们争论的是：看谁爱祖国，看谁勇敢，看谁能找到最可靠的办法！正是因为这个，他们都很伤脑筋，而且互相埋怨。

"我们必须赶快进攻！"利哈德最后坚决说。因为他们都固执己见，谁也不能说服谁。

"我是说，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才能进攻，"艾登反驳说。

"我们必须开始做决定性的突击，从四面进攻。"

"可是，即使进攻也只能从三面，从佩斯进攻的那一路已经被切断了。"

"从佩斯那一面我们也可以进攻。我们的炮兵连把多瑙河上的高架桥一破坏，我们就可以扫清进攻水城的道路。"

"如果那样，敌人会用他的攻城炮把佩斯变成一片焦土。"

"那有什么关系呢？十一年前闹水灾还不是把佩斯都淹了，弄得片瓦无存！可是后来我们又重新把它兴建起来。现在即使把它全烧光了，用不了十年我们还会把它修建得和原来一样。"

现在赢得一星期的时间，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殊不知天地之大，而佩斯只不过是一粒原子！如果把有计划的围攻拖延一个月，我们的全线进攻必将失败。应该进攻！我们一定要在四十八小时以内把布达要塞拿下来，即使损

失五千万福林的财产，甚至牺牲五千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如果我们损失五千万福林的财产，牺牲五千人的头颅，那算我们打了什么胜仗呢？”

“我们可以从东面进攻要塞。”

“爬山坡吗？”

“是的，是要爬山坡！我已经把我的作战计划提交给军事委员会了。这个计划是根据我所获得的情报制订的。对着皇宫有一条地下道，那还是土耳其人修的呢。这个地下道从多瑙河的岸边一直通到要塞。进攻的时候，这个地下道可以钻进去一个队，直接冲向桑多尔宫。在维也纳门和高架桥门之间有一个带盖的阶梯。精锐部队可以顺着这个阶梯爬上去，一直爬到小门那里，用爆破筒把小门炸掉。在花园的树木的掩护下可以悄悄地把南部五角堡垒跟前那个花匠的房子夺过来。在第四和第五稜堡之间有一道墙，墙底下有两个洞。我们可以把它挖深一些，装上火药，把那道墙炸掉。那时我就可以用冲锋的梯子爬上去，从四面八方猛攻稜堡。等我们接近意大利团的时候，他们一看大事不好，就会放弃抵抗。”

艾登反驳他：

“这些情况我也考虑过，不过，都行不通。因为我知道，地下道的出口已经堵死了，所有的门，甚至连城门都用砂袋堵上了。那个带盖的阶梯有八十六个磴，爬上去很不容易。要想穿过要塞的花园接近五角堡垒，那得翻过三道胸墙。至

于你谈到的那两个洞，距离要塞的墙足有十丈，想要把它挖深，势必得把那个花岗岩的峭壁挖通，至少得挖十五丈深……这些事情两天之内我们办不到。再说，万一不慎，惊动了敌人，那怎么办呢？指望这种情况来拟定作战计划是不行的。”

利哈德瞪起眼睛来。他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了。

他猛地站起身来，质问哥哥：

“那么，我们匈牙利军队的勇敢，你也不指望吗？”

艾登特别沉着地回答说：

“至于攻打要塞究竟依靠什么能够取胜，这个精确的算盘我还没有打过。”

这时，利哈德被内心的愤怒冲昏了头脑，他大嚷大叫地说：

“我看，你也是个胆小鬼，和那些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利哈德立刻感到自己这样大发雷霆很不合适，可是他的后悔心情并没有表示出来。

艾登脸气得煞白，用两只冒火的眼睛盯着弟弟，他低声地、但十分坚定地说：

“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这样侮辱过我。我不会饶过你的。”

这场争吵被想不到的事情打断了。

一发十二磅重的炮弹穿透了拉斯罗夫庄园的房墙，从

军事会议参加者的头上飞了过去，然后又从对面的墙钻出去了。

接着又打来一发炮弹，把房盖炸毁了。

跟踪而来的一个炸弹在庄园的院子里爆炸了。

“叛变了！”军事会议的委员们急忙站起来，嚷道。“一定是有人把我们司令部的所在地泄露给敌人了，所以敌人的炮兵连才向我们这里开炮。”

“我们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总司令说。“巴拉德莱·利哈德，你去命令我们的骑兵和炮兵连赶紧向朱格里盖特森林撤退。”

利哈德瞧了哥哥一眼。

只有艾登一个人手拿着笔仍然坐在桌旁。甚至就是炮弹穿透了墙，炸毁了房顶，他也纹丝未动。

利哈德感到很懊悔。刚才他觉得哥哥是故做镇静，表面上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可是现在他却受了感动。

“别生气了，哥哥，”他走近会议桌，和蔼地说。“我承认你是个勇敢的人。可是既然我们都要离开这里，那你也就不应该再坐在这儿了。”

“我在这儿是要整理会议记录。”艾登冷淡地回答说。“我希望会议能够做出决议，我把它记录下来。”

“他说得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在闭会之前，应该做出决议。”

“也好，那我们就表决吧！”

“我们到底是今天进攻，还是明天进攻呢？”

“我们到底进攻不进攻呢?”

“大家请坐,回答问题时站起来。”

大家都坐下了。

正当参加军事会议的委员们纷纷举手表决的时候,敌人的攻城炮不住地轰击,把庄园的房盖和房墙穿了许多大窟窿。

大家对商议的问题都给予肯定的回答,其中也包括艾登;然后,军事会议的委员们匆忙地离开了这个被射击的房屋。

只有艾登不动,他正在往记录上写刚才通过的决议。利哈德等着他写完。

“该走啦,”他劝哥哥。“谁都知道你是英雄好汉。我也承认你的胆子不小。”

艾登仍然保持着高傲的神气,不慌不忙地收拾着自己的文件。

“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他冷冷地说,把手从利哈德的手里抽了出来。

“你不打算拿剑跟我决斗吗?”

“走着瞧吧。”

艾登转身就走了。

进攻定在第三天。

计划是这样的:从佩斯攻打守在布达区水城的敌人。敌人设置的栅栏对进攻的炮兵连来说是好的掩护物,遗憾的

是，不能维持很长的时间。想利用这个阵地长期对付处在要塞高地上的重炮是不可能的。佩斯的利波特瓦罗什区①的三条街可以做交通要道，可是它和要塞的位置形成垂直线，敌人从稜堡里发炮，对我们的运输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因此，从佩斯攻打要塞不应该用笨重的大炮，要用轻型的迫击炮。因为它行动方便，可以在多瑙河岸的几个穿堂院子里来回移动。

为了保护炮兵，人们挖了许多壕堑，用砂袋修筑工事。同时有五百名老百姓，他们自报奋勇，必要时可以把这些砂袋随时搬运到任何地方。

五月九日夜间，插入布达的全部炮兵在佩斯三个迫击炮连的配合下，对要塞同时展开了进攻。当时有两个营进攻要塞花园，另外两个营进攻水塔的护堤。其余的部队攻打费赫瓦尔门和维也纳门。

攻打要塞花园的部队是主力。

在发动进攻的前夕，靴子匠米哈伊又装扮德国农民环绕布达一周，最后潜入了要塞。他垂头丧气地回来见利哈德。

“在城里我发现一个叛徒，”他说。“他把我们的全部计划早就泄露给敌人了。”

“你怎么知道的，老头？”

米哈伊担心地环视了一下周围，小声对利哈德说：

---

① 佩斯的中心区之一。

“在要塞里我碰见了萨尔玛什。”

“他是什么人？”

“是一个坏透了的奸细。”

“我好象听见过这个名字。”

“很可能。他是从‘贵族山’被赶出来的，在那儿他当过村政府的秘书。”

“啊——，对，我想起来了。”

“这个家伙非常狡猾。去年一冬天，他跑来跑去。他也常到佩斯来。我知道他是个间谍，有一次我跟着他，一直跟到奇巴哈兹，我把他的情况报告了游击队。当时游击队就把他抓住了，可是他当天晚上就逃跑了，现在他又露面了。在要塞里我一碰见他，马上就认出他了。哼，他把胡髭剪得很短，还神气活现地穿上一套新燕尾服，硬装那份绅士。好家伙，他打我身边一过，吓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真怕他认得我。要是他真认出是我，那我的脑袋非搬家不可。我真有心在咖啡馆里掐住他的脖子，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可是那样一来，我再到布达去可就不容易了。不过，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到这儿来。那时我一定抓住他。那就该我让他的脑袋搬家了！喂，你们这些军人可得注意，千万不能让他混过岗哨再跑了。要知道，他一个人会把全部事情弄糟的。”

利哈德听了这个心直口快的老头说了这番话，直皱眉头。不错，他说的都是实话。

天快黑的时候，利哈德骑着马路过浮桥到布达那边去

了。这道浮桥越过多瑙河直达切彼利岛的北头。

他一到那儿就看见了管院人，老头和匈牙利士兵已经成了朋友。每个士兵都认识他，因为他能说会道，大家都喜欢他。

天黑的时候米哈伊来找利哈德。

“我们到河岸上去，我让您看点东西。”

利哈德跟在老头身后。

“河岸上那些房子您看见没有？那儿有一个三层楼，顶楼上有五个天窗，您看清楚了吗？每个窗子都透着灯光。”

“看见了。”

“您看它一刻钟。您瞧，一会儿这个灭了，一会儿那个灭了，隔一会儿又亮了。而另一个窗口一下子亮起两个。您看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这说明这儿间顶楼里住着许多人，他们现在都在家。”

“这是秘密电报！灯光就是信号，用它可以向要塞里的敌人传递情报。”

利哈德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米哈伊的这种想法是对的。

布达和佩斯钟楼上的钟刚一打十点，进攻便从三面开始了。匈军一直冲到要塞城下。榴弹炮连开始用燃烧弹猛攻要塞。过了一小时，巴尔街有两个地方起火了。站在房盖上救火的消防部队在火光的衬托下好象黑色的幽灵。从佩

斯方面的攻击决定在半夜开始。

这时，敌人从面对佩斯那一面的要塞城墙上开始用臼炮轰击。第一发炮弹射到戏剧广场，那里正是匈军榴弹炮连的阵地。爆炸的炮弹惊动了拉着弹药的大车，这些大车为了急忙掩蔽，迅速穿过瓦茨街一直跑到森纳广场。

第二发炮弹落到了约瑟夫广场。这时正有五百名志愿军在那里装砂袋。他们也都跑散了。

第三发炮弹在新广场上爆炸了，那里堆着许多装羊毛的麻袋，本来是准备做障碍物的。炮弹这一炸，把这些贮藏品也烧着了。

敌人的每发炮弹打得都非常准，正好打在准备进攻要塞的阵地上。看来这完全是有的放矢。

情况就是这样。整个进攻计划都被敌人知道了。

敌人露出了豺狼的狰狞面目，毫不动摇地下了毒手。匈牙利的首都一直被轰炸到天明。落到各住宅区的炮弹造成很大的破坏，到处都在燃烧。五百颗炮弹和燃烧弹把首都居民从被窝里轰了起来，把各条街道完全炸毁。现在人们都知道，在市区里找不到藏身之处，所以他们都撤退到郊区的森林里去了，从那里，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这场不可避免的牺牲和首都的烽火。

对不主张进攻的冷静派来说，这种可怕的轰炸证明他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而大脑发热的那一派却无话可说，他们投降了，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围攻还仅仅是开始。现在已经决定要从科马罗姆调来几门攻城炮，要按照军事科学的

各种原则来攻打要塞。作战全凭一时冲动那可不行，必须冷静考虑。

靴子匠米哈伊又把他在那个决定性的夜晚观察到的顶楼上照明的情况报告了军事当局。经过研究，证明米哈伊的推测还是有道理的。其实，在五间顶楼上住着的只是五个轻佻的姑娘。她们可以很容易地说明这几盏灯时明时暗的道理。但是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攻城炮第三天来到了，可是只有九门。而这九门炮却要对付九十六门炮！

但是安置这几门重炮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每天夜里要给炮兵部队在山坡上挖阵地，还不能让敌人听见动静，这就需要进行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夜幕降临，战斗又开始了，炮兵开始射击，同时大举进攻。而工兵则利用这个机会叮叮当当地在山坡上安置炮位。

就在五月十三日那天，炮弹打中了敌人火药库的塔楼，旁边就是布达渔夫广场上高级军官住的大厦。这样一来，大厦和火药库象爆发的火山一样，火柱直冲云霄，砖瓦石块、房梁柱子和人的胳膊腿一起飞上了天空。周围的房屋也都轰隆隆地倒塌了。爆炸波用人血染红了大教堂。

这个可怕的直冲云霄的火柱引起了围攻者的一阵胜利的欢呼声。

于是，要塞司令便对这阵欢呼声给予了残酷的回答：

“我要把整个佩斯变成一片焦土！”

敌人马上惨无人道地执行了他的命令。从傍晚直到半夜，大炮射出了几千发炮弹，对这个不设防的城市进行疯狂攻击。在这四小时里，空中不住地响着隆隆炮声。而当这可怕的音乐终于停止的时候，美丽的城市已陷入了一片火海。多瑙河的秀丽堤岸，它的迷人的景色宛如年轻美女的笑脸，现在它在燃烧，三十二座宫殿和其中的“幸福”宫，以及有名的历史建筑物国会大厦，同时都在燃烧。它的有着圆柱的暗廊已经被破坏了，画廊和拱门都倒塌了。宝殿的天花板也坍了下来，无论是大臣们的宝座还是议员们的沙发都被火烧着了。

进攻者血管里的血已经冷却。大炮和人都沉默了。但是，在这个夜晚盯看着紫红色天空的那些眼睛里，却闪现出庄严的誓言，这种誓言比任何誓言和诅咒都可怕。

这是受了屈辱的愤怒神只得沉默。

除了燃烧的吱吱声，房梁的噼啪声，墙垣的倾倒声，在伟大的首都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城市空了，人和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全跑散了。部队和民兵也已经离开了这里。

大街小巷和住宅全空了。大门和房门都敞开着。任何人——不论是善良的朋友还是好奇的人，甚至抢匪，只要愿意，他就可以随便走进任何一家，可以从地下室一直走到顶楼。家家四门大开，他可以随便出入，宝贵的东西有的是，他喜欢什么就可以拿什么。逃散的人们把温暖的家都丢下了，象是发生了火灾，窗户和门全都敞开着，邻居、朋友，甚

至连盗贼都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而现在呢，却看不到一个人——朋友也好，邻居也好，盗贼也好。

燃烧着的宫殿冒出的烟云形成了紫红色的圆顶，它笼罩着一大堆死寂的石块，看上去就象发掘出来的庞培城[①]那样荒凉。

但是，在燃烧着的宫殿中间，在河岸上还有一所原封未动的大楼，楼顶上的五间顶楼里仍然点着五盏灯。这正是当天晚上时明时暗的那五盏灯。奇怪呀！它左右的二层楼被炮弹打得粉碎，炮弹从楼顶上穿透层层楼板一直落到地下室，各个窗口都吐出了火舌，可是这炮弹为什么偏偏这样珍爱它呢？

这座三层楼安全无恙，可是里面的住户都跑掉了，门都敞开着。也难怪，有谁会想到这所房子会挨不上一个炮弹呢！

可是这几盏灯是谁点着的呢？

在这个灾难的时刻里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也没有人扒窗户往屋里看个究竟。

不，还有一个人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一直注视着顶楼里时明时暗的灯火。炮弹也好，燃烧弹也好，都没有能够把

① 意大利古城，公元七九年曾被维苏威火山喷出的火山灰埋没。十八世纪进行挖掘时，发现它有二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火山灰掩埋，后来又被恢复了原来面貌。

他赶走。他背靠着旧桥的栏杆，视线一直没有离开那几盏灯。当然，不用我说，读者已经猜到他是谁了：他就是管院人，就是皮靴匠米哈伊。

老头忍痛地望着这毁灭性的轰炸所带来的灾难，当他看到这残暴的魔鬼把智慧的人民用五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城市刹那间化为灰烬的时候，他的心犹如刀搅般痛苦。

天资非常聪明的老皮靴匠给自己提出几个疑难问题：

“有人说，打雷是神在发脾气。那么这炮弹轰炸是谁发脾气呢？是君主吗？”

“科学家既然能想办法控制天上的怒气——闪电，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控制地上的怒气——炸弹呢？”

“既然神是君主的主宰，那我们为什么不求神给想想办法呢？”

“那个放炮的人使炮弹从四层楼顶一直落到地下室里才爆炸，把整个大楼完全焚毁，难道说房主人什么时候得罪过他吗？”

“如果一个人，他用左手打了右手，又用右手还击了左手，这样的人难道就没有理由痛哭吗？”

“既然，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财产的我，看到这种破坏的情形尚且如此痛心，那么教唆炮手干出这种卑鄙勾当的人怎能不幸灾乐祸呢？”

炮声刚一沉默，皮靴匠就不想这些了，他的思路又回到了这个旧问题上来：

"顶楼上的那五盏灯究竟是谁点的呢？不用说，准是叛徒！"

老皮靴匠脑子里的这个谜怎么也解不开。可是他非要把这件事搞清楚不可。

哪里也看不到一个活人；在攻城炮的火力点里根本不能考虑救火的问题。于是米哈伊拿定主意，决心一个人去抓那个偷着给敌人放信号的家伙。

和别的房舍一样，这座被炮弹宽恕的三层楼也被它的主人遗弃了。门都开着。无论你走进哪一个房间，既不见房主，也不见看门人。地板上乱七八糟地堆了一堆衣物和银餐具：房主为了赶紧逃难，已经顾不得随身带这些东西，只好把它们托给上帝照管，同时他们也相信人类的尊严。米哈伊挨门推开看看，希望能找到一个人，借光打听打听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走遍三层楼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只有一个丧家犬被关在一间厨房里在绝望地哀嚎。

他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登上那个看来好象住着五个活泼姑娘的顶楼。

米哈伊推开头一个门，没有看见人。柜橱开着，里面的搁板空着，看来这里的主人临走时把东西都带走了。但是窗台上的那支蜡烛还在点着。

他走遍五个房间也没有碰见一个人。这几个房间里的东西全拿走了，只是在窗台上有点着的蜡烛。烛台全是用土豆做的。

老头在一张破桌子上发现一张撕坏了的纸。上面写着

一些特殊的字母，同时还有五个点和五条线，点是表示燃着的蜡烛，线是表示熄灭了的蜡烛。你看，这正是两个城市联系的密码！

惶惑不安的老米哈伊环视了一下周围。他想知道这到底是谁干的勾当？是谁在这里搞间谍活动？

在第五个房间里他发现一个暗门，一推开，里面黑洞洞的，这是一道暗廊，直接通向一间没有人住的密室。

米哈伊走进了密室。这里的房墙嵌镶着防火板，邻居的火灾根本烧不到这里来。

他又发现有个透光的地方，那是防火壁上的窗户，它的位置很高，从那里可以看见邻居的房舍。

就在这个窗户的窗檐上坐着一个人，他把两脚蹬在邻舍的窗檐上，坐得四平八稳。在他的脚下就是汹涌澎湃的深渊，这是一片火海；火苗好象飞溅的浪花，烧完了的那些黑漆漆的东西好象淤泥，在这片火海的上面，微风吹送着灰蓝色的轻烟。不时地从地面上蹿起一个火柱，蹦出凄惨的火花。火海的深处犹如耀眼的湖面，在湖水中间出现一个汹涌的金泉。湖底满是熔化了的金属，这个房主人正在这里贩卖各种铁器。皮靴匠蹑着脚悄悄地走到窗户跟前，一看，惊讶得把眼睛都瞪圆了。但是，使他惊讶的并不是这片可怕的火海，而是高高坐在窗檐上的那个人。

这个坏蛋的脸上闪露出毒辣的讥笑。这是魔鬼别赫利克在火焰地狱里用火烧那些永世受苦受难的人时感到的那种喜悦，这是魔鬼阿札吉耶利用脚把那些企图从深渊里爬

上来的受罪者又踢下去时流露的那种毒辣的讥笑，这是阿斯塔达看见受害者忍受折磨时拍手称快的那种幸灾乐祸的讥笑。坐在窗檐上的这个人抱着另外一种目的在欣赏着这个城市的灾难。他把两个胳膊肘支撑在膝盖上，用手托着下巴颏，不时地往下面的火海里吐一口唾沫。甚至有一次，当他一抬头看见被火光照红了的天空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他伸了一个懒腰，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态，好象对这种卑鄙的快乐滋味已经尝腻了。看样子，下面的火焰烤他的脸，他觉得很舒服。

突然有人从背后搂住他的胳膊。他哆嗦了一下，扭头往后看去。

“早安，先生！”米哈伊扒着他的耳朵说。“蜡烛也该熄灭了！”

坏蛋吓呆了，他绝望地挣扎，企图转过身去钻进密室。不妙得很，他一使劲把他蹬着的那个窗檐一下子踩掉了，米哈伊的两手象大铁钳似的紧紧掐住他的臂肘。

“您还认得我吗？”米哈伊用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盯着转过来的这张脸。

真是冤家路窄！米哈伊出其不意地在这里碰上了这个叛徒，就在这个可怕的时刻里，这个坏蛋突然想出在他看来可以救命的主意。

“我有一万福林！”他嘶哑地说。

“好啊，几根蜡烛值这么多钱！”米哈伊怒吼了一声，一

下子把坏蛋扔到楼下去了。

在这片火海里，就在这浪花飞溅的湖水里冒了一阵黑烟，然后这个象熔金的湖又继续沸腾。

给敌人打秘密信号的这个被扔到火海里的人究竟是谁呢？根本没有人过问。只有萨尔玛什的老婆在等待着丈夫的归来，遗憾的是，这个在人间已经不存在的丈夫让她白等了。

死一般的沉寂延续了三天。守布达要塞的警备司令认为匈军为了摆脱对被围者的增援部队，正忙着准备撤退。他甚至想切断匈军的退路，不让他们从浮桥上逃走；敌人的载着雷管的船只和载石头的驳船顺流而下。但是其中有两只船撞到链桥的柱子上，沉了，其余的船有的被截获，有的被击沉。

这是一个有露水的、阳光灿烂的早晨，攻城炮突然隆隆地响了起来。匈军安置这些大炮足足用了好几个晚上。

上面有要塞的这个岩石重叠的山被大炮一轰击，真是地动山摇，所以要塞里的警备部队觉得这回事情不妙，攻打奥林匹斯山的恩凯拉多斯①要闯进城门了。

这些大炮象怪物一样面对着五角堡垒咆哮起来，把城墙打破了许多缺口，歼灭性的炮兵连从侧翼发挥了威力。大炮把要塞的墙轰倒了，烈火在燃烧着敌人。

---

① 泰顿巨神之一。

这是最后的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两个巨人在彼此厮杀！

他们使尽全身的力量面对面地进行搏斗，这是神话中的两个怪人，是仙界里的两个神人；这是从天上落下来的两颗星星，是两颗流星彼此在追逐、在厮杀。他们一跺脚把大地震得隆隆作响，数不清的刀枪在他们上千只手里发出震耳欲聋的铿锵声。这是一场决斗，他们竭力想把对方捺倒在地上。在这场可怕的战斗中，他们撕破了天上的乌云，拔出了山里的石头，摧毁了悬崖峭壁，喷出了熊熊烈火。他们之中，如果有一个没有被打倒、被粉碎、被化为灰烬，另一个就不会善罢干休。

这两个巨人的决斗还在继续着。和一般的决斗不一样，这场决斗不是几分钟，而是已经四天四夜了，没有停止，也没有间断。这个巨人有四千颗心，要想把他打死，需要有四千次致命的打击；所以他的反抗是可怕的。

这种可怕的、不可遏止的音乐已经演奏了四天四夜；每个谐音都象雷鸣，这个空中的乐队奏出的每个音响都会传到邻近的行星。一百五十门大炮隆隆作响。它们的声响象打雷一样，从高音开始，按照音阶渐渐低落，一直降到最低的音域，然后变成了可怕的轰隆声，听起来有如地震，有如火山爆发。要塞里凡是可燃的东西都已经燃烧了。要塞里的宫殿——玛奇雅什宫升起的火柱要算是最高了。为正在燃烧着的佩斯复仇！一个是烧光了的圣地，一个是正在燃烧的祭坛！

驻在棱堡里死守要塞的炮兵全被消灭了。要塞的主墙被打了一个足有十丈宽的大豁口。进攻者夺下了旁边的建筑物，接近了一个半圆形的小堡垒。可是敌人仍不投降。他们继续反抗，以火还火，向围攻者进行疯狂反扑。他们夜间把白天打破的城墙缺口堵上，坚持战斗。

敌对双方都在望着自己头上闪闪烁烁的胜利星冠，每人都尽力把头伸得高高的，企图盖过对方，为的是在决斗中获胜，取得这个灿烂的星冠。

荣誉和光荣属于战斗双方的英雄们：在这伟大的战斗里，或此或彼，都愿意为自己争得光荣。

当人们拿着同样武器进行搏斗的时候，历史家和诗人，他们不论是对朋友还是对敌人都会抱着正确态度的，他们将要歌颂那些英雄。

敌对双方虎视眈眈。张嘴的大炮几乎快把嘴闭上了。可是城豁子的争夺战又开始了。

双方的司令官都丢下了笔杆、望远镜、测角器，拔出战刀，亲自带兵投入了决定性的战斗。

“跟我来！”匈军司令克列亨茨大声疾呼，亲自带领冲锋部队攻向要塞城墙的缺口。三发子弹一块飞来，把他打死在坍塌的城墙跟前了。

“随我来！”奥军司令波林发出命令，他给守要塞的人作个英勇的榜样；这时敌军腰上缠着绳索，爬下城墙，奔向缺口，他们企图在大炮的掩护下清理城墙缺口，用大木桶装上砂子，把它堵上。就在这时，一发二十四磅重的炮弹把奥军

司令炸得粉碎。

于是，两个司令官都牺牲了。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战斗。

城墙和炮垒都已变成废墟，双方现在已经是短兵相接，彼此仅有一刀一枪之隔。

决定性的冲锋已经到了。明天就可以决定胜负。

战斗的一方也许支持不到明天早晨！

激　战

这就是明天！

这个明天，它注定要变成那个载入史册的著名日子，那就是阿提拉[①]高举宝剑戳穿天上的月华的那一天。

已经下了打冲锋的命令。

五月二十四日午夜，我军将向敌人的五角堡垒进行佯攻，之后，进攻的部队全部撤退。这时敌人一定会认为他们又赢得了一天，再开炮得明天拂晓。可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突击要根据这个信号才能开始，匈军搭上爬城的梯子迅速爬上每个棱堡和各个城门。

要爬到破城墙上的人和要搭梯子爬主要棱堡的人，以

---

① 匈奴族的首领，卒于四五三年。在阿提拉时代，匈奴的部族联盟极为强盛。

及搭人梯爬要塞花园石墙的人，他们的任务是最艰巨的。

为了进行这种最危险的战斗，司令部挑选了几个最勇敢的、久经战火考验的营，同时向全军发出号召，要求最英勇的战士们自报奋勇来参加突击队。

打头阵的人是最光荣的，他们身上将要遭到敌人许多枪弹的射击，他们将要用自己的胸膛保卫走在后面的人，他们将要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敌人锋利的刺刀，将要用自己的身躯填满战壕！

许多自报奋勇的战士都纷纷要求把这种光荣的任务交给他们。在近日来的战斗中比别的部队稍微感到轻松一点的炮兵、骠骑兵十分焦急地跑上前去，央求长官允许他们参加打头阵。甚至连那些平时被一般士兵嘲笑的国民近卫军，以及思念家乡的父老和被人看不起的民兵也都跑到前面去，表示愿意加入打冲锋的最前列。

已经没有人再记着往日的成见，他们竭力忘掉政治观点的分歧。戴着具有红白羽毛的高筒军帽的人们现在要竞赛的是，看谁先登上敌人的棱堡。

头天晚上巴拉德莱·艾登到骑兵营里去看弟弟，骑兵营是在格列尔特的山脚下。自从上次发生口角以后，他们兄弟俩一直没有见面，彼此之间多少还存在着一点隔阂。因此，哥哥的来访使利哈德非常高兴。

“哥哥到底比我懂事，他先来看我。”——利哈德这样想，同时尽可能款待哥哥。艾登的态度还和平常一样。

他只穿了一件国民近卫军的大衣，看样子好象因为士兵们看不惯军人穿便服，所以他只好如此。在士兵们的眼里，在这种时刻不带军刀的人都不算英雄好汉。

“明天早晨要进行决定性的突击，”艾登说。

“我知道了，哥哥。半夜进行佯攻，天一亮就开始突击。”

“你的表准吗？”艾登问。

“用不着看表，”利哈德轻率地说。“只要大炮一响，我就知道是战斗开始了。”

“你知道得还不清楚。在开炮以前的半小时志愿部队就要出击。他们要从第三团的阵地攻击敌人的主要堡垒，从第二团的阵地攻击要塞花园。所以我看，最好你还是带上自己的表，把它同指挥部的表对准。”

“好，好，我一定这样做。”

利哈德还有点摆架子，有他这种性格的人很难丢掉有勇无谋的毛病。再说，就是那些最尊敬文官的士兵多少也有点看不起他们：他们说，这些耍笔杆的文官向来没有闻过火药味。可是艾登呢，正相反，他仍然保持他平时那种冷静态度。

“喂，你听我说，”他对利哈德说。“前几天你骂我的话太难听了，我甚至对自己都不愿重复。”

“瞧你！你可真爱记仇，这个事儿怎么还没忘呢？”

“还没有人这样骂过我呢，更何况你是我的亲弟弟。忘掉这样的侮辱不那么容易。”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吧？我们是不是需要决斗？”

“是需要决斗！我们之间要进行一种真正的决斗，当然，这只能是兄弟之间的决斗；我固然很喜欢你，但是我不能让你瞧不起我。你总算达到了目的，把你编入了志愿军，你们要冲锋陷阵，去攻打要塞花园的几个堡垒。可是我也已经请求参加志愿军，我们是要登梯子爬城，攻打敌人的主要堡垒。你只要听见炮声一响，那就是我们开始决斗比武了。我要登爬城的梯子，你是要穿过花园，对我们来说，战壕已经成了障碍物。我们谁先登上要塞的城墙，就算谁胜利。”

利哈德惊讶地攥住哥哥的双手。

“哥哥！你这是开玩笑。你别吓唬我了！就凭你那点匹夫之勇，跟我似的，也敢冒这个险？你的脑袋还不得叫奥军用枪托一下子打碎呀！你怎么能同士兵们一块爬梯子去呢！即使有人想去救你，他也没办法！爬梯子准死无疑，谁能上去救你呢？你，是咱家的骄傲，是母亲的靠山，是祖国的希望，你想去拼刺刀！好哇，你的主意真好，这对我简直是过分严厉的惩罚。谁也没想用这种方法来试验你的胆量呀！打仗的事儿不是你干的，那是象我这样粗鲁的军人干的，别人干也不合适。你是我们军队的灵魂，而我们呢，是士兵，是你的两只手。尽管我们夸耀自己的勇敢，但我们还是尊重智慧的。一个爱你的人，一个偶然说错话的人，你不要这样报复他吧！如果你实在觉得委屈，那你随便把我怎么样都成，哪怕你让我拿脑袋堵炮口我也干。可有一件，我不能带着你！说真的，你是想教训我，还是真想这样蛮干？”

“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做。至于你想怎样做，那随你的便。”艾登干脆地说，转身要走。

利哈德拦住他的去路，想要说服他：

“艾登，我的好哥哥！我求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吧！你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孩子，你为他们想想吧！”

艾登只看了他一眼，态度还是很坚决。

“正是为母亲着想，我才留在这儿，”他跺了一下脚，“可是我也爱我的孩子，爱我的妻子，所以我要到那儿去，”他指了指堡垒。

利哈德退到一旁，转过身去。他找不到话来反驳这个理由。艾登向门口走去。

看见哥哥走了，利哈德觉得好象眼睛里涌现了泪水。他目送着艾登，焦急地搓着两手。

在这种可怕的时刻里他怎能有心拥抱哥哥呢！

他这番心里话并没有打动艾登，——要知道，两个决斗的人在决斗之前是不会握手的。

“等我们在城墙上会面时再握手吧，”他对弟弟说。“哎，带着表！你到城墙上的时候可别忘了记时间。”

他说完就走了。

艾登象阿兹拉伊利① 那么无情，不论谁，就是亲弟兄侮辱了他，他也不会原谅。

---

① 伊斯兰教的死神。

三点了！

拂晓。

各个带着手表的炮兵在大炮旁边严阵以待。周围是无法破坏的死一般的宁静。只有从布瓦什山时时送来夜莺黎明前的啼啭。

时针刚一走到规定的时刻，五十九门大炮一齐轰鸣。伴随着大炮的齐发，从四面八方传来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

“祖国万岁！”

立刻开始了对要塞的全面进攻。

太阳还没有出来，大炮把要塞里的敌人轰醒，敌人也开炮了，火光把周围照得通红。

从布瓦什山上的总指挥部可以清楚地看到志愿部队怎样越过城墙缺口附近的瓦砾场爬上要塞，这是三十四营的志愿军，人数不少，他们象一群蚂蚁似的匍匐前进。敌人从城墙上用霰弹向他们迎面袭击。匈军翻滚着躲开射击，然后又冲上前去，爬越胸墙。这回已经是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战。敌人打退了匈军的进攻，把志愿军从豁口赶开，但是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守豁口的所有军官都死在城下。

现在又上来两个营，十九营和四十七营，他们顺着梯子往城墙上爬。跟他们一块爬城的也有志愿军。敌人从炮楼的垛口、从主要堡垒、从各个地方对勇士们展开了猛烈的袭

击。但这一切完全白费，梯子已经支撑在城墙上了，战斗的部队势不可挡地爬上了梯级。想把进攻者打退已经不可能了，只有歼灭他们。

巴拉德莱·艾登右手高举着战刀也爬上了梯子。在这个梯子上他爬在最前面，没有人赶过他。

守这段城墙的是意大利营。所以守得很严。

为了把梯子支在城墙上，匈军不得不踩着牺牲的同志们的尸体，可是当这些大无畏的勇士爬上去的时候，有许多人受了伤，他们不时从高处惨叫一声掉下来。这些不幸者往往在掉下来时又被自己同志们的刺刀戳穿。

艾登从容不迫地往上爬，真象跟谁打赌攀登埃及金字塔的梯级那么稳，他的唯一目的是让战士们知道他的头脑仍然很清醒。

他抬头一看，看见在城墙的突出地方有一个举着枪的士兵，一半身子在胸墙里。这是敌人，眼看就要跟艾登拼刺刀了。

这时艾登已经爬到梯子中间，忽然听见下面有人喊，声音很熟：

“喂，亲爱的保护者！我也在这儿！”

艾登认出是毛士曼。

这个勇敢的人爬梯子非常伶俐，他面向同志们在梯子背面爬，迅速地追赶艾登。他象小猫似的爬得那么快，等赶过艾登以后，他又钻到梯子的正面来，笑嘻嘻地大声说：

“喂，先生，您不应该赶过我呀。要知道，我是指挥官，您是列兵。”

但是艾登还是想赶过毛士曼：这句话激起了他的竞赛情绪！但是赶过他的大学生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肩头：

“巴拉德莱先生，还是让我在前边吧，世界上还没有人比我爬得快呢！”

他说完这话，飞快地又爬上了三个梯蹬。

城墙檐上一个敌人端起枪来，正在瞄准。

毛士曼看到这情形，便大声疾呼：

“喂，你这个吃通心粉的家伙①！瞄准，不然，你打不上老子！”

接着，就砰地一枪。这时毛士曼双手撒开了梯磴，转过头来冲着身后的艾登嚷道：

“小心！瞧上边！②”

“怎么啦？”艾登高声问。

“这是我从来还没有遇到的事。我要死了。”

于是，毛士曼掠过艾登的头，从上面掉了下来。

艾登使足了劲继续往上攀登。

距离他仅有几丈远的那个敌人又装上了弹药，准备向艾登射击。现在敌对双方相距不到一丈远了。艾登甚至已经看见了敌人的枪口。但是敌人突然放下了枪，伸手到怀

---

① 指意大利人。

② 原文是德文。

里掏出一个白手帕，把它缠在刺刀尖上了。

从要塞的对面，从花园那一面进攻的是六十一营。

进攻者把格洛斯家的墙打破了一个缺口，从这个缺口钻进了要塞花园。

布达皇宫里的花园生长着许多老树；小径的两旁满是黄杨。花园南面是个慢坡，东面是个具有三段阶梯的陡坡。在幸福的和平时期，阶梯的两旁爬满了葡萄藤，而且还有茂密的无花果树。

但是这一天，这里既看不到爬满葡萄藤的、多荫的凉亭，也看不到绿树篱笆。

打冲锋的勇士们一个登着一个的肩头爬上了墙。有的把刺刀插进墙缝，让爬在后面的同志们攀着这些刺刀把爬上去。

在大树中间，在观赏植物中间，敌对双方展开了厮杀。进攻者已经强占了第二段阶梯，从那里爬上石阶继续向前猛杀猛砍。奥军已经退却到第三段阶梯。

匈军本想再向前冲，可是突然从旁边的一条羊肠小道又上来一股敌人。

他们是敌人的精锐部队：这是有名的维利格利姆团的四个排。

进攻者已经穿过了栅栏，占领了护河堤，所以他们退却到这里。敌军停止了在要冲的反抗，退到要塞城墙里面，打算集中一切力量把冲进来的匈军打出去。

在花园的第二个石台上敌对两军相会了，他们彼此迎面前进。

这个石台上面是平展的草地，以两个坡墙与要塞的小花园相隔。这个地方很象古代帝王为了寻欢作乐而把狮子、老虎、豹、公牛和犀牛从笼子里放出来进行角斗的那种方形的动物园。那些猛兽彼此角斗得非常凶狠，最后总要死几个，因为在这块狭窄的地方没有藏身之处。

瞧，这两股敌对的军队正处在这个跟兽笼没有什么区别的地方。

他们在树间彼此注视着，从石台两端的坡墙同时向前跳动。这里没有出口，他们相距不过三十步。

“你们投降吧！”匈军少校大声说。

“开枪！上刺刀！”这是奥军大尉的回答。

于是敌对两军同时开枪。齐射的结果是，奥军方面死了一个大尉和一个中尉，匈军方面——少校负伤，还有一个军官也受了重伤。可是不论奥军还是匈军都没有理会这个，仍然继续前进。

利哈德从倒下的同志的手里把带刺刀的枪拿过来沿着中路向前猛冲。

这条小路很窄，只能容两个人拼刺刀和搏斗。眼前是一个生满杂草的峭壁，小路很陡，爬上去很不容易，因为难以保持身体的重心。可是敌对双方也只好在这个窄小的地方厮杀，拼个你死我活。因为，这正象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要想从这个具有围墙的狭窄地方逃出去是办不到的。

利哈德冲到黄杨树间站住了。

他的刺枪术很好，并且他已下定决心，宁肯牺牲生命也要同敌人拼到底。

牺牲生命这是必然的。因为即使他连续刺死十个敌人，那么第十一个敌人也终究会把他刺死。

况且，也不能设想，一个人能够消灭一个队，而且自己还能活着。

当利哈德同冲到他眼前的敌人交锋时，在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回我该死了！"这个念头迅速同他心灵中所有的一切联系起来：他想到了美丽的祖国，想到了在修道院里受折磨的可爱的未婚妻，鲍尔维茨·奥托的面影也在他的脑际闪过，因为他对他有过庄严的诺言，现在已经不能实现了。

是的，他注定要牺牲……

利哈德一枪刺死了第一个敌人，眼看从山坡滚下去了。接着又刺伤了第二个，他把他猛地往后一甩，甩到了战友们跟前。而第三个敌人突然往后一跳，跳到石台上，高高地举起了刺刀。

这时又闪现了许多刺刀。又有一个队伍接近了兽笼。

这些刺刀对付谁，谁也得死。可是，这是哪个队伍的刺刀呢？……

初升的旭日渐渐澄清了这个恼人的谜。

东方的旭日透过云隙射出了万道金光，它照亮了林立

的刀枪和三色国旗。

"祖国万岁!"从石台上响起了欢呼声。

生龙活虎般的匈军队伍越过了胸墙,顺着山坡冲下去,象潮水一样涌向敌人。匈军同敌人混在一起了,转眼间他们冲到了敌人的胸墙,于是,被围困的士气低落的奥军投降了。

一个穿浅蓝色军服的人象守护天使一样顺着山坡飞向利哈德。这是艾登。

兄弟俩热情地拥抱。

"我可真生你的气了!"利哈德激动地说,在喜悦的心情中他又紧紧地拥抱了哥哥一下。

他看见哥哥这样勇敢,心里感到分外快活。要知道,英勇杀敌的品质是很难得的呀!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经过要塞。"

"我们占领要塞了吗?"

"已经完全占领。"

"那个要塞司令呢?"

"打死了!"

"好极了! 你们算是戴上了最漂亮的桂冠!我们再没有桂冠可戴了!"

"有! 你们去攻打链桥呀!"

"对! 战友们,我们去攻打链桥!"

"祝你成功。我们以后再见。我还要到维也纳门那里,

那儿还有一小撮顽固的敌人在反抗，必须解除他们的武装。你们要掐断他们到链桥的去路。”

这座桥是匈牙利的骄傲，是建筑艺术的真正杰作，也是世界稀有的宝物；它可以同罗德斯岛港口的太阳神赫里奥斯巨像相媲美。就是这个建筑物现在处于危险之中！

要塞司令曾对布达市民的代表宣布过，如果要塞陷落，他将炸毁这座美丽的大桥。这句凶多吉少的话，现在在市政局的议事记录里还找得到。

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要不是那四颗子弹把要塞司令打死在主要岗楼附近，他一定会干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来。

但是，防守护堤的敌军指挥官阿利诺赫上校却代替他这样做了。

阿利诺赫在栅栏附近足足防守了一天，可是当他一看到要塞的塔楼上出现了匈牙利三色国旗，立刻命令士兵关上大炮的火门。

从要塞逃出来的人告诉他，说司令被打死了。这时他马上决定，赶紧去炸链桥。

阿利诺赫刚到链桥，随后匈军便从要塞花园赶来了。这位上校跑得真快，把士兵远远地丢在后面。

巴拉德莱·利哈德紧追不舍。他们一前一后，活象狼追麈子一样，他们彼此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可惜阿利诺赫早到达目的地一步。在布达这边的河岸上，在链桥中间安置一个大箱子，一半露出地面。阿利诺赫

跳到箱子上。这个箱子是地雷库的口，地雷库装有四百公斤火药，足够把全部桥墩子完全炸毁。

在地雷库跟前站着一个工兵，手拿着火捻就等点火了。

“战斗的同志！”利哈德对那个上校喊道。

“我不是你的同志。”

“交枪吧！”

“你来抓我吧。”

“你们已经打败了！”

“我还没有败！”

“如果你到我这儿来，我保证你活命。”

“可是你要再往前走，我保证你死。我的脚下就是地雷。”

利哈德再没有话可说，向前又迈了几步。

这时奥军上校斩钉截铁地命令旁边站着的工兵：

“点地雷！”

工兵拉了一下埋在多瑙河底的火捻，就跑开了。

利哈德又向敌人迈进一步。

阿利诺赫从腰里掏出手枪，枪口对准了地雷库的口，眼睛盯着利哈德。

一瞬间利哈德觉得，好象初升的太阳闪出无数曲折的电光从天上掉下来了，仿佛整个宇宙都解体了，变成了火红的物质，压在了他的身上，这一下他耳朵也聋了，眼睛也花了，躺在地上了。

过了好多时候，利哈德觉得还有口气，睁开了眼睛，看见在链桥的栏杆和桥墩之间烧得红通通的。在他的头上漆黑的烟云弥漫着天空。黑烟越升越高，好象一棵大棕榈树的树冠。整个天地在利哈德眼前由红色变成了绛紫色，从他的嘴和鼻孔里流出了鲜血。

利哈德看了看周围：链桥的铁架仍然威严耸立，完整无缺，但在桥孔下面却堆成一堆黑漆漆、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上去好象人体，只是没有了脑袋和胳膊，变成了一堆碎块。

成群的匈牙利人从东西两岸向大桥涌来。

利哈德奇怪的是听不到他们的欢呼声。

已经是早晨六点了。在布达要塞所有的塔楼上都飘扬着匈牙利三色国旗。佩斯的大街小巷出现一片喜气洋洋和欢腾的景象！

无人过问的人

布达所有的战壕都被血染红了。大街小巷，遍地是横躺竖卧的死尸，有的地方一个压着一个；这里有匈牙利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也有霍尔瓦提人。城墙的墙檐上挂着死人，碉堡顶上堆着死人；在要塞花园树丛间的小道上，在卓尔广场上，在练马场前，在军火库旁，在主要岗楼附近，在阅

兵街、三座门、约瑟夫塔、巴尔街以及国会广场，到处都是死尸。有的地方，比方说，在进行过最顽强、最残酷战斗的城墙缺口那里，死尸几乎堆成了山。

皇宫——玛奇雅什宫还在燃烧，早炸毁的房屋只是冒着青烟了。街头上堆满了碎砖乱瓦和倒塌的房梁。房墙被重炮弹打得满是窟窿，房盖塌了，所有的玻璃窗也都碎了，马路被炸得遍地是坑。在零乱的战壕里，在被打坏的大炮旁都是炮兵的死尸。火药的黑烟和其他物质燃烧的浓烟笼罩着这一切。

中午，巴拉德莱·利哈德在这凄惨的街道上走着。

凉爽的冷水浴和军人的早餐使他忘记了今天早晨的几次死里逃生。真是神救了他。他想用一张纸盖住在他眼前喷发的维苏威火山，这谈何容易！纸烧毁了，幸亏他的两手还没有被炸掉。一个无形的钢盔护住了他的脑袋，没有同链桥墩一起炸碎，因为地雷的爆炸波是向下、向一旁震荡的，他侥幸地留下了一条命。但是震伤了的头还在嗡嗡响。

现在他突然想起了那个躺在医院里的女人，她可以指给他鲍尔维茨的孩子究竟在什么地方。

为了彻底使头脑清醒过来，他又干了一杯烈酒，因为在他看来，酒是治头晕的良药。利哈德喝完酒匆忙地进了城。

为了寻找这所医院，他不得不屡次迈过尸体，越过打坏了的大炮，穿过木头堆和瓦砾场。在这座被轰炸十七天的

城市里寻找一个地方确实不那么容易。甚至连最熟悉的房子有时也很难找到，因为那些地方已经变成了废墟。

利哈德知道，凡是医院都挂着黑旗。挂着这种黑旗的房子敌人是不射击的。

走了半天他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所医院，但是看门人不让他进去。站岗的匈军对他说，任何人都不准进。

“这是谁的命令？”利哈德急躁地问。

“城防司令。”

于是利哈德就去找城防司令，一再要求说明不让他到医院里去的理由。

“医院里发生了传染病，”城防司令劝他说。

“我无所谓。那儿就是闹鼠疫、生黑天花，我也得去。”

“我看你是找死。”

“死不了！地狱里的烟道我都到过，魔鬼也没有把我抓去。传染病我怕什么。”

“那么，你到那儿去有什么事？”

“有要紧事。”

“既然这样，你就去吧。你可小心，别死在那儿！别丢下你的孤儿让我来照管。”

利哈德又到医院去了，这回是拿着城防司令的通行证。他一进医院连一个医生也找不见；他们全给受重伤的总指挥官会诊去了。他只好向一个老女护士问道：

“你们这儿有个名叫巴伊西克的病人吗？”

“有的。”

“女病房在哪儿？”

“在那儿。”

“您领我去看看她吧。”

老护士在前面给他推开病房的门。室内的空气非常沉闷，以致利哈德不由得想到：“如果说地雷库的口我认为是地狱的烟道，那么这些阴森森的病房将真正是地狱的炉灶了。这里是死神统治着一切。”

护士把利哈德领到用帷幔遮掩着的病床前，她撩起了帷幔。在利哈德眼前出现了一个已经不象人样的人，脸发青，头发剪得很短。

“这就是她。”

“她睡了？”利哈德问。

“她死了。”护士简短地回答说。

“什么时候死的？”

“今天早晨。”

“她的女仆呢？”

“昨天夜里就死了。”

利哈德心里象是在想什么似地看着死人，仿佛要了解他从来不知道的秘密。

他正俯身看着得伤寒病死去的女人，可是一抬头突然看到在床旁的墙上有潦草的字迹：

“半个铜元。——蒙纳尔——卡莎——73。”

这正是利哈德想要知道的。

他放下床上的帷幔，给了老护士一点钱，匆忙地离开了死人的房屋。

一出医院，他满意地松了口气，大街上还是充满着火药味和焦糊味，冒着黑烟；不管怎么说，外面的空气总还是新鲜的。

在阅兵街他碰上了艾登，他高兴地快步走到哥哥跟前。

“站住！”利哈德大声说。“我刚从传染病院来。今天让我心爱的人都离我远点儿，至少要相距六步。”

他说完就跑开了。

利哈德雇了一辆四轮马车到蒙纳尔去了。佩斯正在庆祝刚刚取得的胜利，年轻的军官这一离开，真不知要损失多少慰问和多少吻呢！

他来到了收留这些不得人心的婴儿的地方。

这是个什么“机关”呢？

现在我向读者介绍一下。

记得我们曾在赫利斯托弗尔·瓦格涅尔的“学术著作”中看到，在古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风俗：据说在这个国家里，每年出生的女孩大约比男孩多百分之十，因此，为了消除这种生育不平衡现象，就不得不采取人为的办法。在规定的日子里，人们把认为是多余的女婴送到李列宾岛，向她们作一番祈祷，然后就把她们扔到黄河里。黄河东岸是一片沼泽地，并且长着许多竹子，其中有很多爬虫，它们把头伸出水面，张着大嘴，呲着上百的牙齿。有时在水面上露出

死孩子脑袋，这些孩子只要一漂到沼泽地，鳄鱼立刻就把他们吞掉。

作完了这种仪式以后，那个管出生的官还要向百手佛毗湿奴表示感谢，因为他今年多赐予封建帝国这些男孩和女孩。并且他还要哀求神把这些多余的孩子收回去。这样一来，古代中国的男女出生率就平衡了。

在我们的社会里，这种现象将被视为杀害儿童的罪行，恐怕要被判五年徒刑。我们做得更简单些，同时也比他们高明得多。

中国人竟无情地对不幸的孩子宣布说：

“喂，爱哭的孩子！你的出生谁也不需要；再说，你还不知道，活着或不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你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要知道，你的出现是不得人心的。你应该生在别的行星上，这里没人需要你。父亲不疼爱你，母亲也没有工夫照看你。如果你母亲给别人去做工，或者她是个好动的人，那么，你的摇篮对她来说只能是个累赘和障碍。如果她是个不幸者，那么你的出现对她来说是神带给她的耻辱；如果她是个省吃俭用的人，她会认为养活你将要浪费许多金钱。所以，你还是赶快回到你来的那个地方去吧！落下来的微尘，神的火花，可怜人的心灵，你，既然是无中生有，还是化为乌有吧！你水底下去吧，你升天堂吧，你告诉毗湿奴，就说你已经到过人间，现在又回来了。”

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我们想出了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没有亲人的孤儿交给奶妈抚养。

这就是这种“机关”，借助它可以摆脱这些不得人心的孩子。在我们这儿的确没有把这些没有翅膀的天使扔在河里，而是把他们“送走了”。

佩斯附近的许多乡村就有这样一些不幸的孩子，他们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利哈德找到了一所房子，它的门牌号码正是病床跟前墙上写的那个。他推开门，穿过厨房，走进了房间；他勉强站住脚，险些没有跑出来。这里的一切，他简直是目不忍睹。室内是潮湿的土地，有一股扑鼻的难闻的臭味，住的人很多，从来也没有通过风。这里有的是令人窒息的臭气、混浊的瘴气、霉和泥泞。传染病院里的那股死人味也没有这种臭味难闻。房间里有一种阴森森的湿气，就是健康的人一接触它也得起一身鸡皮疙瘩，好象这发酸的令人作呕的空气钻进了全身的毛孔，因此，也会渐渐得病。

在这间空气潮湿的黑屋子里放着四张床和四个摇篮，孩子们在里面连哭带叫，简直是什么声音都有，手脚也乱动弹。只有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神色有些怯生生的，大概是因为他没有穿衣服的缘故。

每张床里挤着三个孩子；这些无人过问的可怜孩子在翻觔斗，打架，乱爬，他们顶多不过一两岁。在这十三个被遗弃的孩子中有一个大一点的，大概有两岁半，一只手拿着一个煮熟的土豆，大口大口地吃着，另一只手推动着摇篮，摇篮里的那个孩子也和别的孩子一样，枕着一个带带儿的小枕头。这个孩子没有哭，他正吃着一个代替妈妈奶头的

大胺皮乳头。

在一个很小的小床上有一个两岁的男孩子；他的腿上生了几块疮，上面缠着肮脏的绷带，可怜的孩子在忍受着恶疮的折磨。

利哈德惊讶地瞧着这个黑屋子，他在猜测，在这些不幸的孩子中间，到底哪一个是鲍尔维茨·奥托的儿子。一个比一个可怜。

他没有马上找到看孩子的女主人，所以他有充分时间观察这种可怕的情景。原来女主人正在菜园里忙着栽蒜。她从来也没有一天从早到晚在这个黑屋子里照看过这些可怜的孩子呀！一天喂孩子三次饭就算是她的活儿。

卡莎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她那张死板板的脸看不出有什么善恶的表情。她认为干自己这一行是不可避免的罪恶；是呀，这种职业也不是她凭空制造的呀！

外人的来访对她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说真的，男人的来访倒是不多，这是出于偶然。

“哎呀，老爷，您赶快从这个小臭屋子里出来，请到我的上房！”

“说真的，老太太，您这个房子真赶上黑洞了。不过，还是让我们呆在这儿吧。”

“哼，我就是给他们预备一座宫殿，一个月也收不了他们八个福林呀！”泼妇反唇相讥。

“他们给您这么少的钱吗？”利哈德惊异地问。

“是啊，我的先生。就这么几个钱可把我操心死了，累

得我手脚不得闲！有钱的太太们可真吝啬，我从穷老妈子手里拿到五福林也比从她们手里拿容易得多呀。跟她们打交道可真叫我头疼！我说，先生，您别以为这些孩子是什么尊贵的少爷！瞧，就拿摇篮里那个孩子来说吧。您怎不想摇摇他呢？……他是富商老婆的孩子。这位太太的丈夫很有钱，家里也特别阔气，她每天坐着轿式马车在油光光的马路上闲逛，您瞧，她就是不想雇奶妈。奶妈在有钱的人家里可真受人重视，甚至当成宝贝。哼，这个富商老婆反倒愿意把孩子交给我来哺育。说真的，她给我的钱还多一些，每个月给我十二福林；可是我也得把孩子弄干净点呀！为了做做样子，我每月都带着他进城去一次，让他妈看看。”

“您为什么不给这个孩子雇个保姆呢？”

“我们这儿雇不到！再说，我收这十二福林，再给他雇个保姆，那我还剩下什么了？”

“您都喂他什么呢？”

“嗬，孩子的生活可不错！有时我还特意给他熬点粥，还往牛奶里给他加些点心。”

“什么点心？”

“最好的黑面包。黑面包能清血……哦，先生，您瞧那个孩子，一个月我只收三福林，您想想，我连给他买饼干钱都没有呀！”

“三福林！这是谁心这么狠，一个月拿三福林抚养孩子？”

“哎呀，我的先生，这钱是市政局给的！警察局把街上

的孤儿收了去，然后把干我们这一行的找去，让我们给照看这些孩子，每个孩子的抚养费他们就给这么多，三福林，简直没法再少了。此外，还有些孩子，把他们扔在这儿，根本就没人管！真不知上哪儿去找他们的父母。你瞧，在小床上哭的那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哎，你倒是摇摇他呀！……不瞒您说，先生，已经有十一个月我没收他一个铜钱了。”

“他这是怎么搞的？”

“讨厌的孩子也真倒楣。有一回星期日我给他熬点汤，他把罐子弄翻了，热汤全洒在他的身上；把两条腿烫伤了，到现在也没好。”

“他那烫伤的腿是您用破布给缠的吧！看样子，他一定疼得很厉害。”

“有什么办法呢！他反正也不会长成人了，整天哭，都哭出疝气来了，我看他早晚也得死。他父母发愁也没办法。父亲是个赶马车的，都是穷人，住得又离这儿很远。”

利哈德心里稍微轻松些：这么说，这个孩子不是鲍尔维茨的儿子。

“太太，我到您这儿来找一个男孩，他也是很久没有人给抚养费的。是巴伊西克夫人把他交给您的，他的名字叫卡尔，脖子上挂着半个铜元，胸脯上还有一个发青的胎记。”

“噢，好心的先生，如果您能替小卡尔交几个抚养费，那您可修好积德了。”

“那您让我看看他吧！”

“噢，不，不，他不在这儿。他在别的房间。”

“在别的房间？”

这时利哈德觉得他对卡莎的看法有些好转了。

“我马上把他给您抱来，请您先到我的上房等一等。”

“我要跟您一块去。我把这个孩子带走。”

“带走？那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您带他会操心的。可怜的孩子病得很厉害。”

“他什么病？”

“害眼了。所以我才把他单独放着，怕他传染给别的孩子。他也是受传染的，是上星期死的那个孩子传染给他的。”

“您为什么不给他们治呢？”

“哎呀，治了呀，我用了许多偏方，甚至往他眼睛里吹白矾，可是一点也不见效。又把干虾米研成碎末，还给他找些蒲草籽。用这些药都无效，我就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卡莎不住嘴地唠叨着，经过脏院子把利哈德领到了一间小破房子，旁边是个黑洞洞木柴棚子的门。利哈德一进小屋就看见了那个穿得破破烂烂半裸着身子的孩子；可怜的孩子躺在那儿蒙着眼睛。

孩子听见来人的脚步声，便呜咽起来。

“他是不是要喝水？……”

“先生，我把他放在这个黑地方，就是怕阳光刺激他的眼睛。”

“您去给他拿点水来吧。”

“噢，我亲爱的先生，给病孩子喝水不太好。我从来不

喂他们水，孩子有病，喝水只有害处。”

这时利哈德冲这个唠叨的泼妇大喝了一声，吓得她腿都软了。

“快拿水来！”

卡莎不得不执行他的命令。她急忙跑到井跟前，打来一罐水。

利哈德微微托起孩子的头，把水罐贴在他的嘴唇上。可怜的孩子贪婪地喝了起来，把一罐水几乎喝了一半。当时，利哈德用手掌蘸了点水，小心翼翼地擦了擦孩子的脸，于是在孩子的嘴唇上出现了微笑。利哈德从兜里掏出一个白手绢，把孩子的眼睛缠好，然后把他从锯末上抱起来，用自己的军大衣把他裹上。

“可怜的孩子穿着两只破鞋……”——利哈德想起了鲍尔维茨·奥托的话。

他把孩子抱到亮的地方，细看了看孩子的样子，这时他才明白鲍尔维茨为什么不愿同那个女人结婚，狠心的娘们竟把孩子交给这样的人来照管。要是胸甲骑兵现在看见自己的儿子弄成这个样子，他非得把那个没良心的娘们杀了不可，虽然他和她已经订了婚。

利哈德抱着孩子走到马车跟前，可是卡莎在后面紧跟着他。是的，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也应该谈明白，到底是谁付给她这笔孩子的抚养费呀？

利哈德把小卡尔放在马车上，掏出钱包，给了卡莎一把铜元。

"你照看得很好，这是给你的酬金！……"

卡莎一看她收到的钱数比她想象的几乎多了一倍，于是满口道谢。但是利哈德坚决地打断了她：

"我跟您说，卡莎，现在我感到遗憾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没有生在用火烧妖婆的时代。要是能把您放在篝火堆里烧一烧，我倒是很愿意欣赏一番。"

利哈德就这样亲切地同没有人心的泼妇告别了。

他坐着马车穿过村子的篱笆，仔细地望着距离不太远的坟园。一排排的小坟头，上面立着白、蓝、绿色的十字架。他突然觉得，这些低矮的从坟头露出的十字架好象从浑浊的河水里钻出来的鳄鱼头一样，张着大嘴，瞧着怪可怕的。这里的这些怪人却把鳄鱼对人实行的那种可怕的死刑延续了这么久。

马车到了佩斯，利哈德吩咐车夫直接把他送到儿童医院。

但是请您不要以为这是国立医院。绝对不是的。这个医院是用好心人的捐款建立的，而国家所关心的则是从这些捐款里抽出几千福林的税，换句话说，就是压榨受苦受难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儿童，而且是有病的儿童。说起来真可怕，连孩子们喝的那碗粥也逃避不了国家的税收！是啊，国家如不收这笔税，恐怕连阿斯塔特① 都要挨饿的呀！

利哈德给鲍尔维茨·奥托的孩子找到了最合适的地

---

① 丰收女神。

方；总算救了他一命。

利哈德在银行里有一笔相当可观的存款，所以他拿一部分利息也就足够抚养和教育这个男孩子的了；此外，他在市政局已经办好手续作为这个孩子的保护人。现在鲍尔维茨·奥托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第二天在布达佩斯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

正象一个战胜国所做的那样，人们给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举行了隆重葬礼。在攻打要塞中表现突出的英雄们胸前都佩戴了光荣勋章，佩斯的市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为他们举行了盛大酒宴。

利哈德焦急地等待着宴会的结束。

宴会一结束，利哈德马上跑到医院去：看看小卡尔是不是已经见好？

厄非阿尔忒斯①

我恨我的祖国！

世界上有比这更可耻、更冒渎和更令人发指的话吗？

---

① 在希腊对波斯战争时期，厄非阿尔忒斯指给波斯皇帝薛西斯的军队一条秘密道路，使波斯军从后方迂回过来，击溃了斯巴达皇帝李奥倪大的军队（李奥倪大在纪元前四八〇年因顽强抵抗波斯人，保卫温泉关"德摩比利隘口"而闻名）。

什么人能有这种奇怪的情感呢？

难道有人能受这种情感的影响吗？

历史上有些伟人确实说过这样冒渎的话，但是后来他们都深深地感到内疚。

科利奥兰①从罗马被驱逐以后，他心怀仇恨地砰然一声关上了故乡城的大门，可是到了复仇的时候，他却象孩子似地哭哭啼啼回来了。

萨拉蒙②被人民推翻以后，大骂不休地从战场上逃跑了，但是后来他由于悔恨而当了隐士，回到故乡，到费赫瓦尔庙为祖国祝福。

贝利撒留③对忘恩负义的祖国曾三次心怀仇恨，但是当敌人接近它的边境时，他曾三次挽救祖国的危亡。最后他因痛苦绝望而死。

高龄的弗斯卡里④对祖国也非常怨恨，结果由于长期痛苦，得心脏病死了。

波利瓦尔⑤因与祖国对立，竟放弃了王位，可是他并没有同祖国作战。

---

① 据古罗马传说，科利奥兰是个贵族，他叛变了祖国，指挥敌军围困罗马。后来由于母亲的劝告，他又解围了。

② 一〇六四至一〇七四年的匈牙利皇帝，依靠外国力量恢复了帝位。

③ 六世纪拜占庭的杰出统帅，因受仇人和妒忌者的诽谤，被皇帝查士丁尼一世革职。

④ 十五世纪威尼斯共和国首领。

⑤ 波利瓦尔（1783—1830），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曾计划把整个南美洲变成一个联邦共和国，自任元首。

巴尔·别利德①宁愿死在监狱也不接受外国人的帮助：他们唆使他起来反对祖国，并且帮助他作祖国的统治者。

耶稣虽然在三天前曾勃然大怒把犹太同胞赶出殿堂，但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还替他们求情说："父啊，你原谅他们吧！"

不论人、鬼还是神，只要他仇恨祖国，他将失去一切力量，因为每个人的心灵都不能与他偶然愤恨的祖国分离。

恨祖国是不可能的，人的心灵是没有这种力量的。但出卖祖国是可能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完全没有灵魂，他是可以这样做的。

厄非阿尔忒斯并不仇恨埃拉多斯，但他却出卖了它。

我们绝不是坐在高高的座位上来看矮人族，而把他们描写成一群魔鬼。况且厄非阿尔忒斯根本不是魔鬼。他仇恨祖国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大概巴乌山尼阿斯②分配职务的时候回避了他；或者他在奥林匹斯山大战中被敌人打败了；要不，也许他想同一个有钱的寡妇结婚而遭到了拒绝；再不，他也象艾彼库尔的那些崇拜者一样，没有足够的金钱，而饱尝高利贷者剥削之苦，执政官又不替他说个人情，再说，薛西斯又一再鼓励厄非阿尔忒斯，说等占领埃拉多斯

---

① 十七世纪德兰斯瓦尼亚大公德尔吉·拉科希第二和米哈雅·阿巴非的战友，被诬告阴谋篡夺政权，而被投入监狱，最初在德兰斯瓦尼亚，后到土耳其。

② 古希腊斯巴达国家的统帅。

以后就让他当费萨利亚的总督。恐怕也就是这些原因。于是，被种种诺言迷住心窍的厄非阿尔忒斯就说，他恨祖国。但是，这不是他的真心话，——他只是想利用这句谎言换来一些利益。

布达佩斯城里的欢乐声产生了回音。
从喀尔巴阡山顶峰传来的回音是俄国歌曲。
布达佩斯的胜利欢呼声响彻云霄：
“全世界自由万岁！”
可是喀尔巴阡山的回音却在嗡嗡地回答着：
“沙皇万能！”

在喀尔巴阡山的一个山顶上，在海拔三千六百英尺的高峰上有几个游客正在对酒当歌：斟酒和奏乐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从山峰上可以鸟瞰这辽阔边疆的绝美风景。郁郁苍苍的针叶树林从两边点缀着这幅山水画。向远方飘去的一大片乌云变成了黑色。在它阴暗颜色的衬托下，落日巧妙地勾勒出两道弯弯的彩虹。从彩虹里面折射出一个比较鲜明的半圆形，秀丽的风景具有魔术般的多种色彩，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染上了霓虹的色调：金红色的树林，镀金的浅绿色塔尖和大教堂的钟楼，淡紫色的、带有一点钢色的湖水。就在这神话般的天堂的境界里，顺着山谷布有二十二个小村庄。从树林的深处爬出来许多溪涧。由于它们闪烁的光辉，周围

好象撒遍了无数的玻璃碴儿。美好的边疆穿上了用嫩芽织成的绿天鹅绒的衣裳！人的劳动使这边疆的原始颜色更加美丽了；人用道路、城市点缀了它，那些小山镇里耸立着许多尖塔和钟楼。从山下传来的敲打呢绒的木槌声和铁锤的打铁声都说明这里的手工业很发达。

夕阳越来越低了，眼看就要滚下山坡；彩虹越来越高了，眼看就要升上天空；乌云渐渐地走远了，风景画也渐渐阔展了。地平线上出现了火山的轮廓，山坡布满了葡萄园；这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葡萄酒的祖国。

这片如此多娇的锦绣河山很象上帝指给摩西，让他从涅保山往下看的那块福地——迦南国！

这就是匈牙利！

在山顶上寻开心的这几个人看这幅风景画看得入迷。

这里只是几个男人，他们都是军人，是奥林布尔格团里的军官，是御用近卫军，也是几个有名的彻尔克斯穆斯林军人。在这几个外国军人中间只有两个穿便衣的，他们是匈牙利人。一个是利杰格瓦里·宾切，一个是达列罗什·杰布隆。

他们谈话是用德语。俄国军官讲德国话是很普遍的，就象普鲁士人讲法国话似的。

“喂，你们瞧，”利杰格瓦里·宾切数完了山谷里的城镇和村庄，扬声说，“这条路通到君士坦丁堡！”

响应他的话语的是激动的欢呼声：

“乌拉！沙皇万岁！”

酒杯发出清脆的声音，然后大家脱帽，唱起沙皇的歌曲来。

利杰格瓦里也随着他们唱俄国歌曲。

“你怎么不唱，杰布隆？”他问有心事的老头子。

“我唱得比孔雀还难听，算了吧。”愁眉不展的杰布隆回答说。

歌声从山顶上飞下来，传播到遥远遥远的地方。在下面，在一条长长的干路上走着一排望不到头的马队，这是俄国沙皇的骑兵。当这歌声传到他们的耳鼓时，他们不由得也随着唱起来。听的人不知道也不理解这些歌词，这是可能的，但是旋律是激昂和愤慨的，时而充满着威严，时而充满着悲愤，无疑是说，这支歌曲是全俄的独裁者对暂时还因自由而感到骄傲的勇敢民族唱出的。这是从山的背面传来的歌革和哈们歌革① 的歌曲。

“你看，”利杰格瓦里拽了一下杰布隆，说，“在我们下面的那条路上正过着四个骑兵团。一个是女公爵奥里格·尼古拉耶夫娜的骑兵团，另一个是皇太子的骠骑兵团，第三个是奥里维波尔的枪骑兵团，第四个是穆斯林骑兵团。每个骑兵团的马都是清一色：奥里格·尼古拉耶夫娜骑兵团的马全是灰色的，皇太子骑兵团的马全是黄色的，枪骑兵团的马全是黑色的，穆斯林骑兵团的马全是枣红色的；他们后面跟着炮兵、步兵，最后是辎重大队。你看，再往后是第二和

① 根据《圣经·以西结书》，哈们歌革谷的人民在歌革王率领下进犯了以色列，最后都牺牲在那里。

第三军团。这支大军足有八万人！

利杰格瓦里攥了攥杰布隆的手。

“我们胜利的日子快来了！现在嘛——我们必须击溃国内的敌人！这一小撮地痞流氓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在这样强大的力量面前只有灭亡。”

他脸上闪出得意的光采。为了更好地欣赏这支队伍，他站在峭壁的边缘上。这个从松林里钻出足有一百英尺高的峭壁从上到下长满了青草，看上去好象披着一个毛茸茸的绿绒毡。

杰布隆从峭壁上往下看了看张着大嘴的无底洞，他刹那间闪过一个念头：如果他抓住自己的好朋友，就象杜格维奇·奇杜斯[①]对付土耳其人那样，和利杰格瓦里一块坠入这个深渊怎么样？！

“上帝保佑！千万别让我的五个女儿永远嫁不出去！”

太阳已进入了地平线。燃烧着天际的大火球已经不象白天那样光明灿烂了，而只是它的反照，是一种视错觉。彩虹仍然点缀在天空，但已经不是七色，而是一片火红。

在山谷的道路上仍然唱着沙皇之歌。俄国的骑兵进入了城镇。

达列罗什·杰布隆过去根本没有把目前形势放在心

---

① 匈牙利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一四五六年攻打南多费赫瓦尔要塞时，他把一个打算往城楼上插土耳其国旗的土耳其人扔在深渊里，同敌人一块死了。匈牙利人把他的名字作为英勇和爱国的象征。

上。最初他和利杰格瓦里在一起的时候，就想到各处去游历，他认识了几个外国高级官员，也获得了最高的奖赏，他满以为他在高明的政策方面将会完成极重要的使命；这会满足他的自尊心，从而也使他得到安慰。他觉得这种高明的政策会使局势和缓。

杰布隆希望沙皇的外交政策在作战双方之间能起到调和作用，也就是通过友好协商，那些人能表示让步。

首先他想取消得布勒森的战时法规。其次，他想，至少目前的内阁要掌握全权，免掉一些将军和总督，把他们的职位交给一些新人。再其次，他希望建议国会承认国家有两亿债务。同时能发给某些国家要人护照，派他们到美国去见习。

但是现在他觉得重大的灾难快要来临了，他根本没有心再研究什么"高明的政策"了，因为一切情况都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

当然，现在如果有人劝劝博克沙·盖尔格和跟他一样勇敢的那些人让杰布隆回去，恐怕杰布隆也不会反对。虽然盖尔格和自己的伙伴把他杰布隆从匈牙利赶了出去，但是他眼看祖国的版图一天天在燃烧，甚至直到烧光为止，他于良心上也是过意不去啊！

这几个外国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所以这次野餐是杰布隆请客，愉快的野餐结束之后，他同利杰格瓦里一块回到了山谷里的城镇。

在途中杰布隆说了真心话：

"哎呀，俄国人的力量真不小呀。不知道我们国内的那些人是不是能够对付他们！"

"我们是特罗雅人！……伊利昂死了，巴尔特诺巴的至高无尚的光荣也毁了。①"利杰格瓦里讽刺说。

"打败仗的人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那就只有遭殃！②"冷酷的回答。

"他们不会太残忍吧！……"

现成的话已经到嘴边上了，杰布隆没敢说下去。

"用剑砍的伤是难治的，③"利杰格瓦里又说。

杰布隆心里想："真见鬼，你说拉丁语干吗！你跟我说匈牙利话吧！"

利杰格瓦里直截了当地问：

"喂，比方说，我们对象巴拉德莱·艾登这样人怎么办呢？不仅是我们，就是全国人民也都喜欢和尊重他，他父亲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对他母亲也说过，要永远关照她的几个儿子。要知道，虽然艾登做的事情我们不喜欢，可是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爱国。他很聪明，人也能干，总有一天他会给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成为国家的栋梁……你说怎么办呢？"

没等杰布隆回答，利杰格瓦里又说了一句使杰布隆高兴的话，这回说的不是拉丁语，而是德语：

"一块抓住，一块绞死。④"

①②③ 原文是拉丁文。

④ 原文是德文。

此后，杰布隆一路上没有同他再交谈一句。

当天晚上利杰格瓦里·宾切拉开放着一些空白护照的办公桌抽匣，突然发现少了一张——在上面放着的那一张。

那是一张英国护照，必要的项目全填好了，凡是经过的那些国家，他们的大使馆也都盖了印。上面只需要再填上使用者的姓名和他的特征。这些没有填写完全的护照是给负有秘密使命的秘密使节预备的。

“除了杰布隆，没有人偷这个东西。可是他拿它干吗用呢？给谁用呢？”——利杰格瓦里莫名其妙。

但是他对自己的发现只付之一笑。

他经常同杰布隆坐一辆马车出门，睡觉也是跟他一个屋子，似乎耽心杰布隆会跑掉。总管阁下和达列罗什·杰布隆这种形影不离的交情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道理很简单：利杰格瓦里几乎不懂对于实现他的计划有着重要意义的那些地方的居民的语言。可是杰布隆在这些地方的居民眼里简直是圣人：他们都敬爱他，把他看做自己的保佑者。每逢利杰格瓦里要同当地人谈话时，杰布隆对他来说就象亚隆对摩西那么有用。他只要弄清利杰格瓦里的意思，马上就可以把它变成完整的语言。对利杰格瓦里这次重要旅行来说，杰布隆是不可缺少的。俄国军队经过的村镇势必要引起当地居民的愤慨，这就需要进行一番说服工作，必须让他们不要把俄国军队看成是敌人，而应该看成是好朋友，是同族的弟兄。杰布隆的使命就在这

儿。

但是现在他已明白地看出给他安排好了的角色，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这个意图相容。

利杰格瓦里没有白采取预防措施，他把这个初出茅庐的亚隆安置在自己的房间里过夜是对的。要不是他这样提高警惕，杰布隆早已逃跑了。

其实，达列罗什·杰布隆也动了不少脑筋，千方百计想摆脱保护他的这位官老爷，但是他的主意暂时都实现不了。再说，利杰格瓦里对待他简直是无微不至，即使杰布隆存心找碴儿吵嘴也吵不起来。况且，说真的，利杰格瓦里也真没有惹他生气的地方，对他特别亲热，使他简直无法对他抱敌对态度。

但是经过他们最近这次谈话以后，杰布隆已经痛下决心，一定要离开他这个可爱的朋友。

他想："既然你不让我离开你，那我就逼你离开我。"

杰布隆早已想好了计划。早在他第一次看见哥萨克骑兵狼吞虎咽吃黄瓜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产生了这个打算。哥萨克吃的黄瓜是从菜园里直接摘下来的，象吃什么好东西那样津津有味。杰布隆随着他对兵营里厨师的烹调技术的观察，他的主意也就渐渐成熟了。他们把普通的南瓜和饲料甜菜切碎，把它们同黑面粉掺在一起，然后用热水搅合。这种混合物当然不能吃得过多，可是有人出主意往热汤里放一包油脂蜡。说实在的，蜡的确是有股清香味儿，可是它毕竟还是照明用的，然而他们吃得却很香。

杰布隆琢磨已久的计划终于成熟了，当时在俄国军队里爆发了霍乱症，蔓延得很快，死者的人数超过大战役牺牲的人数。军队在投入战斗之前就已死了两千多人，每个新的休息地都是以墓地和医院接待他们，他们的行军床已经用不上了。

霍乱象个阴影把利杰格瓦里的情绪罩暗了。他怕得霍乱，虽然他明明知道神圣的符拉吉米尔勋章不能保护他摆脱这种致命的危险，但他也不得不留在危险区里。

由于怕，他应用了各种各样的预防药剂。他在胸前挂着一个装有樟脑的小口袋，腰里经常缠着一条围巾，靴子里撒上硫磺，房间里经常撒氯化石灰；此外，他每天晚上喝红酒，早晨喝阿拉克酒，中午总要嚼几个松子。禁止周围的人当他的面谈霍乱造成的死亡人数，他所到的市镇不允许为死人敲钟，就是葬礼也只能在夜里举行。

这样一来，杰布隆就识破了这位官老爷的弱点。

他们吃了美好的野餐之后，当天晚上杰布隆就到一家药铺去了，他要买泻药①。药铺掌柜有心不卖，可是杰布隆严峻地说：

"我非买不可！这是特殊情况。我既然说'有用'——那就是有用！"

药铺掌柜有点胆怯了：情况也实在是特殊！哥萨克军

① 原文是拉丁文。

把药铺里现有的硫酸盐喝得一滴不剩，真象吃什么好东西似的；可是谁知道这位哥萨克军官的胃口也需要这种药品呢？反正不管怎么说，药铺掌柜还是痛痛快快地把预先分好剂量的泻药卖给了他。

杰布隆把泻药揣在法兰绒上衣兜里。夜里，他当然还是同利杰格瓦里睡一个屋子，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两份泻药都喝了。

天呐！*荣誉属于应该享有荣誉的人！*① 每个人都有他的勇敢。这就是杰布隆的英雄行为：你想想，正在闹霍乱的时候杰布隆居然能想办法使自己泻肚，这的确不简单！

他的妙计再好也没有了。两份泻药造成的灾祸立刻把睡得正酣的利杰格瓦里先生惊醒。他从床上跳起来，跑到房间中央大嚷大叫："你得霍乱了！"然后便跑到走廊里去了。

他把睡前脱掉的衣服都丢在寝室里，让仆人给他拿另一套衣服来，又吩咐仆人把寝室里的文件和行李进行消毒。然后他让仆人雇一辆马车来，深更半夜他坐上马车匆匆离开了城镇；吓得他马不停蹄地跑到邻村去了。好家伙，杰布隆的病竟把他吓到这种程度！

泻药的劲刚一过去，杰布隆便安静地睡着了，他的鼻鼾声一直响到天亮。他本来还可以多睡一会儿，可是一清早就有人把门推开，悄悄溜进了他的房间。

进来的人是个矮个儿的、其貌不扬的小老头，胡子和头

---

① 原文是德文。

发乱乱蓬蓬，穿着一件衬衣，卷着袖，下面扎着一个蓝围裙，穿着两只拖鞋。指甲上还涂着油漆，看样子象个木匠。

杰布隆睡眼惺忪地瞧着陌生人，他想猜出这个老头干什么来了。因为他还想睡呢。

讨厌的小老头悄悄走近床边，从围裙里掏出折尺来。杰布隆直挺挺地躺着，被子很短，两条腿露在外面。木匠俯下身去开始量：从脚趾尖到膝盖——二尺，从膝盖到心窝——又二尺。他还想量一量从鼻尖到后脑勺有几寸，可是杰布隆实在忍耐不住了。他刚把尺接近杰布隆的鼻子，杰布隆猛地用两手抓住小老头的头发，狠狠地抖动，把木匠的瘦小身躯抖得直颤悠，可真把杰布隆气坏了，他这一抓木匠的头发，吓得木匠魂不附体。杰布隆刚一放开他的额发，他噗咚一声就跪下了，用双手疯狂地敲打着自己的胸膛，嘟嘟囔囔地说：

"耶稣，玛利亚，圣亚纳！……"

杰布隆坐在床边上，两手叉腰，大声叫道：

"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你想用尺子量我干吗？"

"哎呀，哎呀，真糟！上帝，宇宙的主宰，我罪该万死！"木匠发傻地喃喃着，吓得他上下牙都合不拢了。

"你这个混蛋，我非揍死你不可！"杰布隆大声嚷道，气得直跺脚。"你说！你为什么拿尺子量我？"

讨厌的小老头一看杰布隆在床跟前寻找手杖，他才恍然大悟，在他眼前的不是鬼，而是真人；他这不是吓唬他，而是真要打他；于是他连忙解释说：

“饶了我吧，先生！是昨晚上从这儿走的那位大老爷吩咐我到这儿来的，他说这儿有一位先生死了，让我给打个棺材。他把棺材钱都付了。”

这时杰布隆对自己的发火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就没事了。这还是朋友关心我，他对我的恩典真不小，你想想，连棺材都给我定了！不过，我还用不上它。可是他既然付了款，那就留给你喝酒吧，祝我身体健康！可有一件，这儿发生的事，——你不要对别人说！否则贻笑大方，对你我都不好。我们还是自己笑自己吧。”

可怜的木匠头都晕了：弄得他啼笑皆非！

“可把我吓坏了，我觉得我的五脏六腑都凉了。好在我还算有口气。我寻思——您已经死了，可是您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

“那儿有酒，你喝两口！……怎么样？好点吧？……你叫什么名字？”

“斯特鲁普卡·马尔东。”

“好极了！你再喝一口，我这儿有一块钱，给你拿去。你给我雇一辆大车来，喂，告诉你，我可不要灵车，我还不打算坐灵车到阴曹地府去。我要到普凯尔斯多夫村去，我想去看那儿的牧师，我和他是知心朋友。”

斯特鲁普卡·马尔东知道杰布隆也是路德派教徒，立刻就放心了。他的恐惧也自消自灭了：他从达列罗什·杰布隆手里接过来一块钱，连连道谢，甚至还吻了吻他的手。

"我认识一个赶车的，我马上和他一块来。我陪您一块去，指给您这条路。跟您说，我和那位牧师也很熟，我在他那儿整整当了三年看门的。"

杰布隆很高兴。

如果马尔东这时不告诉杰布隆，他也是"自己人"的话，恐怕也不近情理。

杰布隆搞了这么一个鬼把戏，终于离开了利杰格瓦里的地区。

这个新的厄非阿尔忒斯当时领着他的"不朽的军队"经过新的温泉关继续前进……

可是他倒没有遇到"近邻同盟"①！……

近　日　点②

如果有人手里还有一八四九年的匈牙利报纸——当时报纸发行的不多，即使保存下来的那些报纸也多半都毁坏了，——他在上面一定会看到这样一条简讯：六月二十日晨，从十点到十二点，可以看到辉煌的日华。亲眼看到日华

---

① 古希腊各部族与城市国家结成的联盟，它的任务是保护公共圣堂和解决盟员之间的纠纷。如果有一个盟员破坏了联盟的原则，其他盟员将对破坏者进行处罚。

② 行星或彗星与太阳距离最近之点。

的人恐怕还记得那一天。

真的，那的确是很难得见的最绮丽的一种天文现象：日华、晕圈、幻日，——我们都看见了。

甚至在日全食的时候也很少看到日华——也许一生只能看到一次；晕圈——一百年也不一定看到一次，至于它和幻日一块出现，那就更是奇观，俗语说："三环套日动刀兵"，这是不祥之兆。如果在和平时期，天文学家一定会为这种奇观写几本书。

可是在匈牙利，在一八四九年的六月却找不到一个能写这种稀有现象的天文学家。

我们匈牙利人，当时根本没有怎么仔细观察这个"双日"，因为对我们来说，当时只有"双夜"！

俄国沙皇的二十四万军队接近了匈牙利。这是一支养精蓄锐、受过严格训练而又久经战斗考验的军队。

正是因为如此，匈牙利人的士气有些低落。

但是也有些人，由于他们敢想，也就又产生了胜利的希望。

是的，有这种人！

在匈牙利人中间这种人还不少。他们说：

"如果他们用二十四万人来进攻我们，我们一定要用五十万人对付他们！"

凡是有骨气的、能拿起武器的、称得起是男子汉的人，都必须加入战斗者的行列！凡是用金属制的有尖、有刃的

武器都必须成为战胜敌人的利器！人，反正是死一次！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为了抵抗进犯的敌人，又出现了十字军远征。教士们在讲台上进行了爱国宣传，同时祈求上帝保佑匈牙利军队。

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红十字”是最富有意义、最鲜明的标记。喀尔文派教徒、路德派教徒、天主教徒，胸前都挂着这个标记，甚至连犹太人也这样做。举国一致，众志成城！

每个人在十字章上已经看不出宗教的标记，看到的却是全匈牙利对强大的外国侵略的反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论信仰哪一种宗教的人都已经没有宗教之分了。

新教神甫兰格·别尔达兰亲自举着红十字旗帜率领奋起的人民。政府宣布了十字军远征，新教的教士们不再象当年君士坦丁堡分裂派在围城时反对“filioque”①那样反对这一义举了；教士们奋勇争先，都以彼得·阿米恩斯基②做榜样。他们许多人为此而付出了生命。

别尔达兰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整个人民义勇军都是用镰刀、长矛和斧头装备起来的；他亲自领导这支军队。是啊，这时哪还顾得上谈什么军事科学呀！不顾生命的安危，勇敢杀敌！来一个杀一个，直到把敌人完全消灭为止！

---

① 指四世纪就三位一体掀起的一场著名的宗教争论：圣子是跟圣父一体，还是只不过与圣父相似？

② 十一世纪的修道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著名的参加者之一。

这样做需要有坚强的意志，无畏的勇敢，杀敌的决心。

不让敌人渡过蒂萨河——这是人民义勇军的主要任务。

神圣的蒂萨河！这条清清的流水，甚至就在结冻的时候它也始终是匈牙利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疆土分界。蒂萨河的左岸不允许敌人踏上一步！

六月二十日，数以千计的人民义勇军来到了蒂萨河畔的草原上。

这一天太阳是炎热的，大地是滚烫的，天空是淡白色的。

中午时分，在暗淡的天空上开始出现前所未见的天文现象。太阳的圆盘发暗了，在圆盘周围开始出现一种轮辐般的东西，同太阳的发光体形成钝角。这就是日华。后来在距离太阳很远的地方出现了光环；光环里面是淡红色，外面是嫩绿色，很象彩虹，这就是晕圈。最后，在光环的东面又出现了一个太阳。两个太阳的边缘都不是完整的，颜色都一样，所以很难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人们看到这种现象都大为震惊。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即使有学问的人也只是有书本上的知识，当他们亲眼看到这种百年不遇的天文现象时也感到非常惊讶。

“上苍在拿死亡威胁我们，”迷信的人小声嘀咕。

别尔达兰非常清楚，人们把这种现象看成命运的预兆。但是天空上的征兆是无法用手擦掉的。这就必须向他们解

释。他也象伟大的君士坦丁[①]所做的那样，在战斗方酣时大声疾呼："依靠十字章取胜！[②]"

白发苍苍的神甫拉着一个拿十字军旗的义勇军登上了小山岗，摘下帽子，对上帝说：

"你，从天上赐给我们预兆！这预兆表明什么呢？是胜利还是失败？为了鼓舞我们，你是不是愿意告诉我们，在你万能的手举到天空的那个太阳旁边是什么东西呢？也是敌人吗？我们知道，你是想熄灭一个太阳！可是你究竟想熄灭哪一个呢？噢，上帝，你一定会留给我们那个发光发热的太阳，那个听你话的、在基遍[③]上空停止不动，一直等到你的人民获得胜利才落下去的太阳，那个当你的圣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沐血而发暗的太阳！你留给我们祖国一个太阳吧，这个太阳将表明你的伟大！当然，你一定会给我们保留一个太阳！我深信，天上的这种现象一定是表明我们的太阳的胜利！"

这一天神甫不断地鼓舞着人们。他讲话慷慨激昂，他太阳穴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精神充沛的脸闪闪发光。

人们都摘下帽子，洗耳恭听他同上帝的谈话。

"……如果你赐给的征兆不能保证我们的太阳取得胜

---

① 君士坦丁(306—337)，罗马皇帝，为了巩固皇帝的权势，他把基督教会变成了自己的支柱。

② 原文是拉丁文。

③ 引自《圣经·旧约》：当犹太人同迦南首领打仗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了，他们的首领约书亚大喝一声："站住，太阳！你要停在基遍上空！"于是耶和华就让太阳停住了，直至犹太人大获全胜。

利，那么，主啊，请别再让我看见这个世界，让我离开这块我不能再称它为祖国的土地吧！让我把这面旗帜丢在这里，让我死在这里吧！”

神甫站在小山岗上刚刚讲完这一番话，突然把红十字军旗从手里丢掉，看了看周围，就死了。

也许上帝听见了他的祷告，满足了他的愿望。这就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要知道，沙皇的官吏对别尔达兰神甫早已作了判决：打他五百鞭子，流放到西伯利亚。因此，上帝应允了自己仆人的祈求，把他接到了天堂。

老实说，这里并没有什么神妙和不可思议的，道理很简单：天气太热，神甫又非常愤慨，这就使他得了中风症。

但是，这件事却使义勇军惊讶万分，他们都跑散了，各回各家。

神甫丢掉了十字架，但是匈牙利人还留下了一个十字架，那就是战刀把。可是他们已经用不着它了。

在六月近日点的两个发光体之中，留在天上的已经不是从前的太阳，而完全是另一个太阳了。

就连天文学家也没有注意这一点。可是我们却知道得很清楚。

好心的老朋友

八月十三日，夜。

巴拉德莱·艾登从维拉哥什村①地主家的窗子望着接连不断地落下来的星星。

这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为什么偏偏在八月十三有成千上万的星星从天上落下来呢？为什么偏偏在这一夜出现了流星组成的千变万化的焰火呢？

可是现在艾登已经知道为什么这一夜有这么多的星星落下来。如果他细心观察它们，他可以讲出每颗星星的故事，叫出它的名字并说明它的意义。

他望着流星，沉思了很久。

掠过天空的每一颗小行星在不动的星座之间划出了一道火线，落在了大地上。有许多星星只是因为和地球的大气层发生了强烈的摩擦而发光，然后又向前跑去。它们有自己的轨道。

我们倒真想问一问，这一夜天上飞跑的流星究竟有多少没落到地上，也没落在海里、而是继续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的呢？它们什么时候还能从大地的上空掠过呢？

艾登自己的那颗星星是不能列入它们之中的，因为它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程。一个人没有用的时候，离开也好。

这一天匈牙利军队放下了武器。艾登不是爱自欺和相信海市蜃楼的那种人。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不过，理想今后还可以实现。

---

① 一个居民点（现在罗马尼亚境内），匈牙利的革命军队于一八四九年就在这里被迫放下武器，投降书也是在这里签署的。

他这一代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所以光荣地下台了。可是理想仍然存在，而且将要继续存在。

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只有死。他们必须死，因为他们再没有别的出路。

一切信徒的命运都是如此。荆冠就是他们的桂冠，各各他是他们给理想举行加冕礼的地方。

艾登给母亲和妻子写了告别信，告诉她们，说他在坐待自己的命运，正象罗马老人坐在带脚轮的安乐椅上不想逃走而等待命运一样。牺牲惨重，现在已经无须担忧个人的命运了。等现在还在摇篮里的人长大的时候，祖国就会强大起来。

明智而沉着的艾登容忍了一切，他的许多战友都急于躲避和给自己寻找生路，他没有效法他们。他甚至不愿意想，怎样设法预先给自己弄到一张出国护照。他想到的是婆罗门① —— 他们从来是不想逃跑的。而逃跑是帕里亚②或刹帝利③干的事情。

正当艾登想要猜一猜落下来的星星的名字时，在窗前出现了一个不相识的人。

“我可以见见巴拉德莱·艾登先生吗？”来者问。

“我就是。您是谁？”

---

① 印度人的高级种姓。

② 印度人的低级种姓。

③ 军人种姓。

“我的名字叫什涅得鲁斯·巴林特。我是普凯尔斯多夫村的新教牧师，给您带来一封信。”

“您进来吧。”

“不了，我很忙。我不想在您这儿耽搁。趁俄国军队还没有来到这儿，路上好走，以后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信在这儿。再见，上帝保佑您。”

牧师把信递给艾登，转身就走了。艾登走到办公桌前，办公桌上点着一根蜡烛。他一看信封，知道是达列罗什·杰布隆写来的。年轻人撕开了信封，从里面掉出来一张漂亮的铅印表。艾登看信：

亲爱的朋友！

你给我那些善意的帮助，我永远忘不了。我感激你救命之恩：你不要把我留在后方，如果留下，那我就完蛋了。况且，我是你亡父的朋友。不过，最主要的，我不忍心眼看着象你这样勇敢的爱国志士死在这里。只要我能办到，我就能够帮助别人……我给你送来一张英国护照，你可以拿着它到国外去。护照已经签好了，一切必要项目和你的特征也都填写得十分精确。一切都很吻合，一点不差。因为我不想让你为了保住自己的头而刮掉胡子。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那是多么痛苦。你在护照上可以随便填上一个名字。但愿你不要把这封信烧毁。

你的老朋友。

我的名字，你大概会猜到吧？

下面有这样几句附语：

如果你决定逃走，你可以到波兰去，因为那儿谁也不认得

你。在别的国家可能有人认得你；但是俄国人决不会认识你，如果遇到的话，你可以对他说，你是奥詹尔诺·斯密特。他知道奥詹尔诺·斯密特是谁呀？

下面还有一段附语：

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到国外去，你还可以为我们祖国做出贡献。

艾登手里拿着护照。护照一项不漏地都填写好了，签字和图章都很齐全。最后是俄国总司令的签署。护照一点也没坏，看来是有人精心保管。

艾登把护照扔在桌上。逃跑吗？……他一想到这儿，感到非常耻辱。艾登最看不起杰布隆，他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不象样子的人，而且艾登也最不愿意受他的小恩小惠，可是现在艾登怎么能依靠这种人的帮助而逃跑呢？想不到这种人倒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是啊，救的是怎样一条命呢？值不值得为这条命而丧尽天良呢？

但是不管怎样，艾登再也不能使自己的心坚强起来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寻求生路的机会使他的情绪变了。使他的心软了。其实，一个人处于绝境，也不得不坚强。而现在呢，艾登在思念需要他活着的人，思念他还可以使他们幸福的人。母亲，妻子，两个孩子，——难道他不应该为他们活下去吗？

达列罗什·杰布隆在信中还写了这么一段附语。看来

杰布隆很懂心理学，他写的话很能打动人心，似乎使人无法抗拒。真的，如果他真能为祖国做出贡献，不也好吗？

这时，那种乐观的、并且受到他嘲笑的许多幻想又在他脑子里开始活动了。这些幻想万一能实现呢？

诱惑力的确伟大。他在心中找不到反抗它的力量。

艾登又开始细看护照，看上面的许多签字。可是他突然看到了一个名字，不禁颤抖了一下。嗯！利杰格瓦里的签字！

不，他不能让这个人占他的上风！不，不能让他扒着艾登的耳朵幸灾乐祸地小声说：

“这就是那一步，登上那个顶峰的最后一步！”

这种决心使艾登毅然地抓起杰布隆的信，连他写给母亲和妻子的信一块扔到壁炉里烧了。过了一会儿他把仆人叫来，命令他立刻回家去，到“贵族山”去。他让仆人通知母亲，就说他已经决定流亡到国外，再给她来信时将用耶诺的名义。

然后，艾登把不应落在外人手里的一切文件都烧掉了，匆忙打好了简单的行李——只是最必要的东西。正如杰布隆所嘱，他在护照上填写了奥詹尔诺·斯密特这个名字，然后用纸把它包起来。他命令车夫套上马车，趁着黑夜匆匆离开了维拉哥什。

黑夜使他高兴，因为这可以帮助他掩盖痛苦的耻辱。

第一次碰见敌人很顺利地就过去了。前哨指挥官检验了护照，没看出任何毛病，就签字了。艾登又继续他的

路程。

需要检验护照的下一个地点是加彼尤。艾登打算从那儿直接到瓦拉得，然后再到西格达，从那里进入加里西亚。

到加彼尤的时候，哨兵把他领到了团部。艾登沉着地走进大厅，并且问他的护照应该交给谁检验。

接待室里有很多人，他等了好半天团长才出来。

巴拉德莱·艾登仍然是那么沉着。

一位副官检查了他的护照，仔细看了看上面填写的项目，并且说，一切很好，团长马上就会给你签证的。说完他就走了。

艾登一见进来的团长，突然觉得好象有股电流通过他的全身，感到又惊又喜。

原来这位团长是廖尼得·拉米罗夫。

几年不见，廖尼得的容貌变得很厉害。他脸上那种活泼的表情哪儿去了呢？现在显得十分威严。这是军人的严峻面孔。

副官向团长报告说，"这是奥詹尔诺·斯密特先生的护照，他请您给签证。护照经我检查，没有任何问题。"

廖尼得把护照接过来，加了签证，正要把它交给艾登。这时，艾登的眼睛碰上了廖尼得富有洞察力的极敏锐的视线，他觉得自己血管里的血似乎冷却了。廖尼得站在那儿同他有一定的距离，用傲慢而清晰的声音说英语：

"但是您不是奥詹尔诺·斯密特先生！您是巴拉德莱·

艾登先生。”①

艾登觉得好象他脚下的土地分裂了。

“怎么样？”他也说英语。“难道你能告发我吗？”

“我命令立刻逮捕你！”

“你？廖尼得·拉米罗夫？你不是我心心相印的朋友吗？陪着我走大雪地，从狼群里救出了我，当我掉进冰窟窿的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我拖出来，——这一切不都是你做的吗？”

“那时我只不过是个近卫军中尉，”廖尼得冷冷地回答说。

“那么现在你把我交给不共戴天的敌人吗？你让我做无谓的可耻的牺牲吗？你让我遭到胜利者的嘲笑吗？”

“是的，因为我现在是近卫军枪骑兵团的上校！”

廖尼得说着这话，就把护照撕得粉碎扔到纸篓里了。

“你把这个人带走！把他押起来！”

副官抓住艾登的手，把他带出了大厅。

整个房子，它的每个房间都装满了军官和他们的勤务兵。是的，除了劈柴房，换句话说，也就是挨着马棚用木板盖的破营房而外，是不能给俘虏预备别的什么好房子的。

艾登被关起来了，门口有一个枪骑兵拿着马枪看着他。

现在艾登才知道“微不足道”是什么意义。

士可杀而不可辱！一个可以受尽摧残和压迫、而不容侮辱的人总还是有意义的。人们说，莎罗提·科尔戴的头

① 原文是英文。

被刽子手砍掉以后，刽子手打人头的嘴巴，他还气得脸发紫呢。连被砍掉的人头还要保持人的尊严！但是一个落网的逃兵已经是微不足道了！

艾登虽然表示过要坚贞不屈，认为他的人格神圣不可侵犯，但是现在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艾登一向自尊心很强，而现在却失去了自尊心。他已经不能高昂着头走上绞刑台了，因为他企图逃避刽子手。他想逃跑，结果正象一个愚蠢的鹌鹑一样，使自己落了网。噢，这是多么可怕的处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是多么残酷的惩处啊！他被抓起来，象个卑鄙的逃兵一样被关在这个肮脏的木板房子里！

决定逃跑以后，他曾经拒绝攀登的那个"顶峰"现在倒使他非常羡慕了。要是能回去该多好啊！要是能把促使他逃走的那个动机从他的一生中抹掉，那可太好了！

啊！浮现在他面前的那张白发苍苍的脸是多么伟大啊！那是他的老战友，那位老人高傲地站在敌人面前呼唤着自己的名字，并且说："我对我所做的事情并不后悔！神欢迎胜利者，卡东同情战败者。①"

说完他伸出手来，让他们给戴上手铐。

可是他艾登呢，坐在可耻的木板房里忍气吞声，表现非常懦弱！

当鸡鸣二遍的时候，亚波斯托尔·彼得也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起了耶稣过去对他说的话："你是磐石！②"

---

①② 原文是拉丁文。

他感到内疚。想到这里，艾登哆嗦了一下。

对人、对神失去了信仰是最痛苦的事。同廖尼得·拉米罗夫相遇以后，艾登已经失去了这种信仰。一个殉教的教徒，他手里始终攥着那条使他升入天堂的丝绳：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灵魂永垂不朽，他信仰永恒的上帝，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个神权的世界。可是艾登手里的这条丝绳已经断了。既然亲密的朋友能这样冷酷无情地出卖他，还有什么信仰可谈呢？所谓灵魂、天堂、上帝——这一切也不过是人的臆造罢了。在这个世界人们只能遭到摧残，——首先是那些正直的人。

天快黑了。没有人来看艾登，只是每隔三个钟头换一次岗。艾登懂俄国话，他从门缝里清楚地听到哨兵骂被押的人：

"你要想逃跑，我就枪毙你！"

晚上，约莫在十点钟的时候，雷雨大作。正好在这个时候换岗。

大雨倾盆，雷电交加。这时艾登从木板墙缝看着那个一动不动的哨兵，他为了避雨，转过身来，脸冲着木板房的门，手端着枪。雨水顺着哨兵的衣服直往下淌，他直挺挺地站在泥窝里，连脚也不敢抬。就这样一直站到下一班。

雷雨渐渐地住了，闪电只是在远方一亮一亮的，外面是一片伸手不见掌的漆黑。钟楼上的钟打了十一下。马夫在马棚里打着震耳的鼾声，哥萨克的马用蹄子一个劲踢着隔壁的棚子。这一切动静艾登听得清清楚楚。

突然他觉得好象有人小声唤他：

“先生，巴拉德莱先生！”

“你是谁？”

“是我。”

毫无疑问，这是哨兵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是我？”

“在荒郊野外赶着大车送你的那个车夫，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我差点没让狼吃了，是你救了我。现在我不能把你丢在这儿不管。这个木板房后墙有一块黑板子，它可以移动，你可以从那儿钻出来。马棚里拴着哥萨克的马。你到那儿去找我的马，它是白尾巴，很容易找，鞍子和缰绳都在那儿，你把它备好。那是一匹快马，你骑着它跑吧！马棚后面是花园，花园外边就是大草原。你就奔打雷的那个方向去吧。大雷雨，是个好向导，它往哪儿去，你就往那儿去，保你碰不上敌人。你不要担心我。不过，我们得做做样子，你走了以后我得追着你放几枪，没办法，这是我的责任。这样做我就完成任务了。等你出了这个范围我就不管了，我也就没有过错了。喂，还有：你骑我马的时候，你用两膝夹着它，千万别用鞭子抽它，一抽它，它就跳。你要是用手打它一下，它立刻就站住，要是拿鞭子抽它，它干脆就不走了。有不少人偷我的马，都是因为这个被我抓住了。我的马名字叫‘心上人’，它知道它的名字。你一说：‘心上人，乌拉！’它立刻飞快地向前冲。”

艾登觉得这些话把他的心说活了。

既然他命中注定不能高昂着头，面对面地詈骂敌人，最后做为一个自由人而从容就义，那么现在他就应该选择本来是可以被猎人打死而又逃跑了的那种野兽的命运。至少他不应该做被夹子打死的老鼠。

艾登听从了车夫的劝告，匆匆地找到了用一个钉子钉着的那块黑木板，他把它抽下来，硬从那个墙缝里挤了出来，来到了马棚。所有的哥萨克都在自己的马旁边睡得死死的。艾登找到了那匹白尾巴的马，它跟前没有人睡。

艾登把马备好，一纵身蹿了上去，拐了个弯，用两膝夹住马肋，扒着马耳朵小声说：

"心上人，乌拉！"

马一伸腰，飞也似地从小花园穿了出去。

哨兵听见马蹄声，跟着追了出去。他把枪扛起来，自言自语地喃喃着："圣乔治保佑你！"接着，他在逃跑者后面冲着天空放了两枪。

枪声惊动了哥萨克，他们都跳了起来。

"怎么回事？"

"俘虏跑了。"

"追！"

十几个哥萨克赶紧骑上马，追艾登去了，摸着黑乱放一阵枪。一打闪，他们看见前面有一个人骑着马飞快地在大草原上奔驰，哥萨克就朝着那个方向追下去了。

漂亮的快马追上了大雷雨，要知道，它是他最可靠的旅伴。大雷雨用雨水制成的雨衣把逃跑者掩护起来，用雷声

吞没了追击者的喊叫和嘲笑，也吞没了追击者的马蹄声。

大雷雨保护了逃跑者。他们没有追上他。

天　底　点[1]

不论是谁，哪怕他逃跑一次，他也一定希望跑到天涯海角。这种希望就象旋风或漩涡一样以极快的速度把他卷了进去。

在草原上，在展平展平的荒凉的大草原中心，艾登看见了朝霞。

脚下是漫无边际的旷地，头上是万里无云的青天。

天空中翱翔着孤零零一只草原上的兀鹰，大地上驰骋着孤单单的一个骑士。

草原上没有路，不论你往哪儿瞧，——到处都是单调的赤裸裸的旷地。只是在远处一个地方影影绰绰地看见井上的两个桔槔，它们互相交替地旋转着，似乎形成了一个大M形。谁知道，也许它在告诉他："你要记着死！"[2]

艾登骑着马直奔那两根桔槔。马也感到口渴，加快了脚步。

到了井跟前，艾登用水斗舀了一下水，饮了饮"心上

① 低于地平线，与天顶点相对。

② 原文是拉丁文。

人”，然后他把缰绳扔到马脖子上，把马撒开了：让它自己寻找一点吃的去吧！

但是草原似乎不怎么好客。

炎炎的夏日把大地烤得干干巴巴的，地面变成了一片龟裂的表皮。一年四季除了夏天而外，井的周围看来是一片沼泽地，这些深深的马蹄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委陵菜要想指望春汛在这里发芽、成长和舒展银色的叶子是不可能的。这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是一片盐碱地，除了枯干的鹿尾草和任何地方都能生长的含汁液少的大戟草而外，再也没有别的草类。再说，这种草所含的乳状汁液有毒，不能作任何动物的饲料。

这里是荒地，根本没有路，甚至连个车辙都看不见。

现在艾登的时间是很充裕的。他坐在低矮的井栏上，可以尽情地瞭望远方，让他的马好好休息一会儿，本来他的马在这死寂的草原上徘徊了好半天，到处寻找含汁的草，已经够累的了。

在这无垠的草原上，艾登觉得自己彷佛是孤单单的一粒微尘，可是这粒微尘有思想、有感情、有记忆力。

它想到，昨天它还是强大的巨人身上的细胞呢！而今巨人倒了，化为灰烬，变成了尘埃。每粒微尘随风飘荡，虽然现在它还活着，可是它知道注定要死亡。

地面上蒙着一片雾气，蒸发的地气微微颤抖。他觉得远方好象出现一个小山岗，犹如耸立在蔚蓝色海洋里的岛屿同空气交融在一起，真象多树木的碧绿的海岛。其实这

不是海岛，只是幻景。大自然真是一位善于虚构的巧妙大师。

英勇的斗争以失败而告终了！难道这次斗争就成为泡影了吗？伟大的战斗同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就全被抹杀了吗？……那种声势浩大的斗争就算停止了吗？……

现在应该放弃一切，把肯定是从未有过的伟大斗争完全忘掉吗？

艾登一想到这里恨不得有个地缝都钻进去；他急切地想离开这里，拚命地飞奔，一处不停，一口气跑到天涯海角，远离自己的家乡。

正在他陷入深思的时候，忽然听到他的马嘶叫起来。

艾登回过头来。原来是聪明的哥萨克的马发现了一个骑马的人，它及时跑到主人跟前，似乎想要把主人救走，免于危险。

艾登把两个臂肘支撑在鞍子上等着这个骑马的陌生人到来。他不是敌人，敌人不单个出来。这个骑马的人恐怕也和他一样，为了逃脱敌人的迫害才来到这里，也许成为他的旅伴。

骑马的人向井奔来了；井是草原的灯塔。

距离几千步远艾登就已从外貌上看出来他一定是游击队。他的圆帽上系着一条鲜艳的红带子。

等他走到近处，艾登马上认出了他。原来是博克沙·盖尔格。

看见他，艾登觉得挺高兴，无论怎么说，他总是熟人。

说实在的，艾登对这种人并没有什么好感。可是现在，正当他被最亲密的朋友无情地出卖了的时候，能够遇上这个卤莽的人也觉得挺畅快。

艾登向博克沙·盖尔格打了招呼。盖尔格看见艾登，也高兴得了不得。

“哦！是您！我能在这儿碰见您，可真幸运！愿上帝保佑您！您做得很对，应该跑出来！草原那边的敌人很猖狂。我也是刚从那儿跑出来的。”

盖尔格说着从马身上跳了下来，轻轻地拍了一下马的脖颈。

“我要是不动动脑筋，不用说，也准喂了狗了。我把情况跟您说说：我们的人一看一切都完了，就放下了武器，当时我想，难道我们就把这一大群牛白白送给敌人吗？不能！所以我决定在夜间经过别里涅什森林把它们直接赶到瓦拉得。于是我就把军衣上的金边全都拆下来了，把军刀和手枪埋在树林子里，然后闯到俄国人那儿去了。找到一个军需官，当时我问他：‘喂，我想卖一百头牛，您买不买？’这个倒霉的家伙果然上了我的当，连价钱也没讲，三言两语我们就谈妥了，他给我开了个条子，让我到利杰格瓦里那儿取钱去。”

“利杰格瓦里在纳吉瓦拉得吗？”巴拉德莱·艾登急忙问道。

“谁说不是！哼，当然我不能到他那儿去拿钱。我骑上马一溜烟就跑了！真他妈可惜……不然利杰格瓦里还得付

給我叮当响的铜元呢！”

艾登松了一口气，真象千斤担子从肩上脱落下来。

既然利杰格瓦里在纳吉瓦拉得，可见艾登还应该感谢廖尼得的救命之恩呢。幸亏中途碰上了廖尼得，不然他艾登一定直接落到誓不两立的敌人的手里！这也许是廖尼得故意暗中安排的吧？我能跑出来——这是不是他布置的呢？准是廖尼得委托那个车夫协助我逃跑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才表明他是我最忠实的朋友！是的，准是这么回事，他真是俄国人的气派，大仁大义！

也许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但是艾登却一味这样想。正是这种想法使他又信仰了神，信任了人；也使他相信了永恒的正义和友谊的力量。艾登把自己惊人的脱险做了这样的解释，这使他更相信了命运：天无绝人之路！只要该活着，就死不了。可是谁知道命运为什么让他们活着呢？

“我很感谢您，您告诉了我利杰格瓦里的所在地。”他对盖尔格说。“世界上我最怕见的就是他，无论如何我不能向他低头。”

“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是在路上碰见奥地利将军，我就干脆告诉他，我是谁。同时我还要说：‘我在这儿，你愿杀就杀，你愿砍就砍，瞧着办吧！’”

盖尔格一听这话，心里不大痛快。

“我说，您这个想法实在不高明。不对，不能这样做！别看我粗鲁，我也不干这种傻事。现在敌人非常猖狂，我们打

得他焦头烂额，他憋的那肚子气还没有消，我们无论是谁落到他们手里，也得叫他们大卸八块。如果那样，我们又何必跑出这么远呢？”

“这么说，我是不是应该常年躲在芦苇里呢？还是我去当土匪在草原上乱跑，让人家围剿，追得无处可逃呢？”

“我可没让您这样做，尽管我自己也许要走这条路。不过，我这个头脑简单的人是这样想：象您这样的贵族老爷，在没有人来请您之前，您哪儿也不必去。”

“那么目前我怎么办呢？难道躲在玉米地里吗？”

“我没这样说。为什么您要躲在玉米地里呢？您，是贵族，有漂亮的大庄园。您满可以回家去过与您的地位相称的生活，等人家来请您。”

“那我不是等于给人家预备一把斧子让人砍我的头吗？当然，这样做我可以和家人团聚，每天看着母亲、妻子和孩子，过几天幸福的日子，可是以后怎么办呢？等人家抓我的时候我忍心听我最爱的亲人们的痛哭吗？不能这样，对我来说，这比敌人的拷打还要难过！”

“您有多久没看见家里人了？”

“四个月了，四个月以前我回到贵族山一趟。”

“那还是在大战役以前喽？”

“是啊，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您没到克辽什岛去过吗？”

“没有。那是我父亲的别墅，当时我还在国外。等我回国以后，我也没到那个好地方避过暑。”

“噢，这回我全明白了。我知道，象您这样有名望的人考虑的是向谁投降，怎样投降。您是不愿意让人家突然抓住，束手被擒，在敌人的嘲弄下押送到监狱的。我可有个主意，我觉得这个办法对您还是合适的。我领着您经过草原和沼泽地，我们这么走绝对碰不见一个人，我把您带到我朋友的家里。他家就在路旁。您可以在那儿直接给奥军总司令写封信：就说您在这儿，详细地点先别告诉他，就说在这儿等候他的命令。如果有必要，他当然会找您。可是，话又说回来，万一他不找您呢？对，一切情形都可能发生。反正不管怎么说，不到死的时候，您不能去找死。您要多加小心，不要让您的烟斗灭了。我要是您，老实说，我就这么办。”

“我接受您的意见，博克沙，我就照您说的这么办。当局者迷，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就这么办，您领我，去吧。”

艾登两眼凝视着这荒凉的野地。疾风把那一团干草吹得在草原上到处乱滚。植物一脱离了根，变得有多么可怜啊！一阵暴风把它吹到南方，可是从西刮来一阵风又把它吹向东方。疾风知劲草！你看，它是多么坚强不屈啊！尽管断了根，它对这块土地仍然恋恋不舍！

一共才两天，算起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人把艾登领出了常轨。杰布隆，车夫，盖尔格——这都是微不足道的人，要是在往常，艾登根本不会听他们的话，而现在时过境迁，他们象疾风驱逐野草似地逼得他在这荒原上奔驰。

真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啊！在这种时候艾登变得什么

也不是，那些渺小的人还和从前一样。无论如何艾登完全有理由羡慕这个赶牛的，因为他还是从前那个博克沙·盖尔格。

“喂，给马戴上衔铁，我们可以慢慢地往前走。”

今天空中的幻景特别美，它笼罩着整个棕榈树林。附近是一片沼泽地。这么热的夏天在荒原上走，能遇上这片沼泽地真是求之不得。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到了沼泽地，空中的幻景也消失了。向南极目望去，直到天际，是一片无边无沿的绿油油的大平原。

走过单调的荒漠之后，乍一看这片碧绿的平原，眼睛该有多舒服呀！刚才那片荒地上面是一层盐，除非到春汛的时候才能把它冲洗冲洗。那里只生长一些灯芯草，就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它也是那么干巴巴的，还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死沉沉的发红的小草。

再往前走，发现有水，风景可就完全不同了！

大草原充满着我们所不熟悉的生活。这里是大苇塘，微风拂弄，沙沙作响。芦花象是美妙的胡须随风摇摆。这大片芦苇花序还没有结籽呢！

在这茂密的芦苇里有着一种神秘的寂静，勉强听得见它们在说梦呓。这是微风戏弄芦苇发出的声音。对于沼泽地里的动物来说，白天最适于安眠，它可以代替黑夜。

凡是有勇气来到这个梦乡并打算从这个神秘地方经过的人，一定得有聪明的头脑和坚强的决心。

博克沙·盖尔格知道苇塘里的每一个浅滩，他对沼泽地象对自己家那么熟悉。他常常到这里来，他知道每一个可以藏牛的地方；他熟悉苇塘里的小路，他知道走哪条路可以绕过容易塌陷的地方和那些表面看不出来的无底深坑；他可以无误地猜出那些破旧的小桥能经得住人骑着马过去。在这里，一不小心走错了一步就会掉到害人的泥涡里，而且，一掉下去就得认倒霉，任何科学也救不了你，只好喂那些虫虾了。沼泽地里有哪些地方可以休息，盖尔格也知道，——多半是高出泥泞的硬地。那儿既有马的牧场，也有骑马人住的用芦苇盖的小茅屋。

“追赶我的人要是跑到这儿来，他也就甭想活着了！”

博克沙·盖尔格说这话时表现得非常骄傲，似乎他是这里一手遮天的主人。

他们开始进入这个王国，这里从来没有被人统治过，也从来没有被人征服过。任何一个统帅，不管他愿不愿意，只要他来到这儿就得止步。但是他盖尔格到了这儿可就跟到了家一样。

过渡口时水很深，几乎淹到马的胸脯，还有一个深地方得游过去。根本没有一条可走的路。在苇塘里偶尔也能发现硬底的地方，生长着一些植物，那些密实的枯萎了的叶子可以掩藏土匪，同时还有许多灌木丛，这里非常荒凉，要想在这里寻找一条小路，除非依靠马的那种特别敏感的嗅觉。

有的地方，马确实能够找到路，而且你也用不着担心

它。

这时博克沙·盖尔格转过身来，同自己的伙伴闲谈着。

“您应该相信，我们绝不是完了！”他肯定说。

他的脑子里象万花筒似的充满了许多不寻常的幻想，他不倦地把这些幻想串连起来。

科马罗姆要塞还没有陷落，至少还可以维持三年。它会坚持下去的！到那时情况会好转的。

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要塞投降也得同敌人要个交换条件：完全赦免所有的人。

况且，俄国沙皇已经答应，胜利以后他们对我们任何人不加迫害，而且恢复从前的宪法。

现在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很可能发生冲突，连俄国军官自己都这样说。那就会使局势发生更新的转变。

再说，还有许多人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有的到森林，有的到沼泽地；他们将要打游击战。

领导人一定会到土耳其去，也象当年泰克利① 所做的那样，向土耳其求援，土耳其人是不会在俄国人面前甘拜下风的，他们势必要援助我们。

英国和法国支持土耳其，他们也会打俄国。

可以建议把匈牙利的王位让给英国女王的小儿子，同时他也一定能接受。

---

① 泰克利（1656—1705），一六七八年匈牙利起义的领袖，当时是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在反抗奥地利的斗争中他依靠了土耳其，后来又侨居土耳其。

在亚洲还有七个匈牙利部族，他们住在古老的家乡。麦萨罗斯老人可以去找他们，把他们领回来，领到匈牙利来。每个部族可以组成三万大军。

博克沙·盖尔格把这些幻想全讲给了艾登，他说话的神气满怀信心，肯定自己的幻想一定会实现。

艾登没有反驳。只是暗自思量：

“到那时我会不会成为一个疯子呢？”

是的，这很难免。

到那时恐怕没有人再琢磨这些虚无飘渺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想了，也不会有人异想天开。依我看，那时我们也许要摆祭坛请神，敲着桌子问他们：“我们将会怎样？”

我们简直是做梦。

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呢？

是那时的匈牙利人！

区别就在于，有些人善于掩盖自己的病症，有些人认为没有必要。

一个害了致命病的民族总是丢掉不了幻想。

噢，它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已经晌午了，两个旅人来到了沼泽地里的一个小岛，在这条无人走的道路上它将是最好的休息地。岛上是个圆圆的空地，直径有五、六丈，周围生长着帚石南和黄尝木。在这块小草地的中央有一个用芦苇和草席搭的破窝棚。

“先生，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休息吧，”盖尔格说着从马身上跳下来。“应该爱护马。”

空地上长着茂盛的青草，夹杂着黄色的苜蓿，都是马最喜欢吃的东西。

“您没有什么感觉吗？”博克沙问。

“没什么感觉，”艾登回答着，不太懂他的意思。

“不饿吗？”

“饿我也能坚持。”

“现在我们应该找点什么吃的，水里常常有可吃的东西。”

博克沙·盖尔格脱下靴子，卷起裤腿，贴着岛子边进到水里去。不一会儿他兜了一帽子虾回来。

“喂，在没有蟹的时候，虾特别好吃。”

他挖了一个坑，把虾扔到里面，上面放了一堆干树枝和芦苇，用干草做引子点起了篝火。不一会儿就烧好了，他把灰扫下去以后，露出来的虾烧得通红，完全熟透了。

盖尔格把虾从坑里拿出来，放在草地上，分别摆在艾登眼前，他挑选了一个大的递给艾登，然后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虽然盖尔格对虾赞不绝口，可是艾登连尝也没尝。

他吃完了以后，对艾登说：

“不，您应该吃点东西。还得走两天我们才能到我说的那个地方呢。从昨天起您就什么也没吃，一路上走得精疲力尽。我倒是习惯了，光吃生蜗牛和榛果我也能对付五、六天。当然，您是贵人，肠胃娇气，不能吃这些玩意儿。哎，不要紧，不管怎么困难，我尽量想办法。从这儿往北走两个钟

头就到科玛地。我到那儿去一趟，您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您不是有好多夜晚没睡吗？这工夫您可以好好睡一觉，哎，您可得用干树枝点上篝火，好熏蚊子。我到那儿弄点吃的来，不到天黑就能回来。夜里我们借着月光赶路。您同意吗？"

艾登点点头。自从遭到可怕失败以后，他丧失了一切意志，现在他一切都无所谓。

博克沙·盖尔格匆匆给马戴上了衔铁，骑上就往北去了，消失在芦苇里。

他走了以后，艾登感到非常寂寞。他好象是在世界以外的地方，孤单单地呆在这个无人问津的荒岛上，活动范围不过二十平方丈。

甚至这个岛上的野生植物也似乎是被人家从文明世界里流放到这里来的，它们也仿佛身败名裂，无脸见人，跑到这儿来隐居。

这里有毒蓼，有蓝叶的野荷兰芹，有深红和浅红的忍冬草，还有带难闻气味的有毒的水红足鹬，甚至也有恶臭的野黄瓜和吃不得的黑葱。它们好象一群强盗和搞暗杀的凶手，它们象逃避人类社会的无恶不做的匪徒。

小岛被这片浩瀚无垠的沼泽地严密地封锁着。

水面上漂浮着的百合花皮革状的大叶子和山慈姑形的花朵就足以说明这里有一丈多深。一看到睡莲的黄花就可以想象它下面的淤泥是很深的。

这个生长着野生植物的荒僻地方在巴拉德莱·艾登的眼里简直就是监狱，他在这儿象是坐在铅板屋顶的修道室

里一样，与世隔绝。如果他的向导不回来、迷了路或是被人抓去，那么艾登一定得死在这儿，他自己是没有能力走出这个泥塘的。

其实，他怕什么呢？太阳很快就要落了，杂声四起，死寂的草原马上就要活跃起来。天空中有沙沙的声音，——这是苍鹭在艾登头上飞来飞去，它的白羽毛在夕阳的映照下闪耀着白光。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类似哭的声音，——这是麻鳽的哀鸣。在附近，海狗也钻出了洞门汪汪直叫。无数的青蛙把它们的大合唱同野鸭和水鸟的咯咯声混合起来。在这些复杂的声音里还可以听到从林边送来的狼嗥声。

要是能听到钟声可好了！但是看来，最近的村子离这儿也很远。

尽管这水国里的居民吵闹喧天，但是艾登有时仍然仿佛听到地震的隆隆声，似乎远方有炮兵在鸣炮。听！轰隆隆，轰隆隆！这种声音一再重复。

艾登不由得想起了博克沙说的话。

最后的一支有战斗力的匈牙利部队放下武器停止反抗已经三天了。这是谁放的炮呢？

莫非联军真的互相开火了？

艾登陷入了沉思，他自己也毫不怀疑这是愚蠢的幻想。但是他始终难以摆脱这种迷梦。

他想："我怎么会愚蠢到这种程度！一个人处于孤独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吗？"

他终于由幻想中清醒过来。

夕阳已经滚下山坡。艾登觉得有点饿，同时也觉得浑身发冷——沼泽地一到晚上是够凉的。

博克沙·盖尔格还没有回来。

万一他回不来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存心把他的伙伴丢在这儿？要知道，有一次利哈德下命令惩罚他，当着艾登的面狠狠打了他一顿鞭子。现在他也许因为这个对艾登进行报复。是啊，只要他把艾登丢在这儿，艾登就算完了。

现在太阳已经完全落了。在池沼对岸上空出现了月亮的圆脸。

艾登望了望月亮以后，突然发现在朦胧的月光中出现一个移动着的人头。它越来越近了。

这是先知伊利亚的乌鸦，它给主人送食物来了！从池沼里传来了口哨声。这是博克沙·盖尔格在吹熟悉的调子。艾登想："唉，只有军歌还存在着！"

艾登把篝火拢得越来越旺，好让盖尔格容易找到休息地。

盖尔格拿着一个装得满满腾腾的口袋回来了。里面全是食物，足够他们一路上吃的。

"耽搁了一会儿，"盖尔格没下马就急忙解释说。"好险没出事儿！"

他立刻把口袋从马身上拿下来，解开，把呢子斗篷铺在地上，然后把从口袋里拿出来的可携带的食物放在上面。软面包、奶酪、火腿，还有一瓶酒。从口袋上的另一个小兜里掏出来一件绒衣，他把它披在艾登的肩上。

“留给您在路上穿。我看见您没有绒衣。”

“谢谢。”

“不值一谢。反正这都是白白弄来的，”博克沙说着，笑了。

“怎么来的？”

“以后再说。来，我们先吃吧，你知道，我连一口东西还没下肚呢。你千万别以为这些东西是我偷来的，真的，都是正当来的。”

博克沙·盖尔格坐在草地上，肚子垂到铺开的斗篷近旁，看他吃东西狼吞虎咽的那个样子，可以想象他确实没有吃他寻找来的这些食物。他大口大口地吞食着，甚至把嘴都要撑裂了。

尽管他吃得这样贪婪，可也没断了笑。

“现在我可以详细谈谈了，”赶牛人开始说，他拿起瓶子喝了一口酒，然后把酒瓶递给了艾登。“哎，我能想办法钻进科玛地，您说，我怎么能不高兴呢？真的，我这一趟好险没闹出乱子来。我到了科玛地，先生，跟您说，根本就没有人拦我，我顺利地一直走到市政局。等我走到市场的时候，我一看，好家伙！到处都是哥萨克，我心想，这回我算是走进了蜂子窝！这帮家伙一会儿从这个房子里跳出来，一会儿从那个房子里跳出来，市政局变成了他们的司令部。当时我心里说：盖尔格，你可得小心，万万马虎不得。不是他们收拾你，就是你收拾他们。真的，我要是跑得慢了，卡子都堵死了，我就回不来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到底还是我把他们欺骗了。我不慌不忙地走到了市政局的大门口,求一个哥萨克给我牵着马,我说进去一会儿就出来。后来我向卫兵打听他们司令在不在。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知道他们的长官是不是司令。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直接去见他了。我想,既然他在后方,离开主力部队这么远,他一定是在这儿搞了许多粮食。我就拿着昨天那个条子直接去找他。'我说,先生,我把牛卖给你们了,这是你们的军需官给我开的条子。请您付款吧!'嗬,他一看条子就愣了:这么大的钱数!他们司令坚决不付这笔账,推诿说,他们的总会计科在纳吉瓦拉得,他让我到那儿去。但是我坚持说,我现在就得拿钱,我不能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也不知道纳吉瓦拉得这个城市在什么地方,再说,别的赶牛人还向我要钱呢,我得把这笔钱付清。说了半天,他终于上了我的圈套,我们说妥了,我要一部分食品,顶三分之一的钱数;他对我所做的让步感到很高兴,甚至还拥抱了我。其余的钱数他也马上付清了,您看,就在这儿,在我兜里。这回您明白了,我没有骗人吧!我卖了牛,他们既然买了,当然就得给我钱。说真的,我卖得还算对了,不然也得让他们抢去。这个司令也很走运,他毫不费力地从中得了三分之一的油水。看样子,他大概成家了,也许有了孩子。算了吧,愿上帝保佑他!"

博克沙·盖尔格说着就又给自己切下一大块面包和一大块火腿。

艾登很羡慕这个在最困难的时刻还没有失去幽默感的人。

“现在我们上路吧！”

圆圆的月亮伴随着两位漂泊者。在沼泽地里常常碰到干草地，在干草地上马走得比较快。马也吃得很饱，因为刚才休息的那个地方处处生长着多汁的青草，黑莓和凤尾草长得黑乎乎绿油油的。

天亮的时候他们来到一条河的岸上。盖尔格和他的伙伴在一个熟识的渔夫家里休息了一下，渔夫给他们做的鱼汤，里面还加上了一点辣子。盖尔格边喝鱼汤边喝酒。吃完了早餐，艾登觉得发困，骑着马连跑了三夜也实在够乏的了。他直挺挺地倒在芦席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睡了好长时间。等他醒来的时候盖尔格正在小茅屋的门口坐着呢。

“什么时候了？”艾登问。

“您没瞧见吗？太阳已经偏西了。”

“我睡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您不把我叫醒？”

“您正在做甜蜜的梦，在家里跟自己的儿子闲聊天，我要是把您叫醒，那可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听见这话，艾登立刻显得忧愁了。他对他的梦怎么猜得这么准呢！

现在的路一直是沿着弯弯曲曲的河向前伸展着。河水流得很不规矩，把整个河岸全破坏了。春汛以后，河岸两旁形成了沼泽地，从春天到秋天，草木一直被淹在水里，过这些地方坐船也好，骑马也行。河水在茂密的榕树和橡树之间

流淌着，水里出现一连串的岛屿。河岸有的地方长着大树，岛屿上也长着大树，树冠彼此相接，巧妙地构成了拱门，河水就在这拱门下潺潺地流着。

快到傍晚了，两个旅人来到了一个大岛子。他们所走的北岸和这个岛子之间架着一座桥。

"我们到了，先生，"盖尔格说。"我跟您说的那个朋友就住在这儿。"

"他叫什么名字？"

"待会儿您就知道了。"

"我不给他添麻烦吗？"

"哪里！没什么麻烦的！"

他们慢慢地走过了桥。桥头跟前就是小树林，树冠相交，仿佛形成一座绿色拱门，两个旅人从这里可以看见岛子的深处。月光如洗，一座贵族庄园映入眼帘，墙上爬满了长春藤和牵牛花——正好是第二期开花！房前矗立着一棵大菩提树，对面是一个碧蓝的大水池，象镜子一样映出房子的倒影。

艾登觉得他好象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一切，也许他看见过哪个画家画过这么一张风景画。

廊台上已经点上了灯。从明亮的玻璃窗里射出一道灯光，照在水面上形成一条碎影。

他们两个人骑着马顺着铺有卵石的林荫路鸦雀无声地走到庄园跟前。他们在廊台前下了马。看马人从他们手里接过缰绳把马牵过去，艾登和盖尔格登上了大理石楼梯。

艾登站在阳台口上从明亮的窗子往屋里看，看见在桌旁坐着一个穿孝的年轻妇女，膝盖上还抱着一个睡着的孩子。另一个女人，脸惨白得象大理石，手里拿着一本打开的精装《圣经》，正在阅读。还有一个年轻的男人，膝盖上抱着一个男孩子，在大黑板上写着字，看样子是在教孩子识字。

艾登恍然大悟：这几张面孔他熟悉得很。

在角落里趴着一只大狗——纽法兰德。它赶快抬起了头，呲着牙笑哈哈地跑到门口。是的，它也用欢笑来迎接亲人。它不能叫，因为婴儿已经睡着了。

屋里人一听见狗有动静，都把视线移到玻璃门上。外面很昏暗，他们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这是到哪儿了？”艾登焦急地问自己的向导，声音有点发颤。

“到家了！”

不 让 看 的 信

艾登早就知道，他回到家来将是痛苦的幸福。果然，他每天过着极苦闷的生活。

他一到家就给拥有无限权力的奥军总司令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住址通知他，并且使自己完全听从他的支配。艾登通知他，说在家里等候他的命令。

“让我们尽情地欢乐吧！”

但是，他们又怎能欢乐呢？每个吻都使他们想到别离，每次拥抱都使他们从昏暗中看到残酷的幽灵；它站在他们中间，低声说："也许明天你们就会别离？"

阿兰卡感到痛苦和忧愁，她象是注定永远受苦的安琪儿。

"你别留在这儿，"她对丈夫低声说，"你走吧！你赶快逃命吧！你有骨气、你宁死不屈，对我说来，又有什么用呢？你还是委曲求全吧！自尊心有什么用？只要你活着就好。你快走吧，现在还不晚。你对别人发过誓吗？发誓又算什么，你可以不遵守它，你就是破坏一百次誓言，我会百倍地爱你！你到国外去，我也跟你去。如果你愿意——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也成，吃苦受罪我都认了。只要你活着，让我守一辈子活寡也行。你别让孩子做恶梦吧！不要折磨他们！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哪怕要饭吃我也情愿，我们可以走遍天涯海角。除了你和两个孩子，我还需要什么呢？就是你大名鼎鼎，对我有什么用呢？你不要图名了吧，你就是默默无闻我也爱你。你到哪儿去，那儿就是我的家。我们到美国去吧。到那儿我可以侍候你，我可以做零工，也可以给人家种地。不然的话，如果你真要学罗马人那样宁死不屈，那你就先把我杀了吧！"

艾登不听她的劝告，他决心等待自己的命运。

每天看着年轻的女人担惊受怕，也真够苦恼的。门一响，她就一哆嗦，前厅里一有生人说话，她就吓得浑身乱颤：是不是来找丈夫？

晚上人们都睡了，她不睡，数着时刻；听到一点动静，她就端着灯到各个房间巡视一遍，她把一切声音都听成是刀枪的声音。

耶诺每天夜里看见嫂嫂象夜游神似的到处乱走。她披着睡衣，掩着怀，睁大两只视而不见的眼睛，悄悄地从一个走廊跑到另一个走廊，好象被神鬼迷住了似的，又象是个梦游病患者。有时耶诺安慰她一会儿，让她不要怕，劝她，说周围都很安静，没有一点动静，让她回屋去睡……

一天，邮差送来一封信，全家惊讶得不得了。给谁来的信呢？信里写的什么呢？是不是给艾登的回信？

这是晚班邮车送到克辽什岛别墅的信，信封上的名字是用德文写的，翻译过来就是："巴拉德莱·封·奥根先生"。在匈文中，奥根就是耶诺。把信交给了耶诺。

他撕开了信，从头到尾把它看了一遍，然后揣到口袋里。当时全家人都在。

母亲问耶诺，是谁来的信，上面都写些什么。

"我要走，"耶诺简短地回答。

"到哪儿去？干什么去？"母亲追问。

耶诺鼓足勇气，一下子全说了：

"我不能再坐视这一切了。巴拉德莱家已经垮了，弄得全家不成样子。一切都完了，现在你们已经无能为力。你们的希望不能实现，你们的努力也没有给家带来什么好处，你们的理想受到了摧残。你们每天愁眉苦脸，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一个哥哥没有音信，一个哥哥在这儿天天等着

逮捕。一连几天也听不到母亲说一句话。嫂子眼看也就疯了。这样的生活简直是逼我死。当然，你们是做了许多事情，可是现在你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不能使咱家再好起来。现在该看我的了。”

“你要怎么样?”母亲冷冷地问。

“我自己知道。”

“我也有权过问。为了咱们家,你们几个人无论谁做什么,不得到我的允许是不行的。”

“等我做了,你就知道了。”

“我要是不允许你做呢?”

“木已成舟,你改变不了。”

“那我现在就不准许你做。”

“你没有这个权力。我不再听你的了。我是个男子汉，我可以随便支配自己的行动。”

“你别忘了,你是母亲的儿子，是我的弟弟。”艾登插嘴说。

耶诺忧郁地看了他一眼,轻轻地叹了口气,回答说:

“以后你就全明白了!”

母亲拉起耶诺的手。

“你想救咱们全家吗?”

“我想这样,我也愿意这样做。”

“你愿意让我猜猜你的想法吗?”

“算了吧,你别追问了。”

“我看透了你的心思。你是我从小抚养大的,你什么性

格我还不知道！你好比一本书，每一章节我都背得烂熟。现在你想离开我们到维也纳去，在我们敌人那里找到旧的社会关系，恢复从前的权势……”

“你还不如说，我想去把两个哥哥被没收的财产弄到手！”耶诺痛苦地打断了母亲的话。

这时母亲觉得委屈了儿子。

“不，孩子，我没有说你那么心狠。正相反，我知道你是过于爱我们了，所以你才想牺牲名誉来挽救咱们全家。但是这种牺牲比死还要痛苦。”

“也许最初感到痛苦，以后你们也就习惯了。”

“为什么？”

“我不说。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你是要到勃兰根霍斯特家去！”

耶诺苦笑了笑。

“这就是你看透了我的心思？”

“你想娶那个姑娘，利用她家有势力的社会关系，来搭救你两个哥哥！”

“你是这样想吗？”

“但是你要知道，你娶她做老婆，她给你带来的嫁妆将是你的祖国对我的仇恨，而且你也会为此受到上帝的惩罚！”

阿兰卡扑到婆母的胸前。

“你别这样说，妈妈，也许他爱她！”

艾登把妻子拉回原地。

“阿兰卡，你别多嘴！你的灵魂是纯洁的，别让这些事儿玷污了你。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有人赤着脚，脖子上套着麻绳去忏悔和请求饶恕罪过，那我要说：‘应该这样！’过去有一个皇帝①就这样做过。如果有人到教堂里去，当众宣布他要放弃长期以来的信仰，我认为也不能说不可以。过去有一个聪明人②也这样做过。但是为了苟且偷生，寻求一时幸福，而追求一个女人，那未免太可耻了！况且这个女人由于用心险恶而使祖国遭到这样的灾难，她在民族之间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她是个奸细，背地里干了许多告密、诽谤和见不得人的卑鄙勾当，最初她煽动人们反对王朝，而后来她又向刽子手出卖这些起义者！”现在这个女人正在挖空心思搞阴谋诡计，一旦两个国家中了她的毒计，势必要为此而付出重大牺牲，会造成不堪收拾的严重后果！而耶诺竟想把这个泼妇搞到咱们家里来！不行，我们巴拉德莱家任何人都不能这样做。如果有人坚持这样，那他就必须为此付出生命。”

母亲搂住大儿子的脖子痛哭起来。这是从她那颗高傲的心灵中迸发出来的声音。

耶诺什么也没说，只是又苦笑了笑，打算走开。阿兰卡怀着极端痛苦的心情望着他。

---

① 十一世纪的德国皇帝亨利四世曾到卡诺萨去见罗马教皇格里果利七世，请求宽恕。

② 指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在教会的压力下，他放弃了他的地球绕日旋转的学说。

“你也指摘我吗？”耶诺离开时小声问嫂子。

“你瞧着办吧。”年轻的女人唉声叹气地说。

“我对天发誓，我一定这样做！”

母亲拦住他，跪在他的面前。

“我的儿子，我恳求你别走。我们宁肯吃苦、受穷或者死去，这一切我们现在都会毫无怨言地忍受。要知道，千千万万的爱国者为理想而牺牲了。而我们决不能扼杀我们的灵魂。咱们家里的人都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可是你听到过有人咒骂上帝吗？你不能把我们升天堂的道路堵死啊！”

“母亲，我求求你，快起来！”

“不！如果你走，我的名誉就完了。是你败坏了我的名誉。”

“你不了解我！是的，我也不求你了解。”

“为什么？”母亲略微高兴地说。“那么，我警告你的事你就不考虑了吗？”

“我没法回答你。”

“一句话，”艾登插进来说。“如果你想让我们放心，你就把信让我们看看。”

耶诺惊慌地捂住前胸，象是怕别人抢他的信似的，他无法掩饰心慌的神情，于是说：

“不，我不能给你们看！”

接着，他的脸红了起来。

“哥哥！这信是写给巴拉德莱·奥根的。奥根就是我！”

他傲气地扭过头去，不看哥哥。

“嘿！母亲还真猜对了。”艾登说。

母亲从地板上站了起来，两眼不住地流泪，她脸上的表情仍然是骄傲的。

“好，你去吧！到你怀念的地方去吧。我伤心，我落泪，你也不用管。但是你应该知道：虽然刽子手的斧子在你两个哥哥的头上悬着，可是我哭的倒不是怕他们死，而是怕你有什么意外。”

耶诺听了这话，带着和蔼的笑容看着妈妈，

“母亲！你要永远记住我临走时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爱你。’再见吧。”

于是他匆匆地走了出去。

谁也没和他做告别的拥抱。只是在房前草地上玩耍的小侄儿吻了吻他，问道：

“叔叔，你什么时候回来？”

这天接到的这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政府委员巴拉德莱·奥根先生：

见信后应立即来到佩斯军事法庭：新楼，2号。

下面有军法官的签名。

这只是个误会：“艾登”这个名字译成德文就是“奥根”。那时在匈牙利常常发生这种情形。

原来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巴拉德莱·耶诺准时来到"新楼"2号——军事法庭。

现在首先需要证实一下，他是不是巴拉德莱·奥根，是不是正是法庭传讯的那个巴拉德莱·奥根。至于以后的事那很简单：把他押起来就算了。反正他得坐牢，等着提审。

等了没多久，他的名字就被排在前面了。

但是，怎么能出这样的错呢？

那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整个社会秩序弄得乱七八糟：根本就谈不到什么社会生活，也没有报纸和刊物。人们的私生活也非常腐败。家家都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当时几乎每家都有人不在：不是躲起来了，就是逃命了，再不就是被俘了，也有的为祖国战斗而死。

在那种苦难的岁月里，大家知道，有许多妇女出去寻找自己的丈夫，还有人早已守了寡。也还有这样的女人，她们因为丈夫久无音信，便穿上丧服，给丈夫举办了葬礼，然后改嫁了，可是过了一些时候，又听说她的丈夫没有死。

人人互相猜疑，谁也不信任谁，一看见政府官员都吓得不得了，他们惟恐招来灾祸。

有许多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到远的地方去生活。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更名改姓在国内到处流浪。

全国人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千千万万无辜的匈牙利

人遭受外国人的无理审讯，是的，他们杀人不眨眼，在这个国家里他们可以胡作非为。

这些爱夫门尼德①是原告。他们是喝人血的魔王。只要人的血是热的，他还管是谁的血吗？

在那些贵夫人中间找不到一个人肯出头给战败者说情，请求当局赦免和少流血。

被害的人往往并不是斗争的领导者，也不是他比别人做的事情多，而是因为他得罪了人，被人诬告。

有的人爱吹嘘，把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丰功伟绩硬加在自己的头上，因而受到当局惩处；还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打过仗，可是由于爱显示自己，竟把别人做的事情拉扯到自己身上来，把自己说得如何了不起，因而也遭到了惩罚；也有的人勇敢地承认被告就是他，——其实不是他，而是外地的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结果竟得到了赦免。等当局找到了那个真正的被告时，危险也过去了，被监禁的人也获释了。

可是也有这样的情形，被释放的人二次被捕，又受到法庭审讯。

有的人已经被定了罪，法院把他的名字公布在可耻的柱子上，而他却亲自来看他犯了哪些罪，他也在人群里拥挤着，但是谁也不认识他。

有的人由于名字和被告相同，结果他使被告免遭迫害，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

而自己却无辜地牺牲了。

还有几百个有势力的人，他们安全无恙，甚至连风吹草动的声音都没听见，只是摇身一变，换了换风貌，仍然作威作福。

不论检察员还是法官，他们谁也没看见过巴拉德莱·艾登和耶诺是什么模样，那时还没有互相交换知名人士的档案和照片的机密机关！

两个谐音的名字从匈牙利文译成德文常常发生混淆，是的，就是现在也还有不少人听到艾登和耶诺这两个名字，仍不能确定究竟谁是艾登，谁是耶诺。官方文件造成这种错误，责任并不在于德国翻译，而是匈牙利翻译没搞清楚。

一些重要的在押犯被看管得特别严紧，监狱里的制度根本不允许犯人互相见面。这一切却有助于耶诺蒙骗法官，他对法官说，他就是被提起公诉的那个政府委员巴拉德莱·艾登。

因此，坐在家里的艾登在公报上发表的被告人名单里就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过了几个星期提审耶诺。一切审讯材料都已备齐。

看起来，审查巴拉德莱·艾登一案的检察官和审判官都是很谨慎很细心的人，他们对艾登所做的事情一点一滴都没有忘掉，他做的每件事在当时看来都是足以把他处死的可怕罪行。他们对他做的那些光彩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不错，艾登是留下了光宗耀祖的丰功伟绩。

他们所搜集的关于艾登活动的材料似乎形成了一个笔

直的阶梯，每一梯级都不可避免地要把艾登引到恶运的高峰——断头台。

“你是巴拉德莱·奥根吗？”军法官提问。

“是的，是我。”

“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结婚了，有两个男孩子。”

“你在叛军里当过政府委员吗？”

“是的，一直当到最后。”

“你就是那个用武力强迫行政长官、不让他担任委员会主席的巴拉德莱·奥根吗？”

“是的，就是我。”

“在闹三月革命事件的时候，你领着匈牙利代表团到维也纳去请愿，并且在群众大会上作过煽动性的演说，有过这样的事吗？”

“有的。”

“你能把当时说的这些话确认一下吗？”

这时军法官从笔记本里撕下一页写着铅笔字的纸递给了耶诺。

他怎能记得这些话呢？在那个值得记忆的日子里，他们一块坐在阳台下面听哥哥讲演，当时阿尔芬辛娜做过笔记。她把笔记本放在他的肩头上，象是往纪念册上写什么名言似的热心地写着。

耶诺哆嗦了一下，似乎有一种不幸的预感。他心中暗想：现在到了有人为那一天的光荣而牺牲的时候了。

这个人就是他，他站在这儿，站在法官面前。

法庭里的台阶有两个梯磴，耶诺迈了两步走到台阶上面。

他沉着地把看过的这张纸归还给法官。

“对，这上面写的，都是我说的。”

法官奇怪地摇摇头；其实，他没有必要公开承认，只要捺个手印就算了。

继续审讯。

“你们弟兄有一个是当近卫军的，后来跑到骠骑兵团里去了。听说，是你劝他带着部队离开近卫军的？”

“谢天谢地，法官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谁做的，”耶诺心里想。“如果有人把全家的重担肩负起来，而且一直担负到底，即或让母亲为儿子掉几滴眼泪，那也无妨。”

“是，是我劝他这样做的。”耶诺匆忙地承认说。

他回答得这么快，引起了法官的多疑。

“你们还有一个弟兄，是叫艾东……还是叫耶诺？”

“有的。用匈牙利话来说——叫耶诺，用德国话说——叫艾东。”

“不对吧！也许是，耶诺是奥根，艾登是艾东吧？我听有人这么争论过。”

“我们匈牙利人对这两个名字的发音都能区别开。还是我说的对。”

“我问你，你那个弟弟和别人一块离开维也纳，是什么原因？”

“我想是这样：既然宫廷的机关关了门，他的差事不能干下去，那么，他没事可做，还留在维也纳干吗？”

“你的弟弟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在家，他一直和家里人生活在一起，没有参加过任何解放运动。他照管家务，有时画画，教我的孩子学音乐。他现在还在家。”

“那时候，是你用自己的钱把非正规军装备起来的吗？”

“是的。我的部队有二百骑兵，三百步兵。在攻打卡波里纳的战役中，我亲自指挥骑兵。”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明确一下……你没有到得布勒森议会去吗？”

“没有，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呢？”

“这也对。但是，你真的当过叛军的政府委员吗？”

“不错，我从开始一直干到最后。”

“佛洛伊战役以后，是你积极参与整编被打垮的叛军残部吗？”

“不错，是我。”

“嗯，从这件事情上来看，你很有才干。你是怎样在几个星期内就把他们装备成整整三个营的呢？关于这件事你是不是可以详细谈谈？”

耶诺很高兴，因为这件事他知道得特别清楚。

“我听说克罗地边防军乘船往下游去，我就在中途把他们截了。然后我们利用这些船运送匈牙利人。”

耶诺回答得这样详细，出乎他们的意外。于是他们便

议论起耶诺来了，他们不仅说他沉着冷静，而且也说他特别勇敢，视死如归。军法官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所以他决定对被告人再进行一些考验。

他翻了翻放在旁边的一些文件，又拿出一份材料。

"这上面写着，说你在班雅洛什行军的时候把造币厂金库里存的银子和黄金都没收了，而且都入了你自己的腰包。"

青年人一听这话马上火了，气得脸通红。

"这不是事实！"他急躁地大声说。"纯粹是恶毒的诬蔑！巴拉德莱弟兄们做不出这种事来！"

他的回答很坚定，而且表现非常气愤，可见法庭并没有把他吓唬住，他的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只有不能干卑鄙勾当的人格高尚的人，换句话说，只有巴拉德莱·艾登才能这样义愤填膺。

后来他们对耶诺又审讯了好久。甚至连那些琐碎的小问题他也能回答得很清楚，因为耶诺从艾登给母亲的信中知道哥哥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也有这样一些问题，就是说，如果回答，那就会揭露别人。因此耶诺拒绝回答。

"我可以把我自己做的事情告诉你们，但是让我揭露别人，无论如何我不能干这种事情。"

耶诺最怕的是同别的在押犯对质，因为那会立刻暴露他的身分。耶诺想方设法使法官尽快地结束对他的审讯。他达到了目的。

当时法庭马上做出了判决。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他明确一下：

“在攻打布达要塞的时候，听说你和你的弟弟利哈德争吵起来，而且你们还进行了决斗？”

“我们决斗？”耶诺惊异地反问，脸立刻变得煞白。

在艾登给母亲的信中，关于哥俩争吵的事只字未提。

“是啊，那是所谓‘革命的决斗’。在法国革命时期有过这样的风气：如果在同志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解决的办法是这样：两个人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攻打要塞或去进攻敌人，谁要是打胜了，谁就算是决斗的胜利者。你们的决斗条件是蹬梯子爬城。这是真的吗？”

耶诺心里很难过。全国掀起了什么样的风暴才能卷起这样的巨浪？哥俩竟能做这种英雄的决斗！但是，怎样回答法官的问题呢？能说这不是真的吗？

“巴拉德莱弟兄没有吹牛的习惯！”

回答得很成功，他使法官十分满意。

“你还有什么要表白的吗？”

“我们的事业对我们就是最好的表白。我们的后代将会对它做出正确的评价。”

年轻的耶诺骄傲地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

军法官从簿子里拿出被告供词。首席法官宣读了一遍，军法庭的委员随后又宣读一遍，被告站在法庭前面听着。

然后耶诺被带出法庭了。

军事法庭的成员有：上校、少校、大尉、上尉和少尉，还有上士、下士和列兵。他们开始对这一案件进行裁定，按照官级从下而上一一发表意见，首先从列兵开始，最后军官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过了一刻钟，又把被告提上来。军法官向他宣判。

他的全部案情已经被研究过了，法庭认为他的罪行已被证实。被告不承认的罪行没有列入判决书，不过，就凭现有的罪证也够了。于是根据他的这些情节判处了死刑。

耶诺默默地点了点头。

“明天早上执行。”

被定罪的人深深叹了口气，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于是他只要求一件事：允许他给妻子、母亲和兄弟写一封最后的信。

法官允许了，他表示感谢，同时对法官温和地笑了笑。在他的睫毛上没有出现一滴泪珠。

然而法官的眼睛里却闪着泪花。是啊，这不是他们的过错，既然爱夫门尼德要喝人血，吉拉卡① 要祭品，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① 复仇女神。

从阴间来的

秋天，阴雨连绵。巴拉德莱的家从克辽什岛别墅迁回了贵族山。

医院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国家现在关心的是伤员。贵族的庄园还是从前那个老样子。

但是，周围的一切变成了活的忧郁的化身。

庭院里铺满了枯黄的枫叶，花园里的树木都已涂上了红色，树叶已经褪色了，凋零了。公馆的大部分房间都闲着，没有人住，窗户都用木板套窗封得严严的。院子里连个马车印都看不见：客人都不到这儿来了，家里人也不外出。满园秋色给他们带来无限忧愁，甚至连自由的空气也在压抑着他们的心房。是的，最好还是闷居斗室。

女仆穿着孝服，是的，自从老爷死了以后全家一直都在穿孝。死人的孙子也穿着黑衣服。他们硬逼着孩子穿孝，让他也跟大人一样忧愁。艾登的小儿子一天哭到晚。他病了，这么点的孩子经不起疾病的折磨，他痛苦极了。

全家都在一个小圈子、一间房子里度日。时刻总是那么一分一秒地过着，谁也不说一句话。偶尔两个妇人交谈几句，可是她们的话题也总是不谋而合，她们的心好象都在想着一件事，老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转悠。

在这种时候他们唯一的朋友恐怕就是书了，是的，书在

默默地跟他们谈心。

书中的语言有痛哭，有雷鸣，有丧钟响，也有击鼓声，逼得你只好蒙上毡子，免得把耳朵震聋。

在那个难忘的年月里，在那个阴雨连绵的秋季里，象这样的语言在报上也不难看到。阿兰卡看过之后，浑身颤抖，扑到丈夫怀里，默默无言地用双手搂着他，好象这样就可以保护住丈夫。

他们的脸是何等苍白！

有一次孩子怯生生地问妈妈：

“爸爸哑巴了吗？”

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全家正在默默地消磨时间。安静的看家犬突然跳起来，扑到门口就是一阵狂吠。前厅里送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这时看家犬根本不听主人的话，冲着门连咬带叫。看来，一个脾气好的狗决不会这样，现在你就是说多少好话它也不听。

艾登只好抓住脖套把狗从门口牵回来，接着，他把狗吆喝一顿，硬逼着它趴下了。

门开了，来访者连个招呼也没打就进来了。是啊，这位不速之客不论到谁家也不习惯打招呼！他有权随心所欲到任何地方去：他可以走进神圣的殿堂，可以走进女人的卧室，不管白天还是深更半夜，也不管人家吃饭、入寝还是祈祷，他不得到允许就有权利闯进去，而且连帽子都不摘。这就是宪兵。

他头上戴着一顶给匈牙利人最强烈印象的俄国御林军的尖顶铜盔。看起来，如果今天的宪兵也把这种铜盔当帽子戴，恐怕我们也会产生深刻的印象；因此，也难怪有幽默感的人给他们起了个绰号："沙皇的国粹"。

宪兵打了个敬礼，表示有点礼貌，然后用冷酷的声音说：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从佩斯新楼2号来的，给巴拉德莱·艾东先生送来一封信。"

真是祸从天降！艾登从桌子上端起蜡烛。

"这是给我的信。请到我的房间里来！"

"对不起，我这儿还有两封信，是给两位夫人的。一封是给巴拉德莱·卡吉米尔夫人的，一封是给巴拉德莱·艾登夫人的。"

"哦，三封信！可见是一块写的！"他们想。

两个女人的嘴角上闪露一丝微笑，但刹那间又消失了。心里没底的阿兰卡把婴儿紧紧搂在怀里，巴拉德莱·卡吉米尔也吃惊地用双手捂着靠她膝盖站着的大孙子的头。

孩子们怎么办呢？要是把妈妈逮捕，孩子留给谁照看呢？

但是，费米达女神又怎能顾得这些！

宪兵从怀中掏出一个红皮夹子，从夹子里拿出两封信分别递给了两位夫人。

"我在前厅这儿听你们的吩咐。"

他又打了个敬礼，来个向后转，走了出去。

三个人脸色煞白，研究着来信地址和信封上的字迹。人们在决定拆开象这样凶多吉少的信之前，往往是提心吊胆地久久看着它。

上面的圆图章是军事法庭的名称。地址写得规规矩矩，是公文式的书法。在“公事”二字下面加两条线。

阿兰卡把怀中的婴儿放在摇篮里。然后他们各拆各的信。用同样工整的字体给三个收信人写了同样的通知：

“我认为，把这个经过检查和准许投递的文件送给您是我的职责。”

在这个通知单下面有某人潦草的签字。

所谓文件原来就是耶诺的来信。

给艾登的信内称：

亲爱的艾登！

今天我完成了为它而生、为自己的信念而死的事情。

你知道这件事不要惊愕，我现在高昂着头站立着。

我把我的祝福留在这儿，我带着信仰走了。

我们用鲜血灌溉这块美好的土壤，为了我们祖国的幸福，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它总有一天会长出丰硕的果实。

你们要沉着地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废墟重建起来。政权一定还会回到你们的手里。这是必然的，只是迟早问题。

我们坟上的石碑是一个标记，它在告诉你们此处有暗礁，不要把船开到这里来。

我死了，我很安于自己的命运。我知道，我的忠实的妻子和两个男孩子是有人照看的。我有象你这样的好兄弟，我不耽心

他们。

你替我擦一擦阿兰卡的眼泪！替我吻一吻大孩子别拉和小孩子艾廖米拉。如果什么时候孩子们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就告诉他们，说我在他们的心里。你就说，我现在在家，在我母亲的房间里——在祖国的坟墓里。

你要成为一个男子汉，不要气馁。你要为我们的家活下去，我希望我们的家庭永远是高尚的；你要为我们的祖国活下去，我相信我们的祖国将与日月同化，与天地同流。

你的哥哥奥根

给年轻女人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亲爱的、可爱的阿兰卡：

你的亲切的话语始终响在我的心里："你要听从自己心灵的呼唤！"我是在听从它。

请你原谅我的死。我愿你把思念我的悲愁当作你的安慰。

你不要愁眉苦脸的，免得吓着孩子，你知道，一看见你发愁，他们心里会难过的。不要让他们幼小的心灵过早地失去快乐！

你要好好对待母亲和两个弟弟，他们会关照你。

把我的小型画像用纱布盖上，不该让它时常引起你的回忆。

看见我的信，你不要难过，我真希望，我离开人间不会给你留下一点痛苦。

我给你一个告别的飞吻。它一定会掠过天空飞到你的唇边！

愿上帝永远保佑你！

爱你的、在坟墓里的你的奥根

年轻的女人仰脸朝天，如果死人的灵魂真能掠过天空飞到这里来，她一定会感到有人吻她。

这是从阴间送来的爱的自白，这纯然是太空和星星的爱，它具有崇高的性质，他们是心连心的。

耶诺给母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热爱的善良母亲！

现在我把离开你时说的那句话再重复一遍："我爱你！"我一向是爱你和忠实于你的好儿子，这你是知道的。

阿兰卡的孩子不会成为到处流浪的孤儿吧，对吗？命运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很合乎理想。这样会使死者安于九泉。

你有坚强的心和崇高的灵魂，你不需要我安慰，你有足够的毅力摆脱这种痛苦。

跟你说，格拉霍夫弟兄①被人杀了以后，人家把他们的头放在他母亲的膝盖上，他母亲也没哭。

"儿子光荣牺牲，母亲是不会哭的。"——这是你说过的话。所以，你不要哭我。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会说："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意志。"你让他们原谅我的死吧！

同时你也原谅那个屡次控告、加速我早日走进坟墓的女人吧。有机会你可以告诉她，她的做法固然很恶毒，但是她却做了一件好事——使我死得很轻松。因此我谢谢她。

我离开人间了，生前我和谁都是和睦相处，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会原谅我。

过一小时以后我就将和父亲在天堂见面。你和父亲最疼爱

① 古罗马政治家。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你们争吵，我还想办法使你们和好。而现在我还要设法让你们和睦起来。

母亲，有人叫我。再见吧！

爱你的儿子奥根

他们三人交换了信件，便呜咽起来。他们是不能大声哭的。因为前厅里有个局外人，他会听见的。

但是应该问问他，他等什么呢？

可是谁去问呢？这时谁还有谈话的力气呢？现在做这件事真是困难！

艾登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把头伏在桌子上。阿兰卡扑到婆母脚下，把脸埋在她的双膝里嘤嘤啜泣。还不懂人生之苦的大男孩子惶惑不安地俯在弟弟的摇篮上，好言好语地劝弟弟不要闹，他的声音很小，现在他也不吵嚷了。

最先控制住自己并抑制住内心激动的是耶诺的母亲。她擦干了眼泪，站了起来。

"你们不要哭了，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她给他们做了榜样，脸上出现了安静的表情，走到门那儿，把门推开，对在前厅里等候着的宪兵说：

"先生，您可以进来了。"

宪兵戴着铜盔，左手扶着刀把，走了进来。

"您还有什么要通知我们的吗？"

"是的，有。"

他又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一个小包来。

"还有这个。"

巴拉德莱夫人把小包解开了。里面是一件浅蓝色的丝坎肩，上面有阿兰卡亲手绣的兰花和蝴蝶花。在花的中间有三个带血迹的烧焦了的窟窿，这是枪打的。这件坎肩无疑证实了他已被枪毙,三个枪眼说明了一切。

宪兵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夫人打开包裹的时候把钢盔摘下来一会儿。

巴拉德莱夫人以坚强的毅力克制内心的激动。现在还不是放纵感情的时候!

她用坚定而有力的步态走到柜橱跟前,拉开抽屉,拿出来一个纸包,递给了宪兵。这是一百块金币。

"谢谢您。"她说。

宪兵呐呐地回答着，还说了几句关于上帝的话，老实说,上帝与他何干! 他又打了个敬礼,然后走出房间。

现在可以尽情地悲痛了!

在铁石心肠人的面前

是的,现在可以尽情地悲痛了!

被痛苦冲击得头脑发晕的巴拉德莱夫人拿着儿子的血衣,穿过大厅,跑到丈夫——铁石心肠人的画像面前，坐在地板上,一边拿着血衣让他看,一边放声痛哭起来:

"你看!……你看! ……你看看呀!……"

现在可以吻遍并用眼泪洗涤这件可爱的衣服了。

“他是我最可爱的儿子呀！”

她发狂地冲着画像叫道：

“你为什么把他夺走了？这分明是你从我这儿把他夺走的！难道他在人世间得罪过谁吗？他是没有罪过的，他象孩子一样纯洁。从来没有人象他那么爱我！他小时候总是在我身边，听从我的呼唤；等他长大了，他甚至离开他心爱的女人，弃官不做，不要荣誉，和我生活在一起。是谁要他死的？是谁毁坏了他的心？你知道，他象鸽子一样温顺善良，谁要是欺侮他，他只是和颜悦色地微微一笑，他心里从来没想过作恶。难道是我让他死的吗？不是的！我没有让他死。在我和他别离的时候，我曾说过这样痛苦的话：‘我哭的不是怕你两个哥哥有什么生命危险，而是怕你有什么意外！’但是这句话也没有什么不对呀，他怎么会对我这样狠心地报复呢！我想，他心里不会有这种奇怪的主意，这准是你告诉他的！他这样做，一定是你那颗残忍的心给他出的鬼主意！你决心要把我推倒，没关系，现在我就倒在你的面前，向你屈服！你想用脚践踏我，就请践踏吧！你逼得我不得不说出来，就是你死了以后，你还用手随便打我，——我已经感到浑身疼痛得痉挛了。我用不着对你撒谎，也用不着伪装我似乎有什么超人的力量。痛苦的命运既然落在我的头上，是我不幸，如果心爱的儿子留在我身边，就是痛苦我也认了。可是你，你太狠心了！你当父亲的，把儿子都叫到自己的身边，叫到阴间！噢，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不再同你斗争了，我服了，你千万别再把那两个儿

子叫去！我的第二个儿子正处在坟墓的边缘，你不要用你可怕的手把他推进坟墓！你不要把他叫走，不要把儿子们一个个从我这里夺去！你要严守你临死时的誓言，不要来看我。上帝可以做证，我所想的都是善事。我没料到，这一切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痛苦。”

巴拉德莱夫人现在直挺挺地躺在画像前面，她已失去了知觉。没人打搅她。

画像也没有给她任何答复。他仍然保持沉默。

命运已经注定了。这是不能改变和无法挽回的命运。现在艾登不能不大声疾呼：

“巴拉德莱·奥根就是我，不是别人！”

他这样做非但没有意义、没有好处，而且对家庭也太残忍了，因为现在他是家里的唯一支柱。这只能说他立异为高，逆情干誉，因而替哥哥死了。不过，也应该说：

“在我们之中，只有他是真正的英雄！”

诚然，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是要为他的信仰和他崇拜的事业而死的。反之，一个人本来不信仰、而只是崇拜那种事业，可是竟能为那种事业而牺牲生命，这就更不平凡了。艾登和利哈德固然是光荣的战士，而真正的英雄应该说是耶诺。

这个重大的血的错误是不是有澄清的一天呢？

完全可以澄清。这个悲剧的情况十分复杂，双方都有

许多机密，使他们彼此只好严密地掩盖这一案，不论哪一方都没有声张。等到这一案件水落石出的时候，人们都一致抱怨和谴责这个悲惨事实的时候，当局也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不了了之，与此案有关的那些事它也就不会再追究了。何况这个人做的事情，已有另一个人为他付出了生命！债务是还了。

现在艾登已经平安无事地躲藏起来了。

一刹那间，角色换了：耶诺英勇地牺牲了，而艾登却平安无事，过着无声无闃的安逸生活，他在指望着好时刻的来临。

还有一个利哈德！

监狱里的电报机

难道耶诺不会给利哈德送个信儿吗？

当然会的。要知道，他和利哈德是被关在一个监狱里。

监狱里有一种最方便、最好用的电报机。它可以供所有的监号使用，谁也不能妨碍它正常工作，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从犯人那里拿走。

墙就是这样的电报机。不论怎样厚的墙也不可能不传音。

隔壁监号里有人在墙上敲一下，这就表示是字母A，

很快地连敲两下，就是B，连敲三下，就是C，以此类推。他们就用这种方法互相通信。（耐心的读者，请您原谅我拿这些字母烦扰您，不过，这的确是生活中的伟大阅历。）

要想打断这种联系是不可思议的，它能接通所有的房屋。大家都懂得墙上这种敲击声了，这个电报机的道理很简单，入监的第一天你就可以学会，这种哑巴的话语从来没有停止过。从监狱的任何一个牢房里发出任何问讯，都会立刻从一个牢房到一个牢房传下去，一直传到有人回答问讯者时为止；回答也非常有次序，一点不乱，按照回传线通过一个个牢房往回传，一直传到问讯者的耳里。

在耶诺被判处死刑的那一天，只有一个问讯通过监狱所有的监号：

"法庭的判决结果怎样？"

"死刑。"

"判谁死刑？"

"巴拉德莱。"

"哪个巴拉德莱？"

"那个小老头。"

这个电报暗号传到了利哈德的监号里。他又问了一遍。墙壁又回答了一次：

"小老头。"

青年人都有互取外号的习惯，利哈德早就管弟弟叫"小老头"。这个亲切的外号既包含有取笑的意味，也包含着亲密，同时也说明耶诺的性格少年老成。

如果那时他们有意识地把彼此的通话在监狱的墙上刻成浮雕，那么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就会比在尼尼微[①]看到更多的东西！

第　一　剑

洋洋得意的勃兰根霍斯特·阿尔芬辛娜两眼闪着喜极欲狂的光辉，把带有布告的报纸扔给了艾蒂特小姐。

"给你，你看！"

可怜的姑娘，象是在老虎面前的羔羊一样，根本不想自卫：她甚至连动也没动，只是垂下了头。

报纸宣布了关于判处前政府委员巴拉德莱·奥根死刑的消息。这是非常可靠的官方消息。

艾蒂特不知道奥根究竟是谁。可是她仍然为他感到一阵搅肠的痛苦：反正是巴拉德莱家的弟兄。

但是，她没敢哭。因为这种眼泪被认为是罪行，法律上有明文规定，禁止对造反者抱任何同情。

这个迷人的妖精，睁大两只闪亮的眼睛，血口白牙凑成一副狰狞的笑容，她把嘴伸到亲属耳畔，小声说：

"我除掉了一个祸害！"

她攥紧拳头打了一下空气，她手里象是握着一把无形的短剑，含毒的剑锋可以刺死任何距离的仇人。

① 纪元前八世纪亚述的首都。

“这个人已经死了。是我杀的他！”她兴奋地说，攥着拳头敲打着自己的胸脯，她的乳峰很美、很高，似乎能容纳极乐世界里的一切幸福。

后来她用双手抓住艾蒂特的肩头，用她那对幸灾乐祸的亮眼睛盯着姑娘的眼睛，扬声说：

“牧师的女儿守寡了，该轮到下一个了！这回该轮到你的心上人了！”

更残忍的是，她赠送给艾蒂特一份意外的礼物——包裹里是一件黑纱衣料。

“给你，拿去吧！这是给你做丧服的。”

艾蒂特接过礼物，谢了谢她。

……如果阿尔芬辛娜知道她杀的是谁，那可就好了！她杀的正是过去她经常吻的那个人，那个人也最爱她，一直爱到死，甚至当他从熟识的笔迹上看出是谁亲手把他推进了坟墓的时候，他还请求她原谅呢。

偏头疼的一天

有着无限权力的总督① 这一天偏头疼很厉害。这个毛

① 这个总督就是盖依纳乌·尤利乌斯(1786—1853)，奥地利元帅，于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在费拉尔和布列希对意大利人的起义进行血腥镇压，因此，他的外号叫“布列希的鬣狗”。他以驻匈牙利奥军总司令的身分，对匈牙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进行野蛮的残酷镇压。

病还是他在进攻布列希的时候得的呢。当他进入被占领的城市时，有一个修道士从窗口瞄准他的头放了两枪，可是没有击中。

为了报复，他下令把布列希最受爱戴的人都杀害了，那真是大屠杀！

但是，看起来他头的情况还是不妙。从那天起，可怕的偏头疼便经常折磨他。搏动的疼痛也真够他受的，好象他下令打在别人头上的那些子弹现在都集中打到他的头上来了。

这个了不起的汉子就怕偏头疼。偏头一疼他就大发脾气，不论他最亲近的人还是最爱的人，反正他看谁也不顺眼，都有毛病。他疑神疑鬼，吹毛求疵，对任何人也不饶恕。

可是要知道，神秘的魔鬼也不饶恕他的脑袋哩！这个有权势的总督头疼得要命！魔鬼用铁箍把他的头箍起来，他头上好象扎上了“西班牙女人的头饰”，魔鬼用小锤子敲打着他的太阳穴，把他的头浸入地狱的火海里，他眼前是火的世界。

这时候任何人也休想跨进他办公室的门槛请求宽恕，休想向他解释什么真理。但是这偏头疼的痛苦难道会宽恕他吗？难道有可以治好他这种难忍的痛苦的特效药吗？

可是人们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个恶棍，他一手遮天统治着这个战败的国家！

一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他的偏头疼症又发作了，他苦恼地独自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连气有十几次把无

效的药片扔到地板上。

这时候谁也不敢接近他。甚至连治不好他病的那些医生都被他赶了出去。

躺在床上是不可能的，一躺下，偏头疼就更厉害。所以他不是坐着，就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不管怎样，他的近侍还得壮着胆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子。

“什么事儿？”总督象是被惊动了的老虎，冲着他愤怒地大喝一声。

“有人想跟大人谈谈。”

“把他给我轰出去！”

“是一个女人……”

“我看这些娘儿们是想找死啊！今天我不想看她们哭丧的脸！谁哀求我也不行，把她们给我轰出去！今天一个娘儿们我也不接见。”

“这位女士是勃兰根霍斯特·阿尔芬辛娜，”近侍鼓着勇气解释说。

“她——我看也是想进地狱！深更半夜不是接见客人的时候。哦！看来，阿尔芬辛娜女士很习惯夜访啊。”

“她说，她找大人有要紧事。她还说，只要您还有口气，她就非得跟您谈谈不可。”

“这个女人简直是有说话癖。好，让她进来！这不是女人，简直是魔鬼！”

总督头上系着一条手巾，一屁股坐在安乐椅上，就用这

副样子等候来访者。”

阿尔芬辛娜穿着旅行服装走了进来，随手把门紧紧地掩上。

“尊敬的女士，我请您把要说的话尽量缩短，我的头疼得简直要裂开了。”

“好，我就说几句，元帅先生。今天我听说您被免去驻匈牙利总督的职务。”

“啊？！……”

对于病人来说，这个消息简直是一发炮弹，炸得他脑浆四溅。

“免职？为什么？”

“他们想要结束您至今所采用的高压手段，他们将要向全世界宣布，严厉镇压——这完全不是政府在政策上有什么错误，而是执行政策的人的偏差。”

病人用手掌捧着太阳穴，仿佛他的头已经两半了。

“后天将要实行新制度，他们将要派另外一些人来管理。死刑干脆取消，被告只是失去自由。”

“您通知我这个消息，我十分感谢，小姐。我非常感激您！”

“我急着来找您，也就是为了让您早知道这件事。明天早晨您就会接到免职通知书。不过，还有一夜的时间，您还能做些事情。”

“我发誓，我决不干这种事了！”

“可是您知道，我们俩发过誓呀！我们一定要复仇！我

们必须把攻击我们、嘲笑我们、阴谋毁灭我们的那些人干掉！要毫不留情地把这群坏蛋统统枪毙！让他们活着，他们又会重新抬起头来，又会向我们反扑。我们要为流在这块万恶土地上的高尚的鲜血复仇。我很佩服您，您在这儿成立了法庭，建立了统治权，想尽一切办法镇压他们！”

“是啊，您也给了我不少帮助。一个部长恐怕也难得到一个象您这样的密探。您真是我的好密探！您用了许多巧妙办法搜集了各种情报，同时也搜集了不少攻击政府的讽刺诗歌，这都是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我们受的创伤可以忍耐，但是这种诽谤，——我们决不能容忍。您的确是很善于煽风点火呀！在太阳的周围旋转着象您这样一些行星，是很必要的！她们可以遮住阳光，把影子投在大地上，她们能够火上浇油，也能够想出在男人脑子里从来想不到的那种复仇的主意！女人的脑子的确是聪明！”

“您别奉承了，元帅。不过，因为我能想一些复仇的办法，我也确实感到骄傲。”

“如果真有一个人被偏头疼折磨得半疯，全身的血液冲上脑际，他的脑浆象是在热火锅里熔化了，这时他下令枪毙自己的亲弟兄，那也好！如果真有能执行您的计划的这么一个人也好！不错，有这么一个人，他现在正是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在他的周围是一片血海。他的头现在发晕了，正想喝几口血来清醒清醒头脑。明天早上灾难就临头了，他的无限权力明天早上就要宣告结束。漂亮的小姐，美丽的安琪儿，只剩这么一点时间，我还能做什么呢？”

“要下毒手！要知道，多头蛇尽管它头多，可是它只有一个脖子呀！而且现在，它的脖子是在您的手里，只要您使劲一攥，一切就都完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

“这么说，应该马上动手？利用现有的时间？对，就这么办。现在是晚十点，我看，信差明天早上十点也来不了。还有半天的时间由我们来支配。确切地说，不是半天，而是一整夜。对许多人来说，这都是最后的一夜，对吗，小姐？”

总督按了按铃。

“把我的副官找来。”

副官来了。

“你马上去见首席军法官，去见上校，向他传达我的命令：在今天夜半以前，不能迟于半夜十二点，各军事法庭必须把现存案件一律整理好，立刻进行审查。在三点钟以前把所有的判决书都送到我这里来，到五点的时候把全部在押犯集中起来，向他们宣判。由警备队来执行枪决。你去执行我的命令！”

副官走了以后，总督对阿尔芬辛娜说：

“这个速度您满意吗？”

但她反问道：

“这些罪犯里有巴拉德莱·利哈德吗？”

“当然有。”

“您不要忘记，元帅，他一个人给我们造成的损害要胜过一千人。他象杀人的魔王，杀害了我们无数的杰出英雄，而且，当军法官审讯他的时候他还胆敢讥笑，他跟法官谈话

的那种傲慢神气就好象科利奥兰跟士兵们谈话一样。他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如果让他活着，他还会准备一切力量重新向我们进攻。”

“尊敬的女士，他的情况我很清楚。在名单上我已经把他列在首位。”

阿尔芬辛娜喜出望外，在长长的名单上看到巴拉德莱·利哈德的名字之后，在上面画了两个红圈。然后又用深红色重重地描了一次。

“小姐，您能及早通知我这个消息，我对您很感谢，非常非常感谢！您来的时候，我的头疼得简直要碎了。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我的头好象夹在地球和彗星之间被它们撞击似的。所以我请求您让我一个人静一静。现在我的手不论抓到什么东西，都想把它撕碎，在这个时候接近我是不合适的。”

“祝您晚安！”

“哈—哈—哈……不用说，这个魔鬼的夜晚又得折磨我！祝您一路平安！”

“我出门，总是平安无事的。”

阿尔芬辛娜走了。

这个害偏头疼的人的确是抓到什么撕碎什么，心情很不耐烦。那些日子流传着一种不可靠的谣言。据说，他公馆里进去了强盗，把他绶带上的缨络给盗走了，其余什么也没动。

总督在自己的卧室里整整踱了一夜。

甚至从门缝里都能听到他高声地长吁短叹，呻吟和诅咒。

阿尔芬辛娜这一夜也没有合眼。她那发狂的幸灾乐祸的心情和无法遏制的兴奋赶走了她的睡意。此外，她决定明天一清早坐早车到维也纳去。要知道，现在她所感受的心情只是真正胜利的预兆。等她回到家里看见那个可怜的姑娘哭哭啼啼，不知道她该有多高兴呢！她兴奋地数着时刻。

现在已经是半夜了……军事法庭开庭了。他们对被告宣布罪行，一项接着一项……他们问："你还有什么为自己辩护的吗？""没有……"然后又把被告送回了监狱。

夜半一点……他们开会研究，决定着被告的命运。没有替被告说人情的。他们进行表决……

两点了……法官作出了判决。他们把判决书匆匆送到总督那里。

三点了……偏头疼的病人在每张判决书上签了字。他两眼直冒火星，瞧什么都是红的，他用红笔在火红的纸上写了红字。

四点钟了，拂晓……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他们叫醒了那些正在酣睡的人。让他们最后一次看看这美丽的世界。鲜艳的朝霞，失色的繁星……只看了一眼，再不能看了。

阿尔芬辛娜在屋子里再也呆不住了。雇的那辆马车在旅馆的院子里足等了她一夜。她吩咐茶房把她的行囊拿到楼下，她跳上马车直接到军法官家里去了。上校也是她的熟人。他们就象赶灵车的和掘墓人那么熟悉。

阿尔芬辛娜知道，法官这时准在家，而且是在醒着，她一定会见着他。看门的让她进去了，人们都象怕吸血魔王一样怕她。

军法官是个严肃而稳健的人，不大爱说话。

“夜里的工作都忙完了吗？”阿尔芬辛娜问。

“忙完了。”

“怎么判的？”

“死刑。”

“一律死刑？”

“一律，毫无例外。”

“巴拉德莱·利哈德呢？”

“和别人一样。”

“这么说，您已经把他判了？……”

“嗯，判了死刑。”

阿尔芬辛娜握了握上校的手。

“祝您晚安。”

军法官的手冰冷，所以没有回握她的手。他只是说了一句：

“已经是早晨了。”

但是在告别的时候，那只发热的手也没有怎么热烈地握他。

阿尔芬辛娜匆忙地上了火车。火车清早就开出了。她到车站时就已经听到作早祷的钟声，可是听起来却象安息的钟声。

现在正对他宣判……瞧，他把脸转向了曙光，这曙光有礼貌地向他的铁窗里探望，他那张苍白的脸借着曙光映出了一点点红晕……判决执行了……“主啊，宽恕我吧！”

吸血的蝙蝠，你可以展开翅膀飞了！

一轮红日出现在地平线上。刚才在月台上走来走去的旅客们现在都已经上车了，他们在谈论着早晨的天气很冷。

但是阿尔芬辛娜一点也不觉得冷。她还热呢，甚至把头巾也摘了下来。她坐在那儿背向太阳，两眼望着在晨雾中渐渐消失的城市，也许她希望在这晨雾中再勾勒出那个形象，她最后再嘲笑他一次。

火车向前奔驰着。

现在是早晨五点四十分。

剑 尖 断 了

不能说火车头跑得太快。阿尔芬辛娜恨不得以闪电的速度飞回家去。在火车飞快前进的时候，吸血蝙蝠的翅膀几乎比它快十倍，早已远远赶过了它。

阿尔芬辛娜心情十分焦急。她渴望尽快到家，说真的，她的心早已到家了。

她坐的是一等车，车厢单间里没有别人，她觉得怪舒服的。没有人跟她闲聊，她可以尽情地想自己的乐事，自我陶醉。

在维也纳车站前早已有一辆轻便马车在候着她，她匆匆忙忙挤过人群，她是第一个走出车站的。一路上她不住嘴地催促马车夫。

到了家，阿尔芬辛娜赶快跑到楼上，穿过一排房间，急于找到艾蒂特。艾蒂特正在给自己做丧服。

解恨的心情使阿尔芬辛娜激动得哈哈大笑，她跑到艾蒂特跟前，直冲着她的脸幸灾乐祸地说：

"我把他干掉了！"

艾蒂特一听，心里非常难过，她抬起头来眼泪汪汪地望着天空，她那张富有灵性的脸上仿佛出现了纯洁的圣母望着耶稣受难十字架时脸上出现的那种光环。

过了一会儿，她深深叹了口气，把头垂在胸前，手放在膝盖上。她没有哭，也没有一句怨言。

"我把你的心上人害了！"

勃兰根霍斯特夫人一听说女儿回来了，立刻来到房间。

阿尔芬辛娜一五一十地把一切情形都告诉了母亲：她都到了什么地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她还告诉母亲，她是以怎样的高速度把事情办成功了。完全成功！她可把仇报了！

她们母女不住声地朗朗大笑，这回可算解了心头之恨，她们高兴极了，她们拥抱、接吻并互相问长问短。只有获得愉快而伟大胜利的人才能这么高兴，她们母女所以这样快活，是因为她们成功了，她们出气了。

她们在高兴之余似乎已经忘记了第三者。

奇怪，受她们残害的艾蒂特怎么不哭呢？

"你怎么不哭呢？"

乌龟总是那么顽强，即使你把它的脑浆挖出来，它还能活着。莫非姑娘的心更坚定了？还是她什么也不懂？

"你的利哈德死了！"

姑娘一声不吭。她双手交叉在胸前，默默地望着丧服，可是她还没有哭。一个人痛苦过度往往是不流泪的。她感到非常可怕，甚至连动也不敢动。

"你怎么发傻呀！难道你听不懂我的话吗？你的爱人死了。和我的爱人一样，他也死了。现在你是个小寡妇了。这回也让你尝尝守空房的滋味！每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有多么难过，你知道吗？那血淋淋的幽灵的头躺在我的枕头上。这回你也该看看这样的死人头了！"

艾蒂特听了这话也没有发抖，她已经习惯这种可怕的场面了。是的，每天一早一晚她们总是忘不了教训她。

这种顽强的沉默使阿尔芬辛娜气得发疯。她觉得，艾蒂特的这种无言的痛苦却战胜了她那被胜利激起的欢乐情绪。她所以这么急着回家，还不就是为了要欣赏一下艾蒂特怎样发疯地在地板上乱跳，呼天抢地，拿着锋利的刀子要自尽吗？可是艾蒂特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地，阿尔芬辛娜倒是在艾蒂特面前出过这样的丑！

受她摧残的姑娘没有发疯，没有呜咽，更没有放声哀嚎。这倒把吸血蝙蝠气得发狂了。

"你清醒清醒吧，苦命的人！他已经可耻地死掉了，甚至

提到他的死都觉得可耻。现在人们正挖坑埋他呢。连个棺材都没有，土直接压在他的脸上，也没有人给他作安灵祈祷。你休想找到他的坟！”

艾蒂特只是轻轻叹息一声，她在心里回答这凶狠的语言：“上帝把他收进了天堂，我将永生哀悼他。”这话她不敢说出口来。她的话里包含着无限的痛苦。

“你倒是哭啊！”迷人的泼妇攥着拳头跺着脚，气冲冲地向她吼叫着。鬈发披散在她那气得发红的凶狠的脸上。

“你哭，你哭，你哭呀！……”

正在这当儿，门推开个缝，男仆报告说：

“巴拉德莱·利哈德先生光临！”

门大敞开了。站在门口的是穿着便装的利哈德。

倘若历史事实并非果真如此，读者一定会说我善于夸张。老实说，事实确实如此。

害偏头疼的这位总督利用最后十二小时的职权，下令审查一百二十名主要罪犯的案件，并且要求立刻作出判决。全部被告一律被判处死刑。想不到他又利用自己的无限权力突然把犯人都赦了。他并没有给他们减刑或者缓刑，而是干脆取消了刑罚，采取大赦的办法把全部在押犯都放了。

当偏头疼病把他折磨得最痛苦的时候，他的确是想复仇。但是当他想到部长会因为他施行暴政而砍掉他自己的头的时候，他却大吃一惊。

于是他一叠叠地批示了大赦罪犯的命令，甚至连那些

有严重罪行的犯人也不例外。这样做，部长大人一定会恩准他继续留职的！

他对勃兰根霍斯特小姐带给他的消息就是这样回答的。

阿尔芬辛娜不怎么懂心理学，她不识人，更主要的是，她对各种毒药的相互作用欠研究！

当利哈德接到他完全没有料到的大赦通知以后，首席军法官便把他找到自己跟前。

“虽然您被赦免了，又重新获得了自由，”他对利哈德说，“但是您不能住在匈牙利。我们决定让您到别的地方去住，到奥地利帝国的城市去，也就是说，到维也纳去住。”

“反正我也得走，到哪儿去都一样。”

“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您就到维也纳去。今天赦免您的那位元帅让我转告您，您到维也纳以后首先要去拜访勃兰根霍斯特·阿尔芬辛娜女士，您的释放是由于她恳切的申请，您应该感谢她。没有这位女士的帮助，您永远也不会获得自由。所以，您要谢谢她！”

“我一定照办。”

“还有一件事。您的弟兄奥根，对，就是艾登，他已经被处死了。”

“这件事我已听说了。只是这个名字的德文发音和匈牙利文发音是不是会发生混淆，我还不清楚……”

法官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首先说，您在监狱里听的消息不可靠。过去您是犯人，一切消息根本不让犯人知道。其次，我不需要您来教我语言学，最好您还是听我的。”

他说着，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纸盒。

“这是他们给他剪下来的头发，他让交给您。您拿去吧。”

利哈德打开小盒，惊叫道：

“这明明是……”

法官又打断了他。

“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再见！”

于是把他推了出来。

利哈德险些没有说出，交给他的鬈发是淡黄色的，而艾登的头发却是黑色的。

利哈德接受了命令，连忙到维也纳去了。他一到车站，正好赶上早车，他跟阿尔芬辛娜坐的是一趟车。只是阿尔芬辛娜坐头等车，而他这个刚出狱的犯人坐的是三等车。

正当阿尔芬辛娜因大仇得报而沾沾自喜的时候，而她复仇的那个对象却近在咫尺，正绞尽脑汁琢磨以下的三个谜。

第一：这绺淡黄的鬈发是怎么回事儿？应当怎样理解奥根和艾登这两个名字呢？奥根是否就是艾登？

第二：他所以获释，多亏阿尔芬辛娜，这又是怎么回事？

第三：他到哪儿去找艾蒂特？他找到她以后又怎么办？

这三个谜，他连一个也没有解开。

铁石心肠人的回答

失去儿子而感到万分忧伤的寡妇天天在铁石心肠人的肖像面前叩拜。

每天她总是絮絮叨叨用这句话来纠缠他：

“你不要再把我这两个儿子夺去！”

同肖像的斗争已经成为她念念不忘的事情。

肖像的面孔始终不动声色，也不说话。许多报纸仍然充满着动人心弦的消息。从报纸上可以听到丧钟响和葬鼓鸣，——这连接不断的悲惨消息仿佛是从阴霾的天空中降下来的。

一天晚上，凄风苦雨的白天已经过去，全家人又聚集一堂。七月里反常的寒流又来到了匈牙利平原，室内升起了壁炉。前厅里突然响起了匀调的脚步声，象是进来个军人，看家犬立刻从垫子上跳起来。还象头一次一样，那个不敲门、不得允许而擅入私宅的不速之客出现在房间里。

这位客人就是前几天从耶诺那里给他们带信来的那个宪兵。

粗鲁的宪兵仍然板着脸，没有任何表情，在他脸上难得看出什么情绪。

“这是给巴拉德莱·卡吉米尔 夫 人的信。是从2号新楼来的。”

他们惊讶地站了起来。因为这个宪兵是个报丧者。

宪兵对她说话的那个女人丧魂落魄地、摇摇晃晃地走近他，伸出颤抖的双手去接那封信。然后她把两手举起来，想把脸捂上，不敢看宪兵递给她的东西。

“你念念！”她对阿兰卡说，把信交给了她，自己无力地坐在安乐椅上。

阿兰卡好似获得了宣读恐怖信的特权。

她撕开封蜡，拆开封筒，从里面把信拿出来，开始读道：

母亲，我获得自由了！

利哈德

母亲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非要亲眼看看这两行字不可。

她从儿媳手里把信拿过来，拿到自己的眼前。

对，这是他的笔迹！是他写的信！……他活着，他还活着！是他写的！他获得自由了！这是真的，还是做梦？

她拿着信急忙回到自己的内室。她坐在卧榻上呜咽着一遍又一遍地念叨这两行字。卧榻上方挂着丈夫的画像，她把信举到每天盯看她的那张画像跟前，似乎要他也读一读利哈德的来信。最后她吻了吻画像的手。那是她曾经求过饶，而现在不再惩罚她的一只手。

记得，利哈德小时候，爸爸和妈妈一打架，他就跑来跑去给说合，现在他又来给他们劝架了！

未 婚 夫

利哈德带着象拜访老朋友似的快活神情静悄悄地走进了勃兰根霍斯特家的客厅。

勃兰根霍斯特母女一见利哈德象见了鬼似的流露出极度惊讶的表情，可是利哈德并没有理会这些，他只是看见扑到他跟前的绝望的艾蒂特脸上出现的那种惊喜。不顾一切的艾蒂特欣喜欲狂地扑到利哈德的怀里，双手搂着他的脖颈，全力以赴地把他的头紧紧抱在自己的胸前，她用幸福得喘不过气来的声音连连唤道：

"利哈德，亲爱的利哈德！"

现在她可以哭了。

过了一些时候，在场的人才从万分惊讶的心情中清醒过来，艾蒂特的双手才放松了爱人的脖颈，阿尔芬辛娜这才确信，站在她眼前的不是鬼，而是有血有肉的真人。

虽然艾蒂特不再搂利哈德，但是她对他还是恋恋不舍，用双手紧紧地攥着他的右手，好象她决心永不放开它似的。

利哈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艾蒂特是他的未婚妻，他是她的未婚夫，而且，他又是死里逃生。艾蒂特表现的这样狂喜，这完全合情合理。

利哈德知道阿尔芬辛娜为啥脸这样苍白。但是，老实

说，利哈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鲍尔维茨·奥托的死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累赘。不错，他和奥托进行过光荣的决斗，可是他总算对得起他。再说，鲍尔维茨·奥托和这家早已断绝关系了，就象船和锚似的互相离开了。

阿尔芬辛娜随机应变地先开了口，她连忙对年轻的姑娘提醒说：

“艾蒂特小姐！我真想不到您会放肆到这种程度，居然能对一个外来的男人这样迷恋！”

然后她立刻问利哈德：

“您有什么事，先生？”

艾蒂特忽地脸红了，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凝视着她正在缝着的那件丧服。利哈德向前迈了一步，十分诚恳地对阿尔芬辛娜说：

“我到贵公馆来首先是向您致谢。今天黎明的时候我已被判处死刑，想不到当时又得到赦免了。为此，释放我的那位总督让我首先来谢谢您。要不是多蒙您的照顾，至少要判我十五年徒刑。请您接受我这番真诚的谢意！”

他的话可真厉害，象是在用脚跟残踏着毒蛇的头！

他获释怎么反倒感谢起她阿尔芬辛娜来了！不消说，阿尔芬辛娜为了把他整死真下过一番苦功呢！她是多么希望把他弄死呀！现在她倒从他嘴里听到感激的话语！

谁也不理解这个谜，谁也没有解开这个谜的钥匙。可是唯有阿尔芬辛娜心中有数。

要知道，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常有的！

腓利斯丁人把瞎子参孙① 弄到殿堂里去，本来是想嘲笑他，可是他们没料到参孙竟把柱子弄倒，殿堂塌下来，结果他们同归于尽。

是啊，现在她清楚地看到她干的坏事所得的恶果；作恶多端的她，现在反倒成了她一心想害死的那个人的救命恩人。

如果她不是正在总督偏头疼的那天夜里把免职的坏消息通知他，如果她不打乱事件程序的话，那么，利哈德至少还得坐牢，即或不处死，也得判他十五年徒刑。到他刑满释放的时候，他和艾蒂特恐怕已不能相认了：他变成了老头，艾蒂特变成了老姑娘。

弄巧成拙，事情都让她自己搞坏了。因为她不想让利哈德坐牢，而是一心要把他弄死，结果是她亲手打开牢门把利哈德放了，而今利哈德却获得了自由！阿尔芬辛娜看到利哈德对她和颜悦色，感到万分惭愧。

现在只好由勃兰根霍斯特男爵夫人来打开这场僵局了。她的神智已经完全清醒过来。

“先生，我看您这是故意开玩笑！刚才您提到的所谓给您的帮助，我们家并没有人做这件事。理由很简单，我们向来是不参与这类事情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与外界隔绝的，所谓‘自扫门前雪！’我们同任何人也没有交往，对国家大事我们根本不加过问。我们的沙龙是不接待外人的，既然逼到这儿，我也就不得不冒昧地对您直说。您在交际界是

① 参孙是《圣经》故事中的大力士。

有丰富经验的，我相信您对我的话会有正确的理解。”

“我理解，男爵夫人。请您放心，我今天的来访将是最后的一次。”

“我希望您把这次来访的时间尽量缩短。”

“遵命！不过，我还要说两句，把事情说清楚我就走。我同艾蒂特小姐在一年半以前订过婚，您大概还记得吧！”

“哦！这我可忘记了。”

“怎么能忘记呢？”

“您还是别让我说明理由吧。”

“我倒是希望听一听。”

“也好，您既然自己不愿意理解，那我就说一说，您可以听一听。您同我侄女艾蒂特订婚的那个时候，您是贵族，是绅士，是上尉。现在您已经失去了一切，包括您的官衔。总督元帅不能恢复您的一切，他不能恢复您的贵族称号，他没有这个权力。他的权限只能让您活着，让您有自由。所以，现在您已经不是绅士，不是贵族，也不是军官了。”

“可是我还是巴拉德莱·利哈德呀！”年轻人自尊地说。

勃兰根霍斯特男爵夫人轻蔑地撇了撇嘴，用高傲的眼神打量着他。

“哼，您是出笼的鸟儿，有了自由！可是艾蒂特没有自由。她有家。这个家有权替她选择对象，可以拒绝这个，也可以嫁给那个。艾蒂特小姐现在还是勃兰根霍斯特家里的人，还有人照管她。”

“艾蒂特小姐，是这样吗？”

艾蒂特只是否定地摇摇头，没有说话。

勃兰根霍斯特男爵夫人决心把他们的关系一刀两断。

“艾蒂特要无条件地服从我们的愿望。决定她将来的命运——这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的责任。先生，您现在提到婚事已经不是时候了。过去，您高高在上，那是您迁就我们，现在您未免有点高攀！”

“我倒不想高攀。我只是要给自己的妻子起个光荣的名字，我要把我爱她的这颗心交给她，我要养活她；所以我请求把艾蒂特带走。以后我们两家永远断绝关系，谁也别给谁添麻烦。”利哈德果断地说。

“您想错了。我们时时刻刻也没有忘记过艾蒂特的命运。您还以为我们会让她等您十五年吗？不会的。我们一直在关心她，遗憾的是我们把您忘了。幸而，艾蒂特还走运：她已经许了别人。”

惊讶的利哈德用疑问的眼神盯着艾蒂特。艾蒂特脸上的惊讶和惶惑的表情回答了他这个不出声的问题。

“这个别人是谁？她许了谁？”

“您过于好奇了。不过，我倒不打算保守什么秘密。当然，您还记得那个年轻的秘书，过去，晚上在我们家你们是常碰头的。现在他已经成了要人，当上了州委员。对艾蒂特来说，——他倒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艾蒂特同意了吗？”

“先生，您对她这样提名道姓，未免太放肆了吧！对您来说，她是利杰娃丽小姐！利杰娃丽小姐已经把她的手交给

了我介绍给她的那个人。”

这时艾蒂特实在忍不住了，从座位上猛地站起来，大声说：

“利杰娃丽·艾蒂特小姐把手只交给她爱的人！”

勃兰根霍斯特男爵夫人竭力克制自己，保持冷静。

“你还是别演戏了吧，艾蒂特小姐！我看，你多余犯急躁。你是我的养女，法律给了我保护你的权利。”

但是艾蒂特不想再沉默下去。她坚决要为自己的幸福而斗争。

“我不愿再受您的保护了！宁肯去当仆人，我也不愿在你们家受这份气了！当女工也好，当女仆也好，我总还有人身自由，我愿嫁谁就嫁谁。”

“已经晚了。我们早已考虑到，我的亲爱的，你不可能再走这一步。告诉你，你在我们这儿受到最可靠的保护。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安排好了，直到送你进教堂结婚为止。当神甫给你们举行婚礼的时候，即使你哭，人们也只能认为那是新娘结婚时的常态。”

“我不想哭！”姑娘激动地向前迈了一步说。“我一定要做个新样子给你们看看！你们要是真给我找一个不合我心意的人，不顾我的意愿，你们强迫我嫁给他，那我就在结婚的前夕把我的详细情形告诉他：有一天我偷着离开了修道院，深更半夜跑到军营去找我爱人，结果我就跟我的爱人在营房里度过了半个夜晚！露营的士兵们都看见了，丁格尔街上卖酒食的小贩也看见了我。关于我跑去找利哈德的事

儿圣蒲利基狄修道院的修女们都知道。列美基雅大姐也知道。因为这件事我还挨了她们一顿毒打呢。瞧，我肩膀上还有她们用鞭子抽的伤痕呢！”

她掀开衣领，把肩膀露出来。在白皙柔嫩的皮肤上清清楚楚有两条红印，是鞭子抽的。

“小姐，你不就是想让你为他挨打的那个人看看这些伤痕吗？”

勃兰根霍斯特夫人吓呆了。

艾蒂特继续说：

“假如我把这些事都说出来以后，那个不成器的坏蛋还要跟我结婚的话，那我就在大厅广众之下大声宣布：‘你们看看这个人多无耻！他明明知道我跟我的情人在兵营里过了一夜，他还要跟我结婚！’然后，我就在祭坛前狠狠打他的嘴巴，让他永远别再想欺骗上帝和好人！”

姑娘把一肚子话都说了出来，心里觉得特别痛快。她脸上每个地方都带着气愤，她一说话，一打手势，眼睛直冒火星。利哈德怀着赞佩的心情瞧着美丽的姑娘。

瞧，她多么勇敢！她这是非难自己，故意把耻辱加在自己的头上！利哈德心里明白，她这完全是胡诌！一点真的也没有，这全是她瞎编的。不错，艾蒂特是到他军营里去过一次，可是不是她一个人去的，是和利哈德的母亲一块去的，况且也不是为了谈情说爱，而是出于不得已，想去挽救利哈德。说真的，为了这个，她倒是真挨了一顿鞭子呢！把她单薄的身体打得真够受！除了为他而挨毒打的那个人，世界上

谁还有权利把艾蒂特这些伤疤吻平呢？

勃兰根霍斯特男爵夫人惊讶得甚至上气不接下气，她简直气得头昏脑胀，浑身发木。这些事儿实在太突然，她从来没听说过，根本没想到，她干脆也没法理解。男爵夫人听了这些话，就好象有什么无法计量的重东西压在了她的身上，使她喘不过气来，她那贵夫人的架子、神气和毅力完全自消自灭了。

她知道这个姑娘不好对付，艾蒂特比男爵夫人所有的养女都厉害。那些姑娘都是魔鬼，而艾蒂特却是大天使！

但是男爵夫人仍然企图挽回已经不可挽回的命运。现在她已经顾不得攻击利哈德，而是掉过头来开始攻击艾蒂特了。

“你这个倒楣的丫头！”她两手叉腰，瞪着眼睛大声吼道。“你怎么能这样不要脸！你这样放肆会害了你自己，你知道不知道？你别以为这个人只是属于你，他家里还有妻子呢。人家那是名正言顺，一品夫人，你要是去了，她会嘲笑你，会把你赶出来的！”

“您说我吗，太太？”利哈德吃惊地问。

“是啊！您在佩斯抚养一个孩子，您关心他，照看他，爱他，还给他治病，——这您敢否认吗？您经常打听他，惦念他。您敢不承认！”

勃兰根霍斯特夫人认为这一下会把利哈德的头打碎。她一定会取得胜利，就象胆小鬼利用巧计战胜敌人那样。

“太太，你想拿无罪的孩子这个问题来打搅我们正经的

争论吗？”利哈德和蔼地、但又很苦恼地问道。

“孩子嘛，是无罪的，可是他的父母有罪！”男爵夫人斩钉截铁地说，用手指着利哈德。

“既然谈到这儿，也好，太太，我不妨把这个苦命孩子的悲惨历史对您详细谈一谈。”他说。“有一次在战斗中我把一个英勇的敌人砍伤了，伤势很重，我这一刀就要了他的命。他临死时对我说，他有一个儿子，他找了他好久，可是始终没有下落。这个孩子是被母亲遗弃的。他嘱咐我给他找孩子。我对他有过誓言，我一定办到这件事，而且我要把他当我亲弟兄的孩子那样看待。我找了他很久，最后终于在一个最可怜、最悲惨的地方把他找到了。孩子的命真够苦的，还不如丧家犬。唉，要是他母亲看到孩子当时的生活条件和受的那份罪，那不知会怎么样呢！”

阿尔芬辛娜目不转睛地看着说话的人。

“我是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找到孩子的，当时孩子闭着眼睛，快要病死了。他赤条条地躺在一张肮脏的床上，盖着一件破衣裳。”

阿尔芬辛娜这时象发疟子似的浑身直哆嗦。

“我代替了他的亲父亲——鲍尔维茨·奥托，把可怜的孤儿带了出来。”

阿尔芬辛娜一头砸到沙发上，用垫子捂住脸。勃兰根霍斯特夫人吓得心惊胆战，急忙转过身去，扑向女儿，竭力用自己的身子遮挡着她。男爵夫人面色惨白，一对充满恐怖的眼睛盯着利哈德。

利哈德不变声调地继续说：

"证明孩子出身的一切证件都在我手里。出生证和他母亲的信都在我这儿。谁要愿意看，我马上就让他看。"

勃兰根霍斯特夫人从头到脚全身发抖，她好象扛着一件力不胜任的重物，压得她两个膝盖弯了下来。

"……不过，"利哈德高傲地扬了扬头，"我已经答应我死去的对手，我要做孩子的父亲，而且永远不对任何人宣布他母亲的名字。当时我是以贵族的身份说的这句话，现在我仍然把我看做是贵族，所以我不能向您说出这个名字。"

这时，勃兰根霍斯特夫人从胸中轻轻地舒出了一口气：刚才好象有人掐着她的脖子似的。

艾蒂特走到利哈德眼前，心直口快地说：

"不管是谁的孩子，你既然答应做他父亲，那我就是他母亲！"

她说着，就把头栽到利哈德的肩膀上，和他紧紧地拥抱着。

完全失败的男爵夫人把双手高高举到头上，用气得发抖的声音对利哈德诅咒说：

"那你就代替地狱的统治者——阎王和小鬼把她带走吧！"

这时，艾蒂特和利哈德感到无限幸福。

错误的喜剧[①]

真的，现在到哪儿去呢？

当利哈德下了马车挽着艾蒂特匆匆忙忙走到街上的时候，这个问题便向他提出了。

是的，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现在往哪儿去呢？

"在这里，你我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亲戚，在我们结婚以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不知道把你送到哪里去。而且，我又不能离开维也纳。"

"那么你把我领到你那儿去吧，"姑娘说。"过去，我不是跟你也在军营里呆过吗？白天我们在一块儿，晚上我们分开。"

"那恐怕得用瑟夫·阿里—穆鲁克王子的宝剑把我们俩隔开。"

《一千零一夜》里的史罕得拉才所讲的故事中的这位主人公，领着未婚妻乘着木筏回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用出鞘的宝剑把自己同未婚妻隔开。

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无非是演戏，戏台上出现一对恋人，他们互相祝福，有时也互相诅咒，两个年轻人一见面拥抱

---

① 原文是英文。这本来是莎士比亚一个喜剧的剧名。

一下，拉拉手，也就算完事。

生活，没有神甫也是照样过。

悲剧过后，第三幕出现了喜剧——错误的喜剧。

对这对未婚夫妇、对未婚夫和未婚妻的“现在到哪儿去?”这个问题，似乎得出这样一个最简单的答案：“直接去找神甫。”这个答案说说倒是容易，可是真要直接去找神甫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在“匈牙利王”旅馆里租了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紧挨着，艾蒂特住一间，利哈德住一间。后来过了些日子，他们通过“一板之隔”的门谈情说爱，互称亲爱的、唯一的好友，互送着热情的飞吻。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中间确实放着一把瑟夫·阿里一穆鲁克的宝剑。

结婚仪式中的许多手续是要提前办理的。

首先维也纳神甫要在教堂里把想要结婚的新郎和新娘的名字公布三次。公布的时间不是在平日，也不是连续三天，而一定是在礼拜日。只有作礼拜的那一天才能公布。

然后由贵族山的神甫作证明，他也得把证明材料公布三次。

此外，贵族山的神甫还得出个证明，允许他的教徒在维也纳结婚，原因是：一则，未婚妻住在维也纳，二则，当局不准许新郎离开那儿。

但是贵族山没有本堂神甫：先前那个已经死了，所以只好由圣歌领唱者来代替他。可是圣歌领唱者必须得到副本堂的准许，他开的证明才能有效。所以还得去找副本堂。

可是万一副本堂认为维也纳主教没有指示他，没有授他全权，即使他同意也是毫无用处，只是违犯教规，那怎么办呢？

结果，利哈德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结婚仪式是上帝确定的，而结婚的这些手续，无疑是魔鬼规定的！……

同时，麻烦事还不只限于此。

教规还得过问，父母或监护人对他们的结婚是怎样看法。应该说，这个问题可能有许多麻烦。其实，天主教徒结婚，监护人是否同意并无多大意义，因为监护人或父母并不一定要姑娘出嫁。基督教徒则必须打发姑娘出嫁，所以就需要征得他们同意。

因此就得恳求神甫作证，出公告，开证明书和其他种种文件。

可是话又说回来，难道这些文件就能把两个人的心连在一起吗？

真是笑话！

这就难免要引起一场没头没脑的争论。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如果男方信上帝，在钟楼尖上带有十字架的教堂里作祈祷，而女方却在房顶带有星星的教堂里作祈祷，那么神甫有没有权利允许他们进天主教堂给他们举行婚礼呢？维也纳神甫的答复是不允许，可是公民法典却认为可以。

维也纳神甫也可以给他们举行婚礼，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新郎必须放弃自己一切法定的权力，他的子女必须随着新娘的信仰，不论生多少孩子，都得随着母亲信

天主教。

这样一来，新郎大发雷霆，他决定马上去找拉比，同新娘一块去信犹太教。

当时犹太教牧师对利哈德说：

“好吧，你们既然跑到我这儿来了，那我就给你们举行婚礼。遗憾的是，我不能给你们祝福。”

他在房间里随便找个地方，嘴里还叼着烟斗，嘟嘟囔囔念了一遍老一套的经文。

“好吧，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夫妇了。可以走了。”

早就这么办多好，何必找那些麻烦？！

利哈德获释以后，立即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告知她一切情况。他在信中满有意思地讲述了生死关头那一天的事情：早晨，他被判了死刑，晚上，他同未婚妻见了面，而在中间这段时间里，他被赦免和革除教门。

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回信，因为那时所有的信都得经过检查机关详细检查。

信写得很简单：家里人听说他被释放都很高兴，同时对他结婚也表示赞许，并且通知他，说最近管家要到维也纳去，关于其他情况管家将和他面谈。

利哈德焦急地等待着管家到来。

使利哈德最愉快的是，管家把妻子也带来了，而且管家说，他打算让他妻子陪着艾蒂特小姐在一起住，一直陪到结婚那天。他们甚至老早就给可怜的姑娘穿上了结婚的服

装。当然，还在佩斯的时候，管家就给新娘买好了穿戴，这也真巧，因为艾蒂特离开勃兰根霍斯特家的时候，她什么东西也没带出来。后来，这个忠实的老管家把家里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转告了利哈德，把艾登和耶诺两个名字弄错的事也说了。利哈德这才明白那一绺淡黄鬈发是怎么回事。年轻的弟弟真可惜！在耶诺活着的时候，利哈德也没有象珍爱这几根头发这样珍爱过他。"他替大哥牺牲了！"

管家还告诉他家里的一些事。本来巴拉德莱夫人想亲自到维也纳来参加利哈德的婚礼，但是申请出国护照很困难，她现在是被软禁在贵族山，不准她出境，即使她到邻村去，也得当局给开证明。嫂子也想来，可是孩子又病了，也离不开。至于艾登，他有很多原因不能到维也纳来。万般无奈，只好由管家夫妇给他们做男女傧相。

尽管这样，利哈德也还是高兴得很。

管家还说，当局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说真的，这的确不合理：他只有权没收两个儿子的财产，第三份还是不应该没收的。但是谁又敢跟政府去讲这个理，当局把没收的全部财物都归了国库，而国库只是给他们一点养家费，按月发给，还得要收据。这样一来，为了适应环境，少爷的生活也只好节俭些。

利哈德认为这也没什么。好在政府还留下了他一条命，所以尽管没收了他的财产，他也没有怨言。这一切都是神的意志……他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人家就是这样教他的。

更可喜的是，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人。

您应该知道，结婚的这一对是罪人呀。青年人最初受父母或监护人警察式的严格监督。后来，又把他们抓起来，捆绑、折磨、审讯，最后还让他们结婚。可是结果，教会还得宣判他们死刑，让他们做天堂里的忠实奴仆。

不管怎样，这一切苦难总算过去了，利哈德觉得好象真到了天堂。

打开他们痛苦谜底的钥匙

虽然利哈德到了天堂，但是他知道总有一天要回到人间，于是他开始把人间的事情告诉年轻的妻子。

“亲爱的，你知道不知道我和你都是穷人？”

但是艾蒂特觉得他这句话很可笑。

“既然我有你，你有我，那又怎能说穷呢！”

“当然，人是宝贵的！只可惜不能生息。我们得缩减开支。你知道我们每个月有多少收入吗？一百福林，——这就是我能从母亲那里收到的总数。现在她也在过穷日子。”

“我真不知道，这么多钱怎么用呢！依我看，这钱数还不少呢！”

“我还得向你说明一件事：就是这么一点钱，我们还不能全用。在这城里，我还有一些早日欠的信用债。老实说，数目并不多，——都是我欠那些诚实的工人和商贩的。在从前有钱的时候，这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现在却成了我

们沉重的负担。我不能让穷人受损失，我打算还清这笔债，因此，从我们每月的生活费里还要拿出去一半。”

“没关系，那我也会让你生活得很好，五十福林满够。我每天可以给你做两个菜。你瞧吧，我是最好的厨师！我们只雇一个临时的女仆给洗洗碗盆。这样，我们勉勉强强也就凑合了。”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我要赶紧在铁路上或别的机关找个事做，多多少少还能挣几个钱。”

“得了吧！你什么也不懂！我看，让我们再节省一点吧，我给你做一个菜！女仆也不用了，我自己洗碗。可是你得在家里陪着我。不准你找任何工作做！”

利哈德热情地吻了吻妻子，把五十福林交给了她，让她拿这点钱先试着过。

年轻的女主人拿起纸和铅笔，计算了一下全月所需食物的钱数，算完以后，发现她每月还可以剩十五福林，用这个钱可以付房租和买其他东西。

“那太好了！但是我总得找个工作做。要知道，现在我们是两口人，用不多少时候，一定要有第三者出现。”

“去你的！你净开玩笑……”

“你多余害羞，告诉你，现在我们就已经三口人了。我一定要把鲍尔维茨·奥托的儿子接到家来。”

“你说的对。那你就找工作吧。我也可以做点针线活儿。”

“那不行，我不允许。我不能让我的妻子当裁缝。还是

我多劳累些吧。”

“不成，我非做不可！怎么能让你起早贪黑在外边劳累呢！还是咱俩都工作吧。”

于是小两口，象分享幸福一样，把生活的担子分担了。

为了找工作，利哈德费了好几个钟头的唇舌才算说服了妻子，得到了她的准许。艾蒂特总算答应了她，但是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午后一点钟，他一定得回家：她等着他一块吃午饭。

她做饭只用一个小锅，房间里的那个瑞典炉也就是炊炉。艾蒂特用小锅先烧汤，烧好了以后把汤倒在盆里，放在火旁边，以免汤冷了，然后她往肉里放调味汁。她把盛满调味汁的杯子也放在旁边。这时她开始往汤里下面疙瘩。

她做面汤的手艺真不错——既简单，又有滋有味。到了一点钟，利哈德回来，他发现午饭做得真好吃，就狼吞虎咽全吃光了。

“连皇上恐怕也没吃过这样的好东西！”

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对帝王失敬的讽刺话。它常常被用来夸奖美女做饭手巧。

女人听到这样的夸奖是多么高兴啊！用果皮擦得干干净净的盘子就是厨娘的桂冠。

“难道就没有比这再好吃的午饭了吗？听你这一说，我这顿饭可以使许多大皇帝满意喽！”

“说真的，过去我当官的时候每天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特别是巴尔先生给我做饭的那个时候，虽然他手艺那

么高，可我倒没吃出什么滋味来。”

利哈德完全有资格吃这么好的午饭。他找到了职业，是在一家机器制造厂里工作，月薪五十福林，这在他来说已经不少了。

俄国皇帝彼得一世在外国也当过雇工，他拿自己挣的钱给妻子叶卡捷琳娜买了一点点干酪，当时，他非常骄傲地说：

“你看，就是我不当皇上也能养活你！”

利哈德到各处去周旋。同时也到博尔泽兰大街索洛蒙古玩商那里去了，要求这位好心人帮助他整理一下债务问题：因为利哈德的那些债主都与古董商有关系，他可以和他们商量商量。说实在的，利哈德的债务不算少，算起来足有几千福林，如果有古董商从中帮忙，也许债主们会同意分期交还，一直到还清为止，分文不欠。

老索洛蒙答应在一点到两点之间去找利哈德，因为这个时候他的铺子往往已经上门了。

老头来得很准时。一点半的时候就听门口那儿有他沙沙的脚步声。

他们刚吃完午饭，艾蒂特正在洗碗盆。窗户都敞开着，只有这么一个房间，同时还兼做厨房，通通风，透透新鲜空气实有必要。

“啊哈，您，我的美人！”老古董商连连鞠躬，频频问候。“请您允许我吻您美丽的手。我非常喜欢吻这样勤劳的手，比吻那些只拿鹅翎扇的娇气的手要好得多。噢，你们在这

儿生活得很不坏呀！屋子是窄了一些，可你们夫妻却是甜甜蜜蜜的。所以，这种幽居也不会使你们感到憋闷，至少在你们夫妻中间是不存在什么秘密的！住处小，有它的好处，免得有朋友常来打搅。其次，常言说得好：宁受挤，不受气！虽然生活不大方便，可是精神痛快。上帝会赐给你们幸福的……对，中校先生……恕我对您这样称呼，对我来说，您仍然是中校先生，好在，这里没有外人，也没人听见。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那我们就谈谈您让我来帮忙的事情吧。来，让我们先计算一下债款的数目。要是家里只有一把椅子，我站一会儿也行。"

又找来一把椅子。这把椅子是被他们用来当做柜橱的。说起来，小两口有一把椅子也足够用：利哈德坐在椅子上，艾蒂特就坐在他的膝盖上！说真的，这种新发明倒值得效仿！

"中校先生，那我们就开始吧。你们夫妻既然这般相亲相爱，我相信，我们谈债务事儿也不会惹女主人心烦。"

古董商从口袋里拿出用纸卷着的一根粉笔。

"麻烦您，您先说一说您都欠哪些人的债。"

债务事儿，利哈德记得特别清楚。他记起所有的债主，连分文的债务他都想得起来。索洛蒙用粉笔把数目字一项接一项地写在桌面上。

"这个钱数相当可观啊，"索洛蒙说，他微皱眉头，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这个数目可很大呀！嘿嘿……"

他拿出一个黑烟盒，捏了一点鼻烟末闻了闻，然后把烟

盒递给艾蒂特。艾蒂特当即道谢，表示拒绝。她没有闻鼻烟的习惯。

“没关系，您可以练习练习，丈夫常不在家，闻闻鼻烟也可以消愁解闷。不错的女人差不多都有闻鼻烟的习惯，证明她们对丈夫忠实。这您将来得练习练习……中校先生也得练习闻鼻烟……我看，这些债都是您小时候欠下的。”

“小时候欠的债也得还啊，我向来是要名誉的！”

“噢，这个理由倒是很重要，应该重视名誉。不过，据说我小时候是不怎么重视名誉的！夫人，您看您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不瞒您说，小时候他可爱花钱啦！瞧，现在他倒把名誉看得比两千福林还重要！您不要爱他了！”

艾蒂特只是格格地笑，没有回答，接着，她吻了吻利哈德。

“好吧，我们还是言归正传，中校先生。这里倒还有一个很普通的，也可以说，是很普遍的习惯。那就是欠债人要和债主进行‘交易’。根据债款的总数折扣一下也就算了。跟他们商量一下，他们一定会同意，同时也一定会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这笔钱早已没有影儿了，根本也不打算再要，现在能得到一部分，这也是他们的意外之财呀。我看，你们这完全是公平‘交易’。”

“我不能这么办。只能一对一，不打折扣。人家借给我多少，我就应该还多少。这些穷人都很信任我，都认为我有人格，我是不能揩他们油的。凭我的人格，还债也不能打折

扣呀！我宁肯受穷。”

“您这个人可真死心眼！可是您也得想想呀，您有家，您的想法应该更实际一些……好，那就这么办，刚才的话，您就算我没说。不过，您可别以为现在您还是挎着军刀哗啦哗啦响的那个时候啊！那么，请您说一说，这些债款您打算怎么还吧？钱从哪儿出？”

老索洛蒙用粉笔在桌上画两个栏。在左边他写上“支出”两个字，右边写上“收入”两个字。

“第一项，我从母亲那里每月可以收到一百福林，抽出一半来还债。”

“抽出一半？太太同意吗？”

“我同意！”艾蒂特忙着回答说。

于是索洛蒙把指出的数目写入“收入”栏。

“第二项，我在机器制造厂里工作，他们每个月将给我五十福林。其中，也可以拿出半数还债，另一半留给我妻子买衣服穿。”

“我要这些钱干吗？”艾蒂特连忙插嘴说。“我们的好妈妈给了我很多衣服，简直一辈子都穿不完。你把这些钱全还债吧。”

她顽固地坚持己见，直到索洛蒙把这五十福林如数写进“收入”栏，才算完事。

这时老古董商把袖子卷到胳膊弯，象是要做什么要紧事似的，说道：

“我们还得写上一笔利杰娃丽·艾蒂特小姐的嫁妆钱。

三十万福林银子。”

三十万福林——这个数目太可观了。

小两口惊讶地盯着他，一点摸不着头脑。

这当儿老头从坐位上站起来，拉着两个年轻人的手。

“太太！还有您，先生！我祝你们幸福，愿你们相敬如宾！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们。现在你们总该知道你们至今所遭受的灾难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请你们挨着我坐下。你们还应该象往常那样坐在一个椅子上。我喜欢看你们夫妻相亲相爱。”

“你们所遭受的灾难并不是偶然的。”老索洛蒙继续说。“说起来，这也是钱财问题，那是一笔巨款啊！你们不要认为，谁喜欢攒钱谁就是坏人，因为攒钱可以从中取利。很多人和你们的看法是相同的。但是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每个人都是生财有道。现在我要详细对你们谈谈，请你们容我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太太，您从前有一个叔叔名叫勃兰根霍斯特·阿里弗列德，老头喜欢过单身生活，很有钱。人很古怪，也很傲气。我非常了解他，他开过银行，我给他管钱和料理家务。他老人家在活着的时候就已写好了遗嘱，在遗嘱上他明确地写着，把他的全部财产，维也纳公馆和全部现款分给他的侄女、勃兰根霍斯特夫人和她的女儿。但是男爵活得倒很久，有钱人往往是高寿的。在这期间阿尔芬辛娜小姐搞出一些桃色的事情，甚至有伤大雅；因此，也常常闹家庭纠纷，用律师的话来说：简直达到‘起诉’的程度。阿尔芬辛娜常常出事，闹得很不象话。可是老两

口对这些事向来很慎重，家丑不可外扬！一则，因为他们是老年人，非常守旧，再则，因为他们是贵族，怕丢名誉。气得阿里弗列德没有办法，就重新写了一份遗嘱。他收了一个孤儿，是远族弟兄的女儿，那就是您艾蒂特小姐，他把您交给勃兰根霍斯特家人来抚养。新的遗嘱上是这样说的：

> 如果勃兰根霍斯特·阿尔芬辛娜能改邪归正、正式结婚的话，看在她笃信上帝的份上，大家可以不记她往日的不良行为，把全部现款分给她一半。把另一半分给利杰娃丽·艾蒂特，等她出嫁的时候可以带走，她一定会嫁个好人。如果是艾蒂特先结婚，那就把全部现款都给她。她要是永不结婚，到修道院去，或者做出什么不可原谅的败坏道德的行为，那就把这笔钱给圣蒲利基狄修道院的修女们使用，勃兰根霍斯特母女只用利息就够生活了。

“关于这个遗嘱，除了我而外，谁也不知道，因为他授给我全权完成这件事。不巧的是，这个遗嘱是男爵私人秘书给代写的，他把这个秘密泄露给勃兰根霍斯特母女，所以她们全知道了。现在你们可以回顾一下，从头到尾，从你们的相遇到艾蒂特小姐被赶出家门，把你们所遭遇的不幸事件周密地想一想，你们自然就全清楚了。你们回想一下，她们是怎样把你们俩锁在一个空房间里的。她们是怎样一心要加害那个想娶艾蒂特小姐为妻的巴拉德莱·利哈德的。她们处心积虑地折磨艾蒂特，硬逼着她去戴修女的面纱。她们想尽办法陷害艾蒂特小姐住的那个修道院里的修女。她们唆使刽子手磨快了斧子来对付艾蒂特的未婚夫。她们为什么

要采取这些毒辣手段呢？一句话，是为了钱！魔鬼也是见钱眼开呀！……这一切我都看透了，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心明眼亮，观察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噢，尽管我们是普通人，是凡夫俗子，但我们却有着灵敏的嗅觉。我们的眼睛可以看穿一切，我们看见了高楼大厦，也看穿了人们的心。我们甚至也看清了有钱人的腰包！是的，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人的血管，人的神经都是为钱服务的。我说了这么一堆心里话，无非是让你们懂得什么是人道。人，不都是坏的，他们并不是存心作恶。人们都说，魔王心狠；我说不，他无非是贪心不足。你们不要以为他净为自己谋利，他也没做什么坏事，只不过高枕无忧地躺在魔王宫里纳清福，游手好闲，享受享受罢了。他最坏的行为就是好为自己打算。他剥夺了我们祖先的劳动果实，他的脑子里盘算的是：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那他得的利益就很少，只好受穷。要是有千千万万的人，他当然要得到一些利益的。所以我对魔王的看法始终和别人不一样，我认为他也有权利活着：*你活着，也应该让别人活着*[①]。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让他享受他的利益吧！他的房屋是宽敞的，丰衣足食，他的财产已经不少了！……勃兰根霍斯特母女的住宅是在市中心，是非常漂亮的公馆。不过，看情形，用不上十年，她们也就会把全部家产荡尽了。可是话得说回来，天呐，这个时候谁还顾得到将来！喜欢寻花问柳和养活舞女的人都很关心阿尔芬辛娜。但是我不羡慕她

---

① 原文是德文。

那种幸福。我们对自己现有的东西感到很满足；我们心里的东西甚至一个大厅也盛不下！……中校先生和中校夫人，怎么样？你们对现有的生活条件满意吗？”

二十年后

我们的故事快要结束了。只是需要做一下总结，谈一谈谁死了，谁还活着。

巴拉德莱·利哈德象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教养鲍尔维茨·奥托的儿子。

小卡尔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老实说，就是有点任性和执拗，但是这些特性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慢慢改正过来，使它向必要的方向发展。

“我象他这么大的时候也很任性，特别淘气。”利哈德常常这样替他辩护。

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尔也有了弟弟和妹妹，但是在利哈德家里从来没有人区分谁是亲生的孩子，谁是养子。

卡尔时常闹病；他小时候受那三年罪把身体折磨得很长时期没有复元，艾蒂特通宵坐在床跟前照看他。卡尔很爱养父和养母。

可是到他满十二岁的时候，他的行为意外地突然变坏了。

他不愿再念书了，时常逃学，使教师很伤脑筋，他对同

学的态度也非常恶劣，在家里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弄坏，大人说什么他也不听。

利哈德认为，这是少年时期的一般现象，每个孩子一到这个年龄都非常顽皮。这就是所谓出牙时期，非常厉害。不管怎样，反正你不能只因为他整天淘气、特别顽皮，就把他从小窗户扔出去！

当然没有人把卡尔从窗户扔出去，可他却自己跑出去了，并且他把手头上的一些金银饰物也都拿走了，留着零花。

利哈德四下寻找，结果在一个洞穴里找到了他。他的金银饰物也没了，身上穿的衣服也不见了。他只是披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象是破麻袋。小卡尔想，准是有人把他那件好衣服偷去了。

利哈德把他领回家来，温和地、耐心地劝他，甚至都没用手指碰他一下，也没有申斥他。只是把他穿的那件破衣服锁在柜子里。每当小卡尔又要重演前次那种恶作剧的时候，利哈德就把破衣服拿出来让他看，同时教育他说：

"看，这都是你胡闹的结果！"

大约有一年，孩子表现得很好，不过，看起来这只是表面的温和，心里还是在搞鬼。他显然是装模作样，一旦有机会他还是要跑出去。

有一天利哈德因事出远门了，卡尔又不见了。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拿，只见装他那件破衣服的柜子锁眼上插着一把破钥匙。男孩显然是打算开柜子，可是钥匙不合适，拧坏了，

钥齿塞进锁孔里没有拿出来。

也怪，他要拿这件破衣服干什么呢？他为什么偏要象小偷似的穿这件破衣服呢？衣服破的那个样子还能穿吗？

只是在这次逃跑以后，利哈德才仔细看了看他放在柜子里的那件破衣服。他周密地检查一番，发现衣服里儿里有一封信：

> 你的养父杀害和抢劫了你的亲父亲，现在他所以抚养你，只是因为他受到良心谴责。你父亲是个高级军官，当过上校。他的名字叫鲍尔维茨·奥托。你的母亲是维也纳的一位贵夫人。你本来是真正的贵族，不应该吻杀害你父亲的凶手的手。

利哈德一下子就猜到了这封信是谁写的。世界上只有那么一个人想通过鲍尔维茨·奥托的儿子恶毒地向他复仇。正是这封信破坏了卡尔心灵的平静。

利哈德又出去寻找，希望把孩子接回来，开导开导他，向他说明在这个秘密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他寻找了很久，最后才知道孩子跑到他母亲那儿去了。

他怎么到她那儿去的呢？谚语说得好：三个人知道的秘密就不是秘密了。鲍尔维茨·卡尔所以能够找到他母亲，也就是这个道理。

勃兰根霍斯特母女很高兴地接待了他，但他并没有在她们那儿呆多久。母亲所持的态度尽可能从自己的心愿出发，所以决定把儿子送到军舰上去当见习水手。过了一年，利哈德接到他一封信，卡尔发了一阵牢骚，感到非常后悔。

他详细地叙述了他现在的境遇如何不佳，还不如利哈德家里的仆人，他和仆人相比也有天壤之别。人们都挖苦他，谁愿意打他，谁就打他一顿。而且，他连饭都吃不饱。卡尔满口埋怨母亲不该把他送到舰上去。十五岁的孩子对这个社交界的女人已经认识得很清楚，知道她心狠，那么宽敞而豪华的住宅连她儿子住的地方都没有。没有人心的阿尔芬辛娜把自己的亲儿子都赶出了家门。她有意蒙骗大家，仿佛她已丧失了理智，她快要发疯了！象这样的母亲怎么能和儿子生活在一起呢？她说得天花乱坠来迷惑孩子的头脑，说把他送去当海军少尉，又能多拿薪水，实际上，他只是当个见习水手，当普通水兵。他在信中恳求利哈德把他从地狱里救出来，把他从军舰上赎回来。并且他诚恳地答应，这次再回来一定要当个最孝顺的儿子，愿为利哈德忠实效劳。

怪不得常言说："你到海上，才能学会祈祷！"

利哈德马上去找卡尔，把他从舰上赎了回来，可是这次没有把他带回家。他把他安置在一个很有名的膳宿学校里，替他缴了很大一笔食宿费。

但是，果然不出所料，卡尔三心二意地总是换学校，在哪儿他也没有呆过半年以上。利哈德经过再三斟酌，决定把卡尔再领到家来，尽一切力量，使他成为有用的人。

从这一天起，利哈德经常和他在一起，让卡尔住在他的房间里，出门时带着他，时时刻刻注意他的言行，设法启发他，开阔他的眼界，希望他长志气。

真是忘恩负义！利哈德的一片心血，换来的是养子把他当做不共戴天的仇人告发了，说他是造反的罪魁。

偏巧这个时候，对于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们来说，是最危险的时刻。于是当局对利哈德和另外几个人进行了追究。把他逮捕了，进行了一年半的各种刑讯。后来终于把他放了，同时警告他要在人事关系上特别多加小心，和人们来往要考虑到当局的政策：因为时局是不安定的呀！

从此以后，利哈德不再管教养子了，他只恨卡尔血管里流的是"母亲的血"。

利哈德白白绞尽脑汁为养子的前途着想了，卡尔也总算摆脱了他的关怀：当时正赶上招义勇军，自愿参加，谁去他们都收，于是卡尔就当义勇军去了。

不久，卡尔从义勇军团给利哈德又写来一封后悔的信，说那儿的生活他不可心。这一次利哈德不找他去了。只是把赎金寄给他：谁要缴这个钱，谁就能免去保卫祖国的义务，这是国家的规定。后来利哈德尽可能给卡尔找机会，让他为自己选择一条光荣的人生道路，并且答应说，不论卡尔做什么事情，他都大力支持。

青年果然飞黄腾达了，竟做了官员！他当上了财政机关的监察员。现在他已经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利哈德从自己那方面尽量帮助他，使他官运亨通；利用"立宪时代"有力的社会关系，使养子的官级慢慢升上去。终于达到了目的。鲍尔维茨·卡尔当上了政府官员，看来，这回他算是安定了。

老实说，自从他做事以来在钱财上也总是不断地出毛病，可是还没等发展到打官司的程度，养父就给他打了圆场。

养父一直这样关照他，直到他完全成年。

一天早晨，他正在财务科的大厅里和同事们热心计算财务数字，科长进来了。

“喂，”他招呼卡尔，“前厅里有一个女人等你。”

“年轻吗？”

“不知道。这事儿你内行，你看看去就知道了。”

“文雅吗？”

“三等吧①！”

卡尔去见等他的那位女客。

这个女人已经不怎么年轻了。她穿得很朴素，但力求文雅。

女人一见卡尔，突然搂住他的脖子哭起来了。

“好了，好了，太太别哭了。我希望你找的不是我。”

“您是鲍尔维茨·卡尔吗？”

“是我。”

“我的儿子！”

“你怎么啦，太太！当我有幸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您并没有这样萎靡不振呀！您找我有什么事？”

“唉，我很不幸。”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您的幸福哪儿去了呢？”

“我变成了穷人。”

“不论什么好生意，也总得有人会管理。连所得税都不抽了！您的公馆哪儿去了？”

“让那些坏人抢去了。那些债主。”

“那些坏家伙！当初就不该认识他们。在你没把我送到海上去的时候，虽然是那么几天，可是我就在你家里看见那么多人，什么伯爵呀，男爵呀。哎，说真的，难道债主敢惹他们吗？”

“唉，人一穷了，谁还想理睬你。”

“是啊，人活一辈子，总是到年老的时候才聪明。”

“现在我想磕头都找不见大门。我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

“已经晚了！你现在对我怎么亲热，我也难以使你完全幸福。”

“我的儿子！我的好儿子！”

“在你有钱的时候，在你生意好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到叫我一声：‘我的儿子！我的好儿子！’我老实告诉你，我的生活也是勉强维持，我连一文钱也不能给你。就是你去乞讨，原则上① 我也丝毫不反对，但是你休想来纠缠我！——这我预先警告你！”

“你不要跟我说这么狠心的话，要知道，我毕竟是你的

① 原文是拉丁文。

母亲。”

“不管怎样，我还不能象你对待你自己母亲那样来对待你，你竟把她关到疯人院里！我还没有这么狠心。”

“卡尔，我的儿子！我愿意给你当老妈子，给你做饭、洗衣服和收拾屋子！只要你收留我就行。”

“嗬！这我倒还没想过！算了吧，这些人要是知道你是我的母亲，那这儿谁还看得起我！你知道，你在这个国家里的名誉有多么臭吗？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你干的坏事。最后弄得连奥地利当局也恨你。当你找不到诽谤的借口时，你就另想主意搞阴谋，再不就捏造假材料告密，陷害人。所以现在人们才把你赶得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现在人们都嘲笑你，都痛恨你，所以你才到我这儿来，希望我能养活你！不行，我不能找这个累赘。如果有人知道我在这儿接待的是什么人，那我就完了。即使我给你一文钱，人家也会认为我这是浪费，再说，我挣的钱也老追不上物价，手头并不富裕。因此我说：你还是找比较有钱的儿子去吧。”

这时前厅里的老听差听见这样无情的话语，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

“唉，先生！无论如何您不能跟母亲这样谈话嘛！”

鲍尔维茨·卡尔怯生生地斜睨了老头一眼。他是个胆小的人，不敢碰任何一个真正的男人，不论那男人是谁。

“好，好。当外人面我们这样谈话的确不合适。下午两点你到我家里去，我们再详细谈。给你，这是我的住址。”

于是，他把自己的名片塞给母亲，匆忙回办公室了。

“谁来找你？”同事们问。

“你们可以想象，母亲呗！”

“你打算把她怎办呢？”

“给她找个当女仆的地方。”

又一会儿，科长又来到办公室。

“我说，鲍尔维茨，你今儿个真走运啊！你的养父来找你。”

“他为什么没进来？”

“他不愿打搅你的工作。”

“他带什么来了吗？”

“带钱来了。”

“很多吗？”

“不少。”

“他能有多少钱！到底有多少呢？”

“差不多有五千福林。在我这儿，你拿去吧！”

卡尔很纳闷，伸手把封筒接了过来。里面放着钱，还有一张写着几行字的纸条：

> 鲍尔维茨·卡尔！您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我做保护人的责任到此结束。您父亲临死的时候把他所有的现款都交给了我。至于总数有多少，您看看您父亲写的收据就知道了。您父亲让我把您抚养成人再把这钱交给您。我收到钱以后就把它存在银行里生息。现在我全数转交给您。希望您能用在正道上。
>
> 巴拉德莱·利哈德

“嗬，真走运！”卡尔高声嚷道。“我的老子死了！朋友们，

今天我们到弗龙涅尔饭馆去吃饭，我请客。喝点好香槟，吃点鲜牡蛎。三点钟，大家准到场。所有的人我都请。”

“也请您母亲吗？”老听差小声对他说。

“当然！”

卡尔把写满数字的簿记啪地一声合上，抓起帽子跑出了办公室。谁也没有阻拦他。

但是鲍尔维茨·卡尔根本不想请同事和母亲去喝香槟酒和吃牡蛎。他急忙回家，把衣物装在皮箱里，然后到火车站去了。这时正赶上开往特利耶斯特的火车进站了。卡尔连想也没想，甚至连头也没回，登上火车就走了。

可是穿着旧衣服的那个女人在两点钟准时来到卡尔家找儿子，她发现房间锁着。房东把卡尔留给她的名片交给了她。上面是这样写的：

太太！

我到美国去了。希望您不要到那儿去找我！

阿吉耶

就是这么一张名片，连个信封也没用。

不幸的女人看过之后，立刻倒在门口的地上。她的身心已经衰竭，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这个不幸的女人最后在“匈牙利爱国者”成立的公共收容所找到了安身之处。几个饱尝辛酸的沦落的女人很愿意减轻别人的痛苦聊以自慰。

鲍尔维茨·卡尔的母亲终于落到了这个慈善机关。

人们把她抬到这里时，她昏迷不省，她清醒过来以后浑身直哆嗦。这时，正好来了几位夫人——她们是这个慈善机关的董事——在医生的陪同下巡视收容所的住房。

医生对她们说，又来了一个病人，她的病很重，是慢性病，还可以拖延几年，可是公费病房里已经没有她的床位了。不知道以后把她怎么办。看来，只好把她送到市立病院去。

在这几位慈善的夫人中间有一位显得特别豪放和骄傲。她的脸有些暗淡和苍白，但仍然很美，要不是她的眉毛、睫毛和头发夹杂着几根银丝，也许还会认为她很年轻呢。然而她的眼睛现在依然炯炯有神，不住地在闪耀着心地善良的光辉。她已经六十岁了，可还是那么美。

一看这位高傲的夫人走到眼前，女病人忽地脸红了，她的双颊上泛起了红晕。她认识巴拉德莱夫人。

“这个病人叫什么名字？”慈善的夫人向医生问道。

医生低声说出她的名字。巴拉德莱夫人奇怪地细看了看病人，然后怀疑地摇摇头，用法语说：

“这不可能。我认识那个女人，我对她非常熟悉。她长得非常漂亮。”

他们谈论的这个女病人懂得法语。她一听巴拉德莱夫人的话，脸色立刻变得苍白了。

可见她已经病到使人无法辨认的程度了！就是最残酷的刑罚也不会象这种厉害的病把她折磨成这个样子。

两鬓斑白的高个夫人走到她的床前，拉起她的手，用极温和的口吻问道：

“您病很久了吗？”

被问的女人没有回答，只是合上眼皮，好象要掩盖自己的灵魂，免得受别人灵魂的刺激。

“您放心吧，不要担心自己的命运。”

然后巴拉德莱夫人转向医生。

“医生！为了纪念今天这个日子，我在这里再添一张新病床，您要在各方面多照看这个可怜的病人，一切费用由我负担。”

至于巴拉德莱夫人为什么要把今天看作是最有意义的日子，医生心里明白。

“记得，就是在今天，我把我儿子耶诺的骨灰从科列别什公墓移到家里的坟园。”巴拉德莱夫人说，她的声音温和、平静、打动人心。

“耶诺？”医生奇怪地反问。“那么，死的那个不是艾登？”

“这是命中注定，他们把名字弄错了，耶诺替艾登死了。他是我最爱的儿子，他为了让哥哥一家团聚，自己牺牲了！”

虽然谈到儿子的死，可是她没有流泪。现在这种痛苦变成了她的骄傲。

“他只留下一把骨灰和衬衣上的几个白金钮扣，正是这几个钮扣证明那确实是他的骨灰。这里还有三粒子弹。”

巴拉德莱夫人拿出一粒让他们看。她用一个黑色项链

把它戴在胸前。这时她那张高傲的脸亮了起来。她还是没哭。

然而躺在病床上的那个女人听到这些话仿佛做了一场恶梦，感到非常痛苦。就是说，哪怕让死神把她带到阴间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的希望都没有了。无限慈悲的神也无法帮她的忙了。因为，即或神宽恕她的罪过，她自己也永远不会原谅她的所作所为！

头发斑白的夫人继续巡视病房。现在躺在床上的那个女病人只有永远同她心灵中不死的幽灵面面相觑了。

尾　声

那个伟大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不少时候了。二十年是一个世纪的五分之一，是一个完整的青春！

新生的嫩芽！你是明媚的春天，你是人类美妙的青春！每逢见到你，总使我感到有一种东西，我们和这种东西难以相安，它不愿意相信，我们已经衰老了。

布达要塞的花园里已经是芳草鲜美，吐绿泛青。这嫩草被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在新绿的草地上，一个小脸笑眯眯的孩子在同一只小白羊玩耍。他一心要把用蓝野花和白野花编成的花圈套在小白羊的脖颈上。

神，是善良的……他慷慨好施：给用鲜血灌溉的土地一片芳草，给这碧绿的草地一只小白羊，他又给小白羊一个天

真的小孩，——让他跟它一块玩。而他送给多灾多难的匈牙利民族的礼品，则是治愈它深深创伤的有效香膏和对光明前途的希望。

约卡伊·莫尔*

〔苏联〕伊·黎普巴伊

约卡伊·莫尔(1821—1904)是匈牙利著名作家，他写了许多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在国内外拥有广大读者。约卡伊·莫尔走过漫长而复杂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作者是学法律的，小贵族出身，自一八四六年起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作品《工作日》从创作手法上看，很象法国作家欧仁·苏的作品。约卡伊·莫尔，正象他所崇拜的欧仁·苏和维克多·雨果一样，在写作上一味追求浪漫主义的美，他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是不平常的，也可以说是空前的。

青年作家正是在所谓“革命时期”(1825—1848)成长起来的，为了争取祖国的进步和民族独立，当时匈牙利中小贵族的广泛阶层都积极参加斗争，要建立议会制度。一八四六年，约卡伊·莫尔结识了裴多菲·山陀尔；他们一块编文学杂志《生活写真》，坚决捍卫裴多菲所领导的《青年匈牙利》作家的先进艺术原则，反对保守派作家那种墨守成规的反人民观点。作者同革命民主主义者裴多菲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对他政治观点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同时也给他

* 本文原为本书俄译本序言。

的创作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随着裴多菲，约卡伊·莫尔开始洞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性格和风俗习惯，他学会懂得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他很愿意创造普通人的生动形象(短篇小说《酒场主》、《松柯依·盖尔盖伊》；长篇小说中的许多偶然出现的形象)，而且有意识地坚持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普通的人民语言，反对贵族文学所谓沙龙式的“高尚文雅”。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四日，当头天晚上维也纳发生革命的消息传到佩斯的时候，约卡伊便兴高采烈地为这自由的曙光表示庆贺，三月十五日，他同他的朋友们一起登上民族博物馆的台阶向聚集在广场上的民众宣布，匈牙利的革命开始了。当时革命政论家裴多菲朗诵了热情洋溢的《民族之歌》，接着，约卡伊就宣读了著名的《十二条纲领》，这是革命者对奴役匈牙利的奥地利君主国提出的要求。

当然，约卡伊无条件地拥护他的伟大友人的彻底革命思想还为时不久。虽然裴多菲的人格对约卡伊一生始终保持着很大的吸引力，但是约卡伊性格懦弱，在信仰上也不十分坚定，失败和对革命的匈牙利的敌人联盟越来越猖獗的恐惧，使他发生了动摇。这时他认为革命领袖柯苏特过“左”，就越来越接近主张同奥地利和平协商的所谓和平党。

匈牙利革命失败后，约卡伊为了免遭迫害而躲避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很快他又投入了笔战，用笔名萨约发表他的著作。他的《侨民日记》(1850)、《革命的战斗》(1850)，在反革命实行恐怖政策，成千上万爱国志士在监狱中受尽折

磨、惨遭杀害，成千上万爱国志士为了免受迫害而在国内到处躲藏、飘泊四方、或向国外逃亡的严酷时代里，这些作品都起了很大作用。在这种环境里，约卡伊终于鼓起了勇气，他以浪漫主义情调歌颂了匈牙利人民伟大解放战争的英雄事迹。三年以后，即一八五三年，他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特兰西瓦尼亚的黄金时代》和《匈牙利境内的土耳其世界》，约卡伊在这些作品中描写了匈牙利历史较远的几个时期，并且始终是以匈牙利人反抗奴役者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主题的。

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匈牙利的政治形势开始稍有缓和。奥地利帝国的傀儡、巴哈的暴虐政府在把积极的爱国志士几乎全部杀害和驱逐以后，便在同奥地利"自愿联盟"的幌子下采取了团结各种力量的方针。统治集团为了实行这一点，对于在匈牙利建立的实质上等于占领的制度，作了某些放宽，以便使鼠目寸光和"思想可靠的"人们产生幻想，以为用"革命时代"的和平办法就可以取得"自由"。

甚至约卡伊也上了这种幻想的当。因为他一向主张团结社会各阶级为全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为此，他向匈牙利贵族提出了号召（例如《匈牙利贵族史》、《卡尔帕提·佐尔坦》，1854），同时他还写了一个关于十六世纪匈牙利农民战争领袖多热·迪约尔吉① 的悲剧，以及长篇小说《可怜的富贵人》，其中他多多少少也揭露了匈牙利贵族的丑恶。

① 多热·迪约尔吉是十六世纪初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国民军总司令。

作家的这种错误立场，使他离人民的真正利益越来越远，他在长篇小说《新地主》（1863）中还准备把同殖民者奥地利结成联盟描写成理想的事物。当然，一个参加过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进行革命斗争的人，他的认识决不会永远不变的。因此，作者在长篇小说《恋爱狂》（1868）中又重整旗鼓，揭穿了奥地利殖民者、奥地利官僚派的政策，甚至暴露了匈牙利贵族伪自由派的背叛行为。然而这一题材主要是写一些错综复杂的爱情情节。这部长篇小说只是对阴险而有力的同盟者抱有一种偏见，并未表示出一个战士对奴役者应有的鲜明立场。

作家在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五年间所写的作品可以说是最成功的。

一八六七年，匈牙利同奥地利签订了所谓"妥协"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以身兼匈牙利国王的奥地利皇帝为首建立了统一的奥匈帝国。这个协定，实际上使匈牙利在政治、经济以及各种行政机构方面均处于从属地位。

但匈牙利所得到的这许多让步（首先是资本主义经济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并准许建立国民军），却使约卡伊产生了种种新的希望。约卡伊深信，匈牙利将通过这种方法逐步获得主权，所以他又重新怀着满腔热情号召民族团结。于是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和远景理想化，一连写了几部长篇小说，如《黑钻石》（1870）、《金人》（1873）和《下一世纪的故事》（1872—1874）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他宣传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并企图通过"团结互助"的办

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约卡伊的文学活动，在思想和艺术上出现了颓废现象。也许只有在长篇小说《囚徒拉伯拉比》(1879)里，他才重温了青年时代与裴多菲交往的那一段情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十八世纪为反对匈牙利统治者的暴虐而进行英勇斗争的个人反抗者。

约卡伊最后一部作品——浪漫主义中篇小说《黄蔷薇》(1893)，称得起是他一部小型杰作。在这部书里，约卡伊描写了牧人和贝加尔逍遥自在的生活，绘出了优美而独特的匈牙利大自然画面，并深刻地描写了民间风俗和迷信。

约卡伊的长篇小说《铁石心肠人的儿女》是在一八六九年写完的。这是作家描写一八四八年革命事件的优秀作品之一，他是以最真实的史料和最大的热情写成这部作品的。例如对革命的维也纳的围攻、佩斯的大炮射击和布达城下的战斗等场面的描写，都是约卡伊这部作品中最出色的篇章。

当约卡伊写这部长篇小说时，他心中充满乌托邦幻想：他想借助“民族团结”——改良的，而不是武装斗争的办法——使过去被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体战胜的、当时被践踏的革命得以重现。作者通过小说中主人公之一巴拉德莱·耶诺在被处死以前写的一封信表现出这种幻想。

但是由于作者参加过实际斗争，对当时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所以他更加有意识地妥善安排了小说的情节：小说中

许多动人场面都是对匈牙利起义者英勇斗争的真正赞扬，在读者面前展现层出不穷的为祖国自由幸福而斗争的集体奋不顾身的场面。约卡伊以极有力的笔调描写了一支从奥地利返回革命祖国的骠骑兵队伍的英雄历程。根据骠骑兵林凯伊行军的实际情况，他生动地描写了他们是怎样历尽艰辛来到佩斯，决心为革命政府服务。

小说中所描写的真正伟大的光辉形象——匈牙利起义领袖都是极其纯洁、正直、质朴、孜孜不倦和忘我的英雄人物。约卡伊以满腔热情写出了许多别具特色的细节：如陆军部长吸的是廉价雪茄，财政部长穿的是破旧礼服等。当然，遗憾的是约卡伊在作品中并没有反映出匈牙利革命阵营内部彻底革命派和折衷妥协派之间的无情斗争。然而，当时这种斗争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命运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次于奥地利帝国和俄国沙皇政府联军的武装干涉。

小说中的许多篇幅描写了匈牙利革命。约卡伊并没有忘记在匈牙利处于千钧一发之际维也纳起义者所表现的革命团结的光辉榜样。一八四八年秋天，当反动的乌云笼罩着匈牙利的时候，奥地利《宪法报》曾这样写道：“维也纳，你要坚持下去，你要望着匈牙利！如果它胜利，你也胜利；如果它失败了，你的末日也将来临！”

维也纳人立刻响应了号召。奥地利的补充营一个接着一个拒绝开赴匈牙利。一部分忠实于皇帝的人都被逐出首都，维也纳宫廷逃亡一空，军事大臣拉都尔被处绞刑。维也纳的革命再次战胜了反动势力。

约卡伊把维也纳革命的第二个浪潮作为“两个国家的团结”来庆贺，并且以最大的激情把这些事实反映在自己的作品里。当然，约卡伊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并不想写出象裴多菲那样使普通人喜闻乐见的赞美诗(«人民，象巨人般站起来了!»)，因为约卡伊是个谨小慎微的自由主义者，所以每当他在作品中谈到革命的时候，他只能这样：用他的话来说，革命这一字眼，是“人类最美妙的春天”，可以使下层人民积极起来(见修道院门前情况的描写)。但是，除了小说中描写维也纳革命生活的那一章而外，约卡伊还从来没有想过使匈牙利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政治上如何亲善。而且作者还以讽刺口吻和极端蔑视的态度描写了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国一切上流社会的应声虫。我们在小说中不仅看到奥地利的代表人物，而且也看到在决定民族存亡的战斗中为祖国利益献身的匈牙利贵族。同时他以极大的好感和热情的幽默描写了革命的参加者，维也纳大学生毛士曼·古戈和康德涅尔·弗利茨的形象。在约卡伊的笔下，毛士曼·古戈是一个绝对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人民的代言人。维也纳革命失败以后，他来到匈牙利，后来在攻打布达的战役中英勇牺牲。

长篇小说《铁石心肠人的儿女》充分显示了约卡伊浪漫主义风格的实质。约卡伊是一位擅长描写细节的艺术大师，他善于使题材锋利而急剧地一泻千里，但是他所创造的那些想象性情节并不深刻。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情节变换也非常快，几乎使你来不及去分析书中主要人物的心

理、行动和性格。他所描写的主人公,要么是最完美的天使般善良的形象,要么就是人类形象中最残酷、最恶毒的怪物。

约卡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匈牙利的高等贵族。他以虚拟性的浪漫主义手法来描写这些人物,并且通过这些人物的嘴道出作者一定的思想和见解。作者在小说中所创造的普通人物形象似乎占次要地位,但大都写得很真实,而且在心理描写上也很深刻:例如巴拉德莱·利哈德的勤务兵"巴尔先生"。老骠骑兵对自己的长官忠心耿耿,但对祖国尤其忠诚。老巴尔坦率地对利哈德说,如果利哈德不让部队返回祖国,他就毫不动摇地杀死他。此外,作者也把匈牙利小手艺人的典型代表,鞋匠米哈伊写得很突出。作者着重地写出鞋匠所固有的那种健康的幽默、机智、爱国心和无畏精神。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达列罗什·杰布隆占有特殊位置。他是匈牙利贵族中一个愚昧无知、胆怯而又令人可笑的懒汉,也是匈牙利普通贵族的形象。

约卡伊在创造革命的英雄画面时,有意识地借用了古英雄史诗的榜样和英雄形象。他把匈牙利的革命战士们比作陷于奴隶地位的泰顿巨神族,而把奥地利的军事指挥官比作奥林匹斯山的诸神。继承丈夫遗志的巴拉德莱夫人的斗争也很象古代史诗中的那些情节。她不仅使自己亲爱的儿子献出生命,而且她自己也完成了为祖国效忠的神圣使命,她是真正的女英雄。

长篇小说《铁石心肠人的儿女》，是约卡伊描写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斗争的一曲真正的赞歌。约卡伊在背叛“妥协”这个黑暗的时代里，使同胞们不要忘记不久前革命事变中匈牙利人的英雄传统，并且再现了匈牙利人民的优秀儿女——革命战争参加者的光辉形象。这一部经过多年写成的长篇小说，是匈牙利爱国主义者最喜爱的读物，它始终保留着充满英雄事迹的那个英雄时代的馨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约卡伊·莫尔选集　　铁石心肠人的儿女
作者＝白兵译
页数＝７６０
ＳＳ号＝１０５０６８２１
出版日期＝１９８３年０９月第１版